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㉖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㉖ 幸存者调查口述（中）

张连红 戴袁支 编

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㉖ 幸存者调查口述（中）

张连红　戴袁支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名单

顾　　问　王忍之　郭永才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何秉孟

委　　员：蔡文兰　孙　新　谢寿光　徐辉琪
王　正　杨　群　徐思彦

执行编委：王　正　杨　群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张海鹏

委　　员：王桧林　王效贤　关　捷　刘楠来　张宪文
张振鹋　胡德坤　黄美真　解学诗

目　　录

本册说明 …… 1

上

一、80 年代南京市有关部门及个人调查 …… 1

（一）“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调查 …… 1

（二）雨花台区文物复查暨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普查办公室调查 …… 76

（三）江浦县党史办调查 …… 198

（四）徐志耕调查 …… 231

二、南京大学调查 …… 263

（一）城区调查 …… 263

（二）浦口调查 …… 271

（三）六合调查 …… 365

中

三、南京师范大学调查 …… 463

（一）城区调查 …… 463

（二）栖霞调查 …… 525

（三）尧化门调查 …… 546

（四）八卦洲调查 …… 582

（五）迈皋桥调查 …… 653

（六）汤山调查 …… 687

四、南京理工大学调查 …… 702

（一）栖霞调查 …… 702

（二）汤山调查 …… 738

（三）麒麟、龙潭、仙鹤门调查 …… 756

五、河海大学调查 …… 770

（一）板桥调查 …… 770

（二）西善桥调查 …… 793

（三）铁心桥调查 …… 821

（四）江心洲调查 …… 853

六、南京农业大学调查 …… 861

（一）湖山村调查 …… 861

（二）仙鹤门调查 …… 881

（三）孟塘调查 …… 887

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调查 …… 908

（一）淳化调查 …… 908

（二）秣陵调查 …… 937

（三）湖熟、上坊、上峰等地调查 …… 950

下

八、南京汤山地区调查 …… 957

（一）汤山镇调查 …… 957

（二）上峰镇调查 …… 1216

（三）麒麟镇调查 …… 1264

（四）上坊镇调查 …… 1309

（五）句容及其他地区调查 …… 1315

九、新闻报刊的访问报道 …… 1337

（一）新闻媒体 …… 1337

（二）政协文史期刊 …… 1417

三、南京师范大学调查

(一)城 区 调 查

1. 夏瑞荣口述

夏瑞荣，男，1922 年生

调查地点：下关区建宁路安乐村 208 幢

调查时间：1999 年 8 月 25 日、9 月 23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本攻进南京时，我家住在总统府附近的东箭道，除我之外，家中还有爷爷、父母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共六个人。那一年，我已满 15 岁。

在日本人进城的第一天，我爷爷想出去，看到日本兵后又回来，走到家门口的时候，被三个日本兵开枪击中，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嘴里还在喊我父亲的名字，日本兵见我爷爷没有死，又用刺刀将他刺死。当时我们全家在门缝里看到这一切，由于恐惧，没有人敢出来救爷爷。爷爷的尸体一直躺在门口有十多天，听说后来是由红十字会帮助收尸的。当时收埋尸体的工作是由红十字会负责的，有的人衣服袖上有袖套，到处都能看到他们。

爷爷死了之后，我们一直不敢出门，也不敢开灶烧饭吃，担心烟囱冒

烟会引来日本兵。在日军进城后的第三天，在几名日本兵的陪同下，翻译挨家叫喊让我们去难民区。我和父母及一个哥哥和妹妹共五人前往五台山难民区，在去上海路五台山的路上，看到有一个妇女的尸体，没有穿衣服，肚子很大，人很胖，肠子都出来了。还有一具年纪约20多岁的裸体仰卧女性尸体。在珠江路沿线看到许多被烧的尸体，散布各地，十分恐怖。

当时五台山难民区的人很多，连走廊里都是人，日本人在小学难民区，将20～30岁的年轻男人召集起来进行检查，凡有帽痕、手茧者都作为中央兵的可疑人员，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抓走，每次大约有2～3辆卡车，每辆卡车上有两三个日本兵押车，凡被拖走者一个也没有回来，听说他们都被拖出去枪毙了，后来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来了，这样的事就好多了。

五台山难民所住的人很多，难民所里有上下两层的房子，至少有十多个教室，当时难民都到附近的永庆寺去吃粥，一天只有一次，一人一碗，免费吃。

在难民区看到日本兵用车子将年轻的妇女拖走，日本兵对这方面很感兴趣。车子有卡车，也有时是吉普车，日本兵有时来两三个人，有时来一个人，卡车来时停在草场，士兵直接进去，到房间里找年轻姑娘，有时拉两三个，主要年轻的，他们来时没有时间限制，连续来了几天。后来外国人知道了，提出抗议，日本兵拉妇女的事也就少了。这些妇女被拉到什么地方我不清楚。这些被拉走的妇女中有回来的，也有不回来的，回来的人大都是自己跑回来的。

1938年春，我被日本军抓住去帮他们干苦力，地点在太平南路，当时，太平南路住了很多日本部队，我在他们那儿诸如烧饭、烧水、扫地和陪日本兵上街去买菜等什么杂活都干。在一两个月后，日本兵还有强奸的事发生。一天，一日本炊事兵让我跟他一块到科巷日本兵供应站去领菜。在去领菜的路上，走到科巷附近，看到一位40余岁的妇女站在门口伸头看什么，于是他便走过去拉这位妇女，这时这位妇女家中出来一男人和一个小孩，上来阻止，这个日本炊事兵乃将该男人和小孩赶到房屋里，便从地上找到一根诸如铁丝一类的东西，将门扣上，接着便恶狠狠地

要求这位妇女跟他走。这个日本兵身上没有带枪，但有一把刀，这位妇女被迫跟他到前面不远的一间空房子中。十几分钟后，这位日本兵便一边系着裤子一边向外边走，当时该门也未关，我就站在离门大约不到10米的地方等他。

大行宫小学旁边的一幢三四层的楼房，我曾在里面帮助日本兵厨房中干活，有一天，有一个20岁左右长得很漂亮的女人被带了进来，当时一楼底下有一间房子，有12个日本兵将其衣服脱光，进行调戏和轮奸，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在日本兵玩够后，这个女人穿上衣服来用水，我对她说："你还不快走?"后来这位妇女赶快逃走。

在国府路上，有一次我看到两个喝醉酒的鬼子，将一个30多岁的妇女拉进国府路车站的空宿舍中进行强奸。

在黄家塘麻油店门口，一位20岁左右的女人在路上走，迎面正好碰上三四个日本兵，这位妇女人长得很白，这几个日本兵一下子将其拦住，试图强奸，这时这位女子将裤子拉下，告诉日本鬼子，下身坏了坏了的，当时我站在斜对面，我也能看得很清楚，其下身有好多红色的东西(可能这位妇女来了月经)，日本兵最后将其放走。

安民后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日本兵可能是喝醉了酒，进到我们院子里找花姑娘，我们邻居家有一个未婚20多岁的姑娘正好在家，于是这名日本兵便将这位姑娘拖出来。女孩子睡在地上不肯跟他走，他将她拖到门口对面一个房子里，强奸了这位姑娘，后来日本兵从前门走了，这位姑娘从后门跑了出来，头发很乱，衣服不整齐，流着泪。她住在我家隔壁，同我家还有远房亲戚关系，第二天也不好意思出门，从此消沉下去。

南京小营附近有一个医院，在1938年下半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很多普通中国人坐闷车被送进去，当时有一些穿白大褂子的日本人进进出出，身上还背着一个圆筒，里面有一个大烟囱，经常冒烟，有日本人告诉他，烟囱是用来烧人的，当时我也会讲几句日本话。

战争结束后，我曾经去励志社控诉日本战犯。

现在我经常做噩梦，梦见从前残酷的情景。

2. 屈慎行口述

屈慎行，女，1924年生，夏瑞荣之妻

调查地点：下关区建宁路安乐村208幢

调查时间：1999年8月25日、9月23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家住在金陵女子大学附近的东瓜市，当时金陵女子大学是一个由美国人华小姐负责管理的一个难民所。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之前，我妈妈、婶婶、姐姐和舅舅家的女性计有十多人都住在金女大。12月13日下午三点钟左右，在难民所旁边的随家仓，我第一次看到骑着马的三个日本兵。当天晚上，我父亲送我的姨父到上海路11号去睡觉，在上海路口看到日本兵在用机关枪杀人，他们立即回头。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城内四周到处都是大火，许多人开始到金女大来避难。

14日晚上，日本兵开始到学校找女人，当时学校围墙是篱笆做的，日本兵可以随意进来。开始睡在房间的人还算安全，许多睡在房屋门口、走廊的年轻妇女容易被日本兵拖走。她们被拖走时，都大声哭喊："救命！救命！"当时我的母亲则吓得用床单裹住自己。有许多妇女晚上一直都不敢睡觉。

15日，日本兵来学校，华小姐在门口堵截他们，当时学校里什么地方有人喊，她就要赶到什么地方去救人。过了几天后，华小姐请了一个日本宪兵坐在门口，以防止日本兵进来强奸妇女。

日本兵进城后的三四天，曾到女子大学进行大检查，当时有几十个兵来参加，大约查了二三个小时。后来，维持会的汉奸(其中有一个姓王的人，曾留学日本)带着20多人来金女大，寻找从前曾做过妓女和招待的妇女，去为日本人服务，很多人不愿意去，她们都是硬被拉着走的，有的人还在哭喊救命！当时是大白天，我在校门口亲自看见的。

安民以后，一个日本兵曾到东瓜市我家中，将住在我家的房客一个刚结婚的妇女强奸，她的丈夫被丈母娘抱住，未让其去打这个日本兵。这是我父亲看到后为告诉我们的。

3. 王秀芝口述

王秀芝，女，1916年生

调查地点：下关区姜家圩 82－1 号
调查时间：1999 年 9 月 30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那时姜家圩还是乡村，到处都是菜地。日本兵打进南京城时，我当时 20 多岁，带着三个孩子到江北卸甲甸跑反，丈夫和公公婆婆仍住在姜家圩，由于我在江北生活没有着落，一两个月后我又带着孩子回到姜家圩。但回来后，我好长时间没有过上安定日子，整天东躲西藏。日本鬼子三五成群几乎每天都要来姜家圩，不是要猪要鸡，就是要花姑娘。在我家邻居中有两位妇女遭到日军的奸污，一位是我家前面隔三四家的高老太，一位是我家东面朱家的媳妇，小名叫三丫头。

一天，有两个日本鬼子下来找花姑娘，高老太因为觉得自己是 60 多岁的老太了，因此就在家没有到外面去躲藏，由于两个鬼子未能找到花姑娘，他们看到高老太后，就强迫高老太到前面晏公庙去，高老太对他们说，她已老了，但两个鬼子却说这没有关系，硬是将高老太轮奸了，高老太那天是哭着从庙里出来的，一年后，高老太就生病死了。

日本鬼子来时，三丫头 20 多岁，三丫头由于有时精神不是很正常，因此我们都喊她三呆子。那天有三四个鬼子又来我们这里找花姑娘，鬼子找到晏公庙时，晏公庙中的小和尚（该庙中还有一个老和尚）告诉日本鬼子说庙中的阁楼里有花姑娘，因此鬼子上了阁楼后，找到了三丫头，于是将三丫头从阁楼里拉下来，并将三丫头轮奸了。经三四个鬼子轮奸后，三丫头痛得大哭。现在三丫头早已去世了。

我本人也有两次差点被鬼子糟蹋。一次是我刚从江北回来，有一天我在家中被两个鬼子碰上，鬼子用刺刀对着我的胸口，问我有没有花姑娘，我的大儿子在我旁边拉着我的手大哭，后来鬼子没有对我怎么样。还有一次，那时已基本安民了，我和我家附近一位姓王的妇女（她比我大一岁）差点被一个骑马的鬼子追上糟蹋。安民以后，一些街上已基本安定正常，鬼子白天也不敢到街上公开找花姑娘了，但我们姜家圩这里还不时有鬼子来这里骚扰，特别是一个骑马的鬼子，大约有 30 多岁，高个子，身上佩着一把刀，腰里插着一把手枪，这个鬼子十分讨厌，几乎天天

要骑马到我们这里来找花姑娘。在安民之后，他还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找花姑娘，时间长达几个月，我们这里的人一见到他来就吓得到处跑。有一次，他骑着马从二板桥那边过来，我和姓王妇女一起跑躲，但被这个鬼子看见了，于是他骑着马追了过来，我们俩没命地向河边跑，后来我们跑到河边一个酱园里，附近的工人叫我们赶快躲到后面一排房子的草堆里，当时有很多有草的房子，我们躲着最边一个房子里，用草将全身盖住。当那个骑马的鬼子赶到这里时，他让酱园的工人将所有的门打开，并用佩刀在草堆里乱戳，我们很幸运，其他房间的草堆里他都用刀刺过，唯独我们躲的那个房间他没有用刀刺，否则我们俩都会没命。

鬼子除了强奸中国妇女之外，还对中国妇女肆意污辱，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当时，我们附近的挹江门有鬼子岗哨，有妇女从乡下进城时，鬼子往往叫她们将下身衣服全部脱掉，有时用两根油条让妇女夹在屁股中间走路，鬼子则站在那里拍手大笑，有时则用两三个鸡蛋塞进妇女的下身，然后让妇女跑，不跑则进行毒打。

另外，在姜家圩，我认识的人中有三个男人是被鬼子打死的，我大姐夫胡成扁（当时30多岁）和老表陈思德都是被强迫帮日本鬼子杀猪，在将猪肉送到鬼子驻扎地之后被鬼子开枪打死的。陈思德的兄弟陈思星则是平白无故被鬼子拉到附近池塘边一棵树下用枪打死的，子弹是从耳边穿过的。

4. 王秀英口述

王秀英，女，1929年生

调查地点：下关区姜家营207－4号

调查时间：1999年9月30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家原来住在江东门一带，在日本人打进南京后，我家亲人中有我奶奶、两个哥哥、才11个月的弟弟、一位表哥、一位伯伯等七人为日本鬼子杀害，当时我虽然才9岁，但那一幕幕悲惨的场面至今仍十分清晰地印在脑中。日本鬼子除了随意杀人外，还随意强奸妇女，由于我当时年

龄小，也不知道害怕，能随便四处走动，我曾亲眼看到他们到处强奸中国妇女。

当时有一户人家从夫子庙跑反跑到江东门，这家有两个女儿，大的20余岁，已婚，小的才14岁，她们来到我们这里后，这两个女儿都喊我妈为干妈。那位大女儿当时大腿上生了疮，不能走路，每天都是她的妹妹给她送饭，她一个人躺在一个小防空洞，曾有几批鬼子来时，都发现了这位姐姐，但都嫌她大腿臭，对她没有怎么样，但后来有一个年轻的鬼子，似乎是一个“太君”（意思上指这个鬼子是一位当官的），他发现这位大女儿后，并不嫌她脏，除要跟她睡觉，他还几乎每天上午11点都要来防空洞，用水帮助清洗疮口，过了几天后还经常带药给她换，过了大约半个月之后，这位大女儿的腿基本上也要好了。有一天，这个鬼子要她跟他走，这位大女儿对他说，等到第二天再说，但第二天，她偷偷地躲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鬼子第二天来防空洞后发现里面没有人，于是就躲在里面等，后来这位大女儿的妹妹像往常一样来给她的姐姐送饭，被这位鬼子一把抓住，并将其奸污，这位14岁的女孩当时哭的声音很高，但没有人敢去救她。她们一家住在江东门很长时间，后来跟国民政府撤到台湾去了。

在我家前面隔三家的一位姓李的媳妇，当时20多岁，有一天被两个鬼子抓到后，一前一后将其拉进她家中，被两个鬼子轮奸了，后来这位李媳妇由于感到无脸见人，自杀了。还有一天，在我家附近，有好几个跑反走到这里的妇女被三四个鬼子正好撞上，由于这几个妇女为了躲避鬼子，脸上都抹了许多锅灰，因此鬼子就强迫她们到河边去用水洗，并还要求她们要将裤子将下身也要洗，洗好后，将她们带进一间空房子里奸污，后来鬼子带着笑声从房间里走出，过了一会儿后，这几个妇女也将衣服穿好后匆匆离开。

5. 孟秀英口述①

孟秀英，女，1923年生

---

① 采访结束时，孟秀英老人再三询问笔者，她担心自己现在讲日本人以前在中国的罪行，日本人会派人来害她，她说她这一辈子好不容易才活了过来。

调查地点：下关区热河南路六段2单元

调查时间：1999年9月20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日本人打到南京时，我家一直住在二板桥的东河边，当时有钱人家都离开南京避难去了，我家附近一带只剩下十余人家没有走，我家很穷，全家一共有五人，即父母和我，再加上两个弟弟。日本兵打进下关后，到处要找花姑娘，我那时虽已14岁，但长得矮小，而且脸上一直涂着锅灰，一直涂了45天，45天里都没洗过脸，大年初一也不敢洗脸。

日本军进城后有一天，有三个鬼子来找花姑娘，我家邻居夏金龙的妻子，小名叫刘丫头，当时约有30余岁，她躲藏在地洞里（在家里挖一个洞，上面盖上一块木板，木板上面再铺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以为日本鬼子已走，就出来解小便，但却被三个鬼子发现，于是她被拖到附近陈家的豆腐店里，被三个鬼子强奸了。后来，一有鬼子进村，她就躲到我家床下的地洞里。过了几天，又有日本鬼子来向夏金龙要花姑娘，夏说没有后，日本兵就用斧头砍伤了他的头部，后来是我用我父亲的旱烟和布条帮他包扎的伤口，才把他救活。

我亲眼看到日本兵活埋人，活埋的地点就在现在的二板桥南头三防公司新盖大楼的附近。他们先用枪托打人，然后用板车拖去活埋，一板车有好几个人。

我家的三间房、两间厨房以及邻居家共有20多间房子被日本人烧毁了。

6. 王兴兰口述

王兴兰，女，1921年8月生

调查地点：下关区石梁柱大街87号

调查时间：1999年9月18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家人为了让我安全，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不出事，就在1937年十月

十一日仓促让我嫁人了。

1938年阴历四月，田里的水稻刚收割完不久，日本鬼子打到我们这里，我们高家庄有两位妇女和小陈庄一位14岁的姑娘被日本鬼子强奸了。

被日本鬼子强奸妇女中有一位是我的小姑子，名字叫高赵氏，当时她已嫁给高家庄的一位姓高的男人，她的老公公名叫高华邦。那天，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我和我的老婆婆带着两个小姑姑向小王庄跑反，那里有青稞和柳条可以躲藏，但我们和嫁给高家的小姑子一家等很多跑反的人，还是在小王庄附近的一块坟地里被日本兵抓住，当时我们这些年纪轻的妇女身上都穿着破衣裳，脸上都抹了许多锅底黑灰，尽量打扮得很丑。当日本鬼子抓住我们后，我们年轻的妇女都吓得低下头不敢看，他们就将我们的头发向后一拉，看看我们的脸蛋，看到我们脸上个个都很脏很丑，就将我们放开。但我那位嫁给高家的小姑子，她长得很漂亮，个子又高，那天脸上也没有抹灰，因此，当日本鬼子在坟地里发现她后，立即将她围起来，用枪逼令她脱衣服，她不肯脱，最后她的老婆婆为了不让日本人杀她，就帮她把衣服脱掉了。日本鬼子让她脱光衣服后，先是强迫她光着屁股绕着坟地跑圈子，并且还让她的老公公、小叔子、老婆婆等十几人一起跟着跑，而日本鬼子在旁边一边鼓掌，一边大笑(以前有人来采访时，我没有向她们介绍日本鬼子让她脱光衣服跑的事件，因为我觉得对采访的人说不出口)。他们跑了一阵后，有几个鬼子便将高赵氏轮奸了。当时我们有很多人被逼迫就站在不远地方，对这一情景看得十分清楚。事后，我那位小姑子回家后总是一直哭个不停，也不肯吃饭。我们很多人都曾劝说过她，但她总认为她无脸见人，不到半年，她就死掉了。

另一位妇女是我们高家庄高华中的老婆，也被一个日本鬼子强奸后，不到半年也是感到无脸见人，心情忧郁而死。那一天，日本鬼子进村了，她的老婆婆让她躲藏在一口大铁锅下面，不幸被日本鬼子发现，她被日本鬼子拉进屋里遭到强奸。日本鬼子走了以后，全村的人都知道她被日本鬼子糟蹋过，她在家里也是见人就哭，我曾到她家里去劝说她让她不要难过，但也是不到半年，因长期生气，最后得了一种病死掉了。

在我们高家庄附近的小陈庄，还有一位姓陈的小姑娘，才 14 岁，个子长得很高。有一次日本鬼子进村扫荡，将其轮奸，最后还用刺刀将她刺死，伤口是在女孩的胸口，女孩的尸体放在家中的时候，我曾到她家中看过。

7. 方松涛口述

方松涛，男，1927 年阴历十二月生

调查地点：方家营 628－1 号

调查时间：1999 年 9 月 26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日本人打进南京时，我父母和我一共三口人都到上海路难民营里去避难，第二年安民后，我们租了长江路 226 号的房子，在那里共住了十年。在长江路 226 号我家不远的地方叫香铺营，在那里有一个日军慰安所，名字叫满月园①慰安所，门口有招牌，这个慰安所的房子是平房，规模比一个小学校小一些，外面有围墙，里面有院子，大约有十几间房子，里面有中国妇女也有日本婆子，人数大约有十多人，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她们平常很少出来散步。来这里的嫖客都是日本军人，有太君、大尉、中尉等不同级别，里面的慰安妇可能也是分等级的，这个慰安所白天、晚上都对外开放，晚上来这里的人似乎多一些，而且这个慰安所可能是对军官开放的，很少会看到日本军人有排队的现象。这些日本军人来这里时，是不让带武器的，佩刀也不让带，也不允许在里面喝酒，喝醉酒的虽然让他进去，但会有人去制止他。管理这个慰安所的人是一对日本夫妇，我当时才十几岁，经常到这个慰安所门口来玩，跟那个日本婆子也很熟，不过她没有让我进去过。在这个慰安所周围的阴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避孕套，我那时还不懂，常常将一些避孕套捡起来，洗一洗后就放在嘴上，吹成气球来玩。慰安所门口十分热闹，在长江路附近有一个

---

① 根据 1938 年出版的《南京指南》记载，在长江路相府营有一个日军慰安所，名字叫满月慰安所。方老记忆中的满月园慰安所应为满月慰安所之误，香铺营即为相府营之误。

日军宪兵队，因此，这一带的日本军人也较多。日本军人喝醉酒后，经常听到他们在这里唱歌，门口也有很多拉黄包车子的人在这里等生意，有时，会听到里面的日本婆子拉着长音喊“洋——轿——”，于是就会看到里面出来一个日本军人，一辆黄包车子就会迎上去。有时也有一些慰安妇出来乘坐黄包车子。

在长江路邓府巷里，“蓬莱汤”澡堂位于离长江路口不远的地方。这个澡堂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还是十几岁的小孩，到处跑着玩。来这个澡堂洗澡的大都是日本人，日本人中有军人，也有商人，印象中偶尔也有中国人。有一次我看到澡堂里有十几个人在里面洗澡，有男有女。

8. 刘聚才口述

刘聚才，男，1921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下关区石梁柱大街 85 号

调查时间：1999 年 9 月 18 日、2000 年 3 月 26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日军攻进南京之前我住在宝善街一带，我当时 17 岁，有父母、弟兄两个，我家那时开一家豆腐店。在日军进城之前我们全家跑反到仪征避难。在我们回到仪征后半个月，我家住长江边上，对面的江阴有八艘兵舰靠岸向小城镇轰炮。

当时中国军人和难民将江边附近的木器拆下放在江里逃命，我看到死尸像鸭子一样浮在江面上，这些尸体搁浅在江边上，味道极为难闻，在江边死的人大多为军人，当时狗吃死人的事非常多，后来我们农村人在江边挖了大坑将这些尸体掩埋。极少数没有死的，老百姓帮忙在江边搭小房子让他们养伤。

当时江边如有日本人的汽油船，一旦没有声音，岸上的年轻男子和姑娘就会没命地逃避，日本人一上岸就是强奸，抢东西，这种情况从 1937 年底持续到第二年春。

1938 年 5 月份，听说南京安民了，我们乘大木船回到南京，一路上味

道极其难闻。

我回到南京后，因原房子被毁，故回南京后投奔开旅馆的伯伯，我伯伯所开旅馆在下关米市街（现改名为惠民桥北）口，紧靠惠民河，与铁路桥相邻，旅馆原名叫三民旅馆，日本人进城之后，改名为三明旅馆，因“三民”有宣传三民主义之嫌。我回南京后，就同我的一位老表和表嫂三人负责这个旅馆的接待工作。回南京后，中国人经过日本岗哨时，必须敬礼。有一次，外面下雨，我经过宝善街六分局日本岗哨时，没有向其敬礼，他让进去，然后打我嘴巴。在三汊河日本海军岗哨，由于很多外地人不知道要敬礼，因此每天有很多人挨打。在挨打的时候，你是不能跑的，否则就会被狠打。回南京后，我们要申请安居证，当时证件上没有照片，是用文字描述特征。在旅馆时，许多客人不敢去买票，他们都让我们店里的伙计去买，因为中国人买票时经常挨日本人打。

有时日本人也来旅馆，有一天，一个日本兵喝酒醉了，躺在我们旅馆里不肯走，嘴里叫喊着花姑娘，我们只好让人去商埠街宪兵队去喊宪兵来叫走他。

在旅馆路斜对面有一处约 30 余间的平房，这所平房当时就是日军的慰安所。这所房子如同旅馆，有一个大门进去，中间有一个小过道，两边各有十几间房子。一进门有一个柜台，有一个日本男人坐在那里，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有 30 多个妇女出来散步，在冬天有太阳时，她们都坐到门口晒太阳取暖。这些妇女大都穿着日本服装，也有少部分人穿中国衣服，但出去时都穿日本服装，据说这个慰安所的慰安妇大都是日本人和高丽人。这个慰安所是一个 40 多岁的日本男人管理，他的管理相当严格，我当时才十七八岁，那些女的有时还主动要跟我们讲话，她们当中有人会讲中国话，但那位日本人总是很凶狠地训斥她们，禁止她们同我们中国人讲话。这个慰安所中国人不能进去，只对日本军人开放，而且来的日本人似乎以军官为主，白天晚上均有军人进去，里面所有的慰安妇都有号码，来慰安所的日本人须拿钱买票后才能选择号头进去。我有时看到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来为她们打针，没有看到她们到外边去检查。这个慰安所管理相当严格，卫生要求很高。这个慰安所门口有一块

招牌，上面写着某某慰安所，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①

日本人对中国人太凶恶、太残暴，但是日本人被中国打败后，中国政府将日本人送还，还不准中国人打他们，日本好像不承认自己在中国侵略，但是这是事实！

9. 蒋坤口述

蒋坤，男，1912 年生

调查地点：张府园 38 号

调查时间：2000 年 11 月 5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家原住东关头，日本人占领南京后，我和家人母亲、哥嫂及妹妹等跑到难民区鼓楼四条巷 12 号避难。

1937 年 12 月 14 日，日军开了四辆车到仁益里，开始搜查，检查手上有没有拿过枪的痕迹，如果有痕迹，就送去做实验。前三部车都塞得满满的，把我押上了第四辆车，当时我大约十九二十岁，几个同事也在。每车 60～70 人，第四车没满。其所在的第四辆车在上海路阴阳营停下来，其他三辆开往下关。

屠杀开始后，日军用机枪扫射。我倒在一棵柳树下，吓昏了。日军经过检查后发现没有什么活人就走了。红万字会来收尸，穿着胸口有红万字会标志衣服的人员来到河边，发现我倒在树下昏迷不醒，胸口尚有余温。救走后，被送到母亲那里。当时是一万人都难得有一人活下来。

回到难民区两天后，一次出去买东西，不幸的是我又被日军抓走。同时被抓的有四个人。日军强迫我们背枪，到镇江去找青岛部队，大约走了一天多，脚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至今仍受到影响。到镇江后，由于日军部队不在，又折回。在从镇江回来的路上，看见许多惨状。路上、防

---

① 在刘聚才老人向笔者介绍结束之后，笔者曾前往铁路桥寻找旧迹，经众人指点之后，才找到了现已改名惠民桥北的米市街和仍然保留的铁路桥，桥虽然还在，但桥下已无水，惠民河也已干涸，米市街路口也已找不到那栋 30 多间的平房旧影，它已连同惠民河的河身在 1996 年被改造为十分巨大的惠民桥农贸市场。

空洞到处是死尸，我们简直是从死尸堆里跑回来的。在路上，我们四个人死了三人，只剩下我一人，这样，所有的东西都背到我的身上。到中山门附近的步兵学校，晚上日军让我同死人一起睡觉，冬天，天很冷，和死人待在一起，像冰一样。

后来，不知是出于什么缘故，日本人让我回去，日本人给了我一盒大烟，方方的，10 只装，在上面盖了一个章。让我抓在手上，作为“通行证”。后来我就拿着烟盒又回到难民区。

安民后，我到《民国日报》工作，在那里，主要从事的是文字排版工作。一天晚上，我跑到后面，发现在楼梯口起了火。日本人怀疑是我放的火，于是被抓到宪兵队，在那里，日军宪兵采取了残酷的手段，如灌自来水、打(竹)签子，甚至放出狼狗撕咬我。过了两天，我的母亲跪在汉奸秦柏声面前求情，后来才保了出来。

10. 杜秀英口述

杜秀英，女，1925 年生

调查地点：王府园小区 10 幢

调查时间：2001 年 1 月 11 日、2 月 18 日、3 月 23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王艳飞

我 1925 年出生于南京。曾经结过婚，现有一收养女，是我大弟弟的女儿，女儿是 5 岁时过继给我来养的。

1937 年，日本人来时，我全家跑反到马群，因为我叔叔住在那里。本来以为马群离南京很远，日本人不会到那里去的，那儿会很安全。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叔叔住在上方桥。日本人很快就到了马群，在那里做了很多的坏事。杀人、放火、抢劫和强奸，无恶不作。我非常恨日本人。为了躲避这场无名的灾难，女子都在丑化自己，用锅底的黑灰抹在脸上，或者剃个光头，躲进山里，那时山里有大刀会和小刀会，日本人不敢到山里。一般来说那里还是很安全的。但是在村子里，日本鬼子抓到妇女、姑娘就糟蹋，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有很多妇女被抓到后，都是被先奸后杀。而男子则是集体屠杀。我

所住村子的池塘边，有好多男子被抓到那里，被鬼子用机枪扫射，都倒在池塘里。

我的父亲就曾被日本鬼子拉夫。我们全家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我们听说有很多人被拉夫后都没有回来。幸运的是我父亲过了两天就回来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我们经常躲进山里，并且经常要换地方。不然的话，会被日本鬼子找到。我在换地方的时候，就曾摔坏腿骨，至今仍然疼痛。我们住的房子也被日本鬼子烧了。

日本鬼子下乡，经常是一队，而不会是一两个的。因为当时在马群有大刀会和小刀会在活动，日本鬼子很害怕的。他们进村以后就分开行动，谁找到女人谁就强奸，找不到就不会有“乐子”。

有一天，我出去砍柴火，不幸遇到了两个日本鬼子，其中一个就拦住了我，把我强奸了。当时我才 12 岁，才 12 岁呀。日本鬼子不但强奸了我，而且还糟蹋我的身体。我被糟蹋以后，我的下身全部是血，我连路都不能走了。这时，我父亲出来寻我，是他把我扶回了家。

我曾经和军官学校的一个司机订过婚，但是他去了重庆，在重庆轰炸中去世了。以后家人一直在帮我介绍，又和南京一个小贩结婚了。在婚后一两年没有生小孩，不久就离婚了。

因为你不能误了别人的，这在那时是要被别人说的。再说我也不想结婚了，我总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和别人结婚的，结了又离。唉！

我非常恨日本人。我平时都不看有关日本人的电视、报纸。日本人太坏了，那时是这样对我们的，我这一生就是恨日本人，我不会看他们的消息的。

夜里经常做噩梦。有时那种情景还会出现在梦里。我现在不想听到门外的脚步声，我很害怕。所以我一人在家时，就把门开着。我对“脏”也特别敏感，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讲过，因为那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那时是很重视这个的，我的女儿也不知道这件事。今天我说了出来，感觉好多了，我闷在心里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平时我也就一个人在家，偶尔出去串串门，但是很少。女儿一个星期来看我一次。

11. 丁荣声口述

丁荣声，女，1920 年生

调查地点：王府园小区 10 幢

调查时间：1998 年 12 月 31 日、2000 年 3 月 27 日、2002 年 3 月 19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原名叫丁桂珍，后来改名叫丁荣声。由于日本人要打南京，家里人让我赶快出嫁，嫁给住在小王府园的闵学礼。

日本入城前，我老婆婆让我躲到中山陵一个亲戚家，一起去的有我姑姑、姑姑的女儿、婆婆和姨共五人，在中山陵的时候，我们一家也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我丈夫当时在下关码头湖北人开的一家米店里做伙计，后来这家人都回湖北了，我婆婆也让他到中山陵。当日本鬼子到了汤山附近时，我家老表婆婆说，这里不能再住了。于是我们又开始往城里跑，这时一起往城里跑的人中共有 12 个年轻的妇女，我们走到汉中路转弯处的慈悲社，看到有一幢刚造的平房，有七间，里面没有人住，但有人管理，于是我们就租住了这幢房子。但第一天搬进去，第二天日本兵就进城了。我老婆婆的弟弟早上到大街上去，吓得回来说，日本人进城了，到处找花姑娘。

我们 12 个年轻的妇女吓得赶快躲藏到我们预先用来取暖的墙角，墙角外面我们用木板、席子之类的东西遮盖，这样从外面来看好像是一堆杂物，看不到里面有人，我婆婆则拿张板凳坐在我们前面，叫我们不要害怕。可是后来日本人真的来了时候，她也害怕离开了。当时住在我们隔壁有一个卖糖的人家，他也求我们让他的老婆带着两个小孩也躲进来，我舅舅没有同意，害怕小孩在里面不小心会叫，最后导致大家都逃不了。

大约上午十时左右，我们听到外面靴子的响声。来了七个日本兵，穿着黄呢子大衣，看不出人的样子，挺吓人的。他们是在找花姑娘。我们躲藏的人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否则就会被日本人发现。我们有好几个女孩子在一起。这些鬼子到处搜索，幸好没有发现我们。可是，这些鬼

子找到了那个卖糖人的儿媳妇。七个日本兵，一个坐在那张椅子上，也就是在我们边上。其他六个鬼子就去玷污那妇女。到了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才走。

我们知道这里不能待了，于是等天一黑，我们便赶紧往女子大学跑，听说那里有美国人保护。我们把被子裹在头上，沿着华侨路经过五台山，然后来到女子大学。但是，到了女子大学后，那个守门人说我们去得太迟了，里面没有空地方了。华小姐说不收人了。当时那个围墙是用竹子编了篱笆墙。我舅母和老婆婆跪着苦苦哀求那守门人，说我们有 12 个年轻的妇女，最大的才 22 岁。正在我们求他放我们进去的时候，来了一辆小汽车。我没有看清里面坐的是什么人。（守门人）让我们站起来让道，给车子进去。我们趁着篱笆门打开的时候，我们抢在汽车之前就进去了。守门人说："你们年纪大的不要进去，走，不要进去。"后来我们 12 个年轻的妇女进去了，而舅舅、舅母和婆婆三个年纪大的人没有能进来。

由于我们对女子大学不熟悉，并且我们也没有熟人，在我们进去后，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而且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跟着汽车向前走。到了一个操场前，我们停了下来。那操场不大。我们看到操场周围的房子，就是 200 号和 300 号都亮着灯。我们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因为我们知道，亮着灯的地方都有人住着，肯定没有我们住的地方了。而且我们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又累又饿。比我大 2 岁的表姐就用绳子在 200 号和 100 号楼之间的走廊上围了一个地方，作为我们的栖身之所，就在那里过夜了。后来，华小姐说那些难民太可怜了。就让工人把 200 号楼阁楼的一些杂物都清理掉，让我们这些没有地方住的难民住到房间里去。

日本人当时经常来学校干坏事，为了保护难民，华小姐每天都很忙，有时还要受到日本兵的调戏，有一次日本兵还要摸华小姐的乳房，华小姐很生气。华小姐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华小姐，我们都没有命了。

我们在女子大学一直住到第二年。在安民告示出来后，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回到他原来住的地方。我们又回到了慈悲社。在女子大学的时

候，我们平时还上课，内容是新约全书，是一个美国人讲述的。当时还发了一本书给我们。现在也不知被我放在什么地方了。除了上课外，华小姐还组织我们拔草，做礼拜。

华小姐的脚很大，春天穿着有白点子的连衣裙。

我们回家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生活也没有着落。我们依靠我的舅舅的救济而生活，他开了一家米店，时不时地给我们家一点米，一些钱。但是，我们也不能靠他呀，毕竟他也有家。他一共有七个子女，全靠他一个人。

我是做缝纫的，就帮人家做点杂活以谋生，养家。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为国军做过子弹袋、童子军的帽子，还做过各国的国旗。记得我去上海的时候，我儿子带我去吴淞口，看到了那些旗帜，我就对儿子说，这些旗帜我有很多都做过，比如日本的'巴巴旗'、美国的'满天星旗'，反正那时只要有事做，什么都做。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我没有去一家比较好的单位。我的爱人做的是老式账房，经常抽烟、喝点酒，并且他不会拒绝别人，别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有时候别人让他去赌博，打打牌，他就去了。

后来，日本人投降了。我们回到了王府园。那些日本人被抓了过来做劳力，让他们去填王府塘，就在四象桥附近。我们看那日本人真可怜。日本人都吃不饱，我的母亲还带过饭给他们吃。这些日本人都是一些学生兵，年纪不大。听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战争就快结束了，他们是被抓夫抓过来的。后来这些日本人都走了，好像是被送回国内了。

可怜南京人当时死了很多，我舅舅的儿子也死了，喊他们赔，他们能把死人赔成一个活人吗？

我心里恨日本人。

12. 赵良玉口述

赵良玉，女，1927 年生

调查地点：瑞金路 2 号 38 栋

调查时间：2001 年 3 月 25 日、2005 年 9 月 25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钱春霞

我原来住在上新河卢泗桥大街，今年 78 岁了。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家有父亲（赵老三）、母亲（赵张氏）、哥哥、弟弟和我五口人。我们老家是山东的，祖父的时候逃荒到南京上新河那儿，因为那里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活做，我的父亲也有好几个兄弟。

1937 年 12 月，日本人打来的时候，那年我 10 岁，老百姓都纷纷逃亡到江北去了，我们家比较穷，没有逃走，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躲在芦苇荡里三天三夜，中央军让老百姓不要抬头，因为外面机枪在不停地扫射。后来日本人靠近了我们这里，我们又换了个芦苇荡，日本人的机枪带有大概 20 厘米那么宽，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就问我妈，我妈说是子弹啊。芦苇荡那有木排可以划过小江，逃过去可以到八卦洲和江心洲，然后可以到大江上去，逃到乌江、铜陵。当时日本人用机枪对着江上扫射，江上漂的尸首像鸭子一样，全部都是人。我爸和我二伯伯就被日本人打死了，我哥哥也被日本人抓走了。

我妈说你父亲和你二伯都被日本人打死了，现在老大又被日本人抓了，因为日本人到处找花姑娘，我妈让我剃了个和尚头。当时我妈对我说我爸的脚上有个记号，所以我们就在尸体堆中找我爸，根据这个脚上的记号我们找到了我爸的尸体。后来我们又找我二伯伯，但是由于对他不是很熟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可以找，所以就一直没有找到。后来有人说不要找了，说他既然被打死了，肯定也被烧了，因为当时那附近的房子都被日本人烧了。

我哥哥被日本人抓走后，我妈就一直哭，我们也不敢回家，只能晚上回家烧点热水，我们家旁边有个姑娘才 18 岁，被七个日本人强奸而死，丢在柳藤巷，很是可怜。我是弄了和尚头，我妈脸上也都抹得黑黑的。我们白天都躲在缸里面，把缸底朝上，扣朝下，晚上才敢出来，因为日本人晚上不出来。

日本人那个野蛮啊，你们也知道，都是大胡子，大家都说他们很野，是从南朝鲜北朝鲜雇来的人。当时日本人在老百姓里，只要看到头上有帽箍痕迹的都带走杀死。

那时候，由于日本人的封锁，什么吃的都没有，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电灯，到了晚上都是黑糊糊的。中华门那有个粮仓，我妈晚上就和其他

人一起去弄米糠回来吃，那个东西很不好吃的。我们家有两个人（我爸、我二伯）都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人们都说是“三光”，我看啊不知道是多少光呢。可怜那些被糟蹋的姑娘啊，我们那有个16岁的姑娘，正准备忙着结婚，也被日本人带走糟蹋了。

日本人不讲理，刺刀成天端在手上，看见什么就刺什么。

我哥被日本人抓走有一个礼拜，那时候我弟弟才4岁，我妈成天哭。我哥后来遇到一个日本人中当官的，他对抓走我哥的日本兵说让把我哥放了，我哥当时连夜跑回家了。我们一家人欢喜死了。

日本人在江东门那的水边和埂上架上两排机枪不断扫射，杀死了很多人，有一户人家有八个儿子，除了一个没有被打死，其他的全部被打死了。在哪里怎么扫射的，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等我身体好些的时候，我带你们去看。

日本人有时候也给我们小孩子吃糖，小小的、方方的，我们都不吃他们的。

大屠杀之后，稍微平息下来以后，我们家就靠做生意来过日子，我哥开烧饼店卖油条什么的，我妈种了地主的一点地，还经常打茭菜让我挑到城里的馆子去卖。我哥让我跑分船把盐卖到江北去，我们就这样一直到解放，才回到城里。后来我小弟参加抗美援朝了，1951年的时候我哥参加工作，我进篾子厂编东西，我妈看自来水。我18岁结婚的，那时候还没有解放，我是和一个一起长大的邻居男孩结婚的，我结婚的时候我家很穷，我们家什么也没有陪我就嫁过去了。本来我妈要让我做人家童养媳的，我哥不舍得，让我妈无论如何也要养我到18岁。我哥哥是解放后结婚的，他和我嫂子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大屠杀的那时候我嫂子（张秀红）才12岁，她被日本人糟蹋了。结婚的时候我嫂子已经20多岁了，因为那时候比较封建，她也没有说她被日本人糟蹋过。后来我哥在20世纪80年代讲述了他的经历后，我嫂子才和我哥说了她自己的经历，我哥说就是早说也没有什么的，这是日本人做的坏事，我嫂子是受害者。

我妈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我哥哥是得肺癌过世的，他和我嫂子感情很好，两个人都没有吵架过。

我二伯被日本人杀了后，因为他有两儿一女，儿子才3岁，我二妈不

会做生意，生活过得很艰难，我妈妈很能干，把他儿子领过来，带他长大成人了。他妈妈没过几年就死了。

13. 倪翠萍口述

倪翠萍，女，1927 年生

调查地点：桥北小区 03 幢

调查时间：2002 年 2 月 25 日、2003 年 11 月 25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叫倪翠萍，我家原来住朝天宫。日本进攻南京之前，他们飞机经常来南京上空扔炸弹，当时的八百塘炸得最厉害，我们老百姓吓得东躲西藏，一部分人躲到难民区，一部分人逃到农村，还有的人挖地洞躲藏。我们一家一起跑反到上新河，我们躲在上新河一个小沙滩上，周围都是水，在滩上搭了一个篷子住了下来。

1937 年 12 月的一天，日本兵到了上新河地区。由于在家中不敢烧饭，怕烟囱里冒烟会引来日本人。由于家中好几天没有吃饭，实在挺不住了，而且也以为日本兵进城后会安定一些，我母亲就让我父亲到河边洗菜淘米，可是，我父亲刚到水边，五个日本兵开枪对父亲打，打了三枪。父亲挨了一枪就倒在了地上。可怜的父亲就这样死去了。

这时可怜的母亲听到枪声，她是一个小脚，赶忙跑过来，想抱住父亲。日本兵又一枪打死了母亲，可怜我妈一声未喊出来。我当时只有 11 岁，跑出来，看到父母亲倒在地上，日本兵又向我开枪射击，打中了我的肩胛骨，到现在还看见子弹的伤痕。我浑身流血，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我爷爷当时已有 70 多岁，是一个高个子，他请人将我们父母掩埋，走不远，又碰见六七个日本兵，其中一个用枪托撞我爷爷的头，我爷爷脑浆迸出，倒在水边，凄惨地死去，另外抬尸体的人跳到旁边河里才死里逃生。

20 多天后，我嫂嫂在家中收衣服，被日本兵看到了，他们追了过来，当时我嫂嫂已有 7 个月的身孕，跪在地上求饶，可怜我的小脚奶奶也跪在地求情，最后我婶婶还是被五个日本兵强奸了，在我嫂嫂喊叫的时候，我叔叔冲进来想阻止，被日本兵一枪打死了。我嫂嫂到晚上发烧，并流

血不止，肚子里的小孩流产，大人也死了。我奶奶也快吓死了。但是当时有谁能救我们呢？

后来我们回朝天宫家中，从江东门走过的时候，那里有座桥被炸毁，被杀的人扔在河里，日本人杀人填路，河里全是血。

回到朝天宫后，我们和姨父、姨妈住在一起。当时姨父靠做烧饼卖过日子。但是好景不长，在日本兵进城一个月后，姨父被日本兵抓去了，有七个日本兵，他们用刺刀比赛刺，姨父被活活刺死。姨妈当时害怕日本兵强奸，又不敢去救，当日本兵要拖她时，她一头撞墙而死。

我自己的伤口由于没有医疗后来化脓感染，伤口生了虫子。没有办法，只有把在伤口的子弹取出来，才可能会伤愈。于是，在我的舅妈帮助下，用老虎钳拔出了子弹，不久伤口感染，但是我们那时哪有钱去医院呀，只好由它去了。

此后，留下了后遗症，八年吃饭比较艰难，做事情的时候，也只能用一只膀子做事，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13 岁那年，我出天花，发高烧。要是有妈妈就不会遭这个罪了。

我家一共死了七口人，还有一个流产的小孩子。我也没有上过学。这样的痛苦，我一辈子也忘不了。60 多年的罪呀！战争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我非常恨日本人，日本军国主义。一些日本人不承认历史，去掩盖历史，想挑起第二次战争，这实际上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我是历史的见证人，我的历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4. 常志强口述

常志强，男，1928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燕子矶化工新村 41 幢

调查时间：2002 年 2 月 25 日、2003 年 11 月 25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一家十口人，其中有七口人被日军刺死。

1937 年的时候，我已经 10 岁，开始记事。日军攻占南京的时候，南京城一片混乱。经济好的有钱的人家一般都已经跑到外地避难，我家十

口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我父亲一个人卖杂货，生活比较困苦，没有离开南京城。

日本兵临城下，日本的飞机不停地轰炸，地上炸死了很多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祖母、太祖母对父亲说："你带着孩子逃难吧。"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弟弟等九个人与祖母她们哭着分开了，开始逃难。我们走到内桥时，那里被国民党军封锁了，不许走。于是我们被迫转到王府园，住了一夜，到了早上，正准备出发，这时，日军开始在城外向城内轰炸，我们只好躲进附近的防空洞。过了一段时间，城门附近传来老百姓的哭喊声。我们从防空洞里出来向北面逃。

不一会儿，日本兵冲了过来，他们一见到中国人就用枪打和用刺刀刺。在冲到我母亲身边时，一刺刀刺进我母亲的胸口，我母亲手中抱的我 2 岁的小弟弟摔倒在地上，这时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挑起他的屁股，一下子扔了很远，我这时扑了过去，我母亲也爬了过去，日本兵又用刺刀刺我的母亲，我母亲拼命挣扎，我其他几个弟弟也都过来哭叫不要刺我母亲，并一起来用手抓日本兵，用嘴咬。而日本兵则用刺刀一个个地刺过去，最后我的四个弟弟全都刺死了。我当时哭喊着："不要刺我的母亲。"后来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一下子惊醒，猛然站起来，我的弟弟已经不在，姐姐还有气，她身上被刺了五刀，不能说话，半天才说："找妈妈。"她睡在地上，全是血。我光是掉眼泪。突然听到好像是弟弟在哭，忙跑过去，在死人堆里找我的弟弟。我看到了母亲，这时母亲已不能讲话，用眼睛看着另外一个地方，我那最小的弟弟正往妈妈这里爬，我走过去将他抱过来放在妈妈身边，我妈妈将胸口解开给我弟弟喂奶，我看到我妈妈的胸口还在流血，我用小手捂住流血的伤口，突然我妈妈头一歪，她死了。

我去找我的父亲，发现他两手拱着跪在地上，后面有刺刀刺的刺刀洞。我以为他没有死，于是上前推他，父亲倒下了，已经死了。我哭着走过去告诉我的姐姐，说父母亲都已经死了。

这时，前面又有打枪和喊叫的声音。姐姐让我将她将拉进附近一间屋里，一会儿有一个日本兵进来从死人身上搜东西。日本人走了后，我们听到旁边有一个在哭，我走过去，原来她的丈夫也被日本人杀了，当她

知道我们还是一样可怜后，她领我们到她家中。她丈夫原来是一个唱京剧的，她烧饭给我们吃。这位妇女很胖，我们称她为“胖妈妈”。一天，正在做饭，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拖走胖妈妈和我姐姐，她们被日本兵强奸了。听到她们的喊叫，我非常难过，心想：“如果我那时有武器的话，就和日本兵拼了。”

日本兵走了以后，胖妈妈抱起女儿，催我们一起赶紧逃走，这样我扶着我姐姐往难民区走。后来好不容易我们到了难民区——金陵大学。当时难民所爆满，在金陵大学，日本兵在门口拖人，很多的青壮年和妇女都被拖走了。我们拼命往里面挤，后来与胖妈妈走散了，我和姐姐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好心人蒋氏夫妇见我们可怜，把我们带到楼上，让我们洗手，给我们打粥吃。

但是，安全区也不安全。过了几天，日本兵到大学里抓俘虏，日本兵叫人们到操场上集合，让男的站一边，女的站一边。然后开始认人。男的叫出来，必须有人认领，才会放人。但是，有很多的家人都站在人群的后面，看不到被叫出来的人是不是自己的家人。所以有很多男人都被日本人带走了，都被屠杀了。在难民区，妇女被强奸的事也经常看到。过了一段时间后，难民区被解散，我们家一邻居看到我们，他在听说我们的遭遇后，便带我们回原来住的家。

回家后，我和我姐姐看到我弟弟一只鞋子，有邻居告诉我，弟弟是被活活冻死的，十分可怜。

从那以后我失去了四个弟弟和父母亲。为了生活，我和姐姐就去做童工，维持生活。不久祖母也相继去世了。1944 年时，在日本投降前一年，在第一公园附近，流行一种传染病，发高烧，一身斑点，姐姐很快也去世了，我变成了孤儿，只剩下我一个。

日本人侵占南京，罪恶滔天。我不想再说了，太难过了。

战争对我们双方都无益。“历史是真实的，不能讲假话，如果讲假话，历史会重新出现。”

我们能活下来，是非常艰辛的。我早上三点就起床，贩卖烧饼、油条。夏天到护城河摸螺丝、摸鱼去卖。那时城里没有粮食，都是实行配给，那是什么呀，都是一些杂粮，稀糊。但是那时在城外呢，有一些粮食

卖，我们在城墙上，用绳子吊下去，买粮。日本人如果看到的话，就猛打，狠打。小孩用装水的容器到城外装点水，下面放米，日本人看到后，把它给踢翻。

在我很小的时候，总想着为亲人报仇。当时活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报仇，我想如果我有枪也能将日本鬼子杀死，我希望我自己能学好技术，能造枪。17 岁时，我学机械工，认为可以造飞机大炮。后来，随着年龄长大，我知道了战争是少数人发动的，战争只会导致民众痛苦。

我全家人这么多人都因战争死了。但是很长时间我没有告诉别人，因为我提起这样的事，我就很痛苦。1997 年的时候，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登记，我没有去，并不是我不想去，而是看到了那些，我会难过的。通过报纸、电视，我了解一些日本人现在还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说中国人在说假话。而我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15. 姜根福口述

姜根福，男，1929 年生

调查地点：下关方家营 44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2 月 25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今年 73 岁。1937 年，当时我 8 岁，我家住在下关挹江门外的江边，是渔民，住在船上，那时全家共有九个人。我父亲叫徐长福，在马福记公司的小火轮上做伙计。我母亲是“摆跳板”的，帮助人到河里洗菜淘米赚点小费。除父母外，还有三个姐姐、三个弟弟，兄弟姐妹之间都是相隔两岁。全家因生活困难，大姐被送到别人家做童养媳。在日本人打南京之前，我们生活虽然很苦，但全家晚上都能团圆。

但是，1937 年日本人要打南京，那时有钱的人家都跑反了。我家人多，又穷，没有跑反，而准备下乡。我家本来想将船开到汉中门避难，但到了石梁柱一带，守城士兵要求将船沉没。于是我们全家只好弃船上岸。走到上新河附近，有一排空房子，后边有芦苇，当时怕一家集中在一块太显眼，我们分两个地方躲藏。我父亲同二姐、三姐躲在一处，我母亲

同我、弟弟躲在一处。由于我的母亲没有母乳，弟弟因饥饿而哭泣，在石梁柱圩堤的日本兵听到哭声，循声而来，企图侮辱我的母亲，我母亲不从，日本兵把她怀中的小弟弟抢过去，活活摔死在地上。母亲在抢弟弟的尸体的过程中，被打了两枪，一枪打在腰上，子弹钻到肚子里又冒出来；另一枪穿过肩膀进入咽喉，鲜血直流，母亲当场死去。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母亲很瘦，下巴尖尖的，头上梳个小髻，穿的是黑棉袄，棉袄的大襟、肩头和两肘处有四块补丁。大襟上都是粘糊糊的血。日本兵走后，父亲回来一看，母亲和弟弟都已经去世。父亲到附近院子找来木板简单安葬了我的母亲和弟弟。

过了两天，日本兵队伍又从这经过，发现了父亲，把他抓去扛行李，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了消息。我家里只剩下一个13岁的二姐负责。

又过了两天，日本兵队伍又从这经过，发现了我的二姐。这些日本兵就围追我的二姐。二姐无处可逃，只有逃到江边。在江边附近，被日本兵侮辱。姐姐打了日本兵一巴掌。一个日本军官拿长刀把姐姐活活劈死。当时我们隔着芦苇叶子，看到了这悲惨的一幕，吓得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不停地抖动，泪水模糊了我们视线，但谁也不敢出声。我的二姐13岁，我们都靠她，她死后，这样比我大的只有我的三姐了。当时我只知道哭，并且又冷又饿。

三姐没有办法，只得背起小弟，一手再扶一个，我们来到了三汊河找吃的。过了很长时间，我们在一个小房子里才找到一个大缸，有木板盖着。打开盖子，发现里面都是咸菜。我们就吃咸菜当饭。吃完，我们就到芦苇荡躲藏。由于咸菜吃下去没有水喝，感觉心里在发烧，就去找水喝。姐姐找到一只盒子，到河里弄水。但是水都不能喝，水全被血染红了。从下关发电厂到三汊河，最后才舀了一点，但也是有红色的血水，但要好一些。我们一直就这样生活，两缸咸菜我们吃掉了一缸半。我们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盼望父亲回来。

有一天，姐姐又要去抓咸菜，小弟弟哭着也要去，没有办法，姐姐只好用布条将弟弟背在身上，带着他去，但是这一去，姐姐就再也没有回来。只剩下我们两个小孩子了。这样我和另外一个弟弟就一直躲藏在芦苇荡里等，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我的姐姐。有一天，收尸体的人听我们

的哭声找到了我们。其中一个姓陈的人，听说我们的遭遇后，让我们做他的养子，把我们带走了，住在扬子。后来，他们夫妻吵架，不希望我们增加他们的负担，于是，我们只好到大街上讨饭吃。

一天，我们在一个面摊子前要饭，有一个日本铁路公安，手中拿着一只小锤子，看见我，无缘无故在我的头上打了一下，我当场倒下，弟弟吓得跑走了。后来，有一个人来解小便发现了我，一位拉黄包车的人也帮忙，才将我救醒，并送我两个烧饼。后来我和我弟弟继续要饭过日子。

后来，有一个叫鲁德兴的工人，知道我们是两个流浪孤儿，找人收养我们。后来一位叫杨国正的人收养了我弟弟。一位叫姜书文的码头工人收养了我，从此我就改姓姜（我以前姓徐），我弟弟则改姓为杨。

1951 年，政府帮助我们找到了六弟，他被人送到一家茶馆，这家茶馆的主人夫妻都抽大烟，常常虐待他，后来他就跟一个算命瞎子走了，这个瞎子姓戴，我六弟后来也改姓戴了。就这样，我们徐家三兄弟全都改姓了。

日本兵的侵略，害得我家九口死的死，亡的亡，我们一家的苦处，我无法全部讲出来，否则要讲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16. 伍正禧口述

伍正禧，男，回族，1924 年生

调查地点：周必由巷 15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2 月 25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这十多年来，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的辛酸泪。

我是少数民族回族人。今年 79 岁。也许每天劳动的原因，我现在身体还很好。

1937 年 10 月份时，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我当时 14 岁，那时白天还可以跑跑。但是已经有人为了安全开始搬家了。爷爷为了安全起见，搬家到宁海路对门的街道。当时两边都是草地，对面女子大学里都是女人，只有少数男人烧饭、挑水。当时学校里有一个美国华小姐，她是我们

中国妇女最崇拜、最尊敬的人。我们家就在路边搭了两个棚子，卖一些面点过日子。

12月13日，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突然来了三个日本兵，一个挎着长刀，另外两个背着长枪。他们突然把门一推，就进来了。一个日本兵长着络腮胡子，凶神恶煞一般，讲了很多话，但我们都听不懂。他们把人都赶到院子里，有几十人。仅我们一家就有十几口，再加上我们回族亲戚。背刀的日本兵用纸条写了三个字：支那兵。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三个日本兵不知道在谈些什么。后来他们将其中的年轻人赶到一块便被带走，我家亲人就有六个人被抓走，其中一个哥哥、三个表哥、一个表叔。另外，在学校大门口还有很多人被抓。至于带走干什么，有好多说法。有人说是去做苦力，放马。那三个日本兵膀子上有白布，上面写着“中岛”的字样。这些被抓的人，朝山西路开去，巷口架着机枪。路上有日本人，也有一些中国人，但是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年轻人没有。第二天，街上有人说，昨天晚上听到机关枪响。下午两点左右，消息传来，中山码头等江边几处到处是死尸。鼓楼附近的方家塘（现在的十一中），那是私人养鱼的池塘，里面也是死尸。塘里的水被死尸填得溢出，全是血水。塘里的尸体都是脸朝下，屁股朝上，而且所有尸体都有绳子绑在一起。我们在塘里找我们的亲人，但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上海路附近的阴阳营，那个坑里也是死尸，尸体是从上面扔下去，一层层地堆起来，有几十号人。

当时，有一个邻居到我们这里来讲，说我家在珠江路古唱经楼附近的房子被烧了。于是，我和我家附近的人一起偷着回家去看看，我们扛着日本旗子，臂戴袖带，向日本人敬礼。经广州路，出了哨口，到了我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发现给我们家看门的一姓姜爷爷被烧死在墙头，只剩下一条腿，姜爷爷只有一颗大门牙，所以我记得十分清楚。后来请隔壁的邻居帮忙，找了一块未被烧完的木板，用砖块堆起，把木板放在上面。听说后来由安葬队把他安葬了。回到难民区后，我把这件事说给爷爷听，爷爷一激动，双目失明。因为姜爷爷是我祖父的好友，我祖父觉得对不起他，让他帮我家看门。

当时有许多路不让走，我们回族人有自己的埋尸队，在白秀村附近

有一个坑，我们有一个邻居姓冯在掩埋队，我曾跟着他们亲眼看到白秀村掩埋尸体，那里至少也有数千人尸体。

日本兵对妇女特别坏。我家中的女性都躲在女子大学。一天，日本兵到我家中，我祖父睡在床上，祖母在捡菜，他们一把抓住祖母，问花姑娘的有没有？我祖母吓得讲不出话来。于是他们用刀背劈我祖母，我祖母倒到地上。后来，日本兵又到祖父的房间去要花姑娘，突然听到祖父一声大叫，地板上全是血，祖父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了。祖父的胸口、腰部和大腿有三处伤口，嘴里吐着泡沫。我奶奶见到后大哭，我到外面和女子大学喊父亲、伯伯和母亲等人回家料理后事。

第二年春天，有一个组织叫维持会，说难民可以回家了，称回去后有大米。为了生活，我们全家依靠祖母在未烧完的房子中找了一个地方，重新盖了一个房子，十几平方，卖卖香烟、鸡蛋等。

我邻居家一个女孩，她跟我一样大，比我胖一些。有一天，到我家附近买米，她同我还未说几句话，日本兵从小巷子出来，很远看到，就跑过来。小姑娘发现后立即飞跑，转了几圈，因小姑娘地形熟悉，又转回来了，我让她躲进我家屋里，正在关门时，日本兵在我后面猛地一击，又对生殖器猛击一下，我当场昏死了过去，整整三个月不能独立生活，我醒了之后，我母亲告诉我，小姑娘后来上吊自杀了。我当时之所以敢将小姑娘藏到我家中，是因为当时街上已有宪兵巡逻，不允许日本兵强奸中国妇女。

17. 范大理口述

范大理，男，1927 年生

调查地点：王府园 22 幢

调查时间：2002 年 4 月 2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张连红

我 3 岁随父母亲从安徽和县来到南京，住在上新河螺丝桥。我弟兄姐妹共七人。但是父母亲抽大烟，把家中 17 亩地都卖完了。在南京，父亲卖烧饼油条，母亲卖中饭，下午卖粽子。民国 20 年(1931 年)，发大水。

民国26年(1937年),日本占领南京。在螺丝桥,日本兵看到小孩,就拿着糖果对小孩子说:“小孩,米唏。”下关外国的怡和洋行、螺丝桥有很多人被杀,有一个村庄全部被杀光。一些地道口,有国民党兵的军装。日本人在南京实行“三光”政策。

日本的正规部队不会乱动,杂牌子的部队到处烧、杀、抢,我家中的鸡被抢光。小姐姐躲藏起来,不然被日本兵看到,就会被侮辱。(螺丝桥)附近就有妇女被日本兵强奸。

在江东门,陆军监狱,死的人最多。抓来的人带到江边,用刺刀捅死。剩下的带到陆军监狱对面的山包上,每50人一批地杀,用机枪扫射而死,这些人主要是国民党的士兵。

那时在杨公井国民大戏院,有十八街“窑子”。

我们经常被日本兵搜身。那时还有中国女警察,她们搜妇女的身,日本兵搜男人的身。对日本兵要敬礼,否则就会被打,没有任何理由可讲。汉奸戴着袖套。

我的老伴高秀英1924年生,当时跑反到安徽和县奚桥高家坊,日本人来的时候,就往山里跑,那时都不敢点灯,怕日本兵来。解放后,她来到了南京。

我靠我的手艺生活,做烧饼、油条卖。解放后,我到了辽宁省源县劳改分局工作。退休后到南京。我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子女不经常来,晚上我和我的老伴就看看电视。

现在最苦的就是医药费不能报销,而我的儿子除了二儿子外,都下了岗。但是,我的单位对我的退休金却不按时发放,已经拖欠了好长时间了。现在什么东西不在涨价呀,你们要是可以帮助我们呼吁一下就好了。而我又没有文化,不会写信,每次向单位要钱的时候,都比较困难。

18. 江丽卿口述

江丽卿,女,1911年生

调查地点:白下路179号

调查时间:2002年4月12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我有七个儿子和五个女儿。我现在和我最小的女儿住在一起，她已经下岗了，没有工作做。其他的子女经常来看看我，我自己靠劳保金生活。我曾经上过学，可以看看报纸。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不怎么行了，我有心血病，要经常吃药。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住在丰富路 34 号。日本人来后，我母亲被日本人抓过，受了惊吓，母亲和外婆住到了难民区。我家对面是卫生所（现在是建邺区医院），被日本兵放火烧掉了。当时卫生所里面还有好多人，但是这些日本兵并不管这些。安民后，我们回来，遇到日本人要敬礼。回来后，也不敢出去。我家姑奶奶的孙子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

下街口，木材行小老板的眼睛被日本兵挖掉，舌头被割掉，准备到卫生所去治疗，但是没有来得及，就去世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我主要是听说，我自己没有亲眼看到日本人杀人。

19. 杨秀华口述

杨秀华，女，1925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致和新村 4 幢

调查时间：2002 年 4 月 19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我家中有八人，姐妹五个，一个哥哥，我在姐妹中排行老三。我是 1925 年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出生的。1937 年的时候，我 12 岁。当时我已经到我的夫家做童养媳。夫家住在秦状元巷 13 号。我丈夫叫马强胜，比我大 1 岁。他还有一个弟弟，叫马强林，现在还活着，我们不怎么联系，他的具体住址我记不清了。我公公是拉黄包车的，丈夫在外学徒，学做烧饼。我在家帮助洗衣服。通过这来挣点钱。一天挣多少钱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在人家家做童养媳，所有的钱全部是我的婆婆去拿的，我没有见到钱。1937 年，日本人进城了，因为听别人说，日本人很残忍，杀人，强奸。于是我们就躲到了父母庵（音）。我的公公被日本人抓差了，具体的做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回来后，这些情况都没有和我说，他只是和我的婆婆讲。在父母庵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姓黄的妻子被

日本人强奸了。当时，那妇女说："我怀孕了，你们放过我吧。"但是日本人不听她的哀求，仍然把她强奸了。

我们都是穷人家，一般都是回家煮饭吃。后来觉得不方便，不久就回家了，大约在那住了四五天的样子。同时，我们感觉到，日本人可能还会再来的，害怕被日本人发现，就回去了。我们家在铁路边开了一个小店，就是买烧饼。同时我还出去捡柴火去卖。当时真是很苦。现在好多了。我一般都是到紫金山去捡柴火。从中山门进来的时候，日本人会检查。他们拿了一个棍子在柴火里戳。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只是按照秩序接受检查。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我很坦然。日本人检查后，我就走了。当时，那些日本人也不说什么。家中的米吃完后，就到三山街一家中国人开的米店去买米。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还买过日本人吃剩下来的剩饭。那剩饭很脏，但是没有办法。这些剩饭是在日本人那里做杂工的中国人拿出来卖的。

后来，日本人在秦状元巷口，让我们去打针，我也不知道是打的什么针。听说是有人患上了霍乱，要防止扩散。当时是几个中国人在注射。日本人站在旁边，穿着黄衣服。

我没有看见这些日本人身上有特殊的标志。当时注射的时候，很疼，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觉到膀子这还在疼。后来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打针，不挂水，因为我怕疼。

后来，抗战胜利了。解放后，我在居委会帮忙，因为他们说我对这一带很熟悉，就让我做了主任，这一做就是 32 年。平时邻里纠纷等等什么事都要过问。

尽管我做了这个主任，但是生活还是很苦的，工资不高。当我向我的孩子说起的时候，他们都说，老人没有用。哎，他们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现在我和我的二儿子住在一起，基本上还是可以的。我信仰佛教，祈求家庭幸福平安。这是我的主要目的。

现在日本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件，他们纯粹是在瞎讲。日本人做的事明明存在嘛，还有什么可以抵赖的？我恨这些日本人。

20. 周成英口述

周成英，女，1922 年生

调查地点：宫后山152号

调查时间：2002年4月22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我家那时住在华侨路(高家酒店)。我从小(5岁)就失去了母亲，都靠我的父亲把我拉扯大。

头批进城的日本兵有些胡子很长。我姐姐躲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自己装成男孩。我的父亲种菜，是租的地，那时非常的苦。本来生活过得好好的，但是，日本兵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

来年的阴历二月，红卍字会来收尸，那些工作人员都戴着红卍字袖章。用树枝在汉中路扎了个圆门，有很多花，是美国人搞的。

1958年的时候，茅草房改造，公家投资八万进行民房改造。改造时，有很多人都去搬城砖，是从水西门搬过来的。我的丈夫是扬州人。他9岁的时候学做铜匠，解放后入社，进入商业机械厂，那厂在水西门外。我过去也曾读过夜校，那是私人办的，是晚上7～9点，不收钱。

我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但是我现在并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很好。他们经常来看看我，给我一些生活费。

最近我的小女儿去世了，留下外孙女读技校。

21. 张惠如口述

张惠如，女，1923年生

调查地点：长白街小杨村

调查时间：2002年6月7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住在双塘。日本人进城后，我和我的母亲及弟弟住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那里由华小姐管理。

我们在那里吃的是由华小姐提供的饭，不要钱。开饭的时候，我们拿着盘子去打饭，是大锅饭，大锅菜。菜是一些青菜。

有一次，日本人翻墙头进来，华小姐带人到处堵截日本人，对日本人

说："你们不许进来。"把日本人赶走了。华小姐真是好人。

日本人发现年轻的姑娘就做坏事，看到像你们这么大的男青年就抓走。

安民后，我们回家，但是房子没有了，我们暂住在邻居家，因为大家都是很好的邻居了。我也上过学，但是那时不用功，没有什么出息。而且那时也没有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让我们去读书。我听到日本人的皮鞋声就害怕，想躲藏。你说，怎么去念书？

不读书，回家就跟着母亲学裁缝，帮人家做衣服。母亲做重要的活，我在旁边打下手。依靠这些我们过生活。当我 17 岁的那年，我的房东对我的父母亲说："你家的女儿这么大了，应该找一个婆家了。"主要还是因为怕被日本兵看到。我丈夫姓陈，卖香烟，都是卖给那些乡下人。日本人不来买，他们有日本人开的商店。我们卖的香烟有哈德门、老刀牌等等，现在年纪大了，都记不清楚了。

日本投降后，在上浮桥附近，投降的日本兵在那里挖河泥。年轻人都向日本兵扔砖头，一些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

22. 马长发口述

马长发，男，1919 年生

调查地点：长白街小杨村 1 幢

调查时间：2002 年 6 月 8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

当时我家住在四条巷 27 号，总共有六口人，父母亲、姐姐、姐夫、我和弟弟。

日本人来之前，我父亲一直在拉黄包车。日本人到南京后，父亲仍然继续他的拉夫生涯，我们都靠他养活。一天，日本兵来到我家，恰好我姐夫在家，他们想把他抓走。我父亲因为觉得我姐夫比较年轻，决定替他去。这一去就是一二十天左右。我们在家里都很急。

日本兵用父亲的黄包车拉他们抢来的东西。一顿给一个饭团，过了二十几天才回来。我那时在学徒，学做烧饼、油条。我们感觉不行，就到

难民区去了，是在宁海路54号。

在难民区，日本兵来找国民党兵。这些日本兵摸头，看你的头上有没有箍印，看你的手心有没有老茧，再看你的肩头有没有老茧，只要发现有其中一个的，就说你是中央军，就把你抓走。另外还欺骗说，给国民党做事的站出来，给工作做。结果有些人站了出来。但是，哪是给你什么工作做呀，是被带到下关，用机关枪杀害了。

我父亲回来后，给人家看房子，一家五毛钱。以后，我们(在安民后)回到了原来的住所，但是房子已经被烧毁了。我们又自己盖房子。我利用我的手艺，做小本经营，维持家庭生存。我做的烧饼、油条，有的被人家批发，有的自己在门口叫卖。那时真是苦呀，和现在不能比。

日本人在南京什么事都做，有些事情甚至带有恶作剧的性质。四条巷服装厂就是一例。几个日本兵在那厂的楼房烤火，走的时候，也不把它熄灭，最终导致大火，把楼房烧掉了。真是缺德。其他的奸盗淫抢什么事情都干。

当然，有些事情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战后，我还是一直做我的小本生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解放后，到1956年，我入了党，我们那时是一心想着为别人做点什么，哪像现在的一些人。我做过人大代表、陪审员、三条巷街道委员会主任。后来，到了60年代，我担任了南京市第五毛纺厂的副厂长，一直到退休，那是1982年，我退休了。我老伴是从乐器商场退的休。我们一个月约有1000多元的收入，没有什么其他的负担，只是有时给孙女一些零花钱。我们的医疗费能够报销60%。

在这一生中，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第一个妻子。我30岁左右的时候，她生病去世了。那时很穷，没有钱治病。她死后，由于没有钱买棺材，我只好向棺材店欠账，等以后有钱了再还。就为了这件事情，她娘家还责怪了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不就是因为那时没有钱嘛。如果是现在就好多了。

因为我的眼睛不好，在一年多前，我眼睛开刀了，视力不好。而且我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字。我基本上不看电视。

去过一次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是以前组织别人去的，以

后就再也没有去过。现在不能和日本人和好。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和他和好呢？

我一辈子就这样算了(笑笑)。人，心要开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要保持平常心。

23. 王义华口述

王义华，女，1927 年 3 月 12 日生

调查地点：长白街 632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9 月 4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我家住在升州路，那条路当时做小买卖的很多，家庭妇女做外活的比较多。我父亲就是做小买卖的，我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到别的地方拿一些活计到家中来做。我有哥哥和姐姐，我在家是最小的。

那时家里很苦呀，吃的东西又少。穷人就是无人去管的。

日本人来了以后，我们一家就去了难民区，是金陵大学。同样，在那里，我们吃的是稀饭，每人一碗，像水一样薄。大人一大碗，孩子一小碗。遇到心好的人，他会多给你打一点，如果遇到不是很好的人呢，就会少给你一点。我大姐那时就是因为没有吃的，吃不饱，奶孩子没有奶水。怎么办？就拿钱去买，很贵的。没有办法呀，不然，孩子没有得吃。

那时也是因为没钱才没有跑反。有钱或者有势的都跑反了，溯江而上，一般是去武汉、重庆和云南的昆明。我们去难民区主要是觉得不安全了，日本人到处杀人，不去的话，就没有命了。男的要被抓差。我们门里有一个妇女，她的男人就被日本人抓去了，也没有回来，两个孩子都在很小的时候死去了，而那时她还一直希望她的男人能够回来，她过得很苦了，自己的男人被抓走了，而自己的婆家和娘家都过得不好。所以她一直就是一个人在过，现在有 90 多岁了，住在水西门外，可能现在已经去世了吧，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

哎，那时可怜的人真多！

在难民区，曾叫我们去领良民证。那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姓名、住

址，一开始上面没有照片。我也听说女子大学（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的华小姐曾经被日本人打了巴掌，是因为日本人要拖走一些妇女，而华小姐不让他们带走。在金陵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美国人也曾阻止日本人把一些妇女带走，为了解救其他妇女，美国人就说："你们是妓女的就出来。"一些妓女就出来了，大约有几十个吧。日本人把妓女带走后，就没有再带走其他的妇女。

我没有亲眼看到日本人杀人。但是我的外公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你要知道，那时在大街上，到处是尸体。

那时日本人还要我们打针，是预防霍乱的。我也曾经得过打摆子病。日本人到处抓人，如果有谁染上了这个病，就会拖走烧死。后来成立了一个组织，有什么甲长、保长和区长，就和现在居委会的工作差不多。那时，我生病，躺在床上，日本人来了，这些组织的人就赶快通知我家说，日本人来了，不要再躺在床上，日本人看到后，要把他拖走，烧死的。我呢，就赶快起来，装做没有事的样子。日本人看了没有什么异常，他们就会走了。我就再躺着。听说，有人就是因为躺在床上，被日本人拖走烧死的。后来，隔壁的大爷用针对着我的颈部进行针灸（用手指着做过针灸的地方给我们看），当时我十二三岁。他说，这样你以后就再也不会得打摆子病了。确实是，以后我再也没有得过。

我大约在 1948 年的时候和我的老伴结婚了。结婚后还住在升州路。我在家的时候从别人的店里拿一些活计来做，挣点钱来生活。没有办法的事情了呀，人穷，需要生存，只有这样了。我们的钱是一年结算一次。我们是穷混。（笑笑）

我们主要用的就是交通银行的票子。另外还有袁大头、龙洋、小头（带孙中山像的）。一个袁大头可以换 300 个铜板（10 文铜板）。10 个铜板换 1 毛钱。如果上街叫一辆黄包车，一般需要 1 毛钱。是定额还是根据距离的远近呢？当然是根据距离的远近了，如果谈得好的话，那么钱就会少一点。和现在打的有点差不多。

日本人投降后，那些金银券不值钱，但是还是用这个发工资。金银券都是发给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而那些当官的发的都是黄金，有什么大黄鱼（4 两）、小黄鱼（2 两）以及小金锭（1 两）。这些都不会因为物价的原

因而贬值的。老百姓拿了工资后，就要立即去买东西，不然的话，可能就会贬值。所以，受苦的、吃亏的都是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

前些天刚从医院回来，主要就是高血压。我有六个子女，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他们在休息的时候会经常来看看我，所以我也不觉得寂寞。解放后，我在公交公司（解放前叫作江南汽车公司，也就是现在的1路车。那时是从夫子庙到下关车站，而不是现在的这条路线）工作，主要是做内勤，没有什么文化。这当中因为要生小孩，所以曾经中途出来了几次，是单位照顾我们。现在我退休在家，主要就是依靠退休工资生活。

24. 程启祥口述

程启祥，男，1921年1月5日生

调查地点：游府西街双塘巷14号

调查时间：2002年9月17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1937年的时候，我家就住在双塘巷20号。我的父亲是厘捐，和现在的税务官差不多。他工作的地方在大胜关，经常在外。我的母亲就在家里打点家务。那时妇女是不让在外面找工作的。我们一家就依靠我父亲的工资生活。那时我16岁，在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是青年会中学，这是一家教会学校，校址在现在的保泰街。我们读书的时候，在课间都不许说中文的，谁要是说中文就会被处罚。（笑笑）

在日军攻占南京时，我和我的一家人并没有受多大的伤害，只是财产的损失。8月15日左右，我还记得，日本人的飞机第一次轰炸南京，我家的房子被炸坏了。我一家人，包括我的父母亲、舅舅、外婆和我。日军在现在的树德坊到游府西街小学丢炸弹，当时死伤不少人，我家房屋前面全部被炸毁，家人只是受了点轻伤，我家对面停了一个拉黄包车的人，他正在吃饭，才端起饭碗，炸弹就炸下来了，结果他给炸死了。有个姓刘的挑水人（过去有人从事挑江水卖这一行业）路过此地，也被炸成重伤。

日本人轰炸后，房子被炸坏了，再加上感觉不安全，就开始跑反，躲到乡下去了。我们一家三口，跑到沙洲圩，就是从现在的上新河过去。

之后，我们又过江，到乔陵（音），住在一个寡妇家。这个寡妇没有孩子，见到我这个男孩非常高兴。在她家也不愁吃的，她说："我家有很多的粮食，你们在这吃几年也可以。"我们就一直待在她家。

后来听从南京城内出来的人说南京比较平静了，我们一家就回到南京城内。但是回到家以后，发现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住在我家隔壁（双塘巷 18 号）的一个老太太被日本兵强奸了。大约 80 岁左右吧。听她女儿说，那时他们一家都躲到难民区去了。而老太太却认为自己年纪大了，留在家里应该没有什么事的，主要还是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但是日本人很残忍。日本人来了后，把老太太强奸了，并且在她的下身插了一根木棍。这还是后来她的儿媳妇回来后发现的。哎，死得很惨。我还听说，在现在的游府西街附近后勤部队驻地，当时是日军的营地。日军把中国妇女抓去强奸后，待那些妇女昏迷后，又给扔出去。在城门口，中国人进出都要向日本人敬礼，但是在街上遇到时不一定要。后来，情况有些变化，据说，后来来的兵是日本的人民，是被抓差的，有好的，也有坏的。他们也是被强迫的。

一次，我到广艺街，遇到日本人，他和我开玩笑。在我对面的日本人过来，抽出刺刀，猛地向我一戳，幸好没有刺到我。日本人见我害怕的样子，哈哈一笑，就走了。他们纯粹是在恶作剧。（有些气愤）当亡国奴就是这样的。

日本人投降时，我没有看到南京举行什么庆祝仪式，但是大家都非常高兴。其实，这不是什么仪式的问题，关键是在内心。听到日本人投降谁不高兴呢！（笑笑）

1948 年，我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早在 1939 年左右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主要是她内心比较焦急，生病了，因为家中的东西都没有了呀，在忧郁当中离开了人世。后来我在京华银行（音）工作。那时我已经生了两个小孩了。解放后，我到了十五信用合作社做会计。第一个月的工资是 40 元，因为是刚去嘛。到了第二个月，工资就是 55 元了。后来又到白下区服务公司做会计，直到 1980 年退休。

我有六个孩子，前妻生了两个。我的孩子关系都比较融洽，并没有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而闹情绪。我家很热闹的，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人

来。我和老伴都退休了，有退休金，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也不要他们的钱，现在只要够用就行了。关键是家庭和睦。

我也在电视上看过细菌战的报道。我觉得中国的支持不够，比如像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和慰安妇等等问题都是这样。像日本首相小泉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中国应该强烈抗议。像你们没有经历过沦陷的日子，那时生命没有保障。日本的野心相当大，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烈的抗议，日本的野心会膨胀，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当然现在中国也不弱了。看到那么多的日本人帮我们做事，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

日本当时侵略中国，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如果当时我们要求他们赔偿了，那么这种行为就抹煞不了了。人死了那么多，物资被掠夺去了那么多。真正的罪犯是天皇，因为那时都是什么圣战，为天皇效忠。在接近战败的时候，日本人都不想投降的，而是天皇的命令，日本人才投降的。

我觉得现在 12 月 13 日那一天用拉警报的方式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还是不错的。当警报响起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那个时代，想起了轰炸的场面，人被炸伤，房子被炸，当时的人心惶惶。其实每个纪念日都要做，当然方式可以不同。而且我觉得日本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的抗议不够，有时候是在走过场。你要知道，日本人的这种做法是在向我们示威。我感到非常愤怒。我们可以自发组织去抗议，利用合法的手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去过十几次，有时是陪亲戚去的。那些亲戚有的是要我带他们去的，有的是我自己带他们去的。

以前曾经做过南京大屠杀这方面的梦，但是现在好多了。

25. 熊秀芳口述

熊秀芳，女，1926 年 7 月 19 日生

调查地点：二条巷 37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9 月 18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1937年的时候。我家住在杨公井40号，现在还没有拆迁。我家一共六口人，父亲、母亲、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和我。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家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主要是从水西门进货。

日军占领南京后，我们去了难民区，是金陵大学难民区。那时那个地方是美国人开办的，专门收留妇女。我现在还记得黄小姐（应该是华小姐，即明妮·魏特琳，由这里看，前面的金陵大学应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她救了很多的中国妇女，虽然那时我才12岁，我现在仍记得，没有忘记。要不是华小姐，还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妇女会被日本人糟蹋。日本人到难民区来找花姑娘的时候，华小姐就跟过去，阻止日本人从那带走妇女。我现在还记得在难民区有个小山，有些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些妇女不明就里，会在靠着铁丝网的地方方便，有些就被日本人拖走了。后来华小姐就告诉大家不要去铁丝网边上，防止被日本人拖走。日本人很坏。

还有一次，从别的地方拖来了很多的青年人，华小姐就对大家说："你们去认亲吧，这样就可以救救你们的同胞了。"（此事情是指日本人在难民区借口找国民党败残兵，把青年人都集中在一起，让人们去认，如果没有人认的，就说是士兵，从而带走杀死。当时很多的老人都认领了素不相识的青年人回去，使他们免遭杀戮。）华小姐的心很好，让我们去救救我们的同胞。没有被认的人，就被带到江边，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扫射，江中的水都被染红了。日本人真的很野。

那时吃的是稀饭。等稀饭好了的时候，我们就在楼下排队，用铜勺打的，每人一碗，像我们小孩子都吃不完的。但是很多人都不珍惜粮食，他们吃不完就倒了。后来在难民区就没有粮食吃了。华小姐自己掏钱买东西给我们吃。

没有米吃，我和父亲就回家弄米。我剃了个小平头，父亲借了一套中山装给我穿，打扮成男孩的样子，这样就不会被日本人发现我是女孩子身份了。我们从难民区出来，走到大华电影院门口，看到一个中央军被日本兵绑着，日本兵用刺刀刺他的后背，血淋淋的。多吓人呀！日本人就是这样折磨我们中国人。后来，我们遇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在一个关卡，日本人搜我父亲的身，那孩子看见后，掉头就跑，不久我就听

到两三声枪响。我很害怕。父亲对我说："中国人如果看到日本人掉头就跑，就会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你要直接走过去就没有事了。"快到家门口了，又见到日本兵，他给我糖吃，但是由于听说日本人的糖有问题，就扔了。

但是此时，家中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就准备回去，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父亲的好朋友，在四民银行住了一宿，没有及时回到难民区，母亲还以为我们已经死了呢，哭得很伤心。

听说华小姐已经死了，是不是？这么好的人就死了。真是好人。

在难民区没有多长时间，就让我们回家，那时好像快过年了吧。每家都挂了一面日本人的旗帜。

从难民区回到杨公井后，我们继续开杂货店。我父亲比较勤劳。回到家后，家中的东西都被日本人抢光了，什么也没有了，于是就去借钱，重新把店开了起来。不然没有生活来源了呀？日本人喜欢吃鸡蛋，我们就从中华门批生的鸡蛋，煮熟了卖给日本人。那时中国人哪里有钱？我们主要把鸡蛋卖给日本人，一毛钱四个，钱是日本人的票子，是什么样子的我也记不得了。有些日本人给钱，而有些就不给钱了，如果你问他要，他还要打人呢。一个拉黄包车的，把一个日本人拉到我家店门前，他向日本人要钱，就被日本人用刺刀砍了他的头，鲜血直流，别人劝他，不要向日本人要钱了，那样你会没有命的，你家还有老小需要你去养活呢。后来情况就好一点了，有日本宪兵巡逻。

1944年的时候，搬到了江门东21号。由于没有店开了，家庭比较困难，母亲开始去做外活了。家中的房子也租给别人，弄点钱用用，不然，没有办法活了。我也20岁了，被介绍去和母亲在一起做活。

后来，那个老板去了台湾，我们就失业了。我就在小西湖小学边上摆了个摊子，卖小孩子的文具和他们吃的东西，勉强过生活。我父亲在1948年的时候去世了。解放后，生活就好多了，仍然摆摊子，卖些烧饼、油条等。

说来还是中国人心软。日本人投降后，我在夫子庙看到日本人在扫地，有的好心人还端水给他们喝。那时日本人乖得很呢。日本人有些也是被抽壮丁抽来的，早在日本人来之前，我就听说，日本国内的教育就是

说，打到中国去，那有很多的大米、鸡蛋，这些都是日本人喜欢吃的。

大约是在1953年我结婚了。因为我的腿有些不方便，那是在我18岁的时候摔了一跤后而留下的后遗症。因为我的个性很强，我不想因为我的腿不方便就随便嫁人算了。你要知道依靠别人是很难过的，特别是在那个社会里。我只想自己独立地去生活，我一天找不到工作就不结婚，因为不想依靠别人，也不想拖累别人。我的丈夫比我大14岁，但是他人很好，也很忠厚。我是他的填房，他前妻有四个孩子。

他被分配到西北银行工作，一个月的工资63元，30元就给他的四个孩子。我在1957年也去了青海湟中县，刚开始，没有工作，被人介绍到伙房去，一个月15元。在做什么呢？就是搓煤球。搓煤球要用水，我用桶从那个方井里打水，摇呀摇，七八分钟才打上来一桶水。每一百个五元，一个星期大约也就是一百个左右。那时真的很苦，你们都没有体验过。我们在那里吃土豆、青稞面，吃不下，嗝着喉咙。1958年的时候，情况好多了，到了一家制药厂工作，每月拿个30元。1962年的时候，回到了南京。我就在居委会找外活做，打粗毛线背心，打鞋底。一般要到夜里十二点，一双是三毛钱。我们是苦日子走过来的。1964年，我去了三五二厂，在那里打子弹袋、垫肩。不过要自己带缝纫机。幸好我在青海的时候，有两个月的工资没有用，留着以备后患。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如果当时我全部用完了，我就不可能去厂子里干活了。在那里一直做到退休。我儿子也在他28岁的时候结婚了。他在油嘴油泵厂当工人，他人很老实，工厂里三次裁减工人，他都没有被裁下来。

现在主要就是依靠退休金呀。这要感谢共产党。我是1979年退休的，现在一个月530元左右，自己反正是够用了。但是，我的儿子是工人，媳妇又下岗，他们没有钱，孙女还在上学，我每月给他们300元左右。他们年轻人和我老太婆不一样，需要用钱的。我十几年前的衣服还可以拿出来穿，但他们就不行了。剩下的钱我有时还要看病，医疗保险又没有了，只报销35%。所以呢，现在是勉强过日子吧。

26. 周淑珍口述

周淑珍，女，1924年生

调查地点：四条巷

调查时间：2002 年 9 月 22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我是老南京了。1937 年，日本人来之前，我家住在许家巷。我家有祖母、父母亲和我。我一个姐姐由于家中穷，给人家做了童养媳。我父亲叫周庆章，眼睛不好，做做小买卖维持家里的生活，我们家烤山芋卖。有时家里没有吃的，就饿一顿。凑合着过吧。我们也不向别人说，人穷志不穷。有时候，别人家拿一些剩饭剩菜过来，我们一家就吃吃。我小时候也很苦，给人家倒马桶，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了。没有办法，家里穷嘛。

日本人来了之后，我家由于穷，没有钱去跑反，就只能去难民区。一开始，我们一家去了父母庵。但是，在那里的时候，是第二天，我亲眼看到门里的一个妇女被日本人强奸了，她的儿子由于喊叫，被日本人打死了。我们觉得不安全，在第三天就去了难民区。从那里到难民区住下来，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我们一家先到了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但是那里收容的都是妇女，我的父亲不能进去，怎么办呢？我父亲的眼睛不好，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于是我们就离开了，到男子大学（金陵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那里是收容全家的。祖母由于年龄大了，就没有去难民区。在那里我们都是吃稀饭，三个铜板一碗。在难民区里，都是席地而睡的。

我父亲被日本人打过。日本人来要花姑娘，没有，就乱打人。我父亲被日本人用面盆狠狠砸了一下，砸在脑门上。我们为了不被日本人抓走，在路上走的时候，在脸上都要涂一些东西，把人搞得乱七八糟。在路上走的时候，到处都是死人。我姐夫被日本人抓去，就没有再回来。

大约是春天我们就回家了。家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如果家里有钱，还待在南京干吗？早就跑反了。还不是因为穷。（笑笑）回来后，我家还是做以前做的小买卖来维持生计，我母亲做点外活，我给别人家倒马桶，弄一点钱。以后我家就一直住在这里。日本人投降后，我住在现在的长乐路的小房子，后来又搬回家去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又搬

到平安村，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那的房子被烧掉了，就搬到现在住的地方，大约是1953年的时候吧。

1942年，我18岁的时候结的婚。结婚后，我就住到了夫家，在水西门外昌巷。丈夫王心德是做裁缝的，在别人开的店里做，按天算工钱。其实也没有几个钱，我也没有能力去帮助我的父母亲。

解放后，我丈夫在七一四厂工作，就是现在的熊猫厂。后来我也在里面做临时工，一直到退休。我是靠近60岁时退休的。在那儿工作的时候，厂子里分了房子给我们，是在洪武路。后来呢，有人要结婚，又搬这里。

大约是在1987年左右我丈夫去世。那时我还有两个孩子没有结婚。我总共有九个孩子。有两个孩子已经去世了，其中一个在很小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得的是麻疹。我现在和我最小的儿子住在一起。其他的孩子有时来看看我，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事情，不是经常。平时在家里，什么也不做，他们也不让我做。做饭做菜都是儿子和媳妇做。

哎，(现在)身体不怎么好，腿不方便，是风湿性关节炎，走路不方便。我还有高血压。退休金也就400多元，现在的医药费又不报销，哪有什么钱去看病呢。有什么小病就拖拖，能过就过去吧。这400多元退休金还要感谢党，至少让我不再挨饿。(笑了)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那时，在南京连吃的都没有。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我也不奢求更多了，你不能和那些好的比。有时想一点过去的事情，但是都过去了。中国人都死了那么多，我那时走在马路上，到处是死尸，怎么说没有这回事呢？看不见我们不会瞎说的。

27. 马良友口述

马良友，男，1923年8月29日生

调查地点：四条巷26号

调查时间：2002年9月24日

调 查 人：许书宏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住在通济门裘家湾24号。我家一共有四口人：

父亲、母亲、祖母和我。我父亲叫马洪财，母亲叫马周氏。那时我家的房子是草房子，只有有钱人家才盖那些大瓦房。

我父亲是卖鱼的，从通济门的行里拿货，然后到科巷去卖，虽然很便宜，总可以拿到一些现钱，因此基本上生活还是可以的，不愁吃、不愁穿。那时大米每担2个大洋，烧饼每个2个铜板，油条每根1个铜板，每斤肉18个铜板。一毛小钱可以兑换24个铜板，一毛大洋可以兑换30个铜板。不过那时的烧饼和油条都很大，现在的和过去的不能比。（摇了摇头）在旧社会，女性一般是不出去找活做的，我的母亲就一直在家做家务，没有去做什么。我有时帮我的父亲卖卖鱼。

日本人进城了。从光华门到中山门，日本人进行杀人比赛，人头放在马背上，当马驮不动的时候，就开始割耳朵。一直到城内。

在日本人进城之前，我家进了难民区。我家没有跑反，因为当时听信了迷信的说法，说什么逃“难”“守不难”，就没有走。那时，日本人经常对南京城进行轰炸，街上到处是死尸。国际委员会宣布：“不能跑出去的，就到难民区。”有一个旗帜，旗帜上是一个圈，里面是一个红十字。这样我们就决定到难民区了。我们从家里出发，沿着中正街（现在的白下路）到中山东路再到豆菜桥，最后到了蚕桑系难民区。一路上有很多的人，在豆菜桥的时候，大家开始分散，有到五台山的，有到女子大学的。我们挑着米，带着被子从家中出发来到难民区的。在难民区内，自己搭个灶台，有几块砖头搭的，大家轮流烧饭。那时大家也没有什么纠纷了，都很团结和友好。我们吃的都是自己带的米。

日本人让我们去金陵大学领安居证，实质上不是这样。等大家到了以后，把那些有家庭的让他们站在一起，没有家庭的站在一起。然后就检查你的手、肩和额头，看看有没有当过兵的痕迹。把一些年轻的没有家庭的都带走杀了。以后大家知道了，很多人都去认亲，这让有很多没有家庭的人都获救了。最可怜的还有，当时，在广州路口，日本人让中国人每八个人排成一排，用铁丝从胳膊上穿过，让你们不能逃跑，一跑的话，必须八个人同时跑，不然是很疼的，你说，怎么可能八个人能够步调一致呢？这些人从广州路口一直排到日本领事馆后面的大塘边，然后叫后面的中国人杀前面的中国人，最后的中国人就被日本人用机枪扫射而

死。日本人在上海路强奸，他们日本人没有什么羞耻感，在什么地方抓到花姑娘就在什么地方强奸。日本人在南京可是什么事情都干过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八个字占全了。

还有一件事，我是亲眼看到的，怎么也忘不了。我家邻居李老太，日本人来的时候没有去难民区，因为她的腿脚不方便，她当警察的女婿就给她留了点吃的。当我回来看看家中的情况，我走在路上，感觉到有什么绊了一下，一看原来是李老太的死尸，很惨。强奸后，被日本人竹竿子从下身插了进去。

在金陵大学领的安居证是一张纸。大约这么大。（马良友用手比划了给我看，大约 32 开左右大小。）上面有“大日本良民”字样，下面是姓名，然后把我们的手指印按在上面，落款有中岛部队的印，时间大约是昭和十二年(1937 年)。

大约是正月从难民区回来，从日本人那领了安居证后，就好一点了。杀人也杀，但是相比较少了很多，到了二三月份，有宪兵了。日本人杀人是不问你什么理由的。在街上，有时看到中国人，就端起枪，给你一枪，你就倒下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回来后，我父亲做了一段时间的华工，是给内山部队做的。那时的报酬是一盒米(大约两三斤)和两毛钱。那时日本人用卡车到这里来接，很多人都在排队等候，迟了，就没有工做了呀。我也去过，在日本人的伙房。日本人用木头点火，怎么也点不着。而我先用草，然后再去点木头，这样就点着了。日本人说，你很聪明，以后你就在这做吧。那时在日本人那做，有句话叫“不打勤，不打懒，只打没有眼”。就是说，只要不被日本人看到你在闲着，就不会挨打了。做华工大约两年，我和我父亲就不做了。我的父亲又开始卖鱼了。我也去卖。我父亲卖好的，剩的给我去卖。后来呢，我就去警士教练学校。我是在外面看广告看的，是汪伪政权的学校。在那里训练了六个月左右，学的是什么上操、法规等，然后就上岗了。在路上值勤，就是现在的交通警。每月的工资六元，是交通银行或者是中央银行的票子。到 1944 年左右，我就不干了。因为拿不到现钱，一个月给你三四斗米。有时做得不好，还要被日本人打。

1951 年，我进了三五二一皮革厂，在里面做勤杂工，拿的工资可以维

持生活。1952 年的时候，我又到江苏光学仪器厂。1969 年的时候，下放到了宿迁，在那里待了十年。下放的日子很苦没有吃的，三天吃六顿，有时还吃不饱。一年的口粮三个月就吃光了。后来回来，听说必须要在南京有住的地方，才给办户口，我就在亲戚家的院子搭了一个草棚住着，好不容易才落了户。

1980 年，我退休了，每月 500 元左右退休金，我老伴以前在尚书巷菜场卖菜，她的退休金也在 500 元左右，但是不够用的。如果就是我和老伴的话，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有六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去世了，还有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但是我的孩子现在都下岗了，我的孙子也没有工作，而且现在医药费也不报销了。我这还有一叠发票呢，拿到单位说现在没有钱。我有气喘、血压高。我现在吃的都是很便宜的药（定喘止咳片），一瓶七八元。还有其他的药，每月大约要花去 20 多元。

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两次。

28. 黄波臣口述

黄波臣，男，1927 年 3 月 29 日生

调查地点：白下区宁中里 2 号 2 单元

调查时间：2002 年 9 月 26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1937 年，我和我母亲住在我亲戚家中，在门西船板巷。因为我本是苏州人，父亲在法院里做勤杂工，后来父亲到重庆去了。在南京的时候，母亲做小买卖，卖鸡蛋等杂货，以此来维持生活。

日本人进城后，就开始杀人。我和我的母亲到难民区去了，上海路难民区，汉口路 1 号。其中有很多的妇女。大家在那里就打地铺睡在地上，吃的是金陵女子大学提供的稀饭。在那里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认亲。当时我 11 岁。日本人把中国人拉出来，互相辨认亲戚。男的必须要有人认才能免于一死，或者是认父亲，或者是认丈夫。没有人认的就被拖至下关或其他地方给机枪扫射死了。

大约在那里住了个把月就回来了，还是回到船板巷。回来后，我的

母亲给人家做保姆，拿的钱基本上可以维持生活，以后一直就没有什么大的变动。1943年的时候，我开始参加工作，在浦口铁路，专门抄车号，比如车子装的是什么货之类的东西了。也没有什么钱拿，主要就是发给米充当工资。

解放后，我被分配到第十区人民政府工作。1950年3月，调到人民银行尧湾分理处，在中华门外，在那里我一直干到退休。

在这我讲一件事，你看现在南京那么多人吃龙虾，还举办什么龙虾节等，其实他们都不知道龙虾是怎么来的。我反对吃龙虾，我家中从来不吃。为什么呢？那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是留下来害我们的，里面有细菌。

29. 何凤琴口述

何凤琴，女，1928年12月11日生

调查地点：白下区宁中里2号2单元

调查时间：2002年9月26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住船板巷皇册库11号。当时我家一共九口人，外公、外婆、祖母、父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我。我父亲何楚华，当时做做小手艺，做皮革的。我的外公是修雨伞的。我母亲就在家做家务，那时妇女都不去做活的，都待在家中。我们就依靠我的父亲和我的外公的手艺来糊口，家中人那么多，都要吃饭的。

日本人在轰炸南京的时候，家中吃饭的方桌上放上被子，然后人就躲在下面。

日本人来之前，当时我9岁。我家就去了新街口双石鼓难民区，原来是条件较好的人走了以后留下的房子，房子内有隔壁，可以躲人的。在那里，难民一听到日本人的皮靴声，妇女赶快就躲到房屋的夹层内，以铜板为号，不能发出一点的响声，不然被日本人知道就惨了。那时妇女一般要用黑灰抹在脸上，身上贴着膏药，以躲过日军的暴行。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我亲眼看到我的外婆被日本人戏弄。他们坐

在我外婆身上，又蹦又跳，寻开心。这些日本人恣意地侮辱我们中国人。我父亲被日本人抓差到安徽，在半路逃回，路经彩霞街一带，看到街上到处是中国人的死尸，还有被日本人杀得半死不活的中国人，那时谁也不敢去救，要是在现在早就打 110 了。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我的邻居的遇害。我邻居回到南京家中看看，在白衣庵附近，他的妻子被日本人拖去强奸，他上去救，但是妻子没有救下来，自己反而被日本人打死了，后来这位邻居的妻子精神失常了，在日本人投降前去世了。那时的事情不能谈。

在难民区的时候，大家就睡在地上，就煮些稀饭喝喝，吃得比较简单。从难民区回来后，我们还回到了原来住的地方。就是这时父亲被日本人抓差的。回来的时候，身上都是脓包。父亲回来后，仍然做原来的生意。有时候想想，没有被日本人抓去杀死已经很幸运了，就不错了。日本人来的时候，小孩都不能要。因为小孩一哭，就会被日本人发现，就惨了。

日本人投降后，我们还是比较同情日本人的。那些日本人在秦淮河挖河泥，这些日本人不是原来屠杀时期的日本人，他们也是被抓差抓来的，非常可怜，而杀人的那些都跑了。这些日本人也没有吃的，有时跟我们要些水喝。日本人投降了，心理上就不怕了，生活不会那么不安定了。在解放前我结婚了，我的丈夫就住在我家隔壁。

1958 年的时候，我才参加工作，在新街口搞手工业，后来又到东方玻璃厂，在那里一直做到退休。不过，现在这两个厂子都没有了。我是 1979 年退休的。我有五个孩子，三女二男。当我把这些说给孙子辈听的时候，他们说："你们是你们的，我们是我们的。现在不一样了。"

30. 孙学兰口述

孙学兰，女，1934 年 12 月 22 日生

调查地点：中山东路 128 号 18 幢

调查时间：2002 年 10 月 13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

我家一直住在大石坝街 10 号。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有二十几口人，都住在一起，房子有三进。我这一户那时总共四口人，我的父亲、母亲、妹妹和我。我父亲孙永寿，做会计。他和其他六个人一起在彩霞街开了一间面食店，叫四合村。卖卖面条、包子之类的东西。我大叔在大石坝街 8 号有两间门面房，卖茶食。不过他们的收入都是上交给我奶奶，在旧社会，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形。家里的财政大权都是由我的奶奶去支配，大家在一起，生活上还是可以的。

1937 年，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一家人跑反到中华门外的乡下。但是，在跑反的过程中，我父亲跑散了，在一起的是我的母亲、五叔和我。我很小，不懂事，肚子饿了，就想吃饭，没有吃的就大声哭。五叔说："下点挂面，堵住她的嘴。"因为害怕小孩的哭声会引来日本人。我妹妹比我小 3 岁，更不懂事，就把她丢在牛棚里，吓吓她，说什么再哭，就让牛吃掉她。牛是吃草的，怎么会吃人。但是，牛可以把人踢死的。

在乡下的时候，某一天，母亲正在烧饭，来了四个日本兵，手持刺刀枪来拉我的母亲，企图侮辱她，母亲用锅灰抹在自己的脸上，顺手拿起火钳反抗。我那时小，哪知道侮辱会给我母亲带来什么呢，以为只是把我的母亲拖走杀死，那样的话，我就没有人给我做吃的了。我由于生存的本能，就死命拖住我母亲的腿。这时，日本兵抢过我母亲的火钳，将我的左眼刺伤，鲜血直流，我疼得倒在地上大哭，母亲也气得在地上打滚。日本兵这才罢手，离开我家又去别的地方抢劫。我无处去治疗我受伤的眼睛，整整 29 天，我没有睁开我的眼睛，后来我的左眼失明了。我眼睛的失明换来我母亲未被日本人侮辱。

那时我四叔孙永林被日本兵抓去，给绞死了。

我 8 岁的时候，在东关头读私塾，一天见一日本军车开来，我便慌忙跑到旁边的一家豆腐店，由于门槛较高，跌了一跤，日本军车正好从身边开过，撞伤了我的右腿，至今还有疤痕，使我的行动不便。

回来后，我仍然回到了原来住的地方，家里的东西被抢劫一空。幸好我家还有一些房子没有被烧毁。在我 19 岁的时候，我嫁给我的老伴，他叫陈根宝，和我一样大。我婚后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们现在过得都很好。

我说这些给他们听，他们不理解的。说什么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我的大儿子还能听一些，知道我所受的罪，知道我的苦楚。

我经常去纪念馆，有时是纪念馆的人让我去，有时是我自己去的。上次纪念馆的人让我去留什么手印和脚印。

中央电视台的人也来过。有一次，还有公证人在场。去年 12 月 5 日我去了日本。一起去的还有其他人，市档案馆的杨局长、其他的幸存者。我在日本很多地方作报告，每一场报告我都泪如雨下。

31. 宋惠芳口述

宋惠芳，女，1931 年 8 月 23 日生

调查地点：白下区宁中里 2 号 2 单元

调查时间：2002 年 10 月 14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在日本人来之前，我家住在张府园，家里总共六口人。父亲宋有贵，在南京邮政局工作，当邮差，母亲是家庭主妇，做做家务。我们一家的生活来源就是靠父亲的工资，基本上还是过得去的。日子是苦点，和现在不能比，蔬菜淡饭。

1937 年，日本人来之前，我家跑反到了江心洲，后来又到安庆。我们一家是跟着邮政局走的。我们出去的日子不长，等南京平静下来后，我们又回来了，那时南京不是成立了什么伪政府嘛。回来后，我家还住在原来的地方，父亲还是去做邮差。我回来后，听大人说了我舅舅的事情。

日本人进城后，没有几天，我外婆、舅母、两个小表妹、表弟及两个姨娘都躲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外公和舅舅在珠江路唱经楼店里开了一个小裱画店，躲了起来。后来日军搜城，发现我舅舅是光头，就认为他是中国兵，硬将他拖上了大卡车，从此再也不见他的踪影。我外公为了救我的舅舅，与日本人争辩，被日本人凶狠地踢倒在地，几天后病逝，我舅母急疯了，小表弟也饿死了。这些都是我后来听大人说的。

32. 王翠英口述

王翠英，女，1931 年 7 月 17 日生

调查地点：针巷4号2单元
调查时间：2002年10月14日
调 查 人：许书宏

我家原来住在致和街，住的地方就是资本家那里堆煤的地方，在上面隔空了，就睡在上面。总共有四口人，我父母亲、弟弟和我，我弟弟小我2岁。父亲非常喜欢我，经常把我带在身边。那时我父亲王奶元在奇芳阁茶馆内挑水，那时没有什么自来水的，从外面挑来。母亲是家庭主妇，在旧社会，妇女是没有什么工作的，因此我一家就靠我父亲给人家挑水挣点钱维持生活。靠挑水的钱维持生活真不容易呀。

一天晚上挑完水回家，在路上遇到了一群日本兵，他们威胁我父亲帮他们找花姑娘，我父亲不肯，日本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前打我父亲，我父亲回家后就开始吐血，每天我都要倒掉一盆。那时我才7岁，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吐血过多会死人。穷人家很可怜，没有什么钱去看病，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父亲由于吐血过多，去世了。我母亲当时28岁，我父亲去世后，她很伤心，经常哭，时间长了，眼睛哭瞎了。要知道，在旧社会，妇女没有工作，要靠男的养活，我父亲去世后，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我母亲为了养活我姐弟，准备找个人嫁了，但是，由于带了两个小孩，没有人愿意接受。那也不能饿死呀，我母亲就带我们去了六合乡下种田。

为了维持生活，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工作了，大约是在14岁我就去了夫子庙的碧云天餐馆做女招待，餐馆是上海人开的。我的工资并不能维持家用，我母亲后来帮人家做做活，帮人家洗洗衣服、拎拎井水，眼睛看不见，找活干很难呀。我没有工作服和穿的鞋子，就向别人借。在餐馆时，那些有钱的人点了很多的菜，如果一些菜没有动过，我就带回家，一家人糊糊就算了。在那里我一直做到1949年解放，因为那个老板走了。

解放后，我还在工人文化宫做过临时工，在金陵被服厂也做过。1956年又开始干老本行，鼓楼鸡鸣酒家、新火车站（现在的南京站）绿化村等等，我1980年退休时是在市饮食公司六华春菜馆工作。

我20岁的时候认识我的丈夫的，他是省京剧院的，在22岁的时候

结婚了。结婚后，我仍然和我的母亲和弟弟一起住，我工资还要来养他们。我没有孩子，我现在和我弟弟的女儿住在一起。

33. 薛玉娟口述

薛玉娟，女，1924 年 1 月 11 日生

调查地点：小杨村 15 幢

调查时间：2002 年 10 月 15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

我家原来住在瑞金路一带，住在草棚子里。家里有父母亲、大姐、姐夫、二姐、哥哥、两个侄子和我总共九口人。父亲薛文凯，我家原来是菜农，在小武马桥种地，种什么黄豆、向日葵和玉米之类的东西，那里附近就是国民党的飞机场。由于劳力比较少，我姐姐是招女婿的，帮助家里种地，我姐夫比我姐大十几岁呢！没有办法的事情呀。

我家种的菜，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弄到大光路的菜市场去卖，一般都是批发给人家。那时没有钟也没有手表，只知道是鸡叫头遍就起来走了。我小时候很苦，十几岁的时候就拿钉耙刨地，帮助干活，夏天太阳很火的时候，在地里摘四季豆，挖野菜去卖，挖好的野菜先把它放在地里，等多了再洒上井水去卖。小时候的命比黄连还苦，现在的人是在天堂。

1937 年，日本人来之前对飞机场进行连番轰炸，那时警报很多，我和家人被迫躲到防空洞里，但是离炸弹的爆炸点太近了，我的耳朵还是被震出了血，我侄子在防空洞里耳朵都被震坏了。

南京不能待了，我们家就开始跑反，先是到沙洲圩，然后和母亲一起到淮安乡下去了。由于家里还有一些粮食，父亲舍不得，就留下来了，看守着家中的几间草屋，没有和我们一起走。一天，来了一小队日本兵，先在家里翻东西，接着烧了草屋，还在我父亲的右腿上连砍了好几刀，在我父亲身上留下了疤痕。然后，他们让我父亲给他们找花姑娘，我父亲如果不答应，就会没命了，只好带着他们走，途经一片葵花地，我父亲就钻进了葵花地逃走了。

日本人屠杀后，南京基本上平静了，我们从淮安回来了，那时我大约

14岁左右。回来后，我就住在大光路，依靠种地过活。我还去捡煤渣，用水淘过，把那些黑的留下来卖给烧饼店，捡松果子卖给染坊，换点钱用用，我经常往灵谷寺跑，那儿我再熟悉不过了。给小孩子讲这个，他们还不相信，我也不和别人说，只有和你们说说而已，没有人会相信。

一天在家中，听到日本兵的皮鞋声响，我母亲也在，我母亲说，赶快躲起来，我准备跑到房间外面躲。此时日本兵已经进来了，看到我就一推，我还是拼命想往外面走，如果不走的话，可能就要也侮辱了。我那时很小，长得个子矮。日本兵就用枪托对我猛地一击，顿时鲜血直流，我的胸前留了深深的伤痕。这伤痕已经几十年了，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情我以前没有和别人说过，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说了我父亲的事情了，我自己的就不用再说了。我跑到外面，拼命跑呀，血一直流着。后来跑到大光路，一个熟人用冷茶替我洗，过了几个月才好。日本人很坏的，到处要花姑娘。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我们已经不敢住在那里了，就到处流浪，跑到水西门外。

那时人一听到日本兵的皮鞋声就吓死了，妇女的脸上都用黑灰抹上了。好的房子，就是那些国民党官员住的房子，大都是二层楼房，也被日本人给强占去了。我们却住在破房子里。

那时没有钱上学，但是我还是读过书的。在抗战时，我送我侄子去私塾的时候，就站在门外听听，那个私塾在皇城。后来，我经过考试，进了国立模范女子中学，那时可是十几个人中才招一个，当时的校长叫万孟婉，校址在石鼓路，就是现在的妇科医院。进了学校后，我学习非常吃力，英语跟不上，上课的时候，老师让我回答问题，虽然我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就不知所措了。主要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看，那时家里穷，一是没有时间去看书，要帮家里干活，不然就没有吃的了，二是没有钱去买照明用的油呀，一次我用家里的食用油点灯，被我的父亲说了一顿，说什么我这么浪费，家里人不用吃了。

于是我就转学了，到了职业中学，希望学一点技艺可以让我好找活干，读到高一的时候，就被保送到了建邺师范。大概一年毕业后参加工作，在茶炉街小学。那时我很小，我上学都是跳级的，我的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后来有好多人去了台湾，现在他们还给我写信呢。我对学生还

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也是穷人家的孩子，知道苦处的。那时工资就是发点米，我记得一次发了三斗米票，还给我弄丢了，还有香烟票，我又不抽烟，要它干什么？当然这些工资也全部上交给家里了。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正好是放暑假，我去了海门。不过，我们听了都很高兴。最难忘的就是想起过去的苦日子。有时候谈到了我就想起了过去的苦。我恨透了日本人了，他们太坏了。

（快要走的时候，老人突然唱起了一首歌：日本人呀不讲理，杀我同胞夺我地；小朋友呀快快来，打倒日本出口气；我做小兵气汹汹，架起锣鼓向前冲；一直跑到东三省，我都不怕日本凶。）

34. 牟秀兰口述

牟秀兰，女，1922 年 10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承恩里 6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10 月 21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住在火瓦巷。那时我家总共有四口人：父母亲、弟弟和我。我家的房子是平房，一家人住在一个大的房间，中间隔开，我住在后面，父母亲和我弟弟住在前面，因为家人很封建，所以才这样安排的。

我父亲牟世珍，是个卖布的，不是开布店，而是把布挂在身上，在南京城内走街穿巷叫卖。我一家主要就是依靠我父亲卖布得来的钱维持生活，一家人全靠他了。他挣的钱基本上够家里用的了，生活上没有什么愁的。我母亲是家庭主妇，就在家做做家务。

日本兵来了以后，我家跑反到了六合乡下，北门外王家大塘，村子里妇女很多。不过那里很偏僻，日本人没有到过那里。我们就住在农民家里，他们也不要我家的房租，我们平时就买点米，烧的柴火都是他家的。人很好。在乡下待了一年左右，紧巴巴地过日子。后来，听人说，南京平静下来了，我家就回到了南京城，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在进城的时候，我穿的是我母亲的褂子，斜扣，不是现在这种对襟的，脸上抹上黑灰。我

们到挹江门的时候，由于我的父亲没有向日本人行礼，莫名其妙被日本人打了一个耳光，也不敢说什么，赶紧走了。但是，南京城虽然已经平静，有时还是会发生强奸、杀人的事件，我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日本人在南京做的坏事很多，烧杀淫掳什么事都干。

我在 1942 年结婚后，就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我爱人家是个小业主，开浴室的。他年轻的时候读书读的是建筑，但是我婆婆很封建，开的浴室由于我的公公去世早，就委托别人去经营了，自己收一些租金，等我的爱人大了以后，婆婆就让他回来经营浴室，他就回来了，要不然现在也是什么建筑工程师了。因为他在家是长子，你们知道封建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结婚后在家就做做家务。过了几年，日本人就投降了。

我没有亲眼看到过日本人杀人，我只听说。我现在住的对面以前是没有房子的，听说那里有个地窖，里面埋了很多被日本人杀死的中国人。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感到很高兴。

35. 邱金华口述

邱金华，男，1918 年 7 月 7 日生

调查地点：堂子街 94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10 月 29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住在汉中路南面金家院，我家那时很多人，我大哥不和我住在一起，我的父母亲和我住在一起。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很大了。那时候比较艰难，没有什么吃的。

日本人来了以后，我家就躲到了难民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面的培德里(音)，在那里都是自己搭的一个遮雨的地方以安身，哪有什么房子给你住呀。我们就用有弹性的蔑子搭成一个包一样的东西，人每次进去的时候都要弯腰。

我曾被日本人拷问过，用刑时，用斧背敲击我的关节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病痛缠身。我母亲在去找我的时候，又被日军用竹棍捅她的胸口，受到非人的对待。这使我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现在身上

的毛病很多。

在难民区的时候，我家隔壁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去，那时日本人说有中国兵，要搜查，让大家去认领，如果没有人认领的就说你是中国兵。他被抓去后，正好他的嫂子来了，就对她说，你不要说是他嫂子，就说是他的妻子。她去认领了，才使他免于一死。而一个篾匠由于手上在做活的时候留下了老茧，又没有人去认领，就把他给带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回来了，大家就问他怎么能够回来的。他说，他被带到汉中门码头口，在河边日本人用机枪扫射，前面的人都倒下了，当到他的时候，他先倒下了，子弹从他的面前飞过。全部杀死后，一个日本军官用脚在尸体踢踢，看有没有还活着的人，踢到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动，后来日本军官就坐车走了。晚上，汉中门开了一道缝，日本人透过这道缝看河边的动静，如果还有人活着，就会动，日本人就会把他们杀死。等到夜里两点多钟，门全部关上了，他才慢慢在尸体中爬行，爬到河里，又小心地划行，一直到对岸。上岸后，把衣服脱下拧干，晾起来。天亮的时候，他从水西门趁着人多的时候挤了进来，又回到了难民区。那里死的人什么人都有，老百姓、警察、军人。

过了几个月，天有些热了，汉奸在难民区宣布，说你们可以回家了，以前是干什么的现在还可以干什么。当兵的还可以当兵，做警察的还可以做警察，那些不知底细的人就站了出来，当兵的站在一边，做警察的站在一边，这些人都被卡车带走了，一个也没有回来，其他的人都回去了。

我从难民区回来后，就到了堂子街盖房子住。住了好长时间呢。后来又盖成瓦房，再后来就是现在住的房子。

我一开始是拖人力车的，大约拖了十几年，后来又拖三轮车，挣的钱不够家里用，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都要靠我一个人挣钱来养活。本来有机会出去工作的，但是父母亲身体不好，我不能离开，不然现在就要好多了。

我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儿有自己的事情，不是经常来看我的，我现在和我的儿子住在一起。他们也不养我，还向我要水电费，我哪有？我一个月才 300 多块钱，我是自己煮着吃，一天煮一顿。

身体也不好，有胆囊炎，胃也不好。我不去看病。

36. 曹承月口述

曹承月，男，1923 年 8 月 15 日生

调查时间：2002 年 11 月 12 日

调查地点：止马营 2 号

调 查 人：许书宏、王艳飞

我家以前住在龙潭，家里总共有四口人，我母亲、姐姐、弟弟和我，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日本人来之前，我和我母亲就来到了南京，住在莫愁路附近的普照寺。在那里，我服侍当住持的两个叔叔，平时就是扫地，叠叠被子，活也不重。我母亲也在那里，因为那里还有尼姑。

后来，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我们感觉到不安全，就和我母亲又回到了龙潭，等到稍稍安稳了一点，为了生计，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南京，还在普照寺干活。

这次没有上次幸运了，日本人进城后，我们害怕，还想再回去，但是交通都被割断了，我们回不去了，想到难民区，上海路难民区都住满了，我和我母亲只好还在普照寺待着，那里住了几百号人。日本人进城后，大家把门关得死死的。来了几个日本兵踢门，大家很害怕，都不敢去开门。最后，一位老太说："不开门是不行。我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把门开了。进来的日本兵好像是朝鲜人，大胡子，看上去很吓人。而住在寺内的人都坐在佛像前祷告，在求佛。这两个日本兵四周看了看，就走了，对大家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然而，隔了两个小时左右，又来了两个日本兵，把大家都赶到院子内，让大家排好队，进行搜身，难民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西全部搜走了。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主持走了出来，正好被日本兵看到，把他身上的钱也搜走了，大约有 300 多元。

晚上，来了两个日本兵，他们四处转悠，到了后面，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的姑娘被日本兵看到了，就把她拖到一个房间里，一个日本兵在门口看着，另一个把姑娘强奸了，然后看门的日本兵又强奸了这个姑娘。这个姑娘很害怕，想到难民区去，但是一个人在白天又不敢走。寺内的和

尚帮助了她，把她的头发给剃了，穿上袈裟。

后来，日本人来的时候，妇女都躲到了阁楼上，那里不怎么看得出来，可以藏二三十人。后来这些人就想办法去了难民区。

过了两天，我们到金陵女子大学去领安居证，在上海路口，日本人在站岗，离我十几米的地方，那个日本兵看着我，我也看着他，那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这么去做了。大约还有三四米的样子，日本兵招手让我过去，我非常害怕。母亲和我想绕道，可鬼子却跑过来把我们拦了下来。日本兵把我带到金银巷的一个小房子里，那里还有几个日本兵，过了好长时间，我拼命喊了一声："我想回去！"其实我的心里还是很怕的，万一日本人一不高兴就可能会把我杀了。后来发现他们让我提两只母鸡去，就让我走了。

那时大街小巷都是尸体，街两边隔几十米就有个防空洞，里面都是尸体。第二年春天的时候，由于天开始热了，尸体都发出难闻的气味，当时的红十字会把这些尸体都扒出来去埋了。日本人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暴行使人们都不敢出门，看到日本人就害怕。

过去的那段历史，年轻的一代不能忘记。

37. 徐琦口述

徐琦，男，1921 年生

调查地点：北京东路 71 号 11 楼

调查时间：1999 年 9 月 17 日、2002 年 11 月 13 日

调 查 人：许书宏、张连红

抗战之前，我家住在鼓楼大方巷五条巷 4 号。家里总共有六口人：父母亲、三个弟弟和我，我在家排行老大。

我父亲是做小生意的，在唱经楼开了一个小店，主要经营手工艺品。我一家的生活开支都依靠我父亲开店挣点钱，但是不管怎么说，吃的、穿的都不用担心，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了。我母亲是家庭妇女，就在家操持家务，那时，妇女一般都不出去做活的。

1937 年，日本人就对南京开始进行轰炸，有的人被炸飞贴在墙上。

日本人在1937年12月13日进城后，我透过我家房子的窗户，看到日本人横行霸道地进来了，沿着云南路，从南向北拖走了两批人。12月16日，我弟弟徐静森，还有石岩、胡瑞卿等人被抓去，后来带到下关的江边上，被机枪扫射后杀害。那时街上到处是死尸，云南路上的死尸在下雪的时候都被雪盖起来了，这些尸体都没有人去掩埋，到了第二年才有红十字会去处理。那种悲惨的情况，到现在也记忆犹新。我家的小店也不开了。就靠以前的积蓄，买点米呀，还有其他什么生活用品。几个月后，南京平静下来了，这些还是可以买到的，在山西路有市场。那时在南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父亲又干起了老本行，养活家人。

日本占领南京期间，我曾在汪伪南京市警察局里担任过文书，在鼓楼黄泥岗附近的鼓楼饭店曾是日本军人开设的慰安所，这个慰安所的妇女主要以日本人为主，这是一个大约两层楼的房子。这个慰安所的详细情况，我们这些中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不敢进去，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日本军人开的慰安所。

我在学校是学测量，搞地图。就这样一直到解放。我父亲在1948年的时候就去世了。解放后，在南京市测量局，绘制地图，一直到退休。我是1987年退休的，后1988年又被复聘了一年。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只是在工作的时候和我单位的同事去过一次。现在那里还要收门票，我觉得这很不合理。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怎么能收票呢？那里陈列的是老百姓对日本人的仇恨，看了都会很伤心的。南京大屠杀是我们的奇耻大辱，而现在反而不如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日本人在每年的8月15日去参拜靖国神社，而我们去纪念馆还要收费？你说这合理吗？你说如果我说我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他们就会免票，可那本来就是很悲惨的事情，很难过的事情，再把我自己的身份讲出来，我不愿意。而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对这个都不是很重视的。

在特定的时候比如有什么纪念日，我会将所见到的事情给孩子们说说。平时在家，我看看报纸，报纸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我都会仔细看。另外就是看看电视。

38. 彭善荣口述

彭善荣，男，1920 年 8 月 20 日生

调查地点：淮海路 49 号

调查时间：1999 年 10 月 26 日、2002 年 11 月 15 日

调 查 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在南京曾经住过很多地方，如中华门、洪武路及糖坊桥一带。那时家里人很多，哥哥、嫂子、姐姐、妹妹和弟弟，总共有十几个人呢，住的条件很差，都是自己搭的茅草房。我父亲是竹工，自己搭房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南京，我父亲还做漆工，东奔西走找活干，家里十几口人都要靠他一人在外面挣钱养活。我母亲在家就做做家务、带带孩子。我 14 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那时他才 54 岁，母亲改嫁了。家里就全靠我哥哥了。我哥哥叫彭善芝。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受的罪可大了。日本人来了之后，我们就去了难民区，在新街口的新业里难民区（延安大剧场），那个房子是资本家的房子，他们都跑反走了，我们就住进去了。日本人来了之后，烧杀淫掠，什么坏事都干。强奸最多。一次我去水西门的菜园拔菜，在水西门看到一个姑娘被日本兵强奸。有的姑娘躲在棺材里，日本兵都能找到。

一天一大早，大约六点左右，我还没有起来，日本兵来敲门，用刺刀对着我说："中国兵？"我连忙说："不是。"然后日本兵看看我的手上有没有老茧、看看我的腿上的汗毛有没有倒，如果倒的话，就说明用绑腿绑过，那就是中国兵。见我都没有问题，但是日本兵还是不问青红皂白用刺刀在我的腿上刺了一刀。还有一次更险，我被日本人抓差了。日本人让我挑着他们抢来的东西去汤山，到了汤山，又累又饿。日本兵让我做饭，但是我不会做饭，煮出来的饭夹生，日本兵用枪托砸了我一下，至今我的腰碰到阴雨天还疼。后来我找了一个机会逃了出来，跑了三天三夜才到南京城内，白天不敢跑，找个稻草堆躲起来，晚上才敢继续跑。我们这一代人最苦了，一天没有享过福。

平定下来后，我在日本人开的电气行干活。我 19 岁的时候去上海学过电工，别人要三四年才能学完，我只花了两年，师傅说我很聪明，其

实哪是聪明，是我用心去做了。在日本人的电气行一天拿个一块两毛钱，一半是中国票子，是中国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和四民银行的，一半是日本票子，上面有日本天皇的头像，有昭和多少年的。拿的钱基本可以养家了。

解放后，我在南京市安装公司工作，后来改为江苏省安装公司，再后来我又去了大地建设集团。它那里需要电工，我是被交换过去的。因为那时做电工的很少，不像现在很多了。我在那里一直到退休。我一个人住，孩子们一个礼拜来一两次。每次来都给我带些东西。我的房子以前的，很老了，他们就帮我修了一下，不然没有现在这么干净的。

我有气喘，心脏不好，是日本人来的时候给吓的，日本兵杀气腾腾，我们三魂掉了两魂了。中国人几百号人还怕一个日本兵，为什么？因为他有枪有武器。平时一个人睡觉在夜里会醒来。醒来的时候就会想起过去，想到日本人来的时候，想到我们遭受的罪。不过，现在好了，可以安身了。哪像日本人投降的时候，蒋老头下令不让我们对日本人怎么样，如果伤害日本人的话，就要把你给抓起来。我经常去纪念馆，他们有什么事，就会喊我，2000 年 10 月份，我还去过日本作过报告。

（二）栖霞调查

1. 戴国富口述

戴国富，男，89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樊甸二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徐仁雨、纪闻、施月琴

我叫戴国富，今年 89 岁。日本人坏得很，不讲理，我们那时卖柴，从玄武门过，日本人看到人不让走，要盘问你一番，要是觉得你不好，就不放你走了。新和村吴家场有个叫吴霞洲的，日本人问他要鱼，他说他们

那边没鱼，樊甸有鱼，日本人就把他带过来，让他到塘里摸鱼。那个塘就是我家门前的底下塘，当时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也是其中之一，冬天塘里结冰很冷，这么大个塘人怎么可能摸到鱼，日本人说他骗人，不让他上来，他一上来就用枪把他掀下去，后来一个人就活生生冻死了。他们村里的人来，用棺材把他装了埋了。

日本人在村里找花姑娘，小姑娘吓得直跑，长头发剪掉了，用黑泥涂在脸上。

2. 戴国生口述

戴国生，男，80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樊甸 1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徐仁雨、纪闻、施月琴

我叫戴国生，今年 80 岁，家一直住在柳塘村伏家巷。1937 年冬天日军从上海顺着铁路过来，中央军退到了长江边上，当时没有船过江，中央军就用木板、木柜子甚至将门卸下来用来漂着过江。日军发现就用飞机低空扫射过江的人，或者用机枪架在江面上对着江里面的人扫射，死了大约有好几万人。在许家巷，中央军扔掉的枪炮堆得有房子那么高。日军还迫使投降的中央军用绳子自己绑住自己，然后将他们押到上元门，到了之后排成队用机枪进行集体扫射，死了大约两三万人。据我所知当时活下来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趁着天黑，在日本人开枪之前就顺势倒下，将尸体盖在身上；另一个人也是趁着天黑滚到坑里。日军在扫射完后还用刺刀往尸体上戳，检查是否死掉。幸存下来的两个人先后到三台洞渡十村的一个叫王老头的家去要些吃的、喝的，后来他们碰到了一起，向王老头提出要过江，王老头就将打鱼用的一条破船借给他们。两人过江到了七里洲，据说后来投靠了新四军，两名幸存者在解放后曾回来感谢过王老头。

我还记得当年在大窝子，日军也曾集体屠杀过中央军，尸体堆成了山。在许家巷也被打死过七八个人。

我当年为了逃去江北，趁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大概中午的时候到江边上，那个时候江边上已经站满了没有船等待过江的人。一个中央军叫我和他一起过江，但他只有一个马桶，我就没同意。后来那个中央军就一个人用马桶过江了。到了江中心时，一个浪将马桶打翻人也被淹死了。我没有办法过江，白天怕被日本人发现，就躲在草堆里等到第二天晚上摸黑回家，那时路边全是尸体，经常一不小心被绊倒，用手摸摸是什么，会发现全是死人。但为了活命只能忍着害怕继续往前走。

我曾经两次从日本人手上逃生。一次是村上来了两个日本兵，当时我和其他人坐在家门口，那两个日本兵让我起来，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就没有站起来，其中一个日本兵就掏出子弹装进枪膛子里，坐在旁边的七八个人告诉我如果我再不起来他们就会用枪打死我的，我害怕得站了起来，一个日本兵准备对我开枪但被另一个日本兵拦住了。但日本兵的怒气还是无法发泄，刚好有一只母狗带着九条小狗经过，他就向那群狗开枪，母狗吓得掉进草堆，他就将草堆点燃，用刺刀刺向小狗，将小狗戳在空中旋转，向村民们示威，然后扔进烧着的火堆，就这样，九条狗被杀死我才免于一死。过了几天那个日本兵又回来了，村民们急忙赶来告诉我，我吓得直往山上跑，日本兵看到我就对我开枪，我吓得一摔滚到山底晕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衣服被打破了，我却没有受伤，活了下来。于是我逃到另一个山头，到天黑才敢回家。

日本人还在村里烧房子，一次村里来了四五个日本兵，他们用草包引燃，将全村的房子都烧掉，只剩下几间瓦房。村民冻得要命，只能靠着破墙搭个棚子睡觉。

3. 戴志诚口述

戴志诚，男，79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渡二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谢刚、徐丽蓉、徐康、施月琴、纪闻

我亲眼目睹日军在道窝子、永宁卉一带用机枪杀人，人死后推到江

里面，江里面充满尸体，划桨时桨不时碰到漂在上面的尸体。大窝子，日军经常到那里杀人，尸体堆得像房子一样高，然后日军浇上汽油焚烧，大火冲天。

同村的黄家富在家睡觉，日本兵将他当作中央军拉到村头枪杀。日军进村后到处找花姑娘，找不到就烧房子，后来发现藏在草堆里的蒋万山老婆将其强奸，他和另一小孩曾去拿中央军丢掉的武器。日军发现后追赶，幸有一好心人将他们藏起来才逃过这一劫。

4. 董孝根口述

董孝根，男，78 岁

调查地点：胜利一村 14 幢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施月琴、纪闻、徐仁雨

我家原来住在江宁的下部高家村，后来在电瓷厂做工才搬到胜利一村来，日本人进南京用飞机轰炸，当时不知道，只看到头顶上飞机在兜圈子，还不时听到“哗啦啦”投放炸弹的声音，才知道打仗了。农村人攒点家产不容易，所以当时村里人就待在江宁没跑。

日本人很凶，经常拿着棍子把村里人从家中赶出来集中在一片空地上，开始只是向我们要东西，要鸡要鸭的，后来干脆自个到家里去翻了，日本人来糟蹋没办法，人出去了只有随他翻，你要反抗他们就会打你，不过村上被打死的人不怎么多，我知道的只有一个。

那时日本人在村上找花姑娘，有些妇女、姑娘被强奸了，女的只好在地洞里躲着。有一次，村上一个女的不小心被日本人看到了，被日本人拖去要强奸，女的不答应，趁日本人一不留神就跑了，日本人在后面追，眼看前面就是塘没有路，女的就往塘里跳，刚跳下去，日本人一枪把她打死在塘里。

村里人都怕日本人，看到日本人就想躲，因为日本人一生气一不高兴就会打人。记得村上有个叫董世的娶了个小老婆，养了儿子，日本人来了小老婆逃走了，董世把家里头灌稻子的仓（旧时农民使用的一种农

具)倒过来扣着,父子俩人钻在仓下,才没被日本人发现。

我还亲眼看到在村旁的一块田里头,一个村里人跪在田里头,帽子反戴着,日本人用刺刀从他大腿上横刺过去,还好没刺在骨头上。

日本鬼子开始没有烧房子,后来新四军在我们房子上架着枪打鬼子,鬼子就烧我们房子。

那时有过打摆子,我得过一次,冷得直抖,发了两次烧就好了。

老百姓都恨日本人。后来日本鬼子投降了,老百姓终于可以发泄愤怒,看到日本人就打,就揍。后来讲好条件就没打。日本鬼子把枪交了就大部队撤走了。中国人恨死日本人了,路上不肯给他们吃的、喝的,有些好心人背后还是会塞东西给日本鬼子的,中国人太善良了。从我们那到汤山一带,路上都是日本人甩掉的军用毛毯、水壶之类的,他们背不动了,都扔在了路上,也有好多日本人用这些东西去换吃的。日本人败了,我们好开心。

5. 葛振荣口述

葛振荣,男,72 岁

调查地点:晓庄村 4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2 日

调 查 人:谢刚

我的父亲葛万友、大伯葛万人、叔叔葛万云伙同另外三兄弟到原国民党军营附近收集废钢铁准备卖到江北,途中不巧被一日本兵看到,日本兵骑马追赶,然后开枪将我父亲和叔伯打死,我亲人的尸体后由邻居帮忙才得以安葬。此后我就与母亲相依为命。

我还亲眼看到我的邻居吴金宝的哥哥因为头上有帽痕而被日本人当作中央军杀死在吉祥寺前。我还目睹了日军将大批中央军绑到太平山用枪屠杀。当时山上到处都是尸体,只能踩着尸体行走。

鬼子来后的第二年春天,打摆子病明显增加。

6. 郭振琴口述

郭振琴,女,73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徐康、徐丽蓉、谢刚

当年日本进攻南京时，我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年幼的妹妹逃难去了江北。到了江北没有亲戚，没有吃又没有住。父亲就先从江北跑回来看看是否已经稳定，结果被日本兵抓走了。母亲没办法背着小妹妹搀着我一路走回了原来居住的村子。一路上全是尸体，渡江时，江上漂着国民党中央军的尸体，到了南岸江边也全是尸体。我们三人虽然害怕，但也只得硬着头皮走。到了村里得知父亲被抓，房子又被日本兵烧了，我们三人哭了不知该怎么办。多亏邻居好心大妈收留。

后来父亲跑了回来，由于没有房子住。父亲、二伯和同村另外三个人决定去日本兵营找些白铁盖房子。回到村中正好遇到一骑马的日本巡逻兵。该日本兵开枪射击，五人中有一人跳入塘中，日本兵没有发现，另外四人包括我父亲、二伯全死于日本兵枪下。仅仅因为该日本兵寻找不到花姑娘，恼羞成怒。我们村子里那时也得痢疾，打摆子现象严重，据说是日本人带来的。日本人给我的伤害我永远不会忘记，每想到父亲、二伯惨死于日军枪下，就忍不住失声痛哭。

7. 吴倪氏口述

吴倪氏，女，88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 查 人：施月琴、纪闻、徐仁雨

日本人在村里到处烧房子，村里房子都烧光了，还好全村人都跑到江北去了，我们回来后看到村边石头路上经常有汽车开过，车上装满了一车子的日本人，上坊庄有个姓吴的，被日本人喊去到塘里捉鱼，冬天塘里都结冰了，哪来的鱼捞啊！日本人见他拉不上鱼来，就不让他上来，他一钻出冰面，日本人就用枪捣他下去，把他活活冻死、闷死了。日本人坏

啊！日本人东西不抢，单抢女人。害人呀！漂亮女人不敢出来，一看到日本人就绕着走，还用灶灰敷在脸上，涂得黑黑的。日本人还拉人去做苦工，有的去了就回不来了。村子东边山区有个日本人的炮台，用炮轰炸村子，听说日本人用飞机轰炸长江里的船不让中国人过江。还记得日本人带来了龙虾放毒，好多人都生病了。

8. 何兆宝口述

何兆宝，男，52 岁

调查地点：太平村胜利二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徐丽蓉

我叫何兆宝，今年 52 岁，日本人入侵时，我家住在胜利村。当年父亲何金福被抓去紫金山挖战壕，紫金山那边有 13 道铁丝网拦住，我父亲从里面好不容易逃了出来，那个时候日本人已将江封了起来，我父亲就过不了江。日本军当年住观音门，离胜利村比较近，在现胜利二村 15 幢，日本兵曾进行过集体屠杀，我父亲也被抓过去，我父亲亲眼看到在他之前有 29 个中央军被日本兵用机枪架在坟堆上扫射致死。父亲被分在第二批，日本人子弹打光了，父亲才有幸活下来。

我大伯何金表被日本人拉出去作苦力，大伯拉肚子，屎从裤管里流了出来，又不小心将子弹撒在地上，日本人让大伯舔屎，并用刺刀将他刺死。

日本人来村上几天后，到我们村上找手指第二个关节有老茧的人，和肩膀上有老茧的人。村上有个叫李永华的害怕就想跑，没跑掉，被日本人从燕子矶带到江东门用机枪射死。胜利三村卢朱氏的第一任丈夫晚上出来解手时点了煤油灯，一点灯就被一个日本人打死。还有邻村一个叫王李氏回娘家听到井里有人喊救命，王李氏准备过去，被日本兵发现，日本兵对空中开了两枪，准备过去强奸她，但正绑着几千号国民党兵去屠杀，就走了。

以上这些都是我父亲当年亲口告诉我的。

9. 金福鑫口述

金福鑫，男，81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柳塘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 查 人：徐康、徐丽蓉、谢刚、施月琴、纪闻

1937 年日本攻打南京时我 14 岁，当时住在柳塘诚实村。日本兵来了以后，烧杀抢奸无恶不作。经常有三四个日本兵进村抢东西，他们不管什么好坏，只要是能吃能用的他们都抢，稍有反抗就开枪把你打死。日本兵到我家把我养的小鹅抢走了，我跟在他们后面哭着闹着要他们还，日本兵就用枪托打我，赶我走。当时许家巷驻有国民党中央军，日本人抓住他们以后把他们分别关在三间房子里面，大概关了 200 多人。日本人惨无人道，他们竟然把这三间房子浇上汽油放火烧，里面的中央军全部烧死，场面惨不忍睹。日本人还进村乱抓年轻人，不管你是农民还是中央军，只要发现农民头上有帽痕的，他就认定你是中央军，有的甚至被当场枪杀。日本那时还进行空袭，国民党一拉警报我们就躲进地洞里。当时有汉奸放烟火引导日本飞机进行轰炸，主要轰炸八部堂。

日本侵略者对我们中国犯下的罪行，我永远不能忘记！

10. 李冯氏口述

李冯氏，女，85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柳塘村小岗下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徐康、徐丽蓉、秦开伟

1937 年我家住在柳塘村小岗下。日本人入侵后，将许多中央军抓到小岗下的一池塘边，用机枪进行集体扫射，尸体没有人处理，百姓由于害怕日本军都不敢去处理。

日本人到村里找花姑娘，亲眼看到当地一妇女被日本军抓去，并被侮辱。当场有许多村民看到都不敢出手相救。村子里有一名姓郭的被

日本人打死。村中还有一名男子叫陈支江，在跑反时，被日本军打死在船上。村里还有一名叫“黑儿墨”(小名)的女子躲在地洞里，被日军发现后，拖到现小岗下一铁路旁打死。

我当年还听别人说仙鹤门一位姓袁的，被日本军抓去做壮丁，在逃跑到江中心时，被一日本军用枪将肚皮打破，肠子都挂了出来，但他捂着肚子，有幸逃了出来。

日本人到村子里还将村里的房子都烧掉，使用细菌战，带来了大面积的打摆子病。

11. 李荣余口述

李荣余，男，82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樊甸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施月琴、纪闻、徐仁雨

我叫李荣余，1923 年生，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子，家里人都特别疼我。我爸死得早，母亲成了寡妇。1935 年我 13 岁，被人家收去当徒弟，学织龙袍，15 岁时跑日本反回来后和家里人一起躲到了江北。我看到燕子矶三台洞到下关一路死了好多国民党兵。

后来实行安民了，村里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日本人凶得很，连狗见了都发抖，老百姓躲到家里不敢出来，特别是妇人。有钱人不敢待在家里，都跑了。那时的日子苦啊：地方上有人偷日本人的枪，汪精卫的部队到乡下逼老百姓弄柴弄草，晚上人们也不敢在地方上睡，有黑头土匪，是地方上开煤矿采石头的人。安民后，我又做活做了几年。记得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李荣余说是周总理的表妹)搞了个难民区安民，南京人就多亏了她。有时日本人也翻墙进去。

日本人离开村子时烧了半个村子，之前没烧过，走的时候才烧。他们骑着马直接闯进屋子点火，我们家是瓦房，所以好多人到我们家避难。家里有个盛糠的大缸，日本人在那点了火，家里就烧起来了，一直烧到柱子上，从外头跑回来的人看到屋子着火了赶忙用脸盆打水、扑火，终于把

火浇灭了。

日本人不讲理，进城出城中央门不给走，只能走玄武门，还要有良民证，没有就打人，对小孩还好点，大人是不敢进城的。日本人安民之后还是坏，像进城卖草、卖柴的人手上拿着良民证，手下还得揣着两毛钱，日本人得了两毛钱才放行，表面上是查良民证，实际上是要钱。日本人用飞机轰炸乌龙山炮台，在飞机上直扫江面，中国人有汉奸给日本人放信号弹，引导日本人轰炸。有一次汉奸有意丢错信号，丢在了尧化门后头的银公山，在那边还炸死了几个人。日军曾用箱子装着钞票投下来给那些汉奸。

日本人把中国的煤弄到海里，回去后又从海里把煤捞上来，烧我们中国人的煤。日本人还抓百来人做苦工，而回来的不到 30 个，其余的都累死了。日本人来后我本人得好几年打摆子病，冷起来两床被盖在身上还是冷，热起来热得要命，人是一直在抖，特别痛苦。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看，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我心里头好恨日本人，后来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讲仁义道德，没有杀他们，把他们放走了，中国人太善良了。

12. 陆心田口述

陆心田，男，81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吉祥村陆家洼 3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5 日

调 查 人：徐康、徐丽蓉、纪闻、施月琴、徐仁雨

现在的师范门前，原为池塘，日军在此用机枪扫射死数千人。新联机械厂内杀死数千人，跟着用木棍拨弄尸体，看是否全部死亡。金春林父亲被日本兵拖到田岗上用枪打死。一个过路人被日本兵打死在路旁的小池塘中，后被人掩埋。盖房子的时候，当地居民挖出好多白骨。有一户人家在山洞里躲避日军，后被发现，日军不敢进去，就用枪乱射，将其全家杀完。

13. 王惠仁口述

王惠仁，男，78 岁

调查地点：太平村胜利一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9 月 13 日
调 查 人：徐康、谢刚、徐丽蓉

我是王惠仁，今年 78 岁。1937 年，日本人入侵时，我虚岁 11 岁，当年家住在句容县。我记得日本人来之前，是先用飞机扔炸弹的，那时句容有个飞机场，是蒋介石过 50 岁生日时，老百姓捐钱买的，有好多飞机。第二天中午不到十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轰”的一声，飞机场被日本人扔了一颗炸弹，我当时吓得躲到桌子底下。大概到冬至的时候，日本人从杭州方向大概是从无锡到南京，南京人有好多都往句容跑，句容人就往农村跑。日本人到句容城里，句容县政府的人都跑掉了，整个城市是个无政府状态，土匪流氓横行霸道。很多人都往三岔、葛村那边跑。

由于小时候没有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姐姐逃到了茅山靠近茅西的地方，准备到舅舅和外婆住的葛村那边去，经过京杭国道时，由于姐姐 18 岁，感到特别危险，四五里长的路上，只有一两个人。从茅山到去葛村的路上，就听到南京城里炮响得特别厉害，具体时间应该在 12 月 20 号左右。南京城里炮响了三天，国民党就败退了。

日本兵到句容城里，城里人逃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些年纪大的，留下来看家，和尚，还有一些要饭的也有。一般路上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些人在街上捡国民党败兵抢了不要的、扔在路边的东西。日本人进城后，看到这些人就杀掉，不是集体屠杀，东一个、西一个地杀掉，杀了大概 300 多个人，用的是三八式步枪。这些人里面知道一个叫松修的和尚，是句容崇明寺的当家和尚，还有一个是开药店姓赵的女婿，他们是被日本人抓到街上杀死的。日本兵走到京杭国道上，看到三里外有农民在田里干活的，就开枪打。日本宪兵队利用汪伪的一部分汉奸，到处抓人，有一些是地下工作者，包括乡下的新四军和国民党，被抓进去的人出来的很少，大部分被弄死，家里人连尸体也找不到。我家有个亲戚在日本军营里面做事，他告诉我们说日本军营后面有个训练场，日本人在那边练习劈刀，新兵来的时候，经常抓人去当活靶子，人被劈成两半。

日本兵刚来时，有意识放火烧了好多房子。他们用一种烧杀的方式

来吓唬老百姓。从句容东门到四牌楼，房子被烧得差不多。后来正规军驻了下来，那时句容冬天特别冷，到了你家，就把你家里的桌子、凳子拆了烧火，有时候也会把房子烧掉。

我和母亲、哥哥、姐姐住在了葛村的埝北，葛村经常有两三个日本兵到乡下找花姑娘。从铁道到葛村大概四五里，有三个日本兵一到葛村，就追着一个女的，那个女的跑到一个大院里，把门关上，日本兵就用枪托撞门，枪就被撞坏了，刚好被几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看到，就把那三个日本兵杀掉了。第二天来了许多日本兵，葛村人听到就逃到埝北。由于当年我住在那儿，那些人告诉我们，日本人那次烧了几十间房子，杀了30多个人，不管老少，作为一种报复。

日本人到乡下向农民家要猪、牛等东西，还抓老百姓为他们抬东西，送三四里路，送到城里，那些替日本人送东西的人回来告诉我们，看到一路上都是尸体。

我13岁从乡下回到句容城里，那个时候进城要用良民证，它是给中国警察看的。看到日本人要鞠躬。如果忘了鞠躬，就会被喊回来抽几个耳光，踢几脚。

日军来了后，句容猛然爆发了瘟疫，在1938年春夏季特别厉害，我印象特别深刻，由于我隔壁老头开了间中药铺，生意特别好。我哥哥、姐姐回来比较早，他们告诉我许多回句容早的人都死掉了，我在初级小学上学时，好几个同学全家都死掉了。日本人也害怕，就自己先打完防疫针，还强制农民打。当时农民中流行打了日本人的针就不会生育了，就不肯打，日本人就会抓住你，扇耳光，说是防“霍乱”和“伤寒”的，非打不可，打完了发给你一个条子。

我14岁到南京，那里的人告诉我，从燕子矶到巴斗山、草鞋峡，还有到龙潭到下关的江边，尸体都浮起来。划桨过江时，桨碰到尸体。从燕子矶顺江往西去，有一座山叫草鞋山，山上曾经死了八万多人，是被日本人用机枪屠杀的，里面有中央军，有当地普通老百姓，也有从镇江、常州来的人。

14. 王家福口述

王家福，男，77岁

调查地点：燕华花园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徐丽蓉

1937 年我家住在杨梅塘，我没有父亲，和奶奶、母亲住在一起，没有去江北，腊月十一村里先是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身上都背着三八式枪，枪里面有子弹，到村里来探路。到了晚上来了一大队日本兵，有 200 多人，村里的人为了防止日本人住，将床铺、农具都扔到塘里。我家是大草房，因为扔掉了床，晚上就用稻草裹着睡觉。日本人到我们村上几天后，就叫上村里一个年纪大的老头给他们带路，到下关草塘门去，日本兵要在那里集体屠杀中央军。到了那，日本兵没有杀带路的老头。在屠杀时，让他站在一个日本兵后面，抓住他衣服，用机枪扫射前面的中央军，屠杀了 100 多人，老头由于眼睛不好，摸了三天路终于回到家，告诉我们这一切。

日本军那时住在北家兵，老百姓白天经常躲在地洞里，一天村里来了三四个日本兵，找花姑娘，顺便在农民家里抢鸡和其他好东西。村里的其他人都躲了起来，特别是女人还要用灰涂在脸上，30 多岁的人看起来像 60 多岁，这样就不会被侮辱。但村里有个疯子叫王四姑娘，她没躲起来，背上还有个 1 岁的女娃子，她被那三四个日本兵抓去强奸了。

那时村里有个佛堂，日本兵来后，老头、老太，还有小孩子都住在庙里，我当时也住在庙里。一天一个日本兵进来问一个女的，指着手指，问她有没有戒指，旁边一个男的跑进来告诉那个日本兵说没有，那个日本兵就特别生气，把男的推到墙边，对着肚子打了一枪，肠子都挂出来，当天晚上三点多就死了。

几天后，村里又来了三个日本兵找花姑娘，我吓得跑，一个日本兵抓住我，让我帮他牵马，到地方后问我有没有爸爸，并在手上画了个圈，我说没有父亲，他们就给了我两毛钱(国民党用的钱)。

日本人第一次来烧了八间草房、三间瓦房，后来，再来的时候又烧了五间草房，村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房子被烧掉不敢去救火，因为会被打死。

15. 王伟平口述

王伟平，女，68 岁

调查地点：太平村胜利一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9 月 13 日

调 查 人：徐康、徐丽蓉、谢刚

1937 年，日本军人侵时，我家就住在笆斗山，我舅舅就是在笆斗山被日本兵杀害的。

我舅舅叫胡义厚，是 1936 年和母亲一起跟着我父亲到南京的，舅舅当年还很年轻，没有成家。一次几个日本兵到我们村里找花姑娘，舅舅、表哥，还有隔壁几个邻居（有女的），就躲在大草堆里面。日本人就没有找到他们，他们听到日本兵吹集合哨就跑了。我舅舅跑得慢，被一个日本兵发现，日本兵就跟在后面追我舅舅。从我们家前门追到后面，舅舅被日本兵的刺刀连刺三刀，被刺死。

16. 王秀英口述

王秀英，女，74 岁

调查地点：太平村胜利一村 20 幢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施月琴、徐仁雨、纪闻

我家原来住在下关，后来日本鬼子来了，我一家人跑反到江北乡下。我那时才 8 岁，后来听奶奶讲，我姐姐在跑反的途中差一点被日本鬼子强奸了，我记得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日本兵，他看到我姐姐就想去拉她，我姐姐那时才 14 岁，我妈妈跪下来求那个日本兵，他不理，这时日本大部队过来了，他就只好放开我姐姐跟着他们的部队走了。后来我妈妈就用锅灰涂在姐姐脸上，用稻草揉姐姐的头发，搞得像个要饭的。

跑反回来后，家里开了一个理发店，有一天，一个日本人押着一个 60 多岁的老头进来，要求把老头的胡子和头发各剃一半，还留一半。我爸爸照他说的把他剃好，日本人就带那老头去游街，让群众来看只剩一半

胡子头发的老人，他觉得好玩。

17. 吴必海口述

吴必海，男，80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下庄 3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徐仁雨、纪闻、施月琴

我叫吴必海，今年 80 岁，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都逃到江北去了。日本人在二桥过去一点的一个山洼子抓了一批中央军，让他们缴枪投降，然后用机枪扫射，把他们都屠杀掉了。村里一个叫吴霞洲的被日本人逼着冬天在塘里摸鱼，他摸不到鱼，日本人就不让他上来，活活把他给冻死了。伏家场还有个叫伏金山的，日本人叫他回去，他走到村口的时候，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了。有 18 个乌龙山炮台的中央军撤退到这里，就驻扎在公路边，被日本人全部打死了。日本人一路上烧房子，杀人放火，说明他们到过这个地方，部队驻扎下来以后开始抢东西。后来日本人在这里替老百姓打预防针，怕打摆子病传染给他们，没打的就不许进城。

18. 吴国治口述

吴国治，男，87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 查 人：施月琴、徐康

我是国民党中央军教导总队的，我负责团部军械库，团部驻在午朝门门洞里，当时教导总队负责防守汤山到中山门一带。唐生智上午还在黄埔路军校做报告说南京要坚持守三个月，下午就坐船先走了，还把江上的船全收掉，把国民党军队全甩下了。我们接到撤退的命令后，就朝下关方向退，大路不敢走，走在路边上，因为我是南京人，就没去江边，当时沿江的房子的门板、桌子、箱子等等，只要是木头做的都成了渡江的工

具，我们教导总队几千人死在了江边，中央军只死了三万多人。听跑回来的人说燕子矶就死了好几千人。

日本人骗说只要缴枪就不杀，实际上是假的。只要押进来的统统杀掉。我跑到大方巷10号国际难民营，是原来的军工处兵用房，后来日本人来搜中国兵，凡是20～30岁的年轻小伙子都被认为是中国兵被掳到难民收容所外，集中在门口塘边上，塘边有个院子，日军再叫十个人进去，每两人抬一具尸体扔到塘里，处理完尸体后，再顺从地跪下让日本人打死。难民营里楼上的人看到家人尸体被扔到塘里，都在哭喊，哭声震天，一直到下午五点多，国际委员会的人回来了对日军说：不要打死他们，让他们去做工。当时还有几十个青年人围在塘边坐着，我也是其中之一，这句话稳定了大家的情绪，日本人喊我们分两路走，从大方巷出来，一路朝北极阁走，一路朝下关走，我是往下关去的，走到华侨招待所（现在的军人俱乐部）门口，我旁边有个矮子问我：走过去会怎么样？我说：肯定死路一条。他坚定地说了一个字：跑！刚一说完，他就向东跑了，那时日本兵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个在队伍两边，用枪押着我们走。我看到有个日本兵去追他了，我就向西逃进华侨招待所，我听见日本人开了两枪，也不知是打我还是打那个矮子，反正我没有中枪。我一纵身竟翻过一个三米高的围墙，翻到一对农民的菜地上，老夫妻俩正在种地，我跑进屋里，老夫妻俩叫我别怕，说日本人不会来的，还掀起床帘让我钻到床底下，我躲了会，到晚上八九点时，老夫妻俩把我送回难民区，那个管难民区的中国人说要送我去隔壁的日军司令部，到那只有死路一条，他也不忍心就算了。

我找到家里人，旁人问我怎么回来的，我不敢说逃回来的，只说日本人不要我，喊我回来了。问其他人呢，我说去下关了。

隔了20天左右，有个从下关跑回来的人跟我谈起下关那边的情况和他逃回来的经过。他说他们一直押到下关的挹江门中山码头那个地方，三个一排朝江中走，前面没路也要走，走得掉到江中，江边电厂小房子顶上日本人架着机枪对着江面扫射，就这样前面是水，后面是机枪杀了好几万人。他是在日本集体屠杀时朝江里跳，躲在尸体下面到夜里才敢出来，逃到江边的一个山洞，穿上中央军的衣服，白天不敢出来，晚上

出去拔点菜吃，躲到第三天，被日本兵发现，日本人要杀掉他，一个为日本兵烧饭的中国人对押他进来的日本兵求情，说他会做饭，就让他做饭吧，他才活了下来，后来又趁机逃出来的。

19. 吴瑞挺口述

吴瑞挺，男，77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上坊一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徐丽蓉、徐康、徐仁雨

我叫吴瑞挺，今年 77 岁，日本人是 1937 年冬天过来的。当年我 10 岁，日本兵来时本来打算和父亲一起过江，父亲却被抓去挖战壕，回来以后已经无船过江，江被封起来了。第二天退兵过来到我们村子，他们将枪和马都扔掉，卸下门窗，把一切可以漂起来的东西都用来过江。日本人为了阻止他们过江，就用一种可以伸缩的汽油橡皮船，里面可以坐两三个日本兵，到江里对过江的人扫射，死了大概有好几万人。

我们村子里有好多国民党溃兵，一次我和父亲准备过江没有船，就趁着天色较晚赶回家。当时我手里拎着一个篮子，里面有一小撮米。这时突然一个国民党兵跑过来抢走篮子将里面的生米吃掉。村里一个叫胡常生的家里躲着八个国民党兵，平时怕被日本人发现门都是锁着的。那天村里来了三个日本兵，向村民要盐，胡常生老婆看了日本兵害怕，又不懂他们的话，就吓得往家里跑，哪知日本兵就跟在她后面，胡常生见老婆回来就把门打开，日本兵就跟着闯了进来，发现了那八个国民党军，当场用机枪把他们打死。我亲眼看到几个日本兵在上坊一队打死了 20 多个头上有帽箍的中央军。

日本人来了几天后，在上庙村上坊一队的村头发放印有日本国旗的袖标作为良民证。一个中央军就化妆成老百姓想拿到一个良民证，不巧被一个日本兵发现，那个日本兵当场抽出刺刀把那个中央军的头砍下来，滚得好远。

日本军当年住在谢岗头，几天后，村里又来了几个日本兵，说是要到

村子抓鱼，一个叫吴霞洲的指了一个塘告诉他那里有鱼，日本兵就扔了一包炸弹到塘里，没有炸到鱼。那个日本兵就从村里抓了11个年轻人，我认识两个，一个叫胡兆林是从苏州逃到我们村的，另一个叫吴启银也是上坊队的，现在还活着。大冬天的，日本兵逼他们下水摸鱼。由于是吴霞洲告诉日本人塘里面有鱼，日本兵又没有炸到鱼就故意不让他上来，吴霞洲就被冻死在塘里。

日本军到我们村里还经常今天杀几个明天杀几个，一次我们村里有七个人到菜地里种菜，被日本兵碰到当场打死。胡常生的二儿子到尧化门去的时候也是被日本兵打死的。

日本兵还经常到村子里找花故娘，我们村里吴某的母亲几次被日本兵抓去军营。当年还有个邻居叫吴国靓的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好几次。

日本人还烧房子，村民不敢住在村里就躲到山上的桑树林里面。日本人来之后村里有人得了打摆子病，在田里干活经常突然发病，特别冷，就躲在草堆里将草盖在身上。

20. 徐继满口述

徐继满，男，89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徐家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 查 人：施月琴、纪闻

日本人打南京我躲到江北去了，那边粮食吃完就回到家来弄点到江北去。在村上被日本人看到，我就躲到竹园里，路上有脚印子日本人跟着脚印子找到了我，用枪顶着我胸口，问干什么活？我吓死了腿直抖，后来日本人找了两个妇女就把我丢了，要不然那一关早就去了。那两个妇女是我家门口嫂子，我只知道一个叫徐朱氏。两个嫂子被日本人拖去强奸了，日本人坏啊！

我们村上还有一个回来弄粮的叫范永根，他回来时被日本兵打死了，他有一个侄子叫范永华还活着，住在徐家村。（我们后来去采访过范永华，证明确有此事。）

回来时我家房子还留着，村头房子被烧了，日本人来后，我得了打摆子的病，一病就是三年，抖得厉害。

21. 许万银口述①

许万银，男，72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吴家庄 3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徐仁雨、纪闻、施月琴、秦开伟

我叫许万银，今年 72 岁，1937 年日本人攻入南京时我才 6 岁。12 月初第一批日军从江苏江阴那边过来，沿着汤山太平门攻入南京。汤山离南京有 30 公里，日本人一路烧、杀、强奸妇女，甚至连孕妇也不放过。用刺刀在肚子上从下往上挑，大人小孩就一起死掉了。我和我祖母、父亲、母亲一起逃到八卦洲去了，认为隔条江比较安全，那时江面还没现在这么宽，日本人可以乘着小汽艇过江。老百姓都争着过江，把家里的门、房梁，凡是能浮起来的都拖到江上，趴在上面顺水流，我听到江上哭声、喊声，都是人，像鸭子一样，挤得满满的。

日本人在下关上元门一带的江滩上屠杀了六七千号中国人，他们把机枪架在山上向下扫射，根本就没有地方逃。其中有平民，也有国民党俘虏。当时有一个团的国民党部队守在乌龙山炮台，日本人打过来后，那个团的总头就丢下部队自己逃走了。那一个团的士兵变得像无头苍蝇，逃到下关和记洋行(现在的肉联加工厂那边)。那时当兵的都用布带绑腿，日本兵就让他们把脚拴在一起 ，带到上元门江滩上，用机枪全部屠杀掉。

日本人攻进来的时候，差不多全村的人都跑反了，就在我家前面 30 米左右有个塘，老百姓都在那里淘米，洗菜。跑反时把值钱的东西都带走，带不走的就摔在塘里，村里只留下三个五六十岁的老人看家。一个

---

① 采访时，我们询问老人：如果日本真诚地向中国道歉，像您这样的历经灾难的老人能不能原谅它呢？老人的面容立刻严肃起来，眼睛里分明噙着什么东西地说："国耻家恨！"想必这是像他们这样的老一代有意识无意识的最真切的表白！

是我祖母许贾氏，一个叫杨崇林，一个叫徐陆氏，他们白天躲在山丘的地洞里，晚上出来在村中到处转。

1938年春，村上有个二十四五岁左右的年轻人，以前在下关卖烧饼，油条，叫徐如至。有三个日本兵遇到他。一个骑马的问他话，他听不懂，其中一个懂点中文的在纸上写，问他有没有马吃的小麦，他写“没有”，另两个在他家里搜到了，就说他不讲实话，把他拖到山上打死了，三个老人用芦苇席子把他裹起来埋了。

1938年春的时候，日本人开小汽艇到八卦洲烧杀抢，我们住在防洪大坝子。日本人看见虎口肩膀上有老茧的人就说他是中央军，拖出去就枪毙掉。当时一个日本兵看见我父亲，要开枪打他，子弹都已经推上膛了，我就站在父亲身边。我父亲对着那日本兵一笑，他没有扣扳机，抢了东西就跑了。

1938年底的时候，村民们就陆续回来，我们回来发现房子里铺了厚厚的一层草，可能是国民党兵路过时住宿的。听老人说，那时中国人心不齐，死了很多人。

22. 袁德喜口述

袁德喜，男，76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柳塘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 查 人：纪闻、施月琴、徐仁雨

日军在燕子矶白头山杀死了很多国民党军人。我和母亲都去了江北，我奶奶没去，被日本人打死在洞里，我恨日本人，我好想为我奶奶报仇。在这附近的佛堂，日本人打死了三个老太，其中一个老太的儿子、孙子都被打死，我怀疑是朝鲜兵干的，因为很多朝鲜兵都留着大胡子。日军在乌龙山炮台轰了两炮，真的很惨，日本人凶得很呢。

23. 张楹海口述

张楹海，男，86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樊甸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徐仁雨、纪闻、施月琴

我叫张楹海，今年 86 岁了，日本人过来那年的阴历十月初三我们跑反到江北，我父亲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一直没回来。

我们春天才跑回来，一起回来的还有哥哥、嫂子和侄子，家里房子没被烧掉，但是东西没有了。

24. 张玉发口述

张玉发，男，76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徐康、徐丽蓉、谢刚、秦开伟

当年日本进攻南京时，我才 9 岁，就住在南京化纤厂那里。当时在许家巷驻有一个营的国民党中央军。日本人来时营长号召大家拼死抵抗，但是全营没有多少人响应。大家已经没有信心了，都想投降保命。后来该营派人去尧化门向那里驻扎的日军投降。来了三个日本兵把全营的人缴了械。日本人将全营的人押到尧化门集体屠杀了。现在想想当时人真是太老实了。要是这个营抵抗一下都好，也不至于全营遭屠杀。

过了几天我在村边和几个同伴玩，路边有个老太太和她女儿正在赶路。这时来个了骑马巡逻的日本兵发现了她们母女俩。这个日本兵马上跳下马要强奸那个年轻的女子。正当该日本人欲施暴时，那个老太太找了根绳，把一头拴在马身上，另一头拴在日本兵腿上。马受惊后就飞奔起来了，把这个日本兵活活拖死了。当时我们看了觉得很解气，日本人太坏了。

日本人还放火把我们村的房子烧了。我们村那时也流行打摆子病，而且比较严重。

25. 赵秀珍口述

赵秀珍，女，79 岁

调查地点：太平村胜利一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徐仁雨、纪闻、施月琴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和姐姐跑反到昆山干妈家里，我干妈那时有 50 多岁吧。日本人白天看到女娃，晚上就会来敲门，我干妈使劲顶着门，让我和姐姐从后门逃走，日本人进来看到没有人就走了。我干妈家后面有个小酒店，是个老太开的，那个老太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就雇了个小保姆，小保姆白天也被日本人看到了，没来得及躲，日本人就闯进店里，坐在床上不肯走。我和姐姐透过门缝看到的，那个老太求日本人，给香烟，还是不肯走，一个小姑娘要是给强奸了这一辈子不就完了，谁还要她？日本人要用刺刀刺那小姑娘，老太又求，最后日本人就走了。

后来，我要到正阳桥那边取水，桥上有日本人看着，让路过的人都朝他们鞠躬，我当作没听见走了过去，回来的时候，那个日本人又朝我大叫，我还是当作没听见，快点走过去，那个日本人火了，拿刺刀在后面追我，我赶紧跑，他一直在后面追，吓死我了，后来被我跑掉了，吓得我再也不敢去那取水。

（三）尧化门调查

1. 丁长有口述

丁长有，男，80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王子楼村甘家边西 2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钱春霞、夏侃

我们家一直住在这里，日本人来之前，家里有四个人，生活比较艰苦，只能靠父母两个人种田、卖柴过日子。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和家里人逃到了江北的亲戚家里去住。村上一些在江北没亲戚的就跑去栖霞寺避难了。我们是过年前去江北的，前前后后大约住了一个月。日本人也来过江北，大人们就把田里淹上水，但又不足以行船，日本人不好走，也就不进村子里来了。从江北回来，我看见江上漂着许多尸体，还有物资什么的，还有日本人的船在巡逻。到了家里，发现房子被烧了，但村里还有些房子在，大家就挤一挤住到剩下的房子里。家里存着的稻米都被烧了，于是经常挨饿。日本人杀人倒没有亲见，不过听大家说过一些：有七八个中央军士兵被日本人追着打死在山脚下；邻村有六七个中央军士兵被两三个日本兵抓住后用机枪扫死了；村里有个老道士叫甘生荣的，被抓去当挑夫，再也没见回来；妇女们倒没事，因为都躲起来了，没有被发现过。

安民以后，我们进城要被搜身的，挑柴进城，日本人还要用刺刀戳，怕里面躲了人。日本人偶尔也几个人进村，我们本可以杀死那些日本人的，但是会连累村里人，所以没有动手。另一方面，当时村子里的人比较少，又没有人出来组织，大家像一盘散沙，也没有什么力量来反抗日本人。我们很恨日本人，这是一种民族的仇恨啊！

2. 高秀英口述

高秀英，女，78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吴边村红石村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钱春霞、夏侃、张晓磊

我那时是不住在吴边村的，而是住在靠近炼油厂附近，因为搬迁，才搬来住在这里的。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才 12 岁，和母亲去了江北，好像是冬月去的，不过没有到过年就回来了。一回来就住到了栖霞寺里，后来又住到了江南水泥厂附近，不久就回到村子里去住了。村子里的房子还在，也没有听说有人被打死。倒是在跑反的过程中，在炼油厂附近看

见几个中央军被日本人杀了。在江北时，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被一发炮弹击中，房子一下子就没有了，老太太的头也不见了。

当时很多中央军在江边用竹子、木板、门板当作船摆渡到江北去，被在江边或者江上巡逻的日军射杀。

安民以后，日本人住在花山一带，据说在那里，日本人杀了不少人，还整天来村子里找花姑娘，不过村上的妇女都躲起来了，日本人找不到。

3. 贺宗荣口述

贺宗荣，男，80岁

调查地点：尧辰社区翠林苑13幢402室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 查 人：金瑛、姜莎莎、黄文浩

冬月二十七，我们听见机枪、大炮响，父亲带着我们全家，过石埠桥(音)过江，跑反到江北。江北有水田，日本人不好去。后来日军舰船上派出三架飞机为一组侦察江北的情况。飞机的翅膀往哪歪，炮就往哪打。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都不敢回，我们一回，鬼子就用机枪扫射，我们都沿着陇往山上跑。村子里老百姓住得满满的，把田里的水放出来，鬼子没得盆，不得去。我们在江北住了两个多月，我父亲先回来探探消息，看到房子都烧没了，没得住了，就去了栖霞区。我们跑到栖霞区，寺里的和尚发善心，用大锅煮粥给我们吃，人太多，粥不够，米也不淘。鬼子经常去，看到漂亮姑娘就拖到山上强奸。我亲眼看到的有两个，一个是平家岗，有一个30多岁的妇女，早晨用锅底的灰抹在脸上，抹得丑死了，鬼子看到她，还是把她拖走了；还有一个是魏家湾姓王的妇女，也被鬼子强奸了。上岗庙有个万人坑，埋了上万人。我听人说的。

我还见过鬼子杀人呢。王家岗有两个姓王的四十一二岁被鬼子用东洋刀砍死了，还有一个姓王的看见鬼子就跑，被鬼子开枪打死了。我在栖霞寺住的时候，鬼子在楼下朝楼上开枪，那时地板上是木头的，子弹穿过木头从一个20多岁的姑娘屁股上穿过去从肩膀出来，她被打死了。鬼子还把百姓的牛打死，割牛后腿上的肉，用铁丝串起来，把桌椅拿来烧

了，烤牛肉吃。他们弄点糖、酱油，蘸着吃，鬼子喜欢吃甜的。

我们在栖霞住了四五个月，听说安民了就回去了，我们村和胡家边的房子烧得干干净净，我们村就剩下了一个柴堆和一个草堆。胡家边剩下了一个土地庙。我们没地方住就用稻草扎起来做房子。我们家稻米也烧了，做出饭来吃一股烟火味。日本人当时住在仙鹤门，礼拜天常会骑马来。我奶奶给他们磕过头，求他们不要杀我们，鬼子骑在马上笑。青年人、妇女都不敢回来，住在栖霞寺。鬼子给我们糖果吃，我们也不敢吃，他们让我们“咪西咪西”，我们也不懂。

中央军和鬼子在仙鹤门打了一仗，中央军死了很多人，老百姓也有不少被杀死的。鬼子还死了一个小头头，不知是排长还是班长，死了有两三百号人，塘里面漂着尸体，路上也全是，没人收尸，尸体全都臭了，又黑又臭。我们去中央军的营房拆毛竹盖房子，那里臭得没法走了。后来，老百姓用土埋了那些腐烂没法搬的死尸，但臭味还是盖不住。

日本人快投降时，让我们村人给他当劳工，盖房子，挖山洞，看着不顺眼就用军刀刀背在背上、头上敲，我们村有一个叫陈怀成（音）的被日本人敲得头上血直淌。那天天下雨，他穿着斗篷戴着草帽，他有点眼斜，鬼子看他不顺眼就敲他的头，他那时 40 多岁。

村里有一个汉奸叫朱通使，他是中国人，但懂日本话，我们叫他“通使”，现在叫翻译，他叫打哪个就打哪个。

在现在南京财经大学（仙林校区）那边有个阳山洞，洞有几丈深，鬼子来是没得跑了，就先去洞里面躲一躲。鬼子机枪扫也扫不到，点了柴火往里摔，但他们没多少柴火。

从仙鹤门到岔路口到蒋王庙到太平门，各有五里路，鬼子在这条路上杀了不少人，有四五千。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家有八九亩地，靠种田维持生计，吃的是糙米，但是能吃饱，收成在 18～20 斗一年，没有其他收入，生活一般化，没有田的人吃不饱，有的都没的吃。当时我们耕地用牛耕，三四家人家合养一头牛，羊猪都有，可以卖，也可以杀着吃。

日本人来之后，没得吃，他们把家畜都抢走了，我们还是种田，但汪伪政权要收我们种的粮食。有的人就把稻谷磨碎了吃，塞饱肚子就行。

我们还得给日本人干活，日本人有时给点钱给我们。

我们痛恨日本人，见他们来我家就害怕，后来是汪伪政权管，日本人在城里不怎么到乡下来了。我也痛恨汪精卫这个大汉奸。

4. 洪德本口述

洪德本，男，81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吴边村红石村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钱春霞、夏侃、张晓磊

我原来住炼油厂附近，这几年因为拆迁才搬到这里住的。

日本人当时来的时候是十月份(农历)，我那时才 13 岁，我父母说要留下来看房子，我就一个人和同村的人坐摆渡到了江北，住在西坝头我的奶奶家里。过了年不久就回来了，村子里的房子都在，也没有见到有村民被杀的，只是在江边看见许多中国兵被枪杀的尸体，尸体太多了！

那时我们邻村北家边住了一个班的日军，天天跑过来找花姑娘，有时还抢鸡、猪什么的回去吃。北家边当时有一个大水塘，里面全都是死人，我是亲眼看见的。还有一次我看见大约有十几个中央军被日本人用绑腿绑在一起，站成一排，然后用刺刀刺死了。

日本人嘛，他要是叫你过去，你就不能跑走的啊，要不然一枪就打死你了唉。

5. 胡秀珍口述

胡秀珍，女，79 岁

调查地点：尧胜村下曹西 1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5 日

调 查 人：夏侃、金瑛、张晓磊、钱春霞

1937 年冬天跑反的时候，村里人帮忙用船摆渡过江，后来跑的人只能用木板。到了江北后，日军跟随而来，去抓妇女，并且还在江面上向江

北开枪。王子楼有一个妇女被抓去强奸了。

日军进村子时候，正准备收麦子。房子都被烧。安民后日本人也经常来村子里骚扰农民，邻村有六七个为了不被抓，就躲在地洞里，日本人用火熏。后来有人给了钱，才逃过一劫。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家的生活主要靠母亲种地，我一个妹妹死了，父亲也死了，跑反没得吃，生活蛮苦的。在难民营没住多长时间。日本人来之后，生活条件基本没什么变化，吃大锅饭，还给人家做工，只是整天提心吊胆，觉得鸡犬不宁的。

现在生活可好多了，顿顿有饭吃，不愁吃，不愁穿。

6. 黄国宝口述

黄国宝，男，78 岁

调查地点：金尧花园 33 幢 2 单元 201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金瑛、钱春霞

原住乌龙山开塘村(音)，隔壁南家里(音)。在太平山那块有很多人被日本人用机枪扫射死，人数说不清。

我们一家五口人，冬月十一过江的，日本人丢炸弹时，我大哥脸上被刮掉了一块肉。

江北东家有一个女孩大概十八九岁，腿被日本人炸断了。我们在江北待了一年多。跑反过程中有时也偷偷回南京看看。田野里都有很多死人，有兵，有老百姓，兵居多。回来后听说南家边有人被日本人杀死。

南家边有一个小学，来了两个日本人，把二三十个中国兵赶过去(已投降)，让他们用绑腿把自己绑起来，然后用机枪全部杀死，日本兵杀了之后，老百姓挖坑草草掩埋了他们。

跑反回来看到江上都是尸体，村里的房子都被烧掉了，那时候过得惨啊，日本人狠啊！

日本军也经常到村子里来找花姑娘，南家边有人被日军强奸了。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家生活很困难，有三间草房，后来被烧了，没有

牛，就租地主的牛来耕地。日本人来了之后，还是种地，我家兄弟多，生活就更困难了，房子被烧了，油盐都缺少，没得吃，日本人凶狠，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也无可奈何。

7. 李永新口述

李永新，男，87 岁

调查地点：金尧花园 34 幢 4 单元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张晓磊、钱春霞、夏侃、金瑛

我原来住在离燕子矶有三四里地的李家村。日本人来时，我跑反到江北小白渡。大约是第二年快收小麦的时候回来的。

我在江北的时候，听人说我的公公、婆婆、舅舅被日本人杀了。我就连夜从江北赶回来，发现他们确实是被日本人杀死在屋子里，就把他们埋了。我公公的名字叫吴老二，当时差不多有 60 多岁，而我的舅舅当年却只有四十几岁。他们当时都住在尧辰村。

当年跑反回来时，在吴边那边的路上有很多的死尸。回到村子里时，在田埂、田里都有很多尸体。这些尸体中既有中国兵，又有老百姓。我们就将这些尸体抬到别的地方（村子附近）草草掩埋了。然后，我们就继续种田。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村上有 20 多个人被日本人杀了。他们被杀死的理由是日本人把他们当成中国兵了。当时是被日本人绑起来，有的被刺刀捅死，有的则是被日本人用枪射杀的。当时，捆绑用的是绳子，有的是日本人带的布绳子，有的则是从农家抢来的绳子。

我们跑反回来时，青年人是不敢回来的。只有一部分老年人跑回来搞生产。安民之后，日本人就不乱杀人了，但是也经常来我村子找里保长头头们，要些他们想要的东西。有时，他们也抓一部分村里人去给他们做劳工，动不动就打人。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有三间草房、三亩地，自己有牛。后来日本人来了之后，房子被烧掉了，牛被卖掉了，种地只好自己拉犁。我们养不起

鸡，日本人又要鸡，我们没有就被打骂。我们虽然害怕日本人，但我们逆来顺受，不敢反抗。

8. 刘以发口述

刘以发，男，80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吴边村神库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钱春霞、夏侃

我本来住在栖霞区石山乡上前大队，靠近钟山煤矿。近十年才搬来神库队。当年日本人来时，我家没有跑反，只要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躲到山上。日本人一般不来找我们。后来情况好一点了，我们就回到了村里，看见村上有 40 多具尸体，有兵，有民，估计是被押着用机枪扫射死的。后来村上人把他们都埋到一个小水塘里去了。日本人有时来村子里，人不多，一般就来了 3～5 个，一般不过夜，顶多住一天，抢东西不多，主要是找花姑娘。

村里有六个人挑柴从仙鹤门经过，在仙鹤门休息时，被日本人发现，直接用枪射杀。我依稀记得几个人的名字，唐大起、唐大仁、唐镇龙，当时都四五十岁。

我三叔叫刘成儒，当时四五十岁，被日本人发现了就被带走了。被拖到了下关，我们后来去找，连尸体都没有见到。（此时，老人已是热泪盈眶了。）

村上有一个叫查生海的，当时四五十岁，一天从山上下来，遇见一个日本人，不由分说，就被日本人用枪打死了。

9. 王吉英口述

王吉英，女，79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吴边村神库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 日

调 查 人：钱春霞、夏侃、张晓磊

日本人来时，我才十二三岁，跟家人摆渡到江北，和村里的几个人住在双合，在那过了年就回来了。

在村里，我们看见几个中央兵和一个老百姓被一个日本人活活烧死。一次抓了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几个人轮奸，走时一枪打死了。

村上一个年轻人和他媳妇躲到江边，被发现后，年轻人被一枪打穿了腿，女的被打死了。一些妇女为了躲日本人，把牛屎和稻草和在一起，自己躲在下面，还是被日本人发现拉出来糟蹋了。我姑妈的老婆婆姓朱，那时有70多岁了，住后庄那边，被八个日本人轮奸又被打死了。

我当时和一个小女孩，她比我小一岁，当时我们两个就躲在江边一个山洞里，旁边有石头挡住，人家找不到的。一次那个小姑娘探头出去，正好被人发现，就被日本人拖走强奸了。这女孩后来嫁人了还生了一个小孩，不过现在都不在了。同村一个姓朱的年轻人，20多岁，从江边回村被日本人遇到，射杀了。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家共七口人，兄弟姐妹五个，当时我们从山东移民过来，没有地，只能帮人家种田，生活过得异常艰苦。日本人来之后，我们还是帮人家种田，生活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当时我12岁，见三个日本人撒腿就跑，他们太可怕了，见人就打，当时就是太紧张害怕了。

现在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人给20斤米，生活足够了，比以前那种苦日子好多了，我感到非常知足。

10. 夏正金口述

夏正金，男，89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吴边村神库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 查 人：钱春霞、夏侃、张晓磊

日本人打来的时候，我和家里人就逃到江北去了，住在一个叫杨庄的地方，当时还没有过年，我们在杨庄的一个亲戚家里住了三四个月，见到过日本人。后来，我和父亲就先回来了，不过没有先回村子（一直住吴边村），而是直接住到了栖霞寺的那个难民营里。住了不久（约半年）就

回村了。刚回到家时发现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没有了，粮食没有了，所幸房子还在，没有被烧。主要是抓鸡、牛什么的，还有就是找年轻的姑娘。但他们不住在村上，他们住在北家边。我一次去北家边，看见好几个日本人拿枪命令一群老百姓站在一个大坑面前，要用机枪扫射，说这些人都是中央军。有个小孩说，这些人都是良民，是老百姓，才幸免。

我还见过一次六个中央军和一个老百姓被一个日本兵吓得躲在房子里，不敢还击。被日本兵锁上门活活烧死。这发生在安民以后。

中国那时候死的人多哪，小妇女倒了大霉！

日本人来之前，家里面九口人，靠种地为主，多出来的粮食就卖掉了。日本人来之后，生活还是靠种地。我还担柴进城，冬天只穿草鞋，有时也用驴运，感觉就是非常苦，当时一担柴三吊钱能换一斗米，后来一担柴只能换一斗米，物价稍有上涨。1938 年的春节，我们在南京过的，感觉没什么差别，有粮的日子不算苦，没粮的日子苦呀。

日本人来时，我们害怕啊！连狗都害怕，我想反抗啊，可没枪没力量。

11. 伏广绿口述

伏广绿，男，71 岁

调查地点：下庙村伏家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徐康、徐丽蓉

1937 年，我住在现化纤厂的地方，日本兵入侵时，我亲眼看到我们村上三个老头分别叫伏文钱、伏文冗和伏金山，冬天在门口晒太阳的时候，被日本兵拉去背军械，背手榴弹，到村口时，日本兵让他们排起队先走，大约走了七八十米，日本人开枪射他们，伏文钱和伏文冗发现不对劲就拐弯逃走，但另一位叫伏金山的老人没有来得及拐弯就被日本人当场打死。

我叔叔当年被日本人抓到紫金山去挖坑，后来趁晚上逃了回来，他回来告诉家里人说，紫金山上活埋了好多人，其中包括中央军还有一些

年轻的老百姓。

村子里还有一位年轻人，在路上碰到一日本兵，逃跑时，被日军用机枪射中，肠子都挂了出来，但并未死。他家里的人就将门卸下来将他抬回家，但怕被日军发现不敢去医院，在家里躺了几天就死掉了。

日军将机枪架在江边，对过江的人扫射，我逃去江北时，江水都变成红色。

日军来了后，村里许多人都得了打摆子病，我本人也多年受这种病煎熬。

12. 吕兴邦口述

吕兴邦，男，88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吴边村神库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钱春霞、夏侃、张晓磊

我当时不住吴边村，而是住在江南水泥厂一带的圩子上。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差不多 22 岁了，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去江北，而是去了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住了差不多两个月，日本人一般不太去，去的时候也只是偶尔三五个人，不杀人，但要找年轻妇女，而且常常糟蹋过就不杀了。村里一位妇女周氏就被抓走了，当时 20 岁不到，结婚了，没有小孩。

我们年前回村的，是为了种田。村里原来留下的老人都在，房子基本都在。没亲眼见到杀人，但是见过许多中央军尸体。

回村后，一听说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躲上山，日本人发现了就会追我们。没发现就抢完东西走人。追我们不是为了要杀人，就是为了抓花姑娘。

安民后，日本人还常来抢鸡、猪什么的，主要还是来找年轻的妇女。

当初我有两个姐妹，家里共五口人，主要经济来源便是种地，种的东西自己吃，剩下的东西就储存起来，还有我在水泥厂做工赚点钱。日本人来之后，家里主要还是种地，前后生活没多大区别。1938 年的春节是在家过的，那时家里还有些粮食，日本人在的时候，我们就整天提心吊胆，不敢出大门，都恨日本人，但没能力反抗，他们手里有枪，我们手里连

武器都没有呀。

现在生活好了，有四个儿子，和儿子住在一起，四世同堂。

13. 吕秀琴口述

吕秀琴，女，81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吴边村红石村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钱春霞、夏侃、张晓磊

在日本人来之前，我家里有兄弟姐妹六个，全家八口人就靠种地来维持生活，也就是种多少收多少，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日本人来的时候，我爷爷没准我们跑到江北，就在家里挖了几个洞，还用床板扣在上面，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赶紧躲到洞里。村里有一个女孩，姓张，当时 18 岁，被日本人强奸了，后来还被烧死了，说是怕有毒什么的。

有一次，我在邻居家玩，看见日本人来了，我赶紧从后门跑了，我的邻居被一刀砍在头上，鲜血直流。我的父亲（吕大元）和叔叔（吕大本）当时就跑到乌龙山，遇见了日本人，我父亲没有敢跑，我叔叔跑的，结果被日本人一抢打中头，脑浆都飞出来了。我曾经在乌龙山附近的一条壕沟里看见十几个四川兵躲在里面，被三个日本人抓住了，用绑腿将十几个人绑住，拉到了村子后面，用机枪扫射，全部都死了。后来有些尸体被老百姓埋了，还有一些就烂了。日本人进村就是要找花姑娘，找不到的时候还拔老头的胡子，鲜血直流啊。吴家边有一个 40 多岁的妇女被杀死以后，被扔到了厕所里。

日本人来了以后，日子变得就很不安宁了，家里还是以种田为主，但经常不得不挑一些砖头什么的到城里去卖，日子很苦，只能喝稀饭，连稠饭都没吃过。家里人 1938 年的春节就没有能过成。村里的那个水塘这些年一直都在①，每次我经过的时候都是很害怕的。

---

① 在村上，在老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一个水塘，据老人介绍，当时这个水塘里都是死尸，基本上都是军人，我们拍了照片。

14. 马绍贤口述

马绍贤，女，79 岁

调查地点：尧化村士城头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2 日

调 查 人：张晓磊、夏侃

日本人到南京，我跑到江北。大约到第二年四月份到尧化门。逃走的时候，有我、母亲，还有另外两个弟妹。其中一个妹妹大约七八岁，至今尚在。我曾经亲眼目睹日军用糖果哄骗小孩，并且抚摸其生殖器官，以判断男女。如果是女孩，则施兽行。为躲避日军，我将头发剃成男孩，以免受到侮辱。我的二叔当年曾与另外六个人一起被日军盘查。当日他们正挑着稻子。日军污蔑他们是国民党士兵，欲予以杀害。后因为枪无法扳动而放弃。

我的丈夫原来住在太平门一带，曾目睹日军和国民党军队激烈交战的场面，并亲手将 300 多名国民党士兵埋在沟家边（音）一带，还有二十几个日军的尸体。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靠父亲的 24 块钱生活，足够了。日本人来之后，生活很苦，妹妹患大脑炎没钱治就死了，母亲都快哭死了。那时没有生活来源，房子被烧光了，住在教堂，种地收不到，两斗换一斗，收什么就吃什么，种人家都不吃的绿豆，不敢换米。日本人走后，挺穷的，种地帮人打工，贩米到常州，赚些钱买大麦吃。大麦不好吃，怪怪的味道，但没办法只好吃，当时我们没人帮助，感觉特无助。

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跑，害怕啊，我恨透日本人了！现在听到打战两个字心里就发毛，还是共产党好，分地、给钱。

15. 倪正生口述

倪正生，男，81 岁

调查地点：尧辰社区翠林苑 7 幢 2 单元 103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姜莎莎

冬月十四日，鬼子到我们村上。这以前我家就跑到栖霞寺去了，蹲了有一个多月，由于我们村子离栖霞寺不远，只有十几里路，晚上经常回来，所以就没有带粮食。寺里的和尚给我们粥喝，他先问了我们有几个人，再用勺子给我们几勺。人太多了，吃了一个星期就没东西吃了。在难民营里，鬼子不杀人，但强奸妇女。一个13岁的小姑娘，还有一个西横山的妇女被拖走了。

开春还没到插秧，我们就回来了。在东横山塘边上一下子死了七个逃难的，在旁边还死了两个，有一个姓刘的是我们村的，在煤矿当会计，还有一个外村的，姓吴。他们被当成国民党用枪、用刀杀死了，其中还有老太，他们还拿着小旗子欢迎他们，日本人还是把他们杀了。日本人枪法好，半里路也能打死人的，在陈家窑一个小塘边打死了三十几个人。

我们回来后，村里的房子烧了十几间，我们家的房子是瓦房，没烧，但柴和稻子都烧了，村里的树也烧死了。我们家三头驴子、猪、牛都被鬼子拉走了，鸡一个没得了。村上别的人家也差不多。我们挑柴到南京卖，吃黄花草。日本人在仙鹤门有营房，不到村里来住。在仙鹤门那条街上，打死中央军士兵万把人，老百姓靠那个大山挖了大坑把尸体给埋了。我们村有七个汉奸，他们给日本人探路，日本人就按他们的路走。他们晚上不敢出来，我们看不见他们。日本鬼子不讲理，看到小伙子头上有帽箍印，就把他们当成中央军带走杀死了。我父亲晚上出来。日本人还让家家割马草给他们喂东洋马，还让村里人给他们做劳工。每个村都有一个保长，派几个人去，给鬼子修火车路，晚上帮他们看铁路。做不好，日本人就用皮鞋踢，人哪里受得了，我父亲有病不做，我去做了。挖沟修铁路，一天没得数干多久，干完才行。几百号人一起做，不给钱，也不给饭吃，我们要自己带饭吃。

我家岳父（唐秀英的父亲）因为日本人拖走了他家的驴，他去要，就被鬼子杀了。

我们进南京要过太平门，都要摘下帽子行个礼说："先生，你好！"你不行礼，弄不好就要揍你。日本鬼子拿中国人不当人。我亲眼看见过日本人揍过好多人。

在栖霞寺时，鬼子用枪把老百姓耕地的黄牛打死了。让老百姓在马

路上把牛皮扒了，然后拖入营房吃。猪啊，狗啊，全都没了。

日本人来之前，生活困难，有三间瓦房，有七八亩地，但贫瘠，收不到粮食，缺少肥料，收成不好。耕牛是三四家共有一头。刚收粮食时能吃饱，后来就吃不饱了。只得割点草，种点蔬菜，遇到要出人情的时候，大家都出米来资助。

日本人刚来时，乱抢东西，牲畜都被抢，老百姓遭殃，粮食他们抢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库存，日本人还要我们给他们做工，而且我们还是自己带饭，日本人有时给工资给我们，但我们拿不到，他们都给保里长，我们还是种地。日本人乡下一般不来，由保长管。

对于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很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看他们干坏事。主要是老百姓心不齐，所以大家只能忍耐。

16. 戚秀珍口述

戚秀珍，女，75 岁

调查地点：尧化社区青山苑 14 号 3 幢 206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姜莎莎、金瑛、黄文浩

我住在仙林农场阳山脚底下的一个村。1937 年冬月初六我们跑到龙潭圩里，住在亲戚家，躲在圩里的人很多。腊月十八我们回到了村里，家里房子被烧掉了，立马又跑到栖霞寺去了。我们去龙潭的时候，只剩下我父亲留在家里看房子，日本人到村里，我父亲他们留在村里的人就往山上跑。我父亲叫戚传贵，那次往山上跑的时候，日本人的子弹从他耳边擦过，好险！父亲告诉我日本人杀人很狠，一刀从颈部，只剩下喉部一层皮连着。

我丈夫家离我家有一里路，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丈夫的爷爷叫王大森在家看家，日本人看到了，举枪就打。我丈夫的爷爷中枪了，九天后就死了。我丈夫村中的王冯氏，当时二十七八岁左右被日本人强奸了。

我们在栖霞寺难民区的时候，日本人经常来找花姑娘，有时五六个，有时七八个。我 1938 年 3 月回村下秧，日本人来了，我们就往山上跑，

我在山上看到日本人在村里放火烧房子，房子全被烧了。

日本人来之前，生活虽然苦但也还过得去。日本人来以后，我们的粮食被烧了，没有吃的，只能到地里去挖野菜吃。

安民后，日本人住在营房里，不来村里了，我们自己建房子住。我听说仙鹤门那死了很多人。

我家本来有地三亩，草房三间，有耕地牛。日本人来了之后，牛、驴都被杀死吃了。后来还是耕地，大伙三户五户合伙买牛，共用。鸡、猪、羊本来都有，都被日本人抢走了。

粮食少根本吃不饱饭，就少下米，多放水，喝稀饭充饥，油盐缺少就不必说了。吃都吃不饱啊！日本人狠，很吓人。痛恨他们入骨，但只能任之胡作非为。安民之后，合伙买了牛，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了，也就这样，吃这一顿，不顾下一顿，没有钱买不起东西，比如说油、盐、肉。一年吃不着多少。

17. 阮芝林口述

阮芝林，男，82 岁

调查地点：尧胜村西二码头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张晓磊、夏侃、钱春霞、金瑛

我当时 15 岁，听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就跑反到江北刘家圩一带。后因为没有粮食吃就跑回来，住在乌龙山一带（即今天的新港开发区）。后来又搬到栖霞区的难民营。后来，听说安民了，就回到尧化一带。

在江北的时候，曾看到三个日本人坐小船到刘家圩，用枪随便地打死了一只狗。青年人和小姑娘都已经躲起来了，没有找到姑娘，日本人就回去了。

住在栖霞区难民营时，曾有多次日本人闯进来。其中有一次将栖霞寺内的佛像用枪打坏，用以警告我们。

安民以后，有一次我和父亲去外婆家。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日本人，当时，他们强迫我父亲自己脱下衣服，又用刺刀将我的衣服剖开，并问我是

不是中国兵。我当时害怕地哭了起来。后来日本人就让我们走了。

我们当时跑反回来后，看见村子里的房子全部被日本人烧掉，只剩下当年国民党兵曾住过的三间瓦房。我们村上的严老五和屠老二(屠长宏)以及许有山被日本人杀了。严老五当时是地主。屠老二和许有山大约都有五六十岁了。他们的尸体被扔在村子里。

我还曾亲眼看到日本人将妇女拖到山上，强奸后又放走了。

日本人还时常撒钱在地上，让我们去哄抢，以供他们取乐。

安民后，我们回家种地，当时收的粮食都要归汪伪政权。

我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稍有了解，知道德、意、日三国联合起来侵略我们。

18. 苏南英口述

苏南英，女，79 岁

调查地点：尧化社区翠林苑 3 幢 1 单元 401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姜莎莎、黄文浩、金瑛

冬月初，我跟父母跑反到到栖霞难民区，在那里有一个老和尚打稀饭给我们吃。一个日本鬼子进到寺里，把寺里的菩萨头上打了一个大窟窿，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年多。在栖霞的街上，中国兵被打死了好多，也有无辜的百姓受害。日本人是遇到人就杀，不管是谁。妇女用锅底灰涂在脸上，避免被鬼子抓去污辱。

后来我们回来，村里有两三个人被打死了，房子全被烧了，就搭个篷子住，稻子都烧光了，没得东西吃。

19. 谭秀英口述

谭秀英，女，79 岁

调查地点：尧辰社区翠竹苑 7 幢 2 单元 103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姜莎莎

冬月，鬼子来时，我们全家躲在家里的地洞里。我们家门外拴的驴被日本人抢走了，有个老太就喊我们，告诉我们驴被拉走了。我父亲出来要驴，走到小岗子被日本人看见用枪打死了。我妈和我婶子把尸首收起来埋了。

冬月十四，鬼子来了。我妈妈、弟弟和我跑反，我哥哥、妹妹跟我婶婶跑，我们跑到栖霞寺，住了不少日子。住在里面没有吃，老和尚发粥给我们吃。

后来我们回来了。我家房子没被烧，但稻子全没了。我妈妈就弄点野菜吃。回来以后，日本人再也没有来。15 岁时，我就挑着柴去玄武门、仙鹤门等地方卖来维持生活。

20. 王桂兰口述

王桂兰，女，81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王子楼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严海建

1937 年冬天，日本人来之前，我父亲和村里一个姓王的就被国民党抓去当差了。日本人打到南京的时候，我和母亲跑反到了江北。

父亲和那个姓王的后来也被放了，他们俩跑到栖霞的难民区，但是想到老婆孩子还生死未卜，就又跑回来了。住在乌龙大队的外婆家。外婆家有十间瓦房，但是不敢住，都是挖地洞住。那时候，太平山有中国兵的营盘，大概有三个营，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中央军打了败仗就跑了，日本人追到乌龙大队附近就不追了，在树林里抓中央军士兵。抓到外婆家里把父亲王玉山和姓王的拉出来枪毙了，外婆和那个王姓的老婆婆都哭着求日本人放了他们，也没有用。

21. 王国才口述

王国才，男，78 岁

调查地点：尧化社区翠林苑 5 幢 5 单元 110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姜莎莎

腊月我母亲、我、我哥哥和妹妹跑反到水泥厂底下的一个叫张王庙的庙那边，住在人家村里。后来鬼子又去烧房子，我们就跑到水泥厂去了。我父亲和奶奶就留在家里看门。我们在水泥厂里远远看见过黄头发的外国人。我们在水泥厂自己搭了棚子住，自己带粮食吃，生活很不方便，吃水就到塘里去弄一点。我在水泥厂时，看见鬼子去过一次，日本人去不杀人，但听说找花姑娘，里面住了很多难民。住到开春，听说安民，我们就回去，回家插秧。

村子里烧得不像样子，好几户都被烧了，我们家没被烧。我们村塘里杀了九个人，有青年也有老人，有我们村的也有别村的。村里的小妇人都跑了。我们家的稻子没有烧，生活勉强维持得过去。

安民以后，鬼子再也没去过。

日本人来之前有两间干草房，后来未被烧。我们家有鸡、猪等家畜，日本人来之后，也没有被抢掉，被我藏起来了。我们家有 30 亩地，能吃饱，生活一般化，还有一头耕牛，也没有被抢，被我藏起来了，日本人来之后，我们就去卖柴火，还是种这些地，生活也是一般化。

见到日本人我们很害怕，但没想过要和日本人斗，只要能吃饭就行。

22. 王义福口述

王义福，男，88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王子楼村王家边东 2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钱春霞、夏侃、姜莎莎

日本人来时，我 21 岁。和家人在年前跑到江北住在杨庄上，日本人后来也过来江北，我们就只好躲到了山里去。因为没东西吃，大人常常在晚上划小船回来，带点粮食过去吃。到第二年春天，为了收麦子，我们很多人回来了。发现房子被烧了，只能重新盖草房子。粮食因藏得好，

没被烧掉。不过从江北回村的路上，看见了很多中央军尸体，铁路旁尤多。

我们村上有一个姓杨的男人，大约四五十岁，带着牛，想躲到山上，被日本人发现，被日本人打死了。邻村的老表姓郭，当时三十多岁，没跑反，结果被日本人刺死了。

安民后，日本人不太杀人，但也常来村里。除了找鸡猪去杀了吃，主要就是找村里的年轻妇女。他们日本人一来，见到花姑娘就没命了。

我见过几个日本人抓了很多老百姓到离这不远的地方，地方不记得了，然后就枪毙了。

日本人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不干就用脚踢。那时进出城门要行礼的。我有一次被日本人喊住，顶一个钟在头上，不能掉下来，叫我走才可以走。

那种日子不是人过的。

23. 王正义口述

王正义，男，89 岁

调查地点：尧辰社区翠林苑 13 幢 106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金瑛、钱春霞

我原住在仙林农牧场小岗子村 5 号，日本人打到南京时，我们在阳山洞待了好多天。阳山洞有三个 13 级阶梯的梯子下去，有无数人躲在里面，里面自古以来就有石床、石凳子、饭缸等等。以前我们都不敢下去，日本人来时就一个扶一个地下去，用稻草铺在石床上。我们在阳山洞待了有一个多月，吃饭是晚上回村子里吃。晚上日本人不敢出来，我们就晚上出来，村子里面的房子只烧剩了两间。到白天，一部分人去栖霞寺难民营，一部分就在阳山洞。有一天日军看见我们从阳山洞爬出来，便问我还有几个人，我说还有三个人，于是四个日军坐在我们四个前面，一对一，拿刀在我们头上敲，后来用手摸摸，全部都湿湿的，原来都是血，我们当时都没有感觉。还有一天，有两个日本人把两个中国人用脚

踹到洞里，这两个人都没死，一个是马忠兴，一个叫马明洪，是叔侄两个，后来晚上我们用绳子把他们救了出来。

日本人杀的中国人太多了，在江宁红山洼，大概在1939年四五月份，七八个日军把从别的地方抓来的大概有100多人的老百姓让他们排成队，然后用机枪扫射，其中一个人在扫射之前倒下，借着其他尸体的掩护逃脱了。另外，仙鹤门那儿有个杀人的坑还在，有很多死人的。日本人经常进难民营找花姑娘，我们庄上有不少妇女被糟蹋，就是抹了锅灰也逃脱不了。日本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日本人来之前，家里就很穷，兄弟姐妹五人，做学徒，只给一些吃的，不给钱。牛肉一块钱12斤都买不起，过年连米都吃不着，更别说油盐之类。村里有穷有富，穷的只能住草房，富一点的有瓦房。后来日本人来了，草房子都烧光了，什么都没了，一切从头开始。地还是要种，粮食大部分上缴，剩下的很少，日本人根本不管你吃饱吃不饱。当时家里很穷，没粮食，不养牛、养羊什么的。

日本人很凶狠，我们都怕得很，挨打很经常，根本不敢反抗，他们有枪有刀啊。汪伪政权时，通货膨胀，生活困苦。后来，日本人投降了，中国人心软也没将他们怎么样。

24. 吴板英口述

吴板英，女，82岁

调查地点：金尧花园22幢2单元602室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 查 人：夏侃、金瑛

日本人来时，我们到栖霞中学难民营去避难的。有次日本人来找花姑娘，刚好是我哥哥吴板扣值班，日本人让我哥哥找花姑娘，我哥哥不肯，就把我哥哥杀了，当时他才20岁，我哥哥身上的刀伤不计其数，光手上就有十刀，我哥哥的肠子流出来有五六寸长，可怜呀。（老人潸然泪下。）

在难民营的时候，有次日本人来时，有人防守，有人反抗，所以后来

就不怎么来了，不过还会从山上往下看去找姑娘。

后来我们跑反到江北，江边死人太多了，死尸漂浮在江面上，不少人是中央军退到江北去被日本人扫射死的，江水都红了，靠岸处全是被水冲过来的死尸，不计其数，死尸被江水泡得面目全非。

家里原有的两间草房被烧，靠几亩地生活，四五户共用的一头牛被抢走了，只能再去买，几家人攒钱再买，有时也用人力代替。自然是穷的更穷了，吃不饱穿不暖，吃野菜充饥。

哥哥被日本军残忍杀害，一家人痛不欲生。至今对日军恨之入骨。我们当时被日军吓坏了，任他们牛马般欺辱。

25. 吴寿贵口述

吴寿贵，男，78 岁

调查地点：尧辰社区翠林苑 15 幢 306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金瑛、姜莎莎、黄文浩

我住在仙林农牧场三村即解放前的吴家岗。村子很大，有二三十户，近百号人。临近过年，冬月初的时候，我们跑反到江北的六合划子口(音)镇，我们带了粮食过去，住在老百姓家里，当时是从栖霞那的石埠过去的。

1939 年 4 月，日本人坐船去江北，他们用枪打鸡，我亲眼看到他们强奸妇女，但因为不是同一地方的，所以我也叫不出她们的名字。强奸的事情很多。我们住在离江很近的地方，看到日本杀人我们就搬到山里去，往芜湖那边去。

1940 年，父亲先回到村里探听消息，回来说问题不大了，我们就回村了，是在过完春节后回的。回村后，我们那的老百姓用纸做成日本旗，看到日本人来了，就举起这种旗欢迎他们，日本人看到了很高兴，就不杀我们了。

我们村里有两个人被日本人打死了，一个叫吴长银的，30 多岁，他看到日本人就跑了 100 多米，日本人在后面打，吴中枪倒下了，但没死，他

觉得非常口渴，就爬到附近水塘喝水，死了。另一个姓王，叫什么名字，我忘掉了，他是在家里被日本人用刀砍死的。

1938年的时候，日本人与国民党在灵山打仗。国民党死了好多人，塘里的死尸都堆起来了，有几百号人。后来水干了，塘底下全是枪。

我曾听说在灵山红山洼，日本人让几十个老百姓站好，日本人用枪扫射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装成中弹倒下了，一动不动，并借着尸体的掩护逃过了一劫。

小岗子村有个阳山洞，老百姓都躲到那个洞里去了，那个洞很深，日本人把一个中国老百姓推到洞里去，但没死。

我印象最深的事是1939年我父亲吴元弟差点被日本人打死。当时有个日本人拿把大刀要砍我父亲，我父亲刚好牵着头毛骡。他急中生智，让那日本人骑毛骡，我父亲牵着毛骡把他送到部队去，这才逃过了一劫，我父亲吓了半死，我们也吓死了。

有的老百姓没有去江北，到栖霞寺去了，日本人信佛，就不怎么去的。

日本人刚来的时候，很凶，见一个杀一个，后来就好点了。

仙鹤门那边死的人最多了。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种地主的土地，自己没田，收的粮食多数给地主，自己只有一小部分，吃不饱就用蔬菜充饥。当时我们家有两间草房，牛、羊等家禽就更没有了。日本人来之后，房子被烧了，还给地主种田，直到解放分得两亩地。

26. 夏长春口述

夏长春，男，81岁

调查地点：金尧花园13幢2单元101室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钱春霞、夏侃、张晓磊、金瑛

我以前住分流村，日本人来时，我才14岁。村里人大多都逃走了，只有一些老人和残疾的人留下来看房子，那时我们家里穷，要是也去江

北，没钱买米吃，一定会饿死，所以就没有走。日本人大约11月进村的，一来就要米，但是我们又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他们就搜，搜不到他就走了。要是搜到就全抢走，还打人。后来日本人就在村上住下了。我当时还小，日本人杀人倒没亲眼看到，但听见人死时候的惨叫，还看到日本人把死尸用火烧了。

那时候，日本人在村里抓一些人当夫子，就是让我们来搬东西。我就被抓去了。日本人带着我们十余个人从村里出去，经太平门、西家头，到了杨梅塘，后又到了八关山，发现那里有许多尸体，有中央军，也有老百姓，军人的武装都不齐全了。不少人都没武器了。日本人还检查，只要发现手上有茧子或是头上有圈帽印的都用枪打死了。还有时，日本人也不检查，看见年轻人就杀，嘴里还说些什么，只听懂“你是中国兵”。好多人都被抓去打死了。后来，我们又被带到燕子矶，经过门坡，到了武塘村。那村旁边有一座山，山上有山洞，里面躲着许多中央军，都穿新军装，可能是新兵，被日本人发现了，押到村子里，用东洋刀砍死了。我看见刀从肩膀斜着砍到胸口，我都吓死了，一地的血。

一次，我们跟着日本人经过村子，当时有一条马路，可以走汽车，路边上大概有五六亩地，我看见好多从燕子矶方向来的人，大部分是中年人，有当兵的，但大多是老百姓，都被绳子捆了起来，四个人一排，那一片地全是人，都坐满了。我们被押着，也不知道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出了村子，那边有地雷，是国民党走的时候留下的。日本人抢的牛走在前面，我们这些人在后面，牛踩到地雷，被炸死了。日本人有没有死不知道，天太黑，看不见。我就跑了。

之前家有两间草房，几亩旱地，因为穷，没牛，没养牲畜。我给别人做学徒，混口饭吃。这已经算不错了。日军来了之后，就不当学徒了（才当了半年），于是给别人放牛，能赚些饭吃。都是几家共用一头牛，本来就少，被日军杀了，更少了，要从别处买。

我当时还小，想跑又不知道往哪跑，几次死里逃生。每个人都痛恨日本人，但又害怕日本人。

我们中国地域广阔，人口多，但被日本人欺负，关键是自己贫穷落后。中国如果不强盛起来，还是会被别人欺压的。

27. 夏德以口述

夏德以，男，79 岁

调查地点：金尧花园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金瑛、钱春霞

我原来住在尧化分流村，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因为家里穷，我们没有跑反。我那时给有钱人放牛。日本人到村里来时，我们就用一个盆子撑到圩上，圩周围都是水，日本人就没有办法上来，村里有个老头子，大概五六十岁，日本人来到村上，他四处躲，日本人就认为他是中国兵，开枪把他打死。

当时村里有钱人跑反到江北，有一部分跑到旁边的江南水泥厂，那里有外国人设的难民营。

后来日本人到南京过年，安民后，就平安了，大家都回家了。日本人每隔两天就骑马来村上找花姑娘，找不到就悻悻而归。

日本人来了之后，年纪小，很多东西记不着了，只记得我和我姑姑住在一起，开荒种菜吃，生活很苦。后来读过五年书(大概是日军投降后)。

28. 夏立兴口述

夏立兴，男，78 岁

调查地点：金尧花园 17 幢 1 单元 101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夏侃、金瑛

我住在北家边，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因为家里穷，我父母、姐姐，还有我都没跑反。留在了村子里的不少，但主要是老人和残疾人，我们躲到山洞里或者防空洞里，大约有几十个人。

日本人在北家边住了有四个多月，干尽了坏事。我们村里的赵学兵，日本人说他是中央军。就把他和他母亲赵谢氏打死了，夏冰也被日本人杀死。那时候他大概有 20 多岁。年轻人只要被日本人怀疑是中国

兵，就要被杀掉。有一次从黄家圩来的一位18岁左右的青年，日本人说他长得白白净净的，是中央军，就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用刺刀把这个年轻人的头砍下来，血直冲出来。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日本人杀我们中国人，就逼着我们这些小孩去看，我还看到有一个姓赵的年轻人二三十岁之间，日本人用刺刀从喉咙口插进去，血直往外冒，唉，太惨了。

日本人还强奸妇女，虽然当时大多数的妇女都逃到江北去了，但我们这强奸的还是不少的，我记得朱庆强的母亲，当时50多岁了，被日本人强奸后，用刺刀划开肚子，死了。

我的父亲夏大勇，被日本人拉去劈柴烧水，日本人嫌我父亲劈的柴不好，烧的水不好，就把他拖到火上去烧，后来好多老人跪下来求情，就放了我父亲，当时我父亲60岁不到，但我们都吓死了。

我们同村人赵本来，被日本人抓走，一直都没有回来。

日本人杀人放火无所不做，他们烧房子，还把房子拆了当柴烧。

我还看到很多人被日本人押到塘边，让他们跪下，双手反绑，一个日本人举起一米多长的军刀，一刀砍下去把头都砍下来了，再用脚迅速地一踢，把他们踢到水里，常常一个日本人杀十几个中国人。

我们村的上元塘，里面有许多尸体，有老百姓，有军人，那些军人都没有枪，后来，村里在山边挖了个坑，把尸体埋到了坑里，那个坑称为“万人坑”。

在乌龙山上有炮台，中央军撤退后留了点粮食，有人从江北回来后去那找粮食，被日本人抓住就捆在树上，拿枪射杀，这也是我亲眼看见的。

安民后，村民们回来后，房子什么都烧掉了，牛羊也被日本人吃掉了，什么都没有了，村民们自己种田，日本人倒也不来抢了。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有三间瓦房，种地11亩，自己有牛，是三户合一头，吃的还可以。日本人来了之后就不行了，吃不饱，房子里的东西全被烧掉了，只剩下一个空壳，一无所有了。后来还种地，慢慢再买牛，吃饭困难啊。我家的小驴子被日本人抢走了，鸡也被抢走了，猪也被抢走了，他们还要大米。我们没钱买油、盐等生活用品，只好吃野菜来充饥。

日本人做坏呀，真是惨无人道。

29. 谢桂英口述

谢桂英，女，82 岁

调查地点：尧胜村中曹 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5 日

调 查 人：夏侃、钱春霞、金瑛、张晓磊

日本人烧杀抢掠，村子里的房子都被烧了。

我是冬日初十跑反江北的，第二年三月初一回来的。当时回来，日本人正在安民，到处挥旗子喊老百姓回来种地。我回来的时候日本人军队中有命令不准随便杀人，强奸。所以我们庄子里没有人被杀。听说上曹有人被杀了，还听说日本人看到男的就让他们当马骑，不愿意稍有反抗就杀了。但这个我们庄子上没有。安民后，我们在庄子上没有吃的，日本人还送吃的来。

我们在江北的时候，日本人偷上岸来找花姑娘，有三个姑娘被抓后反抗，最后被杀了。她们家人都不知道。

后来在我们这里，日本人对中国人任意打骂，还让我们做工，那些满脸大胡子的朝鲜人最坏。

30. 许广济口述

许广济，男，80 岁

调查地点：金尧新村 7 幢 2 单元 201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金瑛、钱春霞

我原住乌龙山上安泉，后来到了三汊河那的孤儿院，1937 年冬月初九搬进五台山难民营。冬月初十，日军到了水西门，冬月十一没听到枪响。十二那天中午枪声大作，还有炮声，三天三夜，冬月十五日军队进了城，从中华门进来的，当时守卫南京的是唐生智。我一直待到第二年，过了年正月十九回到孤儿院开学的。

日本军队中最坏的是长大胡子的，烧杀劫掳，无所不干。日本士兵

到了难民营，看到女青年就什么坏事都干，看到男的小青年端起枪就打。

我住难民营的时候，管理难民营的老师让我们出去卖卖肥皂、火柴等生活用品。出去的时候每次都看见路上很多死人，一次在磨头路上看见很多老百姓的尸体，路边上还有个坑，有个大概20多岁的男性被埋至胸下。我在卖东西时还看见，在内桥那的桥墩下，有七八个人已经看不出是什么身份，被火活活烧死的，乌黑焦烂的。

后来我回村子时得知上安泉死了三个人，是日军来要米，村里人说没有，日本人就用刺刀到处乱戳坛子，米流出来，日本鬼子恼羞成怒，就杀死了三个人。一个是和尚；一个是老头，姓吴，大概60多岁，从家里拖出来，用枪打死了；小安泉有一个姓许的，才19岁，平时他戴帽子，头上有道帽箍，所以日军抓到他就杀了他。

我们后来在安民之后在田间干活，日本人要我们帮他们到农家田里摘西瓜，一定要找带“十”字的瓜（留种的瓜），找不到，就用棍子胡乱打我们。

日本人最坏的了，把中国人当畜生，当牛当马。

父母早亡，祖上留下来两三间瓦房，姑姑住在里面，而我被送进了孤儿院。在孤儿院里，早上吃稀饭，中午吃干饭，下午又吃稀饭，稀饭里煮的是菜叶，很少有米粮，根本吃不饱。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小孩子还要出去卖肥皂、毛巾之类的生活用品，再把钱交上去。日本人来时，还在孤儿院，读了点书。

后来，15岁从孤儿院出来，姑姑又死了。于是，我住进了原来祖上留下的三间瓦房，在乌龙山那边。种八九亩地，有水田，也有旱地，地也是祖上留下来的。家里没有牛，有钱人家有牛，我要给有钱人家干三天活，才能借来牛用一天。年成好的时候，生活勉强过得去，年成差的时候，粮食收不上来，没有米，只能上山砍柴，赚点钱买点粮食吃。日本人不大到农村来。

见到日本人当然害怕，他们杀青年人，小孩子一般不理会。痛恨日本人，这是当然的。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罪恶。

31. 叶新恒口述

叶新恒，男，87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王子楼村甘家边西24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钱春霞、夏侃、姜莎莎

我本来住在城里集庆门一带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日本人来的那年，我才20岁，我们家没有走。当时很多人都住到了大方巷那一带的难民区。我家邻居也住在那里。当时我家里条件还可以，就在大方巷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是私房，有后门直接通向大佛寺。住在那里还算平安，反正日本人来我们就从后门走。大方巷附近有一家教会，收留了几百人在那里避难，但日本人也常去那里抓人。我认识两个人，一个叫陶定荣，一个叫陶定华，他们是四兄弟（叔伯兄弟），在一次日本人来的时候被抓走了，还有100多人也同时被抓走了，听说是抓中央军。后来再也没有见他们回来，估计是被用机枪集体屠杀了。这陶家四兄弟中最小的陶定贵后来成了我的妹婿，现在住在浙江杭州。

安民以后，我又回到杏花村住，那里的民房多被烧毁了。村上有一个女的，20岁左右，是我父亲一个朋友的女儿，被日本人糟蹋了，之后她一直郁郁寡欢，不久就自杀了。

在大方巷时，那一带满街死尸，兵民男女老少都有。

32. 余国和口述

余国和，男，79岁

调查地点：金尧花园7幢1单元202室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 查 人：钱春霞、金瑛

日本人打过来时，中国人的军队很腐败，当时有三个营驻扎在谢家头，日本人从上海打过来。到南京时，三个营不敢驻扎谢家头了，都撤退到分流村去了，但是好多人连枪都不去拿，只是挂着一些空名字。

日本军队打到南京时，因为家里穷，我和我的父亲没跑反，和村里一些年纪大的人一起留在村子里。第一天是来了三个日本人，用刺刀到处

乱戳，过了不久，日军的大部队就开过来。其中有个中国翻译给日本人翻译比划各地的地名。日本军队当时自己烧了早饭吃，有很多大胡子。吃好早饭后，大部队就走了，留下几个日本士兵，他们就开始在村子里放火烧房子，我们全部都从家里跑到外面，草房都被烧掉了，就唯有那瓦房子没被烧掉。

日本军队那时驻扎在前新塘，靠近铁道，每天太阳出来很高时候就到我们村子来 。有一天我们村子里跑反到江北的几个人由于在江北没东西吃了，就偷偷地跑回来拿吃的东西，他们是丁详虎、夏荣洲、彭真林，被日本人发现后就抓到前新塘，强迫他们干活，挑水烧饭。后来到晚上，几个老太告诉他们怎么逃跑，因为那边没有日军，他们于是就连夜逃回江北了。

那时我才 12 岁，还没过年，由于房子被烧掉了，我们就住到那瓦房子里，瓦房子的外屋墙上挂了副铃铛，一次日本人来了，就摇墙上的铃铛玩。我父亲余广全，当时 50 多岁，就走出来看了一下，立马被日军抓住猛打，我冲上去拖住日本人，日军就把我推开，把我父亲拖到门外用枪打死了。

日本人驻扎下来后，由于新四军和游击队破坏铁路，我们就被日本人抓过去看守铁路。在红石村那边，国民党只有一个排，大概有十几个人，武装齐全，村里来了两个日本人，中国兵里其中一个人提议和日本鬼子拼了，有的人不敢。其中一个士兵上去一把抱住一个日本人，日本人抽刀一下把他的右胳膊给砍了。随后，日军就让中国兵十几个人把他们自己一个个反绑好，然后用枪把他们集体射杀了。我们村里被日本人打死的有夏荣和，他在城里给美国人开车，一次在下关，日本人拉住他说“中国兵”，他说自己不是中国兵，是开汽车的，日本人端起机枪就打死了他。还有一个老太，个子不太高，她男人姓夏，当时 60 多岁，没跑反，也被日本人打死了。

被日本人强奸的有孙老太，她女儿叫孙荣芳，那时孙老太 30 多岁，她儿子读高中跟着姑姑跑反到四川，后来开战斗机，日本人投降后他就回南京来了。另一个是彭真林妹妹，家里很穷，她当时 20 多岁，是个瞎子，被日本人强奸了，她后来和另一个村子的人结婚了。

安民之后，大概收麦子时，跑反的人都回来种田，村里有些人被日军抓过去当“安路西”(音)，替他们干活，日本人也给钱。

尧化门铁路那边就一个日本人在，一些中国人贩米到镇江、徐州一带去卖，被他看到，他就用刺刀戳破米袋，大米就直淌，后来日本人失败，这个日军跑到镇江去，被中国人从火车上推下去死了。

家里本来有两三亩旱地，耕牛是几家共用的，大家合伙干活。吃的是用菜烧的稀饭，油盐是向邻居借的一点。日军来之后，我给地主放牛，一年给四斗米，不够吃的，也给别人干活种地。

日军没有来时，11 岁给人家干长工。日军来之后，房子被烧掉了，重新用泥盖。在难民营也住过。我还扒过粪卖，可以卖给种地的人。父亲被杀，我还小，地卖给了人家。

我父亲被日军给杀了，给我以后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伤痛！

33. 张德本口述

张德本，男，75 岁

调查地点：金尧花园 10 幢 3 单元 202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夏侃、金瑛

1937 年年底，我们从渡口或者周家山(是这两个地方中的一个，但是具体是哪个记不得了)摆渡到江北。日本人到江北去不敢走得太远，一般只敢走一公里左右，主要是去找妇女，南家边的小德仙的母亲就曾被日本人抓走过，不过后来逃回来了。在江北的时候，有两个日本人打我父亲，一个日本人还用枪戳我父亲，我父亲反抗并将两个日本人打倒在地，后来那两个日本人逃走了，不了了之了。

第二年我们回来了，房子都被日本人烧了，只剩下一两户，这一两户是留下来的老人跪下来求日本人不要烧的，也有妇女脱下衣服对日本人说：千万不要烧房子，其他都可以做。所以才没被烧掉的。回来的时候，看到零星的尸体，是中国兵的，因为他们都挂着水壶。

回来后，日本人还经常去村里，主要是找妇女。我们那有个地主叫夏仲棋，当时30多岁，他在房间里建了个两米多宽的夹墙，村中起码有三四十个妇女躲在那个夹墙里。有次日本人来找妇女，听到夹墙中有孩子在哭，日本人强行打开，他们捡了两个年轻的拖到烧饭的地方，脱光了女的衣服，并把女的脸蒙上，12个日本人强奸她们。这两个女的分别为夏兴芬(或琴)和夏××(不记得了)，她们是姑嫂。

1937年5月份左右，我14岁的时候到南京去干活：挑粪。有次看到日本人的房里草长得很高，钻了进去，当时为日本人干活的中国人喊我不要进去，我不听。被两个带枪的日本人带到了营房，把我的手反扣起来。后来一个警卫班的人过来了每人给我两巴掌，太君也进来了，他用扁担打了我两下头，后来又一个小兵进来了用柳条打我。那些帮日本人做事的中国人跟日本人反复说我是良民，日本人才放了我。后来那些中国人就告诉我说这里打死了很多人，大多都是小偷，进去一个死一个，日本人最怕小偷了。

我听说日本人看到年轻的会看看他们头上有没有帽印，有帽印的话就认为是中国兵，就打死他们。我听说上元塘那漂满了死尸，大概有四五十人，一个排左右，那时塘水都是红的了。

中国人看见日本人来了，就躲到洞里，日本人看见了，只要认为不好的就杀，认为可以的也杀。后来日本人不怎么来了，他们利用保长、村长为他们服务，保长、村长为了保命，一般都按日本人说的做。日本人要来就是找花姑娘或者巡逻，晚上不来，但是交通他们还是管的，巡逻一般沿铁路走。

当时日本人让中国人干活，中国人没有办法，只好干，主要去修路、挖洞，日本人不管中国人死活。

日军来之前，家里没有房子，租了一间草房，后来被日军烧掉了。日军来后，我还是在给地主放牛，地主给点粮食吃。日军在时，我家人把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破旧营房修修，在上面盖点草，就住在里面。在山坡上，买了一两亩地，种麦子、豆子。帮地主干两天活才能借牛一天用用。这点地只能收100多斤粮食，产量很低，没有什么肥料，根本吃不饱。我还帮地主打工，每天在地主那里干半天活，很苦。吃不饱，用菜充饥。后

来买了一头小猪，割草喂，鸡也喂，没用粮食，让它们吃糠或草。可以用鸡蛋换油盐，一般没钱买的。天旱歉收，就更困难了。

日军一般不理会小孩子，打青年人很狠，特别是打年轻力壮的。懂事了，见日军杀人当然很怕，他们残害中国人的罪行怎能忘记?!

34. 张仁炳口述

张仁炳，男，82 岁

调查地点：金尧花园 15 幢 1 单元 101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夏侃、金瑛

我住在北家边，1937 年年底的时候跑反到江北，在那住了两三年才回来的。

北家边的上元塘里漂了很多尸体，都是士兵，也有少数百姓，百姓多为年轻的或中年的人。当时山上也有很多尸体，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在山边挖了个坑，把这些尸体都埋在这个坑里，至少有几千具尸体。

中央军在逃跑时，只要被日本人发现就射杀。中国百姓躲藏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多数也被射杀。但如果有给日本人做工的中国人说被抓的中国百姓是良民的话，就会把他们放了。

我记得有个本家被日本人捆了起来，在地上拖了很远，当时他 30 岁左右，经许多为日本人做工的中国人求情才幸免被杀。

35. 赵荣芝口述

赵荣芝，女，82 岁

调查地点：金尧花园 33 幢 2 单元 102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金瑛、钱春霞

我是从尧化门乌龙村搬到金尧花园的。日本人打到南京时跑反到江北瓦子口，后来日本人打到江北了，又跑到六合，我妈拖着我跑，那时

我还小，两条腿跑得疼死了。我们先到朱镇集，再到马布集（音），然后到巴布桥（音），在那待了有一年，后来到已子庙（音），再回到栖霞，那时我已经17岁了。

回来时，村里的好房子被烧光了，坏房子没被烧掉，我后来的公公在跑反江北时被日本人杀掉了，他叫周学兵（音）。我们跑反江北时，庄子上有人被杀了，名字叫姚红村（音）。

很多都不记得了，那时小。

36. 周荣发口述

周荣发，男，80岁

调查地点：金尧新村3幢4单元101室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 查 人：夏侃

我老家在南京，因小时候我的右眼被资本家的小孩戳伤了，到鼓楼医院没治好，我父亲后来就带我们一家去了上海，日本人打到上海时，我父亲带我们坐轮渡回南京。苏州一条汽艇在前面拖了12条船，每条船上有七八十人，后来日本人在下午时丢炸弹，正好炸沉了第3、4条船，头尾断开后，后面的船上人逃到苏州，在那的临时难民营住了十天左右，我也在，但没见到日本人。后来我们回到了乌龙山曹家边，不久，日本人就打到了南京了，我们大队上的有钱的都去了江北，父亲本想带我们去的，但没钱去。江上那时全是国民党的尸体，有日本人的汽艇在江上巡逻，机枪扫射。

日本人来我们村上，主要是白天来，要鸡吃，还有就是要花姑娘。一次有五六个日本兵到我们村上，把村里人都押到一起了，枪都架好了，大家都求日本人不要杀我们。后来我一个王子楼的舅舅，叫胡大勇（40岁）和日本人说我们都是村上的老良民，不是中国兵，才逃过一劫。要不然机关枪一摇，就都没有了。我们村102个人，大都跑到江北了，只有少数人留下了。村里一个老太喜欢捡东西卖，捡了好几件国民党的军衣，放在家里稻草堆下，后来被发现了，日本人就把全村留下的人集合在一起，

用枪托打。我父亲周之银就被打得吐血，过了半个月左右就死了。我父亲死后，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只能要饭吃！（眼泪流下）

北家边有一个地主家里住了一个连的鬼子，住了差不多一年，白天还有人站岗。

村里有一间空房子，有三个中央军在里面稻草上睡觉，被两个日本人发现，用刺刀拨开草，国民党兵吓死了，后来都被刀刺死了。

在北家边有十几个中央兵，应该是新兵，很年轻，被两个日本人发现，都吓得不敢反抗，都缴枪投降了，被押到村上，被命令挖了个大坑，然后日本人叫他们站在坑边成一排，推下去活埋了。

我一个婶婶和十几岁的一个小姑娘躲到干家巷的水泥厂一个难民营，是外国人办的，日本人不敢去，但在里面也不敢出来，出来被日本人看见就打死！

我见到一个姓董的妇女，被在北家边山上守卫的日本人发现，一枪从左腿打穿，腿都烂了，后来就一直生病，最后死了。村上一个姓周的老人（50多岁）也是被北家边的日本守卫一枪打到腿，烂了，残了，病了，死了。

一次有三个日本人去邻村找妇女，我一个远房婶婶（另一位受访者夏立兴的亲姐姐）被抓了，日本人竟逼一个村上的青年人先强奸，然后三个日本人轮流糟蹋了她。我这个婶婶当时要跳塘寻死，被大家拦住。劝她："现在是战争年代，日本人不讲理，算了，不要寻死了。"

父亲兄弟三人，只有三间瓦房，爷爷盖的，家里有六亩地。父亲把房子和地都留给了两个弟弟，然后带着一家人到上海去打工，租房住，比较贫困。日本人打到上海后，就逃回了南京老家。后来，日军又打到南京了。几家共用的牛被杀了，粮食也没了，日军刚来的时候十分凶狠，乱抢乱杀。自己当时还小，很害怕，天天挨饿。我们一直恨日本人。

37. 周秀英口述

周秀英，女，83岁

调查地点：金尧山庄3幢3单元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 查 人：张晓磊、夏侃、钱春霞、金瑛

当年日本人打来时，我16岁，因为害怕日本人就跑到江北去了。我原住在杨部塘。2月25日(第二年)听说日本人安民了，就回到家，当时日本人还在。

我大伯许广荣当年26岁，出去打木桩用来拦日本人不让他们过来。因为当时剃了头，头上有新痕迹。日本人就开枪打中了他的手，他昏倒在地上。后来大约两个日本人用脚踢他，他被踢醒了，又被日本人用刺刀刺了三刀刺死了。

我还记得当时庄上有四个人被杀死，年龄大约四五十岁。

当时回到庄子上，日本人还经常来找花姑娘，找不到就要鸡，但不杀人了。

家里本来有两块地，一块二亩七，一块二亩四，家里没耕牛，租地主的牛种地。房子后来只剩下一间空瓦房。家具都没有了，只有这间破旧不堪的瓦房。穷人多，日军来之后，生活更加困难，吃不着一顿饱饭，就像乞丐一样。每日生活在恐慌之中，生活没什么大的变化，直到日军投降。

38. 朱秀芳口述

朱秀芳，女，79岁

调查地点：金尧花园32幢3单元201室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夏侃、张晓磊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才12岁。我们家那时住在乌龙山后庄，跑反时由绍家桥到江北，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在后庄有许多没有走的老人都被打死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被刺刀挑开肚皮，肠子流了一地，后来被枪打死了。我们家住在江北的时候，一次日本人来了，叫我的父亲给他们带路去找花姑娘，我父亲没有去，被日本人用枪托打破头，血流不止，我们一家人都吓死了。后来不久，父亲就去世了。跑反回来后，村里的

朱家东的老婆被日本人抓住，被日本人糟蹋了，最后日本人还打死了她。我们这些妇女、小孩都是用黑灰抹脸，破布蒙头，白天都不敢出门，晚上还要躲起来。最可恶的是他们（日本人）有时糟蹋妇女前，还要中国人先上，然后再几个人轮奸。日本人在村里拆房子，烧房子，抢东西，打人，糟蹋妇女无恶不作的啊！一般日本人要是看见中国人就直接一枪杀了，要是你磕头求情，可能不会被打死，但是会被打得血花四溅。村里有一个年轻人（18 岁）捡到一把枪，就背在身上，被日本人发现了，被反绑住双手拖到后庄，让他跪在地上，一个日本人拿一把一米多长的东洋刀一下就把他的头砍掉了，血飞出一米多高。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有三间草房。日本人来了，都被烧了。当时种地三四亩，家里没有牲畜，耕牛问别人租的，根本吃不饱，只好吃野菜来充饥。日本人来了之后，情况差不多。

日本人做了那么多坏事，我见了他们就害怕。

（四）八卦洲调查

1. 包玉春口述

包玉春，男，86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外沙村 4 队 18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孔令琦、周丽花

我是安徽人，27 岁时来到南京，住在八卦洲外沙村。

那时曾看到几十个中央军从草鞋峡退到七里洲，那里的江不深，才两三尺深。

当时八卦洲有很多人挑着柴火到南京城里去卖。1943 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大同村的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卖完柴火经过宝塔桥时，被日本兵用东洋刀砍掉了头，这是同他一起去卖柴火的同伴说的。日本兵

当时挡在桥上，指着他，说他不是好人，便把他的头砍掉了。

2. 鲍于得口述

鲍于得，男，55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同村 15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日本鬼子来时，我还没出生，但我听父亲鲍会宽说过不少事情，但他现在耳朵听不见，我就把他讲给我听的事说一下。

我听父亲讲，日本人要过来就直接过来。当时我家住的地势高，几家人就合挖了一个地洞，鬼子一来就躲在里面，一次我家和几家邻居十来个人躲在地洞里，一家的小孩突然哭了起来，家里人就捂住小孩的嘴，不让他哭，结果把小孩给捂死了。当时洞里躲着我二姑姑、二姑母、叔公和父亲以及沙家的几个人，具体是哪家的小孩就不清楚了。

约四月份，在现在的大同村，有母女俩在锄草，鬼子来了，她们没逃掉，三四个日本鬼子把十六七岁的女儿给强奸了，母亲害怕逃掉了。

听母亲讲过，日本兵来到八卦洲上，到人家后，就抢鸡，像母亲这些妇女就用锅底灰往脸上涂，有的人甚至把粪便泼到身上，还有用鸡屎抹在脸上，尽量把自己搞得不像人样。

中央军是秋天过来的，很多人就跳到江里游过来，而日本军舰、飞机就在江面上进行扫射，许多人被打死。江里的死尸无数，能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过来的人都说，不知道有两条江，后来他们又继续过江逃到江北。

3. 毕相甫口述

毕相甫，男，71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外沙村 126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周丽花、孔令琦

日本兵来的时候，我家住在大厂镇，我当时大概7岁，记不清了，反正肯定8岁以下。那段时间，日本飞机老是来扔炸弹，晚上也有飞机来，晚上飞机来的时候，村里的大人会把所有的灯都熄掉，防止日本人扔炸弹。反正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没有扔什么炸弹，后来我们听老人们说在南京火车北站那边扔了不少炸弹(没有飞机来丢炸弹，只是害怕)。

后来，当日本兵快打到南京的时候，我们村的甲长见势不妙就要我们跑反。那是冬天，我们夜里开始跑的，往北边跑，村里人全走了，把值钱的东西也都带走了。我们跑了八个小时，天亮了，没看见日本人，村里人就陆陆续续回去了。

回村后，日本兵也没有来过。后来，日本人安民了，甲长叫人做了许多日本小旗子，要每家每户都插在门上，迎接日本兵。后来，日本兵来的时候，家门口挂了旗子的人家就没有受到什么损害。

我14岁的时候，学了理发，去到六合长卢镇的一个小饭店里帮工，混口饭吃。那个小店的老板叫贾成明。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妹妹，因为日本兵找花姑娘的时候，叫她站住，她吓跑了，日本兵就开枪打死了她。

4. 蔡德金口述

蔡德金，男，83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同村8队(原双柳村187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 查 人：范国平、高从祥

我当时住在七里洲下鸡谷村。家里有六口人，父母，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种七八亩地，也打一些鱼虾，当时村里有二三十户人家。

鬼子进南京是从雨花台来的。有许多南京人逃难到八卦洲，有亲投亲，有友投友，当时我们村里住满了人。南京人吃的东西大多是自己解决，自己出去找，日子很难过。小孩很多，老人比较少，老人舍不得家，也认为日本人不会对老人下手，就留在家里。

日本人进南京后，经常来八卦洲，来的时候都是坐汽划子，大家一听到汽划子的声音就躲起来，鬼子上来后，就抢鸡、猪等能吃的东西，我家

里 12 只鸡，2 只三四十斤重的小猪，都被两个日本兵用枪打死后给抢走了。他们后来又胁迫船民给运到江对面的。

日本人上来的另一个目的，是找花姑娘。当地的姑娘大多躲在地洞，或芦苇荡里，他们一般找不到，但南京城里跑反到这的姑娘糟了秧，我邻居家住着的一个姑娘被两三个日本兵轮奸，当时那个姑娘只有 23 岁。

中央军过江时死了很多人。日本兵在汽艇上架着机枪扫射木排上的中央军，中央军横七竖八地死在江里，有很多的尸体被浪推到江岸上，到处都是尸体，任其腐烂，无人处理。

那年八卦洲上很多人吃树叶。洲上有鬼子来，我们就躲，有些用小船躲在芦苇荡里，鬼子到处找，用刺刀戳，找到姑娘就糟蹋。

5. 陈翠英口述

陈翠英，女，84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同村 5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张卫红、韦军

日本鬼子来时，我 18 岁，当时住在小黄洲。一天日本人来到村里，全家人都跑出去躲了起来。那天晚上日本人把一位 50 多岁的唐老太在她家奸污了(8 个鬼子去她家，另外还有 1 个看船，1 个看门，一共 10 个鬼子)。第二天，家里人回去，老太被吓傻了。老太丈夫将她弄回家。后来，慢慢地老太才恢复过来。

听人说，头一次，日本人轰炸南京来了九架飞机，在天上盘旋了半小时左右，方位在紫金山附近，第二、三次来就开始扔炸弹了。

日本人是由汉奸带到八卦洲上来的，一般大家在自己家里挖地洞。日本人来了以后，大家有的躲在地洞里，有的就逃，一般都是通过听日本人汽油船的声音知道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这主要找花姑娘、新四军和国民党。

小黄洲有 94 户人家。小黑子他妈被日本人打死了。当时小黑子是

地下党。日本人到他家找他没找到，就问小黑子他妈。小黑子他妈说不知道，日本人就用皮鞋踢她，用枪托打她，把她打得在狗洞里爬来爬去，最后被打死了，当时她才40岁。后来小黑子回来把他妈给埋了。

还听七里洲的人说，不少姑娘被日本人抓到船上去，第二天又被送回来了。具体做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日本人来时，我家人用一个大木盆躲到了牛塘里，一般可以躲十来个人，牛塘四周都长着苇草，日本人不敢进来。

当时有不少中央军跑到八卦洲上来，有许多人对我们讲："我们只知道有一条江，哪里知道有两条江。"另一些人还说："江边有许多东西，包袱、皮包好多。"中央军第一批来有船，下面的只能把木板弄下来漂过江。燕子矶、草鞋山，还有下关都有中央军跑过来。白天时，有中央军逃到八卦洲，说："老乡，你们还不走，鬼子要来了，他们烧杀抢掠。"我当时在弄黄豆，父亲把弄好的黄豆卖了33块钱，又买了猪回来。母亲说，现在缺钱，还买猪？父亲去和人家换，人家开船跑了。后来日本人来了，晚上父亲还偷着回来喂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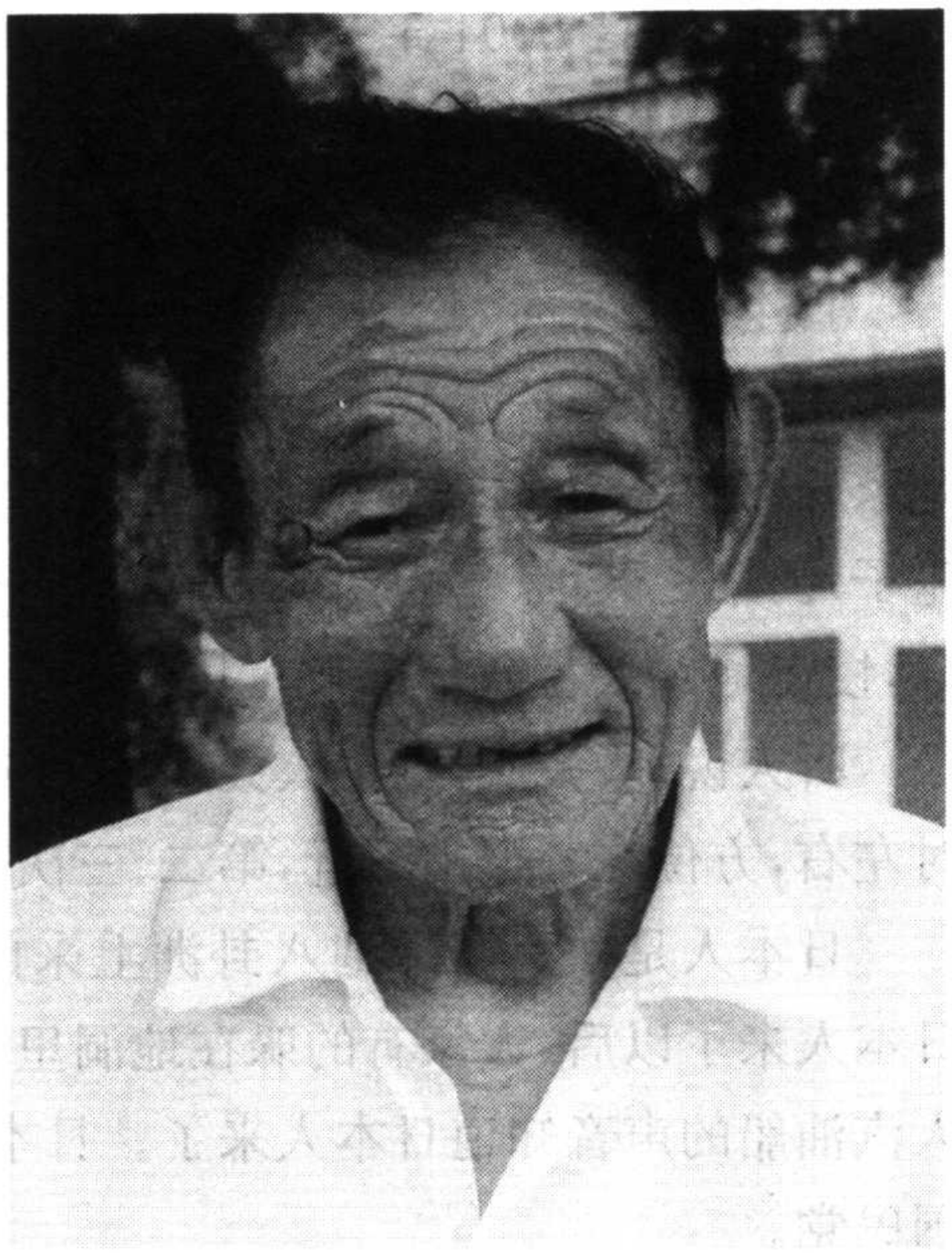
6. 陈庆祝口述

陈庆祝，男，80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老人公寓

调查时间：2004年7月2日

调 查 人：邵啸，倪振林，侍晓莎



陈庆祝

我很小时随父亲搬到八卦洲。日本人在夜里或下午乘帆布船从江南来八卦洲。见鸡打鸡、见狗打狗。日军对年纪大的人看不顺眼就一枪打去。妇

女和小姑娘为躲避日军强奸，将锅灰涂在脸上；有难民逃往八卦洲，数量不多。有的抱着门板和树，想依靠水流逃生，但遭到日军飞机扫射，大多数死亡。侥幸逃生的人中有中央军，他们换下军装，冒充老百姓。日军根据有无帽檐留下的痕迹和手上的结茧情况分辨军民，认为是中央军的就枪毙。

老百姓听到帆布船的轰鸣声就立刻躲入芦苇荡中，日军经常来，但也害怕芦苇荡中有埋伏。

7. 陈张氏口述

陈张氏，女，80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新生村 2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倪振林、陈亮、侍晓莎

我祖籍徐州邳县，鬼子来时我 13 岁(1937 年)，当时住在小黄洲(现在新生村)。鬼子刚来时特别坏，他们一到我们这里来就抢东西。放火也是常事，有时走到哪放到哪。另外，他们还经常找花姑娘。我们村那时候住着一个姓李的妇女，就和我住在一排房子里，她那时 30 多岁，正在坐月子。鬼子来时，她没来得及躲起来，被鬼子给逮住了。然后一个鬼子在门口放哨，另外四个鬼子对她进行强奸，她当场死亡。

在徐州时，日军曾将水银倒在人头上，人的头皮就裂开一条缝，然后人的皮就会被脱掉。

8. 陈仲夫口述

陈仲夫，男，80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新民村 14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范裴裴、邵啸

我只是远远地看到过日本人，不敢让他们看见我，看到了就要被

杀了。

12 岁的冬天，我只知道日本鬼子来我们庄上两回，还是晚上。我们家原来住在七里乡陈翟庄，四面环水，日本人不好来。日本人来了，很多乡里人就乘小船跑，我们对地形熟。我们庄上只有五户人家。日本兵来的时候，还带着从别的地方抢来的妇女，在德金家强奸。日本人来到庄上就抢东西，抢鸡，而且他们自己不去捉鸡，叫中国人去捉。我家八只鸡被抢了七只，只剩下一只，因为日本人嫌小就没有要。日本人过河的时候把脚弄湿了，就到我们家把我哥的皮鞋、棉鞋穿走了，别人家的也穿。我哥回来的时候没有找到鞋穿，因为我的鞋小，他们没有穿走。

我听说有一个妇女被日本人强奸了。有的妇女用锅灰把自己的脸抹黑了，以躲避日本人的侮辱。被强奸的妇女很多。

日本人有时认为屋子里有花姑娘，就放火烧房子，他们认为不烧房子，花姑娘不出来。有一次日本人点着我叔叔家房子的窗户纸。我哥哥就提了一桶水去救火，日本人看到了，就拿起枪对我哥哥开枪。结果枪打在我哥哥前面的地上，把地上的土打飞了起来，子弹从我哥哥头上飞了过去，我哥哥吓得躲起来了。

当时中央军在江边被日本兵屠杀。有的中央军就从江南往八卦洲跑，有的死在了江里。有的武器漂到了江滩上，村里有胆大的人就去捡枪。日本人来的时候就打枪，日本人说我们这边有“黑头”，他们要来清剿。万字会的人就来向我们收钱，说买东西给日本兵，他们就不来清剿了。

我听说有个叫刘老四的，他老婆被日本兵强奸了。他有怨言，日本兵知道后，就叫他挑日本兵抢来的东西送到日本人的船上，然后叫他回去，还打了他一枪。他就爬到我嫂子的父亲家找他医治，当时肠子都露了出来，由于没有医疗条件，就没能给他治，之后他就死了。

我们家共七口人，三四十亩田和八间房。日本人来后家里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9. 窦方明口述

窦方明，男，73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新闸村 1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倪振林、侍晓莎

1938 年春天，在老七里洲，有个姓周的十八九岁的姑娘被鬼子带上船强奸，十天后才放回。

1938 年春天的一天中午，村民尧英明在江里撑船，鬼子在汽油船上开枪将他打死。鬼子曾在下坝、青龙尾投放过炸弹。

在江南的幕府山、史家大湾子附近，鬼子打死过几千个中央军。

鬼子来之前，我家有十二三口人，家里六七十亩地基本上可以解决大家的温饱。鬼子来后，我们继续靠种地为生。平时的买卖基本终止了，所以油盐这些日常用品很难买到，日子也不如以前。

10. 杜永高口述

杜永高，男，77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东江村 1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1937 年冬天，一个逃到八卦洲来的中央军，对我讲了在老虎山（三台洞旁）中央军被集体屠杀的事情。当时鬼子对他们进行了扫射，前排的人挡住了他没被打着，后来日本人又用刺刀刺，他也没被刺到，后来从江里游到八卦洲。但他来八卦洲后，还是被二鬼子（汉奸）报告给日本鬼子。他被日本鬼子给杀了。

11. 冯秀英口述

冯秀英，女，85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溜西村 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 查 人：范裴裴、邵啸

我们家原来住在尧化门(乌龙山)炮台附近,后来日本人把我家的房子烧了。我们就跑反到花子口,住我嫂子家。安民以后住到八斗山我姐姐家,躲在夹墙里。

冯秀英

听人说,邻居朱赵氏在乌龙山被日军强奸了,之后日军还把她的下身用刺刀挑开。

我当时18岁,在江南的下关惠民桥,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叫吴九子,我是他姨。他是住在八斗山后街的一个老实人。他姐夫叫王时华,是个开米店的。当时日本人让他看着一个老太婆,她是龙老太的媳妇,她是个寡妇。日军去找花姑娘了。吴九子笨死了,他应该和那个老太婆一起逃走,可是他不但不跑反,而且认真地看着老太婆。后来老太婆跑了,他还待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日本人回来了,他们没有找到花姑娘,就十分生气。因为当时的妇女都躲起来了,日本人于是就戳了吴九子十几刀。吴九子喊:"王爷爷救命啊!"王爷爷就是我姐姐的公公。王爷爷赶到的时候就被吓住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18岁那年的事,日本人对着洞扫射里面的"马猴子"(指土匪)。谢伯伯、九伯伯和张友心都被打死了。在五元里那里有看门的日军,他们时不时就会打人,我哥哥就被他们打过。

我20岁那年,在我们花子口那里有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是个老姑娘,她妈妈姓王,她家里有钱,人也漂亮,可是她还敢上街去买菜。被

日军发现了，他们追她，她就跑，其中一个日军开枪没打到，就从另一个日军手里把枪拿过来打了她肚子一枪。这个换枪的过程是她三哥哥亲眼看到的。我们当时躲在圩里，圩里有水，她躺在埂上，后来她妈用船把她接走了，被抬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只说了一句："妈，我不行了。"然后就死了，她当时穿着蓝裤子，黑背心子，流了很多血。后来她家人回来就哭了。那家人本来过得蛮好的。我们当时看日本人走了，就跑回来了，我们两家靠得近，就看到了。

我还听讲，江北东沟镇的镇长的老婆被日本人用艇带走，后来又送回来了。

我 18 岁那年冬天，我姐夫的小叔子在下关惠民桥被日本戳了十几刀，因为日本人让他带路去找花姑娘没找到（因为女人都躲起来了）。当时日本人来，人都跑光了，家里都丢老头、老太看门，他们家没老人，就把这个弟弟丢下看门了。

我 21 岁那年，八卦洲这边住着一个朱奶奶，江阴人，有四五十岁了，上午被日本人逮过去，下午就被送回来了，老李看到了。

我十八九岁那年冬天，花子口开鼓（船名）被日本人炸了，两个姑娘去船上找东西（家里穷），日本人在埂上巡查时发现了她们，便把她们杀死了。她们俩是妯娌，只留下一个小孩由孩子的奶奶照顾，当时我们跑反到江北就住在她家。

有一户人家，公公在尧化门被杀死了，丈夫去收尸了。日本人又来了，女人在坐月子，出来晒太阳，被日本人杀死了。等她丈夫回来，发现就剩个孩子了。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8 岁，我和母亲、哥哥嫂子住在花子口两三年，21 岁搬到八达山乌龙大队，我们在那里住的是草房、土墙。日本鬼子来了会烧房子。

日本人也扔炸弹，当时我母亲梳的是巴巴头，正好一块弹片在她头上飞过，把她的巴巴头削掉了，剩下的头发很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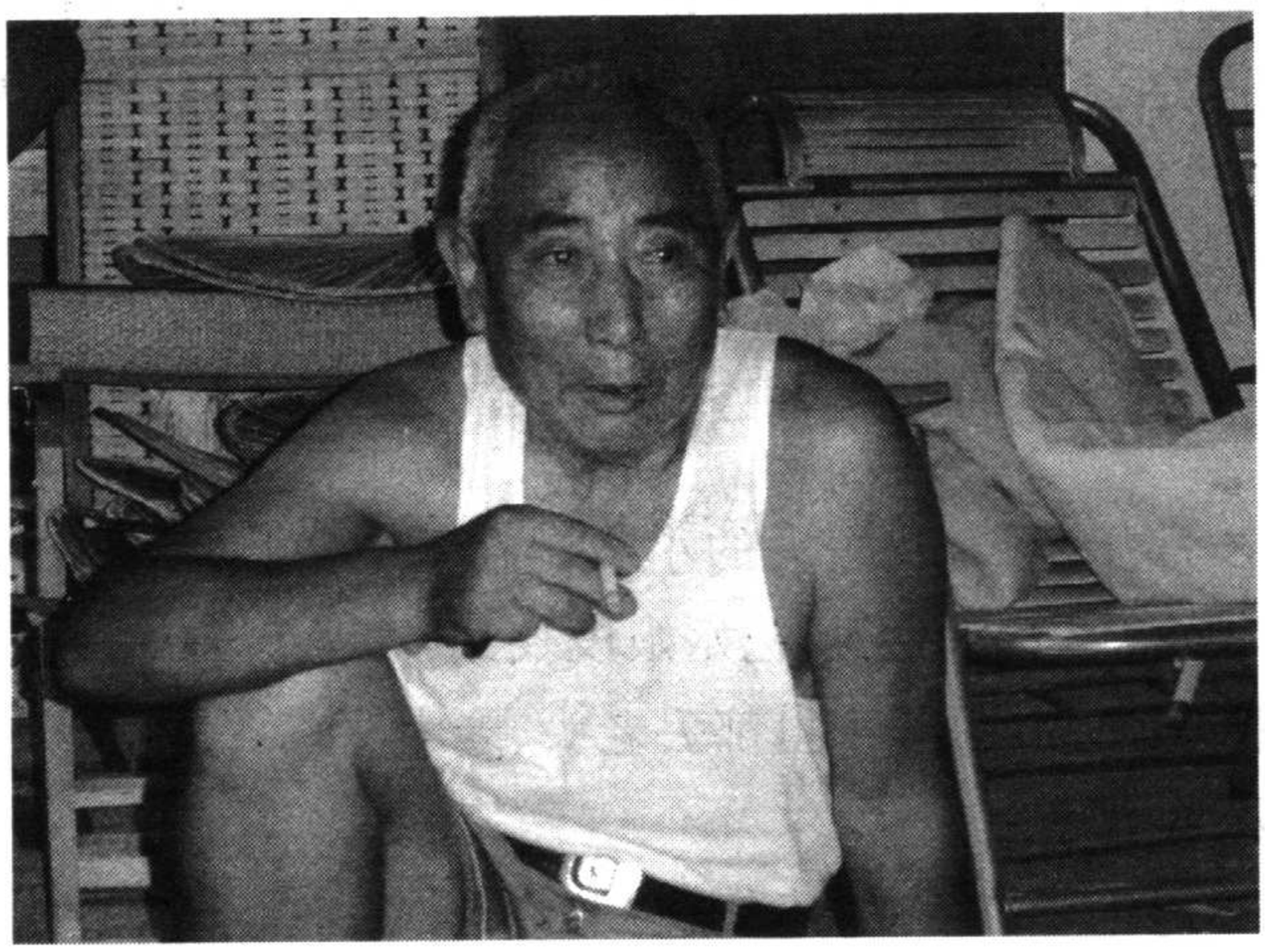
12. 高健口述

高健，男，74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上坝13队驼路村17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 查 人：张卫红、范国平



高健

老家安徽蒙城，在南京四平路出生，1937年日军来时，我们跑反到江浦张家湾，同父母一起，在此待了一年，日本人扔炸弹炸的护城河，南京站玻璃都震碎了，这种情况在江浦经常碰到。第二年春天回到下关小街栅栏门，火车轮渡扔炸弹，原来海军部也被炸了。我父亲在东炮台明事街人工推独轮车，一边摆一篓子运砂石子，路上忘记没有给日本鬼子行礼，鬼子拦住上去一脚，并将他带到司令部(21中)，三天后我到宝善街水牢把我父亲取保出来，花了很多钱(贩稻草卖得的)。母亲一直双目失明，生活无着，父亲只好于下半年到八卦洲讨饭。我和母亲一起在丁家桥讨饭。过年后我父亲将我们带到八卦洲，从此之后便在八卦洲。

万字会原是一贯道组织，刘大负责(兄弟四个)，刘三、刘四为自己团团长，刘二在1947年据说为新四军抓住，被带到江浦县子圩，花了很多钱赎了回来。刘大、刘三在解放后逃走，刘四的儿子参加革命。

南京下关城河路一带尸体很多。

当时鬼子经常在永利锁厂，很少来八卦洲。

大同十队叫侍香安的妻子被日本人糟蹋，轮奸后腿受伤，走路不好

了。当时她的年龄只有 20 多岁，长得很好看，家里很富有，是地主。当时当地人都知道。

13. 高文新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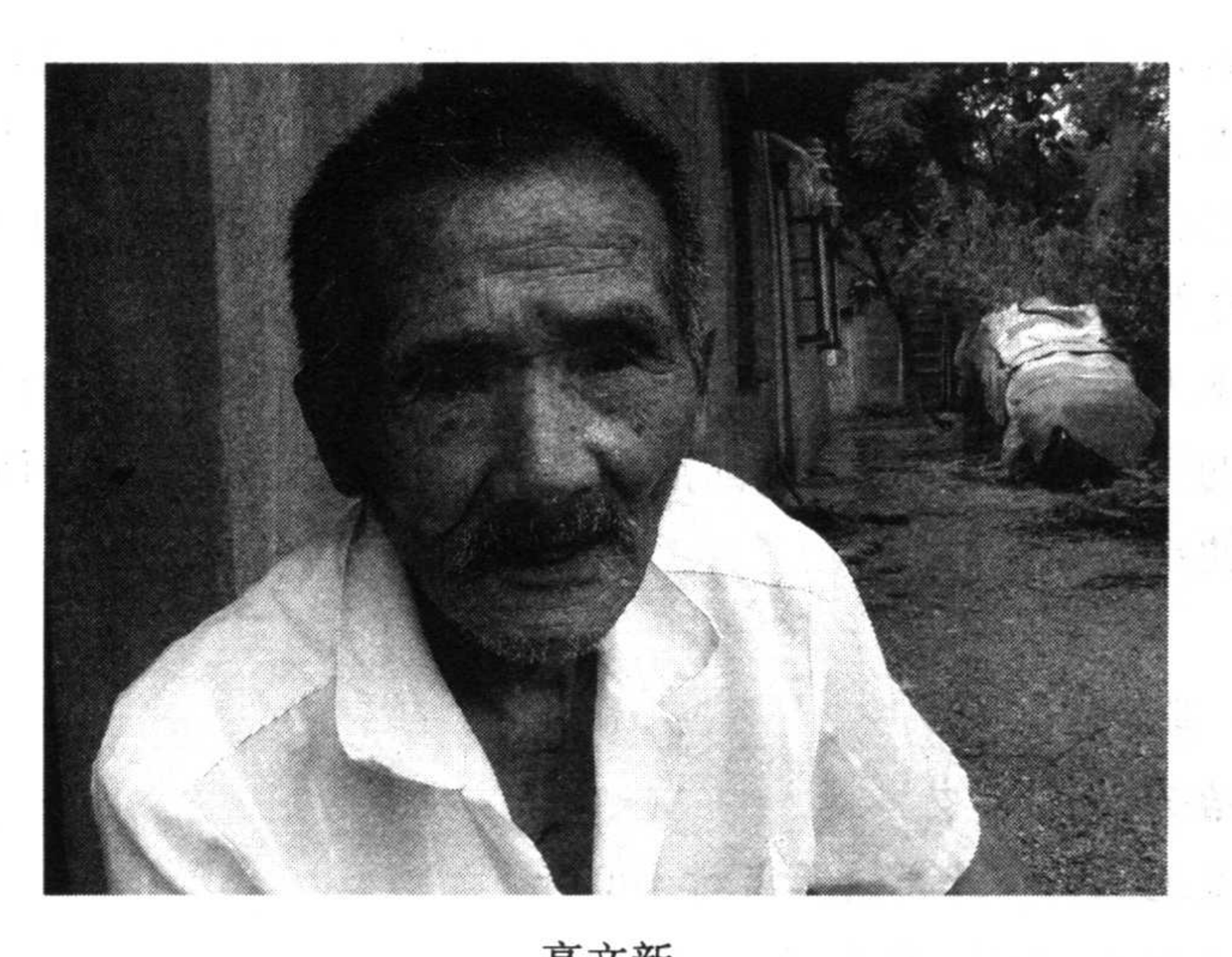
高文新，男，84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同村 2 队 13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范国平

1937 年冬，逃跑的中央军因无船，将床、门板放到江中，人趴在木板上，漂着过江。日军飞机发现后，低空飞行，对江中的人用大炮轰，用机枪扫射，很多人被打死，打伤的有一部分人飘到了八卦洲，便向农民要衣服，把中央军军服换了。在江中和岸边的尸体无人处理，当时到处都是尸体。



高文新

1937 年冬天，某月的 31 号，在燕子矶七根柱、三毛洞驻扎有一个团的中央军。五个日本人和两个翻译发现了他们，中央军因为无人指挥未对日本人进行反抗，并且将枪举在头顶上，准备投降。一个日本兵对中央军说了几句话，大家听不懂。翻译说："太君说把枪放下并排放在一

起。”日本兵又说了几句，翻译说：“太君要你们做徒手体操，排好了向前走，还说你们投降要听太君的，太君就给你们发饷。”中央军投降后按日本人说的做，五个日本兵和两个翻译有三挺机枪，紧跟在后面。在到史家大窝附近的时候，日本兵向投降的中央军开火，机枪扫射后，中央军全被打死。

鬼子用橡皮艇开到八卦洲，一般每次来三五个日本兵，次数不一定，主要目的是抢鸡、鸡蛋，尤其是花姑娘。被抓到的花姑娘一般都被强暴。农民把路挖断阻止鬼子进村，还把东西藏起来，听到日本人来的消息就躲起来。一般是青年男女都躲起来。过去有一个老人说，他当年一般躲在柴堆里，柴堆一般在河边，三面堆满柴，靠河的一面可以躲人，中间能藏一个人。鬼子抓不到人，就烧柴堆，藏里面的人就能从靠河的一面跑了，以免被烧死。还有人在房子里砌上隔墙躲在里面。

有个人叫刘安海，七里洲人三十来岁，被日本人杀了。原因是一个日本人抓了一个花姑娘在他家强暴。刘安海觉得晦气，不服气，就趴在窗子上看，被发现了，日本人出来就用枪把他打死，当时肠子都出来了。

日本人来之前，我在南京杂货店当学徒，准备自己开店。但日本人来了，被父母接回，就不在南京市区了。日本鬼子走后，我留在八卦洲种地了。日本人打破了我的生活轨迹。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家有六口人，我家生活条件还可以。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所以父母每次都把我藏得很好，不让我有半点伤害，也不让我随便出门。

14. 高治芳口述

高治芳，女，80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巽离村 10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倪振林、侍晓莎

我原住在老七里洲。我 13 岁(1937 年)冬天的时候，鬼子来到八卦洲。他们乘汽油划子来。村上的老人不睡觉，听船的动静，敲铜锣作为

警报。年轻人都躲在地洞中，不敢出声，年轻的妇女用锅灰将脸抹脏，以避免被鬼子糟蹋。

1937年冬天，在老七里洲，一个姓刘的十七八岁小姑娘和其他几个姑娘被鬼子发现，被几个鬼子轮奸。

鬼子曾经轰炸过江南和八卦洲。

当时我们家有六口人，在七里洲靠种地为生。鬼子来后经常抢东西，但那时我家很穷，没什么给他抢的，所以对我家的生活没有多大影响，但是我们一直提心吊胆的。

15. 管其荣口述

管其荣，女，84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巽离村22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倪振林、侍晓莎

我17岁时(1937年)鬼子来到八卦洲。那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在老七里洲，村民赵光富的姨，20多岁，被鬼子在地洞中发现并强奸，当天晚上死了。

1937年冬天的一天下午六七点，我叔公刘兆怀(刘老四)在东坝头埂上遇见鬼子。鬼子叫他把抢来的鸡送到船上，叔公看见家里的房子着火了，就把鸡给别人送了。在回家的路上被鬼子用枪打中，肠子流了出来，当天夜里十二点钟左右死亡。

在长江南边，日军在船上用机枪扫射撤退的中央军。史家大窝子到煤炭港附近全是死尸，尸体残缺不全。

16. 郭九兰口述

郭九兰，女，74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上坝五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7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张卫红

我家当时住在下关姜家园，离挹江门不远。家里有40多间房子，在下关永宁街石桥开了一家棺材店，生活比较好。外婆家住在坡下，我家在坡上。两家都是大家族，当时全家20多口人。我是1960年来的八卦洲。

日本人进南京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姐妹跑反到王家湾，后来又跑反到薛家店，当时是白天躲起来，晚上走路，母亲背着大弟弟，搀着我，走在田埂上，埂非常窄，我滚到田里去了，奶奶带着大妈和大伯住在扬子饭店。

回来的时候，大约是在过年后的正月里我们坐船到中山码头，日本兵已经开始安民了，下关的街道上全是死尸，我当时很小，只能在人的尸体上跨过去，有些地方死尸成堆我走不过去，母亲就把我抱过去，真是尸成山血成河，有士兵也有老百姓。

挹江门城门上挂满了尸体，像树林一样。这些士兵都是用绷带准备跳到城墙下逃命的，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打死的。

我有一个远房爷爷姓郭，平时我都叫他矮子爷爷。日本人来的时候他舍不得走，被闯入家中的日本人一枪打死。堂表哥得了肝腹水，走不了，他住在姜家圩，钱大发的哥哥在街上看到了日本鬼子十分害怕，想逃走，结果一跑就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

我大哥当时还在南京上中学，十二中。他结婚三天后就与大嫂分开了，因为学生戴帽子，头上有印子，怕被日本兵杀害，被人带走了，十年之后才回来。

我六七岁时住下关姜家园，后跑反到大厂镇的王家湾，那时要到八卦洲买粮食。我家原来住房十分宽裕，有四十几间，回来时只剩三间，其余都被日本人放火烧掉了。我那时挺怕的，会抓小孩子打防疫针，一年打几次。

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检查传染病患者，那时候要是孩子有病，大人就带他们躲起来。日本人说来就来，召集百姓带上孩子，到指定地点集合，不去的就有日本兵上门找。如果家里有人生天花、麻疹等传染病的，全家人都会被日本人抓走活活烧死，许多得了病的人都没有再回来。当时只要有人生病他们就会躲到坟场一类的地方，害怕被鬼子抓去。

大家都不敢说家里有人生病，有钱人就去买奎宁，但是一般人买不起，死了不少人。永宁街上的棺材铺在日本人来之前就关门了，木材都搬到了家里，被大火烧了。我们回来以后没地方住，只能住在扬子饭店的车棚里，住了两个多月才回家，父亲后来开了一个米店，但是生意大不如前了。

永宁街、姜家园到处都是大火，外婆家的房子也只剩了三间，她住的十二中附近的房子也被烧掉了。

抗战时期我在二板桥小学读书，学日语，但老师是中国人。日本人有时来学校打针，同学们十分害怕，到处跑。

日本人在挹江门城门口设了岗哨，经过日本兵面前必须向他们鞠躬，不鞠躬就要受罚，罚人晒太阳，吹西北风，弄不好打人耳光。

日本要投降的时候，组织学生游行，在慧明中学集合，喊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有一个男同学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汉奸听见了，日本宪兵队派特务紧盯着他，一直跟到小桃园，大概在夜里十二点左右用专车逮到宪兵队。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一个多月后老校长把他救了出来，他没有屈服。

17. 郭义和口述

郭义和，男，79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生产村 3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邵啸、范裴裴

日本人是冬月二十六来南京的，冬月二十七来的八卦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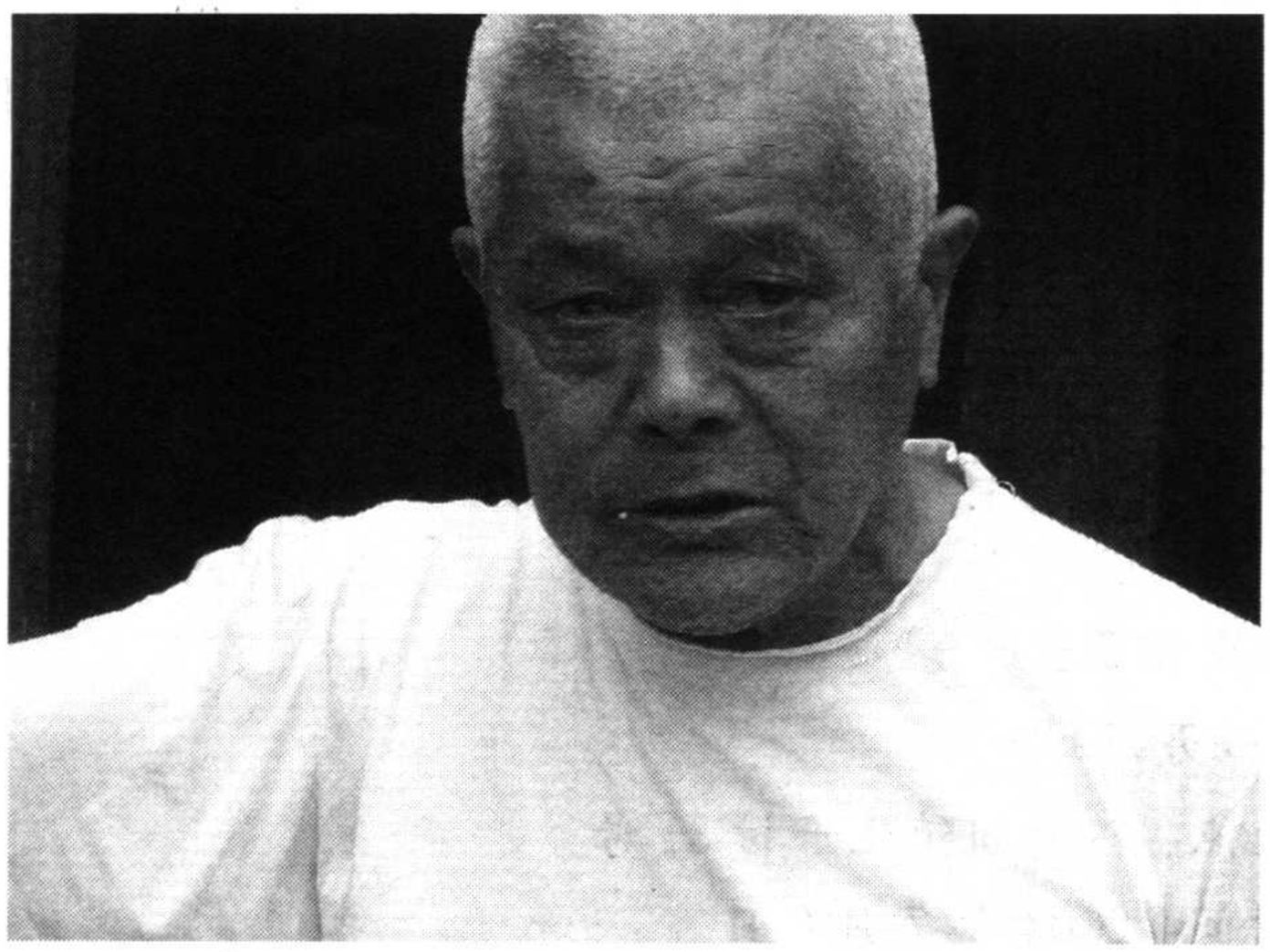
我们家南面大马路原是一个大埂，国民党当时从那里退下来的，他们是从江南来的退兵。他们在水里游都是抓着前一个人的屁股，怕被日本人炮弹打到。我父亲当时还问他们为什么逃到八卦洲来，说这里是四面环江，是一个害马坑，这些国民党说是当官的给他们找的路线。

我 12 岁时候听过一些老年人讲当时国民党船舰在江南，日本人从江北炮轰大厂镇，傍晚火光很大，国民党在八卦洲 80%没枪，日本人在海

上用炮轰，就打国民党，死了好多人。但当时环江埂上死的人少。因为冬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天大雾，信教的人认为是上天保佑的。

日本人二十七号来八卦洲时，我们用小船撑逃到离家较远的地方，也在八卦洲，有十几天。

日本人会用手摸男人的头、肩膀、手和腿，发现是国民党的立刻就把他杀掉，因为当兵的头上要戴头盔，肩膀扛过枪，腿上绑过绑腿，手上不像老百姓那样，生老茧的位置不同。当时有两个国民党约 30 岁住在这里的庙里，当时保长会让每家轮流送东西给他们吃，后来被日本人发现捉了出来，被日本人在小河口用枪打死了。这是 1938 年阳历 3 月或 4 月的事，后来保长让穷人来把他们的尸体抬到了西北大厂镇那边埋了。



郭义和

当时八卦洲这里藏了很多的国民兵，我们家屋里、屋后也有很多，日本的飞机来轰炸，国民党兵有的慌了就跑了，被他们发现就被轰炸，阳历 27、28 两天，有四个兵被炸死了，我亲眼看到的。我们去了十几个人去捡尸体，捡了两趟，到二龙义公地埋了。

我 13 岁时，知道有两个女的被抓走了。其中一个住在二步埂，人称老姑娘，二十几岁了，家里有母亲、三个弟弟、一个哥哥。她被日本人从家里带走了，到江边时大喊救命，过了几天。回家后很多人去看她，她在床上，睡着哭，她家当时住芦苇棚，她和她母亲一样是小脚，过了一段时

间就搬走了。

另一个住二步埂七里洲，个把月才送回来，后来就死在八卦洲了。

过了头台洞、二台洞、三台洞后，那里死的人更多，老虎山死的人特别多，有好几万人。正月十五我当时和同村的几个人去老虎山大窝子，到那里翻尸体找枪卖给新四军，我当时看到国民党兵被日本人用铁丝把左右耳穿通，还排成一排用枪扫射。我当时还看到树上挂着一些人头，是用铁丝穿通耳朵挂起来的。我问老欧："树上挂的什么？"老欧说："人头石榴。"后来，尸体被拖走埋掉，也就是在杀人的地方，挖个大坑，好几米深，一个坑能盛下不止一万人，史家大窝子有七个大坑，全是尸体。

我当时从死去的国民党身上找到了手枪，就给五个大人。帮他们找钱、找枪，他们还给我糖吃。

18. 韩贵道口述

韩贵道，男，86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东江 5 队 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范裴裴、陈亮

我家当时住在七里洲长塘湾子，与侯为林是邻居，家里有三间草房。日本人来时是阴历十月，刚来时很凶。

我亲眼看到在下关煤炭港，日本人设立了岗哨，通过的老百姓如果没有身份证就被打甚至被杀。我们村里有一个 30 多岁的卖柴人叫姚一民，他到大厂镇去卖柴，在江面上被日本人用机枪无缘无故地打死了。这是 1938 年春天的事情，他的儿子叫姚思山。

在幕府山的史家大窝子，我估计有两万名中央军被杀，他们是唐生智的部队，七个日本兵在两个翻译的帮助下，让中央军排成四队，用机枪把他们打死。我和村里的陈健财、叶和成曾经到那里去捡过死人身上的东西。

阴历十一月，日本兵在草鞋峡也屠杀了很多国民党兵。当时江里都是尸体。

在七里洲的二步埂的老官房，当时是国民党警察所，日本人来时，许多南京城里的难民跑反到这里。

1937年冬，我在上元门对面的岸上（在七里洲），看到日本兵无缘无故把狄文江打死。日本兵在七里洲还糟蹋妇女，我们村里有两三个妇女被侮辱，有一个姓白，20多岁，原来在老虎山那边种菜，日本人进城后，他们家投靠我们家邻居张国珍，张国珍是她的表姑父。白姑娘和她嫂子（姓胡）在家里来不及躲避，被三个鬼子污辱，当时是下雨天，这是1938年底的事情。

有一次在煤炭港，早上有一对卖柴的夫妻经过岗哨，因为没有带身份证，男的被打，女的被拖上船糟蹋了。

侯为林的哥哥，叫侯为振，他被鬼子抓到军营里当了半年苦力，偷偷跑回来。

我有一次在江边玩的时候，日本人叫我送抢来的鸡，约十二三个，100多个鸡蛋，他们叫我挑到汽划子上，又一直送到军营里。

我们村里后圩的刘主海，被日本人打死，他家离我大伯家五里路，他老婆姓王。

19. 韩桂清口述

韩桂清，女，84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合新村19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 查 人：陈亮、倪振林、侍晓莎

鬼子刚来村里时，样子很凶。带着大帽子，走路时举着刺刀，人们都不敢看他们。他们看见人们就叫喊，大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再加上害怕，便跑，许多人因为这样而被他们开枪打死。

在东坝头（现已被江水淹没），有一次，几个日本兵来找花姑娘，喊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不答应他们，日本军便开枪把她打死。

当时我们村里有一个大财主，他成立了一个万字会。为了欢迎日军，有时他们杀几头猪，挂起来，送给日本人。还会说："洋先生，大大的

好。”若不送猪肉、鸡给他们，他们就会来捣乱，来了就要找花姑娘。很多人见他们来，都躲了起来。他们就会用刺刀向草垛里乱刺。一些妇女没地方躲，被他们抓到后强奸。

我19岁那年(1939年)，强奸姑娘、妇女的事发生比较多。我18岁那年(1938年)，有婆家姓贾的妇女(丈夫叫贾贵云，妇女具体名字记不清楚了)在东坝头被鬼子拖走后，被鬼子打死。

我18岁那年(1938年)夏天，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日本兵将逮到的七个中国人绑在放屁船(日本人的一种汽油船)后面，在江里将他们活活拖死。

鬼子刚来的那年(1937年)冬天，我看见许多国民党的逃兵在江里抓住木桶、凳子等东西想顺水流漂过江逃生，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扫射，死尸堆积有一米多高，尸体被水泡得肿大。

日军常在我们那里(老七里洲)打人，抢鸡、鸭和猪，还叫老百姓给他们拎，拎得慢的就会被枪托打。

日本人对老人、小孩相对要好些，所以有些人40多岁就蓄起了胡子。

20. 韩桂珍口述

韩桂珍，女，84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新生村33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 查 人：倪振林、陈亮、侍晓莎

我原住在老七里洲，16岁(1938年)跑反至八卦洲，17岁时到燕子矶，21岁时(1943年)嫁到八卦洲。

1937年12月，鬼子到达南京，中央军撤退到江边(燕子矶附近)，

日军用机枪进行扫射。在史家大窝子、宝塔桥附近，死尸像柴堆一样。有中央军抱着门板、踩着水缸漂浮过江，被枪打死，尸体被江水泡得肿大。当时的老官房是一个较大的难民聚集地。

193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在老官房，鬼子来找花姑娘，妇女和小姑娘

都躲了起来。一个姓周的妇女，刚生过小孩，躲在玉米秆子后被鬼子发现，被三个鬼子轮奸。鬼子通常一连几天都去同一家找花姑娘。如果躲起来，周围的村民就要遭殃。

1938年冬月，我家叔叔住离燕子矶三里路的房子被鬼子放火烧掉。

中央军撤退到八卦洲的沙滩，陷在淤泥里不能动。日军开枪将他们打死，尸体就半埋在沙中。第二年春天，尸体被野狗吃了头，最终无人掩埋。

1937年冬月，有个姓朱的妇女，正在怀孕，跑反至老七里洲，在芦苇荡中生下一个女孩。因为小孩会哭，村里人不带她躲鬼子。这个女的被鬼子发现，在芦苇地里被强奸。

1938年，在燕子矶的王大青家，日军一次打死了30多个中央军。在笆斗山，一户叫赵金安的烧煤人家的屋里抬出了几个死尸，扔到江边，这些人也是被日军打死的。

跑反的日子很不好过，整天就是躲鬼子。我母亲带着四个子女来到八卦洲。当时八卦洲又叫“穷人洲”，我们就靠挖藕、山芋干子、芦蒿，扒大粪和摸鱼虾为生。

21. 何高钰口述

何高钰，男，86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民洲村11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4日

调 查 人：倪振林、陈亮、侍晓莎

我原是八卦洲的私塾老师，22岁教书，原住在老七里洲，后迁入新民洲(原泥滩洲)，第一次在八卦洲看见鬼子是在1937年十一月十六日，主要是在老七里洲附近活动。冬天十一月份的一个下午，日军乘坐汽油船在三付码头登陆。一个姓俞的二十七八岁的妇女被拖到姓肖的一户人家实施强奸，有四个日军参与，强奸后将俞某放回，这件事对该妇女伤害很大。

1937年阴历冬月初八南岸大批撤退的中央军抱着木头、门板等，利

用江水划着逃跑。下午四点多钟，来了六艘日本军舰，日军在船上用机枪扫射。江中的人无一生还。岸边尸骸成丘，惨不忍睹。

我救了两个新参加中央军的士兵，叫耿学尧和俞小平，原是无锡长泾镇人。我写了封快信给他们的父亲，几天后他们的父亲到了八卦洲。我通过江边一户姓李的人家，将两人交给他们的父亲。他们连夜回南京城，再回无锡。后来回信说已安全到家。

何高钰(左)

鬼子摸清了村民的作息时间，算好了下午四点乘船来八卦洲，那时人们正在挖芦蒿。1939 年 11 月，日军抓住一个妇女，将其拖到刘老四家门口，由于语言不通，发生误会，鬼子踢了刘老四一脚，用刀捅在他肚子上，刘老四肠子流出来，次日下午三四点死亡。两个鬼子将抓到的妇女强奸；另两个同来的鬼子来老后新圩找花姑娘，遇见农民包有海，问是否有花姑娘，包有海说没有。鬼子打了他一个耳光后把他扔进水塘，然后将他的房子烧得精光，家里的茭菜地也全部被毁。

1939 年冬天，我父亲的船停在湖中，我被两个鬼子叫住，叫我给他们撑船去找花姑娘。我骗他们说是芦苇荡不通，姑娘都跑了。鬼子叫我将抢到的鸡、猪送到他们船上。我提出要吃些东西，鬼子用指关节猛击我头，一个礼拜才好。我将东西送到三付码头的福记轮船上，总共挑了两里路，后来鬼子给了我一罐食物，我不敢不拿，后来鬼子让我回去。那以后我非常小心，没有再被鬼子抓住。

1939年12月，我乘小吴的船去宝塔桥贩芦苇柴，回来时候遇到鬼子。鬼子根据吴志远额头上有帽檐的痕迹，认为小吴是中央军，要将其枪毙。我用小石头在地上写字给鬼子看，写的是："他姓吴，叫吴志远，挺好的良民，很贫苦，没有咪西(吃的)。家里有两个小孩和父母，共六个人，是最好的良民。"鬼子看后说开路！小吴才逃脱一死。

鬼子来了两三年后实施安民。原来的铃木、秀云部队由冈村部队接替。冈村是占领南京的陆军部队的领袖。安民后日军对村民的侵扰较先前要少许多。

22. 何周氏口述

何周氏，女，87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上坝7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孙茜

日本人到八卦洲来就是抢鸡，抢猪，污辱妇女。我听说日本人刚来时闹得凶的时候，在上坝街上，把一个孕妇强奸了，后来又一枪把她打死，日本人曾在驼路街上砍死人。

我家当时六个人(父母、我丈夫、两个兄弟)，有三间房、八九亩地，日本兵来时我们就躲地洞里，地洞用玉米秆堆起来盖住。

上坝有刘家兄弟组织的万字会，日本人来八卦洲，他们就到江边迎接，招待吃喝，送东西，不让他们下乡祸害百姓。

中央军退却到八卦洲，过不了江，白天日本人十几条汽油船对江面扫射打死了不少人，有些中央兵陷死在沙滩上。中央军在上坝停留时间比较长，后来万字会组织船把他们送走了。

23. 贺银口述

贺银，女，86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七里村6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 查 人：陈亮、倪振林、侍晓莎

我原住在老七里洲，第一次看到日本人是在我19岁时(1937年)冬天，日本人上岸后就抢鸡、鸡蛋和猪。

那年冬天(1937年)的一个下午，十几个日本人来到我们的那个村子找妇女和小姑娘。大家都躲在地洞中，那些地洞很多都是为了躲鬼子专门挖的，当时有个叫“殷小嘴”的小姑娘，还有村里的其他几个妇女，差不多七八个人躲在地洞中一天了，大家又饥又渴。这时，她们听到外面有动静，殷小嘴以为是她妈妈，便问了句“鬼子走了没有”。哪知鬼子就在她家里。就这样，她们躲的地洞被鬼子发现了。她们七八个人全被鬼子糟蹋了。事后，殷小嘴的母亲(我们都叫她“细长腿”)还让我去安慰安慰她的女儿。

在我20岁那年(1938年)快过年时，我们村有一个姓曹的(名字记不清了)被日本人叫把做好的豆腐送到船上。姓曹的把豆腐送到后，日军就开枪把他打死。

我21岁那年(1939年)10月份的一个中午，一个姓戴的妇女出门逮鸡，被日本人看到，便被拖到屋里强奸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1940年的夏天，有四个外地人在我们村做工。有一天，鬼子又到村子里来，认为这四个人是中央军，就向他们开了枪。这事就发生在我二伯伯的家里。四个人当场死了三个，另一个在我二伯伯家里喊了一夜。我倒了碗水给他，他刚喝了两口就断了气。

在十三塘有个叫刘三子的妇女，有一次在捆芦苇时被三个日本人拖上船，强奸后放回。有一个日军的炊事员在五年期间多次强奸刘三子，每次一来就去找她。

当时，我们那里的小姑娘为了躲避日本军糟蹋，通常都剃“和尚头”(光头)，这样看起来像个男娃，或者用锅灰在脸上、身上乱抹，让自己看上去很脏。有一个13岁的小姑娘，就因为没像其他人那样做，而被日本兵强奸了。

在日本兵来的期间，他们杀了不少人，我的邻居就有十几人。其中有一位姓齐的，鬼子要强奸他的妻子，他上前阻止，就这样被鬼子开枪打

死了。这件事发生在1939年左右。

我有个侄子小名叫小狗，在1938年他大约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鬼子让他送鸡去他们的炮台。小狗送去后就再也没回来。我嫂子天天在家念叨小狗的名字，后来神智失常，生病死亡。

大约在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那会儿快插秧了，估计是农历四月份吧。有一次我去葛塘集（现属六合县）买了点米和油，在往回走的路上突然听到有人喊"日本人来了！"我连忙丢下米，只拎着油，同大家一起躲到了后面的山上，等到确定安全才下山。下山一看，整个葛塘集被日本人放火烧得差不多了，还死了不少人。

后来我听说，日本人来这里是为了报复。当时葛塘集住着一家兄弟三人。有三个日本兵先后多次强奸这三兄弟的老婆。兄弟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决定和这三个日本兵拼命。于是在日本兵再一次来的时候，三兄弟一起杀死了其中两个日本兵，有一个逃走了。逃走的那个回去报了信，于是葛塘集便遭了殃。

日本人来时，有许多人躲到了江边的芦苇丛中。有的人抱着小孩，不知道小孩什么时候会哭，一旦小孩哭了，就会把鬼子引过来。就因为这个，许多人忍痛把自己的孩子扔到江边，这些婴儿都被江水卷到江里淹死了。

24. 侯为林口述

侯为林，男，80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五四村中心村21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1日

调 查 人：范国平、范裴裴、邵啸

日本兵到八卦洲以后，见到猪、鸡就抢，见到妇女就糟蹋。我们的猪很乖，每次日本人来时，我们就把它赶到船舱里，它躺下就睡，从来不叫唤，但村里其他人家的鸡和猪基本上都被他们抢光了。

我村里有一个妇女被鬼子强奸了，她叫吴爱兰，人比较老实，也住我们村，离我家半里路不到。日本兵来时，她在家没跑掉，当时她还没有20

岁，这是我亲眼所见，现在她还在，住东江五队。

我老姨娘也差点被鬼子污辱，我老姨娘姓郎，因为最小大家都叫她“郎老巴子”。有一次鬼子闯进她家，她正在厨房炒菜，日本兵把枪放在门口，一把抓住她的衣服和膀子，她回头就是一口咬在日本兵膀子上。日本兵松手，她跑掉了，跑到柴洲里去，如果鬼子枪在手边，她必死无疑。

当时妇女除了七八十岁的老人外，脸上都抹了锅灰。

日本兵乘汽划子到七里洲，我们听到汽划子一响，就赶紧躲起来。过了一年多时间吧，以后日本安民了，闹得没有那么凶了。

在我家圩埂上有一个窑，日本兵舰上的鬼子经常在窑场上晒太阳，每次都有七八千人，他们也不惹我们。

日本人来了一年多时，我大哥被日本兵拉去送抢来的猪到上元门十里长山的营房，不让回来，在军营里烧饭。他跑了三次，两次都被抓回去了，第三次跑回来了，他在江对岸的芦苇待了一下午，晚上才敢出来，当时江面较窄，从对岸喊听得到，他到我家对岸喊，家人用船去接他。家里人提着灯笼，他划火柴指示方位，不敢大声喊，把他接过江来，躲在地洞里，几个月都不敢出来。母亲一直想他回来，很伤心。

1938 年安民了，有一次在煤炭港，有一个不认字的农民把日本人一个领袖的照片拿倒头了，日本人一枪托就打在他胸口上，又叫他把五六十斤重的大石板顶在头上，时间长了，他支持不住，石板掉了下来，日本人一枪打死他，把他尸体扔到下关老江口河里，他是男的，30 岁左右。我和父亲、哥哥目睹了这一幕，吓得抖起来。当时鬼子来了一年多，是春天，还穿着棉衣。

鬼子来时我们家有九口人，三个姐姐、三个哥哥、还有我。后来大姐出嫁了。家里种了六个地主的地，一共 30 亩。稻谷一般每亩产 400 斤，麦子一般四五百斤。大概 4—6 月份，鬼子来我们这里，我们种地的，鬼子不管。安民以后，少数鬼子下乡来瞎搞。

25. 贾义芳口述

贾义芳，男，72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下坝三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就住在八卦洲。

当时日本鬼子一般开汽艇过来，一般有二三十人，抢老百姓家的猪鸡。村里的妇女见到鬼子来了就把脸上涂黑。

当时在上坝、下坝都有万字会，上坝是由刘大、刘二、刘三领导，下坝由童家山、殷美龙领导组成。他们接待鬼子，维持地方治安。

一次，我爸爸去燕子矶卖面粉，日本鬼子查船，一枪打在船上，没有查到中央军就走了，没要面粉。

一天，日本鬼子让我用簸箕搬玉米，我搬不动，鬼子就拿着枪对着我，一位 30 多岁的妇女上来帮我运了一下。

26. 蒋光华口述

蒋光华，男，71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上坝五组小沙西村 5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张卫红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还很小，我家住在上坝江边，家里有父亲母亲，五个小我六岁的妹妹（日本人来的时候，她还没有出生）。爷爷、四叔、六叔、小叔也跟我们住一起（大伯、姑姑们住在安徽）。家里有七间房，土墙上盖上草，我家在八卦洲陆陆续续买了二十五六亩地，在当时算得上一个中等人家。

日本人来八卦洲，都是用小汽划子，江边小汽划子一响，我们就知道，要躲起来了。我家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地洞，在地洞上加上木板，木板上堆上苞芦（玉米）秆子，妇女带小孩躲在里面，我家的地洞可以容得下七八个人，男劳动力不躲。

日本兵经常到八卦洲上来抢鸡鸭、猪，用枪打，或者强迫老百姓帮他们捉。

27. 蒋如山口述

蒋如山，男，87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东江村 1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张卫红

鬼子来的时候，我 20 多岁，当时住在六合，当时江南有许多人逃过来。晚上可以看到南京城里一片火红。1937 年腊月底，草鞋峡有个 30 多岁的女的从燕子矶坐船到六合的瓜埠，结果被江上鬼子的小艇发现了，把那女的打死了。

听说鬼子在六合抓住一个二三十岁样子的女的，那女的逃跑，被鬼子给打死了。

1940 年 2 月，葛重德在江里划船，鬼子让他停，结果他弄慢了，鬼子就用棍子打他，后来给打残废了，浑身不能动，家里的劳动力没了，他家中过得挺苦的，连蚊帐也没有。

1937 年阴历十二月，快过年的时候，我的叔叔蒋德如在江浦的永林种地，鬼子在汤山附近看见他，要抓他，他就跑，结果被鬼子打死了，家里人回来看见尸体都腐烂了。

我进城经过燕子矶，看见史家大窝子水面上漂了好多尸体。

当时中央军撤退，有万把人往瓜埠跑，另外还有跑其他地方的，有两万多人没跑掉，就用木板过江，鬼子用机枪进行扫射，江里尸体很多。

28. 蒋秀华口述

蒋秀华，女，76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建设村 6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范裴裴、邵啸

我家原来在南京城里，跑反到了八卦洲。父亲早就死了，不久母亲也死了。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挖了一个洞，然后蜷缩在里面躲避日本人，我们还在脸上抹着锅灰。日本人见了花姑娘就说："花姑娘，欣赏欣赏你的。"然后就糟蹋妇女。我十一二岁那年冬天，在上坝乡亲眼看到几个日本人，为了好玩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用刺刀捅死还挑起来玩。

29. 柯助春口述

柯助春，男，81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溜东村 10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倪振林、侍晓莎

我原来住在上坝。在上坝的驼路街，村民许志宏的妻子和一个姓潘的 20 多岁妇女被十个鬼子轮奸。强奸后，鬼子将许志宏妻子的衣服剥光，强迫她从上街头跑到下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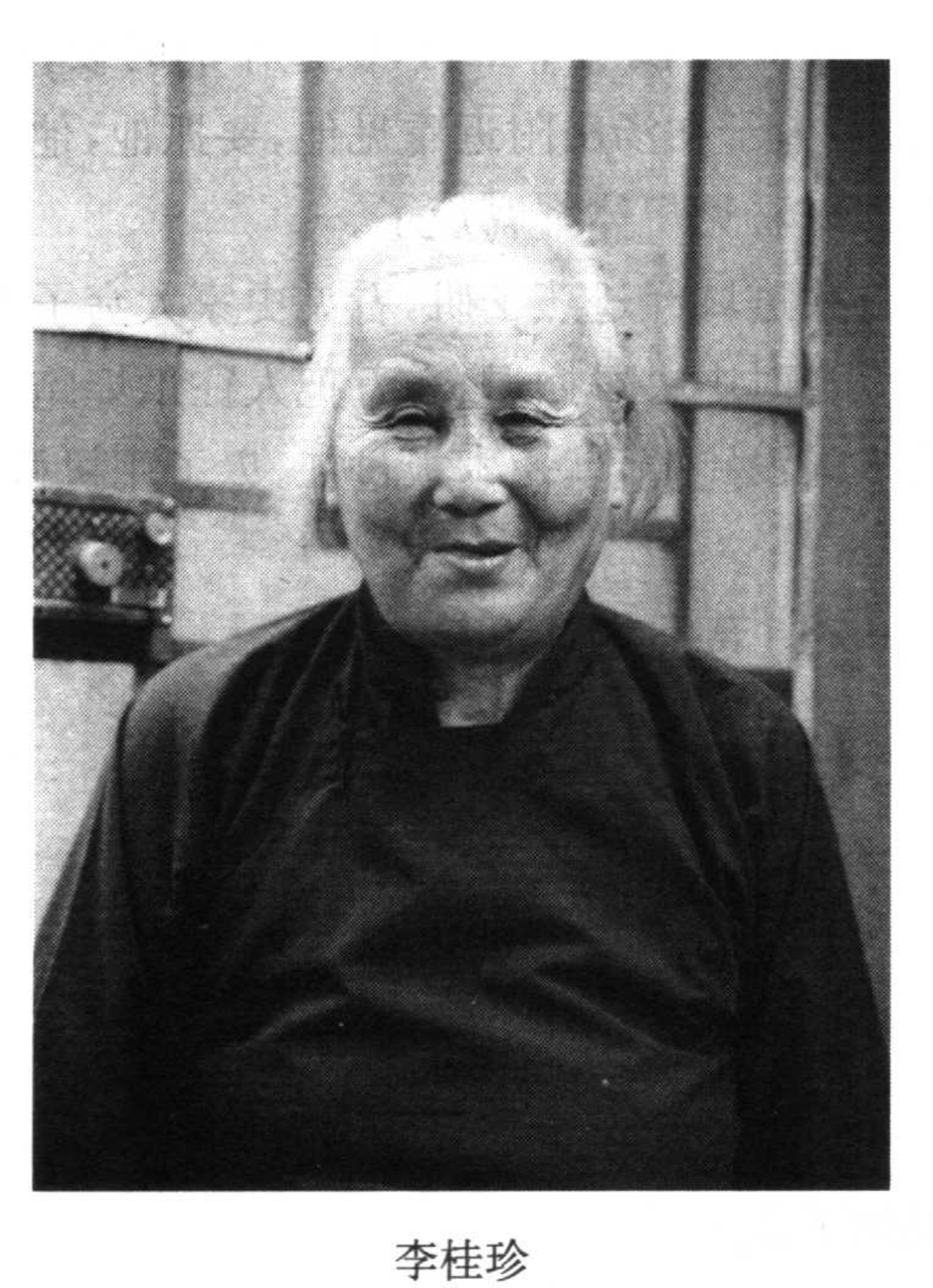
30. 李桂珍口述

李桂珍，女，77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上坝双桥村 16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陈亮、邵啸、范裴裴



李桂珍

村里有个人叫周生涛，当时 30 多岁。1937 年的某天，鬼子抢了我家的鸡、猪，吼叫着让他送到船上，因听不懂鬼子的语言，不知如何做，日本鬼子就用绳子缚住

他的脖子。后来他跪地求饶，很多人求，才没有杀死他。

1937年冬天，我表姐被日本兵枪杀。原因是鬼子叫她，她不懂，就在背后杀死了她。那年她15岁，我10岁，她叫王小五。

鬼子来时，小姑娘和妇女都藏起来，藏在地洞里，留下一个老头曹德贤放哨，日本人来时咳嗽两声，走时再咳嗽两声。但有一次鬼子走后，大家刚钻出地洞，鬼子又回来了，大家来不及钻进地洞，便逃到周通钱家阁楼上，被鬼子发现。当时有三个女人，最小的15岁，最大的30多岁，都被鬼子强奸，当时鬼子共有三人。其中有一成年妇女周曹氏30余岁，被三个鬼子轮奸了三次。此人80多岁后在八卦洲死去。

1938年冬天二三月间，后新圩村刘老四，被鬼子用刺刀捅入肚子，当时肠子流了出来，第二天死亡。鬼子杀他的原因时，鬼子让他抬东西，他不懂，便杀死了。

鬼子来村子要鸡，让我村的徐从发捉鸡，徐不懂日本兵的话，不知做什么，日本兵便用枪托打他，打了两个耳光，后来翻他家的柜子、箱子，没有人敢动。

31. 徐如松口述

徐如松，男，80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下坝2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1日

调 查 人：韦军、陈亮、张卫红

当时鬼子来时，我住在六合。后来搬到八卦洲上住。

当时中央军躲在芦苇里，日军就用机枪扫射，用飞机进行轰炸。二黄圩子那边死的中央军最多。日军来到村里要鸡、鸡蛋，找花姑娘，还烧房子。

日本人来到村里，有一个妇女没跑掉，被鬼子抓到汽油艇上给带走了。

鬼子来之前我家有六口人(父母，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全家主要靠弄船(划船载客)为生，日子还不错。后来鬼子来了便没了生意，家里

只好把船卖了，开了个小饭店，生活大不如以前，只能够糊口的。

32. 李业才口述

李业才，男，81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驼路村 8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范裴裴、邵啸

八卦洲没有日本人驻军，日本人来如果有军官还比较好，但两三个人分散开后就不守正道了。

我 14 岁下半年跑到江北公日镇，后来又去了江心洲，第二年春天回到八卦洲。

我十五六岁时，日本人以八卦洲为目标进行航空演习，炸死了一些平民。在驼路街的菜场有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胸口被炸得出血，用把泥捂在胸口止血，没止住，失血过多而死。有一个三四十岁的姓郑的木匠膀子和腿都被炸断了。他老婆曾经被日本人强奸后，一丝不挂地跑了回来，后来这一家都死了。我当时读私塾，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日本人用炮艇向八卦洲打泡，有一次在大同村，阳光照在一户人家的窗子上，反射的光被日本人看见了，他们就开炮把那屋子炸了。

安营邦有个郭老大和他的金徒弟，在街上被十几个鬼子和二鬼子带到江北杀害了。

我家当时住在驼路街，家里五个人，弟兄三个，家里靠划小木船为生，日本人一般都是八点钟在八卦洲丢炸弹，好像是在练习，一直丢了好几个月，共炸死了十几个人。

33. 李志修口述

李志修，男，83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外沙村 1 队 4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孔令琦、周丽花

我父亲是个木匠，日本人没来时我家有三间房子，住在煤炭港。日本人轰炸南京时，煤炭港被炸了几百间房子，我家房子被炸掉了。被炸死了很多人，死人在街上都成堆了，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有，我家搬到了宝塔桥，我都不能出门，因为路上都是死人。

日本人进南京后，随便杀人。南京人在他面前跑，他抬起来就是一枪把人打死。我亲眼见过这样的场面。

我家以前条件很好，后来由于日本人的入侵，生活状况恶化。

34. 刘凤英口述

刘凤英，女，80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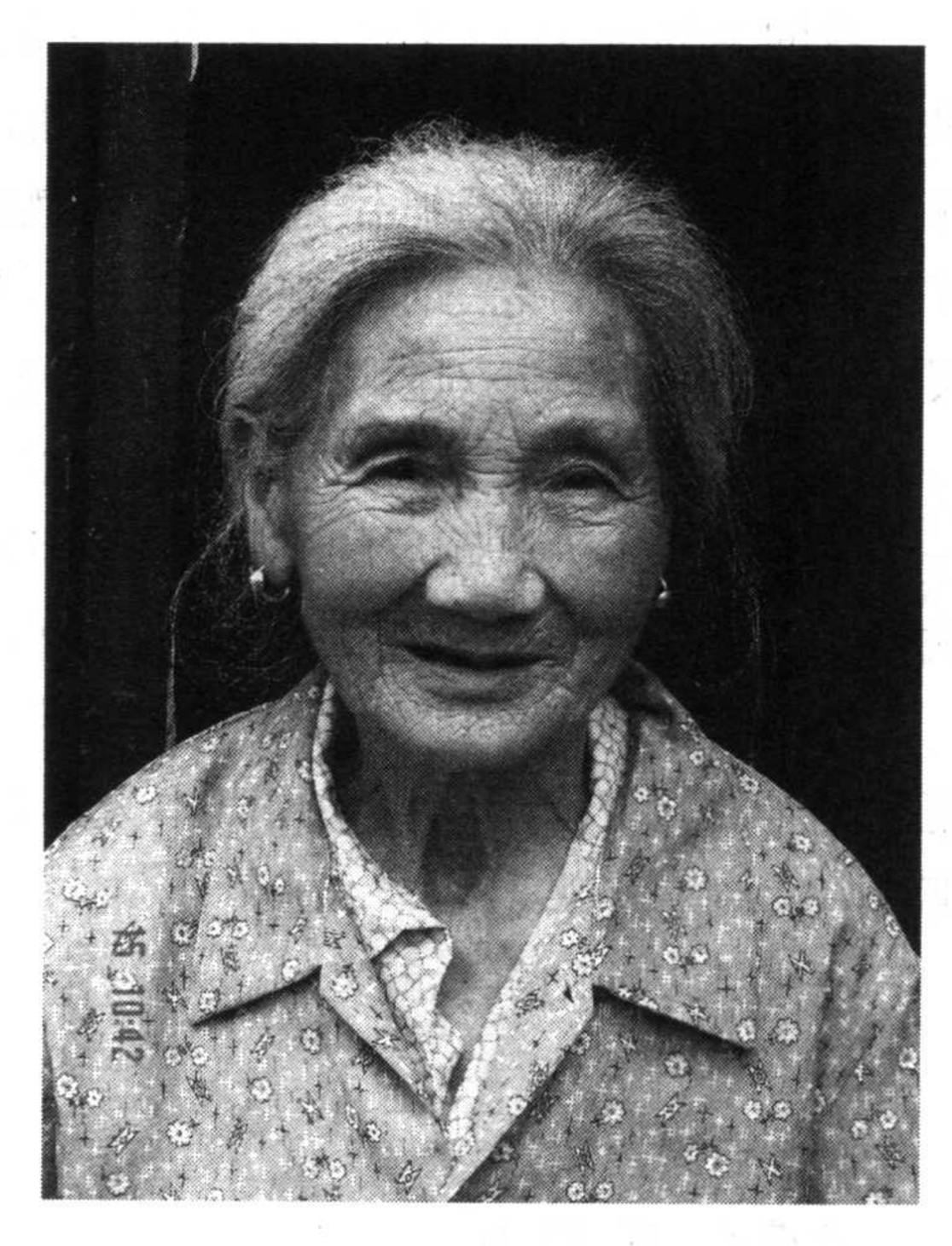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双柳村 7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大约 13 岁，在沙洲圩的一个山里（在江东门），翻过山头就看见日本人拿着枪在杀人。

在沙洲圩，有 12 个中央军投降，那儿有很多日本人，还有一个没有胡子的汉奸，12 个中央军投降后，日本人就向他们开枪，12 个人全被打死了，并且还用火烧尸体成焦状。那天晚上我和哥哥（18 岁）逃走，从 12 个死人身上走过，吓死了，全烧得像焦木棍。



刘凤英

我干姐姐的父母在躲难，被日本人发现，因为没说

自己是难民，就被鬼子给杀了。当时是1937年冬天，是穿棉衣的，干姐姐父母五六十岁，当时是在地洞里被发现的。

有个姓魏的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老婆，住在中华门附近。姓魏的手臂被刺了一刀，没死；妻子脸颊被砍了一刀，下腭分开了；他女儿的胸上被刺了一刀，一家人都很惨。

有个渔民有鱼鹰，日本鬼子来抢鱼鹰，渔夫不给，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了。

我和小妹妹躲在家里，小妹妹哭了，日本人来到我家里，问我父母在哪，我不知道，当时我外婆也不在，他们就把我踢到河里，没死，后来逃上岸用火烤干。

日本人用门板铺成桥走路，把我家的门板拿走了，我当时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不在家，我很害怕。

在沙洲圩的附近，日本人打过来时，很多中央军跑了，没跑掉的，就被日军用机枪射死了。

我的老邻居，叫石老三，1938年冬天他老婆三十来岁，跑反到八卦洲坐月子，日本人进村时（当时的上坝村）她跑慢，由于在坐月子，她把头用布扎起来的，日本鬼子抓住她后要强奸她，她反抗逃跑，结果被鬼子杀了。死了妻子的石老三生活很惨，因为无人照顾。他在洗衣服的时候就哭，对他家隔壁（就是刘凤英家）说，他老婆死得惨呀！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家有八口人，奶奶、父母、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日本人来跑反的时候我父母和妹妹留了下来，有一次鬼子叫我母亲去找花姑娘，我母亲不去他们便打，我母亲的伤一个多月后才好。

日本人很凶，我们躲鬼子的时候很苦。有一次几个喝醉酒的日本人把我哥哥的脸打伤了。我害怕日本人，因为他们经常找花姑娘，所以我那时一直剃着光头。

一想到以前的事我就害怕。

35. 卢荣生口述

卢荣生，男，85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沙东村11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侍晓莎、倪振林

鬼子刚来那时是个冬天，我母亲当时在江上划船。有一天，她在划船时看到我们村的一个姓唐的女的，约 18 岁，在江边上（大沙滩附近）被两个鬼子轮奸。还是那年冬天，外沙有一个外地雇工来下坝买香烟，在回去的路上遇到鬼子。鬼子叫他站住，他由于害怕转身便跑，鬼子开枪将他打死。

36. 卢先治口述

卢先治，男，78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新生村 16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倪振林、陈亮、侍晓莎

我祖籍是老七里洲，原在江南大校场种地，1941 年回老七里洲。鬼子经常过来，他们在下关煤炭港附近有军队驻扎。鬼子坐船来老七里洲，他们杀鸡和猪，还要找花姑娘。

1938 年日军来到鱼塘村，抓猪和奶牛，切下猪腿，让我父亲送到船上。送到之后，他们又让我父亲送东西到别处。家里人都认为我父亲回不来了，都在家里哭。

有许多难民住在长塘村我舅父家里。日本人用木船要当地人将他们送到圩中间，由于动静较小，人们没有察觉，七个日本人将舅父家中躲着的四个妇女强奸了。他们还向我舅父要鸡，舅父说没有，他们便用枪托打他，我外公跪在地上恳求，却被日本人拖到门口。日本人最后没有杀我舅父和外公，而且装了一篓子鸡蛋走了。

三天后，鬼子又来到鱼塘村，在陆学宏家中，十几个鬼子将十来个妇女强奸。

1938 年二三月份，在鱼塘村，有一个姓胡的老太，孤身一人，靠贩柴为生，日军见她家门关着，以为有中央军，便放火将她的房子烧掉，并以

此烤火取暖。

1938年二三月间在下长塘村，一个姓徐的人家，有20个鬼子强奸了躲在屋里的妇女。

在上元门船厂，有个难民区，其间有一个空档可走人，日军架机枪进行扫射。我父亲去挑柴，看到地上全是死尸，几乎一脚就可以踩到一个。

在狮子山、宝塔桥附近，我父亲和我去卖鸡蛋，看到江边的水全是红的。日本军在飞机上用机枪扫射，死尸多为中央军，还有跟着中央军逃跑的老百姓。

1938年秋天，鬼子来到长塘村，在我家要强奸我母亲，后因为嫌母亲年老而未做。有一个信佛的妇女口中不停念“阿咪陀佛”，跪在地上恳求，但仍被两个日本兵强奸。

有四个本地人都是因为与日军语言不通，逃跑，都被从背后开枪打死。

在下长塘村，一个姓刘的村民因为没给鬼子鸡，被用枪打死。

在鱼塘村，鬼子放火烧了胡老太和一户姓田的人家的房子，当时无人在家，鬼子认为有中央军藏在里面。

1938年秋天的一个上午，鬼子让一个叫梅金南的划船人为他们划船。梅金南躲在草垛中，被鬼子发现后一刀捅到背部，伤口有两寸多深，鲜血直流。

鬼子喜欢摔跤，经常逼迫村民和他们摔跤。不跟他们摔的人就要被打，和他摔的人也不敢使劲，经常被摔得吐血。不摔的人被他们用皮带、枪托打得半死。其中一个叫高同生的人，就被鬼子摔得吐血。

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家有五口人，父母和兄妹三个。我们家原是菜农，1937年冬天就在许多菜快能卖的时候，日本鬼子飞机开始经常来丢炸弹，我们家房子、菜地和家具等都没了。我们只好搬到八卦洲我舅舅家来。

37. 芦轩荣口述

芦轩荣，男，81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新农村117号（下坝村6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我老家在扬州，鬼子来的时候我们一家搬到了南京八卦洲。因为我会剪头发，鬼子把我抓过去为日军剪头发。我替鬼子干了两三年，日军安民之后就把我放了回来，替鬼子剪头发是没有工钱的，我每天回来吃住，第二天再去，但鬼子会给我烟。

下坝 11 队有个叫周宗涛的人在下关幕府山被日本人杀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们村有个叫三凤的妇女，当时大概 20 多岁。那是 1937 年冬天，鬼子把她抓起来，强奸后，被扒光衣服，全裸着绑在八卦洲的江边，让过路的人看。

1938 年或是 1939 年吧，日本鬼子在南京那边抓人，朝我们村这个方向过来。在难民营检查，主要是对青壮年进行检查，看头上是否有带帽子的印子，手指是否有老茧，腿上是否有绑过绷带的印子。有一些人被命令为日军绑腿，日军对翻译说了些什么后，翻译对那些人说："我们现在送你们回家。"那些人就被绑起来，十个人一组，用八号钢丝左手绑别人的右手(连环绑)，他们被带到下关，幕府山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机枪，那些人被排成一排，之后，日军用机枪进行了扫射，扫射后，日本鬼子会用刺刀补一下，以免有人没死！这些被抓的人中有一个叫冯金贵的，他就是我们村的，他当时 30 多岁，他被绑在最左边，日军开枪后他顺势倒下，并把旁边一个人拉在了他的身上，日军扫射后，用刺刀进行补充，刺刀刺在了他身上的那个人身上了，但他的头是在外面的，一个鬼子从他头上踩了过去，他忍痛没有出声，之后他跑了回来，他亲口跟我讲了这件事。

1938 年，有很多人得了打摆子，主要症状就是发烧，怕冷，一般三天发病一次，人得病了瘦了很多，还有很多人生疮，身上烂了，很痒，当时大约 80%的人得了这种病。

当时日本人在各大路口都设有路卡，过路的人都要接受打针，打完之后会发一张证明，日本人来之前这种病是没有的，来之后就有了。我一家五口都得了那种病。有人死于这种病。日本人发现了这种情况，对

一些村庄派兵进行了封锁，并抓走了些人，之后那些人就没有被放回来。

外国人开的药店有药可以治疗，有钱人就买了治，没钱人买不起，有钱人会送一些药给穷人，药品主要是奎宁丸。

这种病大约持续了两年，之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们家有八口人，父母、奶奶、兄妹五个。父亲剃头收入很少，其他就靠讨饭过活。

38. 陆其铎口述

陆其铎，男，78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兑南村 11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倪振林、侍晓莎

我原住在老七里洲，后由于塌江迁至新闸村。

1937 年农历十一月份，鬼子来到南京，在江南见人就扫射，拿人当活靶子。江南面有很多人逃到八卦洲。鬼子坐汽油划子来八卦洲，抢鸡、猪，还找花姑娘。

1937 年冬天的一天中午，在老七里洲，我们书记的父亲刘兆怀（刘老四）遇到了鬼子，鬼子要他把刚抢到的鸡送到汽油船上。半路上，刘老四望见自家房子着火了，便将鸡丢下回家救火。他转身时被鬼子开枪打中，当天夜里死亡。

1937 年冬天的一天，一个姓吴的十四五岁的姑娘，没来得及躲，看见鬼子来便往水里跳。鬼子用刺刀顶着她的家人逼她从水里出来。吴某从水里出来后被三四个鬼子强奸。

1937 年冬天，在高家山，鬼子看到一个拉纤的人胳膊上的痕迹，说是背枪留下的，认定是中央军，用刀将那人一点点割死，这是从江南跑反住在我家的难民告诉我的。

鬼子经常烧房子。他们的军舰靠岸，怀疑一个房子里有中央军，就上去一个人，将房子烧掉。鬼子还用指关节狠敲人的头。

1937 年冬，在老七里洲，一个姓陈的 20 多岁妇女从江南避难住在我

邻居家里，没来得及躲，被两个鬼子强奸。

1937年冬，在老七里洲，我看见鬼子将一个从江南过来的妇女拖上汽油船，强奸后让她站在船头，不穿衣服。西江的村民站在岸上，都可以看得到。

听江南面过来的难民说，鬼子在江南曾逼迫公公强奸自己儿媳妇。

日本人来之前我家大概有七八口人，主要靠种地为生。当时我们家有20多亩地，如果年头好，吃饭穿衣基本不愁。日本人来后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没什么事都不敢出门。因为许多日常用品如油、盐、布等都需要到江南买，所以那段时间里能将就就将就，尽量不过江。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四个月左右。

39. 陆玉财口述

陆玉财，男，77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东江村9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鬼子来时，我10岁左右，当时住蚂蚁村。

一年冬天，鬼子来到八卦洲抢东西，看见猪、鸡就用枪打，他们抢完东西，便抓父亲等几人帮着运那些抢来的东西。当时父亲被抓走后，家里人很担心。不过由于父亲40多岁，留着胡子，日本人以为他很老，打了父亲一阵子就放回来了。后来其他人也放回来了，在这之前，日本鬼子抓了好几批人帮他运东西。有些人被打死。

鬼子来时，妇女就用锅底灰涂起来，躲到稻草里。

在十里长山(燕子矶)，中央军被用草绳连在一起，被赶到此地，集体枪杀。

40. 路秀珍口述

路秀珍，女，90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同村11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张卫红、韦军

鬼子来时，我 24 岁，当时家中是弄船的，运东西，主要跑苏南地区，运粮食，一般住在船上。

我记得那时见到鬼子要叫“太君”，叫了他们就高兴。一次我们帮着送盐给新四军，送到盐行。到了城门口，我就对直着鬼子走，到他身边，把装盐的米袋往日本人脸上撞，说：“太君，咪西，咪西。”鬼子说：“八格呀路。”我就回道：“什么八格呀路，你站什么站。”后来鬼子笑了，把我给放走了。

我们那时帮许多跑反的人逃跑，他们要去哪儿我们就送他们去哪儿，一般都是趁鬼子不在的时候，一般他们也是去投亲戚。

在江里开船，遇到有日本军舰检查，就要往日军那边靠过去，你如果害怕，躲着走就会遭殃，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看见一对父子划船，因为没有走日舰的旁边，被日本兵抓，在他们的小船上，三四个鬼子上船后把那儿子吊在桅杆上打，然后再放到水里，再拉出来继续打，来回好几次，后来我家检查完走了，结果不知道。

有一次看到江上漂着死尸，有男的，也有女的，看到一个穿灰衣服的中央军，听说农村有一个乡长把他弄上去给埋了。

一次鬼子上船来检查，我就把二儿子脸上涂上胭脂，日本人见到小孩好玩就没检查，后来问我要儿子，我说没奶吃，鬼子说有，我骂了他们几句，他们听不懂后来他们就走了，儿子也没带走。

41. 毛振英口述

毛振英，女，80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蚂蚁村 33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倪振林、侍晓莎

我原住在老七里洲。鬼子来的第二年(1938 年)秋天的一个夜里，一

个叫吴爱郎的13岁姑娘，由于害怕叫出声来，被鬼子发现，在我家门口被三四个鬼子轮奸。

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一个姓黄的姨奶奶的孙子，当时20多岁，靠拉纤维生。鬼子看到他胳膊上被纤绳勒的痕迹，说是背枪留下的，认定是中央军。将他抓上船，行至江中推下江淹死。

鬼子来之前我们家有十五六口人，靠种二十几亩地和开杂货店为生，生活水平还可以。1937年冬天鬼子来了，我和家里的其他五六个人跑反到江北，老年人和男的留了下来。由于洲上走了不少人，杂货店的生意很难作。五六个月后鬼子安民了，我们便搬了回来。

42. 缪秀昆口述

缪秀昆，女，80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东江村1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5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张卫红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13岁，当时我们家住在燕子矶的江边上。听到日本兵来了，或是江里头有小汽艇的声音，我就和我后来的丈夫一起坐小船划到对岸的八卦洲，躲在芦柴塘里。当时八卦洲上没什么人家，几乎都是芦柴塘。如果听到别人说日本人走了，我们就回燕子矶。

日本兵当时到处找花姑娘，所以他们一来，村上人就全跑到江北的八卦洲去了。日本兵找不到花姑娘就抢老百姓的鸡，是白抢。

43. 倪敬友口述

倪敬友，男，80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同11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范国平

日本鬼子来时我14岁，住八卦洲双柳村，鬼子来南京后大概一个

月，他们来了八卦洲，人不多，大约五六个，都不是做好事，主要是找妇女，当时大家都躲起来，第一次时是探路，第二天有两三百人来，中午的时候，还抓了两三百个老百姓，应该是沿路抓过来的，当时他们就在我们村里吃了饭，后来还去了上坝。当时上坝是个小镇，有很多的小店铺，日本人便抢那里的东西，要抓来的老百姓帮着运，听人说，老百姓帮他们运到燕子矶后，给了他们每人三毛日币。

倪敬友

当时我们一家五口住在舅舅家，舅舅出逃了，我们和外婆住在一起。一天，二舅舅那边的人通知我们，我二舅舅一家被日本军的炸弹炸死了。我二舅舅叫胡国芳，舅妈胡余氏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10岁，一个七八岁，他们的尸体被炸弹炸得一块一块的，有的还挂在了电线杆上。这是四舅舅胡国银在那人通知后看到的情景。我二舅舅家原在八卦洲，后去浦口洋油站（现北桥头堡旁）种地。那年夏天日本人用飞机炸洋油站，晚上，炸弹丢到了我舅舅家的房顶上，结果全家人都被炸死了。我们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很伤心，尤其是年老的外婆。

冬天的时候，中央军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大批地从燕子矶过来，是用船运过来的，大约有一两万人。下午五点的时候整个马路上都是人，家家户户都有人。

一天，从江面上来了五艘日本军舰，他们开到下关，在下坝对着八卦洲打。

在大厂镇（现南化），从下关来的中央军用木板和船过来，四点多的

时候人最多，大部分的人都在江上被日本人的机枪射死，早上潮水来时不见死尸，一旦退潮死尸就出现了。死的人很多，有的头没有了，有的没胳膊了。万字会的人一看见尸体就把他们埋起来。我还亲眼看见日本人抢人家的猪，当时那家人都在，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把猪抢走了。

听说中央军的尸体从下关漂过来，很多很多。

我对日本人很痛恨，大家觉得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坏的人，他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

44. 潘学志口述

潘学志，男，77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中桥村 1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当时我在六合，亲眼见到日本人来我们这里抢鸡，抢猪，找花姑娘，有些妇女被日本鬼子抓到了，日本鬼子强奸了她们。但当时的社会是不会让我们告诉别人的，现在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因为那些被强暴的妇女有子女还活着，这对他们是一个耻辱，就算他们的子女不在，他们子女的子女还在，所以我不会告诉你们她们的名字。

我听我连襟说他爸爸是被鬼子抓到，鬼子拿大刀砍了他爸爸的头。

我和陆长兵被日本鬼子拉去给瓦匠做小工，主要提桶。当时我 11 岁，陆长兵 13 岁，干不好就会被打，有一次陆长兵因为没关自来水，鬼子把他的头按在水里，不过陆长兵没事，因为只沉在水里几秒钟。

45. 钱凤英口述

钱凤英，女，79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青龙尾村光明 9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张卫红、范裴裴、邵啸、韦军

八卦洲有时一次来十几架飞机，晚上来时有人吹哨子，我们就藏到地洞里，飞机主要到江边轰炸。

我18岁那年(1943年)8月，有一个二三十岁的男的，被日本人绑着跪在长堤上，用鞭子打到嘴里吐血。

我15岁那年(1940年)，阴历十月份，日军从八卦洲其他地方带来一个一二十岁的小姑娘，一个日本兵把她强奸了。

1937年，在上坝江边，我看到有一排十几个人被日本人用枪打死了。后来老百姓将尸体埋到了二龙公墓。

当时我家有七口人，父母、两哥哥、两嫂子。主要靠打铁为生，也种了点田。日本人来前后我家生活没什么变化。

46. 苏丁英口述

苏丁英，女，84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新闸村5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侍晓莎、倪振林

鬼子刚来的一两年里情况特别坏，我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鬼子一来我们就吓死了。各家的鸡也不收，猪也不藏，只把女儿、媳妇藏好，因为鬼子不讲道理，年轻女人被他们抓到就肯定会被糟蹋。

在鬼子刚来的那年冬天(1937年)，十三塘有个姓陈的妇女，大约30多岁。鬼子来的时候，她没来得及躲，被鬼子抓住后在她家里强奸了。

1937年冬，鬼子有一次在江南城里投下了一枚炸弹，炸死了十几个老百姓。我第二天和父亲去城里卖东西，看到那里血流成河，血腥味臭得让人头晕。

鬼子来之前我们家共五口人，靠种别人的地为生，日子很苦。鬼子来后因为出门很困难——鬼子在路上置关设卡通行很不方便，所以生意很难做，日子就更苦了。

47. 孙道安口述

孙道安，男，73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河西村 120 号（中桥）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鬼子来的时候，当时 6 岁，以前住在南京大中桥，我先跑到白下路，再到六合，再到南京西，再到六合，后又回来。

日本人骑着蒙古大马，从这里走过，听人说，在八卦洲中桥一队，有一个叫陈方清 30 岁左右的妇女，被日军轮奸。有五六个日军轮奸了她，当时她没跑掉，被日军抓到了，那是 1938 年秋天。事后她丈夫对她还是像以前一样。

48. 孙贵海口述

孙贵海，男，76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下坝 4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日本人来时，我才 9 岁，家里当时是弄船的。

1937 年冬天，我家船经过大桥下边，现金陵船厂处。看见许多死人被堆起来，有石坝子高，几米远，多数是老百姓，还有不少国民党中央军。

1937 年冬，在现下坝下面的江边，有三四百中央军上一竹筏准备逃走，被日本鬼子巡逻的军舰给发现了，日本鬼子用机枪进行扫射，三四百人全死了。

1937 年，在石榴箩的一个大水塘里面有上千号死尸，有老百姓，有中央军。那些人应该是被日本军扫死的，当地人把那些人放到水塘里。

曾听舅母对我说过，1938 年，舅母那时在朝天宫做裁缝。那天日本鬼子来抓人，结果没逃掉。舅母和十来个妇女被鬼子抓了并强奸了。当时舅舅被中央军抓到武汉去了，舅母一个人在家。七八年后舅舅回来很

理性地认识这个问题，仍一如既往对待舅母，生活还照常。

1939年夏天，日本人来八卦洲下坝抓人，一共抓了五个人，其中一个姓缪的会武术，湖北人，其他四个是在这打工的。这几人被日本鬼子带过去后没回来过。

在现在五四大队，一个老太太还在。当时她在母亲怀中吃奶，日本鬼子要她家船停下来。结果她家动作太慢，日本鬼子一枪打过来穿过她的肩膀，达到她母亲的心口，母亲二三十岁当场死亡。

听说在江北的一年冬天，一个40多岁的男人在江边弄船，日本鬼子的小汽油船巡查，叫他他没理，日本鬼子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当时我家有五口人，父母、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我。我们家以摆渡为生，日本人来之后，就没有生意，最后只能讨饭。

49. 孙桂英口述

孙桂英，女，72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生产村6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1937年冬天，我们一家住在南京下关的小街，我家在外面挖了个地洞，我们一家拿了四瓶水和一些干粮在地洞里避难，早上吃过了饭，我妈到外面去倒洗锅水，被日军发现，日军抓住我妈，从她身上拿走钱包，拿了里面20元钱，就把钱包扔了，把我妈放了，我妈去捡地上的钱包，日本人看到后打了我妈一枪，我妈倒地后就爬向地洞，我爸把我母亲拉到地洞里，日本人看见我家地洞，又不敢进去，就放火用烟熏。我们没出来，日本鬼子随后就走了。我们一直到第二天才出地洞，第二天早上我妈已经死了。我和父亲、哥哥、姐姐出地洞后，发现当时什么都听不到，过了很久才好的。我们出来后又被日军给抓了，他们把我们一家带到中山码头鲜鱼巷那里，那里有几个被日军抓去的人，当时日军要集体屠杀那些抓去的人，很多人都想逃跑，我们找了个很好的机会挤进人群，旁边有个瘸子让我们躲在附近的一个倒塌的房子里，还盖上了东西，过了很久，他

才叫我们出去。外面有几千平民被屠杀在那里。

1938年，我们从鲜鱼巷出来后去难民营的。难民区有一个妇女被鬼子把乳房给挖掉了，最后流血过多死了。还有一个2岁左右的小孩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在腹部捅死了，还放在刺刀上转，鬼子还在笑。

难民营中有鬼子看守，每次给我们一个馒头、一份稀饭，稀饭不好喝，我就只吃馒头。之后，我很渴。旁边有一麻袋梨子，我就用嘴咬个口子，然后用嘴吸水，隔着麻袋，不会被鬼子发现。

我们一家都很恨鬼子，鬼子打死我妈之后，因为父亲无法照顾我和哥哥、姐姐，就把我送给了一个姓孙的人家。我认识回去的路，每次逃回去后都被父亲打着送回孙家，因为我父亲无法养活我们。

妈妈死后，父亲没有再娶，主要是怕后妈对子女不好，但他生活得却很苦，很孤单，很伤心。

我哥哥也很恨鬼子，因为我妈是被鬼子杀害的，所以后来他参军，我哥哥不怕死，因为他参军的目的是为母亲报仇。哥哥说："打死一个鬼子，我死了也算扯平，杀了两个鬼子就赚了。"

我还有个二姐，她在我5岁时就嫁人了，鬼子来的时候跑到云南去了，在跑的路上，二姐夫被日本的炸弹吓得有点呆，头脑有点不太清楚，他原来是个技术工人，后来就只能看大门了。

50. 孙名山口述

孙名山，男，75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临江4队196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孔令琦

日本人来时，我住在下坝(现在下坝10队位置)，日本人用汽油划子开过来，打鸡带走。当时我奶奶不让他们打，他们也不理睬。抓了一把糖果给我，还给了一碗麦片。我家当时有五六只鸡，散养的，他们只看到两只，打死了，捆好，挑在刺刀尖上，叫村民帮着送到兵舰上去。日本人吃鸡，不吃皮，从鸡嘴处撕开，把皮毛扔到江里。

日本人刚来时，我还小，住在老家六合龙池四棵柳村，村里有从南京城跑反到龙池的妇女，被日本人糟蹋。

听说日本人刚打进南京城时，七里洲外滩上死尸很多，上元门附近也有很多。

51. 汤先贵口述

汤先贵，男，69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驼路村 38－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 查 人：范裴裴、邵啸

1939 年时，日本兵在大流庄（上坝 3 队、4 队那儿）刺死了至少四五个人，其中一个叫黄友其，一个姓蔡（山东人），起因是日本人要抓一个小姑娘，村里的人不同意就与他们斗，结果被日本兵刺死了，小姑娘也被抢走了，回来后她自杀了，当时她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

日本人也抢地主的东西，1939 年冬，大同（共和村）一个叫李红星的富农没有招待日本人，结果家里的两头猪、一柜米、一匹马、一头牛都被日本人抢走了，他家也破产了。

1933 年全家六个人一起从安徽无为来到的八卦洲。

52. 王桂英口述

王桂英，女，73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兑南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韦军、倪振林、邵啸

鬼子来时我住在老七里洲（现已塌入江中）。鬼子经常会从江南面过来，一般一次三四个。一来就抢鸡，抢猪，还会到人家里乱翻，找金银首饰，我家有几次被翻得乱七八糟。

鬼子到洲上来经常会糟蹋妇女。我有个姐姐大约十几岁，一知道鬼

子来了就躲到我们家的地洞里，我们村里有个专门划船的叫高文景（音）的人，一次，大约在鬼子来的头一年的冬天里，他在江边划船，被鬼子逮住了。鬼子强迫他用船把他们送到洲上来，高文景知道鬼子不干好事，但不送不行，只好听他们的。就在那一次，我的一个姨娘，大家都叫她王二子，在家被鬼子捉到，然后被三四个鬼子强奸了。另外，我们村还有一个叫王教青（音）的人，她有一个女儿十七八岁，头脑不好，也是在那个冬天，在家睡觉的时候被鬼子捉到后强奸。

老七里洲有个叫姚一明的，靠划船为生。在鬼子来的头一年里，有一次他在外滩附近的江中划船，被鬼子看到，鬼子让他把船划过来。他由于害怕，便想划着船走，被鬼子开枪打死在船上。这件事是我听说的。但我知道，姚一明的老婆过后不久，便改嫁了。

53. 王兰英口述

王兰英，女，82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驼路村 3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范裴裴、邵啸

我原住在中华门，21 岁来到八卦洲。我 14 岁阴历初九的时候，在南京待不住了，跑反到沙洲圩（音），三个月后又跑反到江心洲。

在从沙洲圩跑到江心洲的路上，我们看到一个老太婆拿个篮子抵在后面，当时是晚上，碰了她一下就倒了，原来她已经死了。

在沙洲圩时，日本人戳我母亲的包袱看看有没有金簪子。我 14 岁那年在沙洲圩，我们家住在塘边，看到一个哑巴被日本人追得沿着塘边跑，被日本人一枪打死，摔进了水里。

我 14 岁那年住在西长干巷，听邻居讲，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叫严进志（音），日本人来了他躲在乱岗子的地洞里，被日本人拽出来，浇上汽油烧，他跑到水里滚了一圈把火灭了。地洞里他的老太婆被戳了 13 刀，没死，老头子撑船把老太婆载到对岸去。中华门有个兵工厂（今晨光机器厂），前面有个坑叫万人坑，死人堆成山，这个坑靠近水边死了的人

都往里面拖，前面提到的拿篮子的老太婆也被拖到了里面。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中华门不太平，南京城被日本人把守，米不给进城，城里人都饿得没办法活，有人把米藏在柴火里进城，日本人看出不对，就用刺刀戳。有一个人被发现了，就被绑在城门口的树干上灌自来水。我也用茶壶装米送进城。我还看到过三四个四十几岁的中国男人被打，日本人经常用皮带打人。

54. 王李氏口述

王李氏，女，84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共合村 13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高从祥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只有十五六岁。我看见日本人在长江里的兵舰上打死很多的中央兵。

日本的兵舰上有冰糖和洋油，日本人开着汽划子到洲上找花姑娘，有一次，他们从外滩上来，我和六个妇女躲在棚子里。许文宽的女儿当时只有十来岁，许文宽的老婆、高才文的老婆，当时三四十岁，棚子外面盖了稻草，稻草里放了一些铁板，日本兵用刺刀在稻草上戳，碰到钢板，我们吓死了。

这时，大埂上来了一个结婚的姑娘。鬼子把姑娘叫过去，姑娘吓得发抖，鬼子说："你不要怕，马上放你走。"汉奸对鬼子说："姑娘不能搞。"鬼子就把姑娘放了。

当时家里穷，到下关沈三麻子家开的布店里做保姆，也帮着站店。他是地头蛇，领着日本鬼子到宝塔桥杀了一家人。解放后，他被枪毙。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到燕子矶一家姓李的人家里做保姆。日本人占了李家的房子，放了很多子弹、水壶和毛毯。我们则住到了燕子矶的山洞里。

日本人的兵舰停在江面上，晚上不准我们点火，日本兵就守在洞外，不准煮东西，我们要吃东西，他们跟在后面。我们到街上买一些烧饼、油

条、馒头充饥。

我亲眼看到在燕子矶几头高，有两个二十几岁的学生，因为家里人被日本鬼子杀光了无法生活，被迫中断学业，从几头高跳江了。

当时日本人进城时，我看到街上有很多尸首，江里面有，男男女女都有，很多，我却不敢看。也有十几岁的孩子，老人比较少。

日本在占了南京后发了良民证，安民后日子好过多了。日本人是在兵舰上发良民证的，再由二鬼子送到家里。

日本人投降时，很多人从李家里拿日本人的东西，我没有拿这些惹祸的东西。

55. 王明蓝口述

王明蓝，女，66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同村 10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范国平

日军来时才周把岁，当时住在六合，解放初才被带到八卦洲。

听爸爸、奶奶说，日本鬼子来八卦洲时，爸爸背着我，拉着一头牛，妈妈拿了几件衣服，用黑灰涂脸，弄乱头发，往大河边跑，躲到河堤的河墩子下面，当时我哭了，爸爸便用手捂住我的嘴，结果时间长了，我给捂晕过去了，妈妈也哭了，爸爸让妈妈别哭了，要不就会把日本鬼子引过来。后来爸爸给我做人工呼吸，我才活了过来。

鬼子在六合时，曾抓我爸爸干活，主要是帮鬼子背抢来的东西和探路，不给东西吃还挨打，不干就用枪砸。一次在探路时，爸爸假称要大便，后从大河逃走回到家。

当时爷爷、叔叔都是革命者，爷爷是搞地下工作的，二鬼子说我家是地下党，奶奶把脸涂黑躲了起来，当时我两三岁，二鬼子说我是地下党的孩子，日本鬼子便准备用刺刀刺我，幸亏邻居家奶奶说我是她孙女，才被鬼子给放了。后日本人把我家的房子给封了，当时爷爷外逃了，奶奶便去找爷爷，我和妈妈就躲在牛棚里，靠村里人送些吃的维持生活，有时有

些人会把我们偷偷接到他们家住。

听外祖母说，一个老太太没跑掉，被八个鬼子强奸，身上都肿了，丈夫回来后帮她洗，不久便死了。

56. 王素华口述

王素华，女，90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合新村 1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2 日

调 查 人：邵啸、范国平、侍晓莎

我 21 岁(1936 年)来到八卦洲，23 岁(1938 年)看到日军抢村里的东西，他们还让村民把东西送到船上。村民刘老四就是在送东西的途中被日军从背后开枪打死的。

日军都是乘小帆船来到八卦洲上，村民听到船的响声就往芦苇地或是家中地洞中躲。日军会踏地洞上面的木板，他们根据声音判断里面是否是空的，发现是空响就将躲着的人拖出来。他们有时将两个人的头使劲对撞，撞得头破血流。他们还在人的身上压很重的石头，压得下面的人爬不起来。

我们晚上都不敢睡觉。一次，我公公叫我睡觉，他看着动静。不知怎的日本兵突然来了，我来不及躲，于是就狠命把整个手臂抓破，鲜血直流。日本人看到后说我有病、有毒，才没有糟蹋我。妇女和小姑娘将锅灰涂在脸上，弄得很脏，来躲避日军强奸。我的小姑凤英就在家里被日军糟蹋了，当时她丈夫就在门外，但不敢进去。

我们村有个孤儿叫贾小甘，有十一二岁，日军叫他将抢到的牛送到船上，然后将他带走，就再也没回来。

我看到在江滩上，有五个人被日军杀死。

57. 王素贞口述

王素贞，女，78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复兴村 76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号

调 查 人：范裴裴、邵啸

我 12 岁时跑到江北，几个月就回来了。我听讲有很多国民党兵被打死在江里。

在八卦洲有个妇女当时正在坐月子，日本兵看到她让她别跑，她由于害怕跑得更凶了，就被日本人打死了。

我们挖地洞，躲在里面，里面躲了十几个人，不能讲话。

有一个人，日本人让他找花姑娘，他找不到，日本人用枪在他头上凿，这件事发生在上坝的一个大埂上。

58. 王秀英口述

王秀英，女，75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同村 3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张卫红、韦军

日本人来时我才 8 岁，只记得日本人来时是个冷天，听说日本人强奸妇女后，用油瓶戳到妇女的下身，进行虐待。当时南京大中桥河里死的人浮在水面到处都是。姑娘从城门口经过一般都把脸涂黑。日本人来后，家里人从南京通西门跑到城里大中桥，住在夫子庙的洗澡堂里。叔父、婶婶因为就两个人觉得没什么好怕的就仍住在城外，结果叔父王长夫被日本人给抓了，婶婶因面丑，日本鬼子看不上眼就没抓。后来，与叔父一起被抓的男的回来告诉我母亲，叔父因为脾气倔满山跑，抓去后两天就被日本人打死了，尸体也没找到，婶娘后来就要饭去了。

当时我们为躲避日本人住的澡堂里一共有 30 多人。老人五六个，小孩十来个，其余都是中青年人。澡堂的门一开始用砖头堵着。一天姨娘看见日本过来，赶紧叫他们把砖门移开，把门打开让日本人进来，二鬼子让把他们都杀了，日本人哼了一下就没杀。但是日本人对我 20 岁的表哥蒋文久进行搜身，把我表哥的衣服当着众人的面全部扒光，看他腿

上有没有绷带印子，没发现就放了我表哥。走时发现门口有个大地洞，里面住着几个国民党伤兵，日本军就对洞里扫射，中央军死伤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日本人走后，我们又把门堵上，在这里我们躲了一个多月，记得是冬天，过后我们又回到通西门，结果家里的两间茅草房以及周围的房子都被日本兵烧掉了。后来我们十几户便挤在米行的几间房子里。

我的表嫂带着儿子住在清凉山附近美国人盖的难民所，一天吃两顿稀饭，待了半年回到通西门，与我们一起住在米行的瓦房里。

春天时，日本鬼子来抓人。正准备抓我哥哥王永材时，妈妈让我哥哥装瘸子才逃过，日本鬼子见哥哥残疾就没带走。

鬼子一般早上八九点就满山跑，一般他们把姑娘带走，杀了扔在马路上。安民后，万字会就用卡车把尸体收起来，堆成一堆烧掉。

1937 年冬天，我和我叔叔家各有两间房被日本人炸了，我们只能住在木排厂厂房里，生活很贫困，没饭吃时只能去讨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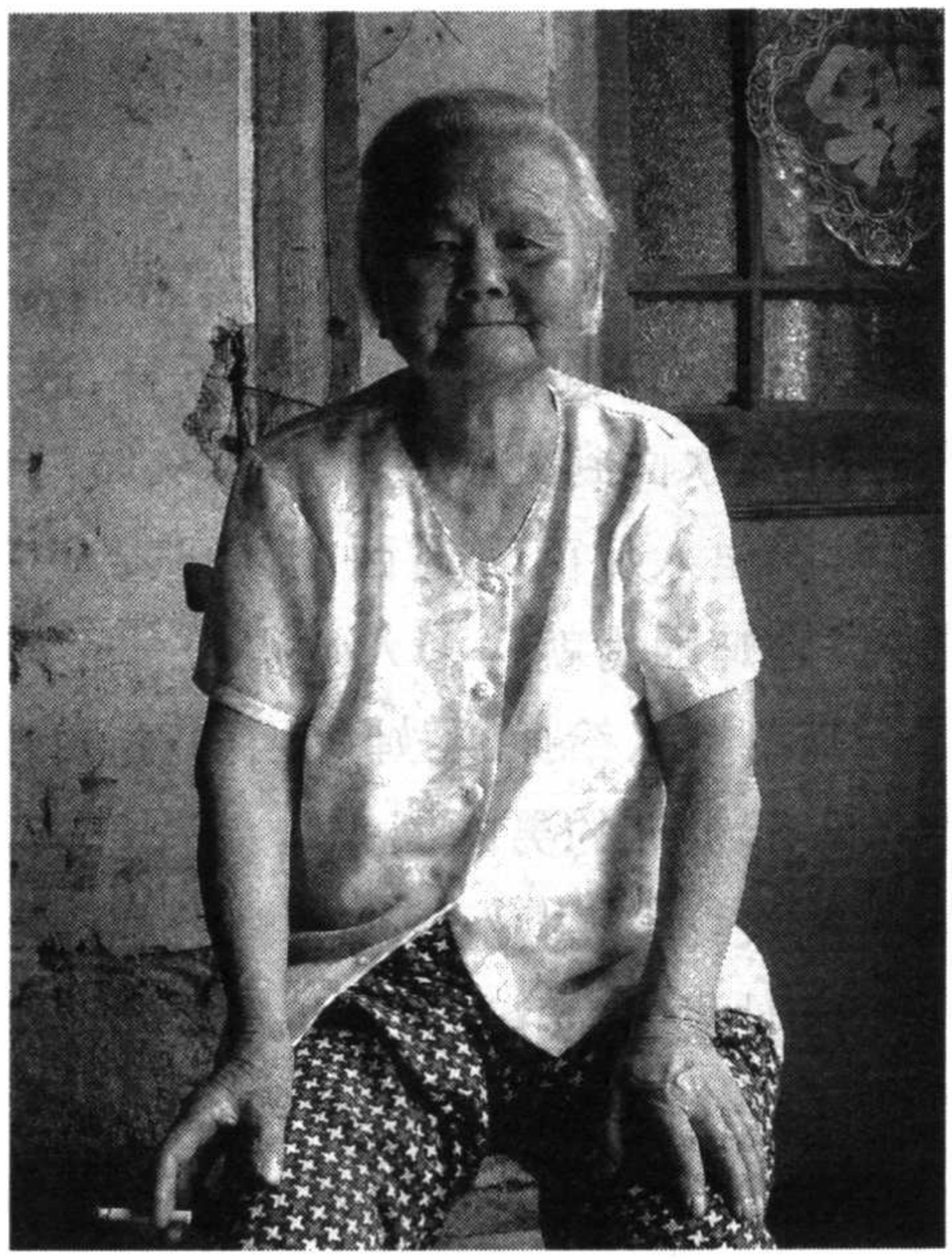
59. 王学华口述

王学华，女，79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长江村 10 队新民村 15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范裴裴、邵啸



王学华

当时我家有八口人，两个姐姐、三个妹妹，还有我和父母，我大姐出嫁了不在家，住老七里洲。

10 岁的那年冬天，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在屋里挖了一个洞，就藏在里面，外有草盖着，他们看不到，后来他们也学聪明了，在地上跺跺，听到有空

响，就叫里面的人出来。

我11岁的一年冬天，我有听说日本人打死过一个人，那是因为一群日本人追一个妇女，那男的让那妇女快跑，结果他们就把那个男的打死了。

第二年冬天，我还听说有三个妇女被日本人用小船运到他们的大船上。第二天早上才被送回来。

日本人来是不固定的，一般是一天来两次，他们一次来三条船，一条有三四个人。他们来主要是抓鸡，抓猪，晚上来找年轻的妇女。

60. 吴春洲口述

吴春洲，男，80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青龙尾村26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1日

调 查 人：倪振林、侍晓莎

我原住在长江村，1937年冬月十一看见中央军退却。江面上的尸体像鸭子一样，是被日军在军舰上用机关枪扫射致死。日军从镇江方向过来，一天三至四次地轰炸南京。

在宝塔桥附近尸体像稻梗，堆尸如山，日军将人用绳拴在一起，用汽油烧。

1938年春天，在江北的通江集，一个姓戴的17岁的小姑娘躲在家中被两个日军发现并强奸。当时女孩不停喊叫，她双目失明的母亲就在屋外却没有办法。

1938年二月的一天，在七里洲，陆老板的媳妇藏在地洞中，被鬼子发现并强奸。

在下关肉联厂，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拾到一根钢筋条，被日军说成是小偷，用钢筋条穿过锁骨，并牵着在车间里走。

鬼子刚来时，有一次轰炸下坝江边，炸死了正在放牛的陈四。

日本人来之前家里共六口人，父母、奶奶、兄弟。靠自己开荒的二十几亩地为生。日本人来时经常抢鸡抢猪，还抢粮食回去造酒。后来安定

后我们还是种田，生活没什么变化。

61. 吴继荣口述

吴继荣，男，79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外沙村 7 队 9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周丽花

日本人来时，我是住在外沙包（现在的外沙村），有 100 多户人家，日本人上洲来找鸡，找猪，找花姑娘，村子里尽是芦苇荡，妇女都躲在芦苇荡或者地洞里，没有人受害。他们随时都可能来。

中央军退却时，无数人被日本兵打死在芦苇荡里，我看到的至少有上千人，当时穿棉衣，日本人穿黄色军服，中央兵穿灰色军服，许多中央兵从下关抱着木板漂到我们江边，被日本兵打死。

日本兵只要高兴天天上八卦洲，百姓不得安生，如果少了一个日本兵，日本人会把整个村子烧光。当时还有日本汽艇向江边芦苇荡开机关枪，为躲避子弹，我家在房子附近挖了一条壕沟，日本人打枪就躲到壕沟里。

62. 徐锦顺口述

徐锦顺，男，86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双柳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韦军

我叫徐锦顺，原来家住在水西门。我在文化川菜馆当采购员，主要是买菜，上午买好了，下午就没事了。日本人打进南京时，我刚结婚，我和我的妻子都是 19 岁，文化川菜馆在新街口隔壁的土街口，有三层大楼，生意很好，一个月工资有三个大洋。

父母当时都是 50 岁左右，弟弟 17 岁，在二郎土庙裱画店当学徒，日

本人打上海时，飞机就来南京轰炸。有一次，我在新街口差点被炸死，日本人进南京之前，我带着他们乘着七八个人的筏子，渡江来到八卦洲，文化川菜馆关门了。

到八卦洲后，我盖了两间小草房，我向一个叫许文宽的地主租了十亩地，他自己做瓦匠。约好一担粮食打下来给他们五斗，接手时不要钱。

日子过得很苦，我们来八卦洲时没有孩子，第二年妻子生了孩子，大儿子属兔。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父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弟弟也住在一起，日子过得很苦。

不久，南京失守，长江里到处是伤兵，日本军舰对他们开枪开炮，有一些国民党官兵渡江来到八卦洲，日本人老远就对他们开炮，死了很多人，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军舰对着八卦洲江岸上的房子开炮，房子里有伤兵，很多人被炸得粉身碎骨，老百姓一听开炮，就跑到洼地里，芦苇荡里。

很多兵保留着武器，他们说，日本人来了就与他们拼命，其中还有一个师长，他说："弟兄们，日本人来了我们就同他们干。"士兵们很受鼓舞，不过当天晚上，他就被江北的船拉走了。

日本人经常来八卦洲，他们说来就来，老百姓一听到汽伐子声就跑，我和邻居当时跑到高粱地里。八卦洲的百姓遭了殃，鬼子经常上来杀人、放火、强奸。

有一次，鬼子来了，许文宽老婆被发现躲在高粱地里，在三垅与四垅之间，鬼子把她从地里拖到家里，在她家里把她轮奸，从此她睡在上面再也没有爬起来，她当时只有 30 多岁，发生这件事后许文宽对她仍然很好，尽力为她医治，可惜她受害太深，过了一年多去世了，葬在下竹许家祖坟。不久许文宽和没有娘的孩子也搬过去了。

洲上姓刘的三兄弟成立了万字会。刘老大任会长，刘老三任自卫团长、维持会长，自卫团有三四十人，都有枪，要钱就跟百姓抢，他们还向百姓征收鸡、猪，要钱买东西送给日本人，日本人收了他们东西，就不怎么抢东西了。

城里有难民区，日本人经常来搜寻当兵的，认为是的就拉出来，押上卡车，集体屠杀。日本轰炸南京时，三五架飞机一起来，炸死很多人。很多尸体漂在江中，很多被浪推到江岸上，长期无人处理。

63. 徐尚文口述

徐尚文，男，81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乾坤村 8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倪振林、侍晓莎

我 4 岁(1927 年)来到八卦洲，住在老七里洲。1937 年冬天，鬼子来到八卦洲，鬼子抢鸡、鸭，找花姑娘。妇女和小姑娘都躲在地洞中。鬼子害怕事物中有毒，让村民先吃。

1937 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八九点钟，在七里洲有两个十八九的小姑娘没来得及躲起来，被抓到鬼子的汽油船上强奸，第二天才放回来。

1937 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七里洲，有一个 20 多岁的男青年在村口放哨，看见鬼子后要去告诉其他人，被鬼子发现后，从背后用枪打死。

日本人上洲之前我和我母亲住一起，靠种家里的十来亩田为生，生活很艰苦。日本人来后虽然做了许多坏事，但对我们家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64. 徐素英口述

徐素英，女，80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民洲村 7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倪振林、陈亮、侍晓莎

我婆家姓吴，原来住在南京城里，第一次看见鬼子来在大约在 1938 年。这一年的下半年，在老七里洲，我看见一个妇女，躲在菜地中，被鬼子发现后强奸，后被鬼子放回。

1939 年，村民李春生，由于日军怀疑有妇女躲在他家中，将他的房子烧毁。

日军根据胳膊上是否有牛痘疤，分辨是否是中央军。

妇女、小姑娘为了避免被日军糟蹋，都剪了和尚头，将锅灰涂抹在

脸上。

65. 徐元华口述

徐元华，女，69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驼路村 38－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范裴裴、邵啸

我们家当时住在这条大街上，家里开饭店，当时全家住在街口。我六七岁时，日本人的飞机来丢炸弹，炸到客厅里，墙上被炸了个洞，一个叫陈万华的老头子当时在我家吃饭，被炸断了一条胳膊，这个老头子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婆，被炸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了。

我听一个陈姓老太讲，在我七八岁那年，她已经 30 多岁了，日本兵拿着刺刀逼她脱光衣服大白天在街上跑让她难堪，这是那年夏天的事。

我六七岁那年，在下关码头那个地方，日本人的炸弹把陆梁国父亲的脊梁骨炸断了，他家里有一个哥哥、老婆、父亲和母亲。

日本人去我们家饭店吃过饭，吃得不好就掀桌子，那时我八九岁，我父亲还下跪求他们。

66. 许安英口述

许安英，女，83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双柳村 5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张卫红、韦军

17 岁左右，日本鬼子就来到八卦洲了，我在八卦洲住了一段时间，认为危险，就和母亲、嫂嫂、侄子和他的教书先生一起逃到安徽，半年后又回来，在逃之前我听到一些关于日军的事。

我听说原住在上坝村的一个老太太，好像姓陈，50 多岁，一天被日本兵抓到，约七八个日军，日军用枪对着她进行了轮奸，并且老太太丈夫的

膀子被砍了。

一次日军来到村上，我们都跑了，当时我哥哥在外，不在家，由于我嫂子跑得慢，被日本军抓住，在哥哥家厨房里的水泥地上，七个鬼子对我嫂子进行了轮奸，每次都有鬼子举着枪，用刺刀指着嫂子，哥哥叫许安控，嫂嫂叫许钱氏，上坝村人，事后，鬼子都走了，周围的人不再提此事，哥哥、嫂嫂还像以前一样好。

在向安徽逃的路上，要挑二三十斤的东西，一天走很长的路，由于侄子年纪小，走得慢，嫂子就打侄子。我每次都是先把东西挑到前面一段路，再走回来抱着侄子走。

鬼子来时我家也算是地主吧，我家有六间房。家里还为我请了一个家庭教师，亲戚家的小孩都到我家来上课。我家还有 100 多亩地。鬼子来时除了舅舅和哥哥，其他人都跑到安徽，住在哥哥朋友家里。生活还算可以。

我 19 岁在上坝结的婚，当时上坝是八卦洲住的人较多的地方，因为人多，所以还不怎么怕他们，但还是很担心。因为鬼子经常杀人、强奸，特别是在农村，我们都特别恨鬼子。

67. 杨安洲口述

杨安洲，男，72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外沙村 5 队 2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孔令琦、周丽花

日本人来南京时，我住在六合瓜埠镇，日本兵 1937 年腊月进了南京城，第二年春天来到八卦洲，上坝的万字会举着日本旗到江边迎接。

日本人刚到南京时非常凶，在南京城里杀了很多人。有很多人跑反到六合，六合的小青年都蓄起了胡子，小妇人都用锅灰涂在脸上，怕日本兵糟蹋。日本人打南京时，江南枪声不断，夜里也不停，国民党军由于唐生智指挥不当，都退往下关，在十里长山、燕子矶、草鞋峡一线，日本人用飞机、兵舰杀死很多人，江里死的人就像鸭子一样。在草鞋峡，三个鬼子

让一个营的投降兵用绑腿相互绑起来连在一起，营长自杀，其余国民党兵被三个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死了。

江北许多胆大的人到江南去搜寻国民党官兵的东西发财。我姑父当时住在陈巷，当时 30 多岁，是运粪船主。他胆很大，同村另外一个陈姓中年人(30 多岁)跟着他去江边拾东西。1938 年春，姓陈的和姑父去拾枪时被打死，当时天很冷，一个国民党兵被冻死在江边，手指仍然扣在扳机上啊，陈姓中年人迎面去拉士兵的枪，被上膛的子弹打死。

当时枪支散落很多，我在放牛时经常看到，但不敢拿，有些人把枪拿走卖给新四军。

1938 年春在六合长江乡六保(今双塘村)，两三架日本飞机飞得很矮，用机枪扫射地面，三个在地里干活的农民，有两个被当场打死，其中一个手臂骨头被打断，看到了骨头，另外一个人的脸颊被打穿，舌头被打掉，满脸是血。

今雄州镇八百桥被日本飞机炸平，死伤惨重，没有完整的房子留下来。过几年我去八百桥时，还看到巨大的残留的弹坑。

日本人来南京闹了近一年时间，时常到六合来，百姓一听到他们来就躲到地洞里，有孩子哭，怕被日本人发现而不得已把孩子掐死。

在雄洲灵崖山有一个新娘回娘家，遇到三个日本兵，他们将其轮奸，然后让新娘子跑，比枪法，将其打死。

68. 杨克明口述

杨克明，男，77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上坝 6 队小沙西村 9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孙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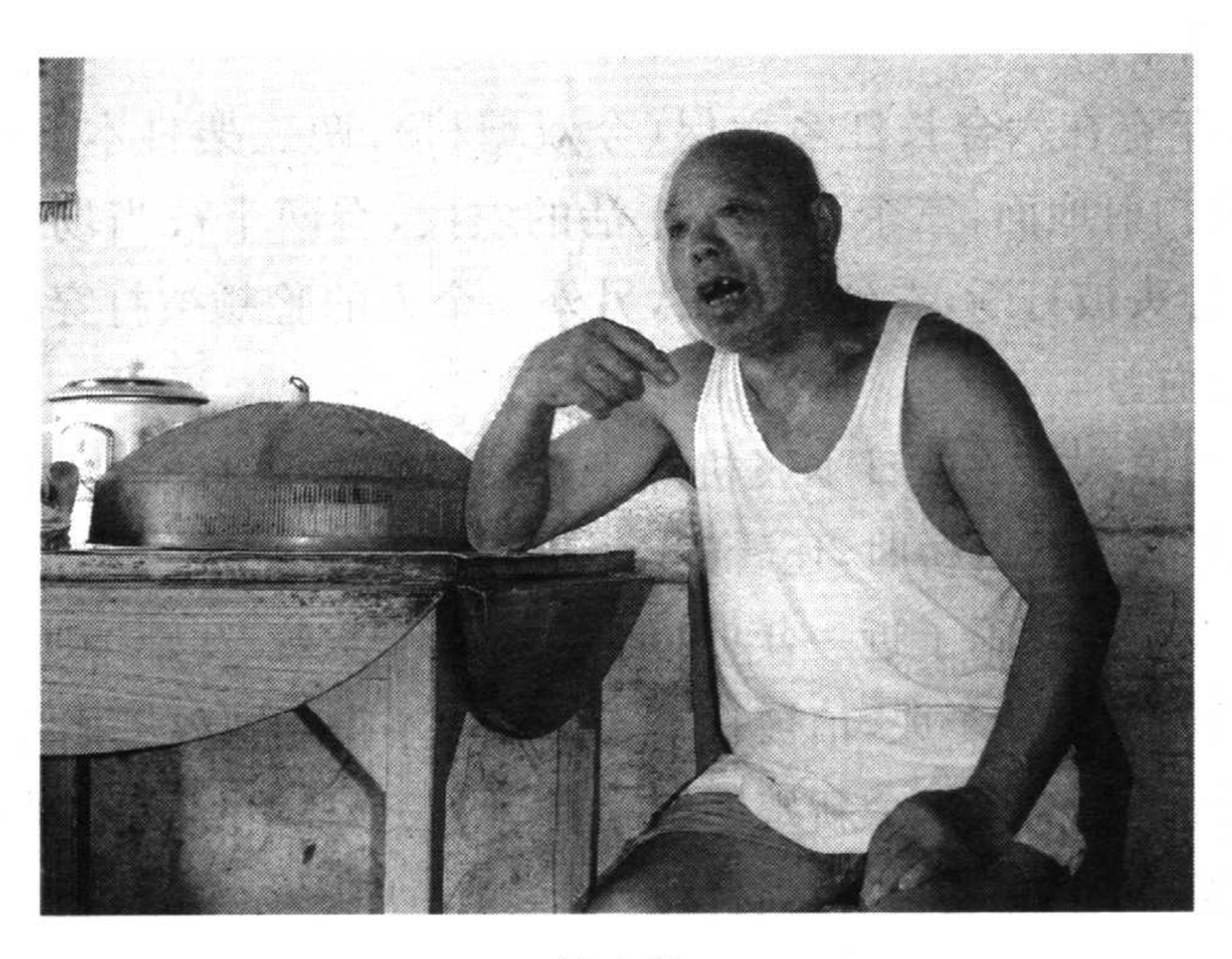
我知道一个住在上坝的名叫李宝仓的人，他在铁路上工作，随中央军退往四川，他父亲带着两个孙女和他的妻子躲到了八卦洲。有一天在小沙滩，日本人来了，他们躲在小脚屋里，被发现了，李宝仓的妹妹文化水平较高，写字说她有病，有几个日本兵就强奸了李宝仓的妻子。日本

投降以后，她离开去了浦口。

万字会在上坝帮日本人做事，当向导逮人。

我在燕子矶码头上放牛，看见日本兵把小孩刺死，在栖霞山一列火车出轨了，运的是军火，日本人四处搜寻，抓到一个头上有印子的农民，把他抓住灌自来水，然后用脚踢他的胸口，那个农民七窍流血而死。

日本人刚进南京城的时候，在南京放火烧红了半边天。中央军撤退，在江面遭到日本人的扫射，死了很多人，有中央兵陷入江泥中被打死。



杨克明

1937年秋天我和父母、老二、妹妹共有五个人一起到八卦洲。八卦洲有钱人跑反，我们一直住在八卦洲，家里有地洞不敢出来，做饭的时候也十分小心，鬼子经常来。当时听说有一艘国民党的军舰躲在八卦洲，但中央兵被鬼子打死了。

当时八卦洲的中央兵很多，家家都有中央兵住，在江边有很多中央兵被杀死，我就亲眼看到过。很多尸体都被淤泥埋起来了，不用人埋。当时家家户户都要挂日本旗，否则会被烧死的。

刘三做安民团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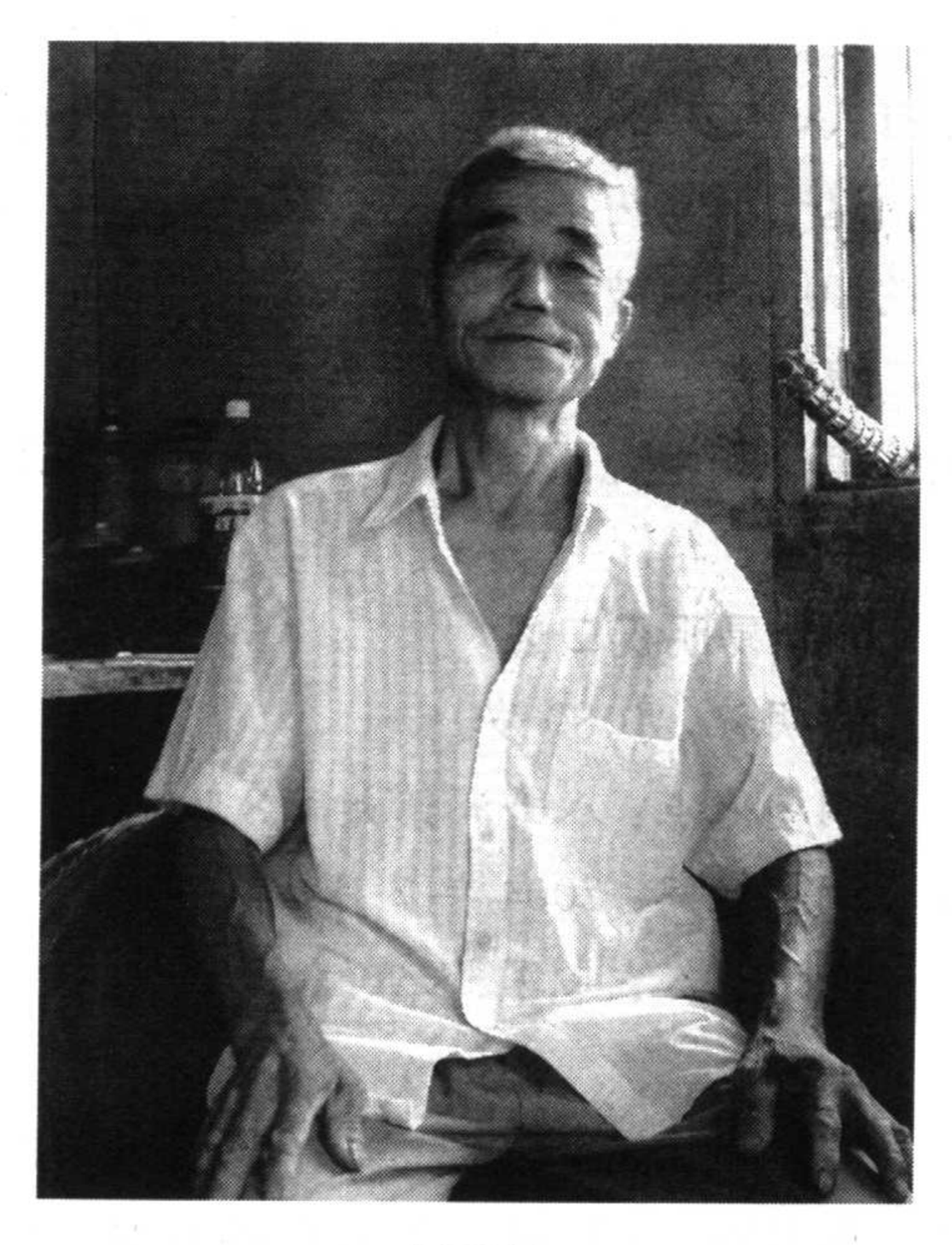
69. 杨明月口述

杨明月，男，77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外沙村 1 队 2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周丽花



杨明月

1937 年，日本人打上海时，飞机来南京轰炸。我老家在安徽无为县，家里有父母、一个弟弟、一个 16 岁的姐姐，阴历十月二十，我们一家乘小帆船，从八卦洲跑反回老家，逆风，路上走了十天。第二年，阴历四月见南京安民了，从老家回八卦洲，走了七八天。日本人上洲来打鸡，我家有两只老母鸡被打死带走。还糟蹋妇女，朱寿凤，女，十六七岁，在沙村芦苇沟里打芦蒿被三四个鬼子发现了，在江边把她强奸了，时间大概在 1937 年 12 月份。

我听村里人讲，在下关，十里长山一带，六个日本兵屠杀了两三千中央军，中央军放下枪投降了，日本兵用机枪把他们扫死，江里、江边那时候尸体成堆，中央军在江南用木板渡江到八卦洲来，在江中被日本军舰扫射死不少。江边大约离我家 1 000 米。我家当时就住在外沙村，父亲亲眼看到 1 000 具以上的尸体，有些中央军没被打死，跑到我家来要饭吃。有些好不容易漂到岸边来，却死在江边的淤泥里。

万字会组织船夜里把跑过来的中央军送过江，一连送了好几天。

我 1 岁左右来八卦洲的，鬼子来时我还小，当时我特别害怕。

70. 杨志华口述

杨志华，男，85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光明村 11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侍晓莎、倪振林

鬼子来那时我住在老七里洲（现已塌入江中）。我记得他们来时经常打人，许多人被打得不死不活，我也被打过，也不知是为什么。

鬼子来的两年左右（约 1939 年前后），春天，我有个舅母姓祁，当时大约 20 多岁，被三四个鬼子轮奸。

鬼子来的第一年（1937 年）的冬月里，我的一个姨娘，大约 40 多岁，因为鬼子和她说话，她听不懂，而被鬼子开枪打死。

71. 易明祝口述

易明祝，男，80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大同 8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日本人来时，我 13 岁，住龙潭，19 岁时搬来八卦洲。听人说，1938 年三四月时，一个 16 岁姓罗的姑娘被三个日本鬼子强奸了，那姑娘长大后嫁到安徽了。

在一沧州，日本人搜地洞时听到有小孩哭，两个女人被日本人发现了，其中一个有病，日本人没有强暴她，另一个则被日本人强暴了。

一天，奶奶在家，三四个日本鬼子把一个 60 多岁的老奶奶拖到她家里强暴了，当时奶奶很迷信，还用一些方法除去晦气。

那时我家里以种田为主，捕鱼为辅。家里有一条小船。一天，父母出去打鱼，一对夫妻坐自家的船逃难去安徽，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来给日本人查，那天那女人被日本人强暴了，当时三十几岁，她丈夫的衣服也被日本人扒光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婆被人强奸了，日本人走后，那女

人要跳江，后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回到船上继续走，谁知没走多远，又有日本人查船，大家于是用被子把那女人裹起来，没有被发现。后来他们逃回了老家。

听老婆说(也是听说的)，日本人抓了一老太太想施暴，她不同意并逃走，日本人就用枪打死了她，日军走后，家里人给她收了尸。

日本人来时，大家都躲在芦苇里，日本人来一般是三个或五个，飞机也是三架或五架。一次他们来我家抢鸡，我亲眼看到日本人用枪杀鸡，当时很是害怕。

日军来后，中央军往江北跑，用木板、门板等漂着过来，日军飞机沿江扫射，听说一个回旋涡子就死了几十几百人。

72. 殷士江口述

殷士江，男，82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外沙村 296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周丽花

1937 年，我 14 岁，住在六合县龙池乡的邓家巷，当时我们庄里常有日本鬼子来犯。

许文山当时三十几岁，有妻有子，不幸在 1937 年冬遇到了日本鬼子，他当时走在路上看见日本鬼子便跑，日本鬼子就开枪打死了他。

同我住在同一个大庄的一位姑娘，日本鬼子来时她躲在地洞里，不幸被日本鬼子看到了，可恶的日本鬼子把她污辱了(即强奸)。

我那时亲眼见到过鬼子，也差点中了鬼子的子弹，当时日本鬼子不知从哪抢了一头牛，他们把铁丝勒在牛的身上，牛全身都血淋淋的。日本鬼子看到我了，便要我帮他们看着牛，他们准备继续去老百姓家抢东西，我被日本鬼子吓死了，见他们转身走了，便偷偷地跑走，谁料被鬼子发现，他们朝我开枪，我偷偷地溜进沟里，子弹就从我的头顶“嗖”地飞过去，幸运的是，子弹并未伤到我的脑袋。

73. 俞斌口述

俞斌，男，83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青龙尾村 21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倪振林、侍晓莎

我 1936 年来到八卦洲，鬼子在八卦洲无恶不作，烧杀淫掳。他们使用的是盖子枪，一枪可以放两响。

1938 年春天，在下坝，一个靠炸油条维生的村民的妻子被鬼子轮奸。

鬼子曾在光明大队用枪打死了一个村民。

有一个帮工，天亮时去下坝买菜，看见鬼子后吓跑了，被鬼子从后面用枪打死，子弹穿过胸部，把他打死了。

在上元门、幕府山附近打死的中央军最多。

日本人来以前，我家有六个人，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嫂子和我。家里种二十几亩地，鬼子来之后还是种地。鬼子来损失很大，家里没钱，迫于生计就把土地卖掉了。

74. 育周氏口述

育周氏，女，87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东江村 5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范国平、陈亮、范裴裴

我家在日本人来时住在迈皋桥山里百，日本人攻打南京时跑反到七里洲。

日本兵一来我们就躲到地洞里，他们在洲上抓鸡，日本人在煤炭港站哨，不许老百姓带很多东西，必须带身份证。日本兵到七里洲上找花姑娘，到芦苇沟里找花姑娘，他们给小孩糖吃，问小孩妈妈在哪里。有些老人准备了牛奶瓶，说他们的妈妈死了，日本兵也不来找了。

日本人在燕子矶的史家大窝子枪毙中央军，尸体堆得很高。机枪响

了几小时，枪声很响，有些人没死，用木排划到八卦洲来，中央军的尸体没人收拾，尸体任由漂走或者腐烂在史家大窝里。

中央军到八卦洲来，到老百姓家要吃的，百姓都不敢开门，从窗户里递给他们。日本兵到八卦洲上，查中央军，看到男人像的就开枪把他们打死。

75. 张如琴口述

张如琴，女，75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乾坤村 35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侍晓莎、倪振林

鬼子来时我大约八九岁，日本人经常坐汽油划子到洲上来。他们一来就做丧德的事情。那时姑娘、妇女根本不敢在家。

1937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有一个从江南跑反过来的妇女，大约三十几岁，为了躲避鬼子的糟蹋，用黑灰把脸抹黑。鬼子发现她脸上有一处很白，便起了疑心。两三个鬼子将她衣服脱光，证实是年轻妇女后将其轮奸。我们村上有位妇女，大约 30 岁，鬼子来得快，没来得及躲起来，便趴在姓陈的一户人家的茅坑里，鬼子嫌她脏，便放过了她。

76. 郭立疗口述

郭立疗，男，84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中桥 6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鬼子来时，我有 18 岁，记得 1937 年冬天鬼子把江给封了，有的人没跑掉，当时中央军许多人就用木板、门板跳到江里，日军就用军舰、飞机进行扫射，当时死的人无数，我当时在江边捡木料，想用来修自己家的茅草房，结果就看见了，江边有不少尸体都泡胖了，当时逃过来的中央军住

在农民家，家家户户都有。

1938年村里的郭干事被日本军打死了，他当时在地方上维持秩序，听说南京安民后就跑去市区，据说在中央门被日本军给打死了，当时他三四十岁。

日本鬼子封江了，我们就没米吃，只能用小磨子磨玉米糊糊来吃，当地的万字会用皮纸造自己的钱，农民用东西换钱，可以买油、盐，这钱只能在八卦洲上通用。万字会还在江边收尸，把那些尸体埋起来，他们与日本鬼子打交道，给鬼子吃喝，还送东西。

77. 赵育才口述

赵育才，男，79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中桥8队106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鬼子从江南、江北两个方向来，大概来了七八次，一般来十几个人，主要是来找鸡，找女人。

在外沙一队有一个二三十岁的妇女被日本鬼子抓到强奸了，姓什么不记得了，他儿子还在，在中桥三队。

在外沙村还有一个妇女被日本鬼子强奸了。当时那妇女二十几岁，姓朱，已婚，当时她正在种芦蒿，好像是在农历三月份，鬼子从江上来，她没有来得及跑掉，就被鬼子强奸了。

78. 周宝兰口述

周宝兰，女，83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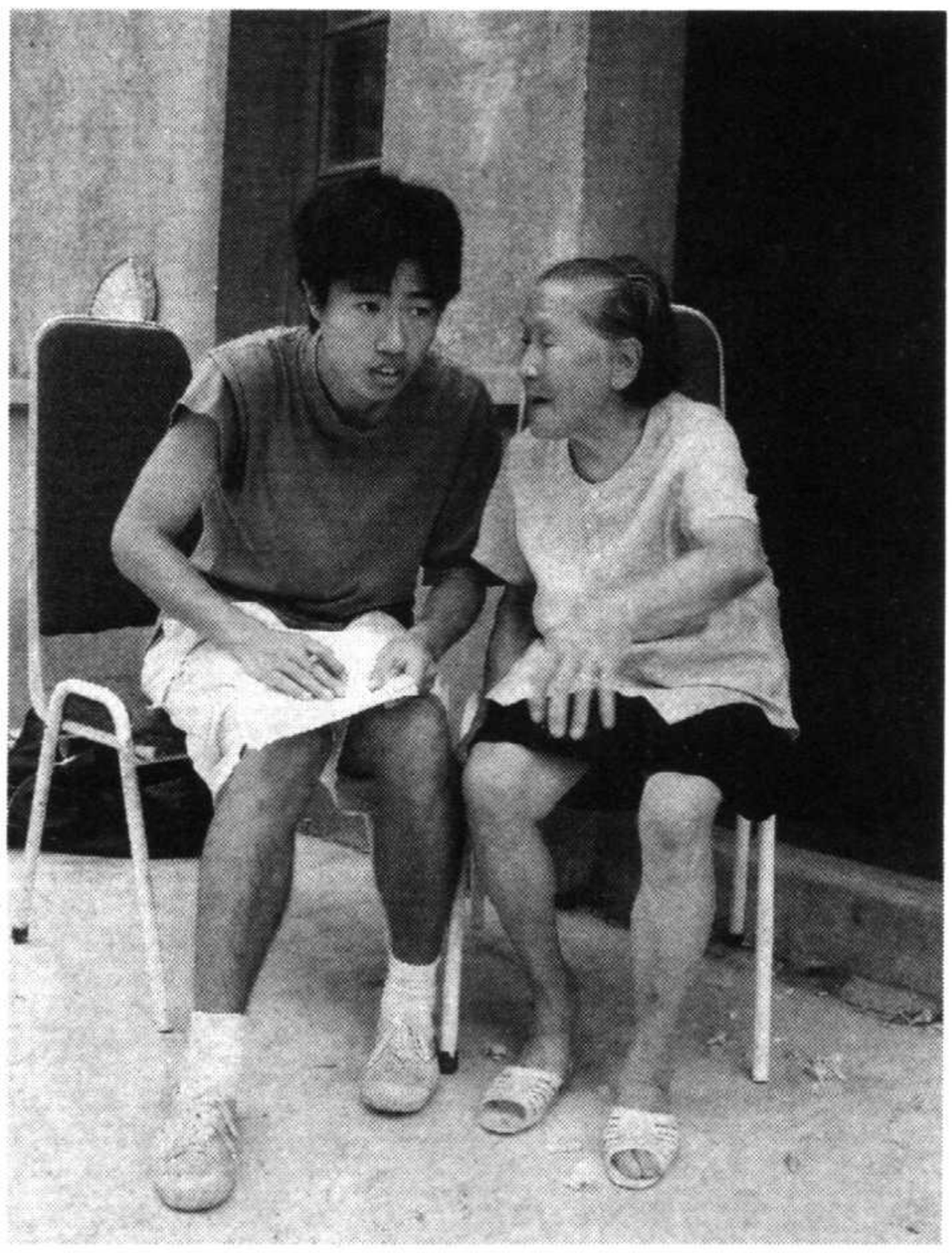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建设村4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 查 人：范裴裴、邵啸

我家当时住在长江七队，当时村里人很少，我们和邻居一起挖了个

大洞，上面盖上草，日本人来了，有十几个人躲在里面，又挤又闷，有小孩的，还要把小孩嘴捂住，不让他们出声，有时甚至会捂死了。



周宝兰(右)

我亲眼看见有个老头被日本人活活打死了，日本人说他儿子是“黑头”，让他把儿子交出来，老人没有交，就被几个日本人活活打死了。

日本人还向江对面的山上扔炸弹，我们这里也扔炸弹，当时我就在房顶上用红布做个良民条子，这样日本兵就不炸了。当时家家都有。还有，日本人还抢鸡，抢猪，抢牛。

鬼子来之前家里有八口人，一共只有十来亩地，粮食不够吃就到别人家里打长工，日子很艰难。鬼子来之后生活没什么变化。

79. 周龙英口述

周龙英，女，90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兑南村 20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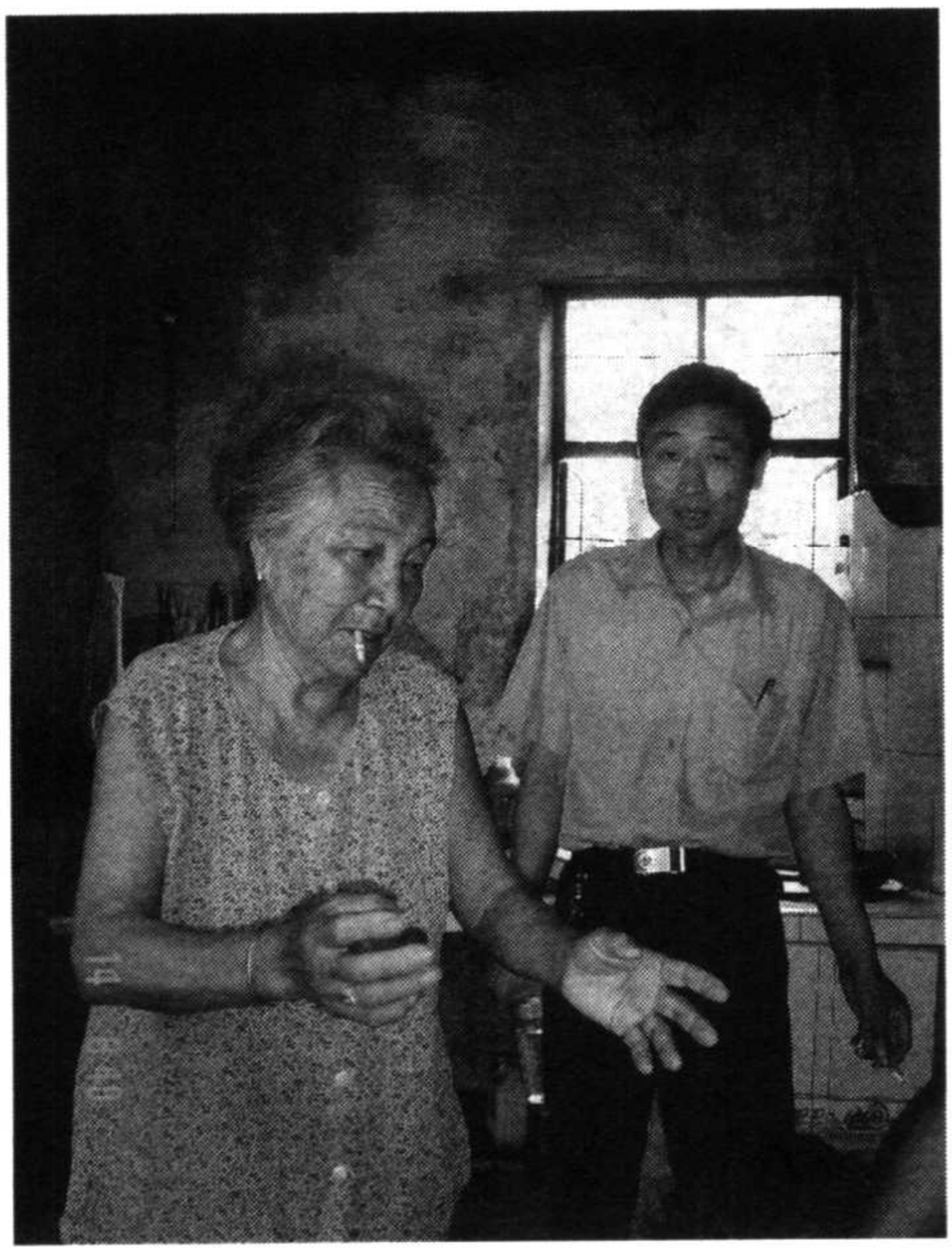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范裴裴、邵啸

我 25 岁那年，穿棉衣的时候，我干妈姓范，在七里洲，有一次日本人来了，她没有来得及跑，被日本人捉到了，他们把她的裤子脱掉，让她坐在床上，他们就在下面玩弄她的下身。

同年，在七里洲，也是穿棉衣的时候，有姓汪的 50 岁左右的老头被

日本人绑住四肢，挂在树上，等他们走了之后才有人敢把他放下来。



周龙英(左)

在史家大窝子，日本人抓了很多人，把他们绑起来让他们坐下，至少有十排，一排有四五十人，并把他们全扫射死了。

同年，我丈夫被日本人把衣服扒光，站在李登楼家屋子旁边冻，当时刮大风下大雪。

那一年，有两个姑娘跑反到我家(七里洲)，被日本人抓去侮辱了，她们当时只有十七八岁。

我还看见在大同村有两三个人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了。

80. 周淑英口述

周淑英，女，76 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新闸村 10 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侍晓莎、倪振林

我家以前很穷，我很小就给人家当童养媳。那时我住在下关老江口附近，我公公家是开棺材店的。日本人进入南京前的一段时间，经常开飞机到下关附近丢炸弹，炸死了许多老百姓。到了我 9 岁的那年冬月十三，日本进南京，我们一家跑反到了老七里洲。

日本人进南京之后，我公公一直在海军部里当伙夫，后来被日本人捉住用枪打死了。我婆婆留在下关看店，后来也被日本人杀了。还有我

的姐夫，当时中央军撤退时，他被强迫为中央军搬东西，没来得及过江，便躲在老虎山的一个山洞。当时山洞里还有许多没办法过江的老百姓。后来山洞被日本人发现了，我姐夫和其他老百姓全被日本人杀了，

等我们到了七里洲之后，日本人还会隔三差五地坐汽油划子过来。我们隔壁有一个姓毛的人家，他们家当时住着一个姓黄的表亲，大约20岁。大约是鬼子来的第二年(1938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姓黄的表亲在睡午觉，鬼子突然来到七里洲，他不知道，便给鬼子逮住了。鬼子看到他胳膊上有牛痘疤，便怀疑他是中央军。后来鬼子将他带上了汽油划子，开到江中心，开枪把他打死后推到了江里。

1938年春天的一天上午，我们村有个叫王大云的，见鬼子来，怕鬼子抢家里的鸡，便把原来装在笼子里的鸡放了出来，被鬼子发现。几个鬼子对他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得半死。

鬼子来的第二三年，大概三四月份，有一天，鬼子在我们村子里的一家搜出了十几个妇女。鬼子非常生气，把那家的男主人打了一顿，而后强奸了两名妇女。

鬼子来之前我们家有五口人，当时住在下关靠父亲开的棺材店为生，日子还可以。后来为了跑鬼子反来到了八卦洲。家里房子等留下的东西全没了。到洲上后我们家依然做棺材生意，但日子变得很艰苦，不久母亲生了病，因为没钱治不久便死了，我和妹妹后来相继做了童养媳。

81. 朱金财口述

朱金财，男，83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新生村221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4日

调 查 人：倪振林、陈亮、侍晓莎

我原住在老七里洲，靠江边，与江南边的上元门相对。

1938年，一个叫陆子石的村民晚上赌钱，鬼子乘帆布船来到七里村，将陆子石带上船，船开至江中，开枪将其打死。

1938年的一天早上八九点钟，从上元门过来一船日本兵，在距一里

多远的地方将住在东坝头的村民刘老头打死，然后哈哈大笑，将中国人当一只小鸡子。

中央军战败后，夜里做木排渡江，想通过八卦洲，再往北走，日军在南门架设三挺机枪，对江中、江边人进行扫射，一直打到子弹全部用完，中央军伤亡非常惨重。

日军在史家大窝子挖了一个几十亩田大小的沟，有一万多人死在沟中，包括我的一个侄子，据说只活了一个人，是在机枪扫到之前倒下装死的，胳膊受了伤，后来躲藏了起来。这件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1938年春天的一天，上午十点左右，我当时在地里，一个30多岁叫卢老包子的妇女被三个日本兵发现，然后在我家的一间屋子里遭到强奸，强奸后放回。卢老包子的儿子回到南京，被杀死在城中。

1938年春天的一天早上七八点钟，我和陈耀根、叶和诚三个人玩耍，突然听到有日军的帆布船发出的声响，出门便逃，日军从坡下面跑上来，说我是中央军。原来我的邻居宋敬良和陈根生在江边把日本国旗扛了过来，并扔进了沟里，于是日军误以为我们是中央军。我们连跑了三四里路，才得以逃脱。

人们听见日军帆布船的声音就躲起来，日军一般一次来一两条船，上岸主要是杀鸡、逮猪。

我看到过在八卦洲有日本飞机低飞打中国人，还听说在江北有新四军对日军进行打击。

82. 朱金鑫口述

朱金鑫，男，83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新生村217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4日

调 查 人：倪振林、陈亮、侍晓莎

我原住在老七里洲，在江浦县工厂修理柴油机。我看见中央军抓住木头、门板等东西想漂过江。日军在军舰上用机枪、迫击炮对过江的人进行扫荡，很多尸体漂浮在江面上。第一次见鬼子是在1938年。他们

乘坐可折叠的帆布船来到八卦洲，在八卦洲找鸡、猪，还要花姑娘。妇女、小姑娘都跑入地洞中躲藏。

鬼子来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看到大量难民从江南跑到八卦洲来跑反。

1938年阴历五月的一天，在上午十点左右，有一个江南的难民被日军开枪打死。

83. 朱天财口述

朱天财，男，72岁

调查地点：八卦洲镇东江村7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韦军、张卫红

日本鬼子夜里开帆船来八卦洲，来了后，打鸡，打猪，用棍子绑起来抬走。一般从东江外滩上来，他们只要猪的四条腿，其他不要。

有一年，鬼子在路边强奸陆玉财的姐姐，人们都叫她“大子”，现住五一大队，当时有三个鬼子，一个姓石的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在马路另一边看，被鬼子看见了，一枪打过来，小孩的肠子都打出来了，后小孩回去后，口干要喝水，他父亲不给，因为喝了就会死，后他硬要喝，结果死了。

（五）迈皋桥调查

1. 高长才口述

高长才，男，74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四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7日

调 查 人：王海燕、陈瑜

1937年，日本人来的时候，我7岁，跟哥哥和父亲跑反到了江北的三班渡。走的那天晚上，江边等着走的人很多。那时候，燕子矶还在开炮。大概半个月以后我们回来时，看见江面漂着死尸，大约上百人，主要是中央军，在芦苇那边烧死了很多中央军，尸体都蜷起来了，有的百姓盖的草房里的人也烧死了。

日本人说年轻人是中央军，到街上找女的，让年轻人带路找花姑娘，在我们村曾让一个叫陆家清（已死）的带路找，但陆不肯，日本人就用刺刀吓他，并且还烧了我们村里的一间草房。村里一个姓张的和姓蒋的二十几岁的女孩被强奸了，两人现在已死。

听说后来中央军投降了，日本人骗他们不杀他们了，但带到郊外，然后用枪打死他们。

2. 李开茂口述

李开茂，男，65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兴卫村合作二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 查 人：严海建

我父亲李东银是在1938年跑反回来以后被日本人打死的。在跑反时，日本人把我们村的房子都烧掉了，父亲回来以后，上山砍树，准备回来搭房子，被日本兵碰到了，日本兵放狗跟在父亲后面撵，父亲死命跑，后来摔在山上的水塘里淹死了，那年我父亲才29岁。

3. 余陈氏口述

余陈氏，女，76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班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 查 人：王海燕、周莉、周丽花

1937年日本人过来时，我才9岁，那时我跟我母亲就跑到了江北，母

亲还是个大肚子。在江北我住在大人家里，生活很苦，就靠帮人家收稻子、收麦子赚点钱，我们在江北住了两年才回来。日本人太坏了，我亲眼看见他们把刺刀戳进了三四岁小孩的肚子里，然后把小孩顶起来玩，小孩子不停地叫、哭，日本人却不停地笑。

我们在江北，日本人没有船过不来，他们用三四根木头捆起来做成木排过江，他们什么都抢，看到鸡抢不到，就用枪打死抓了吃。

那时日本人还强奸妇女，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的姑娘就被他们强奸了。

4. 王守金口述

王守金，男，8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兴卫村 4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严海建、陈瑜

日本人到南京的时候，我们都跑反到江北了。后来安民回来了，房子都被烧了，村里人都是到山上砍树或打草，搭个棚子住，那种日子是现在没法想的。

我们合作三队汪正阴和我在安民以后，大概是 1938 年春天，上山打柴，挑到城里去卖，日本兵在太平门那个地方设卡，把油条放到裤裆里然后拿出来让中国人吃，那个时候没办法，只能吃了，不吃就会被打死的。去城里卖柴还经常看见日本人活埋中国人，一般土填到胸口人就死了，我亲眼看见有一次活埋了三四十个人。

5. 徐长珍口述

徐长珍，女，8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怡园小区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周莉、王海燕

那个时候我13岁住在象坊一队。妈妈眼睛瞎了，奶奶年纪大了，我跟他们没有跑反。日本人在尧化门搭了几个帐篷住。一般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三点到四点，到村里来找姑娘。一天日本人抓住我父亲，认为他是中央军，准备用刺刀刺我父亲，我抱住日本人的腿，说他是我父亲，日本人不相信，我哭了。日本人后来有点相信，把我父亲放了。在晓庄，我看到日本人打死了37个人，里面有中央军和老百姓。一天日本人来找花姑娘，三四个日本兵，用刺刀刺草堆，有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在里面差点被刺死，后来被抓出来强奸了。那时我剃掉了头发，戴了个帽子，日本人以为我是个小男孩。

6. 徐秀兰口述

徐秀兰，女，84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兴卫村合作一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5日

调 查 人：严海建、陈瑜

1937年，我所居住的合作村是中央军与日军的战场。日本人来时我们全家跑反。听没有走的人说，日军用铁链把中央军和一些老百姓捆起来，关在我家的房子里，活活烧死。回来时，房里到处都是焦尸，大约有几百人。为了盖房子住，我们把尸体抬出来，在原来煤基厂那块地上挖了坑，将尸体埋进坑里。我们跑反了一个多月，回来时还有日军，我们就躲在中央军在紫金山上挖的地洞里。朝鲜兵经常来抢东西。

7. 王秀兰口述

王秀兰，女，77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作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严海建、陈瑜

我家原来住在江北浦口，父亲是在那里工作的，1937年冬天，日本人

来了，父亲跑到湖北了，母亲和舅舅带着我到了迈皋桥合班村。我们是外地人，当地人跑又不带我们，大难临头，各顾各的，舅舅后来也跑到江北了。我和母亲躲在山上，挖了个地洞，平常日本人经常到山里，看见人就打。那一次，是有好几天日本人没有上山了，我就拿了些粮食生火做饭，日本人可能看到炊烟了，就上来了，有五个日本人，把我吓死了。有个日本兵拿着锄头打我母亲，打晕过去了，我在旁边叫。有个翻译官问我："那个人是谁呀？"我说："是我妈妈！"那个翻译官就替我求情，有个日本兵想割我耳朵，旁边的一个军官哼了一下，那个小兵没敢动。我吓得赶紧跑了，躲到村里的祠堂里了。后来，我晚上去看我母亲，发现还没有死，只是伤得很重。

8. 陈如仁口述

陈如仁，男，82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万寿三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周莉、严海建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才 15 岁，老家在江北六合长卢。日本人打人都是寻开心 ，有三四个日本人拿我寻开心，发现我了，就用棍子打我。

六合南门有个妇女在家里给日本人看见了，日本人想强奸她，脱了她的衣服，这位妇女很厉害，她找了一根绳子套在日本人颈上，并把这个日本人勒死了。后来，来了三五个日本人找自己同伴，没人敢讲，日本人就放火把整个村子都烧了。当时上哪儿都要有通行证，不然就不得过。

9. 高有洪口述

高有洪，男，75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二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王海燕、陈瑜

1937年日本兵从尧化门进入南京，从纬一路经象坊一队到我们这边，把我们家隔壁的草房烧了。日本人还把我家斜对面的房子也烧了，我们家的房子被父亲救了下来。日本人用火柴点房子，他们认为好玩。我的舅奶奶姓尚，当时三十几岁，被日本人发现，打死了。

10. 高王氏口述

高王氏，女，80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四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 查 人：周莉、王海燕

那个时候我才13岁，我和哥哥、嫂子、侄子共九个人一起去了江北，我爸爸妈妈留下来看房子，后来房子给日本人烧了。他们逃到一个塘边，挖了个洞躲起来。早上爸爸说："天快亮了，日本人要到水塘边来弄水了，我们走吧。"妈妈耳朵聋，没听见父亲说往北逃，自己往南逃了。爸爸王家富跑到了丁家庄，回来发现妈妈被日本人打死了，后来爸爸逃到了江北，告诉我妈妈被打死了。到江北，我们住在嫂子的一个姐姐家里，借点米，弄点稀饭吃。安民回来后，我们从山上弄点树、毛竹之类搭个小房子住了下来。日本人来找花姑娘，我剃了光头，装成男孩，看到日本人来了，跑了几里躲了起来。有一家三个人(父母和儿子)，儿子22岁是个三只眼，三个人都被日本人打死了。

11. 高周氏口述

高周氏，女，81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四队207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 查 人：周莉、王海燕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村里一部分人逃到了江北，后来长江封了，我们没跑掉。日本人来村里，我们躲到了山上或者挖地洞躲起来。我们村

里有四个人被日本人抓了去给他们烧饭，我丈夫也在内，两个月后他们回来了。象坊一队有个坐月子的妇女给日本人抓住以后糟蹋死了。尧化门有个七八十岁的刘老头在家看山芋，给日本人打死了。尧化门那儿老百姓挤着过江，很多人都给日本人打死了。那个时候日本兵驻在土岗。

12. 何庆荣口述

何庆荣，男，77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一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 查 人：王海燕、陈瑜

1937 年，我 10 岁，不久就和家人跑反到瓜阜镇，那天夜里江边好多人要逃，都是乘的民船。有的由于人太多，走不掉的，就将孩子丢在江边哭。我和父母、兄弟五人一起去的江北。没多长时间我们就回来了，日本人还是会来村子里骚扰村民。保长、甲长还欢迎他们。村里有两个从玄武湖来逃难的二十几岁的妇女，虽然涂着黑灰，但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在那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三个日本人轮奸了她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还听说附近有个男的肚肠子都被挑出来了。回来的时候经过燕子矶笆斗山那里，看见很多死尸，主要是中央军。

13. 胡同才口述

胡同才，男，8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一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 查 人：王海燕、陈瑜

1937 年，父亲带着我趁日本人没到的时候到江北跑反了，住在瓜阜镇，夜里躲在圩子里。据说日本人很凶，来烧房子，强奸妇女。我们是等到安民以后才回来的，看见马路边死了很多人，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军，日本人骑着马拿着军刀过来，我们很害怕，就跑到山上躲起来。如果看见

年轻人，他们就怀疑是中央军，要杀死的。妇女们则用黑灰把脸涂成黑色。安民以后，我家穷，种稻子没牛耕田，跑去四班村李老三家借牛，日本人在那里抓人，正好将借牛的父亲胡寿祥抓去，被日本人关了一个星期，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调查是良民，放了出来，但是已经不能走路了，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日本人太坏了。

14. 姜秀英口述

姜秀英，女，8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四队 23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周莉、王海燕

那个时候，我住在六合袁家滩。一个 80 多岁的老太带了个小女孩躲在河边的大树旁，老太腿上挨了一枪，后来子弹取出来以后，她的腿瘫掉了。那时日军用飞机经常扔炸弹炸村子。日本人还到村里找花姑娘。在六合八步桥金牛山，有 100 多个日本兵到村里抓到六个男青年，日本人叫他们全部跪下来，后用机枪把他们打死了。

15. 毛秀美口述

毛秀美，女，72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一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严海建、王海燕

1937 年，日本人过来的时候，我 5 岁，我父亲毛成霖和其他六个人在跑反的时候给日本人抓住，都给戳死了。后来我和家里人跑反到了栖霞寺的难民区，那个时候，我母亲坐月子，日本人用刺刀挑她头上的布，后来走了。

16. 秦张氏口述

秦张氏，女，9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兴卫村合作一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严海建、王海燕

1937 年，日本人来南京的时候，我们全家还没有走。我是童养媳，嫁给了比自己小 6 岁的丈夫，当时我 22 岁，他 16 岁。丈夫有一次在厨房里烧饭，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死了。我的嫂子姓张，和一个黄姓姑娘在家里被日本人发现了，结果遭到强奸。腊月里，我们全村很多人趁夜逃跑，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门口塘那边嫂子跳到塘里，被日本人抓住，杀死了。我当时害怕地在旁边发抖，幸好秦家老太太把我捡到一边躲起来，才幸免于难。到了江北以后，我们没吃没喝，租别人的房子住，在路边捡芦蒿根吃，吃苞芦面，大概一两个月后，我们回来了，那个时候，日本人少了一些。

17. 孙桂英口述

孙桂英，女，77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二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王海燕、陈瑜

1937 年，日本人进村，那其中，朝鲜人是最厉害的，村里大部分人都跑反到江北去了。我当时和我老婆婆两人在家，我丈夫姓张，8 岁时我就在他家做童养媳，当时日本人来我们村烧房子，有一户姓王的人家茅草房被烧了，日本人认为有花姑娘在里面。没有人在塘边挖地洞躲起来。村里王家发现了三个中央军，日本人朝他们头上开了一枪，但他们没有立即死，叫了三天三夜才死。

18. 孙其信口述

孙其信，男，79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沁苑山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周莉、严海建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才 11 岁，我们全家一起跑到江北陇宝洲划子口，躲了三个月，后来回到奋斗村，回来的时候看到村子的田埂边沟里，都是中央军的尸体。日本人很凶很厉害，杀了很多人。

日本人什么坏事都干：烧房子、强奸妇女。

19. 徐范氏口述

徐范氏，女，8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二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王海燕、陈瑜

1937 年日本人来的时候，我跑反到了江北，安民以后回来的，看到江面上漂着许多尸体。为了躲避日本兵，我们都挖地洞躲起来，上面放着箩掩盖起来，一般一个地洞可以躲三个人。有一次，日本兵来找花姑娘，我们都逃到地洞里去了，但是日本兵还是抓住了两个三十几岁的妇女，一个姓王，一个姓蒋，强奸了她们。

20. 徐胡氏口述

徐胡氏，女，76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三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周莉、王海燕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家跑反到了沙洲桥，住在小房子里，就煮点稀饭吃。三个月后我们回来，我看到日本人抓一个小青年，那个小青年躲在草房里，日本人找不到，就放火烧房子，在黄沙圩子，日本人在山头用机

枪扫射中央军和一些老百姓，我们踩着尸体过去的，那里死了很多人。我嫂子史明兰，当时住在象坊纬一路附近，看到日本人来了，吓得躲在水塘里面，结果染了一身妇科病，后来终生不能生育。

21. 徐来顺口述

徐来顺，男，74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班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周莉、严海建

日本人打到南京前，我们全家就迁到外省（四川）了，所以没有人遇害，但是我有个亲戚被日本人吓傻了，他就是我母亲的干女儿的爸爸，叫王松寿。日本人到南京的时候，他家住在科巷，就是大行宫后面。有一天，日本兵跑到他家里，他躲了起来，日本兵把他家灶台上的锅拿了，蹲在上面大便，还在旁边烧了柴火来取暖，还用力用枪敲地板，那时候王松寿还小，就被吓傻了。还有，听老人们说，日本人经常干这样的事，冬天外面冷，日本兵都是抢老百姓的东西烧了取暖。日本兵还经常抓一些小孩到营房，贴身焐手焐脚。日本人干的坏事太多了，村里的朱长才就曾被抓去当过苦力。

22. 徐邹氏口述

徐邹氏，女，87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班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周莉、严海建

我们家在民国的时候就住在迈皋桥，民国 26 年（1937 年），日本人打南京的时候，我们全跑到江北六合避难，大概过了个把月才回来。回来后，日本人还没走，日子还是不好过，经常东躲西藏的，看到日本人从大路过来，大人们就开始跑，有的躲到山里，有的躲到草堆里。年轻的妇女

都剃个男式头，脸上涂上锅灰，因为怕被日本人拖去强奸。我们村里那个姓夏的豆腐匠就被日本人杀掉了，他是看到日本人害怕，就跑，被日本人抓住了，用刺刀对头砍，就被砍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不瞎讲的。

日本人在的时候日子不能过啊！

23. 袁吴氏口述

袁吴氏，女，8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丁家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周莉、王海燕

1937 年冬天时，听人家说："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我和弟弟在一天下午四五点跑反到了江北，我们还带了一桶咸菜，我爸爸妈妈没有跑，因为没有东西吃，我们一两天就回了家。父亲讲我们家三间房子，因为不愿意让日本人住，他们就把房子都烧了。我从江北回来时在万宝港看到了二三十个中央军的尸体，害怕死了。我一个四五十岁的婶婶在高家桥给日本人奸污了。当时三四个日本人骑着马过来，发现了我婶婶。我婶婶求他们说："我身上来了，不能这样，这个有毒的。"日本人不管也不信，其中一个就把我婶婶奸污了，然后跑到沟边洗洗就走了。

24. 詹秀英口述

詹秀英，女，78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怡园小区 13 栋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周莉、王海燕

1937 年我 10 岁，日本人没过来我就在阴历十一月份跟着大哥、二哥、妈妈和两个妹妹（6 岁、8 岁）跑反到了江北去了，我们带了点米，带点稻子过去舂，砌个小土灶。第二年二月份回了家。我舅舅孙金义（四五十岁）舍不得稻子没有跑反，他当时住在板仓，亲眼看见那里一户人家没

走，日本人来了，把老头、老太、儿子、小孩都打死了，那个小孩是用刺刀刺死的，肠子都出来了，他家媳妇也被日本人拖走了。我亲婆婆（姓孙）住在锁金村，她80岁了，走不动没跑反。舅舅亲眼看见婆婆被日本人打死了，他自己的眉脊那儿也差点挨了一枪，没死。最后也逃到江北去了。

25. 张红英口述

张红英，女，72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班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4日

调 查 人：周莉、严海建

以前我家住在板仓时，日本人过来了，他们烧房子，我们没房子住就逃到江北。父亲告诉我，他亲眼看到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那边以前都是田地和山，那边死的人最多，看到很多被打死的老百姓的尸体。父亲有时偷偷回家看看房子，发现日本兵过来就赶快睡倒，把地上的尸体盖在身上装死，日本兵过去了就赶快逃走。有一次，父亲亲眼看到一对父子躲在一个坟洞里，儿子跑了出来，正好看到日本兵过来，又躲了回去，结果被日本兵看到了，结果日本兵追过来把父子俩都打死了。父亲还看到日本兵逮到小孩就用刺刀把小孩戳起来，戳死玩，像戳一只小鸡一样。

日本人太残酷了。

26. 张生贵口述

张生贵，男，48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二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王海燕、陈瑜

听我父亲张金华说，1937年，我们全家都跑到江北去跑反了。只留下20多岁的未结婚的六爷爷张长荣给三爷爷看门。日本人来了，他躲

在草堆里，因过度害怕发抖而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认为他不是良民，一枪打在他胸口上，把他打死了。另外，日本人还在我们村里烧房子。

27. 陈吴氏口述

陈吴氏，女，82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沁苑山庄 11 栋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5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周丽花

日本兵来的时候，我只有 15 岁左右，尚未出嫁。娘家在太平门岔路口，已经定了婚。1937 年的阴历十一月份末，同夫家人一起在黄沙圩子上船，跑反到了江北，住在六合靠近小摆渡的地方。在江北的时候，常常看到江南一片火红，是日本兵在烧房子，真是惨啊！那边全是火红的一片。而江北有时也有日本兵来。我就曾亲眼看到日本兵来抢老百姓的鸡，还亲眼看到日本兵用枪打死江北当地的一对妯娌，当时日本兵好像是想让她们站住，然后拖走她们，一般是拖去强奸，所以她们当时很害怕想赶快逃走，于是日本兵就朝她们开枪，妯娌两个都被打死了，其中嫂子 40 多岁，弟媳 20 多岁。第二年三四月份，我们从江北回来，发现夫家村里除了两三间瓦房外，其余的房子全被烧光了，留守下来看房子的老人全都死了。在坐船回江南的时候，我看到江里全是死尸。

28. 黄丁氏口述

黄丁氏，女，8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班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王海燕、周莉、周丽花

1937 年冬，听说中央门过来的日本兵很凶狠，要打过来了，我们全家逃到了江北牛头咀，很多村民都逃到江北，我们住在江北好心的农民家里，难得吃上稀饭，生活很苦。1938 年春天回来，没吃没住没房子，只能

吃糠，早回来的人告诉我们，看到很多中央军和老百姓的尸体，村民们埋了少数，把大部分尸体扔到了江里。还知道姓林的一个老太要看家没有逃走，被日本兵打死了。结婚后，我丈夫黄文强告诉我，他当年被日本兵抓去做了一个多月苦工，日本兵很凶，让他们不停地干活，不干就打。

29. 任桂英口述

任桂英，女，82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上坊二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周丽花

1937 年我 19 岁，已经嫁到奋斗二队。日本兵来时，我们全家人已经从燕子矶坐船跑反到了江北。对于日军的暴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日本兵杀死一个孕妇的事情。当时我躲在江北沙桥河边的一座房子里，我从窗子里亲眼看见一个日本兵在追一个二十几岁的孕妇。那个孕妇我认识，是奋斗六队的一个张姓妇女，具体名字已经记不清楚了。日本兵好像是想抢她的钱，叫她站住，那个妇女因为害怕，于是想跑离日本兵的视线，但她终究跑不过日本兵，那个日本兵追上她以后，就用枪托敲击她的肚子和头，还边敲边大声地笑，然后那个日本兵开枪打死了那个孕妇。

30. 王秀英口述

王秀英，女，86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班村 8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王海燕、周莉、周丽花

日本人过来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在外面做小生意，我就带着弟弟、妹妹逃到了窑口（今奋斗四队），今天躲在这，明天躲在那，日子不能过。一次我躲在稻田里，看到三个日本兵用刺刀顶着个小孩子（三四岁）在空中转，那个小孩一直在叫，后来被戳死了。我还看见一个

年轻的妇女被日本兵强奸了，没脸见丈夫，就跳池塘自尽了。结婚以后，我丈夫告诉我，他那时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伤了小手臂，过了四五天逃了回来。日本人是畜生，不是人，八百年说人好也不说日本人好。

31. 陈庆荣口述

陈庆荣，男，9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班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周莉、周丽花、王海燕

1937 年农历九十月间，村里的房子都被烧了，我们全村人一起跑反到了江北六合，我公公王文炳舍不得这一点家产没有逃走，留在家里看房子。日本兵过来后让他抬东西，我公公已经六十几岁了，有哮喘病，不能走路，不能抬东西，日本兵就用刺刀把他刺死了。一天晚上我舅舅偷偷回家，看到公公的尸体就把他埋掉了。跑反的时候，大概在 1938 年的二月份，我偷偷回了一次家，发现自己家门口有一具尸体，40 多岁，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他是被日本兵用枪打死的，我和另外一个人花了两块钱把他埋了。在东井亭和红山（今 35 路总站）那边，我亲眼看到死了很多人，在东井亭有 100 多人被埋在那里。日本人安民，我们回家了，迈皋桥街上有个二十一二岁左右姓夏的人，是开豆腐店的，被日本人看到了叫他站住，他没有被日本兵逮住，日本兵开枪也没有打中他，他逃走了。日本兵还经常来找花姑娘，问人讨酒喝，有一次一个日本兵（川城）看中了一家人家的酒，顺便“抓菜”（抓壮丁）抓了个人给他抬回去，前后两铁桶。

32. 丁翠琴口述

丁翠琴，女，76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作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严海建、陈瑜

日本人打南京的时候，父亲王顺民带着哥哥到江北跑反，我和母亲、爷爷，还有叔叔在家。父亲走的时候在门口摆了许多水桶，说如果日本兵烧房子，就用水桶里的水救火。后来，日本人到村里，爷爷躲到山里，有一次不小心碰到了日本兵，日本人在后面把爷爷王进财打死了。父亲王顺民从江北送粮食回来，日本人进村，他就躲到山里去了，他躲在草丛里，日本人看不到人，就随便向树林和草丛里放枪，有一枪打到了父亲的手，他应声喊了声“哎哟”，被日本兵听见了，又补了一枪，子弹从他后腰打进去的，打穿了，前面肚皮都破了，肠子都出来了。后来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就走了，到晚上，我们把父亲抬回家，夜里就死掉了。我四叔也是被日本兵打死的。日本人进村正好碰到他，就抓住他，问他村里有没有花姑娘，他知道奶奶们躲在后山，就说不知道，日本兵叫他带他们去找，他不肯，日本兵就用枪把他打死了。

33. 黄贵琴口述

黄贵琴，女，84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柳塘村诚实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周丽花

1937 年日军入侵南京的时候，我 15 岁，我母亲死得很早，我们一家人(包括父亲、哥哥、姐姐、妹妹和我)住在三牌楼。那年冬天，日军已经进入南京城，一天早上，我父亲和我嫂子的父亲同往常一样挑着担子去卖菜，不料被日本兵看到了，当时我父亲已经年近六十。日本兵把我父亲和我嫂子的父亲抓起来，让他们帮日军干活，我嫂子的父亲胆子大，于是他偷偷地逃走了，而我父亲人比较老实，没有逃走，日本兵见跑了一个，便用刺刀把我父亲砍死了。日本兵很残忍，他是直接把我父亲的头砍下来的。我们全家和舅舅在晚上的时候偷偷地在下关上了船，跑反到了六合长卢水家湾。舅舅曾在晚上跑回南京来找我父亲的尸体，却没有找到，我父亲名叫黄卫林。还没有跑反的时候，我在三牌楼的小屋里看见一个大的池塘里全是被砍了头的死尸，全部都是老百姓，据说有 1 000

多人，之前池塘里有很清澈的水，在尸体被扔进去以后，水就全都变成红色了。三牌楼当时有一个难民营，但并不是在难民营里就安全。日本兵常常从难民营里拉出十几或几十个老百姓并把他们杀掉。日本兵在南京杀的人实在太多了。

日本人安民以后，我们从江北回到了原来的家，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父亲、母亲都不在了。于是哥哥只能带着我们一块生活。当时哥哥只有十六七岁，生活所迫，于是哥哥就像从前父亲一样每天挑着一担小菜到街上去卖，我们全家就靠这么一点收入维生。

34. 黄秀英口述

黄秀英，女，75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沁苑山庄 11 栋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周丽花

当时我只有 8 岁，家住老虎山。日军来时全家跑反到了江北。由于从家里带过去的粮食吃完了，姐弟四五个肚子饿得慌，于是，晚上父亲和几个同乡偷偷地从江北跑到江南找粮食，结果被日军发现了，我父亲和几个同乡马上说自己只是老百姓，但日本兵还是立刻开了枪，一颗子弹从我父亲的肚子穿过，另有一个同乡的手指被子弹划破了。所幸的是，父亲被那几个好心的同乡抬回了江北，经过医生的治疗，他在一年以后能下地干农活。这期间我们家的生活非常艰难，父亲因为中弹受伤而根本无法干体力活，一家人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到了母亲的肩上。母亲因为劳累过度，40 岁刚出头就因积劳成疾而去世。

我和姐妹几个也开始干活（我在家里排行老二，当时只有十几岁），你们根本无法想像当时生活的艰难。我在割草的时候划破了额头和脸部，到现在还能清楚地看到脸上和额头上那两个大大的疤痕。生活所迫，我们当时还常常出去讨饭，讨回来的饭给弟弟妹妹们吃。那个时候真是活受罪啊。日本兵害我们不浅啊！

35. 李开珍口述

李开珍，女，8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兴卫村合作二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5 日

调 查 人：严海建、陈瑜

1937 年，听说日本兵要来，我和父亲、母亲、两个姐姐以及一个弟弟六口人准备去江北跑反。当时父亲有病，我们还要架着他。走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来得及带，江边白天是没有船的，晚上才有，很多人都打着手电筒上船。我们在黄沙圩子上的船，坐着拥挤昏暗的船到了六合瓜阜镇，船是在芦苇间走的，怕被日本人看见。到了六合，我们住在表亲家。当时穷得只能捡菜根子吃，因为家里人多，经常没有吃的，我们就跪在别人家门口乞讨点东西吃。人家过年，我们难过。有时候，亲戚能接济点米。父亲常常托着病体去捡菜根。在六合住了半年多，我们才回到南京，家里的房子全部被日本兵、中央军烧掉了，破房子里全是焦尸什么的，特别恐怖，因为太穷，就只能随便搭个小破房住。父亲有一次去偷偷捡菜根，被日本兵发现，打了一枪，幸好没有打中。

日本人特别是大胡子朝鲜兵见到人就杀，还强奸妇女，和我们一起玩游戏的一个女孩，我们叫她丫头，当时才十几岁，被几个日本兵看到，被轮奸，并被用刺刀戳死了。

36. 卢尚氏口述

卢尚氏，女，86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沁苑山庄 11 栋 309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5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周丽花

日本兵来的时候，我 19 岁，已经嫁入夫家(奋斗村)。1937 年腊月二十几日从燕子矶上船跑反到江北的太平桥，直到三四个月以后才回来。夫家祖母的腿脚不太灵便，没有和大家一起跑反，但我们回来以后，发现

她老人家已经被日本兵用刺刀杀害了。在江北跑反的时候，我的丈夫被日本兵抓去帮他们抓老百姓家的鸡，还要帮他们杀鸡，并做了很多杂活，后来在丈夫的要求下日本兵放他回来了。在江北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在一个水塘边听到了小孩和妇女的哭声。原来是一个日本兵把一个1岁左右的小孩扔进了池塘，并奸污了他的母亲。我还听到那个可怜的妇女哭着说："儿啊，你不能怪我啊！儿啊，你不能怪我啊！……"我们同村有一个小姑娘叫张小红，平时她管我叫婶婶，在江北一起跑反的时候，有一天她被日本兵看见了，日本兵追着她，意欲将其强奸，但她跑开了，于是日本兵就举枪打死了她。她死的时候，在衣服的胸口缝了两块大洋，子弹从她的胸口穿过，把两块大洋打了个洞。

在跑反回来以后，我在村里亲眼看到两个日本兵拖走了两个二十几岁的妇女，她们都是我们奋斗五队的人。她们后来被日本兵强奸了，但村里人都不敢说。后来有一次我到银宫山（现在已经被辟为采石场）砍柴，看到山窝子里全是人的骷髅，是中央军的尸体。

37. 陆松潮口述

陆松潮，男，79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象坊四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5日

调 查 人：王海燕、陈瑜

1937年，日本人来南京时，我才12岁。当天早晨，听说日本人来了，我和几个小孩躲在乌龙山炮台的一个稻草堆下，看见日本人的军舰从镇江过来，从上午就开始打，一直打到中午都打不上来。直到下午，来了三架日本的轰炸机，因为乌龙山没有高射炮，炮台被轰炸。大概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日本人的军舰靠岸了，用钢炮朝燕子矶两边打。而这边黄沙圩子（今万宝港），中央军在鹿台那儿，将百姓的棺材、门板抢走，用于过江，因为江北有八路。但是被打死很多人，日本人陆军从江宁过来。我们全家趁夜逃到江北，安民后过来，在黄沙圩子看见死了很多人，有狗在吃死人、死马，大概有上百人。日本人住在城里，他们有规定，一个人

不能单独出去，太阳落山前必须回去，因为怕有八路。后来大约每天早上八点，都会来两个日本人，他们要找妇女，找不到就生气烧房子，烧完就走，妇女们都戴个草帽躲在水塘里，日本兵不去管老人小孩，年轻人怕被认为是中央军都逃走了。

38. 王德珍口述

王德珍，女，76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班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周丽花

我娘家在安徽，1949 年嫁给了迈皋桥奋斗四队的涂宝生。婚后我常常听到家里的老人和大人说起有关 1937—1938 年的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涂宝生的同族姐姐被日本兵奸污，并且致死，当时那位同族姐姐才 13 岁。日军入侵南京以后，村里的大多数人都跑反到了江北或其他的一些地方，而有一些老人因为想留下来看家以及腿脚不灵便等诸多原因而留在了村里没有跑反，而这位同族姐姐同她的奶奶一起留了下来。家里的房子是不能待的，因为当时日本兵是见人就杀。于是她们在家门口的池塘边挖了一个地洞，这个洞不是很大，大概只能藏下三四个人吧。一旦日本兵来她们就躲进去，日本兵走后她们就回到家里。一次，有两三个日本兵来了，她们还没来得及躲进洞里就被日本兵看见了。那几个日本兵就在洞口轮奸了这个 13 岁的小姑娘，并把她弄死了。第二件事是两个 50 多岁的老人被杀的事。他们一个姓吕，一个姓侯，是之前从六合、江北逃到南京奋斗村的。在那之前，大家都认为南京是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个时候的老人喜欢到茶馆喝茶。这两个被害人就是在从奋斗村到尧化门去喝茶的路上被发现尸体的。日本兵当时见一个杀一个，连老人都不放过。

39. 徐命旺口述

徐命旺，男，82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兴卫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2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严海建、陈瑜

我家住在迈皋桥兴卫村，1937 年冬天，日本人打到南京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坐木船逃到江北六合瓜阜跑反了。只有父亲一人留在家里看房子，我家后面不远就是铁路，铁路旁有日本兵的扳道仓库房，再往后就是老苍山，老苍山上也有日本兵。没有跑反的人平时都躲起来，他们大多数是留在家里看房子的老人。有一天，我父亲徐长银和姐夫兰恒兴，以及姐夫的堂兄，还有父亲的朋友兰光云四个人一起生火做饭。山上的日本兵看到了炊烟，看到村子里还有人，赶到村里。父亲是被日本兵用枪打伤了，跑到水塘边，跌进去淹死的。姐夫兰恒兴当场吓死了，兰光云也被枪打死了。只有兰恒兴的堂兄跑了，后来到江北，将父亲的遇害的事告诉了哥哥，于是哥哥回来给父亲收尸，当时父亲的尸体就在水塘边。日本人后来在村里烧房子，听说是怕有中央军的士兵躲在里面。我们家的房子那时是刚建才两三年，还比较新，就被留下来了，而且因为靠着铁路，日本兵占用了，后来安民以后日本兵才搬走。日本人杀人太残忍了，经常都是推到茅坑里淹死，村里刘德福的爷爷刘广才就是被枪打死扔到茅坑里的。日本人还经常把中国人当活靶子，就打着玩，我母亲就有一次走路碰到了日本人，日本兵端起枪就打，有一枪擦着母亲的袖子过去了，还好后来躲起来了。这些以前村里的人都知道，现在很多老人都死了，我父亲当年被日本兵打死时才 50 多岁，就这样没了。

40. 严世奋口述

严世奋，男，81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班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周莉、王海燕、周丽花

1937 年我家还在栖霞石坪寨，我亲眼看到日本兵叫大家一起站队，

有帽子的要脱帽，不脱就骂“小八格呀路”！还用枪打人的头。在石坪寨高家斗门我亲眼看见三个日本兵逮住三个来这里做生意的摄山村人，其中一个人要跑，日本兵还笑，说：“他还跑。”连打三枪，那个人被打死了；其他两个也被打死了，当时有很多人求日本人说那三个人是好人，可日本兵不听。后来他们的家人来把尸体抬走了。我两个婶娘都被日本兵奸污了。一个是二婶娘（40 岁左右），我亲眼看到有一次两个日本兵来了，她躲在家旁边的草堆里，被日本兵发现了，拖了出来，拖到家里，日本兵把她奸污了；一个是三婶娘（二十几岁左右），她刚生了小孩，我亲眼看到有一次三个日本兵听到小孩的哭声进了三婶的家，把她奸污了。后来她们的丈夫知道了，什么办法也没有。日本人太坏了！日本兵还叫中国人自己挖坑埋中国人。

41. 余胡氏口述

余胡氏，女，85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合班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周莉、王海燕、周丽花

那时在日本人过来之前，中央军 88 师的士兵常把衣服给老百姓洗。聊天的时候告诉我们：“老奶奶，你们要逃喽，我们也要逃走了，日本人进中国了。”日本兵从中央门一路放火烧房子，一直烧到燕子矶。我们全家和许多村民在 1937 年农历十一月下旬逃去了江北，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听到飞机的声音，很害怕。那时候日本兵没船过江，他们就乘大筏子，看到逃难的人在江里露出人头就用机枪扫射，我听到枪声出去看，江水已经被染红了。那时，白天都不敢出去，只能晚上出来弄点水，烧点稀饭。第二年农历三月份，日本人安民，我们回家了。我在燕子矶笆斗山的化纤厂看到日本兵把杀死的中央军士兵堆在那里，堆得很高，尸体一个挨着一个，我害怕死了，连看都不敢看，从他们身上爬过去。我还知道吴邦村的黄老太被日本兵杀死了，因为她没有逃走，在家看门，她的孙女跟着奶奶，也给日本人杀死了，躺在奶奶身上，后来村民们把她们抬到山上

埋了。

42. 周德发口述

周德发，男，77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兴卫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陈瑜、严海建

1937 年冬天，日本人打到南京的时候，我们村里大多数人家都跑反了。那时我们小兴卫有十一二户人家，我们这里以前就是战场，我们村里人走之前，中央军的一个炮兵连就撤走了。走的时候一个中央军长官告诉我们说："你们快跑吧，日本人来了你们就活不了了。"那时候驻在这里的兵都是广东兵，也有很多没有撤走。那时候，日本人是从句容、汤山、雨花台打进南京的。我们这里一直没有打下来，主要是在老苍山和龙王庙打的，后来听说日本人打进南京城了，这里的兵就散了，好多都被日本兵杀死了。我们村有两个地方曾埋着中央军的尸体，一个地方在现在山下的 22 路车站那个地方，一个是兴卫火车站那边，大概有一两百人。还听说，有些中央军军官在村前面一个地主家的仓库里赌钱，后来日本兵闯了进去，把他们全杀了，把他们的枪放在火里烧，枪托烧掉了，刺刀也烧红了。听村里老人将，木路那个地方大概有十亩地的一个山洼子有好几百中央军被日本兵用机枪扫死了。安民以后，日本兵的翻译官告诉我们杀人都是从东三省来的朝鲜兵，长着大胡子，日本人不怎么杀人的。杀人凶的都是朝鲜兵。后来大家就都相信了。

43. 李桂香口述

李桂香，女，77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周莉、严海建

日本人到南京的时候，我才 9 岁，到江北跑反，那个日子苦死了，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东西吃，都是靠讨饭过活，人家一般都是给一些干团子。几个月以后，回到村子里，房子都被烧掉了，只有刘老头家的一间瓦房没有被烧掉。刘老头没有跑反，留在家里看房子，日本人来了，刘老头正在烧饭，于是就躲在灶台后面。后来灶膛里的火掉下来，把草点着了，他就用锅盖把火扑灭，把自己的胡子烧着了，他就跑出来，被日本兵看到了，逮住就是一枪，幸好他后面背着包袱，没打死，他倒在地上装死，才混过去，日本人以为他死了就走了，要不再补一枪他就真没命了。

到平定以后，日本人就不怎么杀人了，就是抢东西和找花姑娘。看见日本人来了，村里人都跑着躲起来。刘老头家有个媳妇，我们都叫她许大个子，有一次没来得及跑，结果被两个日本兵轮奸了。日本人在我们村里干过不少坏事。那个时候我姑妈带了一个女儿没跑，还有一队姓刘的父子没走，在一个地窖里躲着。有一次，我姑妈出来，不敢往地洞里跑，怕连累其他的人，就往山上跑，日本兵跟在后面撵，姑妈对山上的路熟，拐了几个弯日本人就看不见姑妈的影子了，姑妈就这样躲过了。那个时候也有好多人到我们村子里避难被日本兵打死的。以前下关有个姓杨的，我们管他叫掌灯，住在我们家的，后来被日本人抓去干活，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个 50 多岁的老头也是从城里来躲飞机的，村里人都跑反，他没有走，后来被日本人看见，他想跑，跑到水塘边，日本人叫他站住，后来就开枪打死了他。还有一个姓王的女的，日本人来了，她就躲在芦柴堆里，日本人用刺刀戳，还好没有戳到。日本人经常到村里找花姑娘，妇女们都不敢洗脸，还用灰抹在脸上，看到日本人来了，就躲到家里的夹墙里，那时家家户户都有夹板墙，就是双层的中间可以躲人的那一种。我们还知道别的地方有一男一女跑到我们村，我们叫他们沿江边跑，他们往山上跑，日本人在后面追，男的被打死了，女的也被打中了一枪，开始她还用手枕着那个男的，后来也死了。

44. 任凤英口述

任凤英，女，81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上坊二队 2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周丽花

日本兵来的时候我 15 岁，在葛家山（中央门附近，现南京汽轮电机厂）的一户葛姓人家当童养媳。那时我夫家共有六口人：公公、婆婆、大姑子（丈夫的姐姐）、大姑爷（大姑子的丈夫）、小姑子（丈夫的妹妹）和我，丈夫经常在外经商。日本兵刚进城的时候，在街上见人就杀。当日本兵杀到我家的时候，我和公公、婆婆及时躲到了床下，不幸的是我的大姑子、大姑爷和小姑子还没来得及躲起来就被日本兵发现了，结果日本兵把他们全杀死了。我只记得大姑子叫葛大丫，当时 30 多岁，小姑子叫葛二丫，当时才 13 岁。我还记得，当时我在中央门附近的一间民房里看见有一个老太被日本兵杀死了，日本兵还把她的尸体剥光了衣服晾在屋子里，真是惨不忍睹。在中央门里和附近的城墙上全是尸体，大部分是老百姓的尸体，大概有 1 000 多人吧。大概在日军进城以后十天，我就和公公、婆婆一起跑反到了八卦洲，我们是在中山码头上的船。当时下关的码头上、江面上全是死尸，大部分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也有穿军人衣服的。我们在八卦洲一直住到日本人安民以后，粮食是从家里带过去的，但不够吃，只能经常喝稀饭。在晚上看江南面，一片火光，满天通红。安民以后，日本兵几乎不怎么杀人，但强奸却越来越多，我被关在家里不让出去，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只知道娘家奋斗村的房子几乎全被日本兵烧了。

45. 王发志口述

王发志，男，68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岗下村助济厂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周丽花

我母亲已经九十几岁了，她已经不能完整地表达她的意思了。但她所经历的那个痛苦的年代，那些痛苦的回忆，我们都已经烂熟于心了，因

为她以前经常跟我们这些晚辈说起。奋斗三队有一户王姓人家，在日本兵来的时候一连死了两口人，一个叫王顺民（排行老大），另一个叫王老四，他们一家共有五个儿子，这两个分别是老大和老四。王老大死得很惨，他同我家有一些亲戚关系，他的老婆和我的奶奶是亲姐妹，当时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家就住在我们家前面的房子里。日军入侵南京以后，村里的大多数人跑反到了江北或其他地方，而少数老年人留了下来。我们家房子后面是一排山，山上的树长得很密，日本兵不敢贸然进山，所以留守村里的老人们就常常跑到山上去避难。王老大当时已经 50 多岁了，他没有跑反，日军入侵南京后，日本兵也搜到了我们村，我奶奶把王老大藏到我家的柴草堆里，王老大害怕得直发抖，于是被日本兵发现了，日本兵把他拖出来，用刺刀戳他的肚子，把肠子都戳出来了。而王老大当时还没有死，却一动不动，直到日本兵走后，他才用手托着自己露出来的肠子，叫他老婆把它塞进肚子里，然后就断气了。王老四当时还没有结婚，也没有跑反。日本兵进村以后，他被日本兵逮住并被威胁着给日本兵带路找花姑娘。当时日本兵只要一见到男的就要求他们带路找花姑娘。王老四带着日本兵胡乱走了一圈，说没有花姑娘了，日本兵便立马用枪打死了他。根据同村的张国柄和张国华记忆，日本兵曾经在他们家门口（现在合作村）把 300 个中央军用绳子捆起来绕圈，然后用机枪扫射，把所有人都杀死了，无一幸存。后来张国柄和张国华（他们是堂兄弟）因为害怕那里闹鬼，就搬到了奋斗村。

46. 吴启银口述

吴启银，男，83 岁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下庙村上坊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周丽花

我当时 16 岁，日本兵在南京的那些日子我永远都记得。1937 年冬，我和家人跑反到江北，又在阳历 12 月 28 日从江北跑了回来，因为我伯父被日本兵打伤了。伯父当时没有跑反到江北，因为他年龄较大。跑起

来不方便，于是留下来看房子。日本兵进村以后到我们家来抢东西，并打了我伯父一枪，子弹从背后穿过肚子，所幸的是，没有伤着要害，后来伯父在我们的照料下活了下来。过阳历年的前一天，我被两个日本兵抓去干活。这两个日本兵连同一个翻译从尧化门过来，并一路上抓老百姓干活。傅家堂和傅锦山是在去尧化门的路上被他们抓来的。日本兵让傅锦山背着很重的手榴弹，这两个日本兵都带着枪，抓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人，还有任家塘的任霞洲，以及定家庄的涂学礼。我们在走在尧化门那条老路上时，傅锦山随口骂了日本兵几句，不料被那个翻译听见了。于是一个日本兵叫傅锦山把手榴弹给别人背，然后说放他走，在傅锦山走出几步后，便开枪打死了傅锦山。到了村里的池塘后，日本兵便逼着我们下水。任霞洲说这样很难捞到鱼，说他家里有渔网，用渔网的效果会更好。但日本兵不听。他们先用手榴弹炸鱼，然后让我们下水去捞，捞了很久，总共才捞到两条很小的鱼。那个时候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池塘的水面上已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身体差的人根本熬不住。日本兵见真的没有鱼，便放我们上岸，而任霞洲已经被活活冻死，涂学礼也是口吐白沫，白沫喷出去很远，在别人的帮助下勉强爬上了岸，但从此重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我怕日本兵再找我干活。于是决定当天晚上跑回江北，但是到了江边却发现没有船了。之前看到村里的稻场上有七具尸体，死了很久了，据说是中央军里开车运粮食的司机，后来躲到我们村里的一间小房子里，被日本兵搜到，然后集体屠杀于稻场。我们捞鱼后的第二天，傅锦山的哥哥傅锦来被日本兵抓去干活，也被打死了。

47. 杨长洲口述

杨长洲，男，8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沁苑山庄 13 栋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王海燕、陈瑜

1937 年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才 13 岁。日本人到南京来时，我们全家，除了腿有残疾的父亲，都趁夜逃到了江北三班跳，因为那里生活条件

实在不好，我们住了一个月就回来了。母亲还留在那里，当时还没有安民，外面还是有些乱。日本人，特别是南朝鲜人，他们是先锋部队，不打小孩，找吃的，伤害妇女，很严重。而且看见年轻的劳动人，手上有老茧，就认为是中央军，就把他打死。当时中央军不像现在的军队是招募自愿的，而是强迫应征，不当兵就用钱抵，所以很多中央军都不会打枪，他们很可怜。我曾经两次亲眼看到日本人活埋中国人。那时候日本人不让走中央门，只给从玄武门走，在玄武门外边上的叫中广的地方，经常有大规模的活埋，杀人，一般最少几十，强迫中国人挖坑，站下去有齐腰深，让他们一个个排着队下坑，还让中国人填土。当土填到上腰时，被埋的人就因为缺氧而脸变成紫的猪肝色，而且还有日本兵拿铁锹戳他们的头，因为土的压力，血就往上喷，一般会有 50 公分左右，最高可达八九十公分。大多数人都痛苦地喊叫。第一次我因为好奇而看完了，第二次就觉得太残忍了，没敢看下去。日本人杀人一般在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杀人地点一般在雨花台西门、水西门。我们村里有一个叫梁永茂的人不知什么原因也被打死了。日本人还强奸妇女，从十几岁的小女孩到几十岁的妇女。他们强奸妇女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去救，日本人看见小女孩也要强暴，我们都没有防备，没法保护她们。白天时，村里的妇女就躲在一个四面用围墙砌起来，其中一面底下留个小洞的地方，我们叫夹板墙，小洞用草等堵起来，能躲三四十个妇女。村里有三个姑娘，被几个日本人轮奸，一个姓杨的十三四岁的丁家庄的女孩被两个日军拉到草堆边强奸。

48. 杨石玉口述

杨石玉，男，8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怡园小区 13 栋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王海燕、周莉

日本人过来后的第一天，早上八点抓了连我在内的 13 个人，日本人到了农村把年轻人统统带走，一路上还抓了很多装成老百姓的中央军。日本人把我们带到了栖霞向东一个叫木路的地方，那边是十亩大的田头

(两边是山,中间是一个窝子)。日本人把老百姓放在一边,把认为是中央军的放在一边,给一些老百姓开了条子,让他们回来,称他们是良民,那个条子写着"大日本帝国陆军通行证"和其他一些中国和日本字,那天我的爷爷和叔叔被放回来了。他们走了没多远,剩下的人就被日本人打死了,枪声大概持续了一刻钟,里面的人喊啊、叫啊,后来都死了,这时是晚上五点多钟,被打死的大概有五百多人。第二天,我和日本人到了尧化门。这个地方有老百姓和中央军。老百姓里十个会有八个给日本兵打死,日本人认为他们都是中央军。日本人还把中央军关在房子里烧,有单独烧的,也有用稻草烧的。日本人后来准备到我们村来,有一个汉奸告诉日本军官说前面的桥断了(其实那桥并没有断),军官听了,就去了太平门。第二天,日军在晓庄住了下来。第三天日军到了燕子矶,日本军官嫌东洋刀太重,让我扛着。到了下午,日本人又抓了很多中国人,晚上五点左右,我给日本人写了个报告,说小孩子要走了,家里父亲死了,还有母亲、弟弟和妹妹,那个日本军官后来给我一张条子,我就跑回来了。后来我们全家就跑到江北去了。日军放我回来的那天晚上,我看到日军打死了两个中央军。我因为是被日军抓去的,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前进路线:从尧化门—兴卫—小营—太平门。在太平门,日军抓了很多人,到晚上都被日军用枪打死了。

49. 叶长洲口述

叶长洲,男,90 岁

调查地点:东方城朝阳园 7 栋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周丽花

日本兵来的时候,我 23 岁,住在迈皋桥奋斗四队。听说日本兵要入侵南京,村里人都急着跑反。1937 年阴历十一月份,我们全家在笆斗山坐船跑反到六合的沙家桥。因为逃得及时,我的家人没有受到日本兵的残害,但村里的房子除了几间烧不着的瓦房外全部被日本兵烧光了。1938 年一月份回来后,我看到几具被日本兵杀死的尸体,其中包括住我

家斜对门严家的严正义(老二)和严老七,还有他们的堂兄弟严启洲,以及严老三的老婆和严家的女婿张友林,还有一个叫涂正齐的老人。他们大多数是四五十岁的老人,一是因为老了跑不动,二是想留下来看家,所以他们没有跑反到江北,而日本兵进村以后,不但把房子全烧掉了,还把这些留下来看房子的老人都杀死了。回来以后,我们家帮着他们的后人给他们收了尸。我的二姨王涂氏住在奋斗三队,她的大儿子王顺民在跑日本反的时候被日本兵发现了,然后被他们杀死了(见王发志证词)。四儿子王老四是在安民以后被日本兵打死的(见王发志证词),当时他才三十几岁,而我二姨在跑反的路上因为年龄较大,经不住东逃西跑的日子而生病去世了。在张国柄以前的家门口(即现在的合作村),以前叫做"马营",有300多个中央军被日本兵用绳子一个一个捆起来,并绕着场子走成了一个大圆圈,然后被日本兵用机枪集体扫射而死,300多人无一幸存。在"小兴卫"(现在的迈皋桥兴卫村)也有集体屠杀:日本兵把十几个老百姓关在一间茅草房里,然后日本兵放了一把火。房子在着火,里面的老百姓也在惨叫中被活活烧死。我过去看的时候,那间房子里全是烧焦的尸体。小兴卫的其他十几户人家的房子也全都被烧掉了。

50. 苏有桢口述

苏有桢,男,81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丁家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 查 人:周莉、王海燕

1937年冬天,日本人从旱道过来,我们跑到江北沙洲桥,老百姓都跑光了,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不跑,江北的老百姓收留我们,不要钱,地上都睡满了人。我们自己带了几十斤米过去,我靠卖香烟生活。第二年春天安民,我们回家了,那时一部分日本人住在航空烈士墓铁路线两边(今王家湾地区)。我在那给日本人做工,抬子弹,父亲给日本人送豆腐,看到很多大棺材,一摞一摞摆在航空烈士墓那里,里面装的是中国飞行员

的尸体。日本人早上八九点钟到村里来，下午三四点回去，他们进村找花姑娘，找鸡吃。看到十五六岁以上的年轻人就认为是中央军，有的被他们打死了。如果找不到花姑娘，他们就烧房子。有一次，我父亲亲眼看到日本人烧了房子，老年人就去救火，结果被日本人打死了，九天就打死了七个六七十岁的老头（严有林、严老七等）。一次，日本人找花姑娘没找到，逮住王老四让他带路，他知道十几个妇女躲在阁楼上，不敢说，告诉日本人说“没有”，就被日本人打死了，他姐姐也躲在阁楼上，亲眼看到弟弟被打死，子弹从后脑勺穿出了嘴。我跑反回来的时候看到十几个中央军给日本人打死了，扔在十里长沟那边（通往云宫山），没人敢收尸，被狗啃，有些是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的，刺刀从颈后插入嘴穿出。有一次，我在山口看到比我大四五岁的青年涂正伟、涂正洲、涂宝云，他们看到日本人想跑，被日本人看到了，喊话叫他们站住，他们告诉日本人他们是收柴火的，日本人不信，就拿镰刀砍了涂正洲的后脑勺，好多血啊！他用鞋带绑住伤口，涂正伟被日本人用枪打，涂宝云的牙都被打掉了。这三个人被日本人带来我们村，看到十几个没来得及躲的妇女，当时妇女脸上都抹着锅灰，五个日本人挑了四个女人涂吴氏、涂严氏、杨大姑娘、杨老姑娘，在我家院子里强奸了她们。那三个青年趁机逃跑了，不然肯定被日本人杀死。日本人走后，女人们只有哭。一次，我看到日本人抓住马德清，他戴帽子，前额有一道印子，日本人说他是中央军，叫他跪下，上好子弹准备打了。叶弃山（常磨豆腐给日本人吃，日本人认得他）看到了一把抓住枪杆子，说“他是我的朋友，顶好的朋友”。马德清被救了下来。我亲舅舅告诉我，他在长江乌龙山炮台看到日本人用飞机丢炸弹轰炸，炸死好多人，有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51. 徐殿林口述

徐殿林，男，87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沁苑山庄 11 栋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 查 人：孔令琦、周丽花

日军入侵南京的时候，我 20 岁，家住六合。我从 18 岁起到南京大行宫的北平菜馆当学徒，一般做一些给客人端菜送饭的杂活。日军入侵以后，我便回到六合老家避难。1938 年正月，我坐船过江到南京卖花生米，上岸的时候，一脚踩到江水里，里面全是死尸骨头，江面上一直有死尸在漂。在路过挹江门的时候，看到城门里面和旁边全是死尸，基本上是中央军的尸体，具体数目已经不太清楚了，但当时只是感觉一眼望过去，全是尸体，我根本不敢再多看一眼，怕被日本兵当成士兵杀掉。后来我在三牌楼大街附近，看到一辆公共汽车，里面全是死尸，大部分是老百姓的尸体，已经腐烂得很厉害了，味道臭得厉害。到了 1939 年，我 22 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在家乡六合以种田为生。八月节（即中秋节）过后的一天，我和父亲在六合的田地里干农活，当时新四军（他们的军装上写着）在附近的公路上设埋伏，后来公路上来了一辆卡车和一辆客车。客车上坐的是一些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估计是汉奸，卡车上全是日本兵，好像是保护那辆客车的。新四军在牺牲了八个人以后撤退，日本兵看见我和我的父亲就用枪指着我们要我们帮他们搬尸体。有几个日本兵在一个尸体上用刺刀乱刺，直到尸体的肠子都露出来了。我抬着一具很重的尸体，干不动了，想坐下来休息一下，日本兵看见我坐下来了，就用枪在我右边开了一枪，子弹从左腰射入从右腰射出。后来来了一个日本军官，我拼命向他求饶，让他放了我。他同意了，于是我忍着剧痛逃回了家，刚到家门口就晕倒了，后来父亲送我去南京城里在大街上给我随便找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给我处理了一下伤口，我和父亲在城里待了半个多月，然后我们就回家修养。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连走路都觉得很疼，直到四年以后我才能挑担子，枪伤的伤口现在已经不明显了，长了二十几年才长好。在我受伤以前虽然日子过得不是很富足，但总算一家人还是平平安安，还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但受伤以后，在那本来就很清苦的年代，我成了家里人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我父亲的压力就十分大了。有一次，父亲甚至对我说："你还不如当初给鬼子打死算了。"那是一个怎样痛苦的年代啊！（被访者在叙述的时候，常常是满脸痛苦和无奈，还常常沉默不语。）

52. 杨志国口述

杨志国，男，79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万寿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周莉、严海建

日本人来时我才 12 岁，老家是江北六合沙洲桥通江集的，当时害怕啊！第一天我和爸爸到江边，已经封江了。中央军用木板门摆在江里漂，像一群鸭子一样，日本人的军舰停在乌龙山炮台下面，机枪日夜不停地扫射。中央军死的死、伤的伤，伤的有些爬上了岸，不能爬上来的就死了，死的人有很多，日本人看起来很残忍。爬上岸的，好心人就把他抬回家，不敢让他在家里住，在家旁边搭一个小棚子，一天三顿送饭给吃，一二月份伤养好了就回家了，有的伤重的也就死了。我只到江边去过一次，第二次父亲叫我去，我就不敢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日本人在南京安下根，江里有日本人的巡逻艇，他们经常下来进村，我们就把进村的道路挖断，用水把路淹了，平时用船到埂边接送人，日本人就进不了村了。于是，他们看到人就喊人用船去摆他们，如果不去就把人打死。村里的年轻人、小姑娘都不敢出来，当时家家有夹墙，日本人来了就躲到夹墙里，男的、老头、小孩出去应付日本人。日本人一般是三个人，六个人就分两队。日本人问人要鸡，特别是看到狗就打死，我们如果看到日本人一跑，就要被打死。有一次，日本人看见了我家的猪，就要我们给他一头，爸爸叫人捆起来，抬着送上他们的船。日本人看到年轻一点的妇女就要糟蹋，我亲眼看到一个年轻的还没有结婚的姑娘余愣子，大概 14 岁，和一个妇女郭戴氏给日本人强奸了，听人讲的就多了。我舅舅叫姚家福，当年就住万寿，被中央军抓到紫金山挖地洞，日本人来了，我舅舅偷跑出来，他是和三个人一起跑出来的，我舅舅和陈老二顺着路跑，在胡家山头（今合作四队）被日本人看到了，结果都被刺刀戳死了，另外几个人走山路，没死。日本人杀人就像杀小鸡一样。万寿三队的樊国柄一家跑到江北。一天晚上躲在竹园旁边的围墙边，日本人来了，用手电一照，看见他们了，他的父亲被日本人打死了，他

自己的两只手都被打折了(手腕处),子弹可能有毒,他后来老死时,手都烂了。他媳妇涂正芳抱着一个男孩跑了,男孩苦,大人怕日本人听到过来,就把小孩扔到小河里淹死了。日本人一开始来时,看到人就打死,因为害怕是从中央军里跑出来的,他们看手、肩膀有没有背枪的印子,是不是剃光头、平顶头,额头上有没有帽印,这些,日本人最注意。

当时有好多人都打摆子,一般人都得过这个病,我也得过。一开始怕冷,盖几床被子都嫌不够,害脓疮。打摆子到处都有,还传染,一开始没的治。后来能治了。

53. 吴启海口述

吴启海,男,80 岁

调查地点:迈皋桥街道沁园山庄 9 栋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王海燕、陈瑜

1937 年,日本人来南京后,阴历十月我们家十几口都到了江北,去了大概三个月,回来南京后,看见日本人对中国人施暴,他们大约早晨 9 点出来烧杀抢掠,下午三四点回去。当他们要杀人时,第一天开车到某地,强迫中国人挖坑,我看到的那次挖的坑有半人深,第二天,就将要杀的人用车拖过来,让他们坐在坑里,活埋了他们,往坑里推土。那些被埋的人大叫,直到被土埋了。然后日本人开车在土上压一压。日本兵经常活埋人。

(六)汤 山 调 查

1. 成德志口述

成德志,男,73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神家庄 136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姜莎莎、石超、黄文浩

第二年春天，我们在栖霞跑反回家后的一天下午，成德荣的父亲成美贤带我哥哥和一个姓孙叫“买买”的，一起到汤山去洗澡。听说鬼子来了，他们就往汤山头跑，结果被鬼子一枪一个打死了。（旁边的成德和老人说“买买”没有死，只是被打伤了腿，在水泥厂医院看好了，后来是病死的。）我哥哥当时只有 18 岁，晚上家里面人出去找，找了好久才找到，抬回来后埋了。“买买”的媳妇被日本人侮辱过，当时我家有一个大门，鬼子打不开，就用刺刀把门砍坏了，把她拖了进来，进行侮辱，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另外，我还在村西南的小塘里看到三四个被日本人杀掉的外乡难民，塘水都红了。后来村上人帮他们收了尸。村里的许多房子被烧了，应该有 80%以上。我家的房子被烧了一间，那间是用来装稻子的。

2. 陈翠英口述①

陈翠英，女，88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神家庄 6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姜莎莎、石超、黄文浩

冬月初五开始跑反，跑到我老婆婆的兄弟那边，他家在光华门，由于他有难民条，我们得以进城。冬月十一的时候，鬼子打进南京城，我们到新街口弹子房附近，我那 3 岁的孩子老是哭，把我吓个半死。我老头（丈夫）和婆婆出去找房子，在上海路找了一个房子，就住在那里，开小店卖点东西度日。鬼子进城后，杀了人，把人们抓到一起说是反动派，主要是青壮年。有人认领的就放走，没人认领的就要杀死。孟方红被抓去了，无人来认领，后来一个与他关系很好的老太太去领，说他是她的儿子，才被救了回来。后来，鬼子抽壮丁，有弟兄两个被抓去了，他们由于戴帽子

① 参见本书下册费仲兴的调查。

戴的时间长，头上有了帽箍印，鬼子说是反动派，要杀，我老公公说他们是他的儿子，后来鬼子又看了看他们的手，没有老茧，就放他们走了。孟方正，当时已60多岁，没有跑反，身上穿了一件皮衣，就被日军认为是中央军刺死，并将肠子挑出。

回到村里以后，村里一塌糊涂，房子都烧了，村里有人就把鬼子在东山的住处给拆了，运材料回来盖房，那里原来是国民党的步兵学校，鬼子住过一段时间，就搬到汤山更好的地方去了。我家老头自己花钱买了些材料盖房子。我当时做媳妇，不出门，好多东西是听人家说的。

3. 成美德口述

成美德，男，79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神家庄107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 查 人：姜莎莎、石超、黄文浩

冬月初七，我一家和姨娘一家躲在挖于前村街的地洞里。看见“气球”在天上飞，鬼子在后面跟着走。鬼子在步兵学校的房子上面停下来，鬼子烧了房子。后来，鬼子从孟墓骑着七匹大洋马从龙山上下来，当时(1938年2月)我就躲在龙山上，被鬼子看见了，鬼子让我给他们牵马，他们在找花姑娘。找到一对小夫妻，鬼子用东洋刀吓唬那男的，女的就被鬼子侮辱了。鬼子还让郗龙森带路漫山遍野地找花姑娘，但是没找到。我当时跟在后面看，鬼子给我糖吃，不让看。鬼子看见一个逃难的人牵着一头牛，鬼子一枪就把牛给打死了，牵牛的人跑了，鬼子把牛抬走了。后来，那里不敢住了，我们就搬到龙泉寺，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当时有很多人逃难到龙泉寺，大约有一千来号人。有一天，有一个鬼子背着一支枪来了，大家都被吓住了，鬼子抱来柴火想把寺给烧了。老百姓一看情况不好，就挤着逃命，一下子就把龙泉寺的一面墙给推倒了，老百姓的做法把鬼子吓跑了。大家认为龙泉寺不安全了，当晚就四散逃命了。我跟着大人跑到栖霞寺附近，住在那边老百姓的加工厂里。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三个鬼子来找花姑娘，一个40多岁的妇女被他们撞到了，鬼子追

了三圈才抓到她，把她拖到房子里强奸了。我们看到鬼子走后，她好久没出来，就去喊她的家人，进去一看，原来她被鬼子强奸后用刺刀划破了肚皮。这个女人被她家里人抬回去埋掉了。还看见一个妇女被杀死在田边。另外听人说，范忠厚的干妈被打死在筲箕凹。

鬼子来后，我家房子没烧。安民以后，收获不够，还种人家的地。

4. 郗定红口述

郗定红，女，80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神家庄 10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姜莎莎、石超、黄文浩

当时我 12 岁，我们姑嫂两人和我家叔叔、婶婶、老娘娘一起跑反到龙潭的圩渠。后来又跟着我家爸爸带着米跑到纪义生家住。我家嫂嫂就是涧南村的，有一次被鬼子发现了，就在纪义生家被鬼子侮辱了，当时我嫂嫂还挺着大肚子。我们怕鬼子还要来，于是又跑到了龙潭德国人办的水泥厂，但鬼子还会去。第二年三月，我们回村了，我家的房子全被鬼子烧了。我家母亲和一个 6 岁的小妹妹当时没有跑远，就躲在涧南的一个庵里，那里面还住了 200 多个人，大多是一些老的、小的，不能跑远的。有一次她们在煮稀饭，一个鬼子来了，他撒了泡尿在里面，很多人看到。

我哥哥郗定鑫在中山陵当宪兵，后来下落一直不知道，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播音员说他死在了中山陵，具体怎么死的不知道，大概是抵抗日本人死的。第二年三月，我嫂嫂生了一个女孩，给我家母亲养，我们只好用粑粑泡水喂她。嫂嫂后来跟人跑到了沧波门。

我大叔郗邦州、二叔郗邦营是和几个中央军一起跑的，后来就没回来，听说大婶子后来在中山门外“关王”（一种迷信活动），大叔跟了上来说他们死在中山门，于是我家就去招魂，喊他们回家。

鬼子来以前，我们家生活一般化。我们自家有八亩六分地，还种成德本家一亩八分地，家里还有两间房子。

鬼子来了以后，生活更苦了，我们只种自家的地，母亲是小脚不能拔

草。家里的房子被鬼子烧了，我家父亲从步兵学校弄了点材料盖了房子。跑反回来以后，我们家磨豆腐，我还要到山中去砍柴，挑着柴翻过蘑菇山，卖给山那边的一个石灰窑。

5. 郗成氏口述

郗成氏，女，91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神家庄 4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姜莎莎、石超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姨娘来喊我跑到南京去，我不肯，就躲到了村后豹山的一个洞里。

涧南上池塘那边被鬼子打死了好多人，大多是东边跑来的难民，我爹也在那边，日本人的子弹打到他的屁股上，他用别人的尸体盖住自己，才逃了过去。我家母亲抱着一个小娃娃逃命，路上看到池塘里有一个人被打伤，我母亲去救他，鬼子从后面开了一枪，子弹从我母亲腰上穿过，又打进了小娃娃的肚子里面，我母亲受了重伤，小娃娃肚子里的子弹没出来，后来就死掉了。

有一次在村上，有个日本兵见到了我，看到我身上长满了疮，还带着几个孩子，用刺刀在我头上晃了几下，放我走了，这次把我吓得半死，差点就没命了。还有一次，一个老奶奶带着她女儿拿着一把红伞在路上被一个骑着大洋马的鬼子给遇到了，他要强奸老奶奶的女儿，让老奶奶牵马。老奶奶说害怕，不敢牵，鬼子就把缰绳拴在自己腿上，准备侮辱她女儿。老奶奶怕被别人看见，把伞撑开了挡着他们，马怕红色的，伞一撑开就被吓着了，撇开蹄子就跑，把鬼子拖了一个半死。老奶奶就和她女儿跑到我家，我家爹催她们快跑，要不然就要遭殃了，于是她们就跑了。

6. 成德荣口述①

成德荣，男，82 岁

① 参见本书下册费仲兴的调查。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神家庄 12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姜莎莎、石超

鬼子进村时，我 15 岁，小学刚刚毕业。鬼子进村那天是冬月初七。冬月初五，我们听说鬼子要来，就逃到了龙潭的北圩，那里靠着江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听说安民了，鬼子不杀人了，就回来了。回来后，听说鬼子是从句容那边过来的，翻过涧南龙王庙的山头和孟家场后面的山，孟家场和涧南村死了好多人，我们村的基本上都走光了，日本人来的时候找不到人，就烧房子。村里的房子差不多都被烧光了。全村只剩下几家房子没烧或没烧完全。我家有三间房子，被日本人点着了，等父亲晚上回去的时候，房子还在烧着，就用水把它浇灭，没有烧完。成美凯家的三间房子由于连着我家的也没有被烧掉。另外，还有杨厚知家两小间房子和郗家祠堂没被烧，其他的都烧了。回来后，没有房子住，谁家有房子就住在谁家，不分你我。后来，有人拆东山日本鬼子住过的房子，那里原来是国民党的步兵学校，用它的建筑材料来盖。由于我胆小，又没有力气，我们家是买材料盖的房子。

7. 孟家珍口述

孟家珍，女，79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神家庄 14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

当年我是孟家场人，12 岁，解放以后嫁到了神家庄，当年好多事已经不记得了。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跑到村后山中躲了起来。在山上看到赵老三、赵老四坐在家门口被日本人杀死了。我父亲孟正坤在村上被日本人看见，开枪打成重伤，留下后遗症，1949 年解放的时候就病死了。我还亲眼看过一个穿着中央军军服的“小把戏”（小伙子）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8. 郗定富口述

郗定富，男，77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神家庄 1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

当年我 10 岁，冬月初七早晨，听说日本人来了，父母就带着我们七个兄弟姐妹跑反到了龙潭。我父亲和大大（大伯）把我们送到龙潭后就跑回家中，从此就失踪了。我父亲叫郗邦州，大伯叫郗邦营。后来才知道，他们跑回家后遇见了几个中央军，中央军说日本人来了，你们和我们一起跑吧。他们就和中央军一起往南京城方向跑，在白水桥那里被日本人截住，开枪打死了。我们在龙潭住了大约半个月，平时就躲在周子桥村的一个水涡里，日本人看不见我们。粮食吃完后，没有办法，一家老小就回到村里。回来以后，家里的十多间房子全被烧了，稻子也被烧了，村上面几百间房子被烧了。我们只好从附近的步兵学校捡了一些砖瓦过来，搭了一个棚子。父亲和大伯没了以后，生活十分困难，我 10 岁就帮人家放牛，平时在村中为了避开日本兵，还要东躲西藏，有一次看见一个跑反的难民被一个鬼子强奸后用刺刀杀死。听说涧南那边死了好多人，上池塘边日军用机枪打死了好多外面跑来的难民，塘水都变红了。

我们家那时是大地主，生活很好，开磨坊、米行。鬼子来了以后，我们只能种自己家的十几亩地，我母亲要上山砍柴，烧饭，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个艰难生活。鬼子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灾难！

9. 郗定兰口述

郗定兰，女，79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神家庄 6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

当年我 11 岁，是郗定富的姐姐，鬼子来了以后，我们一家跑反到龙

潭，父亲和大大（大伯）回家拿粮食，遇见了住在家中的中央军士兵，就和他们一起逃难，在白水桥那边被日本人打死。他们叫郗邦州、郗邦营。母亲和舅舅、舅妈带着我和两个小弟弟往江北跑，定富他们早一天跑了过去。我们被困在了江中的圩子里，有日本军舰冲进圩子里，差点害死我们。后来躲在西山的一个洞里，蹲了七八天，来了好多逃难的妇女，把日本人引了过来，住不下去，只好又跑，跑到江北。这样的跑反生活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开春，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只好回家。家里面房子全被烧了，村里面的大部分房子也被烧了。听说涧南死了好多人，我家的一个姑爹一家都在那里被杀了，涧南死的好多是外面跑来的难民。前村街也死了好多人。后来鬼子还经常到我们村里来找花姑娘，村民们没有办法，只好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送哪个姑娘去。

家里面父亲没有了，生活特别困难，我的一个小弟弟死了，我十二三岁就开始打草，吃了很多苦。

10. 戎信祥口述

戎信祥，男，80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神家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姜莎莎、石超

冬月初四，我跟着父亲跑反从坟头过去到法讯，住在父亲的一个瓦匠朋友家里，他家姓贾。本来要过江，到江北亲戚家里的。后来听说江封死了，父亲出去探路。这时，该村的人说鬼子到了湖山，全村人都跑了。父亲这时探路还没回来，我们没有办法了。我和母亲就跟着村民跑到漳桥，看到前面有亮光，原来是巡逻员，他让我们住在一个庙里。后来，父亲在龙潭以北的潘家圩找到我们了。半年之后，来到桦墅村，鬼子已经进村侮辱妇女了，我家的二婶母被强奸了。父亲看这里不能住了，就带我们去了江北仪征的西部桥，后来在亲戚的介绍下，往北跑到九里集附近的瓦岗屋。

清明的时候回到家。我家的房子被烧了，我们只好住在祠堂里。回

家的路上，在坟头附近的塘里发现了三具尸体。回来后，村子里仍不太平，鬼子见了花姑娘仍要拖走。去年，我在电视上看到播音员说郗定鑫死在了中山陵，不知是不是我们村鬼子来时出去跑反就一直无音讯的郗定鑫。

11. 陈敦红口述

陈敦红，女，74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涧南村 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尹乐菲、石超、姜莎莎

冬月初七早晨，陈敦森的爷爷陈圣同在村上被鬼子打了一枪，后逃入豹山上的一个地洞里，由于无药品，不治身亡。死后，用稻草盖着。

当时我 7 岁，刚刚记事，和我奶奶一起跑反，亲眼看到这个情况，记得很清楚。

12. 陈贤春口述①

陈贤春，男，77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涧南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尹乐菲、石超、姜莎莎

跑反时候，我才 10 岁，冬月初七早上，钱山传来枪炮声，鬼子从那个方向进了村，天上还飞着“气球”（飞艇）。大场那有好多土桥跑来的难民，听见日军枪响后，我父亲带着我们一家跑到山上。在这前后，我们村的陈敦魁先被鬼子用刺刀刺，鬼子怕他没死，还用枪托敲他头，最后把他打死了。陈贤林的父亲陈圣银、大伯陈圣玉也被日本人杀死了。林守荣的父亲在村上被打了一枪，跑到孟家场，后来死了。陈圣泉的姨是被鬼

① 参见本书下册费仲兴的调查。

子用刺刀刺死的，父亲也死了，要是在家里还没事，一出来就不行了。还有一家躲在草里，听到枪响，出来看，就跑，被开枪打死了。敦树的父亲“大招子”也被杀了。鬼子烧杀抢掠什么都干。腊月十几的时候，赵老三一家把附近步兵学校的绑腿布捡回来挂着，被鬼子看到，认为他们是逃兵，让他们跪成一排，一枪打死了五个。清明时看到一个坟头上有五个坟头的就是了。

父亲带着我们一直跑，我背了一个篾子，父亲背着被子还有几吊钱，一直跑，脚都跑肿了，鞋子都脱不下来，后来跑到江北。过完年后，开春要回来种田，听说孟家场死了 70 多人，涧南村死了 80 多人。还听说在腊月十几的时候，有个妇女带着孩子，怕孩子哭声引来鬼子，虽然舍不得，但不得不把孩子扔了，扔了几次，他又爬回来，最后把孩子扔进了水塘里，冬天里冰厚呀，孩子就被活活冻死了。我们回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尸体，父亲就和其他两个人用席子裹尸体挖个大坑埋了。有的一家人都死光了，当然没有人收尸了。陈金荣被鬼子在后颈部刺入一刀，倒在沟里，鬼子又用枪托敲他脑袋，头就陷入了泥里，家里人听说了就去找，又救活了。回家伤口洗干净，就找只鸡，把鸡杀了，连皮带血把伤口裹着，后来就好了。土桥来的难民怕鬼子住在步兵学校，就趁鬼子撤到汤山的时候把学校给拆了。

我家那时有父母亲和一个妹妹，还有一个没有子女的大伯，两房就我一个男孩，家里很穷，生活不如村里的一般水平，只有两亩田，没有牛，我 7 岁就帮人放牛。日本人来了以后，生活更苦了。父亲第二年就不在了，母亲改嫁，妹妹做了童养媳。我和大伯一起生活，大伯身体不好，实际成了我养他。

13. 唐学光口述[1]

唐学光，男，85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涧南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

① 参见本书下册费仲兴的调查。

调 查 人：黄文浩、尹乐菲、石超、姜莎莎

1937年12月9日，清晨上午七八点钟，听见枪炮声，天上出现一个“球”（飞艇），鬼子从钱山方向进入村中。村上大场上有大批从土桥来的难民，他们大多被日军杀害，上池塘的水都红了，我认识的陈敬苏及小名为“田老爷”的一个人都被杀了。田老爷是在村上的磨坊里被刺死的，陈敬苏是在吃水塘被枪杀的。

陈圣玉在代个塘被开枪打死，“陆陆”在村边尖山亩被鬼子开枪打中，受伤一两天要喝水，结果死了。

听说在登山北面，青龙山山口，很多中央兵都被杀了。

14. 陈贤林口述

陈贤林，男，7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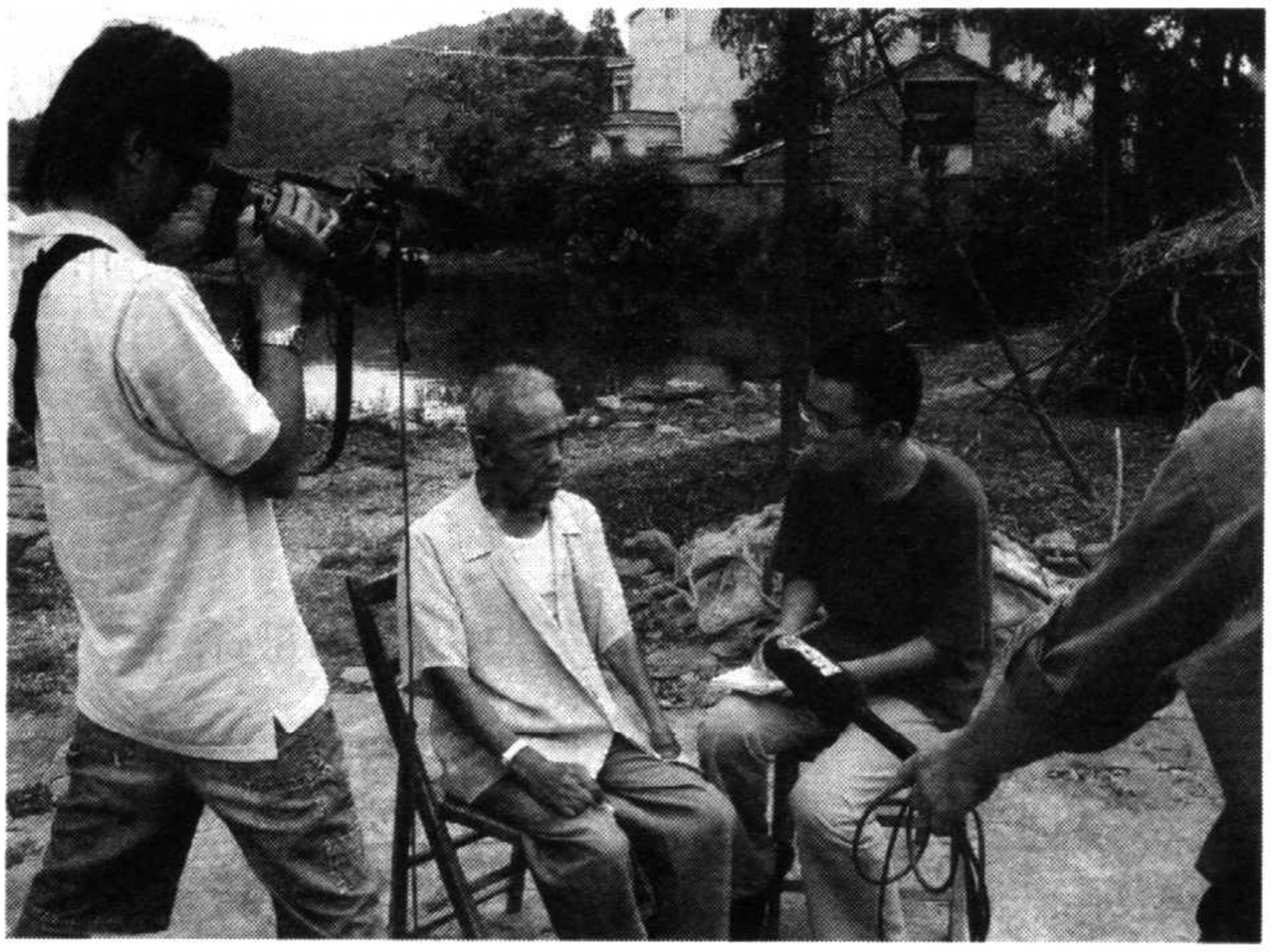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涧南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4日

调 查 人：黄文浩、尹乐菲、石超、姜莎莎

那年我12岁，冬月初六听说日本人要来，就逃入村后山中。村上一家住了好多中央军。初七，我父亲、大伯跑回家中拿米、油，在大场上看见日本人的“气球”（飞艇），不知道是什么，就在看。鬼子认为他们是中央军在上操，就向他们开枪。我父亲骑着毛驴跑，跑到塘边被鬼子打死。大伯受伤回到家中，奶奶帮他包扎后，又被闯入家中的鬼子拖出来用刺刀戳死。鬼子走后，奶奶就把父亲和大伯埋了。我家后面的大房子里有土桥来的难民两三百人，被日本人杀死的不少。日本人还到处找花姑娘。腊月里的一天，我奶奶带我到汤山的一个村里去，看见一个鬼子拉住了一个姑娘，姑娘不肯，鬼子要杀她。我奶奶过去说：“姑娘，不如跟他去吧，否则命就没了。”姑娘就跟鬼子走了，后来知道那个妇女是神家庄的。腊月里还有一天，陈圣怀的母亲、我奶奶、我妹妹和我当时在一间屋子里烧饭，一个鬼子来了，喊了一阵我们听不懂的话，让我们跪成一排，鬼子坐在一个木箱上，从口袋里拿出子弹想打我们。后来又来了一个鬼

子对木箱上的鬼子叽里呱啦了一阵，一起走了，否则我们就被打死了。后来我们逃到栖霞寺，听说龙潭的江南水泥厂有德国人办的难民营。



陈贤林(左二)

15. 林守荣口述

林守荣，男，77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涧南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3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尹乐菲、石超、姜莎莎

民国 26 年(1937 年)冬月初七，我父亲林金洲，小名“虎子”，听到枪声，与陈敬林(胡老头)跑反到孟家场老大门附近，被日军用刺刀杀死。手掌上有刀痕，是由鬼子刺杀时，父亲自卫留下的。刺死之后，鬼子又放火烧房子，父亲被烧得面目全非。由于父亲当年以打猎为生，脚穿着土布袜子，才被认出。当年我 10 岁，父亲比我大两旬，是 34 岁。母亲和我以及妹妹跑反到栖霞寺附近，后来由于生活困难，回到涧南村。以前我家租田种，住别人的房子，以打猎为生。父亲死后，生活更加困难，母亲带着我们勉强度日。14 岁时，母亲去世，我被迫做长工维持生活，妹妹被送做童养媳。本来村中有 200 多人，鬼子见到穿着卫生衣的青壮年就

杀，卫生衣是当年中央军所穿的衣服，村中青壮年所剩无几，其实他们都不是中央军。鬼子除杀人之外，还烧了房子。

当年我母亲带着我和一个妹妹生活，生活很苦。

16. 孟启林口述

孟启林，男，86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孟家场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尹乐菲

当年我才 19 岁，冬月初六，中央军从汤山这边向南京方向撤退，初七鬼子来到我们村，我是和家人躲在山上，后来被日本人发现，把我带走，带到步兵学校，待了 20 多天，为他们挑水、劈柴，不止我一个，还有好多。鬼子想杀我们，我写了四个字“农民种田”，鬼子就把我给放了。

在东边村上有一个穿训练军装的年轻人被日本人杀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还看见很多日本兵住在步兵学校。我们村上被杀的大约有七八十人，我就抬过 13 具尸体。孟洪志的妈妈（孟李氏）和他小弟弟躲在山中，后来被日本人杀死了。我父亲（孟文校）被鬼子用洋锹砍，当时就流血晕了过去，后来醒过来，爬回家。在村边的石牌坊还杀了不少老百姓，有李矮子，还有坟头村的一个老太，日本人杀完人沿大山向南京方向走。

日本人还强奸小姑娘，我当时躲在离村一里路的大庙里，看见一个日本人，还带着一个小年轻，是中国人，叫我跟他走，从大庙爬过山到山南边，到了一个村子里边，那个中国人烧了饭，还喊我吃。日本人看到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年轻把她喊了过来，日本人就把她带走了，强暴了她，那个日本兵像是一个当官的。

我还知道的被日本人杀死的有：雷树声，被杀死在家门口；孟家良，一个瞎子，也被杀死在家门口；姓许的皮匠，头被砍了一刀，就跑掉了，当时没死；姓刘的小伙子，被杀死的时候才 18 岁；孟正红，被刺了七八刀，但是命大没有死掉；孙广明、孙广财兄弟一起在家门口被开枪打死，当时

两人才三十来岁；孙广明的妻子被刺死后，鬼子还用磨子压在她身上。

17. 孟家锦口述①

孟家锦，男，79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孟家场 5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尹乐菲

日本人来之前，我和父母、叔叔、干爹一共八个人躲入山中一个自己挖的山洞里。冬月初七，日本人进村，在山中发现了我父亲孟正银、叔叔孟正范、干爹王照富，认为他们是中央军士兵，就把他们抓到田埂上。先枪杀了我父亲，叔叔往北边跑，日军开枪，叔叔被打死，手里还握着稻草。干爹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我母亲哭着跑下山，看见了三人的尸体，后来又跑回山中，无法过活，只好把 3 岁的妹妹和 1 岁的弟弟摔进池塘淹死了，带着我和弟弟生活。

隔壁薛珍玉家的房子被日本鬼子烧掉的，当时她还没嫁过来呢。

当时在现在采石场的那个山头，日本人占领了山头，把 40 多个国民党士兵赶到山下，用机枪打死他们很多，我在跑回村的路上就见到好多。

18. 孟家喜口述

孟家喜，男，77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山行政村孟家场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4 日

调 查 人：黄文浩、尹乐菲

冬月初七早上七八点钟时，我们还在村子上，没有逃。鬼子是从钱山那边来的。一开始都没在意，后来听说杀人了，鬼子一进村见到人就

---

① 参见本书下册费仲兴的调查。

杀，不管青壮年，还是妇女、小孩。

我大伯孟正龙，是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的，我父亲孟正昆也被戳了一刀，倒在地上，因为当时穿的是长袍，用下摆拉上来盖住头，鬼子喊他，他就装死，才躲过去。

村里边其他的有：有个炮校穿训练服的人从东面跑过来，被日本人刺死了，地点是村中的老大门，当时这个人二十来岁，是安徽人。本村的人就更多了，有个姓陈的，外号三瘸子，被刺死在西边山上。陈疤眼，17岁，在村西山上被戳死。孟家仁和他儿子躲在山上，被发现了就被开枪打死。孟文清的母亲和弟弟也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母亲是被刺中气管和食管死的。弟弟当时还小，鬼子用刺刀戳他屁股，把他挑起来。这就发生在村后面，是我亲眼看见的。还有徐矮子、秦本全、孟家良和他儿子孟生海、雷树声、孙广财、孙广明和他老婆，他们都死得很惨。

后面的老坟山，柴火多，又有刺，鬼子又怕有国民党，没去搜，躲在里面的大多没死。我是晚上回村，一大早再回山上，持续了几个月，后来就好点了，杀人没有那么多了，鬼子主要是来拉牛，抢东西，拖差。

四、南京理工大学调查[1]

(一)栖霞调查

1. 郭世美口述

郭世美,女,90周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林山村

调查时间:2002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戴袁支、白健、陈锡春

我娘家是十月村的。1965年前,我25岁,大儿子2岁,还没有断奶,跑日本反,跑到江北大涡流东沟——丈夫舅舅家,待了一个月。

栖霞寺有难民区(所),从江北回来,在栖霞寺住了两天。日本人天天来,一天去几遍,菩萨头都被他们打掉了。后就跑到江南(水泥)厂难民区。村上有20多家跑反到难民区(有的去了栖霞寺)。那时,各家只有老太在家看房子。

此地离江南厂七八里路。那时丈夫黄家全和我带着6岁的大女儿黄功美、2岁的黄功华,自己盖的小棚子,弯着腰进去。搭棚子的草、竹

---

① 2002年南京理工大学的调查,由戴袁支(中国青年报社江苏记者站站长)主持,参与的学生有:韦立顷(硕士研究生)、周新国、白健、岳春晓(女)、殷红(女)、汤振华、陈锡春、吴海斌。

子，从家里带去的。下雨下雪的冻死了，外面下雨里面漏。自己带粮食、菜，后来没得吃了就到山上采野菜。粮食没有了，要起早回村拿，迟了就会被日本人抓走了。从头年阴历冬月到第二年阴历三月，共待了四个月，要种田就回来了。

厂里全是难民，一个挨一个。四面八方的，有孝陵卫的、陈家庄的、石埠桥的。江南厂是外国人开的①，日本人来了，外国人讲讲话，日本人就走了。有日本人来糟蹋妇女，报告厂里外国人，他们就扛个旗子出来，说几句，日本人就走了。

家里的草房被日本人烧了，全村被烧了二十几家。家里的东西如大门、桌子，摔在外面的塘里，放在家里会被日本人烧了。

我亲哥哥郭世荣，大我 2 岁，当时 27 岁，还没有成家。腊月里，在十月村家中，我哥哥被日本人拖走。一起被拖走的有三个，另外两个一个小名二喜，一个姓俞，都是十八九岁，拖去挑东西。日本人说，拖到南京，你们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他们却再也没有回来。三个人，连一个人的尸首都没找到（干涸的眼窝闪出泪花）。

被拖走没有回来的，还有本村的朱金海。

2. 陈仁兰口述

陈仁兰，女，79 虚岁，属鼠

调查地点：栖霞区林山村西长林 6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白健、陈锡春

我娘家原叫摄山乡，现叫西湖村。

十三四岁，跑鬼子反，躲在江南厂难民区。姐姐领头，我、弟弟（已死）和小妹（当时 1 周岁）一起躲那儿。父母在家看房子。难民区在厂外，那儿保险，人多呢。有鬼子来，外国人拿出旗子，把旗子一舞，日本鬼子就走。

---

① 江南厂实际是中国人的股份制企业，引进的是外国设备——戴袁支注。

在难民区搭草棚子，在棚子外面烧火。一天两顿。棚子靠棚子。一点点小棚子，住在里面受罪。冬月去的，在难民区过的年，躲到阴历三四月份回来。

生病到保健站看过病，给药，小黄药片。

难民区和家中两头跑，很危险。女孩子不敢梳头，把锅灰涂在脸上，被日本人捞(方言，意为抓到)到，他就瞎来。日本人瞎杀。

我14岁那年，山里“黑头”绑架了我弟弟，卖了田，才赎回来。

3. 高启森口述

高启森，男，83虚岁，属猴

调查地点：栖霞区林山村西长林14－15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戴袁支、白健、陈锡春

日本人来的第二年，腊月二十七，夜里三四点，日本人从摄山、火车站那边过来了。

我是大刀会的。大刀会传道，道门有几千道友，烧黄表。白天在家，晚上住在姓张的地主家。他家瓦房靠路边，我们睡在里面。地主家的门很厚，日本人用石滚把门冲开一道缝，用机枪扫，打死两人。我右大腿中一枪，现大腿内侧还留有伤疤，左脚心中一枪。日本人放火烧房子。有一人，19岁左右，从窗子里跳出来想跑，被日本人用刀刺死。

4. 许寿荣口述

许寿荣，男，77虚岁，属虎

调查地点：栖霞区林山村西长林19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戴袁支、白健、陈锡春

日本人来的1937年，我虚12岁。那年冬月，我家父母、两个姐姐、我、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九个人跑反跑到栖霞寺，住在庙房里，睡在月牙

池北面。庙里施粥，早上一顿。

从石龙庙（大圩）到栖霞寺，一路上都可以看到尸体。好多中央军被打死路上。

日本人住在栖霞火车站，到栖霞寺抓小毛驴，抢豆腐。我家小毛驴被他们拉走了。

栖霞寺没保障，春节以后搬到江南水泥厂，因为那边有保障。在江南厂，日本人一来，外国人就出来。在江南厂自己搭棚子，棚子多得数不过来。母亲带着姐姐、妹妹、弟弟住在棚子里，父亲和我送粮，送柴草。江南厂有医生。安民以后，才从厂里回家。

村里被日本人烧了九家，烧得只剩下房框子。

朱金海，躲在栖霞寺，回家看看，无故被日本人逮走，到现在也没回来。他女儿嫁到江宁村。

我外婆家在杨石桥，现在叫仙林。她看日本人来了，躲在田埂里，腿上被日本人打了个洞，没有人医治，死在家里。舅舅逃到江北，我妈正生小弟弟，父亲和村上的人去钉棺材，把外婆埋掉了。我母亲着急就不用讲了。

现在，冈下拆迁。日本人来时，冈下青年人出来欢迎他们，都被日本人带走，一个个看手上有没有老茧，有老茧就是扛过枪的，除一名教书先生，其他人统统被枪毙了，老人个个知道。

5. 孙恒太口述

孙恒太，男，74 虚岁，属蛇

调查地点：栖霞区林山村西长林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白健、陈锡春

一开始跑反跑到江北，后躲到栖霞寺。日本人一来，和尚叫大家都趴下，和尚出面。栖霞寺有几个大缸，烧粥。和尚问：你家几口人？拿脸盆去，一口人一勺子。

从栖霞寺到西长林五里路，路上有当兵的尸体，有平民百姓的尸体。

来一日本兵大家就紧张，吓死了。

日本投降，不狠了，拿东西换老百姓的盐和酒，马也没草了。看见戴礼帽、穿长袍的中国人就说："中国人大大的！"

6. 王立永口述

王立永，男，78 虚岁，属牛

调查地点：栖霞区林山村东长林 63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白健、陈锡春

鬼子来，冬月十三，我 13 岁。日本人从陡山、龟山上冲下来，中央军退到仙鹤门。在仙鹤门，死了不少中央军，塘里有七八十具尸首，还有马的尸首。在长林陈家窑，日本人打死 33 人，有抓来的四川兵，有 7 个老百姓。

后来，日本人驻在仙鹤门。在仙林横山嘴（现南师大仙林校区），已拆迁了，日本人杀了 18 个农民。日本人从仙鹤门到横山嘴，烧；到杨石桥，烧房子；到陡山，烧房子，后面有个竹园，也烧得啪啪的；到龟山，烧房子。到哪里烧哪里。向前，到韦山，日本人住了一夜，杀回马枪，到东长林，烧了几十家。日本人用柴草堵隔壁的一家，烧房子。抢鸡、鸭、鹅，打死猪、牛，抓夫 8 个人，让他们把这些家禽家畜抬到迈皋桥、燕子矶，回来 7 个人，留 1 个当伙计，五六个月后才放回来。

当时，母亲、我背着三弟弟、二弟弟牵牛，跑到大山口。

第二次，日本人扫荡中央军，从冈下到秣芦，抓了一批老百姓，叫他们在田里跑，看谁受过训练，穿长衣服的放回来了，只回来 8 个人，其余都被日本人打死了。

我们跑反，第一次是冬月二十几，到小河边，再到栖霞师范大礼堂。礼堂门口拴了驴子，日本人刺了两刀，把驴子戳死，从后门进来。有夫妻俩住一起，日本人把妻子拉走，丈夫抱住老婆的腿，日本人一枪把他打死，然后把女的拖到山上。当时，我就住在大礼堂，大礼堂的人都吓死了。

栖霞师范住不住，就跑到栖霞寺藏经楼后面山上的房子里。

牛，在家就被日本人打死；驴子，也被他们拖走。老百姓的耕牛损失60%都不止，柴草堆都被烧光。

在那住了个把月，寺里人越来越多，就到江南（水泥）厂。江南厂由丹国人保护。老虎头（火车站）有日本人，到厂里拖妇女，丹国人用双筒猎枪撵日本人走，日本人就走了。难民营有妇女到山上割柴，日本人用望远镜看见了，抓住妇女强奸。

难民营里各家搭棚子。回家拿粮食都是夜里。日本人烧了房子，稻草糊泥的土仓烧不了。到农历四五月份，安民了，大家才回家。

日本人在梅墓强奸妇女，把三斤半的大瓶子插到妇女的下身。

经常有驻仙鹤门的日本人骑驴子来长林找花姑娘。

东长林朱荣春，感染了梅毒（丈人传染给朱的老婆，老婆又传染给他的）。日本人叫他和他妈睡觉。

在上海搞印刷的王志胜，身上装着七块钱，舍不得钱，没过江，在燕子矶被日本人抓住。一个叫李加兴的，抱着木头过江，被日本人打死。过江一块钱，捡一条命。

日本人做的坏事说不完。

7. 杨超口述

杨超，男，82虚岁，属鸡

调查地点：栖霞区东长林27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戴袁支、白健、陈锡春

鬼子来的第一年，我十三四岁。日本人逮了几十个人，在茶叶山（喜鹊尾）一个小山坡下，让他们跪着，用机枪打死。其中只有一个冈下的王志成，是教书先生，趴在地上写字，说他是教书的，鬼子把他放了。一个姓贾的老头，在塘边挖个大坑，晚上把人埋了。

在仙鹤门，日本人把被他们抓住的中国军人全部杀害。

鬼子来的第二年，我叔叔被打死。

讲出来，心里舒服。

8. 于永祥口述

于永祥，男，83 虚岁，属猴

调查地点：栖霞区摄山镇朝阳村竹丝巷 29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

那时此地叫西沟村。日本兵来的头一年，放火烧房子，十间草房被他们烧了。

日本兵经常出来糟蹋我们中国人。牛也牵走。日本兵叫西边杨庄杨文焕（儿子是拖板车的，得癌症死了），用牛替他们拖东西，最后尸首也没找到。

日本兵把（中国）人当玩艺。在西沟新庄，有十几个中央军，已经改装，遇到日本吉普车，下来几个人，叭叭叭，就把十几个人打死了。

日本兵找鸡、找蛋、找花姑娘。家家挖地洞，听说鬼子来了，妇女就躲进洞。圩子里（三木营）两个姑娘在这块种田，走路上遇到日本兵的小包车，被捞到后，好几个日本兵把她们奸污了。

怕他们烧杀，我跑到林（甘）桥圩。

丹、德国人搞了难民区，保险。日本兵不敢去。妇女带着小娃躺在里面。（难民区）有几千人。安民后，大家才解散。

9. 戴春发口述

戴春发，男，79 虚岁，属鼠

调查地点：栖霞区摄山镇朝阳村竹丝巷 66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

早半天，听有人说马上日本兵要到了！一会功夫，黑压压的日本兵就从东阳那边过来了，中央军退到南京。日本兵打来的头一天就烧房

子，到了哪儿就烧到哪儿，顺着公路烧，一条边都烧了，房子都烧光了，烧得天都红了。

日本兵见到我家一窝小猪，他们就把小猪敲死，弄去吃。看见西头人家有肥猪，就把小猪甩了，用枪打肥猪，用竹子架起来烧火，烤得半生半熟吃。

日本兵还骑马要花姑娘。老百姓都躲起来了。江南水泥厂保险，人一起到那儿去了。年轻人都跑了，老太待在家。水泥厂的(难民)棚子多了，不得了的多。

10. 郭义钦口述

郭义钦，男，77 虚岁，属虎

调查地点：栖霞区摄山镇朝阳村竹丝巷竹东村民组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

我家原住马(乌)家圩郭家村，现已塌江。跑反时，父母和我逃到江南水泥厂，有丹、德人，保险。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里面搭草棚，也有芦席棚。山上也有棚子，都搭满了。难民有在难民棚子里生病死的。我住到第二年春天，维持会成立后才回家。

圩子有大水，日本兵难进村，但他们还是进了，捞钱，强奸妇女，放火烧房子。土匪也干坏事。

日本兵把别人家的妇女拖到我堂叔郭仁沛家强奸，第二次日本兵找不到妇女就放火烧房子。他扑火，日本兵不让扑，我堂叔就跪下求，房子没有全烧掉。解放后堂叔才死。二姑妈梅郭氏嫁在龙潭，在圩里划盆，日本兵招手，她继续划，日本兵就开枪把她打死。我姑夫叫梅广照，儿子叫梅明峰(音)。

日本人侵略中国，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11. 徐继安口述

徐继安，男，77 虚岁，属虎

调查地点：栖霞区摄山镇朝阳村郭村 123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

当时我家住圩区茶林村。老百姓把圩埂挖断，让鬼子不好进村。鬼子看见划盆进出的，就一枪把人打死。后来，鬼子由一个姓商的翻译领着进村，进村后就糟蹋妇女。我母亲被他们抓住，但身上害疮，日本兵才放过她。现在，被糟蹋的妇女都不在了。

那次，鬼子是从东阳过来的。年轻的妇女就躲到草房里用树棍子搭的阁子上。

第一批来的鬼子，驻中国水泥厂。他们抓鸡，什么都逮，看到中国人就打枪，看到房子就烧。龙潭街上的房子都被烧了一部分。那些鬼子就像畜生一样。

第二批鬼子来时，在龙潭搞了妓女院。

伪政权时期，鬼子的伤病员住栖霞寺里。我父亲、我本人都被抓到龙潭水泥厂给他们烧饭，再用摩托送到栖霞寺。

鬼子来之前的国民党时期的一个姓黄的保长，被日本兵抓住。在池塘里掏一个洞，让他往里钻，就冻死、淹死在塘里。

大约是鬼子来的第二年，鬼子抓到两个新四军的人，都姓丁，把他们抓到龙潭小学，绑在篮球架上，用刺刀捅死了。现在，烈士墓在龙潭中学那地方。解放后，我当民兵时，以前在龙潭以当叫花子作掩护的地下党员，后来当民兵指导员的姓宋的同志，也给我们讲过。

12. 郭道凤口述

郭道凤，男，82 虚岁，属鸡

调查地点：栖霞区摄山镇郭村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

我本地人。跑反跑到童家营、周家营，躲了个把月。

日本兵来，把郭村的房子烧了不少，被烧的有五六十户人家，大家就住在墙框里面。

西沟村，被日本兵用刀戳杀了两口人。

日本兵找妇女、找花姑娘，妇女不敢出来。

鸡、鹅、鸭、猪，都被日本兵用枪打死。他们在猪屁股上剐一块肉走，在火上烧烧，就吃了。

13. 徐月宏、周道凤口述

徐月宏(夫)，男，77 岁；周道凤(妻)，女，73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摄山镇郭村 77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

徐月宏：

约初冬，日本兵沿京沪线过来了。老人举旗子迎接，日本兵要花姑娘，摇摇头没有；又要鸡蛋。中国人不懂日本话。日本兵杀人放火。我家三间七架梁的瓦房、两间草房、两间瓦厢房，全被日本兵烧了。那时村里约 30 户人家，大部分，有三分之二，都被烧掉了。日本兵沿着公路烧。

为防止日本兵烧光，各家都把家具放到塘里，泡了几个月，都走样了。

那时，山神庵、山泡子里挖洞躲鬼子，有的够一个人睡觉，人多挖得大一点。

我堂姐王徐氏，当时 30 岁左右，躲在河边挖的一个洞里，看看鬼子来了，鬼子从河边来，一枪打在她胸口上。

周道凤：

我娘家原住南京中华门。鬼子攻打南京时，伯父、父亲领着全家跑反，从许巷过来在一个山下遇到日本兵，我伯父周宜旺、父亲周宜龙被抓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眼圈红了)。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后来，哥哥 14 岁

就去做铁匠，两个弟弟回了南京，住中华门军师巷，现已拆迁，我们两个姊妹就送人做了童养媳。

14. 张学义口述

张学义，男，82 虚岁，属鸡

调查地点：栖霞区西花村赵东 14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韦立顷

那时，铁路从村北通过。民国 26 年(1937 年)冬，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日本兵就常常从铁路的碉堡里出来找花姑娘。日本兵一来，年纪大的就敲锣，大家就躲进地洞或者山洞。日本兵看见东花、西花的妇女就死撵。

江南(水泥厂)有难民区，有丹、德(国)人，小妇女就躲到难民区。日本兵还恨二三十岁的青壮年，认为他们当过兵。青壮年也躲进难民区。老人和小孩在家。

日本人到难民区门口，门口就打电话进去，丹、德人就出来与日本兵交涉。那地方保险，日本兵不敢胡来。大家躲到大约阳历四五月，才从难民区回来。

栖霞寺和尚也搞了难民区。①

日本兵打过来第二年，一天，东花有个年轻人，很神气，会唱戏，姓杨，他趴在大埂上望，日本兵端起枪来，一枪把他头打开了。

我亲眼见到一个老公公把两个年轻妇女送到难民区，在西花牛王庙遇到小日本。日本兵把两个妇女拖到牛王庙，把老头关在庙门外。两个妇女受过奸污后，哭哭啼啼才被放走。

日本兵在栖霞寺月牙池打山洞，挨村抓夫做苦力。让大家自带饭吃，一天只发两盒火柴。我也被抓去过。干活的人没劲就挨打骂。日本兵骂人："八格呀路！"打人："毛栗子心交！"

---

① 实际上是难民所——整理者注。

15. 刘永兴口述

刘永兴，男

调查地点：栖霞区西花村赵西 28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韦立顷

日本兵把公路边的房子都烧了。我被日本兵逼着被迫跪下。

16. 戴义虎口述

戴义虎，男，81 虚岁，属狗

调查地点：栖霞区西花村赵东 19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韦立顷

伏在圩埂上，被鬼子一枪打了头死了的，是东花三队的杨义田。杨被鬼子打死后，妻子改嫁，招了一个上门的后夫，姓孔。杨义田的儿子叫杨春元。

日本兵拉夫，让被拉来的人在便民河上替他们背渡船。到了石埠桥边的姚坊口，日本兵叫被拉来的人自己挖坑，然后把他们推下坑，用机枪扫死。这三人是：新房村放牛的苦人，姓吉；郭村三四十岁的郭义荣；施家村的施正发。

本村的四个妇女，躲到山上看瓜的房子里，被日本兵看到了，受到奸污。她们是王翁氏、刘殷氏、刘齐氏和郭杜氏，现在都死了。

村上的小姑娘跑到江南（水泥）厂外面的难民区（现在的生活区），保险。丹国人蛮好的，挂旗子，竖大旗子，日本人就不去。

17. 蔡寿海口述

蔡寿海，男，80 虚岁，属虎

调查地点：栖霞区西花村赵西 37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韦立顷

在便民河北面，菱桥村驻十几个鬼子，造一个炮楼，靠铁路不远。

我做瓦工。赵庄瓦匠多，鬼子拉夫造炮楼，一天一人只给一盒火柴。叫你明天去，你明天就得去。

鬼子来的第二年春天，有一次，三个鬼子到村上转，找花姑娘。两个四十几岁的妇女，给他们见到，拖到村里房子里，一个鬼子在外面（放哨），两个进去（奸污），被奸污的妇女是刘徐氏、郭杜氏。

南边西沟村被鬼子烧了好几家。

鬼子来的第二年春天，夏家圩一个青年人①，趴在河埂子上，被鬼子一枪打到头，打死了。

后来，鬼子就拉人看铁路，晚上轮流去，一班两个人。也是鬼子来的第二年，一个下雪天，炮楼的被子没有了，并不是我拿的，鬼子就朝我头上、脸上打了四五下。天亮了不让我走，叫我到原来的摄山营火车站，把我关了半天。我说："关在这里，家里也不知道。"他们就让我找人作保。我只得找到天天人在石埠桥的摄山镇戴广令（土匪头子），他派人跟鬼子讲，这样我才被放回来。戴广令找村里伪保长，伪保长来收了四块钱，说是请人说情的饭钱。

18. 刘文兴口述

刘文兴，男，86 虚岁，属蛇

调查地点：栖霞区西花村赵西 5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韦立顷

过去，我住老三阳乡陈家圩。因为塌江，1959 年搬到这儿。

离陈家圩 20 多里路的句容鲍亭小车堰山，路两边都是被日本兵打死的中央军（打仗打死的），没有收尸。

---

① 指东花的杨义田——戴袁支注。

日本兵到圩里找花姑娘。陈家圩后面的王家圩，一个叫朱陈氏的妇女没有躲好，被日本兵奸污。

日本兵一枪打死猪，拖走剥了吃。

19. 胡宗潮口述

胡宗潮，男，81 虚岁，属狗

调查地点：栖霞区西沟村桥西 28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韦立顷

民国 26 年(1937 年)冬月二十六，我 16 岁。乌龙山炮台一炮把长江中日本的军舰打得向后退。

村上的张朝兴(18 岁)、桥西的陈文发被日本兵认为是中央军，被带到东阳牛集，用刺刀戳死。张朝兴的两个女儿出嫁，没了后人。陈文发的孙子陈广焕，现在桥西开五金店。

日本兵的汽车从西沟过，看见辛守富，一枪把他打死。

还有一个采石的安徽人，也被日本兵一枪打死。

跑反，我躲到四段圩。大姑娘、小媳妇跑到江南(水泥)厂。江南厂，人收满了。江南厂保险。

20. 秦本浩口述

秦本浩，男，76 虚岁，属兔

调查地点：栖霞区西沟村桥西 28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韦立顷

西沟的房子大部分都被日本兵烧了，有 100 多间草房。村里起码有五六个妇女遭到日本兵奸污，这些人现在都死了。

德、丹两国旗子挂在江南水泥厂门口，日本人不敢进去。

21. 张庭珍口述

张庭珍，女，60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西沟村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韦立顷

我大伯张朝兴被日本兵杀了。

22. 陈宗学口述

陈宗学，男，76 虚岁，属兔

调查地点：栖霞区西沟村 91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韦立顷

鬼子刚来那一阵，冬天，穿棉衣。当时，我 9 虚岁，母亲坐月子，生妹妹。

父亲在打扫卫生。人家对我父亲说："日本兵来了，你还不走？"

日本兵是从山上下来的。我父亲没跑。鬼子从村东到村西，撤走时抓了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陈文发；一个 18 岁，姓张。

两人被日本兵杀害在罗山嘴。我父亲的手被刀掳了，看来是想用手抓住鬼子的刀，脖子上被刀掳了，胸口被戳一刀。第二天有人报信，母亲收了父亲的尸，用板子钉的棺材，抬到山上，原来埋在唐家窝，后来迁葬到双塘山，现在坟还在。

我父亲死时，留下我们弟兄姐妹五个：弟兄三个，姐妹两个。

23. 陈宗尧口述

陈宗尧，男，70 虚岁，属鸡，陈宗学的弟弟

调查地点：栖霞区西沟辛庄 184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韦立顷

陈文发是我父亲。大哥陈宗炎去世了，陈宗学是我二哥，我是老三。

日本兵来，我4岁。冬天，母亲生我妹妹陈秀兰，正坐月子。

村上人都跑了，父亲在门口晒太阳。有人喊："陈大（我父亲排行老大），你赶快跑，日本兵来了。"

我父亲说："没得事，老百姓有什么事？"

隔壁张士伦的儿子18岁，受过训，穿灰色衣服。日本兵说张不是好人，刺罗刺罗的（死啦死啦的）！

日本兵从我家门口过，看到我父亲，也把他带走了。日本兵把他们带到东阳西北边，有个小黄泥巷，山头现在已经不在了。戳我父亲三刀，日本兵已经走出几步了，回头看我父亲手臂和腿还在动，又朝我父亲打了一枪。父亲死时40岁左右。18岁的张朝树（应为张朝兴）也被日本兵杀了，当时他还没结婚。

第二天，东阳人、罗山嘴的人看到我父亲的尸体，说：这不是西沟的陈大吗？就来人报信。

父亲的棺材先埋在摄山轮窑厂附近，后迁葬双塘。现在坟还在。

过去，我家有十几亩田。为料理父亲的丧事，把田当给东阳姓辛的和姓陈的，田还是我们种，交他们租子。原来靠父亲种田，父亲被日本兵杀死，种田就靠大哥。后家里粮不够吃，辛家人来催租，我就得硬着头皮迎过桥去接到家中。

我父亲的事，从来没来人调查过。

我家原籍仪征，父亲这一辈过的江。我上私塾三年，相当于小学四上。1953年入党。

24. 辛正龙口述

辛正龙，男，73虚岁，属马

调查地点：栖霞区西沟村159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26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韦立顷

记不清是鬼子来的头年，还是第二年。夏天，穿单衣，是下午，鬼子

骑着马，从龙潭那边过来。我父亲辛守富种田，见鬼子来了就朝山上跑，没有来得及躲到草窠里。鬼子在村后西边的田埂子上，距离我父亲约150米，一枪，从我父亲背后穿到前面。我们挖了坑，来家搬了块门板盖在上面，埋了父亲。后来迁葬过，现在坟还在。

同一天下午，陈宗宝的干爹，不是此地人，记不得名字了，在陈宗宝家被日本兵杀死，是用刺刀捅的。陈宗宝今年75岁，刚死。

25. 夏贵英口述

夏贵英，女，1934年12月生，属牛

调查地点：栖霞区栖霞街道林山村徐岗头徐二队

调查时间：2002年7月27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岳春晓

夏明凤是我爷爷，我父亲叫夏富金，老家桦墅弯。现在，我的家靠大山口，林山行政村的徐岗头徐二队。

爷爷养鸭子，做生意，在西沟渡开机米坊，加工大米。也做好人，平衡纠纷，接济穷人。爷爷不识字，父亲认两个字，我上过十年私塾。日本投降后，父亲做过几个月的三阳乡乡长。

日本鬼子打来时，我4岁。我父亲把我伯母、母亲和我送到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奶奶在家，送饭。

难民区里的洋人，德国人，高鼻子。日本人想进去，洋先生就出来。日本人不敢乱来，向洋人敬礼后就走了。我们小孩就一齐拍手，冲日本兵的背影说："死走，死走！"

我姑爹毛振宜，高家圩人，私塾先生，写过一首歌：战鼓咚咚儿敲，青天白日旗儿四面飘。中华好男儿，民国好同胞。你看，日本人心毒如狼，侵占我东北，斩杀我官僚，兵出东三省，兴师我国，土地一旦交。战罢卢沟桥，统帅传令抵抗不轻饶。又来上海地，轰炸飞机场。双方交战，汉奸扰后方。又来重庆府，巩固建国防。可怜我将士，终日为国守地不辞劳。抗战有八载，日本就难逃。功臣大将就把条约交，（日本）甘做亡国奴，全军枪械交，最后胜利属于我们中国了！

26. 曹成英口述

曹成英，女，77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圩东村 38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韦立顷、殷红

我与鬼子有好几次遭遇的经历，每次我都认为我没得命了。现在我一想起来都后怕。我要跟你们讲的东西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见的，我不亲眼看见的我不讲。

那时我们家只有三口人，我父亲、我，还有一个小妹妹。我 11 岁，妹妹 7 岁。鬼子来的那天是冬月初六，从孟塘过来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日本兵，老百姓都叫他们“大兵”。

大兵刚来的时候可吓人了，大家都乱作一团瞎跑。桦墅村那个剃头的被杀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当时是冬天，我外婆给我们家送几床被子，我们家就因这事给耽搁了，跑得也就慢了一些。我父亲带我们姐儿俩刚跑到桦墅村上，就被鬼子逮住了，张剃头子当时正在锁门，也被抓到了。鬼了一看他手上没有老茧，就认定他不是种地的，怀疑是中央军，端起剃刀，“扑哧”的一声，捅进了张剃头子的胸口，当时张剃头子胸口淌了很多血，倒地时人还没死，鬼子上去又是一刀，哎呀，我的乖，我吓得不敢看。鬼子没把我们怎么样，就放人了。我们刚走到桦墅茶馆，有五六个鬼子拿着刺刀逼着我，喊着：“花姑娘！花姑娘！”我示意他们我听不懂，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叫我带他们去找花姑娘。他们看见我听不懂他们讲话，只好作罢。

我们觉得村里不安全，叔叔、大伯，还有我们一家约十多人就趁着夜色往外面一起逃命，跑到红岗头的时候，又叫鬼子抓到了，我们被关进了一间小房子。我叔叔说：“要是鬼子来烧房子灭口，我就扒开窗，你们就尽量逃出去，哪怕只逃走一个也好，慢慢按原路摸回去，给家里人报信，叫他们来收尸。”

不一会儿，果然来了一个鬼子，腰上挂着东洋刀，一看我们都是农民打扮，还有小孩子，就走了。我们当时都吓得缩在角落里。鬼子走了门

也没关，虚掩着半边，我们看他一走远，就赶紧跑掉了。因为不知道别的地方还有没有鬼子，我们怕再被抓到就又回到家里。

没几天村上又来了一队鬼子。有人喊："大兵来了！大兵来了！"吓得大家东跑西窜躲了起来，我们和叔叔一家还有另外几户村民躲在柴火堆里。我婶婶当时抱着一个八九个月大的小女孩，躲藏的时候吓得大哭起来，我婶婶怕被鬼子发现连累大家，就忍痛把女儿扔进了旁边的池塘里，淹死了。

第二天村上来了三个中央军，我想让他们带着我和妹妹逃到圩子里，他们说他们不去圩子里。我不信就带着妹妹跟在后面跑，跑到八队大场的时候，被在桦墅村上的大兵发现了（八队大场与桦墅村相距约400米——韦立顷注），"叭、叭、叭"三枪，跑在我前面的三个中央军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我和妹妹是小孩子，他们没打我们。

因为在村子里经常受鬼子骚扰，我们家决定再一次跑反，这次我们经东阳、龙潭，跑到了江边的圩子里，呆了十来天，还是有鬼子来骚扰，我们又过江到江北，在那里又呆了二十几天。后来听说江南厂开了难民营，我们就又过江折回江南厂。

当时江南厂里有个丹国人，大个子、黄毛、蓝眼睛、白皮肤。他住在厂里的洋房里，他出来的时候还跟难民开些玩笑。有时就吓唬我们："鬼子来啰！"然后就笑。不过鬼子真来的时候他就会出面交涉。厂里的工人拿着棍子，鬼子来了他们就扬起棍子，鬼子就吓跑掉了。

鬼子在桦墅村上抓了很多猪、鸡，然后就杀了吃。村上当时到处是鸡毛、猪毛。周边的鬼子也经常来要猪。我父亲就曾经给驻在坟头的鬼子送过猪。送到以后鬼子就叫我父亲把猪头砍掉，然后才让他回家。

27. 石师仁口述

石师仁，男，74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东阳街230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15日

调 查 人：韦立顷

我那年9岁，家里是做生意的，开些百货店、布店什么的。东阳这个地方经商的较多，在当时算是个有钱的地方。

鬼子到我们这块大约是冬月初二，从汤山镇孟塘那边过来的。由汉奸带路，夜里过来的。鬼子来了一个尖刀连，来得非常突然。孟塘驻了大约一个师的中央军，与日本鬼子边打边退，被打死了很多人。一听说鬼子来了，村上的人都吓死掉了，赶紧逃命。我父母带着我还有小妹，往圩子那边跑。鬼子跟中央军打得杀红了眼，见人就杀，当时老百姓都忙着逃命，家里有很多东西都来不及带。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过河的时候，因为在顾及我和哥哥，只好把小妹放在盆里，任其漂流，后来再也没找着。

我们一家跑到圩子里，呆了十多天，后来听说江南水泥厂可以避难，我们又跑到江南厂，安定以后才回来。看到路边被烧了不少房子，有的房子天花板、墙上还残留着日本鬼子烧房子用的装置。它是白色的豆腐渣状的一个东西，扔到地上会自动弹到屋顶，粘在上面忽然炸开，火就烧起来了。

当时住的大多是茅草屋，很容易引燃。

安定时期龙潭车站驻了一队鬼子兵，经常到村子里找花姑娘，我们当时是小孩子，也不怕他们。鬼子有时还拿出糖块给我们吃。我们街上的浒老三(浒成荣)的二女儿，当时20多岁，让日本鬼子给强奸了，后来全家搬走了。

跑日本鬼子反的时候，当时东阳有钱的不少人为了保命全跑掉了，他们的房子没人看。东花有个叫马驼子的人，带着一个同伙，想到东阳来发财。在过河的时候，被一个日本人看见了，日本人用枪指着他们，叫他们上岸，然后叫他们挖坑，又叫马驼子把他的同伴活埋掉。然后逼着马驼子撑着盆子带他过河。

撑到河中间的时候，马驼子心里想：我的同伴都被日本人逼死了，我把这个日本鬼子送到河岸上了，估计也没什么好下场。于是马驼子就故意把盆子弄翻，日本人掉进了河里，他就潜到水底游到岸边。那个日本人在河中间朝他开枪，没打中，捡了一条命。

另外东阳黄犁乡有姓张的和姓陈的两个人(名字不详)，也想到东阳

来发财。他们到一些死了人的地方搜尸，被日本人抓到。日本人叫他们跪在地上，然后操起东洋刀砍了他们的后脑勺。由于那时候是冬天，血凝固得快，加上他们的喉管未受伤。两个人回家后找点土药敷上，后来竟然活了下来。不过伤疤很吓人，他们就用围巾或者帽子盖住。

28. 许发广口述

许发广，男，72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东阳街 98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韦立顷、白健

我那时还小啊，才 5 岁，很多事情记不得了。小日本不是人啊，是畜生。我记得在街上(东阳街)有一天来了两个日本人，当时街上年轻人、小孩都逃的逃，躲的躲。有一户人家留下了个胖老太，被日本人抓到了，日本人就拿两根绳子，绑在老太的两个乳房上，另一头再分别拴上两块石头。叫她在地上爬，两个日本人就边看边哈哈大笑，后来老太太爬不动了就被日本用刺刀捅死了。

我们家当年五口人，靠种地为生，我们跑反的时候跑到了龙潭的圩子里，在圩里呆了个把月就回来了。当时在龙潭的中国水泥厂，驻有一个日本宪兵队，约有 200 多人的样子。他们派几个日本兵到村里来，把所有的村民都集中起来，然后一个个像过堂一样检查，看看手上有没有老茧，如果没有，先放到一边，然后再叫乡保长来认领，如被认为是中央军，就把他的头套起来，放狗咬死。

当时的一些地痞流氓也趁机作乱，欺压百姓，他们替日本人办事，在村里边反而有地位。

29. 吴秀英口述

吴秀英，女，80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新安村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韦立顷

日本鬼子来的那年我16岁，做姑娘啦。我们家那时六口人，住在南京铝合金厂附近，以种田为生。

鬼子来的时候杀了不少人，拿鸡、拿猪、杀耕牛，还向村民要花姑娘，交不出来就烧房子。老百姓都吓死掉了。跑啊，逃命去了。只留下老人家守房子，都跑反去了。

像我一样做姑娘的，还有其他妇女，怕被日本人抓去，不敢穿好衣服，脸上还抹上灰。那时候是冬天啊，多可怜，我们跑到了栖霞寺。

栖霞寺里人多啊，密密麻麻。在里面每天只能吃两顿斋饭。我在里面大概呆了三个多月，就回来了。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具体位置不清楚），有个伤兵集中营，有些日本伤兵经常到村里干坏事，因为他们是伤兵，没带枪，村民就打他们。

有一天村里来了个逃兵，跑到老百姓家里要饭吃，把身上的军服什么的留下来了。后来那个逃兵被抓到，部队又派人下来把他的衣物要走了。过去的命太苦了，不过现在还好，我自己还能种点菜卖。（笑）

30. 施礼德、施礼道口述

施礼德，男，68岁；施礼道，男，69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新安村

调查时间：2002年7月14日

调 查 人：韦立顷

鬼子来的那会儿我们家是开茶馆儿的，主要在本地，另外还有别的地方开了几家分店。茶馆的事主要由我母亲张秀华料理，她今年已快90岁了，当年的事你们问她最清楚，可惜她已经无法说话了。

我们当年年纪都还很小，不懂事，鬼子一来的时候就把我大大施一荣杀死了。那天我大大刚从地里往回走，挑着一担豆子走到江边的时候，一队日本兵骑着高高的大马，扛着太阳旗，迎面开过来。我大大当年已是一个精壮的小伙子，日本人以为他是中央军，在马上端起刺刀，一下

子就捅进了我大大的胸膛，然后把尸体挑进了江水里。除了我大大，我们还听说了另外一些人遇害的消息。再呆在村里已十分危险，我们全家跑到江边的圩子里躲了十多天。

安定以后，母亲又继续开她的茶馆，由于生意已大不如前，其间关了几家分店。这时候日本人虽然不乱杀人，但对老百姓还是很凶，在路上碰见他们一定要敬礼。两个人走路不能随便说话，日本人会以为在骂他，举枪就打。

31. 陈祖英口述

陈祖英，女，77 岁，属虎

调查地点：栖霞区东花村四队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当时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反。我父亲用一个箩筐光挑我弟弟，我两个弟弟一边一个，我背着我还不满 1 周岁的妹妹，逃到圩区。那时候大人都不敢把小孩带着，都把孩子扔在路上。我父亲叫我把妹妹扔掉逃命，但我当时 12 岁，我特别喜欢这个妹妹，舍不得扔。逃到苇区后，大人们见我带着妹妹，都不准我们留在人多的地方，我们只好撑着小船找了个人少的芦苇丛，然后躲在里面。

我原是赵(张)家岗人，鬼子在那边烧掉几间房子。有一个姓蒋的老头，名字记不清了，他走在路上，日本人骑马从后面过来抽出东洋刀从背后砍了一刀，血洒了一地，蒋老头就这样被砍死了，当时我们都是躲在圩区，当时水大，日本兵过不来，也没听说江南水泥厂的事。

32. 李明钦口述

李明钦，男，77 岁，属虎

调查地点：栖霞区东花村四队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日本人利用朝鲜人，让朝鲜人打前锋，烧杀奸掳都是朝鲜人干的（此系口述者误认为）。那时我们全家都逃到圩区，没有受到伤害。中央军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一溃千里，那时我爬在树上亲眼看见日本军队把中国军队在乌龙山的炮台“轰”的一声给炸了，那时我们小，也不怕。日本兵还有飞机，我有一个房门哥哥在四川当小兵，他说中国军队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有次 2 000 人的中国军队一会儿就被日本军的飞机大炮打得差不多了。日本人凶啊。

33. 杨洪兴口述

杨洪兴，男，1930 年 3 月 6 日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东花村四队

调查地点：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日本兵过来时我还小，十几岁，日本兵烧杀抢奸，活埋人。村子东头那时有个叫马仁义的被日本兵抓去拉船，拉到林桥，当时有二十几个拉船的，日本兵让他们自己挖好坑然后跪进去，然后在后边用刺刀杀。当时马仁义撒开腿就跑，而且跑“之”字型路线，鬼子没有打中他，于是他死里逃生。现在林桥那边已塌到江里去了。

在我们这边有一段有老宁镇（南京—镇江）铁路，是日本人铺的。有一天来了几个人穿着长大褂，一看就知道是新四军，他们问我父亲火车什么时候来，我父亲哪里知道，说不晓得。他们向我们家里借了几个盆，把他们长大褂里藏的炸药放在盆里埋在了铁路下。来了一列火车，“轰”的一声，十几节车厢全部炸翻在新房，里面装的全部是日本人的酒，幸好不是客车。第二天来了很多日本人，把我们村包围了，有个日本兵看到我父亲对我父亲就是一刺刀，然后有个日本人上来说，我父亲是好良民，所以我父亲捡回了一条命，我父亲叫杨德乾。当时村里的姑娘都用锅底灰在脸上抹，抹得漆黑，日本兵在村东头烧了好多房子才走。当时我有一条大狗叫来宝，日本人看见一枪就打死了，好可惜，我被日本人打死两条狗。后来安民了，我们还给日本人送过菠菜，他们还不给钱，我们也送

过猪。对了，我们村上当时还有个叫周义多(刀)30多岁，被日本兵一枪打死在房子里。听过有江南厂，但不大清楚。

34. 朱成英口述

朱成英，女，80岁，属鼠

调查地点：栖霞区东花村五队

调查时间：2002年7月26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原是离此四五里远的茅塘村人，大概冬月初几的时候，记不清冬月初几，日本人在茅塘村烧死九个人，他们大多都是姓朱、姓夏。当时很多汤山的人都逃到我们这边来，有一个女人背上还背着个婴儿，两个人在茅塘前面一起被打死。当时日本人要花姑娘，我们村里的姑娘都用锅底灰抹在脸上，把好衣服剪破，搞得不像个人样。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村的老人就跟他们讲花姑娘过江了，到江北去了，日本鬼子就走了。我们茅塘村全被日本人烧过，我们全家都逃到圩区，在圩区有那种船可以乘十几个人，在那边喊，心好的会过来渡你，心不好的喊死了也不过来。我父亲和我哥有次半夜里从圩区回来看我们家房子怎么样了，结果遇到日本人，他们连同另外的人一共九个人躺在塘坎下，没有被日本人发现。后来安民我们就回到家中，房子被烧了，我们暂时只好住到别人家里，老父亲和哥哥在山上砍了些树盖在房基上，暂时住在里面，到后来才把房子修起来。后来鬼子投降了就不凶了，当时我们老百姓去动他们，他们也不敢动我们，拿他们东西他们也不敢动。他们只好说："小偷多多的！"

我们家里还有个跟日本人换过来的饭盒。①

35. 马义财口述

马义财，男，68岁，属猪，马仁义之子

---

① 饭盒大约有20厘米高，15厘米长，呈圆月牙形，上面刻有一些符号和字，我们记了下来了：#昭一八 #昭一七 #二六〇〇 ツコテ利用。在饭盒内底部好像有一个人名为アケイ。

调查地点：栖霞区东花村六队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父亲马仁义先已跑反逃走了，回家来看房子的时候给日本人抓去拉船，我们家房子给烧了，他们拉到江边的时候，日本人要杀死这二十几个人，让他们挖了坑跪了排在里面，要杀他们。我父亲撒开腿跑“之”字型，没有被打中，跑着跑着他手上绑着的绳子也松了，真是菩萨保佑啊。解放后我父亲常被请到部队等地方去诉苦，他已过世十几年了。

我还有个叔叔叫马九井(音)，原来在上海当学徒，后来跑回来，被日本兵打死了。我父亲还有个老表是宝华山下村子里的，也被日本兵打死了。

36. 盛孙氏口述

盛孙氏，女，87 岁，属龙
调查地点：栖霞区东花村七队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跑反那年水大，村中大部分人都跑往圩地，日本人过来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村中有叫陈凤英的荒乱中躲在茅房中被捞出来，被三名日本兵轮奸了，她现在还在，住在大山口。

37. 秦英口述

秦英，女，70 岁，属兔
调查地点：栖霞区漳桥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日本鬼子见房子就烧，通通烧，只有几家没烧。舅舅姓刘呆在家里

被鬼子一推门，一刀捅死了。

38. 罗正英口述

罗正英，女，69 岁，属狗

调查地点：栖霞区漳桥 150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日本鬼子要抢花姑娘，老婆婆吓得抖，屋子上面都装上了格子，鬼子一来便躲进去，看见鬼子在下面捉鸡吃。后来跑反到江南厂，只记得有个大鼻头的外国人。

在江南厂吃的米、青菜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用小锅煮饭，煤炉里烧的是劈柴、茅草。晚上回家的时候再去拿点东西。只有那时鬼子怕冷不敢出来。

39. 曹业银口述

曹业银，男，属猪

调查地点：栖霞区漳桥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冬月初四，就跑反到江北红庙庄，呆了一个月，自己带了 40 多斤米过去吃，也有当地老农民给点菜吃，那边一个湘前大队有 12 个活埋下去了。我们家的大房子被烧掉，回头盖了小房子又被烧掉了。

隔河有个吴家岗，一个女人被逮到了，丈夫也在旁边，却一动也不敢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五个鬼子轮奸了。

40. 张杏花口述

张杏花，女，79 岁，属鼠

调查地点：栖霞区漳桥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跑日本反，房子也烧了，光光荡荡，路上死人多着哪，一边是鬼子，一边是老百姓，有的人跑反出去便再也没有回来。鬼子遇到老百姓就背起来摔，一下子就摔死了。

后来就住到了江南厂，平时就自己弄点米吃吃。就是在地上挖个洞，用个锅在那烧烧，家里带去一点青菜。

41. 汪解氏口述

汪解氏①，女，88 岁，属兔

调查地点：栖霞区大山口胥家前 11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原住石埠寨，1972 年发大水时搬到现在住址。我们跑反跑得早，冬月十一到了江北，因要种田来年返回石埠寨。此时村中没有多少人了，好房子都被日本人浇汽油烧掉了。我丈夫没跑，结果被日本人抓去抬子弹，抬到南炼厂，那边以前是山，没有什么人。回来时在石埠寨的炮楼被日本人扒去长袍，按倒在地要枪毙，当时日本人住在当地农民家里，恰好有农民经过，认识我丈夫，替他们（一共五个苦力）说情，说他们是良民，我丈夫幸免于难，后一直留在家中。

日本人狠啊，烧杀奸掳，看到好房子就浇汽油烧，日本人杀了万万同胞，逮着就杀，我们因为家里穷房子差，所以房子没被烧掉。日本人呆了八年，但后来不大惹人了。我父亲是被日本人吓死的（不是直接致死，而是一段较长时间一直处于惊恐状态）。我没去江南厂和栖霞寺，听说江南厂是外国人办的，好像有美国人在保护难民，在栖霞寺有剃西装头的，

---

① 汪解氏为当时大山口胥家前最年长的老人，她丈夫汪守全，于 2000 年去世，享年 87 岁。

日本人硬说他们是中央兵，拉到江边枪毙了。当时在京沪路上不能直走，否则日本人用大皮鞋踢人，因为他们担心老百姓会借机破坏铁路。日本人对有钱人和穷人一视同仁，我看见一个妇女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当时很多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晚上出来抢有钱人，因为日本人晚上不出来。后来解放军来了，很多人也往江南厂跑，以为解放军也是坏人，我看见解放军衣着简陋，脖子上挂两颗手榴弹，没有枪。后来大家就不怕了，我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前无钱无地，非常穷，解放后靠政府救济，还做粮食生意，日子慢慢好了。要不是解放，我们肯定会饿死。

42. 罗正和、朱逢英口述

罗正和(夫)，男，1926 年 7 月生；朱逢英(妻)，女，1928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大山口胥家前 1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罗正和：

我听说在栖霞街十字路口十几个有枪的中央军迎面碰到两个骑马的日本人，中央军虽有枪但不敢开枪，被日本兵用机枪打死。

朱逢英：

我 10 岁时冬月跑反至栖霞寺，后听说“太平门开天下太平”，回来的路上遇到日本人，当时我骑在牛身上，和我妈一起，不敢动，我们随身带了糯米、锅巴面和两只老鹅，除锅巴面外，都被鬼子抢走。父亲被拉去抬东西，后又遇到尾队，妈说尾队兵坏，快跑，我当时看到有 18 个手艺人，鬼子硬说他们是中央军，让他们跪在那里，然后枪毙了。那里好像叫马埠桥(音)。我们跑到长林的竹林中，那里只有老头、老太。后来来了两个日本兵，一个脸黑，一个脸白，一个举枪，另一个摇手，后来他们没伤人就走了。然后我们又逃到陈家窑，躲在塘埂底下，上面有日本兵经过，我们大气不敢出一口。我们又逃回了栖霞寺，一躲就是好多天。走廊里都是人，有妇人哭都不敢高声哭。每天吃两顿和尚做的粥，我曾看到一个

女人脸被打肿逃到寺里来。

来年开春回家种田后，日本人还经常过来捞花姑娘，一个女的藏在鸡窝里在日本人抓鸡时被捞到，当场被糟蹋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后来我也为日本人做过苦工，在栖霞寺后面钻山洞，一天只给一盒火柴的报酬。我恨日本人，日本人都坏。

43. 王信英口述

王信英，女，76 岁，属兔

调查地点：栖霞区大山口胥家前 19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跑反时 10 岁，那时我父亲在家，日本人打炮，他的下巴被弹片削去，肩膀削伤，第二天鸡叫时疼痛而死。然后我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逃往江南水泥厂，母亲和最小的一个弟弟留在家里。在江南厂中看到过十字旗，一天吃两顿，是自己带去的粮食，用的柴火是自己在周围捡的。睡在稻草上，曾看到过有人来拍照片。厂里人很多，可能有几千人。第二年开春逐渐平定，我们就回到家，母亲和弟弟没有受到伤害。有一个表哥在长江边被击中大腿，后化脓而死。听说在长江船上有很多人都跳入江中。从江南厂回到家中，水淹没了土地，我们家破产了。我到万家埂为姑妈磨粉混饭吃，母亲和哥哥帮人拔草，一天一顿饭。两个弟弟帮人放牛，每年放到十月份，给六斗米或八斗米。后来哥哥到南京当学徒，我 16 岁嫁到大山口。

在江南厂中，厂里会有人放哨，见到鬼子来就去叫外国人。

我们家在解放后生活才变得好起来。现在有三子一女，我一人住，生活清苦。

44. 丁重英口述

丁重英，女，73 岁，属马

调查地点：栖霞镇大山口胥家前21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父母亲眼看见邻居一个婴儿被日本人抢到，用刺刀挑起，扔到沟中，死掉了。我父亲被日本人踢过。还看见过日本人烧房子。听说在大山口后的花家坳，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被日本人强奸。在董家岗，一个农民被迫带日本人去找花姑娘，结果无意中捞到了他的亲妹妹。

45. 杨淑英口述

杨淑英，女，74岁，属蛇

调查地点：栖霞区大山口胥家前20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9岁时跑反至江北，在江边看到很多尸体，有兵也有老百姓。在铁路边看到18个死尸，有兵有百姓。日本人烧房子抢东西，强奸妇女。我曾看到一个老头被日本人逼迫与草狗乱交，草狗要咬人，老头也不愿，被两刺刀捅死。还看见家边有三个妇女被日本兵轮奸，爬不起来，死了。当时村中有人去江南厂，那里有外国人保护老人和小孩子。还有人去了栖霞寺，这是两个很大的难民区。日本人在这里呆了八年。

46. 孙禄铭口述

孙禄铭，男，71岁，属猴

调查地点：栖霞区大山口7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当时我一家九口先躲在山洞中，后来去栖霞寺，自己带着粮食。城

郊长林，埋了几百人。日本人不讲理，瞎搞！

47. 罗登祥、罗登喜口述

罗登祥，男，89 岁；罗登喜，男，77 岁

调查地点：栖霞区大山口 19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罗登祥：

我跑反时 20 多岁，被日本人抓壮丁，半个月逃回来。有难民区，但我没有去，一直在村前山上[1]躲，因为怕难民区和村子中途会碰到鬼子，没敢去。我亲眼看见在陈家窑有十几个岗下村人送东西，被日本人用机枪打死。我帮日本人做工修铁路，每天有两盒火柴作为报酬。跑反时村中没人，晚上才敢回来。

罗登喜：

跑反时跑往栖霞寺，呆了一天，早去晚回，吃过和尚煮的稀饭。日本人也信佛，但难民不能出寺门。我听说过江南厂，有外国人在办。我亲眼看见张大个子女儿在淘米时被日本人用刺刀从下身切开向上挑，当时她仅十二三岁。日本人不弄坏庄稼，不抢粮食，主要杀人放火。手上有老茧，日本人会说是练枪练成的，就要杀。中国人做汉奸，比日本人更可恶。日本人呆了八年，投降后用汽油把枪和米都烧掉。

48. 董福珍口述

董福珍，女，1908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大山口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4 日

---

① 大山口村前有座山叫礼仪山（音），当年很多大山口村民曾逃往该山避难躲日本人。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跑反先跑到江北，因为江北土匪多，只好又过江。我看见在江边密密麻麻都是尸体，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后来又逃往栖霞寺，住了好几个月。我的姨爹走路时被日本人打死。

49. 杨本海、李桂英口述

杨本海（夫），男，74 岁，属蛇；李桂英（妻），女，71 岁，属猴，共产党员

调查地点：栖霞区红梅村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杨本海：

我 10 岁时跑反，当时我的亲哥哥和大伯被日本人抓去，我哥是铁匠，日本兵说他手上有老茧是中央军，于是把我哥和大伯绑起来准备烧死。大伯悄悄弄掉手上的绳索，逃掉了。但是他忘记了把我哥也放了。我哥就被活活烧死了。

李桂英：

我 7 岁跑反，逃到江南水泥厂，去了很多次，每次一般躲三四天。江南厂有铁丝网，难民不能出铁丝网。见过万字旗，花花绿绿的旗。我们一天吃三顿，厂里提供的稀饭，我们睡在厂里稻草棚里。厂里还有医院，难民有病可以去医院医治。我大伯李书福是大刀会的，被日本人杀了 17 刀，他当时装死，后来送到江南厂医院医治，他于 1954 年去世。

我父亲本来在汉府街一家裁缝店里做大裁缝，专为宋庆龄和宋美龄做旗袍。在日本人快到南京的时候，我父亲连夜带着我和弟弟回到了李家岗，日本人来到了李家岗，让我父亲为他们做饭，我妈带着我姐，我和我的弟弟躲在屋后地洞中，我父亲趁日本人吃饭时来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出来。不料一个日本人抓鸡一把掀开了地洞口的稻草，叽里咕噜的说："花姑娘的睡觉的有。"就走了。过一会我父亲又来，于是我们惊恐地

逃到李家岗的一个大地洞里，躲到第二天中午，我弟弟肚子饿了，嚷着要吃饭。我们从小在南京城长大，经不起饿。我父亲心疼他就带着他从地洞里出来回村去找东西吃，结果碰到日本人抓夫，日本人就把我爸抓了过去，我弟弟骂日本人，日本人准备用刺刀杀死我弟弟，被我父亲拦住，我弟弟幸免于难。然后我父亲把他交给旁边的一个老太太。我父亲被抓去后，伺候一个叫和田的军官，跟和田的关系不错。当我父亲所在这一批壮丁到了汤山镇后，日本人准备杀死这一批人，和田过来一把把我父亲拉了出来，我父亲没死，但其他人都被日本人枪杀了。和田送给我父亲大衣、鞋和帽子，还给他开了路单(相当于通行证)，然后我父亲回到李家岗。从我父亲被抓走到他回到家，一共 43 天时间。我母亲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整日以泪洗面，此时真是悲喜交集。日本人常会抓夫，在役使了这一批壮丁一段时间后，就把这一批人杀掉，然后又去抓另外一批。后来我们一家在大屠杀渐渐平息后去大行宫开了家裁缝店，对面有家日本女人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开的饭店。我和三个孩子玩得比较好，尤其是其中的老二。但因父亲本来是做老板的，现在要自己亲自做，不大行，然后我父亲到江边一座工厂为日本人做工，淘金。后来在同一年，我父母双双去世。我到李家岗旁边的村子当了童养媳。解放后，我 1958 年当红梅大队妇联主任，后为大队副书记，1984 年退休。1962 年成为预备党员，由于某些原因，1972 年转正。

日本兵曾在 1938 年冬在李家岗搞了场大屠杀，17 死 4 伤，大部分是大刀会人。大刀会是为了保护村子不被土匪抢劫，其成员都是年轻人。但当地的汉奸和保长等伪政府人说大刀会是共产党，带着日本人来屠杀大刀会人。当时大刀会人集中住在一起，日本人来包围了，当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日本人大肆屠杀，我大伯李书福就是在这场屠杀中受伤的，他装死后在田里爬，被我第一个发现，我告诉了妈妈，救了大伯。当时屠杀中有陈新才、陈新贵兄弟的父亲，他的肠子都被拉了出来。三天后，日本人知道了大刀会不是共产党后，就又来到李家岗，集合受害者家属，大家都以为日本人要满门抄斩了，但日本人向大家宣布了他们杀错了人，然后就解散了家属们。

1937 年冬天，日本飞机还放黑色毒烟，我们只好躲着并掩住口鼻以

免吸入毒气。一个按辈分叫我姑姑的姑娘被日本人强奸了，她的亲人现在还住在红梅村。

50. 陈家宝口述

陈家宝，男，1921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栖霞区李家岗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日伪提了个口号叫反共建国，被日本人占领后，我们生活相当苦。日本人抢了我的牛，还烧房。“你看日本人心多狠，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要让后代记住！”

当时我 19 岁，也参加了大刀会，大刀会是一些年轻人组成的，是为了保护村子的。日本人搞了次大屠杀，杀了大刀会的很多人和一些不是大刀会的人。在这次大屠杀中，死难者如下：

陈纪安（即采访杨本海夫妇提到的陈新才、陈新贵兄弟之父）、陈纪林（陈纪安之弟）、李书荣（从家中拖出去杀死）、李书文、陈家桂（我大哥，当时 21 岁）、范义生（我义父）、殷德禄、殷福寿、李学贵（死时 30 岁）、蔡学勤（装死，幸免于难）、赵大鹏、李展宏（死时 50 岁）、李书有（死时 50 岁，胡子已白）、李学发（受伤未死）、李书海（与日本鬼子肉搏，身中数刀而死）。

当时大部分人是在大刀会的聚集地点被抓住杀死的，也有一部分人是从自己家里被抓出去杀死的。我当时也在坛中但我逃得快，背上被日本人划了条长口子，死里逃生。我后来跑到石埠桥，听说有丹国人办的难民区，至少有几千人。

51. 朱志舜口述

朱志舜，法号“本昌”，男，87 虚岁，属龙

调查地点：镇江市老西门荣庆新村 11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8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

我曾在日本京都大学历史专业留学。回国后一年多，抗战胜利。

1936年，当时的方丈(住持)是卓诚，总务是志开。我、大本、志开、觉民、合成五人，创办栖霞寺律学院，教了一学期，放假。1937年七七事变(疑为八一三事变)，夜里来了许多部队，说中日战争爆发了。学院就停办了。现在，五人就剩我一人了。

我是江都大桥人，日本人来了，我逃难到兴化，第二年清明后才回来的。回来后曾回栖霞寺住过一宿。

我听说，栖霞寺有个知客会讲日本话。律学院门口有两块碑，现在糊起来了。那碑是抗战前四五年立的，说日本有个信徒，把栖霞寺观音头带回日本，供了三年。周围失火，唯他一家没被烧。夜里梦见观音对他说，你对我诚心，为什么这次你一家没被烧，是我保护的，希望你把我的头送还栖霞寺。后来，通过外交部、大使馆、国民政府林森主席，把佛头送还栖霞寺。碑上说得清楚，日本人看了就重视，不敢随便。

难民们从难民所回家，我已经逃难回来了。日本人同意，盖难民所的章就照放。

寂然，了不起，对栖霞寺功劳大。乡村师范黄质夫与周佛海是亲戚，要占寺里土地，打官司。寂然到法院，只买一块烧饼啃啃，三毛钱的车费都舍不得花，走着去。

廖耀湘率1 000多人躲在山凹了，被日本人包围。栖霞寺在难民里征集衣裳，并开证明让他们逃了。抗战胜利后，廖耀湘还来过栖霞寺。“棲霞古寺”就是廖耀湘写的。

听说，日本兵吃醉了酒，到库房里闹。当时，胡闹的日本兵在楼下放枪，楼上有个小孩，子弹从孩子屁股打进去，小孩就被打死了。日本兵要花姑娘，被难民用铁棍打伤，回去后把栖霞山火车站的鬼子叫来，说栖霞寺有残败兵。日本人来，铁棍靠在那儿，大家说，是他吃醉了酒，自己撞上去的。鬼子班长一看，是你自己造成的，就领人走了。大家害怕日本人再来报复，结果三天后日本部队调防走了。

1984年起，我在栖霞寺佛学院教日语，教了六年。

(二)汤山调查

1. 王子华口述

王子华,女,94虚岁,属鸡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下法讯62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30日

调 查 人:戴袁支

原来此地叫下法讯村。日本兵来的头年,还没过年,大家穿着棉衣。那次,日本兵是从汤山来的。

人们在塘边挖洞,日本人来了就钻洞。本村30岁出头的葛建友,自家的牛放在塘边,怕给日本鬼子捞走,就牵这条牛,被鬼子打死。

葛建友被鬼子打死后,他的老婆只得改嫁,两个女儿送人做童养媳(其中有一个叫葛广兰),儿子12岁就帮人放牛(1999年去世),儿媳妇和孙子还在。现在,葛建友的坟还在。①

还有一个叫秦大饼的,比葛建友年龄大,比我年龄大。他跑不及,在三亩田大坎下面被日本兵打死。都是老百姓,穿着老百姓的衣裳。秦大饼的孙子秦义华和孙媳妇,还有重孙都健在。秦大饼的坟也在。

葛家老太,娘家是圩子里的人,大家都喊她"圩奶奶",躲在家对面坟山的石楠树下边,也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圩奶奶"的重孙叫葛正兴。

日本兵烧了村上不少房子。跑鬼子反,躲到江南水泥厂的人多呢。鬼子不到那边去骚扰。

2. 秦世兰口述

秦世兰,女,82虚岁,属鸡

---

① 王子华老人叙述这一情况时,住下法讯53号的葛建友的儿媳刘自英在场。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下法讯 11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

对过东边的“蚱蚂山”(音)，原来有炮台，现在还有遗迹。在那儿，中央军和日本兵打了一仗，横七竖八死了不少中央军。

我娘家桦墅。鬼子来，我 19 岁，结婚刚一年。我们就跑到北圩，圩里的村子欧家营，一转都是水，用盆渡。

从欧家营回来，我们天天躲鬼子。鬼子上午八九点钟来，下午四五点钟走，要花姑娘。一次，日本兵抓住张兴仁(当时二十几岁，现在已死)，要花姑娘。没花姑娘，他叫来大肚子(怀孕)老婆，日本兵不要。张就吓得赶紧跑了，躲到稻仓里。小鬼子天天来，我们沟里、茅厕里都躲，不敢咳，吓得抖抖的。

在村里呆不住，就和丈夫一起跑反到江南水泥厂。跑反时，见到三四个娃娃，大人抱不动，就跟着大人跑，跑不动就哭。大人无奈，在大坝那儿，有两个小孩被大人摔到水里淹死了。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搭瓜棚住在里面，棚前支锅，米自带。人睡在棚子里，夜里起来小便要从人缝里爬过去。

厂里挂外国旗。在厂里见到外国人，高个子，白面皮，大鼻子。

夜里偷偷跑回家拿米，家里的草房、家具，连筷子都被日本兵烧掉了，米缸里米也被烧糊了，烧得只剩下墙。村上总共被烧四家。

我那时穿套裤，就挖一点中间不糊的米，用套裤装着，连夜回到江南水泥厂。房子是回来后重盖的。江南水泥厂的难民区像个集市，早上还有卖糍巴的。

3. 葛建森口述

葛建森，男，82 虚岁，属鸡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陈岗 1 号(现下法讯自然村与陈岗自然村连在一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

解放前，此地叫孟北乡。那年（民国 26 年，即 1937 年）冬月初四晚，日本兵躲在湖山（村）祠堂里打中国（军）人，中央军在舴艋山（祠堂在东南，舴艋山在西北）。

后来，中央军经七板桥，从坝上过去，退到麒麟门。死了不少中央军（可能是许巷人埋的尸首）。老百姓躲到圩里（龙舟圩），老人在家看房子。

当时日本兵，驻在（汤山）坟头珠山洞，早出晚归，到村里要鸡、要肉、要豆腐、要花姑娘。

下法讯秦长汉、秦长伯、张宜保家，房子被日本兵烧了。

江南水泥厂设难民区。难民搭草棚，带米、柴。夜里回家拿粮食。难民区保险。

江南水泥厂的外国人大个子，大鼻梁，白脸、长脸，升丹国的旗子。日本人不敢去。

农历三月播种下秧才回家。

后来安民了，说不要紧了，不打我们了。日本兵要人向他们行礼。

下法讯被日本兵打死的有葛建友，30 多岁。在鸭塘被日本兵开枪打死的。

还有娘家是圩区的“圩奶奶”，七八十岁，蹲在家看房子，躲在石楠树下，日本兵来要花姑娘，被日本兵用刺刀杀死。她的坟还在，她的孙子在。

还有一个叫秦大饼，40 岁上下，躲在鸭鼓塘，伸头望，被日本兵开枪打死。

日本人投降，你踢他，他还给你敬礼，说：“你们大大的，我们小小的。”他们用布换花生、换酒喝。

4. 葛正银口述

葛正银，男，76 虚岁，属兔，“圩奶奶”的孙子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陈岗 22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

民国 26 年(1937 年)冬月十三早上，开始跑反，可怜，前后有 20 人左右，挑着米、咸菜、跑到龙潭方向的圩里。投靠北圩陈家荡的亲戚。从这儿到北圩有 22 里，中午才到达。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庙山(蚱蚂山，音)，机关枪架在山上，中央军退到了孟塘。我们跑到东阳都听到枪响。

我们刚出村，就遇到两个个子不高的日本兵，他们没有为难我们，让我们走了。我们还没有走到庙山小学(原名南庙公小学，现名桦墅小学)，日本人就把小学的板凳、桌子搬出来烧，火好大。途中我们还遇到中央军，他们说，老百姓赶紧逃，日本人过来了。我们心想，其实我们路上已经遇到过日本兵了。

逃到圩里，睡稻草地铺。日本兵在圩外打枪，要花姑娘，要圩里人放船接他们。

腊月三十回家。日本兵经常扫荡，要鸡、鸡蛋、酒、猪、花姑娘，发现有人跑，不管是什么人，就开枪打。过年也不安稳。

在下法讯村，有从郭巷逃难来的兄妹俩。日本兵侮辱了妹妹后，叫哥哥也侮辱妹妹，日本兵在旁边看热闹。

我堂房姐姐姓葛，大姑娘，被日军奸污了。

一次，我两个大大(伯伯)，还有叔叔、父母和我，一起跑到村西的萝卜塘边。日本兵从下法讯村过来了，到了竹园。我奶奶葛顾氏，人称“圩奶奶”，来送信：“日本兵来了，赶紧跑！”日本兵向我奶奶开枪，一枪没打死，又用刺刀捅，有一刀捅在喉咙口。我奶奶就死在坟山的石楠树下。

奶奶人很好，帮人推拿治病。那次如果不是她送信，还要死不少人。我奶奶死于日本兵来的第二年——1938 年正月，是两个伯伯收的尸，现在她的坟还在。奶奶是与葛建友、秦大饼同一天死的。

我奶奶娘家是中国水泥厂对面的顾家场。她生了四男四女，我父亲是她三儿子，叫葛之福，我是她嫡孙子。

桦墅的秦乾高，结婚没几年，30 岁左右。鬼子抢了东西，要他把这些

东西挑到驻地，他怕遇害，走到不到坟头(村)就跑了，被鬼子开枪打死。

正月二十不到，我们又跑到江南水泥厂，那儿有丹麦人、英国(应为德国)人做的“保险”(难民区)。厂里盖了芦席棚给难民住，去得早的住在芦席棚，后来来的难民，就找竹子搭“草披子”(草棚)，(厂属的)铁路上和山上都住的人，估计有两万多人。

有一次，回家拿东西，从汤山坟头来了鬼子，要蛋、肉、酒和花姑娘，把我家的鸡和鸡蛋都捞走了，吓得我不敢蹲。妇女就不谈了，年轻的、老的都(被日本兵)侮辱。

开春雨水多。要种田了，在江南水泥厂躲到农历二三月才回来。

抗战的第三或第四、五年，新四军在龙王山抓住两个鬼子，跑了一个。鬼子烧了湖山村、高庄。

日本投降，我到龙潭学生意。多远，鬼子就敬礼说：“中国人大大的。”我念到《孟子》，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解放后，我曾担任了孟北乡乡长五年。

5. 秦乾道口述

秦乾道，男，79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韦立顷、殷红

1937 年，我 14 岁，家里七口人，以种田为生。日本鬼子到我们村的那天(具体日期记不清)是在下午，有好几百人。就在我们村的路边有个理发店，店里的师傅腰上束着条皮带，腿上还有疤，日本人一看，以为是中央军，乖乖，一把刺刀把他捅死了。这是日本兵经过我们村(当天)唯一被杀死的一个人，另外日本人烧了三间房子。

后来有一队日本兵驻扎在庙山(原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兵营)，有一天一个哑巴和一个做豆腐的去给日本人送豆腐，在路上被日本兵盘查，哑巴不会说话，被日本人打死，另一个吓坏了，扔下豆腐就跑，没出几步也被打死。

每隔三五天就有日本人来村上要东西，一般早上八九点钟来，每次来三个鬼子，要花姑娘，要老母鸡，要粮食、猪等等。老百姓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骚扰，就挖地洞躲起来，也有的跑到了江边的圩子里。后来局势越来越乱，日本人占领了南京城后，我们全家和本村大多数村民一样搬到了江南水泥厂，步行了约三四公里，途经漳桥、梅墓、杨庄。

在江南厂里边我们用茅草搭棚子，自带的锅只能煮些稀饭吃。当时江南厂里约有上万人，只能自己解决，晚上我们还经常要跑回来拿粮食。由于害怕家里的粮食被日本人拿走，我们就把它装到大缸里埋起来。另外留在家里的一些老头、老太还种些菜，我们回来拿粮食时还能带上一些。

江南厂里当时有个德国人(京特)长得高高大大的，日本人想到厂里闹事时他常出面管一管，要是有难民生病，感冒什么的，厂里的医生能给看看。

有一天，一个 30 岁的妇女在栖霞山边割柴火，并牵着毛驴去驮，被一个日本兵看到，欲行不轨，那个妇女就跑进了江南厂的难民营，但毛驴给丢下了。日本人想牵走她的毛驴，德国人就出面制止，叫那个日本兵想要毛驴就把枪留下，结果那个日本兵只好作罢。

6. 周忠丙口述

周忠丙，男，80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周村 5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韦立项、殷红

我们家那时候种地，父亲还会一点木工手艺。鬼子还没到我们村，中央军就在村上贴了告示告诉老百姓鬼子要来了，而且会杀人。我们就准备好东西，以便随时逃跑。把家里的鸡呀、猪呀先杀了吃。

鬼子来的那会儿大概是冬月初，从龙潭公路过来的，那时候还是石头路，大概是傍晚的时候，他们看见哪户人家亮着灯，就去敲门，但老百姓听不懂他们的话，后来就走掉了。

第二天，周边几座山头上的中央军与鬼子打起来了，附近不远有个宝华山，山脚周围全被鬼子包围，鬼子还派来飞机往山头上扔炸弹，最后守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个叫周玉林的连长受伤幸存下来，后来老百姓把他送到石富庵救治，再后来就不知道了。

看到日本人与中央军打起来了，老百姓就开始逃命，背些米和被子。听亲戚朋友说江南厂安全，我们就经漳桥、梅墓，然后才到达江南厂，那里是丹国人开的难民营。难民营里有人专门站岗，巡逻。我们在里面只能煮些稀饭吃。日本人来骚扰的时候，丹国人就出来干涉。

这个丹国人长着白头发、白皮肤、蓝眼睛，个子跟中国人差不多。我们在里面呆了大概三个月就回家了。

听说在句容的鸡笼山那边，有次三个日本鬼子抓到了八个中央军和五个老百姓，就在那里把他们处死。日本鬼子叫中央军跪在前面，老百姓跪在后面。八个中央军全死掉了。老百姓当场被砍死了三个，还有两个被砍伤，没死。

安定时期有新四军跑到山上躲，被汉奸告密，招来了一队日本鬼子。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瞎跑，在村上有个叫周扣宝的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跑到土山头被日本人从后面开了一枪，腿被伤，由于当时没什么药品救治，不久就死掉了。

7. 刘文龙口述

刘文龙，男，82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周村 65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韦立顷、殷红

鬼子是从龙潭到我们这边来的，好像也没怎么烧房子，我们村没有妇女被日本人污辱的。倒是听说外村的妇女逃跑到我们村时而被污辱的。

我们家那时候四口人，家里有我父母，还有我、我姐，我们租了村里的大地主苏民景的六亩田，每年给他交租。日本人过来的时候是冬月，

地里没什么农活，我就跑到汤山镇去玩。汤山镇的作厂村驻有日本的兵营，有一次我跑到了日本的兵营里，他们也不拦我。我跑到食堂里，有个日本鬼子叫我“咪西咪西”，我一开始没听懂是怎么回事，后来经他一比划，我才知道他叫我吃饭。吃完饭他们就让我回家，我觉得这里有吃的，就决定留下来在食堂里做帮手。干了 12 天，我又觉得不好玩，就走人，他们还给我钱，我不敢要。

当时在桦墅、湖山、坟头、汤山一线上驻了不少的日本鬼子。我听说驻地的鬼子收柴火，我就每天砍柴火去卖给驻坟头的日本人，一百斤一般能卖到两三元的储备票，这样除了种地之外我还能赚点钱。

总的说来，我觉得日本人的到来对我的生活影响不大。

8. 苏宝英口述

苏宝英，女，88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 57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韦立顷、殷红

说起那些日本人，我就恨。我的第一个丈夫于家杏就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他当时是做鞋子卖的。有一次日本鬼子到村上来，不知是谁放了一枪，日本人就到处抓人，我丈夫当年 22 岁。日本鬼子以为是他放的枪，抓走了。鬼子被他带到湖山石灰窑的时候把他枪杀了。我后来只好改嫁。

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到处乱杀人，村里的人吓得四处逃命。当时也不知哪里安全，就跟在别人后面瞎跑。我和家人经西沟渡，逃到周家营。后来日本人也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听说江南水泥厂安全，就跑到江南水泥厂。

在江南厂里面自己做饭吃，父亲后来又回家去了，时不时给我们送点粮食，在江南厂里呆了几个月，开春的时候才回家。

9. 王正发口述

王正发，男，82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95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21日

调 查 人：韦立顷、殷红

鬼子来的时候我15岁，那时我家只有我和我老母亲，我做裁缝挣点钱。

鬼子是冬日初六从湖山过来的，一路放火烧了不少的草堆，所到之处，见人就杀。当时有个叫秦乾友的小孩子，才八九岁，就给日本人杀掉了。

在孟塘那边中央军与鬼子打了一天一夜，退到我们这一带的时候，看见中央军的军官喊："同志们上啊！"但是中央军无人敢上。后来他们打败走掉了。

鬼子到村上的时候我们没有跑反，我和母亲躲到了地洞里，后来也一直留在村里。

有一次鬼子到村上抢东西，我当时还是小孩子，来不及躲闪，我躲在墙脚边，鬼子过来，搜掉了我身上仅有的几毛钱。

村上有个叫秦汉英的，他家是地主，怕家里的财产被抢掉，仗着身上有枪，想与鬼子干一仗，但是村里的老百姓不让。老百姓劝他，你杀一个鬼子，会招来更多的鬼子，到时候大家都逃不掉。结果秦汉英在路上就被日本人打死了。

10. 笪英芳口述

笪英芳，女，86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225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30日

调 查 人：殷红、韦立顷

日本兵是1938年冬月初五（农历）来的，先在庙山和中央军打了一仗。老百姓听见枪炮响，躲圩子里去了。日本兵进村后，就开始杀人放火。村民周尚富家被烧。村民严兴道，入赘外村，回家探亲，日本兵来时

没能走掉，被杀。剃头师傅张广玉，是江北仪征人，因为腿上有疤，被认为是国民党中央军，被鬼子用刺刀杀死。这两个人的尸体埋在村子西南角上。

桦墅村里有个学者周伯恒，与新四军、国民党、日本兵三方都有关系，使得桦墅死的人很少。

正月初五这一天，日本兵从桦墅到坟头大石碑驻地这一路上杀了六个人。

秦乾高，桦墅人，给日本兵抓了送猪肉、豆腐，被杀死在湖山山东洼。

秦汉英，孟塘葛巷人，膀子上有牛痘疤，日本兵说是子弹擦伤的疤痕，把他杀死在马山口。

林小兔子，孟塘张家岗人，被杀死在石连响水坝。死因不知。

哑巴（姓戎，名不详），湖山圣村人，日本兵说他装哑，被杀于湖山山东洼。

小毛三（姓毛，名不详），孟塘陈家边人。死因不知。

11. 秦敬英口述

秦敬英，女，73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 132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殷红、韦立顷

我本是孟塘人，7 岁到桦墅作童养媳。严光道是我婆家的三叔，他回家后日本人来，没跑掉，躲在我家锅底下，被发现后跑出去，在池塘边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这是我亲眼所见。

12. 戎凤英口述

戎凤英，女，76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 63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殷红、韦立顷

我有一个堂哥，是个哑巴，在桦墅赌钱的时候被日本人杀死。哑巴有兄弟叫戎思(士)兴、戎思(士)德，侄子戎国兆(照)。

湖山圣村有个老人杜仁清，因为想在家照看东西，日本兵来了没躲，被杀。

13. 陈德发口述

陈德发，男，86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 187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殷红、韦立顷

1938 年(应为 1937 年)日本鬼子打过来，在庙山跟中央军打了一仗。我哥哥陈德兴给中央军带路，被山顶上的鬼子一枪打中大腿，受了伤。两个中央军把他抬走，他从此就失去消息了。

鬼子进村后，到处搜中央军。大冬天的，叫人脱光衣服，查身上有没有疤。我右肩膀上挑担子磨出疤来，日本鬼子说是刀伤，摸颈子，摸腰，查看肌肉，来判断我是不是中央军。

村里秦乾高种过牛痘，膀子上有疤痕。他和另外三四个难民被强迫拉去送东西，都被杀了。

后来，我们就躲江南厂里，搭个小棚子住。晚上鬼子不敢出来，我们就回家拿些粮食。我还记得那个德国人会说中国话，丹麦人不会说。德国人跟我们说，叫我们不要乱跑，说在厂里很安全，出了厂就不安全了。

14. 张桂英口述

张桂英，女，86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桦墅村 31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殷红、韦立顷

1938 年冬月(阴历)，日本人强迫我公公苏宝生去找花姑娘，找不到，

日本兵一枪打中我公公胸口。因为是冬天，穿厚棉衣，没打死，我公公也躺着不动，日本人以为他死了，就离开了。

15. 王义炳口述

王义炳，男，1933 年 3 月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村北岗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原住江南水泥厂附近两华里的地方，我随大哥、二哥住在这边，在孟北也有一个老家。跑反时我们全家都去了江南厂，好像是德国人办的，自己带粮食自己在地上挖个洞烧饭。听说许巷有个艾姓老头颈部被砍了一刀，但没死。

16. 徐秀华口述

徐秀华，女，71 岁，属猴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村北岗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原来是泰州人，跑反时我们逃到江北，没有去江南厂，我那时 5 岁，只是跟着大人跑。那时日本人去我们那里通过水路，他们有时是四五十条船，来很多日本人。有船过不去的地方，就叫村民去挖，挖得不好，就被戳死。我们村中有一位老人就被戳了一刀戳在心口然后疼死了。那时我们小，站在路边，日本人拿糖给我们吃，让我们带他们去找“坏人”，我们不敢去，日本人还逼迫村中老太太带路，拿刺刀架在头上威胁。

我有一个伯伯和一批青壮年被日本人拉去枪毙，伯伯逃跑，大腿上中了一弹，打穿了。

在东流对面有个村子叫平家岗，有过大屠杀，死了好多人。

17. 戴信芳口述

戴信芳，男，83 岁，属猴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村同兴村民组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去过江南厂，江南厂是丹国人和德国人保护着的，他们在门口竖了旗子，外面有铁丝网，我们躲在里面，洋鬼子说你们不能出去，你们出去我们不管，你们在里面我们管。当时在里面打地铺，生活很苦，我们夜里回村子拿粮食柴火，夜里来夜里去，因为日本鬼子晚上不出来。在里面躲到来年二三月份，日本人开始安民，我们就回来了。但日本人还是要来捞花姑娘，抢东西。我们村子因为实在害怕日本人来瞎搞，只好让几个妇女在村口迎日本人，免得他们进村杀人抢东西。

我那时也怕，日本人在这边呆了八年，什么事都干。当时中国有汉奸带路，每个日本兵身上也都有一本小地图。有次有日本兵过来，拿着地图问村中人一座桥在哪里，村中有识字的人告诉他们没有这座桥，日本人收起地图走了。日本人到许巷杀了 20 多人。日本人还来抓壮丁，那次我坐在门口，扭头一看，三个日本兵过来了，他们在村中掳了很多被单堆在一起，有个日本兵叫我和另一个人帮他们挑被单。我们跟着日本兵向坟头那边走，半路上被单散了，我停下来捆了一下，日本人开始不知道我干什么，后来很满意。又走了一段，日本人停下来掏什么，我们非常害怕，原来他是掏出一个皮夹拿出两块钱给我，我开始不敢拿，后来怕他们发怒收下了，那个日本人又示意我们一人一块钱。那日本兵是个老兵，他们放回了我们。第二天听说隔壁村有好几个被抓去挑被单的人都被杀害了，我们很幸运。日本人也是有的好，有的坏。

当时附近山上有中央军的炮台，但他们不与日本人交火，打几炮就撤退。老百姓也呆，几百个人的村子见到几个日本兵就怕得不得了，骨头发酥。在收马草那里，日本人问你的媳妇的多大，生过几个孩子。我说三个，他们就哈哈大笑，心想是老妇女了。他们称没生过孩子的妇女叫花姑娘，生过一个孩子的称为年轻妇女，生过三个以上就是老妇女了。

日本人畜生一样!

18. 苏立芳口述

苏立芳,女,1922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村同兴村民组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们跑反时跑过很多地方,我们是冬月初三四左右跑反的。先是去了栖霞寺,但栖霞寺还是有鬼子进去,住了几晚后我们觉得不安全还是走了。后来去了江南厂,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左右。在里面用稻草搭了个人字型的棚子,钻在里面睡。

厂里人很多,因为躲在里面安全。在同兴附近山上,有四个老头老太被杀害。有几个小伙子和日本人打,其中有一个人头被砍下来,眼睛、鼻子都被挖空了。日本人心非常毒。安民以后,日本人在村民门上贴了白色纸条,表示安民,但他们还是过来惹事,捞花姑娘、抢东西。后来日本兵过来收马草,他们非常挑剔,只要有一点不好那就倒霉了。

19. 胡天霞口述

胡天霞,女,82 岁,属鸡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村小湖 49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原是许巷人,跑反时 17 岁,跟着哥嫂、爹逃到江北。在江北爹被一队中央军拉去当苦力,后来他又逃了回来。我们去找江北的一个本家,但他们不留我们住,我们又只好往回逃。在江上有一条船做好事送我们过江,往家这边走。在一个村子远远看见日本兵骑马过来,我们很害怕,我们躲一个人家的灶边,用锅灰抹在脸上,躲在屋后的草堆里,日本人没有发现我们,没有把我捞去。

逃回家后来我们去了江南厂，那里有洋鬼子保护难民。日本人一过来，就有人去楼上叫洋鬼 子，日本人就不敢动我们。白天躲在那里，夜里回村子拿粮食和柴火，因为日本人晚上不出来。

听说过光秀，好像叫王光秀，是和邻村姊妹一起逃到江南厂，具体的也记不清了。

20. 向云兰口述

向云兰，女，83 岁，属猴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村小湖 35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1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也是和家里人一起逃到江北，那时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还没有满月。那时江北的村子不让我们住，我们先是睡在村口的麦堆上，清晨发现我那个可怜的孩子鼻孔里戳进了一根大概有五公分长的麦秆。（抹眼泪）

我们是冬月十六跑反的，前几天只听到轰隆隆的枪炮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人们说鬼子来了，然后我们跑到桦墅，前脚走后脚鬼子就到了。后来去了江南厂，里面有洋鬼子保险，大个子，穿皮靴。在跑反途中看到中央军的尸体，满山到处都是。安民后我还给日本人送过马草，日本鬼子畜生不如。

21. 陈光琪(音)口述

陈光琪(音)，女，77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村许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2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白健、周新国

我们村是冬月十四下午五点钟左右日本人搞了次大屠杀，在一块大约有一亩六分的田中有十几个人并排跪着被日本兵刺死。我哥哥陈光

东、时有恒、陈光才，还有四个30多岁的人，一个40多岁的私塾老师，还有一个一脸麻子的50多岁的老头都在这次屠杀中遇难。我父亲陈志松，当时61岁，早晨五点钟不到去拿草，村中有个小伙子被日本人叫去在那里收钱，他叫了我父亲一声，我父亲害怕想跑被日本兵抓住，日本人叫那个小伙子打我父亲，小伙子不肯，日本兵用枪托把小伙子打倒在地上，用刺刀把我父亲戳死了。

我有个大哥哥，当时他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跑反之前被中央军抓去当挑夫，家里人都以为他死了，我母亲思念他们，茶不思饭不想，那时也死了。我们是由叔叔带着在江南水泥厂躲了一段时间，当时我的哥哥也在江南厂，日本鬼子来时洋人旗子一招，鬼子就不敢来了。里面不下2 000人，周围村里的人都去江南厂，开春下小秧的时候回家。那时鬼子安民了，鬼子在这边呆了八年，烧得不像样子。

我姐姐陈光秀跑反前已讲给南京一户人家，后由我叔叔送去。我们家开粮食行，在日本鬼子手里生意很好做，钱到清。城里日本婆子长得漂亮得不得了。我家里两头牛、三头肥猪被日本人抢了。

22. 崔志高口述

崔志高，男，1926年3月5日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村许巷70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22日

调 查 人：汤振华、白健、周新国

我当时还小，具体的也记不清楚了。日本人来杀了18个人，其中有：余其宝、余柱子、陈光财、沈九海、沈九芳、崔世才（幸存）、时有恒、陈光东、宝华（姓想不起来了，是陈家的伙计）、时松龄（幸存）。

当时我父亲崔世才在18个人中间，他们被鬼子押着跪在地上，排成三排，我父亲在第二排第三个，日本人杀花了眼，把我父亲漏掉了。后来鬼子走了，有个老太太喊活着的快跑啊，鬼子马上又要来了，我父亲赶快跑，钻到一个缸里，不敢出来。我母亲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哭着到处喊。我父亲从山上下来，回到家里，带着我和母亲就走。走了一里多路，都没

敢讲话。给他饭就吃，他一时已经吓傻了。当时江南厂已经住满了，我们只好到了圩地，躲了个把月。鬼子安民我们才回来。

23. 徐桂英口述

徐桂英，女，86 岁，属蛇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村前新村民组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2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白健、周新国

我当时 20 岁，我们是两个村子并在一起住，有次来了一个鬼子，拉出去三个年轻人并排站着，开枪打死了一个，剩下两个也不敢跑。拉了个小姑娘，枪就放在旁边，就在那里糟蹋，没人敢动。鬼子坐在一块很重的青石板上，让两个人抬，抬不动，走一段歇一段。日本的正规军不杀人，杀人的都是里面的朝鲜人。后来安定了，鬼子卖给我们的米好吃，做的饭喷香。我是跑到栖霞庙，我们村里有个叫刘文彩的，在那边做我们村代表，因为他懂那边方言。和尚煮粥，我们每天打粥吃。

24. 时有升口述

时有升，男，79 岁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村许巷四队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两年前有一位东京大学教授来过，是南京大学的两个大学生带过来的，他们了解了日本人在许巷杀人的情况，并且也记了名字。

那是 1937 年 12 月份，农历冬月十四下午四点多钟的样子，日本人从东流那边过来，村里一个叫陈志锡的老人说日本人不会杀人了，叫大家到村边去迎。当时村里有 40 多个人，有男有女有青壮年有老人有小孩，在老人带领下拿着旗子去迎接日本人。这个陈志锡跑反时没跑，因为是老人，日本人没杀他，他以为日本人不会再杀人了。结果日本人把

这40多人中的青壮年拉到一边，把老人、妇女、小孩赶走。我当时14岁，看到大人们站在那边，我就往大人那边跑，不想跟老人妇女在一起。一个鬼子把我拉了回来，不让我过去。当时鬼子已经开始杀人了，我只看到杀了一个就被鬼子拉回来了。那个人就是时松筠，是我的本家叔叔，鬼子把他的衣服扒掉，用皮鞋在后面踹了一脚，把他踹得跪倒在地，然后从背后就是一刺刀。当时是14个人被拉过去，他们的名字是：

催世才，被日本人杀漏掉了，当时30多岁，在第一拨鬼子走了之后爬起来跑掉，活到70多岁才死。

刘应志，当时有24或25岁，也没有被日本人杀到，爬起来跑掉，但没两年就病死了。

时松龄，我父亲，他被鬼子杀了三刀，没死，第一拨鬼子走后爬起来跑，躲在山上。第二天我们去把他抬回来。当时他四十来岁，活到80岁才死。

余启宝，当时三十七八岁，受伤未死，爬起来跑，但跑到前面就死了。

沈九芳，当时三十几岁，受伤未死，也是跑到前面就死了。

以下是当场被杀死的人：

沈九海，沈九芳的哥哥，当时四十一二岁。

时松筠，当时三十七八岁。

时有恒，我的亲哥哥，当时19岁。

陈光东，陈光秀的弟弟，当时16岁，是这次所有被杀的人中最小的。

陈光才，当时21岁。

葛老四，当时二十七八岁。

王大林，当时20多岁。

余启财，余启宝的亲兄弟，小名叫小珠子，当时二十七八岁。

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了。

除了这次14个人的屠杀外，另外陆续被日本人杀掉的有：

时均财，当时30多岁，他大我两辈，我叫爷爷，他是许巷这边第一个被日本人杀掉的，是在冬月初五早晨。他躲在地洞里，被日本人看见拖出来打死。

陈智松，陈光秀的父亲。他在冬月初七早晨拿草喂牛，头一刀没把

他戳死，他坐起来，又被戳了一刀，就死了。

朱宝金，当时30多岁，是在冬月初七。

艾仁炳，当时30多岁，冬月十四他生病睡在家里，弄到前面田里被打死。

刘老五，当时30多岁，在冬月初六或初七，他一个人在家，鬼子叫开门，他开了门，鬼子就一刀捅过来。

李二聋子，当时40多岁，是在冬月初几被杀的。

艾姓兄弟是在东流平家岗被杀的，他们在平家岗有亲戚，跑过去被日本人抓住，他们五个人和平岗的一个人一共六个人一起被杀掉，他们好像是冬月初五去亲戚家的，初六死的。他们是：

艾仁林，当时40多岁；

艾仁银，当时30多岁；

艾义生，当时三十二三岁；

艾义荣，当时18岁，受伤未死，活到1996年死的，有个独子艾立孝；

艾仁平，当时40多岁。

（三）麒麟、龙潭、仙鹤门调查

1. 张翼才口述

张翼才，男，79岁

调查地点：麒麟镇东流村二队

调查时间：2002年7月22日

调 查 人：韦立顷、殷红

我家那时八口人，是佃农。家里没什么钱，就住两间草房，有钱人大多事先跑掉了。

鬼子来的那天是冬月初五，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到我们村的。一开始并不知道是日本人，他们讲的话，我们又听不懂，举着太阳旗。我父亲

见识广一些，他告诉我们是日本人。鬼子一来就住在东流街上，我们老百姓都以为他们是来争江山的，与我们老百姓干系不大，也就没怎么躲。

当天晚上，一位老太太跑到我家说："不得了啦！鬼子杀人啦！街上的孙丙荣被打死了。"我一想情况不妙。

冬月初七，早上八九点钟，来了更多的日本人，到处都是，我们左邻右舍的人聚到一起商量怎么逃跑，有人说不能跑，一跑就有可能被打死。我们就走到门口，给日本人点头哈腰表示欢迎，我和父亲、母亲、哥哥站到一块。我父亲当年 47 岁，长得蛮高大的，有 1.79 米高。一个日本人过来，从肩上拿下枪，上刺刀，我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扑"的一声就捅进了我父亲的胸口，刚好在心脏这个位置。鬼子把刺刀拔出来以后，就把血迹擦在旁边的草堆上。父亲的嘴里和胸口流出了很多血，倒在了地上，我当时刚懂些事，就跪在地上，求日本人放过我父亲，那个日本人吼道："八格！"一脚把我踢出好几米。当时是冬天，血一流出来就结住了，但父亲还是在那天下午永远地走了。

那天晚上，东流街上的一个日本兵到我家来翻东西，腰上插着一把从老百姓家里拿的菜刀。我们都躲进了屋后面的柴火堆里。我的大侄儿才 2 岁，吓得哭了起来被日本人找到了。日本人从腰里拔出菜刀，晃来晃去嘴里还大声嚷嚷。我们以为全被发现了，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日本人，就都出来了，结果看到只有一个鬼子。那鬼子找到了一根绳子，示意我们把哥哥（24 岁）捆起来，哥哥问母亲："来了几个鬼子？"母亲说："一个。"

哥哥上去就打了那个日本人一掌，日本人差点倒在地上。哥哥赶紧跑掉。日本鬼子要追，我母亲冲上去把鬼子抱住，鬼子把母亲掀翻到地上，姐姐又冲上去把日本人抱住，日本鬼子气急败坏地把姐姐打昏。见哥哥跑远了，那个鬼子回来，把母亲和另一位老太太扔到了村边的河里。因为当时百姓怕日本人烧房子，就把很多家具扔进了河里。母亲和那位老太太就抓住一张床，才没沉下去，日本鬼子又拿石头来扔他们。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气呼呼地走了。如果他当时带枪，恐怕要死好几个人。

第二天，又来了个日本骑兵，看到我二姐张玉兰和这位周大妈（周智平，81 岁，口述时在场）。鬼子看到两位花姑娘，就跳下马来，对她们用生

硬的中国话说："来，来。"我二姐和周大妈怕他开枪，不得不跟着走。那日本鬼子找了一间民房，想把她们拉进屋里强奸。就在日本鬼子去推门的时候，我二姐和周大妈互使了一下眼色，跑掉了。日本鬼子就来跟我们要人，我们说："人是你带走的，我们哪知道上哪找去。"其实我二姐和周大妈就躲在一个大灰堆里，这个灰堆是鬼子放火烧柴火堆剩下来的。

后来的形势越来越糟糕，我们家就和村长一批人跑到了栖霞寺。在寺里面每天只能供两顿稀饭。可是后来人越来越多，老方丈说他们供不起了。他就介绍我们到江南厂去避难。

江南厂的大门上飘着丹、德两国的国旗。厂子的周围搭满了难民住的小棚子。日本人一来，德国人就拿着猎枪把着门口，日本人就不敢进来。那位德国人是个好人啊，他救了多少人命。

我们在江南厂里自己管吃，晚上就跑回来磨点糙米，然后带到江南厂煮稀饭吃。在江南厂里呆了大概三个月（在栖霞寺呆了有二三十天），就回家了。回到家一看，鸡、猪、牛什么的全没了，估计是被日本人拿去杀了吃掉了。

回到家以后我们还要给日本人割马草，并且送到孝陵卫过秤。见到那些日本人，就要点头敬礼，不然就会挨打。

2. 陈相炳口述

陈相炳，男，83 岁，属猴

调查地点：麒麟镇黄盖村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我当时 18 岁，家里有母亲、父亲、妻子、弟弟。记得那时是冬天，鬼子来了就烧房子，足足烧了十几间。鬼子杀了我们村孙财芝的一头大耕牛，孙去跟他们理论，被鬼子打了一顿。还有更厉害的呢，鬼子把我们村陈光山的妻子逮去要强奸，那个妇女不服从，就被杀了。陈光山还在，他是个木匠，现在退休了，跟着大儿子陈财来过。

鬼子在平家岗杀了七八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我们村的张锦发就是

一个。鬼子把他砍了一刀，他假装死了，等鬼子走后，赶紧跑回家。鬼子让人给他们抬猪，恰好又找到了张锦发的头上。为了不让鬼子发现他受过伤，他就装是一个身体很好的人帮鬼子抬猪，刚受了伤，又要干重活，可算是受了不少苦。这个人活到75岁才死的。

我和妻子是过江到了江南水泥厂去跑反的，那里是丹、德国人建立的，我们自己带米，住在山上自己盖的小棚子里。我还在那里见到其中的一个外国人了呢，个子高高的，有三十几岁。

3. 陈素兰口述

陈素兰，女，83岁，属猴

调查地点：麒麟镇黄盖村

调查时间：2002年7月30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我们村里的一个妇女陈高氏，被鬼子抓住后强奸，她大声叫喊着不从，就被鬼子杀了。

我们家很穷，没有钱过江逃反，就躲到村北四五里远的山上，那里鬼子没去，我们在那里蹲了六七天，然后就回家了。我们家的两间房子被鬼子烧了，也没钱修，就在房框里的一个角上搭上一些东西挡雨，在下面放一张床，这样住着。

4. 徐万荣口述

徐万荣，男，83岁，属猴

调查地点：高井85号

调查时间：2002年7月21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鬼子来的时候我跑到江北去了，所以没亲眼见到当时的情况，我父亲没走，他都知道，他把事情告诉我，让我把这些事告诉下一代，让他们记住这段耻辱。

当时，我们村有一些人躲到观音庙，鬼子还是把他们拉出来杀，我们村的郭加荣（二十七八岁）、大来记（小名，当时 21 岁），还有别村的一个叫安庆（当时 20 岁左右）就这样杀了。郭加一、金长幼（小名）也有二十几岁，但是他们身体不好，个子不高，不像中央军，把他们放了。

在我们村前面，鬼子还砍了三个：郭德林、大老王（小名），另一个不知道名字。郭德林第一刀没被砍死，鬼子看到他还在动，又给了他三刀。为了看一看大老王是不是真死了，鬼子用火烧他的屁股，烧了个大包，但他坚持着，一动不动。鬼子走后，他回家，后来逃到秦家渡，三年后死去。

5. 孙奎庭口述

孙奎庭，男，82 岁

调查地点：东流村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2 日

调 查 人：殷红、韦立顷

日本兵来的时候，我才 16 岁。听说日本兵来了，都吓得躲在地洞里，也有少部分人躲在柴堆里。只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家拿着日本旗子在门口迎接，却当场被刺刀捅死几个（姓名不详）。我们老百姓看见杀人了，就害怕呀，躲在洞里，心里也揪着。冬月十五日本兵到村上清场，连杀了五六个人。那些日本鬼子，老人、小孩都杀！我亲眼看见一个日本兵刺刀扎进一个小孩子屁眼里，然后挑起来！那小孩子痛得直叫，那个日本兵还在哈哈大笑。真是禽兽！听说，平家岗被杀的人更多，有十几个呢！

家里待不住了，跑吧！刚开始也不知道往哪跑，到处躲，后来听说栖霞寺有个老和尚保护难民，就跑到栖霞寺去了。老和尚人挺好，庙里每人给施舍两顿稀饭，在栖霞寺里一直待到农历三月份，那时日本开始安民了，我们回到家里。哪还是家啊，房子被烧了，什么都没有了。

虽然说安民了，但日本兵还是隔三差五地下来抢东西。我们心里不愿意还得帮忙。一个字，怕！

6. 吴有德口述

吴有德，男，84 岁

调查地点：西流村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白健、岳春晓

1937 年，鬼子从湖山来，无人抵抗，架上大炮轰。冬月的一个晚上，赵有钢、钟老四（钟义槐小名）、钟有宝（大名钟礼宝，钟礼茂大哥）、葛家勇，还有一些外地人和老兵被打死。他们几个（有名字的人）都是 20 多岁。又过不久，李小三子（小名，即李德宝老子李恒生）、李小五子（小名，即李德宝五叔李恒进）、二伯徐昆发被打死。有的人躲在地洞里，鬼子用火烧，徐有功被活活烧死，徐有富被烧得浑身是伤。

村里当时有 100 多间草房、3 间瓦房全烧光了。后来跑反到栖霞，鬼子强奸一个十五六岁小姑娘，是现在东流李仁义的老婆。

后库有 20 多人迎接日本人，几乎全被鬼子扫死了，仅有几人幸存。

在观音洞，躺在庙里的六七个人被叫出来一个个打死。其中有钟姓两个、吴姓一个，还有一个陈炳华老婆（可能幸存）。

乌龙山中央军投降以后，在两亩大的一块田上，中央军排成几排一起被打死。

在栖霞寺，人称老和尚（方丈）为寺当家的，经常给一些中央军官穿上和尚衣服避日本人。

7. 李德宝口述

李德宝，男，74 岁，属蛇，李恒生之子

调查地点：西流村 6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当时我九岁，鬼子来的时候，我是在江南水泥厂跑反的，从江南水泥厂回来后的第二天，鬼子又来清山，我父亲跟我五叔还没来得及躲，就被

鬼子抓住了。他们跪在地上求饶，鬼子也没放过他们，还是向他们开了枪。鬼子走后，我们把他们抬回家，父亲没过半个月就死了，五叔也在一个月后死掉。

在这之前，鬼子还在观音洞打死了十几个人，烧死了我们村的徐有功、徐有富。徐有功都被烧焦了。

8. 李广杨口述

李广杨，男，76 岁，属兔

调查地点：后库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鬼子来抓丁，我村的李狗子(小名)抓去后就没再回来。

我村的吴锡银很幸运，他本来和我们村的另外 13 个人一起被杀，但鬼子看到他的胡子跟他们的一样，就让他回家了。而李六子(小名)就很倒霉，他看到鬼子杀了很多人后就撤退了，就大声喊："鬼子走了，没死的就起来吧！"哪知还有一个鬼子没走，鬼子看到后又把他杀了。

9. 吴锡友口述

吴锡友，男，76 岁，属兔

调查地点：后库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我当时 11 岁，那天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鬼子来了。他们抓了很多人，让他们排成一排(十三人)，就挨个开枪，我父亲吴连兴被打了一枪，子弹从他的耳后下方打入，从脸部出来的，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假装死了，才免了一死。我舅舅孙兴来，是个做手艺的，逃反躲到我们这儿来的，鬼子说他是中央军，跟我父亲一道被拉了出去，鬼子在他的胸部打了好几枪，他就这样死了。另外还有八个人被一起打死，他们分别是吕

淑宝、吕三石(小名)、吕二虎子(小名)、李二子(小名)、谭正启、孙勇成、孙羊子(小名)、孙晃子(小名)，我父亲跟孙家乐、孙家和、李兴怀没有被打死。

我们村的房子被烧了二三十间，我家的房子就被烧了四间。

我逃反的时候先到了栖霞寺，但是那里不保险，后来到了江南水泥厂，第二年三月回来的。

10. 孙勇平口述

孙勇平，男，82 岁，属鸡，孙勇成之弟

调查地点：后库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鬼子是冬月十八来的，当时红军(应为中国军队)在山上，鬼子把枪架在村头的大桥上后，就开始扫射。后来他们就抓我们村的年轻人，让他们排成一排，挨个打死。我哥哥孙勇成是头一个被打死的，子弹从后脑勺穿入，眉头上出来的。李兴龙的哥哥李兴怀的腰部挨了一枪，等鬼子走后，他回到家，在灰窝里藏了起来，这才捡回了这条命，腰上却留下了一个大的伤疤。我奶奶孙李氏和她的外甥女被鬼子看到也被杀了。我三姑爹上厕所，被中央军带去跟鬼子打仗，后来被鬼子抓去，在中央门被杀。鬼子还强奸妇女，我本家的一个媳妇被鬼子抓去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后来她逃了回来，鬼子还追着来找，幸好没找到。

我当时 17 岁，为了免遭鬼子杀害，我穿上破衣服，把脸上抹上灰，鬼子见我不像人样，就没把我怎么样。

11. 孙勇军口述

孙勇军，男，83 岁，属鸡，孙勇成之弟

调查地点：后库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30 日

调 查 人：岳春晓、白健

我亲眼看见，头一枪打进哥哥(孙勇成)的腰里，子弹从肚子里出来，第二枪从后脑打进，从额头打出。立时死了。

水泥厂有十字国旗，鬼子不敢去。

鬼子到村子找中央军，把年轻人都拉出来，排成队，一块带过去。当时堂弟孙勇春走在队伍后头，后面跟的鬼子跟他讲“回去、回去。去，枪毙的”，弟弟便回来了，后来跟我跑到栖霞寺，吓得魂不在身。

12. 潘广叶口述

潘广叶，男，88 岁

调查地点：龙潭镇兴隆伏圩 7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殷红、白健

1938 年，日本兵从上海到南京，先在乌龙山和中央军打了几仗。

日本兵在我们村的时候，放火烧了好几家房，杀人，抢东西，要花姑娘，什么坏事都做。

兴隆大队尾号的一个姓曹人家的儿子曹福银(音)就被日本兵打死了。我自己的老丈人高世清，都 60 岁了，在许巷被日本兵抓去，从此下落不明，他的儿子高增才和孙子高风达(音)都住在洲田。我听说，孟塘有个小丫头，大冬天 ，怕日本兵抓，躲在水塘里，结果日本兵拿枪指着，叫她上岸，把她强奸了。

13. 戴敏年口述

戴敏年，男，70 岁

调查地点：龙潭镇兴隆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殷红、白健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才 5 岁，许多事情都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天(具体时间不详)，邻居朱文才跑到我

家，大腿上鲜血直流。原来日本兵到他家，叫他去找花姑娘，他不肯，结果被刺刀刺伤。他跑到我家，日本兵也跟着追来，在家里乱翻，什么没找到，就放了一把火，走了。鬼子一走，家里就赶紧救火，火一会儿就扑灭了。谁知鬼子又回来了，来杀个回马枪。鬼子又找，到阁楼上，看见洋油，就浇，放火，闹了三个小时。天黑了，鬼子也不敢多待，一无所获，走了。

14. 王德全口述

王德全，男，74 岁

调查地点：龙潭镇兴隆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殷红、白健

我老家在仪征，日本兵在这一带做过的坏事，我也是听说。

西花村有一个小村子，十几户人家，二三十间房子，全被烧了，一点没剩！

日本兵叫一个万正坤的保长带路，万正坤不肯，被活活烧死。

15. 马海根口述

马海根，男，78 岁

调查地点：龙潭镇兴隆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殷红、白健

我老家在溧阳鼓读村。小时候有一次到仲离村舅舅家去玩，离村还有三里，在涂山被一个日本医生叫泰兴的叫去当小工，替他背医药箱。泰兴医生免费给中国人看病。

在涂山上，我亲眼到日本兵放炮炸掉一间房子。另外，听说一个叫姜沙河的家里房子被烧，他爷爷在屋里没能逃出来，被活活烧死。

16. 吴邦华口述

吴邦华，男，78 岁

调查地点：龙潭镇兴隆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殷红、白健

日本人杀的人多了，我们村的曹福银（音）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听说，汤山里有 30 多人被机枪打死，其中有一个是我老表张道奇的姑父。

17. 李国栋口述

李国栋（夫），男，74 岁；仇玉华（妻），女，73 岁

调查地点：龙潭镇兴隆伏圩 35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殷红、白健

1938 年，我们那时住在江边，在南家圩和庄。说起日本人做过的坏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那时候（1938 年）每天都有七八个日本兵，坐着汽油船，在江上巡逻。他们就沿江抢东西，有鸡要鸡，有猪要猪，还要花姑娘，有个叫高德奇（音）的，他的妻子就遭日本人奸污了。

大圩王宜松一家，住的地方离江只有一里路。一天日本兵看到王宜松的妻子，就要抢，王宜松当然不肯，拿铁锹把一个日本兵的手划伤了，一个日本兵，可能是小队长，拿哨子一吹，船上七八个日本兵全来了。王宜松他们一看吓坏了，赶紧跑，躲了起来，日本兵没抓到他们，就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结果还有两个小孩在家里，被活活烧死了。

我的哥哥李国德，那年二十出头，在地里干活时被日本兵抓走了，抓到溧阳，半年后才回来。他说在溧阳，没得吃，也没水喝，只能喝牛蹄印子里的脏水。回来后就得了病，过了很久才看好。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陌生人，30 岁左右模样，日本兵说他是个新四

军，把他抓起来，用刀背打，逼问他是不是新四军，那个人大呼冤枉，打了十几分钟，那个人就被打死了。

村里卓兴寿一家是卖了老家的地，搬到兴隆来的。他们在兴隆又买了地，自己耕种。一个叫“小鸡三”的，他跟日本人混，是个汉奸。小鸡三认为卓兴寿家里有钱，就向他借五斗米。其实卓兴寿家里没钱，不肯借米。小鸡三就告到日本人那里。日本人不肯插手，小鸡三就拿了五颗子弹到卓兴寿家里，说要搜查，偷偷地把五颗子弹放在抽屉里，陷害卓兴寿，说他是新四军，把卓兴寿和他的弟弟卓仁寿带到南京宪兵队给他们肚子里灌水，叫人踩，还把他们的父亲卓广元叫去看。这个小鸡三，也是仗着日本人做坏事。

村里两个小娃林学安和唐朝庭，都只有八九岁大。一天，他们在水泥厂附近放牛，日本人在水泥厂里打靶，日本人放一枪，那两个小娃就甩一下鞭子，日本人以为他们在放枪，逼他们交枪，把一个孩子扔到了水闸里。回到村上，把三十几个村民赶到打场上，叫他们跪着，逼他们交枪。

18. 薛庭礼口述

薛庭礼，男，81 岁

调查地点：伏兴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6 日

调 查 人：殷红、白健

我老家在新丰薛家村，15 岁就到南京学徒。日本兵攻打南京城时，我就回家了。我家住得靠铁路。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三个日本兵拖着三位妇女，到村上瞿怀林家里去。三位妇女中有一位是戴庄村田加丁(音)的妻子。

我的舅舅孙史金讲，安定后，村上五六个妇女去庙里烧香，遇到鬼子，都被奸污了。

19. 孙继(基)如口述

孙继(基)如，男，83 岁，属猴

调查地点：仙鹤门村 90 号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9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跑反的时候，有钱的人就跑到江北，没钱的只好跑到栖霞寺。日本人也好佛，所以栖霞寺比较安全。我们这里好几百户人家，房子基本上都被烧掉了。冬月国民党和日本军打了好几个来回，大概有三四天，他们的将领唐生智坚持抗日，当时蒋介石要撤退。另外国民党打到没有子弹了，只好撤退到紫金山，国民党在这里死的人堆成山，日本人只死了几个。国民党撤走以后，日本人来了个回杀，杀老百姓，烧房子，在日本军队中间，烧房子的都是朝鲜人，杀人的是日本人。跑反的时候，我的父母亲跑到栖霞寺，我带着老婆和妹妹跑到了江北。在栖霞寺里他们一天能吃三顿，老和尚煮粥。他们排着队用碗去盛。我当时在江北，没事的时候到江边去看看，当时有好多国民党士兵三个两个人抱着木头在江上漂，这些士兵都是从八卦洲来的。江上有很多国民党士兵和老百姓的尸体。日本人安民我们就回家种田，日本人还经常过来捣乱，那时日本人住在板二桥。有一次几个日本人看到了我，他们说我是中央军，当时我的父亲在旁边，说："这是我的儿子。"日本人就看我的手、肩，摸我的后脑，当时如果我父亲不在旁边，我可能就被日本人打死了。日本人经常过来找花姑娘，村中的年轻姑娘都把脸涂黑了，头上用黑纱蒙着，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板二桥那边我的丈母娘张氏还有她的老伯伯就是在跑反时被日本人打死的。我还有个房门哥哥被日本人捞去搬桌子凳子，后来又叫当地人将他们活埋了，因为是当地人埋的，埋得不实，等日本人走后又把他挖出来了。就在日本人要投降的时候，他们还在圣村用机枪打死过 20 多个人。我也被日本人打过，帮日本人在岔路口打飞机洞，有一次走在铁路旁边时，有个日本人嫌我走得慢了，上来就是几耳光，把我眼睛都打肿了。日本是军国主义，一等兵可以管二等兵。那时还有土匪，尤其是那边的煤矿工人，他们没有东西吃，只好起义上山当土匪。农家耕牛是少不了的，他们就把你的耕牛拉走，然后让你拿钱去赎。他们还东西，一般在夜里，日本人夜里不敢出来。日本人也恨土匪，有一次就过来清剿，抓了四个人，分别是老褚、严(杨)得福、孙家农、刘二胖，把他们

带到卫岗，那这有个横山部队，养了很多狼狗，就用狼狗把他们撕了。当时国民党打仗时，街上很多尸体，狗吃尸体长得像猪那么大。有个乡长叫人埋尸体，发臭的尸体埋了有一间房子那么多。栖霞寺里听说有次日本人喝醉了酒进了寺打死了两个老百姓。栖霞寺的和尚多，锅有一人多高。我跑反回来后家里一间草房、一间瓦房都被烧掉了。那时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20. 孙基铧口述

孙基铧，男，85 岁，属马

调查地点：仙鹤门村民小组

调查时间：2002 年 7 月 29 日

调 查 人：汤振华、周新国

我跑反跑到六合去，当时 19 岁，躲到那边也没办法。村子里去江北、江南厂、栖霞寺的都有。听说栖霞寺有次日本人冲进去在楼下开枪，枪子笔直冲上去打死了一个小孩。日本人虽然也好佛，但有时跟畜生一样，他们把菩萨的鼻子都打掉了。我是回家时快到仙鹤门的时候被日本人捞到的，当时一起被捞到的还有几个人，日本人指着我们说："你们是中国的太君。"我们说我们是良民。那时候是正月十五，我们穿棉衣棉裤，日本人要我们下塘游泳，我们只好下去了，游了后，又让我们扛桌子凳子，他们要烧木头烤火。后来日本人就叫当地人把我们活埋，当时因为是当地人埋，埋得不实，我捡了条命，这就是我的亲历。土匪们当时也有，大刀会这儿没有，当时像大刀会这样的组织多了，像红枪会、花篮会。中国人心善，日本人就很残忍，他们还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国民党和日本人打了仗，死了几百个人，然后他们集中到紫金山。国民党军队后来打到没子了。我捡回一条命后，又跑到六合。当时村子里面很多房子都被烧了，日本人高兴就放把火烧房子。日本人还把人膀子绑起来，然后架火烧人。日本人在栖霞寺立了块碑。当时土匪有老褚一伙人被日本人捞去叫狼狗撕了。

五、河海大学调查

（一）板 桥 调 查

1. 裴迪礼口述

裴迪礼，男，汉族，89 岁，属龙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板桥街 32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何晓芳、杨洋

1937 年农历冬月，日军到达板桥后向牛首山进军，又经过铁心桥到雨花台。由于雨花台的国民党军奋力抵抗，日军退至西善桥绕道由水西门进城。

我们弟兄三个及父母跑到沙洲圩北圩躲避了几天便返回板桥，在北圩期间我看到日军飞机三架一队向南京城里投放炸弹。跑反时看到从将军山到陆郎镇十五华里有几百家房子被烧。后得知在江宁镇，三个日本兵喝醉，其中两个被百姓打死，一个逃脱，日军为报复，所以烧房子。路过沙大门桥（离西善桥五里远）时看到河边一家摇篮中孩子啼哭，其父母遇难。在离西善桥十里远时我们一行十几人遇到日本兵骑摩托过来，查看手里、头上是否有印痕，辨认是否为中国士兵。

后来听李开代讲日军曾集中两百名左右的中国士兵，关在板桥车站

月台附近的三间草房中(李开代为房主),一个汉奸骗其唱国民党歌曲。趁他们不注意,日军向房中扫射,机关枪与草房间隔着京芜线(宁芜线)。其中两名中国士兵躲在尸体下没死,一个叫刘东山的逃到华兴村,为百姓所救。

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板桥火车站的十几个日本兵经常到村中,抢走鸡、牛等家禽畜。

2. 王德成口述

王德成,男,汉族,78 岁,属兔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古楼村 4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杨洋

日军过来的时候,我就住在古楼村里。日军还没有过来,我们就听到消息逃跑了。我们村的王黑子,是个卖菜的。两个日本人在乡下(十八大队次安村)看到他,把他的驴子拉走了,逮走了黑子,一直都没有再回来,当时黑子 20 多岁,还没结婚。我们村盛文龙的二伯(小名九锁子)给日本人做工,到了哈尔滨,一直没回来。日本人来时,我们跑到沙洲圩住了一个月,然后又回到陆郎的山里住了十几天,听说陆郎的一个村来了三个日本兵,被老百姓打死了两个,逃走了一个回去报信,带来了很多日本兵,见人就杀,杀了好几百人,把陆郎的房子全部烧光。我还听说西来村(音)有个织布工,日本人看他手上有茧,说他是中国兵,把他的两个膀子都砍了下来。

3. 董长英口述

董长英,女,汉族,81 岁,属鼠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古楼村 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杨洋

日军在1937年冬天过来，我当时14岁，日本人来时我很害怕，躲在草堆里不敢出来。日本人来了见人就杀，看见妇女就瞎搞。我听说离我们村三里路远的小马庵有一90多岁的老太太被日本人糟蹋死。在卢家庄，日本人有十几人住在小棚子里。我二嫂子(姓陈)当时怀着小孩九个月了，躲在地洞里被这些日本兵发现后被糟蹋，孩子在肚子里死掉了，我二嫂子从此没有生育能力了。我们跑到谷里，挑着米到那边吃，躲了两三个月。日本人在我们村(董村)的柿子大队放火，几十家的房子都被烧光，我家的房子也被烧了。

4. 陈玉兰口述

陈玉兰，女，汉族，82岁，属猪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古楼村3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杨洋

1937年冬月，日本人是从谷里那边过来的，他们住在板桥火车站。人们经过那里都要给他们敬礼才放行。我们跑反到章西山(在谷里)，住在当地人的房子里，躲了三四个月，到第二年3月份才回来。我亲眼看到谷里十八大队的魏林子，走在路上时被日本人看见了，他在前面跑，日本人在后面开枪把他打死了。

小戴村的陈德本，看到日本人就跑，被日本人开枪打中，子弹把他的背部擦伤，后来没死。听说在陆郎有五个日本人被老百姓打死四个，跑了一个去报信，结果带许多日本人回来把陆郎烧了，我亲眼看见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在小石巷有二三十间房子被烧。我在板桥镇老政府那一带(以前有个大礼堂)看到了几百具尸体。

我丈夫石金贵，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04团1营炮连，担任副排长，参加过渡江、淮海战役，立下了许多战功。

5. 刘在华口述

刘在华，男，汉族，88岁，属蛇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古楼村67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杨洋

我18岁时在南京城当学徒。日本人来后在南京杀人放火，城里人都躲起来。我当时和其他三个人在中央大学挖防空洞，夜里造的，因为人少，挖的防空洞不大，只能躲七八个人。在中央大学有人煮粥给老百姓喝，日本人来了把粥用枪砸了，还杀死了三四十个人，把杀死的人推到了河里。很多人在中华门车站挤火车，我没爬上去，就一个人走到了板桥。我在路过板桥王家池亲眼看到杀了十多个人，池里堆满了尸体，大概三四百人，具体的也有多少我也说不清，有老百姓也有中国兵，池里的水都红了。那时要在地下挖个大洞，妇女脸上涂着灰，在洞里躲着，顶上还要盖着东西，免得被日本兵发现。有的把人关在房子里，日本兵在外面用机枪扫射；有的把人关笼子里，放狗进去咬，之后把他们枪毙。跑反时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一路经过瓦屋头，住在王家义家。最后跑到谷里。22岁安民后才回来。跑反跑了三年。回来后板桥街的房子（草房）都烧光了，屋里的东西也烧光了。没烧的房子有的家里看到尸体，都烂了。各家把自家房子的尸体抬出去，少的就抬到王家池（原板桥火车站附近，现在没了），多的埋到了近华山，听到路西村有个姓汪的，因开车还是纺布，手上有茧，就被当作中国兵杀了。

6. 汪盛其口述

汪盛其，男，汉族，87岁，属马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路西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 查 人：郭文鑫、何晓芳

1937年冬月，日军从上海来到南京。我当年19岁，家住在路西村，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一同逃往公南头（音）的人家里。逃难时，家中的十只鸡、一条狗、一头牛，都被日军拿走。在公南头的时

候，有日本兵去那抓人，一日本兵被在那逃难的村民杀死。后来日本兵到那烧房子，许多躲在草棚里的难民被烟熏得跑了出来，他们见到妇女就抓走。我在逃难到公南头之前，有日本兵到我家，把刀架到了我脖子上，我下跪求饶，日军才放了我。在公南头被烧之后，我逃往陆郎。第二年割稻子时，我回到家中。回来之后，听说板桥镇上有几十个国民党被锁在房子里，日军点火烧死了他们。

7. 汪兴堂口述

汪兴堂，男，汉族，78 岁，属兔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古雄大队 10 号路西一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何晓芳

我当时是路西一队的村民。1937 年冬月日军从牛首山方向进军南京城。路西村村民纷纷逃难，我背着一个 2 岁的弟弟，手里抱着一个 1 岁的弟弟哭着逃往村家店。我的一个小妹妹让奶奶带到了小董村的姑妈家。我逃往村家店的当天，父亲汪学义回家拿柴煮饭，跟随我父亲去的还有堂兄弟汪兴仁、大伯。路上碰到了日本兵，三个人一起被抓，在路西三队的一条马路上，日本兵看到我父亲的手上有茧，就认为他是拿枪的中国兵，于是在他身上打了两枪，之后扔到马路边的水坑里淹死，后他的尸体在路西三队旁的水塘中被发现。其实我父亲经常织布，所以手上有茧，并不是中国兵。与我父亲一起被抓的大伯、兄弟汪兴仁由于皮肤黝黑，被认为是农民，所以被放走，幸免于难。母亲去找父亲的时候，在坑里找到父亲的尸体。第二年秋天，我一家回到家中，母亲一手养大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我作为兄长，从小扛着重大责任，为人家放牛，支撑着这个家。

8. 王家根口述

王家根，男，汉族，76 岁，属猴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古雄村路西四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范博、黎承宇

1937 年 12 月 13 日晚，从南京方向来的日军来到路西四队。当年我 9 岁，跟随家人逃到大山里，住在那里的村民家，并且挖了地窖以防日军的到来，直到安民后才返回路西四队。

在逃难期间，在 205 国道两旁、村前不远处，有许多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有的漂在水塘里（三家池），有些尸体腐烂，甚至能看到骨头。村里大部分房子被烧，村民返家后，有的只能搭草棚住，而且有时还有土匪在晚上骚扰村民的生活。

安民后，有些看铁路的日本兵经常进村。一次两个日本兵强奸了两个年轻的妇女，其中一位十七八岁，另一名二十几岁，她们家里老人为保护家人不受侮辱而被日军刺伤了手。

此后，日本兵在村后建了兵工厂，造大刀、子弹等。我曾在兵工厂为日本人干过活。下午，日本人会给做工的人一斤左右的米。这个工厂在日军来前是用来造收音机的，后来又作为解放军的工兵仓库。

此外在路西一队，听说一人不小心把一个日本兵挤下了田，惹来大批日本兵的报复。日军包围了路西一队，把所有人赶出来，声称要全部枪杀，百姓百般求情，村民才得以幸免。我是亲身经历的。

我曾听说在陆郎镇一老人用钉耙打死了一个强暴妇女的日本兵，另两个日本兵逃脱。这一举动惹怒了日本人。他们把陆郎镇的村民赶出，机枪扫射，血流成河。我还曾听说在日军中有许多蒙古人。

9. 吴腊梅口述

吴腊梅，女，汉族，82 岁，属猪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路西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何晓芳

我在南京大屠杀时住在路西村，从小给同村的汪长义做童养媳。

1937年腊月与汪长义等人一起逃难时住在南京城的小门口(属江宁县)，当年14岁。由于日军到处抓妇女，所以逃难时只能在晚上走路。我当时戴着狗头帽，装成男子，用毛驴驮着行李走到了南京城里面。我在那边住了一年多，第二年十月份的时候才回到家中。回来时知道村里有个叫汪学良的中年人被日军害死。当时汪学良在逃难过程中被抓，由于汪学良经常织布，手上有茧，日军就认定他是拿过枪的中国兵，于是把他打死了。当时百姓逃难时许多人躲在了石家洼一队小山上的山洞里。被日军发现后，日军叫他们出来，但他们不敢。日军就用稻草在洞口点火，熏死了二三十个人，大部分是妇女，其中有一个石岬湖一队的姑娘用布捂住了眼睛鼻子，幸免于难。后村有一青年人被日军吊在树上，用刺刀划他身上的肉，之后被残害死了。另外，到了后来，有老人说日本军中有许多朝鲜兵，他们通常留着长长的胡子。

10. 钟秀云口述

钟秀云，女，汉族，86岁，属羊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路西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 查 人：郭文鑫、何晓芳

我当年是路西村人，日军1937冬月来的时候，我与家人跑到了公南头山村里(周家港)逃难。当时看到许多人躲在了草棚里面，有些人躲在了山洞里面，在公南头期间有一个日本人在山上被百姓杀死，后来日本兵到那里烧房。当时我看到有三个女人躲在草棚里，草棚被日军点火烧掉，草棚里的人被熏了出来，有一个29岁的女人，被日本兵抓走了。我躲在山洞里面，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食物。第二年我回到家中，此后看到几百个国民党兵在我家附近的山谷里面被两面山上(曹山和棚各山，跟黄家洼不一样)的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致死，但我没看到过程，只看到了尸体。有一个幸存的国民党兵跑到我家，我家给了他一点吃的，他就走了。

11. 汪盛富口述

汪盛富，男，汉族，87 岁，属马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石闸湖村路西村 46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何晓芳

1937 年农历九月（怀疑为冬月），日军从苏杭到汤山附近的江宁后，路过路西村去往南京城，第一批进路西村的日本兵有四五十人左右，停留两天。

路西村中原有小山，有国民党组织在山上挖有防空洞以防空袭，洞口朝北，在山脚里，排列有六七室。青壮年害怕被日军迫害而躲在山洞中，一个洞室里有四五十人，日军在洞口点火向洞里扇烟，离洞口较近的汪盛纪的妻子被熏死。村民从洞中逃出后，被日军集中，检查是否有扣扳机的老茧和帽印，看是否是中国军人。一位姓汪的，小名大奇，时年四十几岁，由于害怕跑到铁路边被日军打死了，其他人被放回。

农历十月底，日军在板桥车站的三家池向两三百中国士兵扫射，尸体泡在塘中，还听到路西村北两里远的乔庄附近的一处山洼中，站在山腰的日军向洼中的三四百中国士兵进行扫射，这些士兵全部被打死，可是我没看到过程只看见尸体。西家洼村中有三四家房子被烧。

12. 汪长义口述

汪长义，男，汉族，82 岁，属猪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路西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何晓芳

1937 年冬月我听到日本兵攻打南京，日本兵在中国各处的暴行令百姓处处逃难，尸体任其放在山洼中。我当时家在路西村，随家人一起逃往南京城里叫小门口的地方。雨花台失守后日本军驻扎在中华门。1938 年十月安民之后，我在小门口卖碳为生，交易对象为日本人。一两

个月后，我回到家中。在此后的一段时间，许多百姓看到板桥车站附近的一个池塘边有被日军抓走的几百个中国士兵被集体用机枪扫射死。我在新建大队的一个小山上种地时，亲眼看到钟家岗（山名）上有 90 多名中国官兵被日军用机枪集体扫射而死。当时有个国民党兵，是个广东关东人，十八九岁，逃到了我家，向我磕头求救，我家给了他 15 元钱。因为日军到处搜捕中国兵，后来我家收留了那个中国兵，把他身上的军服烧毁灭迹，换上我家的衣服。那个中国兵在我家住了一年多才离开。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叫我父亲在我家钟家岗附近的铁路两旁挖战壕，后来我父亲汪盛全得了吸血虫病死去（在战壕中被虫子叮咬）。从那以后，家里的生活更是一日不如一日。

13. 石家秀口述

石家秀，女，汉族，83 岁，属狗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古雄村西来村 8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黎承宇、范博

1937 年下半年，住在坂桥、江宁的日军经常来到石家洼。我当时住在石家洼，15 岁了。我跟随母亲跑到谷里住了一个多月后，又回到戴村姨娘家住了两个月才返回石家洼。在这期间，村里没有逃难的人就在家里挖地洞，盖上地板、稻草及猪、牛粪等。日本兵来时就躲在里面。有一次从江宁来的五个日本兵发现了一个地洞，就命令里面的三个人出来，里面的人不敢出来，这五个日本兵就在洞口烧火，当时躲在洞里三十几岁的橙子（人名）被熏死了，杏子和严宝华后来被老百姓救起，没有熏死。除此之外，因为日本兵的到来，产生了许多土匪，打家劫舍，使社会更加混乱，我们简直是在遭罪，那才是过了今天没有明天，今天的生活来得不容易啊！

14. 汤家贵口述

汤家贵，男，汉族，85 岁，属猴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古雄村西来村81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 查 人：范博、黎承宇

1937年冬月初四，日军从谷里方向来到西来村。当时我18岁，已随家人逃到安徽省和县，而我的叔叔汤银生及祖母留在家看门，人穷没办法，一点东西都得想着，怕丢了。日本兵来后，烧了村子的大部分房子，叔叔于是逃到路西村姑父李正福家。后来日军又来到路西村，叔叔和姑父，及我10岁的老表李发明逃到村里后山（近华山）上，不幸被日军发现。姑父被日军枪杀，三十几岁的叔叔被日军刺死，李发明幸免于难。

我于1938年正月返回西来村，看到自家五间房子被烧。住在板桥车站（现改名为古雄车站）的几十个日军经常来到村里，找老百姓要鸡，要鸡子（蛋），找妇女发泄兽欲。

15. 汤家法口述

汤家法，男，汉族，79岁，属虎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古雄村西来村81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 查 人：范博、黎承宇

1937年冬月初四，日军从谷里方向来到西来村，当时我12岁，随家人一起逃到安徽和县。我的叔叔——三十几岁的汤银生及我的祖母没跑。后日军烧毁了村里大部分房子，而叔叔也逃到了路西村姑母家，当时姑父李正福也在家躲着。后来日军来到路西村，我叔叔汤银生与姑父李正福一起逃到近华山被日军抓住，叔叔汤银生被日军刺死，姑父李正福被枪杀。当时我10岁的老表李发明就在现场，日本兵没有杀他。

我于1938年返回西来村，那时有几十个日军住在板桥车站，他们真是无恶不作，坏事做绝。这些人经常来到村里，强奸妇女和抢东西，我们成天吓得要命，又不敢出声，亡国奴的日子真难过啊！

16. 李翠馨口述

李翠馨，女，汉族，79 岁，属虎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华兴村 4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张晨明、黄婧

在七七事变后，我与父亲及兄妹跑往原家乡广东。我父亲是华侨，在板桥华兴村拥有地产，在南京市区的房子（丹凤街）也多数以出租的形式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日本人空袭南京不久，我父听闻南京守不住，被迫舍弃财产，与家人逃往香港。1941 年，基本平定后，归国，看到烧毁的房屋，我父郁郁而终。华兴村的地产多为华侨拥有，战争年代，多为军队驻扎的场所，情况较为复杂。日本人也携军人家属驻扎这里好几个月，烧杀奸淫情况还不是很多，当然也有日本兵四处寻觅年轻女子的，本村梁来玉为保护侄女不被强奸而被日本人强奸，当年 30 岁（听说）。真是没有办法啊！这些日本兵真是禽兽都不如，成天找花姑娘、抢东西，百姓真是没有好日子过啊！

17. 陈大生口述

陈大生，男，汉族，74 岁，属马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孙家村合面小村 1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

1937 年的时候我才 8 岁，那年的 12 月份日本人来到我们村，我小，跑反的时候，没随那些人去。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将捉到的中国兵赶到村子附近的包关塘，把他们排成排，用机枪扫射，还骑马在尸体上踩，发现有没死的人就补上几枪或用刺刀刺死。大约 200 多平方米的包关塘填满了尸体。我父亲陈正福、大哥陈大明、二哥陈大才被日本人拉去当苦力，有天晚上趁着天黑逃出来了。我本人还差点被日本人杀掉，当时有个日本兵把刺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另一个日本兵说小孩子不能杀，我才

没被杀掉。

我听说在离我们村 20 里外的陆郎，山里有两个地下党，遇到了三个日本兵，有两个日本兵被杀了，另一个逃跑去报信了。日本兵为了报仇，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他们烧了几百间房子，把两个地下党捕杀了，还杀了许多群众。这个村子有个姓孙的，当时是帮人看牛的，他全家除他都被日本人杀死，他成了孤儿。

18. 张春文口述

张春文，男，汉族，79 岁，属虎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孙家村合面小村 3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

1937 年的时候，我家住在江宁镇（原江宁县）上湖村，当时日本人驻扎在江宁镇上，有两个日本人到乡下找东西吃、找妇女。在回镇上的途中遇到我妈（吴老太）和另一个妇女，日本人对着她们开枪，那个妇女被打死，我妈的脖子被子弹擦破了皮，倒在地上装死，日本兵以为她被打死，就走了。

日本兵打死了很多人，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往石上灯塘（陆郎镇）里抬尸体，大概有几百个尸体，七八分地大的塘几乎被填满了。我们跑反的时候躲在陆郎的湾山，日本颁布安民政策，镇上有了镇长、公安局，日本人不再随便杀人、抢东西，我们于第二年 4 月份回到家。

19. 张玉龙口述

张玉龙，男，汉族，78 岁，属兔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孙家村合面小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

1937 年 12 月，那时我还小哟，但日本人干的坏事我清楚。日本人来

到我村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我叔叔张仁义、堂哥张玉亭、陈大生的叔叔陈正华三个人被日本人抓住，并被逼着去找花姑娘。他们遭日本人毒打、被逼到水塘(后面塘)里，找不到姑娘就在水塘里冻着。为了救他们，三四个妇女主动出来了，遭日本兵强奸，我叔叔张仁义等三人被放走。后来，日本人把中国兵拉到包关塘，把他们排成一排，用机枪扫射，整个塘都被尸体填满了。

在离我村不远的小庄，一班 12 个中国兵，准备撤退时被发现，全部被机枪射死。日本人还在村中使用毒气，毒死了大约几十人。西家村也有十几人被毒死，村民不敢去抬尸体，尸体生蛆，臭得不能闻(使用毒气是听说的，但亲眼看到尸体)。

我全家跑到陆郎山中一庵里住了一夜。后来到谷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到永安村的姨妈家里，大概过了半年，第二年的五六月份回到家中。家里的门、桌子等都被烧光了。日本人找了当地的十个青年，逼他们强奸一位老太太(事情发生在西家村)，这是后来陈正华讲的，他是十个青年中的一个。

20. 时万才口述

时万才，男，汉族，78 岁，属兔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永安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黄婧、郭文鑫、何晓芳、黎承宇

1937 年冬天，日军沿公路(现 205 国道)进发，大约几个连队的军队，见人就杀，见了房子就烧，我们村村民 50 多人逃到谷里，因为谷里有大山，日本人不敢进，留下 10 多人留在村里，其中小庄村一个双眼失明的老人被日本兵打死了。

在村民们跑反的一个月里，我亲眼看到日军将桌椅和房子烧掉，把抢来的牛羊烤了吃，还烤“叫花鸡”吃。其中在针织九厂，国民党残余部队十几个人在缴了枪之后，仍被日军枪杀掉。在江宁加工厂后面的山上被杀害(机枪扫射致死)的就有好几百人。其中既有放下武器的军人，也

有百姓。日本兵后来抓来当地的老百姓将尸体拖入他们驻扎的地方前的一个水坑掩埋(现在已经不存在,被填平了)。

21. 施明珠口述

施明珠,男,汉族,84 岁,属鸡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永安村 2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黄婧、郭文鑫、何晓芳、黎承宇

1937 年 12 月 17 号,日军第一批部队经雨花台向芜湖方向进军,经荷塘村烧毁了几十家的房屋,其中我家四间茅屋和一间面坊也全被烧光。面坊工具,采水车具,家具化为灰烬。第二天,一位陈姓老太婆被发现烧死在房里,当年 50 多岁。在这一天,村民顾启才的伯父被日军用刺刀搅出肠子,一路捧着肠子跑到刘家山后死亡。我给你讲,日本人就是坏,看你不顺眼就算你倒霉,他想干嘛就干嘛。

我与母亲、妹妹、上午刚成亲的妻子于日军进军板桥的同一个下午逃到离家五里路的地方。回家看到上述情况后,又赶快逃到陆郎镇,因为日本人第二天到达,实行烧杀抢掠,又带着家人逃往朱门,后来又跑反至西北夏。在跑反期间,我看到一个草屋里有三个四五十岁的妇女被奸杀后被砍死的尸体(江宁镇),以及庙里四个 50 多岁的被日军开枪打死的老人的尸体,其中一名为付学知(村民)。江宁镇加工厂后山上(日军驻扎于此八年),国民党整排的人被屠杀,池塘里填满了尸体。

1938 年 2 月,我回到家里,被日军抓去送草料,抓去三天后,我逃入牛首山,牛首山被烧掉后,逃入西北夏。当时日本人发给我的通行证上印有“清水部队使用者”。

日本投降后,我当时一无所有,饭都混不上一口,后来在中华门雨花路粮行做生意,一直做了 18 年才返回家。

22. 康有志口述

康有志,男,汉族,80 岁,属牛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永安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张晨明、黄婧、杨洋

康有志(左)

1937 年冬天，日军在村附近进行屠杀，抓住男的就砍头，我逃往陆郎，两三个月后，在大忙时回来。跑反期间，看到二三十个中国兵退回时，他们扛着日本旗子，表示投降，被三个日本兵用枪射杀于江宁镇大寺山。大寺山有个塘，大约一亩田，填满尸体，其中有中国兵、老百姓，还有妇女。在江宁公南头，看见日本人用东洋刀将一个好像地下党的人砍了头。

日本人当时住在村里，成天好吃酒，吃完了酒找姑娘，找不到就烧百姓的房子，烧了河塘村一些草房和瓦房。天气很冷的情况下，日本人用刺刀相威胁将当地几十个老百姓赶入池塘，很多人被冻死，日本人则哈哈大笑。在小庄村(康家圩)，我听说日本人曾给当地村民打过瘟针，打针后，日本人将整个村封锁起来，不让随便出入，任他们死亡。

23. 方长明口述

方长明，男，汉族，1931 年 11 月生，属羊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大方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1937年，那时还未过春节，日本人来了，我那时就住在大方村，父母用箩筐挑着我和我弟弟一起跑反。跑反的时候我看到了日本人的飞机。小姑娘们把脸抹黑，用毛巾将头发包起来，扮成老太太。余贤龙被父亲带着和我们一起跑反，由于忘记带尿布，余贤龙的父亲回村去拿，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听说被日本人杀了。我们跑反到谷里镇的沙塘村。我看到日本人比眼力，用枪乱射人，日本兵的枪厉害，几百米就能打死人，我还看到他们将一个人的头砍下。

24. 朱兴义口述

朱兴义，男，汉族，1923年3月24日生，属猪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古槐石巷村5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7日

调 查 人：冯文生、李晓华、孔令珍

日本兵从金坛、溧水那边过来，分成两路，一路经牛首山到板桥，另一路经过公塘(南)头(音)到板桥，一路杀人放火，以烧房子作为信号标明他们的行军路线和地点，打算到板桥那边集中，从而切断国民党从南京城到芜湖的退路，我记不大清当时是什么时候了，好像是1937年阴历十一月份吧。

为了阻止日本鬼子迅速到达板桥，国民党士兵就拆了大方村和石巷村的人字桥和石巷小桥，日本鬼子来了没办法过去就拆村民屋子，用梁搭桥让军队通过。

鬼子在经过石巷村时，我和我父亲在陆朗避难，有一天来了三个鬼子，其中一个鬼子被那边山里的土匪开枪打死，还有一个被村民打死，另一个从河里逃回来到板桥。随后，鬼子一大群人马过去大扫荡，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当时石巷村里有个叫方老二的，他本来是大方村人，来石巷村亲戚家住的，鬼子问他有没有花姑娘，他听不懂，鬼子打了他一个大耳光，把他满口的牙都打掉了。

鬼子到了板桥街后，街上有个20岁的姑娘被鬼子带走到附近的广东村，糟蹋后又放回，并在其家门口插上小旗，后来又经常被带走，村里有几个女的也被带到广东村那里。

那年冬天的一天，李长民经过金华山想回村子看看时，被山上站岗的鬼子看到，叫他停住，由于李长民年纪大，听不清，就继续往前走，被鬼子一枪打死。陈如松是他孙子，陈如松的婶婶过去看李长民也被一枪打死了。

南京城被攻陷后，日本鬼子从城里的难民营（难民区）抓了很多国民党77师、88师的残余士兵，骗他们说要给他们工作做，就用卡车把他们一起运到板桥附近，分别在路西湖、古雄火车站附近的荷花塘和一个村民的房子里将他们杀害了。

在路西湖那边，日本人将他们围在湖边，用坦克压，剩下的没死的人再用机枪扫射，国民党士兵死了大概有上千人。在荷花塘那边，鬼子把国民党士兵在塘边围成一圈，再用机枪扫射，鬼子还将一部分人押到一个村民房子里，用机枪扫射，有个站在后面的人听到枪声装死倒下，鬼子没检查，后来他逃了出来，满身是血，还问我父亲从哪里可以逃走，我父亲告诉他从陆郎那边可以逃走。

第二年春天，日本鬼子在现在的近华山国际关系学院那边拆庙（现已不存在），让我父亲帮忙搬东西，我父亲没听懂，被鬼子打了耳光。

25. 陈如松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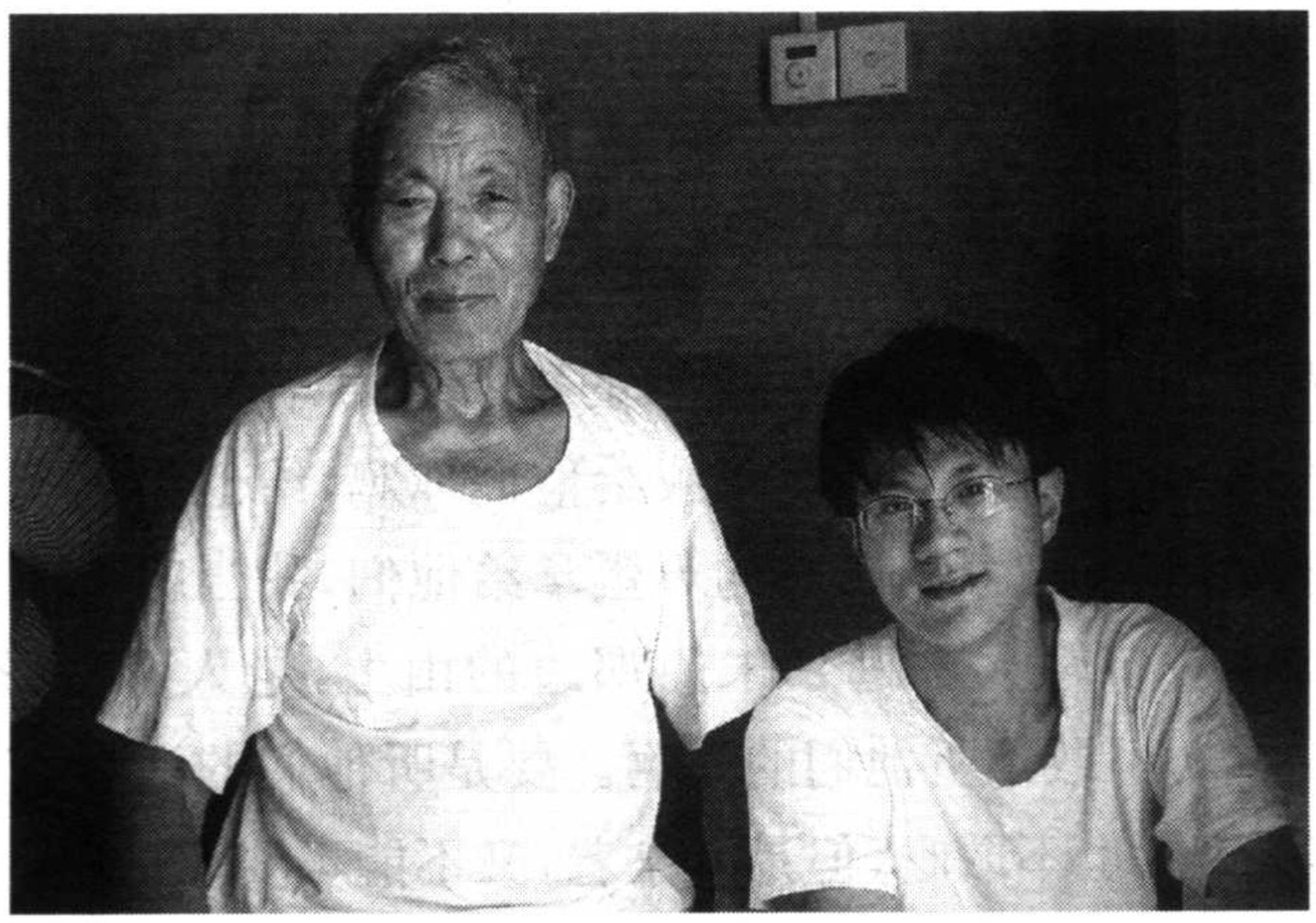
陈如松，男，汉族，1929年2月生，属蛇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石巷村35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7日

调 查 人：冯文生、李晓华、孔令珍

鬼子从溧水过来，到我们村的时候是1937年冬月初七，当时我们这有国民党士兵，他们为了阻断日本兵过来，把前面的两座桥拆了，一个叫人字桥，在大方村（一自然村），一个是石巷小桥，就在我们村里，那些日本鬼子（有的留着大胡子），为了让部队通过，就把老百姓的草房上的梁



陈如松(左)

拆下来做桥,鬼子烧杀抢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鬼子进村子时,我和父亲就躲在家里的地洞里。

那些日本兵都住在板桥的兵营里。

我爷爷躲在符离村,看到有天鬼子到了那个村子,有七八个妇女躲在两个草垛中间被鬼子发现,把她们给强暴了,其中有的姑娘跳到旁边的塘里,鬼子就让老百姓把她们给捞上来,再烘干衣服,就又强暴了这些姑娘。鬼子见到漂亮的姑娘就把她们带到广东村去了。

当时我的爷爷李长民 60 多岁了,经常从符离村回到石巷村家里看看。有一次回村里来时,被在近华山站岗的鬼子看到,鬼子让他站住,由于年纪大 ,耳朵听不到了,鬼子说话,他没有听到,还是往前走,结果爷爷就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阴历十一月份,鬼子兵分两路,一部分从金坛、溧阳到牛首山再到板桥,一部分经过谷里再到板桥,鬼子到处放火。

26. 史加全口述

史加全,男,汉族,1924 年 2 月 11 日生,属鼠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大方村史山头村 2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王慧

日本人来的时候是民国26年(1937年)冬月，当时我13岁，日本鬼子烧杀淫掠，日本人当时就驻扎在板桥镇。

日本人进村抢东西，村里人家养的狗看见日本兵就叫，日本人一枪就把狗打死了。日本人抓住我，叫我给他们抓鸡，给他们鸡子(蛋)，我就帮他们抓过一次鸡，把家里山鸡的鸡蛋拿给他们，我当时心里害怕啊，不敢不抓啊！当时年轻人都逃到朱门那边的山上，老人和小孩就留在这儿，害怕得要命，不敢不听他们的话啊。要是听他们的话，他们还会拿些糖给我们吃，我们也不敢吃，但是得拿着，又不能不要。

15岁时，我开始做生意。有一次，我用毛驴驮东西到南京城里去卖，经过中华门，那里有日本兵把守，通过时要我对他们敬礼，喊“先生好”，他们还要我出示良民证。我没有良民证就被他们抓住了，一起被抓的有好几个，毛驴也被他们抢走了。日本兵把我们抓到浙江桐庐，沿途还抓百姓，强迫他们抬子弹和武器。我看见有一个人40多岁的样子，抬不动那箱子弹，日本兵就拿刺刀把他给戳死了。那个人被杀后就趴在地上不动弹了。我当时吓得要死，心想要是让我抬，我肯定也抬不动，那我不就也要被戳死了吗？我就想办法逃跑了。

后来，我在逃跑的途中遇到了国民党军队，又被抓住，关了一阵子，后来加入了中央军，随军来到福建，当时的陆军总司令是何应钦，我们就跟着他跟日本军作战，参军时我才16岁。

27. 缪正兴口述

缪正兴，男，汉族，1928年9月4日生，属龙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柿子树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1937年腊月(疑为冬月)初十，在缪家洼(柿子树村)的一个小学，钟老二、钟老三、小娃娃等四人在日本兵来之前躲入该小学附近的防空洞，

被日本兵发现，关押在该小学的房子里，房子是木头造的。钟老二那个时候大概四五十岁，钟老三也是，小娃娃才20多岁，日本兵把房子点燃，这些人出来一个，日本人就用枪打死一个，那个时候我才10岁，是我亲眼看到的。

同一天，我躲在山上看，日本兵由骑兵带队，用马拖着炮，后来知道他们是从金坛、溧阳方向过来，经过牛首山和我们的村子，由一条四五米宽土路（由镇江至南京城，现在已经改为铁路）往南京城前进。（他们）沿宁井线，经小行、丁家大树，到达中华门。在路上他们经过我们村的一条拱桥，过不去，于是把村子烧掉了，绕村子前进的。

那天日本兵到我叔叔缪旺有家里捉鸡吃，那个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不过还是单身，我叔叔说帮他们杀鸡，日本兵误以为他要杀他们，就把他抓了，有个姓夏的男子当时和我叔叔在一起，日本人把他们带走，挖个坑，用刀砍死埋了。我亲眼看到他们被砍。

1938年正月十几，在小马鞍村里，任老四的儿子（十五六岁）在小马鞍村田埂上玩，过来两个日本兵，有只狗向日本兵叫，日本兵一枪打死狗，任老四的儿子过去看狗，日本人十分气愤，认为是他的狗，用枪向他射击，后来日本兵发现他还没死，又用刺刀捅入其腹中，将其挑起，活活弄死，任老四儿子的肠子都流了出来，惨不忍睹。那个时候我11岁，在我们一家人住的地方的门口（家中房子被烧，暂住别人家），任老四的儿子离我才十几米远。

再后来大概1939年八月吧，是收黄豆的季节，两个日本兵要我父亲带路，一个日本兵在田埂路上摔了一跤，爬起来后怪罪我父亲，用棍子打他，另一个日本兵骂那个日本兵没用，两个人互相吵起来，叫我父亲“开路开路”，就把他放了，这是后来我听我父亲告诉我的。

28. 董良图口述

董良图，男，汉族，1927年7月生，属兔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柿子树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董良图(中)

1937年腊月(疑为冬月),日本兵打来时,我11岁,与父母兄弟一大家人跑反到了芦荡桥(音)三里地的小姑家,不时有两三个日本人到那里,捉鸡、找花姑娘。有一次,来了三个日本兵,骑着摩托车,两个日本兵被新四军逮住,一个跑了。过了年大概一个星期的时候,约80个日本兵,因为那两个日本兵而来到村里烧杀抢。不得已,我们再次跑反到较偏僻的河定桥大塘金村(音)的姨妈家。

在日本人攻打我们村的时候,当时有三个人走在一起,日本人看到了,毫无理由,把中间那个人一枪打死了,中间那个人就是我家隔壁老爷。

跑反的时候,我家三爷(董良图父亲的三伯)跑反就没有再回来。安民以后,日本人不怎么大规模杀人、烧房子,但他们仍然抢东西,找花姑娘。1938年正月二十,在谷里镇甘里村(音)小楼,我当时12岁,看到日本兵把12位躲在小楼里的妇女找出来,他们看看有两个年纪大了,不漂亮,就把其他妇女带走了。小的十几岁,大的30多岁,同一天下午两三点钟,三个日本兵要把抢来的被褥运走,在铁板桥(音)一大院里头,向一30多岁男子要他的驴子,他见日本人抢他驴子,上前打了日本兵左右两个耳光。日本人拿出东洋刀向他砍去,见日本人砍他,赶忙跑,由于个子高,有一米八,又因为冬天衣服穿得厚,日本兵只砍到他背后的棉衣,棉

絮都被砍了出来，他跑进一个大院里，日本兵就不敢进去了。

我是在第二年五月份回村的，村上房子就后董（柿子树村—自然村）有一家没被烧。听人讲，日本人从牛首山过来，跑反回来那年八月份，天气不怎么热，日本人来我们后董村找花姑娘，见到韩福林和他的老婆，韩福林老婆长得很漂亮，日本人过来，要带他老婆走，韩福林对日本人说："太君，她老了，不行了，前头多多的。"日本兵嘟囔了一声："哦，多多的。"韩福林叫她老婆赶忙跑，日本兵到前头去找花姑娘，发现被骗后，来找韩福林，韩福林就躲在棉花地里藏起来，日本兵见棉花太深没敢进。

29. 陈发昌口述

陈发昌，男，汉族，89 虚岁，属龙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柿子树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日本人是冬月十七过来的，当时我 22 岁（虚岁），我和家人跑反去了谷里，那边山连山，住着人家，当时在一起住的有八个。在山上住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日本人，我们是在第二年农历二月回来的，住在李伟村（音），我们村房子都被烧了。

1937 年冬月的时候，我们村死了好几个人。他们在这个村小屋地洞里被日本人找出，关押在小屋房子里时，火一烧，他们跑出来，日本人一枪打死一个，钟老二、钟老三、朱老二、朱×都是这样被打死的。也在那个时候，缪正兴的叔叔和一个姓夏的男的也被杀了，原因是日本人逮鸡，缪正兴叔叔说："我来帮你杀鸡。"日本人以为是要杀了他们，就把他和一起的姓夏的男子带走，杀掉了。

1938 年二月或三月份的一天早上，五六个鬼子来村里找花姑娘，五名二十几岁的姑娘躲在空的稻草堆内，有个姑娘不小心将衣角露在外面，被鬼子发现了，就把她们都带走了，我老太婆（妻子）的姑姑也在内。这个我是亲眼看到的，十分气愤，也有点怕。

1938年二月，我们村缪正贵（当时30多岁，小名小李子）被日本人捉走了，为他们烧菜、做饭，在去的路上经过油坊桥，看到六个中国老百姓跪在地上，被日本人一一砍头，吓得他两腿发抖，后来日本人把他放了。

我听人讲，日本人从牛首山那边过来，经过西善桥、油坊桥，在丁家大树被打死不少，在攻打南京南门（中华门）时，城墙高，攻不进去，就从双闸、上新河绕过去，经过三弓桥（音），在城墙的西墙角开了一道口子，攻入南京城。

30. 徐发银口述

徐发银，男，汉族，77虚岁，属龙

调查地点：板桥街道柿子树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日本人过来的时候，我们跑反去了谷里，回来的时候我家的房子都被日本人给烧了，我们就住在马城村（疑为小马鞍村）别人家，1938年正月十五左右，上午九十点钟，村子里来了一个日本人来找花姑娘，见13岁的橙子（婆家姓李，原姓金，人家叫她橙子）长得漂亮，便叫她上前，橙子吓傻了，我们就奔得（跑）了。后来回来的时候，发现小姑娘的血从裤管一直流到地上。张老太（她婆婆）见了说："我的儿，可怜死了。"十分心疼。老婆婆用灶里的灰洒到地上，将血迹扫去。当时我11岁，亲眼看见。

后来我们建了房子，木头从中山中学拆来的（徐发银家前面有个中山中学，课堂的房子未被日本人烧毁），四周村的人都过来拆。跑反回来后在我家现在住的地方附近，几个日本鬼子来村里，钟一新（音）有十七八岁，骂他们"洋鬼子"。日本鬼子听得懂中国话，抓住他狠狠地掴他耳光，问："你说什么？"钟一新被鬼子掴倒在地，鬼子把他带走，后来放回来了。

(二)西善桥调查

1. 严秀英口述

严秀英,女,汉族,1921 年 1 月 21 日生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善桥街 4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宋磊、王晓芳、武狄

日本鬼子来了后,我和我一家人跑反跑到安徽和县农家山。1938 年六七月份,我当时 18 岁,我们那里发大水,有两个日本兵过河,其中一个被大水冲走淹死了,日本人十分气愤,将当地一个姓黄的保长杀了,还将老百姓的家具扔进河里,将房子全烧了。

1938 年六七月份,有一次日本兵来村里,一个哑巴用盆子装着小孩躲在河边。不小心盆子翻了,小孩掉到水里面,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不准下去救孩子,还一枪把哑巴打死了,小孩也活活地淹死了,可怜哪!

2. 段秀荣口述

段秀荣,女,汉族,1922 年 3 月 6 日生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善桥街 134 号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

鬼子到南京城的那年冬天腊月份,我大伯子蒋秀贵那时才 20 岁,他到街上去买烧饼吃,被日本鬼子看到,就给打死了,那时候我还没嫁到这里来,当时我还住在沙洲圩天后一队。

鬼子在沙洲圩干了不少坏事。当时的顾家塘有个周家,有兄弟二人,都 20 多岁的模样,而且都已经结婚育女,鬼子抓他们去干活,做苦力。鬼子进村里抓鸡,让周氏兄弟给背,周氏兄弟不肯给他们背,日本鬼

子就开枪将他们打死了。鬼子也太坑人，剩下两个小寡妇带小孩，不知日子多难过。

日本鬼子进南京是从芜湖那边过来，一路上过板桥、西善桥、铁心桥，在那边跟中国军队干了一仗，被中国军队打败了，他们就又撤回西善桥、天堡桥。后来他们到水西门，从集庆门附近攻入南京城里面，打了三天三夜才攻下来。

这些日本鬼子真是无恶不作，当时天后村的很多房子都被烧掉了，在西善桥镇上，住着一些日本兵，当时有一个小白脸，留着小胡子，成天在街上逛，什么坏事都干，我们一见他就害怕得要死，哪里还有个安稳日子呀！

3. 莫启鸾口述

莫启鸾，男，汉族，1922 年 11 月 28 日生，属猪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善桥街 1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

日本鬼子来时是 1937 年冬月初八，我 16 岁。第二年春天，鬼子安民了，老百姓跑反回来了，住在家里，鬼子经常在街上闲逛，调戏良家妇女。

一天白天，一个鬼子，别人都管他叫“小白脸”，到我家对面的刘老头家中，刘老头大概 60 岁。小白脸摸了刘老头的白胡子，刘老头感觉好奇，也伸手摸了一下那个日本兵的小胡子，日本兵很生气，就开枪把他打死了。那时我正好在家中，当时没有现在的砖墙，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鬼子将刘老头打死就朝北去了，刘老头的尸体几天都没人敢收。

鬼子就住在我家后面的楼房里，大概有二三十人。我家后面有个池塘，池塘有鱼，我经常去钓。有一天，我就坐在池塘的南面钓鱼，突然抬头发现有个鬼子在向我瞄准，当时吓得我差点掉进水里，赶紧跑了回来。

当时中国人胆子太小，那么几个鬼子就把这么多人吓住了。鬼子占领中国只是占领一条线，占领了中国人的心，使中国人害怕。我们这边

要是有人领导，鬼子早就被赶走了。

4. 姚从志口述

姚从志，男，汉族，1922 年 9 月 20 日生，属狗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姚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1937 年冬月，那个时候，日本鬼子无法无天，到处杀人放火。日本人把很多中国人赶到汊河边上，然后用枪扫射，用火烧，杀死了很多人。当时那里堆了很多尸体，那边的河水都变成了红色了，地上都是血。

还记得当时我就是躲在毛山口，看到韩福才和另一个村里人被捆在离我不远的石岗上，我当时心里都发抖，看见他们在求饶，日本人根本置之不理，有一个日本鬼子用刀砍了韩福才的头，当时的状况惨啊，血喷了出来，头滚到了一边。另一个村里人被日本鬼子砍了好几刀，在地上滚，慢慢地疼死了。我当时不敢喊，不敢动，吓呆了。

在村后的那个山上，看上去像是乌龟的，我们叫它乌龟山，就埋了几十个当时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人，不少死人被拖到那里埋掉了。本来那时的日子就难过，鬼子一来，那日子就更难了。

5. 曹秀英口述

曹秀英，女，汉族，82 虚岁，属猪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姚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1937 年冬月里，鬼子到了村里，当时，我们有的人就躲在那边的山里面，就是那边的毛山口里。当时村里的韩福才，还有一个人，名字记不得了，他们两个人被捆在石岗上，几个日本鬼子站在旁边，有一个日本兵拿起刺刀就砍韩福才的头，就这样，韩福才的头被砍掉了，可怜啊！就这样

死掉了。另一个人被砍几刀，在地上翻滚，活生生地疼死了。

当时有一个村里的人，名字想不起来了，当时他刚结婚不久，才生了个小孩，他家的小孩就是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的。日本鬼子心毒着呢。小孩被挑在半空中，在空中摆来摆去的，不一会儿就死了。

我当时跑反，一路上吓人啊，有的尸体烧焦了，只剩下一点点骨头缩着。那个时候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啊，整天提心吊胆的，害怕啊。

6. 吴兴和口述

吴兴和，男，汉族，1926 年 7 月 15 日生，属虎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戎村 3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1937 年冬，日本人杀进村子，就是抢东西和搜查中国兵，当时村里的人没有跑的成天提心吊胆的，看到日本人大气都不敢出，日本人想拿什么就拿什么。1938 年初的时候，有一次日本人下来扫荡，看到了我们村的徒广国（当时二十几岁），他的身体好，膀子很粗，日本兵就认为他是中国兵，用刺刀把他刺死。日本人当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后来在跑反的路上，看到穿着灰衣服的国民党兵死在路上，横一个竖一个的，死得都很惨。我还在沙大门（地名）那边看到了很多死人。有一个老太太，从沙洲圩嫁到这边来的，在回沙洲圩躲藏的时候被日本人看到，无缘无故地被杀了。

7. 夏端兴口述

夏端兴，男，汉族，1921 年 3 月 11 日生，属鸡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胡家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孙达、黄锋、谢琳

1937 年的冬月，鬼子进来后，我的叔叔夏启才和婶婶还有儿女住在

城里，叔叔30多岁了，当时我叔叔、婶婶和他们的儿子、女儿和一个侄女躲到洪都山老虎头(音)的一个地窖里，我叔叔的女儿还怀着孩子。鬼子发现他们后就让他们出来，他们哪个敢啊！日本兵把他们活活烧死在地窖里。

第二年，我当时17岁，挑着担子进城卖柴，日本人认为我是国民党，在中华门拦住我，后发现我是农民，但是仍然用棍子打我的头，把我整个人抱了起来，摔到地上，还用军靴猛踢我的胸口。我回来后去医院发现胸口有淤血，几个月后才能下地干活。

8. 吴有朝口述

吴有朝，男，汉族，1917年11月19日生，属蛇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吴家山口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 查 人：孙达、黄锋、谢琳

1937年冬月，我还在贲家井(西善桥村)，梅山荣、梅福成(音)跑反慢了，被日本人打死了，两个人当时都六七十岁了。1938年冬月我们一家跑反去了沙洲圩，日本人看到了留着小辫子的小苗子，以为他是个小姑娘，要强暴他，发现他是个男的以后就把他给杀了。小苗子当时只有12岁，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那时22岁，真怕鬼子把我当成中央军抓起来啊！成天提心吊胆的，没法安下心来。

9. 戚大荣口述

戚大荣，男，汉族，1925年4月生，属牛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曹家洼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 查 人：孙达、黄锋、谢琳

日本人狠啊！1938年五六月，当时我13岁，那时候我腿肿了走不了路，日本军过来叫我“开路开路”，我走不了就被打了，隔壁有一个八九十

岁的老头也在，他耳朵听不见，眼睛却不花，日本兵搬起一块大石头砸他，他头一缩，躲过去了。从沙洲圩来的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到曹家洼走亲戚，碰到这两个日本兵，他们想让我帮他们找个房间强暴她，看到我实在不能走路，便带着妇女找其他房子，妇女第二天才被放走。

日本人在我们曹家洼杀人我知道，在山那头的龙湖水库，村子里有两个人，一个叫韩福才，一个叫四宝，当时都是30多岁，他们俩有一天在水库边上剥一头被日本人杀死的牛，浑身是血，就被日本人当成是中国兵，当场打死。其中一个人的头被砍掉，另一个头和脖子只靠皮相连，我亲眼看到了尸体。

还是这一年，由于谣言说沙洲圩一带很安全，受美国人保护，村子里的人就都往那里跑。后来日本兵也到了那里，我们就往南跑，经过沙大门桥的时候，看见一百几十具中国老百姓的尸体，不清楚他们是哪里人。

10. 戚大有口述

戚大有，男，汉族，78虚岁，属兔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曹家洼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 查 人：孙达、黄锋、谢琳

我听人讲，1937年冬月，一个连的日本兵从芜湖过来，经西善桥、油坊桥、小行，到了安德门。小行至安德门有很多炮台，日军在这个地方遭到国民党军队前后夹击，被击败，丁家大树那边死了很多日本人，日本人就是从三弓桥攻入南京城的，在那边还牺牲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

日本人没来时我们跑反去了沙洲圩，那边呆不下去了，记得1938年，我11岁，夜里两点多和家人跑反去公塘头(音)，经过沙大门桥，是踩着死尸过去的，估计有80多人，沙大门桥在西善桥和板桥之间，离我们这边(胡家庄)五里地。

我听人讲，1938年的时候，三个日本人把一个营的国民党关在一个窑场里，堵住出口把他们全都活活烧死，那个地方在马宁岗(音)、小行一带。

日本人杀人我是没看到，但是在曹家洼那一边有几个蒙古人（疑为日本人）把叫韩福才、四宝的人杀掉了，尸体是我亲眼看到的。蒙古人个子很高，有一米八左右，胡子到胸口上（浓密），真正日本人只有一米五六左右。

11. 陈正明口述

陈正明，男，汉族，79 虚岁，属虎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善桥村吴家山口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孙达、黄锋、谢琳

鬼子来的时候（1937 年冬月）我就跑反到了沙洲圩，我姨妈的儿子叫申之福（音），小名叫小苗子。12 岁时他化装成女孩子的样子，鬼子看到他扎着小辫子以为是个姑娘就要强暴他，发现是个男的，他母亲跪地求饶，但他还是被日本人给杀了。

1938 年初，我跑反到了江宁县谷里镇的公塘头，在路上看见几个日本兵发现了十几个中国老百姓，追着用枪打，其中有三个人被打死，有一个是我的姨爹（姨妈的丈夫）。

12. 汪大钧口述

汪大钧，男，汉族，79 虚岁，属虎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油坊社区汪一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1937 年冬月初七，日本兵杀进我们村，杀了很多人。那之前，我在贾西小学上学的时候，有中国兵从小学门口经过，让我们快跑。初七那天，铁心桥和芜湖来的两队日本鬼子并到一块，进入我们村，看到人就杀，逮到人就杀。汪立成是看油坊大门的，鬼子来的时候没来得及逃跑，被日本人杀死。村民马老三胆子比较大，去大路边看日本鬼子，被机枪扫射

而死。我看到村民曹金柱和他的女儿、儿媳妇，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叫曹忠平、一个叫曹忠亮，躲在窑中，被日本鬼子从窑里拖出来杀死。

我的堂哥汪大存（小名槐子）在外做学徒，我们两个人当时在一块儿。日本兵四处找中国兵，因为我的堂哥长得白净，日本人就说他是中国兵，把他拖到安德门，杀头处死，那时候我的堂哥才十八九岁，死得惨啊。鬼子狠啊，我堂哥死得那个惨啊！我现在都还不敢想，一想到他被杀的样子我就忍不住掉眼泪。（汪的情绪很激动，拿起我们的录音机就敲打桌子，录音机坏了。）

那时候，日本人在搜查中找到肖老五（五十几岁），立刻把他抓去砍头。

初七下午，日本人骑着两匹大马探路，小郭子（姓颜，10 岁）躲在地洞中以为日本人走了，就出来看看，正好被这两个日本人看见，立刻被杀死。

13. 吉家槐口述

吉家槐，男，汉族，1919 年 6 月 26 日生，属羊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油坊社区贾东二组 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1937 年的时候，鬼子进村，一家一户查房，在我们油坊村杀了百十口人，当时我 19 岁，已经结婚了，农村结婚早。

日本人在西善桥驻有一百多口人，那里有个兵营，日本人经常骑着高头大马，拿着刺刀下来抢东西，看见什么都要抢，还要抢花姑娘，这里 40 岁以下的妇女都不在家了。日本人抢鸡抢鸭，若村民不给，就举刀砍人，家里的牲口都被抢走。

我的父亲叫吉荣华，当年有 48 岁吧，我还有两个兄弟，一个 16 岁，一个 10 岁，我们跑反时，父亲来不及逃走，被日本人打死了，（我们）也没来得及收尸体，害怕啊。那个时候日本人在外面杀人，躲在屋里的人不敢出去，只能等日本人走后，才上前收尸。

我的邻居贾明严、贾树生，当时都是40多岁，日本鬼子问他们要东西，他们不给，被日本人给打死了。

沦陷后，驻扎在油坊村的国民党官兵上百号人被俘虏，用绳子绑着，被集体杀害。尸体埋在什么地方不清楚了，不过国民党军人被杀害的地方，现在是纸箱厂后门的一块空地上。

到了第二年(1938年)六月份，我回到村里，鬼子发了良民证，我偷偷摸摸种田，为了生活没有办法。那时的日子哪能提呀，弄点好东西都得被鬼子抢去，没有百姓过的啊！

14. 贾德永口述

贾德永，男，汉族，1919年1月14日生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油坊社区贾西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1937年冬，日本人在我们村子一共杀了11个人。贾德庆、贾德明、贾守贵，及其二姐夫王真清、王大富、刘正保和他的儿子刘四蜡子等9个人，是在日本鬼子进村的时候被杀死的。日本人从村子的大马路进来，一路上坦克机枪扫射，见人就杀，这几个人就这样被杀死了。陈华炳是后来被日本人从难民区拖出来杀死的，他们把他当成是中央军了。我的姨老表看见门口的狗被日本人打死，就出去拖狗回来，被日本人看到，开枪打死了。这些人的尸体都是后来晚上被家里人偷偷拖回去埋了，那个时候可怜啊！

日本人进村后，到处放火烧房子，他们把草把点燃了扔在屋檐底下，看到房子就这么做，我们的房子基本都被烧得差不多了。日本人那时候看到年轻人就追，追到了男的就杀掉，女的就强奸，什么坏事都做。后来我们干活的时候都有人专门负责站岗，一看到日本人过来，女人就立刻跑起来躲掉。

15. 赵桂英口述

赵桂英，女，汉族，1924年8月24日生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油坊社区联合组高家村6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日本鬼子，凶着呢。日本鬼子进入村子把几百号人赶到村里的空地上训话，我当时还小，夹在人群里，浑身发抖，几个日本兵拿着刺刀在后面啊啊地叫嚷，记得有一个人走得慢了一点，被日本鬼子在屁股上刺了一刀，就一下子被刺死了，村里人被分成两组站在两边听日本鬼子训话。

我们村里有个叫魏刘氏的，还有个叫刘永生的都躲藏在地洞里，被日本鬼子发现了，那帮日本鬼子往里面放火，将他们活活烧死了，死的样子吓人啊。

我们后来跑反，在外呆着，当时是躲在后庄。记得大年三十晚上，我想回家，家里人不让我回去。后来我就在半夜两点半的时候跑回了家，当时一个人都没有，家里人跟着跑回来，又把我拖回了后庄。从田野里经过时还看到了几具尸体，当时整个人都慌了，害怕。

16. 黎合英口述

黎合英，女，汉族，1922年12月24日生，属狗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油坊社区联合组高家村1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1937年冬天，日本鬼子那阵子来的时候，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什么坏事都做过啊，他们不是实行“三光”政策嘛，到处放火、杀人，看到东西就抢。

当时我听说日本人看到女的就抢，家里人把我的脸用锅灰抹黑，打扮成男人，所以在日本人找花姑娘的时候，没有被发现。但是日本人进村里扫荡啊，我躲在地洞里，藏了不少天。

我家老头子当时在砍柴，听说日本兵下来了，就立刻躲在扁豆架中。当时日本兵经过扁豆架时，用刺刀在扁豆架上乱刺了几刀，没刺到，以为

没有人就走了，我家老头子就这样捡了一条命。

后来，1938 年我们就跑反了，到了第二年二三月份，说安民了就回来了。

17. 李永林口述

李永林，女，汉族，1921 年 2 月 18 日生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油坊社区联合组伍家村 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1937 年冬月，那个时候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到村里看到人就杀。开始我未逃跑，看到日本鬼子乱杀人。当时邻居陈老六、邓复兴就是被日本鬼子碰到无缘无故地杀了，他们当时有四五十岁了。

晚上，一家人趁夜逃跑。我母亲郑李氏，是裹小脚的，根本就不能跑路，就呆在家里没有走，就是因为没有跑反，被日本鬼子杀死在家里。鬼子心狠手辣，什么坏事都做。

我当时跑反跑到了公塘头，那个地方当时有土匪占在那里，日本鬼子没有进到那里。跑反时那个情景啊，惨啊。一路上有不少死尸，有的尸体没有头，有的是喉咙被砍，全是血，不能看，一路上心惊胆寒的。

18. 叶正彬口述

叶正彬，男，汉族，1951 年 5 月 20 日生，属兔

调查地点：江东北路 97 号（原住西善桥街道古遗井村丁家洼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孔令珍、李晓华

日本鬼子坏透了，我恨死他们了，他们杀了我那么多的亲人。

日本鬼子刚攻下南京城时，是在 1937 年冬月，我舅舅当时二十一二岁，跑反到叶家套村（板桥附近）里，被日本鬼子抓住，然后他们就把我舅舅还有他大嫂子的爹等共 16 个人，绑在一起，排成一队，试枪，看枪子弹

最多能穿过几个人，日本鬼子真是禽兽，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我舅舅他们就是这样被他们打死了。

我爷爷叶高文还有亲戚老奶奶被鬼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脱光了衣服，当时是冬天，天冷啊，鬼子还用鞭子抽打他们，让他们在鬼子面前做爱，他们不从。被鬼子打了后，鬼子还用刀刺破我爷爷的生殖器。

我叔叔叶招文，也是在那时候被抓走的，当时他和我的亲戚一起托公差时，被鬼子碰到，鬼子看他们手上有老茧，以为他们是中国兵伪装的，准备杀他们，我叔叔说他是打铁的，就被日本人拖走，让他给日本人打马蹄掌，我叔叔给他们打了马蹄掌后，才没被杀。后来有一次与日本人吵了起来，被日本人刺死。

第二年四月份，那时南京已安定了，日本人抓了我婆婆，用刺刀在她颈部乱割，让她死也死不了，故意折磨她，然后还在伤口上放药，我婆婆就这样被折磨死的。

日本人真是狼心狗肺，他们给我家带来的痛苦太多了，我对他们的仇恨太深了。

19. 王永山口述

王永山，男，汉族，1923 年 8 月 1 日生，属猪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古遗井村建宁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孔令珍、李晓华

鬼子是从天堡桥那边过来的，是 1937 年冬月初几，当时那边有个炮台，是国民党部队建的，后来被日本鬼子占了，还有那边的战壕。国民党士兵和日本鬼子在天堡桥的那一仗，死伤很多，有部分士兵逃跑了，尸体到处都是。

我们村里的人跑反到了圩里，就在村子后面的那个低凹处，村民为了防止鬼子来时找到那边，把塘里通往圩里的一条埂给挖了，把塘里的船也砸烂了。鬼子进村时，把村里的房子都全部烧光了。那时候，村里还有年纪大的没逃，也有一些中国兵在村里的盖子桥那边对鬼子进行了

狙击，全被鬼子用枪打死，没死的就再补上一刀，还有一些经过那的村民也被枪杀。盖子桥那边死的人太多了，尸体也横七竖八，也没人敢收尸，就放在那。

我们就在圩里呆了很长的一阵子，那个日子真是难过，弄点米都不敢煮，有时一天晚上煮的米够好几天吃的，大冬天的，太硬了，我们就得受着。

20. 杜芬英口述

杜芬英，女，汉族，1928 年 12 月 1 日生，属龙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古遗井村建宁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孔令珍、李晓华

杜芬英(右)

鬼子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还小，我记得有一次鬼子来时，在村后荷花塘那边看到一个小女孩，当时那个女孩子才几岁，鬼子让一个老头跳到塘里去摘花，什么花记不得了，然后鬼子就用花去哄那个小女孩(想诱奸她)，小姑娘就被活生生吓死了。鬼子真不是东西啊！

我有一个舅舅家的儿子，那时十七八岁，是从南京城水西门跑来避难的，我父亲把他藏到猪圈里的土墙根下，那边还有被子，他就睡在那。

那年冬月里的一天，有三个鬼子进村来，看到我父亲，想拉他去帮忙拖东西，正准备走时，我表哥从猪圈里伸出头来看，正好被鬼子回头看到，就放了我父亲，把我表哥带走了。听说棉花堤那边有个龙王庙，那边死了很多人。鬼子在那边挖了个坑，听人说埋了四五十号人呢，他们全是被机枪打死的，我表哥就是在那边被杀的。

我的一个姐姐，小名叫“七娣子”，在家门口看到鬼子，吓得跑出来跳到后面的塘里，那时天很冷的，她就在塘里的水草里缩成一团，只留鼻子和眼睛露在外面，鬼子在塘边找了半天没找到，就走了。

鬼子在郭村扫荡的时候，发现一个 9 岁的小姑娘，想要糟蹋她，又嫌她太小，就用刺刀刺死了她。

21. 张月英口述

张月英，女，汉族，1923 年 11 月 16 日生，属猪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古遗井村建宁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孔令珍、李晓华

1937 年冬天，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个日本人，我姐姐在家门口，被他们看到，到我们家找我姐姐，我姐姐吓得跑出去逃到铁路旁的塘里，鬼子用刺刀戳穿我父亲的衣服，打我母亲，鬼子真是太狠了。

母亲带着姐姐往公塘头跑，在那里吃长螺、麦子，我和父亲往圩里跑。

我们村附近以前有个梅家洼子，就在南面的山坡上，一天过来几个鬼子，看到梅福康家有几个姑娘，第二天去他们家要花姑娘，他们家哪里交得出来啊，都藏起来了。鬼子就把他们全家拖到山坳里，用绳子绑起来，用刺刀刺死，血都染红了池塘。他们家二儿子梅福康被刺在脖子上，没有死，他装死才逃过了，家里其他人都给刺死了。鬼子太残忍了。他们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我们那时受的罪太多了，哪有现在这么好啊。

22. 郭仁琴口述

郭仁琴，女，汉族，1925 年 12 月 23 日生，属牛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古遗井村天堡二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孔令珍、李晓华

鬼子来的那年(1937 年)冬天我才 15 岁，我们都往大山里跑，十七八的大姑娘，到公塘头(谷里那边)避难，我路上见到好多死掉的中国兵啊，尸体后来就一直放着，没有人理，没人敢去埋，就在那边腐烂，都烂成了白骨。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尸骨被村民埋了。

鬼子进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有一次，日本鬼子到村里扫荡，把村民都赶出来，排成几排，村民们跪在地上不敢动，跪了好长时间，渴死了，也不能动一下。

稍微安定后，我们从山里回来，鬼子再来时，我们就躲到自家挖的地洞里。

隔壁村子有个叫“双娣子”的姑娘，当时十八九岁，就在鬼子进村找花姑娘的时候被鬼子带走的，鬼子把她带到炮台里，就是天堡桥附近山头的炮台，现在已经拆了，鬼子把她糟蹋后，又把她放回到村里来，她哪里还有脸见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后来鬼子进村又经常把她带走，家里人不敢把她藏起来，因为鬼子说下次如果来找不到她，全村人都要遭殃。后来，日本兵投降，双娣子做了人家的“演媳妇”，就是不结婚就直接跟村里的单身的穷人过日子。她死得比较早，好像 30 多岁就生病死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别人哪好意思问啊。

23. 刘平贵口述

刘平贵，男，汉族，1923 年 2 月 16 日生，属猪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古遗井村芮村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孔令珍、李晓华

1937年冬月，那时我25虚岁，就住在芮村。日本鬼子从谷里到板桥，再从芮村到南京城里。上午八九点钟鬼子到达芮村，有一群人，带有大炮，开着坦克，路太窄他们就烧房子。他们抓老百姓的鸡。在前面的鬼子个头很高，满脸胡须。

鬼子进村后，就找花姑娘，哪个姑娘还敢留在村里，她们都逃到谷里山中。鬼子找不到花姑娘，就抢村民的鸡、猪、牛等。他们抢了东西就让村民给他们背，有个50多岁的老头，叫陈上林，给鬼子背东西，后来就没有回来过。

鬼子进村后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村里绝大部分人都逃到谷里避难。村里有个老人叫钟仁义，由于年龄较大，且有病，不能逃走，躲在家里的柴堆里面，被鬼子发现，鬼子把柴火堆点燃，那个老头被活活烧死。

24. 钟义才口述

钟义才，男，汉族，1920年12月11日生，属猴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古遗井村芮村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冯文生、孔令珍、李晓华

日本鬼子是1937年冬月初七从谷里那边过来的，经过板桥人字桥到天堡桥时受到中国军队的狙击，两方都用炮对轰，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三点多。国民党打不过了，弃炮台往城里炮，一路经过小行里，逃的时候也被打死了很多兵，尸体都放那，没有人敢收尸，到处都是，鬼子一路追过去，又在油坊桥那边用大炮轰城墙的西墙角，就在现在的银桥市场那边，打了整整一夜，而且里面靠着一个山坡子。

鬼子到村里来时，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抢老百姓家禽、钱财，坏透了，我父亲钟仁义，当时50多岁，年纪大了，又有病，没有随其他村里人一起逃，就躲到家里柴堆中间，被鬼子看到，就点燃柴火，把我父亲活活地烧死了。

当时，我们村里还有个人叫陈上林，也被日本人打死了，他是从北方来的，在村里给一户有钱人家看家，就没能逃，被鬼子抓去帮忙拉东西，

后来就没有回来，听说被鬼子打死了。

25. 张仁林口述

张仁林，男，汉族，84 虚岁，属鸡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西寇大队东寇一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孔令珍、李晓华

鬼子来的时候，是 1937 年，我那时才 17 岁。我 15 岁的时候，就在南京城里跟师傅学做衣服了，然后日本鬼子轰城了，到处丢炸弹，我才被送回来。

鬼子是下午从天堡桥那边过来的，国民党军队抵抗不住，逃的逃，杀的杀，我们村子这边也有国民党兵，还有他们的马槽，鬼子来时国民党兵都逃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小部分人，鬼子一把火把马槽烧光了，当时村里的老百姓有人互传，说我们这边已经受美国人保护了，鬼子不会杀我们，让村民不要逃，还招手让他们到一个屋子里去，后来 20 多个人都被鬼子绑到桥上，用枪扫杀了，那边还死了很多中国兵，尸体到处都是，就是在盖子桥那边。村里大部分人都躲到圩里，把塘里的埂挖完了，鬼子过不去。鬼子见人就杀，见房就烧。

日本人来的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堂兄张仁喜从圩回村看房子有没有被烧，在后面桥那边，就是现在的新秦淮河那边碰见鬼子，他吓得往地上一跪，鬼子走过去就往他腹部开了一枪，杀了他。

后来，稍微安定了些，大概是第二年五月份吧，村里大部分人都回来了，鬼子来时还是见人就打，见鸡就抓，刘松林和汪文富当时还小，在村里玩耍，其中一个鬼子朝他们开了一枪，打穿了刘松林的手，还打了汪文富的腰。

还有一次，鬼子来时，看到我，当时我正在家中，穿着长袍，戴着帽子，鬼子见了我，看我呆着不动，可能认为我失礼了，没给他们行礼，当时我又不懂，谁知道他们的礼节，鬼子用刀一刺，掀掉了我的帽子，还戳破了我的袍子，用枪瞄准我，正准备杀我的时候，突然听到鸡叫的声音，就

跑去抓鸡了，我才捡回一条命。要不然，肯定被他们杀了。

26. 赵双银口述

赵双银，女，汉族，1957 年 1 月 8 日生，属鸡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古遗井村天堡二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孔令珍、李晓华

鬼子来的那年冬天，没下雪，听说日本鬼子快要过来了，村里的人都纷纷到大山里避难，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因为村里人都听说日本鬼子喜欢找花姑娘。

我母亲当时也躲到陆郎那边的山里，有一天我父亲从吴村到陆郎送衣服时，被鬼子发现，带到天堡桥炮台附近去抬石头、建炮台，做了两三天苦工后才被放回。

以后，鬼子也经常到村里找花姑娘，去时总是抓些留在村里的人去帮他们找，找不到，打了他们一顿后就把他们放了。

过了年后，出去避难的村民大都回到村里来生产，鬼子再来时，那些小姑娘们都到地洞里躲起来。

后来，稍微安定了些，村里的人回到村里，重新搭了小草房，那些尸体就烂的烂、埋的埋，大多埋在盖子桥旁边。

有一次，有三个鬼子到圩里搜查时抓走了我父亲，让我父亲给他们拉马、拉枪啊、弹药啊……在路上（村前的大路上）碰见我二伯，也把我二伯一块带去做车夫。那时我还小，才 11 岁。我父亲叫王兴才，二伯叫王兴成，听说还有个叫齐某发的人也被抓去做车夫，后来他就没回来过。

我父亲和二伯拉东西到了小行里，后来日本鬼子打中华门时吃了败仗又退到小行那边，鬼子带我父亲、二伯到菜园里弄菜，他们就始终蹲在那边，假装一直在专心挖菜，然后鬼子扛着菜走了，就剩我父亲、二伯在那边，他们就偷跑了。我父亲就一路跑到村里了，我二伯在路上和我父亲走散了，在一个桥那边掉到水里，没有死，一直漂回来了。

鬼子枪法准，又一次有三个鬼子来巡逻，看到一头驴子，有 200 多米

远，一枪就把它打死了。鬼子还让我带过路的，还给糖给我吃，那个时候好像是第二年春天。鬼子问我："小孩，你的什么的干活？"我那时头脑比较灵，赶紧说："我的老百姓，没有干活，没有干活！"他又问："小孩，村里花姑娘的有？"我说："花姑娘没有，都跑掉了。""你的小孩心坏了坏了的，你的说话，我给你糖吃！"鬼子让我到圩里，让我从塘里游过去，当时我想了一下，觉得不能去，就跟他们说自己不会游泳，然后他们才把我放掉了。

鬼子两年后开始安民了，让老百姓回来种地，还在那边开了窑厂做生意，后来村里死的人就少了。

鬼子坏死了，他们离开南京时，就是南京这边解放的时候，他们就竖起大拇指说我们是大拇指，他们是小拇指，还把皮鞋送我们，我们都不要。

27. 陈昌华口述

陈昌华，男，汉族，1924 年 2 月 16 日生，属鼠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古遗井村丁家洼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孔令珍、李晓华

1937 年鬼子来时我才 13 岁，还没到我们这，我就跟我的父亲跑反到天堡桥那边的圩里了，听说鬼子经过三和村、小冯村、路家村和朱家山头村，日本鬼子的坦克车经过这四个村子时，发现村里的路太窄过不去，就把房子烧掉，毁掉村子后通过，鬼子到我们这边时，我和父亲去圩里觉得不安全，就转移到了唐家瑶村了，鬼子过来那天是冬月初七。

鬼子经过朱家山头村时，那时候是冬月初几，有五个人躲到村里地洞里被鬼子发现，陈富荣、朱老三、朱林旺、朱和尚四人被刺死，朱老二被刺伤，受了重伤。

在汪家庄那边，也有两个人被杀，一个小名叫八林子，另一个叫燕英（音），日本人叫他们杀鸡，他们听不懂，就用手做了个割脖子的动作，想问是不是要杀鸡，鬼子以为他们要杀自己，就杀了他们。

在白家村，有个叫陈富豪的，到南京卖柴，回来时见到鬼子就躲在芦苇中，被鬼子发现，一枪杀了他。

鬼子到天堡桥时，国民党88师从早上七点一直战到下午四点多，后来中央军不行了，就往南京西城墙逃了，然后鬼子就去攻城，用炮往上轰，国民党士兵从城上向下轰，日本鬼子被打退了，在天堡桥那边的朝五山上有炮台，战壕，死了很多中国兵，日本人死得很少。

也是在冬月份，有个小名叫老母猪的，在天堡桥那边的圩里回村看看，路上被在炮台里的日本人看见，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当时隔了100多米呢。

28. 王宏财口述

王宏财，男，汉族，1926年2月28日生，属虎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梅山村姚南一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王慧

鬼子来那年我10岁左右，我父亲和嫂子去板桥找盐，那时鬼子刚来，天气还暖和，没过年，在板桥时，我嫂子被鬼子发现了，那时她20岁左右，鬼子要拖她走，嫂子害怕，不肯跟他们去，就哭着喊“爹，爹”。我父亲也很害怕，就说：“你跟他们去吧！你跟他们去吧！”那时我父亲也是没办法，才让嫂子跟日本人去的。可是鬼子不懂，还以为我父亲不让鬼子带嫂子走，以为他在反抗他们，就一枪将我父亲打死了。

那时鬼子在姚南炮台上住，三天两头下来抓鸡鸭之类的东西，村里有个人叫周富贵的，就被鬼子抓了给挑水抬东西等，打死了鸡鸭等就让他跟其他的三个人帮忙抬。鬼子还经常到村里找姑娘，附近就有个姑娘被抢走了。

有一次，山上下来了几个鬼子，有一个鬼子用刺刀刺我的肚子，刺着玩的，当时我吓死了，鬼子见我哭，他们就笑了。

鬼子杀了我父亲，我被母亲带大，成天吃包菜、青菜，日子不好过，后来跑反回来，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29. 周大富口述

周大富，男，汉族，1926 年 3 月 4 日生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梅山村七一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王慧

周大富（后排左一）

南京城一沦陷鬼子就杀进村里来，时间大概是十几（号），冬月份。鬼子在这边无恶不作，那才叫坏哟，在这边害死不少人，邱富荣就是在鬼子进村时被杀死的，他见鬼子经过，就躲在塘边的坑里，过了一会，见没有动静，就伸头看，结果被日本人瞄准打死了，邱富荣的后代（孙子）邱春福今年 54 岁，就住在邱村 18 号。

鬼子来时，还没有准备好过年的年货，家里腌制的咸肉也来不及在跑反时带走，就放在缸罐里，放在屋檐下，跑反回来，房子全被烧光了，有柴火掉进放腌肉的缸里，把肉熏得都不能吃了。跑反时的粮食、衣物、小孩子被大人挑着走，半大的就跟着跑，吓得哭都不会哭了，躲在谷里山里的老乡家里住了些时间。我的邻居盛万友，男（50 多岁）以为日本人走了，就从山上回来，在必须经过的一个小巷口和日本人撞上了，被戳死了，戳了 12 刀。还有个叫齐心贵的，被鬼子当靶子打死了。齐心贵在西面的小山岗上走，被鬼子发现，鬼子就蹲下瞄准，把他打死了，他自己都

不知道怎么死的，跟鬼子离了至少有 300 多米远。从谷里回来后，房子被烧，我们就集体住在一座没有被烧毁的房子里，用稻草和泥一层层地盖房子，当时天比较冷，冻得我们直哆嗦。后来物价上涨，买米买不起，只好到处要饭吃。

这边最惨的是梅福康一家。他们住在山洼里，以为鬼子不会进去，没跑，结果一家十几口人被鬼子捆在一起，用手榴弹炸死，未死的再补上一刀，梅福康被刺中脖子右侧，后来被救。鬼子走后，乡亲们收拾尸体，发现梅福康还没死，就把他救下来。后来梅福康说话老是“沙沙”的，不清楚，前年才去世，他还有个侄子梅寿方(72 岁)在西善桥医院工作。

从西善桥那边跑反到谷里、朱门，必须经过一个叫盖子桥的小木桥，鬼子就在那边等，开枪打死的人有成百个，有一个女子挑着个婴儿，在桥边被打死，她就护在了放婴儿的木桶上，没有人敢把孩子抱走，大家自顾自都顾不过来了。婴儿又饥又饿，后来死了。等跑反回来时，发现女子全身发紫，都变样了。后来有人就将那些死的人埋在河底下了。

日本鬼子太狠，拿中国人不当人，把人当靶子，在我家这地方，鬼子发现那边小山上有小孩(距离周大富家大概 300 米的对面的小土岗)，就蹲下来准备瞄准打死，那小孩看见鬼子蹲下，就乱跑，东一跑西一跑，跑下山冈逃走了，鬼子没有能打死他。

在我家西面的山上有个炮台，还有个长长的战壕，中央军就是在炮台和鬼子干的仗，后来从战壕撤退的。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唉，现在哪里都在建设，对这些遗址一点也不保护，怎么对得起死去的那些人啊！(老人指着不远处的被挖去的土壤不住地叹息。)

30. 梅福溪口述①

梅福溪，男，汉族，76 虚岁，属蛇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梅山村喻村组 1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王慧

---

① 梅福溪上初中二年级的孙女梅玲协助访谈。

鬼子来的时候，我还小，早就跟父亲跑反跑掉了，后来回来了，知道鬼子杀了不少人。鬼子杀人无缘无故，日本人看见人就打，他们将人当靶子，练枪法，看见人在老远处，蹲下瞄准就能把人打死。盛万友当时50多岁了，他以为鬼子已经走了，就想回家看看，结果在两个小山洼里和鬼子走了个面对面，被鬼子砍死了。梅章勇跑反时被鬼子老远发现了，被开枪打死，当时他39岁，还有一个王某，不知道他多大岁数，也是被鬼子打死的。鬼子厉害得要死，你要是一看到他们拿着枪，蹲下瞄准，那就可能有人要遭殃了。我们村有个叫陈道然的就是这样被鬼子当靶子打死的，那时候他都已经70多岁了。

31. 赵淑媛口述

赵淑媛，女，汉族，1920年4月8日生，属猴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梅山村衡村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王慧

赵淑媛（右二）

鬼子1937年冬季到这边，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在盛家岗的梅福康就是当时被他们杀死的。鬼子将梅家十几口用绳子捆起来，用手榴弹炸

死，没死的用刀捅死，梅福康被补捅了一刀没死，后来被救活。鬼子就像大群的蚂蚱一样，一过去，什么都没有了。

鬼子经过苏州往南京来的时候，在那边杀了不少人，也进到老百姓的家里抢东西，不过那时他们是过路，过去之后就好些了。

32. 翟长兴口述

翟长兴，男，汉族，1925 年 9 月 15 日生，属牛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梅山村梅一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王慧

我今年 80 岁了，鬼子到这里的那一年我 13 岁。日本鬼子从板桥那边过来。到西善桥小行方向去，时间是农历十一月份某日，具体我记不得了，下午三点左右。他们没有步行，全部骑马的，我亲眼看到他们走河沟小路，不敢走大路，怕有中国军队埋的地雷，鬼子的人数不多，百十个人，鬼子见房子就烧，一路烧到西善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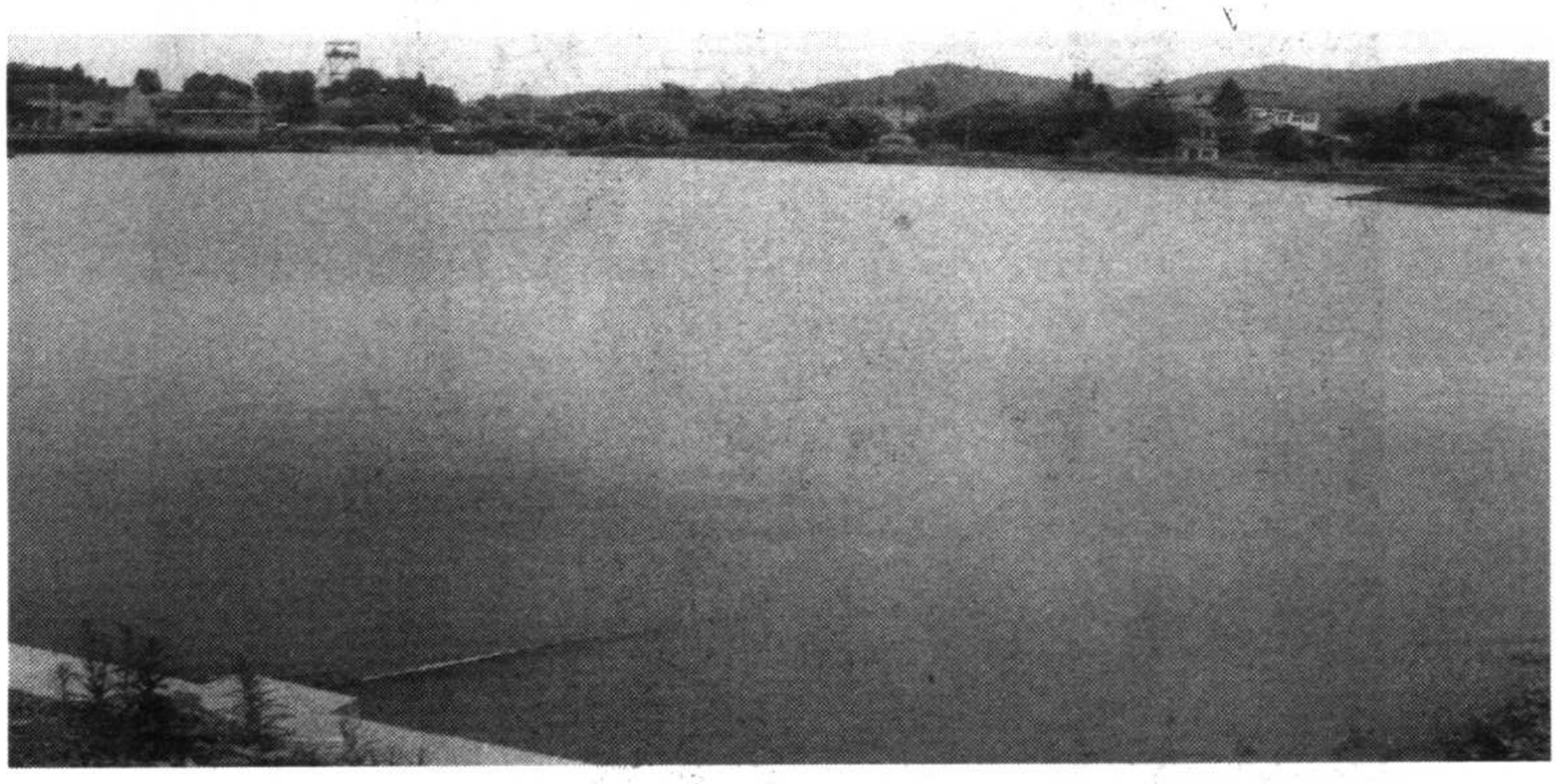
日本人开始不杀小孩，专打中国军队，那时中华门外的桥已经被国民党炸毁了，不让鬼子通过，鬼子就用大炮轰，轰开了就用梯子爬进去打中国军队。

鬼子一来，我就和母亲躲到双闸，第二天返回来路上遇到很多尸体，经过格子(盖)桥(小木桥)时，地上尸体一大片，我都不敢看，闭着眼睛走回来。房子被烧了，回来后第二天早上，日军又来村上，狗就咬他们，鬼子开枪打它们打死了。鬼子让小孩给他牵毛驴，他们知道小孩不会骗他们，村上没有年轻小伙子，就是有也被鬼子杀了。

村子里有个小八子，姓王。日本兵让小八子给找姑娘，小八子找不着——年轻姑娘都逃到朱门、谷里那边去了。鬼子就拖着他去找，小八子想逃跑，鬼子就开枪把他打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就在我家后面的墙边被打死的。

鬼子还抓人帮他们做劳工，陈大发当时 40 岁，他就被日军抓去做劳工，给日本人牵驴子，日本人的驴不够用，就逼他去找，用枪指着他，他就

跑到村后的池塘里躲起来，当时是大冬天，过了一会，他又冷又憋，憋不住了，就抬头吸气，结果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了。



陈大发遇难的池塘

那时候老百姓对鬼子害怕得不得了，一听到鬼子要来，就跑反逃走了，有个叫梅章勇的，三四十岁，家里地多，有些钱，他跑反时身上带着许多钱，在半路上将钱放在了草堆里，继续向前赶，可跑了一会，他担心钱被人发现给捡走了，就回来取钱，被日军发现了，日军就开枪将他打死了。我们后来去看的时候，他的钱包被子弹打穿了，在腰上被子弹打了个大窟窿，鬼子的枪太厉害了。

老百姓油盐吃完了要去买，不敢走大路去，都是顺着河沟小道走，刘家宽（当年 30 多岁）和其他两个人去西善桥买油盐。回来时不敢走大路，走河沟小道，还是被鬼子看见了，瞄准刘家宽，“搭洞”一声，把刘家宽打中了。其他两个人见刘家宽被打中了，赶紧猫着腰跑，鬼子就看不见了。刘家宽后来被拖回家就死了，日本人把人不当人，日本人把人当靶子，看见就打，他们的枪是“三八”式的，一里多远就能打死人，你要见他一蹲下来瞄准，那就是要杀人了。

33. 盛得喜口述

盛得喜，男，汉族，1920 年 3 月 6 日生，属羊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梅山村盛家岗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王慧

盛得喜(前排左一)

1937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我结婚，冬月初八鬼子来了，当时天是阴着的，那年我18岁。鬼子一来就烧杀淫掳，在小行炮台处，日本兵抓走了梅张氏姐妹两个人并遭到一点反抗。日军一生气又抓了九个男的，把他们用绳子捆在一起，绑在手上，一个连一个，跑也跑不掉，围成一个圈，然后在中间放一个炸弹，把人全都炸死了。

鬼子后来进了村，就在村子里抓妇女，年轻的妇女就用锅灰涂在脸上，弄得不像人。年轻的妇女被拖走了，年老的，鬼子就用刀在头上砍。

我的三叔盛成发为了防止日本人把值钱的东西抢走，就把锅、碗、瓢、勺丢在家门前的一个水塘里，第二天去摸的时候，竟然摸到一具死尸，当时是冬天，尸体还没有腐烂，也不知道是谁，就抬到山里埋了，后来听说是另一个村上的，那个事真叫人害怕。

日本人后来住在油坊村的一个造纸厂里，就叫当地的村民给他们送吃的，我和其他37个人抬了19个大坛子，里面是米和菜，一起抬到造纸厂给日本人。我的一个邻居丁长问，当时30多岁，还帮日本人挑了一担子鸡。

当时日本人一路上烧光房子，抓不到妇女就杀人。有两个姑娘逃到梅福康的家里，但是在夜里逃走了，鬼子就把这里的30多间房子烧了，

把在这里居住的十几个人绑起来围成一个圈，往中间扔了一捆手榴弹，把他们炸死，炸完之后再用刺刀刺一遍。梅福康脖子的右侧被刺了一刀，身上被砍了两刀，但是没有刺中喉咙，梅福康后来被救活了，前几年去世了。后来他还让我们看过伤疤，他当时被刺了也没出声趴在地上，等日本人走了，老百姓收拾尸体，将他救了，但是从此说话就不行了，喉咙哑了，讲话“沙沙”的。

在油坊村一个叫丁家大树的地方埋了几百人，里面有老百姓，也有日本兵，死了以后就埋在那儿了。

后来，我和我叔叔盛成道给日本人做工，我们两人抬着一口大缸走土路回村，日本兵坐车子从公路上走，在车上端枪瞄准射击没打中，我和我叔叔赶紧躲下，等日本人的车开过去了才敢回来，那次都把我们俩给吓死了。

在姚南(天堡桥)炮台处有过战斗，死掉几百个日本兵，尸体被日本人自己泼上汽油焚毁了。

有一次，我和我叔叔给日本人做活，日本人自己烧东西吃，找了一个大锅，下了一大锅年糕，还放了很多勺糖，当时，我们还以为是盐，心想，放这么多盐，不把人咸死了吗？日本人吃过后，锅子里面还剩下一半，就叫我们吃，我们不敢吃，怕咸，日本人一直说：“你们咪西咪西。”我们又害怕得罪他们就只好吃，我尝了一口，发现是甜的，很好吃，才知道，他们前面放的是糖不是盐，我和叔叔就你一碗我一碗吃起来了，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就一直吃一直吃，竟然把剩下的半锅年糕都吃掉了。日本人看见我们这么听话，把年糕全吃掉了，还笑着夸我们说：“你的顶好顶好。”我们当时真是又心惊胆战又暗地里高兴。

34. 夏志蓉口述

夏志蓉，女，汉族，1925 年 7 月 10 日生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建龙社区建宁 2 村 2 栋 306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我家原先在花神庙，1937 年冬月十二那天，我二叔叔夏里金腰上带着有“中央饭店”字样的毛巾出去，他是中央饭店的厨师，我奶奶叫他不要带，他不听。碰到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以为他是中国兵，就把他推入河中，当他浮上来喘气的时候，日本兵一枪打死他，尸体随河水漂走了。

第二天，我父亲夏里华（音）在史家凹背着一捆稻草走路，碰到日本鬼子押着 40 多个中国老百姓（包括妇女）。鬼子见到我父亲，把他也带走了，后来就再也没回来。当时我 13 岁，父亲 30 多岁。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妹妹跑反去了双闸。

第二年二月，我母亲和我堂叔叔回家里看看去，去的时候走的大路，回来的时候走小路，家里房子全烧了，他们回来的路上行至小行至安德门一带，小路上全是死尸，我母亲胆子小，也没有办法，她当时给我讲是踩着死尸爬过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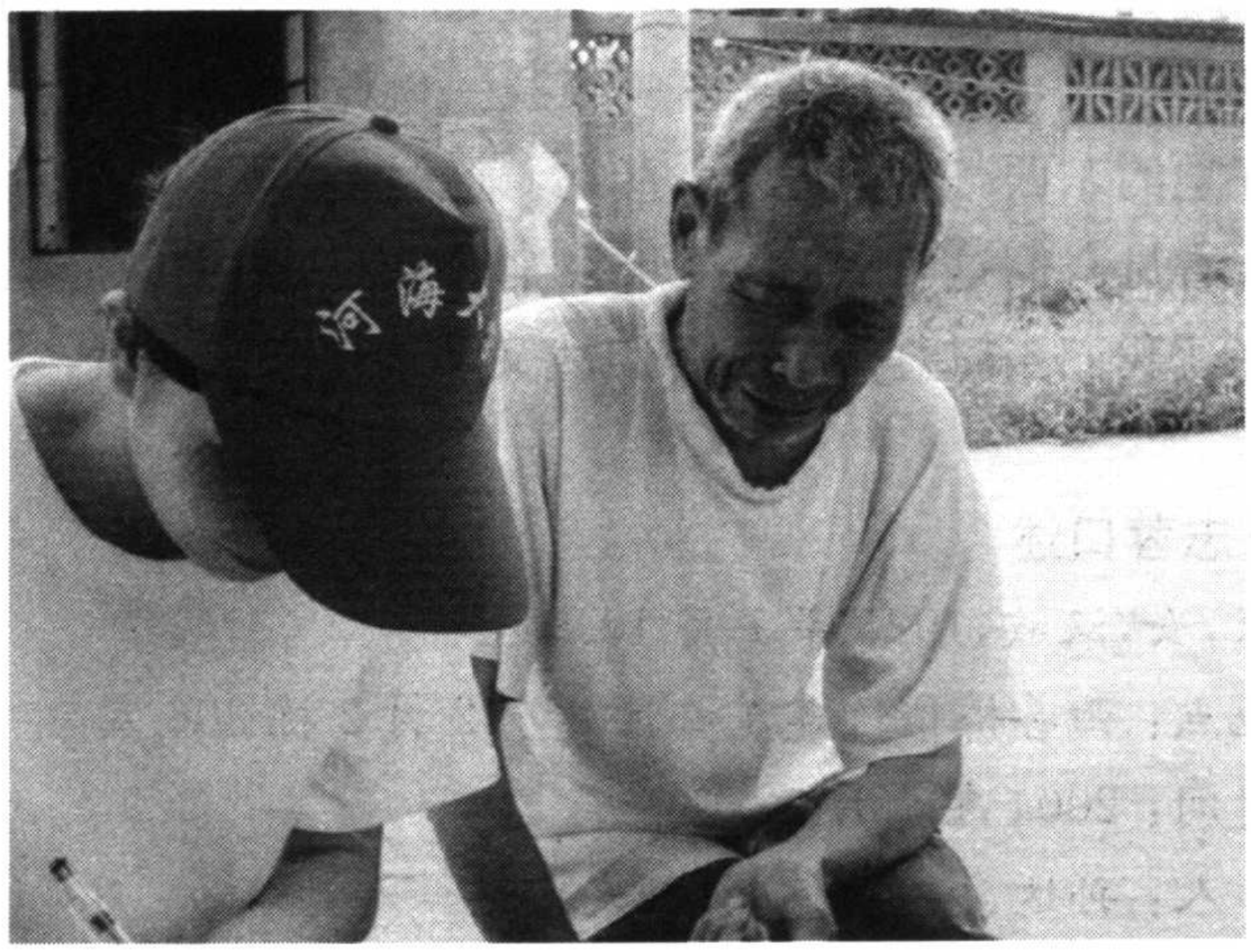
35. 杨炳道口述

杨炳道，男，汉族，1924 年 1 月 4 日生

调查地点：西善桥街道建龙社区建宁 2 村 1 栋 107 室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杨炳道（右）

我家住在安徽龙王庙杨家庄，靠近铁道线旁边，离这（南京）500 里地。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4 岁，日本人太残忍了，1938 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把一个大肚子妇女（孕妇）杀死，并把她腹中孩子用刺刀挑出来。（老人讲到此，哭了。）日本人残忍的事情太多了，他们还叫一对母子脱光衣服。没法讲，没法讲……

（三）铁心桥调查

1. 李万忠口述

李万忠，男，汉族，81 虚岁，属牛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高家库村 3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黎承宇、范博、何晓芳

1937 年，阴历八月份左右（应为冬月），日军从京建路去往南京，我当时住在竹马山村（家中有父亲、母亲、三个姐姐、五个哥哥），亲耳听到坦克开动的轰鸣声。高家库村村民有的逃难到沙洲圩，有的逃到了竹马山村。第二年，日军安民时我和亲戚一起回到高家库村，看到村中草屋被烧光，只有几间瓦房留下。村里赵富银的父亲被抓去为日军扛枪，后来就没回来。

2. 沈仕才口述

沈仕才，男，汉族，76 岁，属蛇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高家库村 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黎承宇、范博、何晓芳

1937 年腊月，听到日军来的消息，高家库的大部分村民到龙泉寺逃

难，半路遇到日军开火，吓得半路返回，赶在日军来临之前穿过马路，其中我一家六口，包括父母、兄弟、小妹，逃往西善桥，半路望见村里一片火光，全部房屋都被烧毁。

日军在到达高家库后，杀害了在家看门的姓沈的妇人和两个姓赵的老大爷。另一姓赵的大爷被日军枪打穿颈部，爬回床底，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一家在逃到西善桥的当天，因日军追赶，再逃到马家店，在那里住在姑妈家。在此期间，日军曾前往马家店抓走了沈大龙，当时他三十来岁。他的女儿沈氏才5岁，以后与我结了婚。

我一家在马家店住了一个多月后，前往杨家坟住了近一年，1938年秋收时回到高家库，从牛首山砍树建房度日。

3. 阮康富口述

阮康富，男，汉族，79岁，属虎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高家库村阮家村7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6日

调 查 人：范博、黎承宇

1937年冬月的一个晚上，从江宁方向来的日军经过阮家村旁的马路开向南京。由于恐慌，村里大部分人跑到北圩逃难，留下一些老人看家。两三天后，一小股日军再次来到高家库村，烧了十几间房子，并杀害了两个在家的老人，其中一名叫赵永收，另一名叫赵永和。

到北圩后，我一家五口，包括爷爷、父亲、母亲、妹妹，住在沙洲圩的亲戚家。在这中间，一日本兵强奸妇女被愤怒的民众绑住，扔进池塘淹死。这一举动惹怒了日本人，日本人就率领大量士兵前往北圩搜查淹死日本人的人。这也使得逃难的人不得不离开北圩，开始返家。在一雾天，我一家路过天堡桥，看见大批难民尸体。遇到一妇女赵尹氏脸被刺伤，但却幸运地活了下来。

回家后，我听说在安德门四十几个平民被机枪扫射致死。

4. 李生海口述

李生海，男，汉族，85 岁，属猴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高家库村上断石 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何晓芳、范博、黎承宇

1937 年农历十一月，日军从上海沿京沪路线，经过上断石村，我与母亲、三个妹妹带着一头牛逃往三公桥（音），在三公桥的两个多月期间，日军抢走了我家的牛，此后我与家人逃到了土板桥。在土板桥期间，我被日军抓走，为日军送草料，与我一同被日军抓走送草料的有村民孙顺宝，后孙被日军抓到上海，日军本想让其作为翻译，后由于孙不识字，于是日军就把孙放回了南京，他当时 19 岁。送草料后我又回到了土板桥，后到了杨家坟，一天后去了谷里。在土板桥期间，日军在那边找到了一个手上印有手表印的人，向其索要手表，当时他手表已被其他日军抢走了，日本兵因此认定他为国民党兵，把他拉出枪毙，事实上那位中国人是一名商人。除他之外，许多肩上有印迹的人统统被日军杀害，他们绝大多数是挑担的农民。在我逃走期间我村里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被烧死家中，邻居房屋被炮弹击中全部烧毁，我村里许多草房都被日军放火烧尽。我从谷里回家路上看到了 6 名中国军人横尸路上，回到家中看到 1 名妇女在我家附近洗小孩尿布，被路上的日本兵用枪打死。回来之后看到断石岗被枪杀的 13 具中国百姓尸体。谷里回来之后我参加了挖土坑埋尸体的工作，期间看到尸体遍地，其中有中国军人的，有中国老百姓的。1938 年四五月份时我回到家中后什么都没有了，日军的暴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陈金凤口述

陈金凤，女，汉族，80 岁，属牛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荷塘村 4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杨洋、何晓芳

1937年，怕遭日军迫害，我背着被子，领着刚会走路的弟弟，和妈妈挑着炊具跑反到沙洲圩停留了几天，因为有日军到那里，连夜逃到龙泉寺。寺中躲了许多村民. 日军发现后拖走了13个青年(其中有兄弟三人为荷塘村人)在牛首山附近遭枪杀，尸体由家人认出埋在山上，那时候，我母亲在夜间外出找粮食。

日军安民后，回到家(当时未割小麦)，家中家具、粮食被盗走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日子没法过。只好偶尔出去讨点东西，苦啊！要是有现在的一半也就好了。

6. 陶秀英口述

陶秀英，女，汉族，83岁，属狗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荷塘村46-1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5日

调 查 人：何晓芳、杨洋

我原来住在江宁县马田村，1937年农历冬月，日本人来了，我们害怕得不得了，就和弟弟一起同舅舅跑反到铜山曹水村东潭寺。妈妈留下看家，我们在东潭寺躲了一阵子，回来后，家中三间草房全被烧光了，我的母亲被打死，尸体被村民放在门口，身上只盖了块木版，那个样子可怜啊！当时的人也是没办法啊，家里没有什么东西还要留下来看家。鬼子真是不通人性，见人就杀，也不管你为什么。

7. 庞义学口述

庞义学，男，汉族，80岁，属牛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荷塘村39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5日

调 查 人：郭文鑫、王小婕、曹静

1937年冬月日军攻打南京，一路烧杀淫掠，村里面火海四起，百姓生活混乱，为躲避日军，我随父母、兄弟姐妹等一家十几口人逃往沙洲圩。

逃难期间，日军杀人数不清，尸体到处可见，有中国普通老百姓，也有中国官兵。我在沙洲圩住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成天挨饿，白天不敢做饭，害怕被日军发现。到了夜间，把逃难时带去的大米煮熟吃。日军到沙洲圩时，到处抓人，当时有很多妇女用锅底灰涂在自己脸上，以防止被日军抓走，据当时许多村民说，被抓走的姑娘大多被强暴，不从者被日军打死。由于日军的到来，我只得从沙洲圩逃往陶吴，当时我在沙洲圩才刚住了几天。在逃往陶吴的路上看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我在陶吴住了将近一年才回到家中。回到家中后，知道村里（荷塘村）一个叫刘文生的年轻人躲在牛首山的一个山洞里，后来被日军发现而被打死。与他同时被打死还有一个年轻人（名字未知）。从陶吴回来之后日军暴行才渐渐平息。

8. 许福兰口述

许福兰，女，汉族，78 岁，属兔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荷塘村 3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王小婕、曹静

我当时 12 岁，日本人是在冬月来的，他们白天来，拿人不当人，要你死就死。主要在村里抓青壮年，抓了十多个，我父亲许明昭、哥哥许福龙当时也被抓了，后来逃走了，不敢回来，在外面逃了两年，但有的被抓的人就一直没有回来。日军抓他们当挑夫运行李，稍微不注意就被打。还抓小姑娘，我当时很害怕，不是人活的日子。跑反的时候背着一个侄儿，经朱门芦荡桥（音），路上到处躲，最后才在周巷圩（音）安定下来，很多人睡在一个大祠堂里，在芦荡桥那听说有一个姑娘被抓走，她把日本太君杀死了，日本人就回来报仇，当时看到那边的房子都被烧了。跑反回来途中看到很多尸体，晚上走路一不小心就踩在上面，老人的和小孩的都有。回来后看到很多房子都被烧了。日本人过来烧房子，留在家里的老头老太要给他们磕头才能幸免。磕头后日军还拿刺刀在他们头上敲敲，拿人不当人。跑反时有的人把米等吃的埋在地下，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后就有人回来挑米、油、盐等，路上遇到日军就得躲起来。有时候我和躲在那边的人一连几天吃不到饭，饿着也不敢出来，怕被日本人看见。

9. 戴兴英口述

戴兴英，女，汉族，81 岁，属鼠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荷塘村 2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何晓芳、杨洋

1937 年农历十一月，那时我 14 岁，同五六十岁的父母，只带着被褥向沙洲圩逃难，在沙洲圩的棉花地一水塘边，日本兵叫对岸的大伯（戴光松，50 多岁）撑船过去，大伯不愿干，也不让旁边两人做，被日本人打死，尸体跌入水中。第三天向牛首山逃跑，在有几百难民的龙泉寺躲避一天又逃向陶吴，路途中我戴着“狗头帽”装男孩子，一个月后离开陶吴。路过本村时看到农田中许多其他村村民的尸体（至少几十具）和死马。后来又到中华门外南街一亲戚的楼房中躲藏了三四个月。第二年农历九十月份回到家，家中三间瓦房及家具被烧，鸡鸭猪丢失。村中山边一粪坑中至少有几十具尸体，村民曾打捞，见数量过多罢手。此外，路经天堡桥时，日军只放妇女通行（过桥后被奸污），当时是冬天，部分男人跳入河中企图游过，但由于水太冷大多被淹死。

10. 曹广松口述

曹广松，男，汉族，77 岁，属龙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梁家洼 1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

1937 年冬月（春节前），我 10 岁，日本兵来之前我们跑到沙洲圩，在芦柴洲住了 40 天，然后又回到云台山，最后去了谷里，我们在谷里住了三个月。第二年阴历二月份回到村里，我们村里二十几户房子都被日本

人烧了。安民后，有个叫麦长寿的小伙子到亲戚家避难，他的亲戚是我们生产队的梁福林。麦长寿走在路上被日本兵看到，说他是国民党，用刺刀把他刺死了。后来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搜出当票来才知道杀错了人。日本人杀错了人不犯法。徐家洼的王金和家的两个儿媳妇被日本兵强奸，王金和的两个儿子反抗他们，结果一家五口人被杀，就剩下一个王老太。这是当时我躲在旁边的树林里亲眼看到的。

[马正英(曹广松的妻子，75 岁)补充]我的父亲马叶荣，当时 30 多岁，跑反到沙洲圩。当时有五六个人要过铁路，我父亲第一个过的，被日本人看见，以为他要破坏铁路，就朝他开枪，子弹从前胸打进去，从后背飞出来，当时没被打死，被人抬回东前村，不久就死了。我们村的周长喜和梁有旺被日本人抓去当挑夫，趁着日本人不注意逃回来了，回来后发现家里人都不在了。后来又被日本人抓去，再也没回来。

11. 梁有松口述

梁有松，男，汉族，79 岁，属虎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梁家洼 1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

日本人是 1938 年一二月份快过年时来到我们村的。我们跑反到马家店住了半个月，又去了沙洲圩。回来后发现我们村的房子全都被烧光了，我们在烧过的房子里住了几个月，我亲眼看到日本人用枪把人打死，拿人当靶子使。在沙洲圩，他们一看到人就用枪打死。我们村里有个 11 岁的小姑娘被日本人糟蹋。我听说在我们村里面有个 20 多岁的男人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我们在俞家湾看到人们往一个大坑里搬尸体，那个坑里埋了几十个中国百姓。我们村有个人和我同年，叫梁有旺(12 岁)，被日本人抓走再也没回来。

12. 胡素英口述

胡素英，女，汉族，78 岁，属兔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梁家洼1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

我以前住在飞机场附近(今卡子门麦德隆超市旁)。日本人的飞机每天都要对我们住的地方早晚各轰炸一次。那时候飞机场有中国兵驻扎，每当日军的飞机快要来的时候，都会听到紧急警报。一听到警报时，日本的飞机就到了。飞机往地面上丢炸弹，由于地面上有中国兵的高射炮，他们总是丢完就跑。

鬼子来的时候是冬天，成群的老百姓跑反，我和家人还有很多百姓走了一夜走到隆渡圩(音)，在那儿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开春才回家。回来后发现村里的房子被烧得差不多了。在高桥门这个地方，我亲眼看一个鬼子绑了三个老百姓，要枪毙。当时刚好中国兵赶到，把日本鬼子吓跑了。三个老百姓才没有被鬼子杀掉。

13. 周秀明口述

周秀明，女，汉族，77岁，属龙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马家店村47-1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

我家以前住在江宁县周庄。1938年二三月份，日本人来了。我哥哥周连生和嫂子躲在自家挖的地洞里，被日本人发现后抓走了，头天早上抓的，第二天晚上放回来了。我们跑反到谷里，然后从谷里到朱门，那时候就用布搭帐篷住在野地里，我们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我们跑反的时候，奶奶舍不得房子留在家里看门，日本兵来的时候看到她就朝她打了一枪，子弹从左胸射入，右胸飞出。奶奶当时没死，挣扎着爬到水缸边才死的。日本人走后，我们回到村子里，可是牛、猪、羊什么都没有了。后来就一直吃不饱，就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再后来，米价涨得比天高，就只好要饭了。

14. 刘玉福口述

刘玉福，男，汉族，81 岁，属鼠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马家店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

日军来时我 14 岁，还没有逃跑，就住在自己家里，当时日军来的时候的情况都清清楚楚的。当时黄林库有个叫魏正兵的，被日军杀死，家人把尸体抬回家的。我当时跑去在他家门口看到了他的尸体，双手反绑，脖子后有一个深深的刀伤，大概十厘米长，深约一寸。有很多人被日军抓去，检查他们的头、肩膀、手，看他们是不是当兵的。后来我们跑反躲到沙洲圩。那里也不平安，在那儿看到五个人被三个日本兵枪杀，但有一个叫陈福忠的没死，日军把他们当成了中国兵杀死的。

15. 郑荣松口述

郑荣松，男，汉族，79 岁，属鼠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马家店村赵家洼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

日军在阴历十一月份来的。我当时 12 岁，就住在这个村子里。他们去村里后要鸡和鸡蛋。抢中年妇女、小姑娘，侮辱过后才把她们放掉。我有一个姐夫叫尹仁良，当时二十几岁，是一个厨子，他去板桥上班的路上被日本人看到，认为他是中国兵，拿起刺刀要砍他，被他用手挡住，手被砍了一刀。后来村里路边一些老人出来说他是好人，才没被杀。日本人就是坏，要杀一个中国军人，也不管杀死几个老百姓，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兵呢！老百姓都得躲着，要不就有可能被打死。

16. 刘乃英口述

刘乃英，女，汉族，84 岁，属鸡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马家店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黄婧、杨洋

1937 年腊月，(快过年的时候)鬼子来到村子，我当时 17 岁，看见一个 1 岁的男孩被鬼子用刺刀从肛门穿透，孩子大声哭叫，日本鬼子则哈哈大笑。27 岁的刘德富被五个日军用刺刀逼着，趴在地上，日本兵骑在他身上，向前爬行，后被日军强行带入西善桥兵营，在厨房烧火。刘德银(刘德富的哥哥)被日本军抓住，被正在乘凉的三个日本兵当作练习、取乐的靶子，第一枪没打中，死于第二枪。

有个孩子的爹妈要跑反，就把他扔在了坟场，那孩子大概 2 岁吧，哭得很厉害。经过的两个日本鬼子，听到后，把孩子抱起来，找到些衣服和食物，领养了这个孩子。

黄林库村(邻村)蒋顺权的母亲，当年 19 岁，被三个日本兵拖至我家中进行轮奸。我和哥哥、弟弟、姐姐、母亲、父亲共六人，逃到将军山后(后庄)人家中住了一日。日军后来到此地，聚集逃来的百姓约四五百人，命令男的站在一边，女的站在另一边。鬼子站在中间，叫人们脱光衣服后调戏妇女，对拒绝脱衣服的人以刺刀相威胁。我也在其中，后我们被放了。听说沙州圩比较安全，我全家逃往沙州圩，那地方地势较低，日本人不敢来。半个月后，我看到安民告示，返回了，路上尸体遍布，据我估计死尸有一百余具，全为百姓，有的被吊在树上，有的缺胳膊少腿。还活着的人哭叫着，喊着“救命”。为保全自己的性命，没人救他们。死尸后来多被亲属认领并烧掉。(说到这，刘乃英老人捂住双眼，仿佛往昔的恐惧历历在目。)我回到家中，发现三间茅草屋和家具全被烧毁。

17. 周张氏口述

周张氏，女，汉族，83 岁，属狗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铁心村东前村 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曹静、杨洋

我在1937年阴历十月二十八夜里开始跑反，到陶吴时天才开始有点亮，最后跑到云台山躲避。一直到阴历第二年四月十五才返回家中，当时我才15岁。在云台山和40多岁的妈妈、12岁的妹妹住在一个亲戚家。我们在村子里没带走的东西和房屋都被日本人烧掉了。有部分留在家中看家的人被日本人打死。我隔壁家的一个小伙子，是我的侄子，名字叫张新一，被日本人用枪打死了。他跑反时没有能够跑掉，就留在家中看家。我家里的东西全都被烧掉了，鸡、鸭等这些东西一点也没有了。我听说在沙洲圩这个地方杀死了很多人和牛。日本人把尸体全部扔到一个湖里。在跑反的时候带的粮食少，只能烧稀饭吃。后来粮食吃完了只能要饭，到了安民的时候，回来种田。

18. 莫秀兰口述

莫秀兰，女，汉族，82岁，属猪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铁心村东前村39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曹静、杨洋

我在1937年腊月开始跑反的，当时15岁。跑到前石塘(音)和后石塘(音)，在那边躲了几个月，离老树林那个地方不远。由于家里比较穷，在跑反的过程中没有很多吃的东西。而且由于怕被日军发现，就到处躲，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我们就睡在大树底下。只能到稍微安稳的地方才能弄点吃的。而且因为害怕，没有心情吃饭。在跑反的过程中也有时回来拿粮食。唉，照当时的那个情形谁能想到有今天！

到我们村的日本军队是从南京城里过来的。我听说在油坊桥这个地方，有十来个老百姓被日军排成一排杀了。我到第二年的三四月才回来。

19. 周义荣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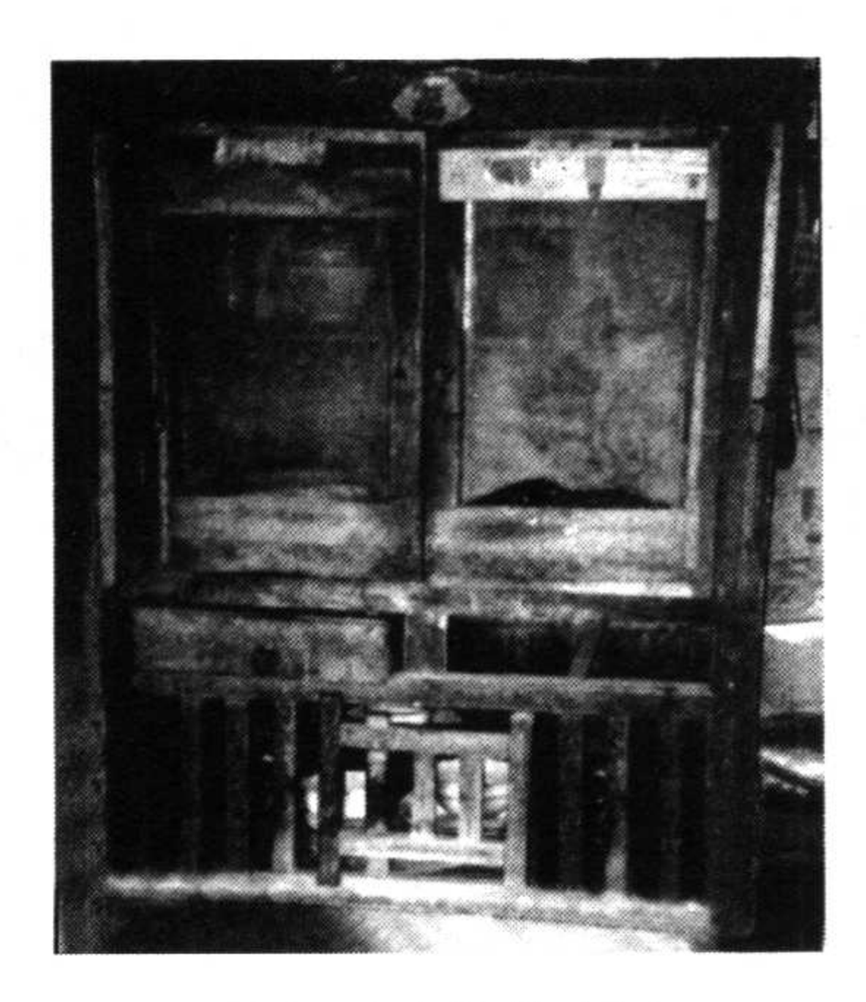
周义荣，男，汉族，78岁，属兔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东前村26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杨洋、何晓芳

1937 年农历九十月份，听说日军要来，和父母、姐姐全家四口逃难到沙洲圩住在亲戚家一个月左右。期间，日本兵到村中抓鸡鸭，邻居一位叫周长喜的爷爷和一位叫莫喜有的叔叔给日本兵送鸡时被枪杀。后来经过天堡桥到西家洼时看到路上到处是尸体。住在西家洼云台山一户人家里近一年。第二年割麦子时回到家，将跑反前怕被抢的家具从池塘里捞出来修理，有一碗橱(左图)、一床仍然在使用。藏在池塘旁边的牛走失。村中 30 户人家中有七八户的房子被烧。



被扔进池塘的碗橱

路途中看到铁心桥一处坟地中被枪杀的尸体，有小孩、中年人、老年人，一共五六个，疑为一家人。后来得知姨大人的儿子和岳母的女婿(住朱家云距东前村六七里路)在一水塘边被枪打死，当时我的姨老表 18 岁，岳母的女婿 25 岁左右。

20. 杨春华口述

杨春华，女，汉族，84 岁，属鸡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铁心村俞家桥 1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曹静、杨洋

我是 17 岁结婚的，在 18 岁的时候开始跑反，带着小孩一起跑反的。当时脸上抹了许多灰，还要穿着破破的衣服，这是为了防止被日军捉到。我见到七八岁的小孩日军都要强奸。1937 年过年前开始跑反，跑到出山(音)，大约离家五里路。在那山洞里住了几个小时，等到日军走了以后

又跑回家。日军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抢那些鸡、鸭等，而像牛这些不能带走的就用刀刺死。我亲眼看到当时冬天下雪，日军叫一个小伙子大约20多岁，下河捉鸭子，他没有去，日军就打死他了。他是刚结婚的，因为跑反没有跑掉。我原来住湖村(音，是个小村庄，现属于江宁)，30多岁的时候搬到铁心桥村的。

21. 唐仁财口述

唐仁财，男，汉族，89岁，属龙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铁心村唐家洼38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

1937年冬月，我22岁，日本人来的时候杀了不少人。我的五叔叔在沙洲圩高桥走在路上时被日本人看见，被日本人打死了。我的弟弟四娃子当时21岁，是上浮桥的学徒，学杀猪的。日本人看见他年轻，手上有茧，就说他是中国兵，用刺刀刺在他的胸口上，把他刺死了。我们跑反到谷里，住到1938年七月，回来后看到王家岗许多烧过后的房子，我现在的邻居唐礼奎，当时他爷爷就有了件很漂亮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掉了。我家里的桌子也被烧了。

22. 钱家兴口述

钱家兴，男，汉族，83岁，属鼠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铁心村唐家洼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

1937年12月，我16岁。当时日本人入侵南京。唐生智领导四万名中国兵死守南京。我和哥哥钱家隆被日本兵抓去当苦力，让我们给他们背鸡和粮食。日本人自己烧饭吃，各人管各人的。我和哥哥当晚就被放回了，我们在胳膊上系上日本人给的白布，这样别的鬼子就不再抓我们

当苦力了。我在吴家山口的沙大门(梅山)看到有四五十个中国兵的尸体,听说他们是被日本人抓起来,用绑带把他们反绑双手,一个接一个连在一起,在草丛中用机枪扫射打死的,后来老百姓把尸体掩埋了。鬼子看到年轻人头上有帽痕,手上有茧的,认为是中国兵,就要杀死。鬼子来的时候,我们跑反到谷里,在途中,我看见一个姓刘的人正在池塘边上。日本人看见了就朝他开枪,共打了三枪,他一头扎进水里。日本人怕他没死,又用刺刀刺他,刺到他耳朵边上。他命大没死,跑到山里把伤治好了,现在住在三心湖。我们在谷里呆了一个月,后来回到村里。我们村有个长辈叫王金和,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在彭家长塘的山头住着五六个日本人,有一个日本人过来抢王金和的两个儿媳妇,他的两个儿子和日本人打起来,结果日本人把王金和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共五口人全部杀死。

23. 倪秀芳口述

倪秀芳,女,汉族,80 岁,属牛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铁心村 1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杨洋、何晓芳

我原住在尹西村,当时 15 岁,日军进村时跑反到沙洲圩一个多月。有日本兵来抓妇女,我又逃到南京城南门,与嫂子一同躲在姑姑家床底地洞里一个月,又躲到尹西公社团子山的祠堂中一年左右。我老公公周永心当时没有跑反,留在家里看门,在离家三四里处被枪杀,尸体放在马槽中埋入土。

24. 姜兴春口述

姜兴春,男,汉族,78 岁,属兔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铁心村 6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何晓芳、杨洋、郭文鑫

1937年阴历冬月，日军从上海到牛首山与国民党军激战几个小时后，去往南京，当时我11岁，住在姜家村。父亲姜大福60多岁，日本兵让他给背鸡去城里，同父亲一起被抓去的另三个人在定坊被杀，其中一个为留在村中看家的姜寿前，六七十岁，另一为家住水塘旁边也姓姜的老人。冬月十八，我只带着被子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起向沙洲圩逃难，因日本兵进圩，五天后向陆郎逃难，躲在大树下，当时下大雪，粮食只得向周围村民乞求。在陆郎逗留五天后动身返家，到铁心桥镇时看到几十户人家的房子被烧，定坊村一水塘中有25具被枪杀的尸体，有的尸体肚子都泡得胀起，脸面模糊辨认不清，我和父亲、哥哥在旁挖坑埋了尸体，在铁心桥路边也掩埋了八具尸体(埋尸体处因挖秦淮河而被破坏)。后日军贴出安民告示。

25. 蒋海有口述

蒋海有，男，汉族，82岁，属猪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马家店村赵家洼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 查 人：郭文鑫、何晓芳

1937年冬月，日军从板桥镇经过水西门去往南京。我当时15岁，住在西一村。家中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妹妹，全家逃难到沙洲圩的亲戚家，呆了半个月左右回到家。听说村中四五个人遇难，其中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逃跑时被枪打死，另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躲在别人家里，跑出来的时候被枪打中而死。双塘赵村几十家房子被烧。曾有几个人被抓走送物品到南京城里，后来被放回。日本兵有的住在小村(离西一村五六里路)，有的住在西一村中一岔路口处。我回村后仍偶尔见有两三个日本兵在白天时窜进村中抢东西、打人。

26. 徐有生口述

徐有生，男，汉族，80岁，属牛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徐家洼20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张晨明、黄婧

1937 年冬天，日本兵进村，当年我 13 岁，和哥哥徐有志、叔叔徐聚宏被日本兵抓去小行桥送马草，其中哥哥徐有志为日军喂马 100 多天，叔叔徐聚宏被日军抓了去马鞍山送鸡、鸭、粮食等。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妹妹徐秀云，当时年仅 8 岁，被日本兵抓去轮奸，后被放回。

之后，我与哥哥徐有贵及其他一些人跑反，跑到谷里的时候经过天堡桥，因天堡桥驻扎鬼子，我们被迫于晚上十点偷偷行进。当时一对夫妇害怕小孩子的哭声惊醒鬼子，便将孩子扔掉了。在沙洲圩的腾麦（音）一弟兄俩是上学的孩子，因为头上有帽痕而被日军击杀。徐家洼十几间房屋被日军烧毁，我家的三间草房、三间瓦房烧得只剩下一间瓦房。

27. 徐有贵口述

徐有贵，男，汉族，78 岁，属兔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徐家洼 25－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张晨明、黄婧

1937 年冬月，我 11 岁，在日军占领南京前跑反，当时日本人来的不多。在谷里待了三个多月，回家来看到六间房子被烧得只剩下一间瓦房，便住在舅舅家。家里七头猪也被日本人抢走了。在去谷里逃难的路途中必须经过一条河沟。河沟里填满了尸体。河宽四五米，三四米深，大多数为老百姓的尸体，水都是红颜色的。

[曹秀英（徐有贵的妻子，原住红花镇鸡鸭所）补充]我当年 8 岁。姐姐小名叫小王子，在日本人进村时躲在锅底下。我母亲盖好稻草后说："小王子，你不要说话，日本鬼子来了。"听到母亲的话后，姐姐害怕地打抖，稻草跟着抖动。被日本人发现，拖走。我母亲跪下来拖着姐姐不让带走，日本人用刺刀顶开我母亲。三四个日军就把我姐姐强奸了，致我姐姐下身肿，吓死了。

28. 韦心旺口述

韦心旺，男，汉族，86 岁，属羊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尹西村冯韦村 2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黎承宇、范博、何晓芳

1937 年冬月，听到日军即将到来的消息，冯韦村大多数村民纷纷前往别处逃难。其中，我与我的母亲、叔叔、奶奶及妹妹在日军到来的十几天前赶到沙洲圩高桥村的姨娘家避难。在避难过程中，我一家人日夜躲在一池塘中土墩上的地洞里。

而在家中，我近 70 岁的爷爷韦正有因年老而留下看门。后来，前往雨花台及三弓桥（音）方向的日军经过冯韦村，烧毁了冯韦村所有的房子，我的爷爷近七十岁了，到门口池塘取水救火，被路上的日军枪杀，尸体后来发现在池塘边。我一家三间正屋、两间草房及中棚、猪圈各一间全被烧毁了。同村 45 岁的男子王发和在石金山被日本人杀害。

我在高桥村住了一个多礼拜，日本人就来到沙洲圩，并命令开船人渡他们到难民躲难处，稍有不从就杀害。我一家人再次逃难，前往板桥母安村（音）亲戚家。两三个礼拜后，由于日本人的到来，一家人只得再次逃向江宁县谷里住了一个多月，直到 1938 年正月回到尹西村。住了两三个月后，回到冯韦村买了些木材及稻草盖了两间草房，艰难度日。

29. 陈吉照口述

陈吉照，男，汉族，84 岁，属鸡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尹西村凤翔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何晓芳

1937 年，农历十月（应为冬月），日军从上海来经过天堡桥去往南京。当时我有父母、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听到江东的警报，全家人逃难到沙洲圩，逗留了三四天。期间看到日本兵抓刘兴和 30 岁左右的妻子，刘阻

止时被砍断脖子。刘兴还有个七八个月大的孩子在门外的摇篮里被枪杀，后跑反路过天堡桥去谷里时，看到许多平民与中国兵的尸体。在谷里的一座小山中待了四五个月回到家中，看到家中两间草房及农具、采水具全被烧毁。日本兵来村中抓人、抓姑娘，约持续了七八个月。他们还让两个老人脱光衣服背对背在地上滚来取乐。

据说，日军在石子岗被雨花台的国民党炮轰，后从上新河绕到水西门攻打南京。到了后来，我们听说日本兵当中有部分是朝鲜人。

30. 娄凤英口述

娄凤英，女，汉族，91 岁，属虎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尹西村双塘赵村 3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黎承宇、范博

1937 年冬月中旬，日本兵开始三三两两来到双塘赵村，村里大部分人开始逃难，我一家先逃到沙洲圩，再逃到后庄，住了十几天，日本人又来到后庄，我一家开始返家。回村后，村里一些人再次逃向南京城里的难民区，在那里人们主要靠一个铜板一勺粥维持，两三个月后才返回家中。在这期间，有一部分人留在家中看家。其中一名叫赵震林的男子因不肯为日军带路而被枪杀在村子里池塘边，当时年仅 32 岁。村子里大部分房子被烧，没剩下几家。

31. 赵万生口述

赵万生，男，汉族，80 岁，属牛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尹西村双塘赵村 2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何晓芳

1937 年冬月，日军攻打南京的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我当年 13 岁，为躲避日本军的迫害，与父母和三个

弟弟一同逃往沙洲圩，住在舅舅家。在沙洲圩住了两个多月之后，迫于安全问题，我逃回双塘赵村，经过西善桥时，踩到了一个被枪打死的尸体。回到双塘赵村期间亲眼看到一位名叫赵震林的村民被日军打死，当时赵震林为躲避日军追捕，掉到了赵万生家门外的一个池塘里，爬起来后被日军打死。另外，还看到两个 50 多岁的老头在他们自己家附近的小井旁晒太阳，被池塘对面的日本兵用枪打死，池塘和小井仍在。看到上述情况，我只能继续逃往后庄村，在后庄村住了个把月之后才回到家中。在我逃难期间，村子里被烧掉的房子无数，大部分难民回家后只得重盖房子。当时很多妇女 15 岁左右就结婚，否则将遭到日军的强暴。日军不时地到各村找花姑娘。当时各村许多妇女被日军强暴，要是不从都被迫害，所以许多姑娘用锅灰把自己的脸抹黑，以免被日军抢走。当时日军驻扎在小行(那里后来曾经是油厂)。

32. 赵秀华口述

赵秀华，女，汉族，78 岁，属牛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尹西村 1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杨洋、何晓芳、范博

1937 年，日军攻打南京城，中国百姓纷纷逃难。我是双塘村人，逃难到了后庄村。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日军在双塘村抓了三四个妇女，都送到了西善桥，当时日军有的住在西善桥，也有的住在安德门，双塘村当时有二三百人。我逃难期间，双塘村大部分房子被烧。当时赵家有三间草房，两间猪圈都化为灰烬。我在后庄躲了个把月后回到了双塘村，用草、木头重新搭了房子住下。为躲避日军的搜捕，我把自己理成光头充男孩。但还是很危险，便和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姑娘逃到了南京城里的一个难民区后才幸免于难。我从后庄回到双塘村，当时村里的一个老太，双目失明，躲在床柜旁边，日军叫一个叫赵震林的男子做饭给老太吃，赵震林由于害怕，拼命逃窜，被日军击中头部而死。在枪击赵震林的时候，另外有一个老头(家在凤凰村)，60 多岁，也死于日本兵枪下。

33. 王有福口述

王有福，男，汉族，80 岁，属牛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尹西村王家洼 3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黎承宇、范博

1937 年冬天，从周家洼（湾）方向来的日军来到王家洼。在这期间，村民大部分四处逃难，只留少数老人在家看门。其中我一家八口人逃到江宁县的谷里，沿路不断看到中国人的尸体。在谷里亲戚家住了两个多月后返回王家洼。发现村里几十间房屋被烧，其中我家也有两间草房被烧，村里还有七八个看家的老人在家被刺刀刺死。其中一名 60 多岁的老人名叫王重有。这些尸体直到难民返乡后才得以安葬。回来之后，还不时有少数日本军人来王家洼奸淫妇女，直到安民。

34. 冯兴兰口述

冯兴兰，女，汉族，75 岁，属猴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尹西村王家洼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范博、黎承宇

1937 年冬月一个早晨，两个日本骑兵在沙洲圩红旗大队旁的大路上跑过，紧接着一声枪响，然后听到信号的日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朝红旗大队开来，当时我 8 岁，不大懂事，就躲在大路旁的家中，当时日军就在红旗大队附近遭遇中国军队，发生激战，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三点，中国军队向后败退，士兵的尸体成堆，而且还发现许多之前为日军拉炮、扛东西的难民的尸体，其中很多被日军砍下了头，这些尸体分布在道路的两旁。除此之外，我还亲眼看到日军抓到四个受伤的中国兵，并把他们的头按在旁边的河水里面，直至窒息而亡。战斗结束后，日军进入村民的家中找米、找锅烧饭，并住在自己搭的帐篷里，一个多星期后才离去。

在此期间，村里年轻人基本上跑到沙洲圩避难，后又集体逃到南京

城内美国人办的难民区里，直到二三月份才回到红旗大队。在难民区时，有一美国小姐按人分粥，而我因年幼一直在家里面。

大队日军走后，不时还有小股日军来红旗大队抢家禽、牲口，另外还找花姑娘，有时还把花姑娘带回住所，几天后又送回来。但如果再来找放回来的妇女时，那妇女不在，周围的人就会遭到日本兵的拷打。

安民后，村里有三四个人，包括我父亲曾去掩埋道路两旁的尸体，一个坑埋几十个，一共埋了好几天。这些尸体就埋在道路对面的河边，后来埋葬尸体的地方建了自来水厂。

35. 龚寿义口述

龚寿义，男，汉族，77 虚岁，属龙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尹西村小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黎承宇、范博

1937 年冬月中旬，日本兵开始来到小村。当时我 10 岁，一家人开始随着村民逃难。我一家先逃到沙洲圩，20 天后，日军来到沙洲圩，一家人只得再次启程返回家中。在回家的路上，即沙大门的河边看到许许多多的尸体，这些难民的尸体中有老人、年轻人，有男人和少数妇女。

而在村里，有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子韩富才因躲避不及在家被日军砍死，留下妻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回来之后，住在西善桥的一个班的日本铁道部队隔三差五来到小村，寻找青年妇女糟蹋，而且还抢牲口，就是安民以后，也经常发生。

36. 白玉兰口述

白玉兰，女，汉族，80 岁，属牛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尹西村袁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郭文鑫、黎承宇、范博、何晓芳

1937年冬月，日军来到东林村，当时我13岁，家在棉花地（东林村的一个村庄），半个多月后，我和两个哥哥、一个弟弟、父亲、母亲逃往江宁县竹营里避难，一个多月后才返家。日军来时，不时有炮弹在天上飞，子弹呼啸而过，临村青石埂被烧了许多房子。刘家村十几个人躲在地洞里被日军发现全部被刺死。住在油坊桥的姐姐侯白氏面对日军的强暴拼死不从，日军就点燃她住的草棚，姐姐爬出草棚后被日军用刀刺死，而姐夫侯正才也被日军抓走，再无音信。当年姐姐17岁，侯正才20岁。另外，我还有一叔叔在逃难的过程中被日军杀害，他尸体在双闸被发现。

37. 赵明森口述

赵明森，男，汉族，79岁，属虎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马家店村赵家洼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 查 人：李琦、王小婕、曹静

当时我12岁。日军阴历十一月来的，住在西善桥。白天到村子里来找姑娘，奸淫妇女。抓人去当挑夫，没用了就把他们杀死。吃的东西都拿走了，抢那些牛、猪等烤着吃。村里郑荣达的大伯被抓，后来在天堡桥被杀死，是他家里的人埋掉的。我看到村里刘德福在镇上喝完酒回来，在路上被日本人看到，一枪没打死，回到家里几个小时后死了。我跑反到谷里住了二三十天，晚上看不见，经常踢在死人身上。牛首山下一条路上，有个50多岁的老头叫汤玉龙，就因为胡子长得长被日军用刀砍头砍死了。在陆郎，百姓杀死一个日本兵，另一个跑了，第二天，跑了的那个带其他日军来报仇，杀光一个村子，看见房子被烧成灰了。安民后回来，日本军还是胡作非为，抢鸡、猪等，找姑娘。

38. 汤秀英口述

汤秀英，女，汉族，79岁，属虎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杨家坟村51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 查 人：郭文鑫、范博

1937年腊月，从东山镇来的日军经过高家库开向南京，我当时12岁，跟着家人逃往龙泉寺避难。而我70岁的外公赵永林及其弟赵永和因躲避不及双双被害，我外公身中四刀，分别被刺在下巴、心口、胸、膀子，死在家中。我外公的弟弟赵永和被枪杀在家门口，子弹穿胸而过。我舅舅赵华贵30多岁被日军抓去，至今音信全无。留下了三个孩子给我和我丈夫，我丈夫杨玉学当时才21岁。除此之外，同村沈钱团的奶奶也在家门口被杀害。当时老人已年过花甲。

我在龙泉寺逃难的过程中，躲在三个大石头后的一个山洞里，同在一起的还有几十个难民。大石上还刻有诗句“走出龙泉寺，走在牛首山，山高四五丈，一日满无黄”。在躲避期间，日本人曾去龙泉寺抓了一些妇女，其中包括我和另一13岁女孩，后来日本兵嫌我们年小才得以幸免。大约一年后，我们才陆续回到家中。

在这期间，日本人给我们高家库的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有经济上的，全村大部分房屋包括所有的草屋都被烧为废墟。农业生产更是无从谈起。在精神上，失去亲人给人们带去了巨大的伤害。日本人让孩子失去父母，妻子失去丈夫，父母失去儿女。我的母亲为此哭瞎了眼睛。

39. 包道成口述

包道成，男，汉族，1926年1月1日生，属牛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定二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1937年冬月二十几(疑为初七左右)，当时我13岁，日本人从陶吴经牛首山经我们村，大部队经过我们村的那条石头路直达中华门，沿路的房子都被他们烧掉了，日本人对小孩子好，给我们糖吃，他们痛恨青壮年，一见到就杀，我们躲着不敢出来。当天，日本人要杀赵贵生的父亲，赵贵生的母亲背着赵贵生跪地求饶，日本人一刀将她半边脸砍下(后留

下大伤疤)，然后将赵贵生父亲杀了。当时我亲眼看到。

我们村的包仁成由于害怕日本人烧他的房子，将草屋的稻草拆下扔入河中，当时日本兵正追着包仁成的侄媳妇，她一边跑一边喊救命，一直跑到包仁成家中。日本人见包仁成正在拆房子，说："你的拆房子的。"一枪将包仁成打死，将其侄媳妇带走了。

晚上我们全家跑反去了沙洲圩，路上有很多难民，部分是从南京城里来的，经过双闸桥逃跑，日本人就在桥上架起机枪向难民扫射，血流成河，河水都被染红了，尸体堆满道路，几百号人就这样死了。沙洲圩几百号人住在湖埂旁，日本人过来时我亲眼看到将一个婴儿摔死。

第二年正月十五，安民以后，日本人不杀人了，不烧房子，但还是逮鸡，用刺刀一挑，杀牛只吃牛腿，还有就是到处找花姑娘，挨家挨户问。

40. 王本有口述

王本有，男，汉族，1917 年 9 月 17 日生，属蛇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郭队(郭家山坑村 4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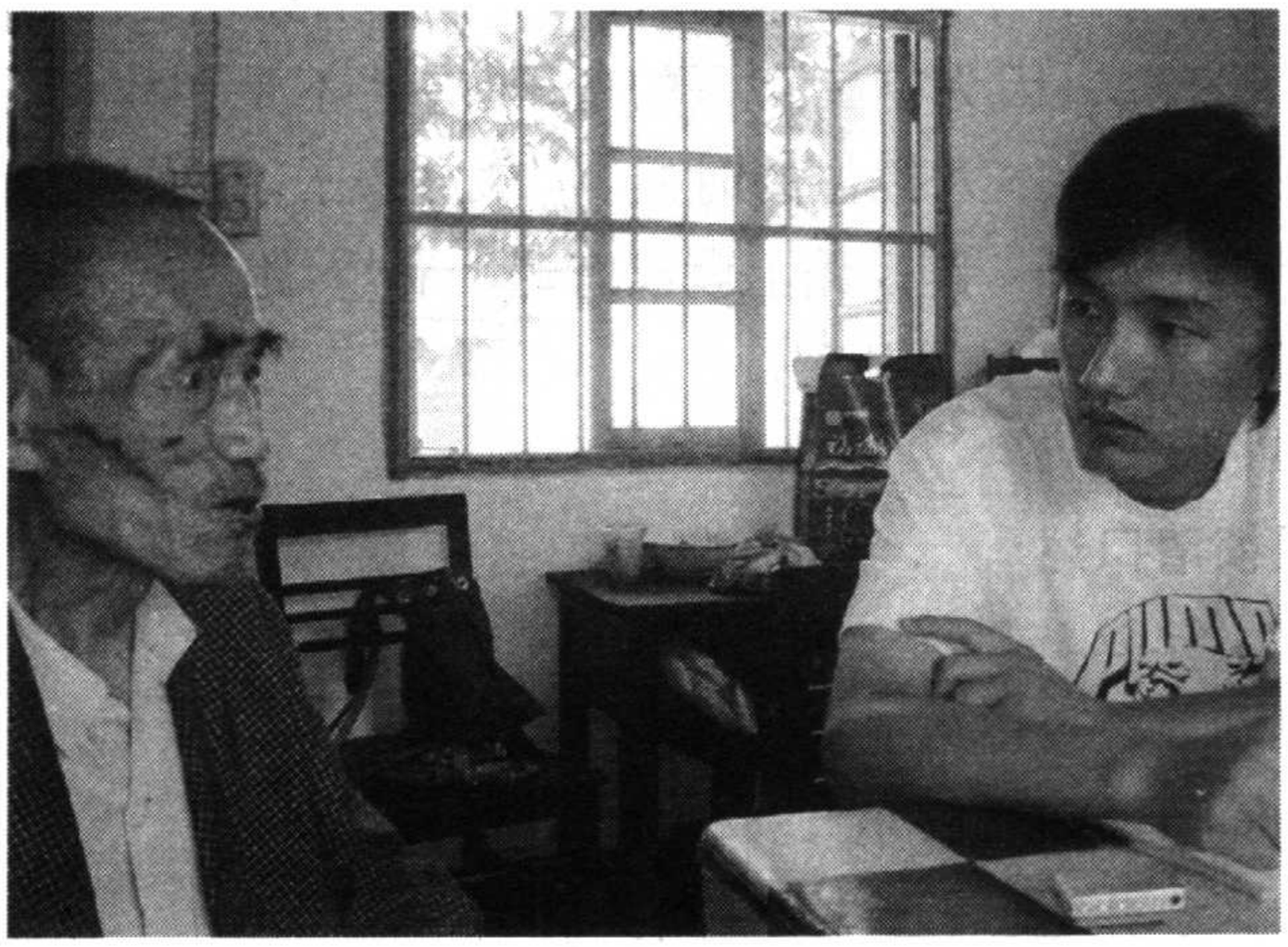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1937 年冬月，我和我的父母，兄妹还有其他一些人向沙洲圩跑反，中途路过了天堡桥，当时桥上有日本人把守，他们高兴就放行，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我看到有个人被日本兵刺死，还把他的肠子挑挂到柳树上。然后当我过这个桥的时候，日本兵就用刺刀顶在我的肩上，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但他们没杀我，让我过去了。

我们跑反回来，大概是 1938 年三月，因为家里没有粮食，我就去安德门挑粮食，路过石子岗，当时那有很多国民党的炮台，炮台周围全是死尸，大概有一万多人，走过去还有一股股死尸的恶臭。

1938 年三月的一天晚上，有十几个日本兵到村子里来抢花姑娘，当时有十几个二十几岁的姑娘都给日本人带走了，还包括我的嫂子王本英。我当时非常气愤，但又很无奈，后来他们又把那些带走的姑娘放回来。



王本有(左)

1938年秋天,有一天日本人把我舅舅刘家新(音)和一个老太太绑在一起,押到王一村(今定坊村王一组),用从山上割下来的干野草裹在两人身上,再用汽油浇,把两个人活活地烧死,我舅舅当年四十几岁。

41. 孙厚泉口述

孙厚泉,男,汉族,78虚岁,属兔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定二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5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我听人讲,日本人过来的时候(1937年冬月),我们这个村(定坊村定二组)打死了一个人,叫朱老头子,当时50多岁,日本人不讲理,不高兴就杀。

牛首山激战的时候,中国军队驻扎在我们村,当时家家户户都有中央军住。后来国民党士兵说:"我们不行了,要撤了。"他们往城里撤,我们一家就跑反到了沙洲圩,在那住了个把月,当时住在一起的有200多中国老百姓,有个日本军官见我们是难民,比较好心,给我们批了一张

300 人的条子。后来日本兵过来的时候，我们拿着条子经西善桥、天堡桥往南跑反去公塘头，因为有三百人的条子，有些不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也跟在我们后面，被日本人拦住的时候，就拿出条子，他们一看条子，手一挥："走。"我们有条子，跑反路上就没有遇上麻烦，跑反的时候在西善桥、天堡桥那几个桥上到处是死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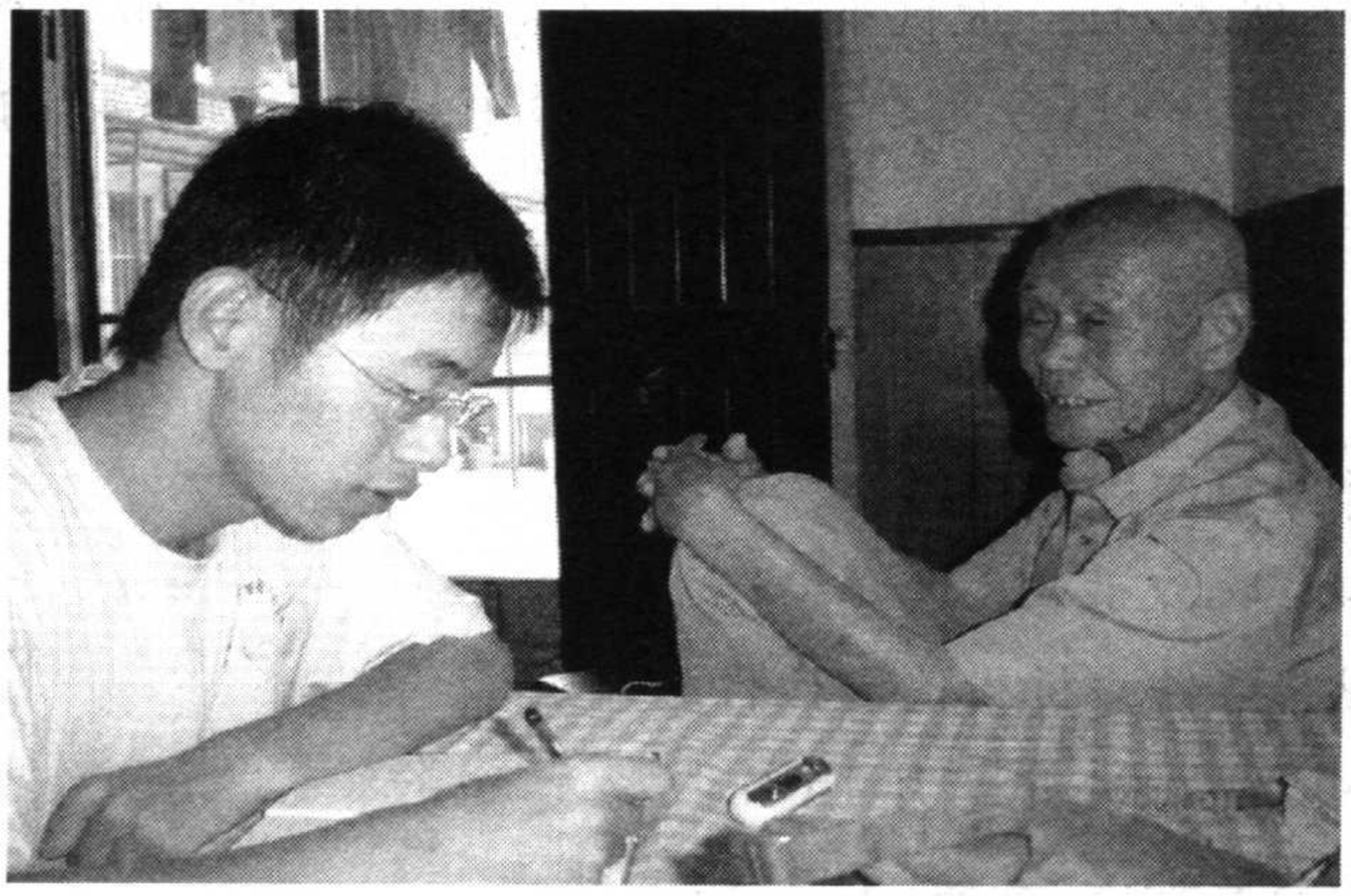
42. 司祯清口述

司祯清，男，汉族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定二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司祯清（右）

日本人是从牛首山那边过来的。日本人攻打南京的时候（1937 年冬月），在牛首山遭到国民党抵抗，牛首山失守后，住在我们村的国民党军队朝南京城方向撤，在石子岗与日本兵发生了激战，日本人进入我们村那天，是从我们村那条土路（现宁谷线）过来的，全村人都躲起来了，百分之七十的房子被烧毁了。晚上，全村人都跑反了，司锡三叔侄跑反晚了，被日本兵杀害。

43. 王素珍口述

王素珍，女，汉族，1919 年 10 月 11 日生，属羊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王一组（王燕街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李晓华、孔令珍

听说鬼子要进村来，村里人就都往外跑了，我和我家里人逃到了安徽省的桥林（音），后来又到了乌江。当时冷得不得了，吃不饱，就挖野菜，棉衣也不暖，那时候受的罪大了。在外面躲了一段时间后，回到村里时，村里的草房全给烧光了。

听说有四五个老人身体不好，没有逃，被鬼子抓到后，拖到村后的塘边上，围成一圈，再用刺刀刺死了。

44. 朱国赵口述

朱国赵，女，汉族，1927 年 3 月 8 日生，属兔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朱二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李晓华、孔令珍

鬼子狠哪，一进村就杀人放火。在我们隔壁的唐家洼村，鬼子用机枪扫死了姓唐的一家子人，只有一位年纪大的没死，当时她年纪比较大，鬼子看她没什么用了，就没杀她。那是 1937 年冬天的事。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躲在村子后面那个圩里面。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到圩里搜查，找花姑娘，鬼子看到一个剃光头的 30 多岁的青年，说他是国民党的逃兵或者是特务，就用刺刀一刀把他刺死了，其实那个人是剃着玩的，他就是我们村里的老百姓，哪知道剃光头也会带来杀身之祸啊！日本鬼子根本就不问的，要杀谁就杀谁。

鬼子除了在村里杀人放火，还不时从飞机里往下面丢炸弹，一些重要的机械制造厂啊、军事方面的厂啊，全被炸掉了。

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杀的人最多，见人就杀，一个人都不放过，见房

子就烧。鬼子杀了那些大人后，连他们的小娃娃也不放过，也杀，一点人性都没有。

45. 汪秀英口述

汪秀英，女，汉族，1923 年 4 月 19 日生，属猪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陈家洼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

我原来就是住在这个村里的，日本人来我们村的时候是 1937 年冬月中了，我看到我们村里的陈永富给鬼子驮东西，驮到南京，他是与一个叫老林(音)的人一起的，都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

陈永贵是陈永富的兄弟，和鬼子走个对面，鬼子让他给他让路，他不让，鬼子就把他打死了，很多天都没有人敢收尸，就放在那边。他们啊，也是的，是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人家都跑了，他们还没跑。唉，那时候的人真是的，什么都没有，还是舍不得家里。

46. 张玉珩口述

张玉珩，男，汉族，1920 年 11 月 11 日生，属猴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陈家洼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

鬼子从牛首山、西善桥那边过来。1937 年冬月十五日，鬼子朝南去，就把我抓住帮他们牵驴子运东西，当时鬼子给我说带路两天就给我回来，我就跟着他们走。走了两天，我问："太君，放我回去吧。"鬼子说："再帮我们牵一天，这路上一个人都遇不到。"我就跟鬼子一直走，一直走，路上也没有看见几个人，一直跟着鬼子走了十天，过了溧阳那边，鬼子才让我和另一个人回来。我们走了半天想起来没有通行证，又跑回去开了一张通行证，平安回到家里。一路上没见过鬼子杀人，路上遇见熟人，鬼子

不让说话，一直走，又不让我们睡觉。

日本鬼子刚从西南过来时，走过村前，遇上了陈永贵，当时他有四五十岁，鬼子要过，他不让路，鬼子就开枪把他打死了，尸体在路上好几天没人埋。

当时中国人老实，一两个日本兵一次就杀了十多个中国人。当时一个日本兵在山上坑边杀了十多人，有一个跑了，现在住在江宁，不知道他叫什么。那座山叫万子山(山上有古金鸡寺)，埋人的那个坑已经被修路给修在路下了。

47. 陈凤英口述

陈凤英，女，汉族，1922 年 9 月 21 日生，属狗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陈家洼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周胤为、李忠会

陈凤英(右)

日本兵冬月初几到这边，那一年我 16 岁，鬼子来时，妇女就躲在几家合挖的地窖(现在已经填了)里，后来躲不住了，只能逃到山里，谷里的山洼的人家里，安民后要有“条子”才能进南京城买东西。

我父亲和大伯伯都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死的时候都是冬月初八，

我父亲从西面回家，在村口（陈家洼）池塘边上时鬼子让他给他让路，父亲没让——他不懂，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父亲一死，我家就完了，人家都瞧不起，家里只有母亲（李某）和妹妹（小李子），那时天天在家里哭，过年的时候没有吃的，我们就得饿着。那年妹妹才10岁，也是整天饿着，我大伯替日本人驮东西到南京城边，回来时在王家塘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跟大伯伯一起去的四五个人也全被打死了。在那个池塘边上死了30多个人，死后都被踢到池塘边上。

跑反时，我躲到谷里去了，母亲和妹妹没有去。一天四个鬼子来到我家，想拖我妹妹走，我妹妹就哭，我母亲就上来护妹妹，有个鬼子一巴掌把母亲扇在了地上。旁边的乡亲们说："你别动，不动就没事。"母亲没敢动，鬼子没有再打母亲，也没拖走妹妹，就离开了。妹妹就在这次被吓出病来，到16岁就死了。我现在一想起我妹妹来就觉得可怜，才10岁啊！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就想哭，我父亲那个时候没有人埋，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就睡不着觉啊！

鬼子在村里停留了三四天，抢家畜，抢的时候村民都不敢反抗，鬼子住在村民的家里，村民都住在外面的场里，大冬天，冻得睡不着，鬼子用农民家里的柴火来取暖，让马吃茅草房上的草，他们还烧了马路西面有钱人的十多间房子。

后来稳定后，鬼子偶尔来村上抢东西，就不再杀人了。

48. 沈明秀口述

沈明秀，女，汉族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朱一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5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1937年的时候，鬼子到我们村里，烧了很多房子，我1936年结婚时候的房子，还有里面的家具，全部被烧光了，鬼子实行"三光"政策，见到东西就抢，看见男的就杀，女的就抢，村里面的女的都不敢露面，躲到山里。

我的父亲叫朱发森，当时 42 岁，他躲在家里的稻仓中，就这样逃过了一命。

村里当时有个哑巴姑娘，是东善桥人，名字叫什么记不得了，她被日本兵抓住，在田野里被轮奸后被杀死，日本人坏事做透了！

1938 年初，我们跑反到山里面，过了八九个月才回来。

49. 李秀英口述

李秀英，女，汉族，77 虚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朱一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我父亲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当时是 1937 年冬月，我父亲叫李文有，当时有 30 多岁，他看见日本鬼子向他走过来，就逃跑，鬼子就开枪打他，我父亲没被打死，但跑不快了，被日本人追上了，用刺刀戳了六刀，可怜啊，我的父亲就被活活杀死了。等日本人走了，家里人才能过去，把父亲的尸体用被子裹了，埋了。哎呀，真是可怜啊！

可怜我的母亲马学英，当时还怀着我的兄弟，有八个月大了。

1938 年初，我们一家开始跑反，路上看到有个女的，背了个小孩，还牵着一头牛，被日本鬼子看到了，鬼子想，看到花姑娘了，就叫她过去，那个女的呢不过去，把牛系好了，撒腿就跑，日本人开枪打死了她，可怜那个女的当时才 20 多岁的样子啊。

跑反途中，见到了一路的死尸，也不敢停下来，心里害怕啊。

我 14 岁开始逃难，要饭，还帮人放过牛，可怜啊，那段日子真的是水深火热，现在好啦。

50. 陈义林口述

陈义林，男，汉族，77 虚岁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定坊村朱一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张传军、黄锋、谢琳

我跟你讲，我一般不接受采访的。

1938年初，当时，我们就跑反到沙洲圩，那个地方四面都是水啊、塘啊，而且当时相当于美租界，就认为日本人的坦克开不过来，到沙洲圩途中必经过沙大门桥，桥上有十几个日本人把守，有个叫尹大江的，30多岁的样子，经过沙大门桥的时候，日本兵叫他跪下，他不从，日本人就举枪杀了他。

我经过那座桥的时候，旁边有个70多岁的老人，过了桥，老人在痛哭他的儿子，老人对我说，他的儿子怕被日本人当作中国兵，就化装成女的，在脸上还涂了锅底灰，结果，被日本人看到，以为是花姑娘，走近一看，是个男的，一怒之下，日本鬼子便开枪杀了他。

到了沙洲圩，我躲在亲戚家里。当时在床底下挖坑，床上盖稻草伪装起来，我躲在亲戚家的牛棚里。当时太阳快下山了，日本兵过来，用类似硫磺的东西，切成橡胶带那样的，点火烧房子。

在沙洲圩戚家大堤，村里有个70多岁的老人，对鬼子说，不要杀这里的孩子，他愿意给日本人带路。然后他对我们说："不要怕。"相当于倚老卖老吧，于是他带着鬼子到别的村，正好走来另一队鬼子，不认识那个老人，开枪就杀了他，他是好人，不是汉奸。

日本人到我家来，要给马装马料，因为看见我家的玉米堆。当时我还小，鬼子叫我二哥给他们装马料，日本人在旁监督。我躲在门背后。我二哥不小心把马料撒了一点出来，日本人就很野蛮地用刺刀刺进我二哥小腿，这时我大哥上去，把我二哥推到身后，说："我来！"后来大哥把马料送到了日本人的营里，才得以返回。

51. 鲁义根口述

鲁义根，男，汉族，88岁，属蛇

调查地点：铁心桥街道孙家村22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 查 人：曹静、杨洋

1937年冬月，日本从板桥到西善桥到沙洲圩、铁心桥，我和我们村村民挑着粮食一起到沙洲圩躲避二十余天，住在当地人家，去沙洲圩的大约有一千多人，有的人裹着大衣卧在人家房子的角落里，有的人躲在地洞里。我亲眼看到百土队孙八四子(小名)、孙华以及马家店陈福州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开枪打死。日军零星在铁心桥杀死很多人，尸体有一些被家人领走，逃亡的村民在胳膊上绑上红布条证明自己是难民。我当年20岁，与另外一个村民孙荣福被日本人抓去石子岗做劳工，后来拿到“放行”的单子回家。

鲁义根(中)

(四)江心洲调查

1. 刘厚荣口述

刘厚荣，男，汉族，1925年2月16日生，属牛

调查地点：江心洲街道永定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9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1938年春天，十几个日本鬼子坐着汽艇，第一次来我们村，捉鸡，杀牛，抓花姑娘。1938年九十月份，我看到日本人将三四十个被铰链子拴住脚的国民党军人押至红星村下道口，用枪和刺刀杀死。有一个国民党军人趁日本人不注意溜了。日本兵见有的国民党军人未死，用木排堆在他们身上，点火将他们烧死，尸体由红十字会处理了。大概也是在九十月份，一个原家住溧水小当村(音)的国民党军人在旗杆码头被日本人识别出来，日本人一刀砍在他脖子上，未砍死，倒在黄豆秆堆上，向我们求救，无人敢上去救，最后他死了。

旗杆村的张谋忠当时二十几岁，日本兵误以为他是中国兵，将他杀了。

1938年九十月份①，一个身上有17发子弹的国民党军人在棉花堤碰到日本人，他不愿投降，一枪打死一个日本鬼子，鬼子未让他再打第二枪，用刺刀将他一刀一刀慢慢地刺死。

2. 魏敬文口述

魏敬文，男，汉族，1920年8月24日生，属猴

调查地点：江心洲街道永定村红星自然村1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9日

调 查 人：冯文生、李晓华、孔令珍

鬼子来的时候是1937年冬月份，那个时候我还小呢，他们杀了好多人，把老百姓房子也烧光了，村里好多人都躲在自家挖的地洞里。我们村里有个叫赵世发的，在鬼子乘船准备走时，他从地洞里爬出来，看看鬼子是不是已经走了，哪晓得鬼子正好掉头看到他，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我们这边当时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士兵，鬼子来的前一天晚上，国民党士兵把子弹都打光了，好像是练枪，听说是特务搞的鬼。第二天鬼子

① 疑1938年九十月份这个时间，老人记忆有误，应为1937年底至1938年初。

来了，真正要打的时候，他们没有子弹了，鬼子让国民党士兵交枪，说缴枪不杀的，那些兵嘛就当真了，因为当时国际法规定不杀战俘的。他们就被日本鬼子赶到国民党的一个仓库里面，当时的位置就在现在的红光渡口那边，然后一个鬼子站岗，一个鬼子把他们一个个的叫出来，到仓库的拐角处，用刺刀把他们刺死，100 多个人就这样一个个地被杀了。

3. 陈培珍口述

陈培珍，女，汉族，1924 年 12 月 31 日生，属鼠

调查地点：江心洲街道永定村红星村石桥 1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9 日

调 查 人：冯文生、李晓华、孔令珍

鬼子坏透了，我一家子受他们多少苦哦。那时候我才 14 岁(1937 年)，鬼子往我们这丢炸弹，一个接一个，我妈妈那时正在生产。后来我和我妈妈、我哥哥，还有一个姐姐 17 岁，一个弟弟比我小几岁，都往安徽那边跑，我那时还小，我哥哥最大，19 岁。有一天，过去几个鬼子，他们把十几个年轻人排成一排，给他们盒饭吃，不吃的都被鬼子刺死了，是在安徽东皖那边，我哥吃了才没被刺死，被他们拉走给他们挑东西。鬼子把枪、子弹什么的，还有抢来的东西就给他挑，我哥哥挑了几支枪，还有被褥，我哥哥受的罪太多了，我讲不出。

那些中国兵，就在那个埂上(江心洲)，他们挖战壕，有这么宽(她比划了一下)。第一天晚上，特务搞鬼，让他们在战壕里练枪，那些国民党士兵就对着土堆一枪一枪地打，把子弹全打光了。第二天鬼子来了，就三个人，拿着枪，他们让国民党士兵投降，说缴枪不杀，那些兵嘛，打不过人家，就相信他们的话，都放下枪投降了。鬼子哪里说话算话，他们把那些兵赶到一个凹地里，用机枪扫射，一个连的人就被三个日本鬼子打死了。要是有个好的领导，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一个连哪！

我们是住在城里的，没活做，我父亲为了挣钱养家，就到乡下给人家干活，抬木头什么的。一次去了几个鬼子，他们看到我父亲正在抬木头，就猛地在我父亲肩部刺了一刀，流了好多血。鬼子太坏了，他们想杀人

就杀人，想打人就打人，哪管为什么。看你不顺眼就找你麻烦。

日本鬼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过的日子太苦了，不知道受了多少罪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没有办法说出来，要是慢慢讲，就是讲三天都讲不完(老人一边讲一边哭)。

4. 刘正保口述

刘正保，男，汉族，1926 年 2 月 7 日生，属牛

调查地点：江心洲街道白鹭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9 日

调 查 人：孙达、宋磊、王晓芳、武狄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家当时住在大埂上(江心洲一地名)，住的都是草房，有很多从城里跑反过来的人住在我们村，我们家就住了七八个，有男有女，从城里过来的。1937 年冬的一天上午九十点钟，日本兵坐汽艇过来，搜捕中国兵。日本兵来到了我家，当时有 5 个城里来的年轻人及一个年轻人的母亲，我和我母亲在家，其他几个年轻人的媳妇躲了起来。但鬼子认为那几个是中国兵，将其中 4 个刺死，当要杀另一年轻人时，他对我母亲和他母亲喊了声："救救我。"我母亲和他母亲赶忙给鬼子下跪求饶，就没有杀他。当天我们村里死了 11 个人，10 个是从城里跑反过来的，一个是我们村上人，叫张谋忠。他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日本人叫他站住，他跑了，一枪打死。那天，我们村李书毫(音)，腰疼，不能干活，但鬼子认为他是中国兵，要杀他，他老婆求饶，才没被杀。

后来几次日本人过来，一件事是逮鸡，另一件事就是找花姑娘，小姑娘一般把头剃光，脸抹黑，成年妇女就躲在田埂上的地洞里。

5. 石保华口述①

石保华，女，汉族，78 虚岁，属虎

调查地点：江心洲街道白鹭村南上 65 号二队

---

① 石保华老人曾经在 2002 年接受过采访。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9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李忠会、王慧

1937 年底，日本鬼子来了，那年我 12 岁，还住在清凉门附近，我亲眼看见一个 10 岁的小女孩被日本鬼子杀害了。那个女孩才 10 岁，日本兵发现了她，就想把她拖走，进行强暴，小女孩哭着，不愿走，日本兵火了，就用刺刀将才 10 岁的小女孩刺死了。

那时候死的人很多，来不及埋，日军就用卡车装死尸，运到清凉山那，集体焚烧，我当时就亲眼看见这样的运尸车，时间大概在 1937 年到 1938 年间。

6. 汪命荣口述①

汪命荣，男，汉族，1916 年 11 月 26 日生，属龙

调查地点：江心洲街道白鹭村南上 65 号二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9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李忠会、王慧

我年轻时候比较调皮，哪里都去，做小生意到过山东、苏北，闲不住。鬼子来那年我 22 岁，日本鬼子不是东西，人小鬼大，老想欺负中国人。

我从小就住在洲上，那时经常到南京城里做生意——小买卖，和鬼子打过交道。鬼子占领南京后，在 1937 年的冬月份，在江东门处将中国军人聚在一块，两边架上机关炮，将人聚在中央，开机枪扫射。有人从低处爬上来就打下去。在人员聚集的地方有两个池塘，当时被鬼子打死的人的尸体就把池塘填满了。一个塘里 800 人，另一个塘里 1 000 人，当时有红十字会的人将他们掩埋了，在池塘边上树碑写着遇难人数，这些碑我都亲眼见过的。

在江心洲上鬼子也杀过不少人，我在洲上长大，情况比较熟悉，那时在洲上和城里两头跑。鬼子来后不久，在洲上园丁东村刘小山的家门

① 汪命荣曾于 2002 年接受过采访。

口，有四五十个中国人被鬼子杀死了，当时就十来个鬼子，这些人中中国军人居多数。鬼子在两边架起机枪，有逃跑的就用机枪扫射，四五十个人好像没有一个人跑掉，全被鬼子用刀捅死了，鬼子连一发子弹都没有浪费。当时中国人的素质太差，教育太滞后了，这些人也太孬，跑不跑都是死，不跟他干嘛！说不定就能活下来了哪。当时都太老实，都吓怕了。这些人被杀得那个惨呀，有很多肠子都流出来了。那些人被杀死后，身上被堆了木筏子，烧了一阵子，尸体后来被运到清凉山附近焚烧了。

在小行单(音)有一家人挖了个地窖，里面躲了不少中国军人，当时有个中国军人逃跑，后面跟了不少鬼子用枪扫射，他跑着跑着拐过墙角就进了地窖，鬼子没有发现他，就没有把他打死。

日本人把中国人不当人对待，日本人要打你的脸，你还不能绷着脸，你还得赔着笑，你要是紧绷着脸，他就越打你，弄不巧还用刺刀刺死你，他们是越打越有劲，你要笑，他可能就不打你了。有一次，我跟我的马大叔叔(已死)进城买东西，背着包到城门口(集庆门)，看到两个日本鬼子在门口守着，我没有向他们赔笑敬礼，一个日本兵就从坐着的石头上跳下来打我的脸，不让我走。鬼子连着扇了我四五下，我不停地点头赔笑，说："皇军行了吧，你就让我进去吧！别打了吧！"他才没打我，让我进了城。老百姓日子还得过，就得学着跟日本人打交道，后来我还是悟出了点门道，跟鬼子打交道，那个苦呀，稍微不小心就得难受。

安民后，本地有个小姑娘，扎着小辫子在田里锄草，那时她大概十五六岁，姓丁的，被日本鬼子发现了，鬼子就把她拖去睡觉，抓着她的小辫子将她拖走，后来又把她放回来了。

我跟你们说几句，听着：中日友好不能友好，仇恨太大、太深，不能讲友好关系。欺负中国人八年，想吃中国。

日本人民国 20 年(1931 年)在东北、21 年(1932 年)在上海打中国，人小鬼大，想欺负中国，现在好什么东西。跟他们好？日本人讲话是假的！像我们快 90 岁的人，见过日本人把中国人不当人，欺负中国人，中国得时刻小心点。

7. 魏树明口述

魏树明，男，汉族，1919 年 2 月 8 日生，属羊

调查地点：江心洲街道白鹭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9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李忠会、王慧

1937 年冬，日本军来到江心洲，那年我 19 虚岁。当时，鬼子进村抓人，有一个国民党部队的士兵，逃到我家，他的腿被日本人用刺刀刺伤了，跑不动了。我就将他藏在我家里，把他的衣服什么的都给他烧了，这样日本人就是来也找不到什么了，并一直照顾他，直到他伤好了。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商尚忠，他就留在我们村，从此在这里生活了，也没有走，直到前些年去世了。

8. 陈效虎口述

陈效虎，男，汉族，1926 年 9 月 20 日生，属虎
调查地点：江心洲街道白鹭村花园 116 号三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9 日
调 查 人：苗成祥、李忠会、王慧

我父亲去世比较早，全靠我二伯伯照看，我在鬼子刚来的时候还住在南京城里面。有一天下午，有 13 个人躲在九龙桥附近的院子里面，我二伯伯也在里面，其中有一个男的抱着一个小孩，他们被鬼子发现了，鬼子以为他们是中国军人，就在外面叫喊他们出来，叫了半天也没敢出来。这时候一个翻译对里面说："只要出来，日本人就不杀你们。"里面的人就相信了，都出来了，这些人都是老农民，成天干活，手上都是老茧，所以日本人就真把他们当作中国军人看待，有一个人被砍死，另外还有 10 个人被戳死，抱小孩的那个人一见鬼子杀人，就用力捏小孩的腿，小孩子哭了，日本兵就没有杀他。我二伯伯也被鬼子杀死了，我二伯伯被日军一刀从左腮刺到右腮，刺死了。那时我 11 岁，亲眼看到他们被杀，都吓死我了。这些人后来都被埋在了附近的庙旁（三毛公庙），分开来埋的。

日本人不讲理，不懂人语，成天烧杀淫掠，他们到老百姓家中抢鸡、鸭、鹅之类的东西，老百姓不敢开门，大人们不敢开门，不敢露面，就让我

这样的小孩子去。有一次，鬼子又来抢东西，我去开门，日本人就拍了我的脑袋一下，将我拍倒了，我也不敢哭，一哭日本人就杀人，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我14岁的时候搬到江心洲去住，鬼子一般不大敢到洲上，他们要来就是一二十人，一起来抢鸡、鸭、鹅之类的东西，来抢的时候我们不敢出声，就看他们抢。

那时候进城要良民证，证件是从五台山上领的。鬼子将二伯伯杀死，家中就没有主心骨，穷困潦倒，有时得跑到五台山上去吃救济。那时的生活，难啊！

六、南京农业大学调查[1]

（一）湖山村调查

1. 戴玉美口述[2]

戴玉美，女，84 周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4 月 3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吴佳莉、罗豪、李川

日本人进村，村上人都吓得躲起来了，我家爷爷、奶奶（爷爷戴春龙、奶奶戴苏氏）就躲在门口山洞里，没跑多远。因为我家爷爷养了很多山羊和鸡，日本人走了好回来照应。那天回来烧个鸡吃，刚刚烧好，还没有吃，日本人就来了。他们就跑，刚出门我爷爷就被日本人用刀砍下头来，头滚在戴大洪门坎下。

---

① 2003 年调查由戴袁支（中国青年报社江苏记者站站长）主持；教师许金刚，学生吴佳莉、杨月兰、汤宇、罗豪、徐永康、李川、黄瑞金、程晓琳、唐秀茂（壮族）、刘凯、冯斌斌、陀扬桦参与。

② 2003 年 7 月 11 日戴袁支第一次调查，7 月 16 日吴佳莉、罗豪、李川调查，2004 年 4 月 3 日戴袁支、苏国宝回访复查。此系复查时由戴玉美口述，其儿子戴厚武以自己为第一人称，写成的书面证词。

当时我奶奶拔腿就往房子后大竹园跑，日本人就给她一枪，打到大腿上，一头跑到竹园躲起来。因为竹园太大太密，看不见里面人，日本人没有敢进去，就走了。我奶奶戴苏氏等到天黑爬回家睡在锅地上（灶门口），因血流得太多，又痛，以后死去。

那时日本人在这儿，人都躲起来了，又没有人，后来家里人就把我爷爷戴春龙、奶奶戴苏氏就埋在房后一个空白地里，直到现在坟还存在。

2. 戴家兴口述

戴家兴，男，75 周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吴佳莉、李川、冯斌斌

日本人来的时候，是民国 26 年（1937 年）冬月初四，下午三四点钟来的。东边有个大场，五亩地方圆。日本人来有二三十人，是一个小分队，红巴巴的旗子往场上一插，枪四五个一码，带刺刀。天色见晚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玩，日本鬼子来捞（抓）鸡，苏昌生帮他们捞，日本鬼子没有捞到，顺手用刺刀背打了苏昌生头一下，苏昌生掉头就跑。晚上见到我们说，打人的兵不是好兵，帮他们捞鸡没捞到就打人。

天黑了，我们回来了，吃完饭，听年纪大的人说，日本兵捞了几个人，有戴昌继、戴兴钏、陈开荣、王立荣、戴兴根、戴兴遗。戴昌继和戴兴遗家（之间）有个夹沟，他们就躲在夹沟里。日本人把他们弄到老小学校操场，用刺刀戳死。王立荣见日本人要杀他（日本人先杀了其他人），他就和日本人打起来，鬼子把他绑在树上用大刀砍头。第二天（初五）早晨我们亲眼看到尸体，王立荣的头挂下来，没被完全砍掉，挂在脖子上。

初四晚上，我们躲在家里，有个严老头的儿子，马群的，三十几岁，受过训练，帽子上有（国民党的）党花（徽），制服是灰色的。日本兵把他拖到我家院子，他们把前后门都闩上，不让严老头进来，用刺刀把严老头儿子刺死，捅了好几刀。我吓坏了，哭了，我母亲也哭了。听到严老头的老婆子哭，我母亲在哭，村里人以为我死了，就说“龙照子”（小名）被日本兵

杀死了。

村里人都跑到岘山上，我们没有去。半夜，中国人部队在岘山上喊“口令”，问东洋人到哪里了，又问村上是不是有兵，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东洋人就是日本人。天亮了，就开枪了，我就跟着父母往外跑。我被日本兵用擀面杖打头，我跟父母跑到旧房基躲下。我妈妈的头被子弹擦破了，妹妹的膀子也受伤了。

中国兵在附近山上，日本兵躲在村子里，在院墙上掏了好多洞做机枪眼。日本兵有飞机、坦克，中央军死了很多人。日本兵有好的也有坏的，有个日本人把我们拉进屋里帮我母亲和妹妹擦了药。日本兵在家里烧山芋和花生吃，都是抢的别人家的。日本兵有望远镜，往山上看，就“咯咯”地笑。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什么是望远镜，日本兵把它凑到我眼前，连山上的石头都看得清楚，也看到山上死了很多中央军，我被吓坏了。

初六、初七，日本军走安基山，从圣村过来，(增援的日本)兵很多，还有坦克。村子门太小，日本坦克把北门撞了个大口子，从坝河过去。中央军死了很多，人都爬不过来，都是(日本)飞机炸的。棒槌山有(中国军队的)炮台，山上没有树，被飞机炸了，蚱蚂山上也有中央军，躲在村子里。中央军自己人打起来，天亮发现了，不打了。中央军尸首没人埋，(村民将他们)拖到山洼里埋了。第二年发洪水，山洪把尸首冲下来，身子肿得像猪一样，衣服涨破了，屁股像笆斗一样大。

戴兴江的母亲戴王氏背着棉被袋往外面跑，刚跑出门，就被日本军一枪打死了。我看见后就赶紧跑回家，告诉我母亲兴江的妈妈死了。

日本人往山上冲，把我父亲带走了，让他背水、饭盒，往崆山上跑。听到枪声，就把我父亲头按下来，没有枪声，就往上爬。和我父亲一同被抓去的还有戴大如和我舅舅谢“呆子”。到西村，日本人让他们俩走路的这一边，他们要走那一边，他们不听话，就被打死了。我父亲被抓去南京40天，母亲就在家里哭，家里有三四个子女，都没饭吃，40天当中担惊受怕，也不晓得我父亲是死是活。日本当官的给我父亲写了个路条，我父亲才回来。我们才知道舅舅死了。舅舅和戴大如的尸体都没有找到。

(1938年)农历二月，我们在家过的年。之后父亲把我们带到江南水

泥厂，有丹国“鬼子”在那边，日本鬼子不打。我妹妹在难民区出痧子，死了，埋在栖霞山。难民区里没医院。① 每户在地上挖个坑，铺上铺就睡。用稻草搭的棚，在棚外面煮饭。棚子多了，数不过来，上千上万。米是晚上从家里背的，日本兵晚上不敢出来。难民营没菜吃，有稀饭吃就不错了。厂里有(外国)旗，我们在难民营住了两三个月。

有几个人是抬(死难者的)棺材的，见到日本鬼子躲不过，就去迎他们。我亲眼看到这四个人被带到孟北的许巷，他们分别是王恒斌(30 多岁)、戴兴钊(30 多岁)、苏昌禄(30 多岁)、苏立道(34 岁)。这是冬月十四日晚的事。有一个叫瘌獾子的人在地主赵礼成家做酒，他跑掉了，到村上报信说看到这四个人被带到孟北许巷后被杀死了。王恒斌被日本人用刺刀捅进嘴里，舌头拖出来四五寸长。抬苏立道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尸体上刺刀刺在心口上。

3. 戴兴江口述

戴兴江，男，77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罗豪、吴佳莉、李川

我叫戴兴江，78 虚岁，从小放牛出身。1965 年入党，现在是有 38 年党龄的党员了。

民国 26 年(1937 年)冬月初四下午，我当时 12 岁，从东面来了几十号日本鬼子，在村边挖洞。有人去向栖霞的国民党军汇报，国民军队就过来了。到了后半夜，打了起来，一直打了一天，国民党向麒麟方向退，死的死，逃的逃。

我父母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我父亲叫戴大如，母亲叫戴王氏。日本鬼子来时，我父母想给全家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出去了。我们左等右等不见他们回来，就出去找。见到母亲死在街上，被刺刀戳死的，咽喉上

---

① 诊疗所设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旁的厂区内。口述人可能不清楚。

刺了个大洞，父亲不见了。当时我大哥戴兴春被抓夫带走了，我和小妹只知道哭，也没什么办法，在别的老人处吃点饭。两三天后，哥哥回来了，哥哥请村里人把我妈的尸体抬回家，为了入棺，用了一张大桌子换了两块门板，请人钉成一副棺材，把母亲埋在村东边。父母死后，村子里还有七人被杀掉，他们是躲在两个房子间的滴水沟（夹巷）里，被鬼子看到，就把他们抓起来杀了，是在初五夜里被杀的。他们的名字是戴昌继、戴昌淇①、陈开荣、戴兴钏、王立荣、戴大林和戴兴根父子俩。

我还记得戴大金和戴兴余父子俩、戴大钧、戴昌述被抓走当苦力，后来戴昌述死在漳桥（音），其他人死在许巷。

还有件事，发生在1941年的秋天，约是农历七月，割稻时节（苏国宝插话说：日本兵走后开始收稻子），从龙潭来了三个日本人，一对父子和一个翻译，被新四军打了车子俘虏了，新四军吃饭时派一个青年看管，三个日本人夺门而逃，还抢了小战士的枪。新四军知道后发动全村群众一起寻找，结果打死了老鬼子，小鬼子逃走了。后来，小鬼子带了大批部队过来，把全村人抓起来，讯问老鬼子下落，后来在崆山山洞找到了，就地找了些柴火火葬了，还追问当时新四军烧饭的地方是谁家的，有汉奸出卖说是夏忠银，就去抓人，实际上抓了夏忠荣（音）带走了。

我还记得1937年冬月，有四个人为了让乡亲们少受损失，去迎接鬼子，他们是苏昌禄、苏立道、戴兴钊、王恒斌。苏立道是理发师。他们被日本人带到许巷杀死了。

4. 戴志善口述

戴志善，男，84周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

调查时间：2003年7月12日

调 查 人：戴袁支

民国26年（1937年）冬月初四上午，我从南京回到湖山。南京已经

① 后经调查，戴昌淇死于自家山墙头。

迁都，我回来动员家里人走。走到上法汛时，我遇到保长王忠华，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赶紧脱离（离开），下午我就到乡公所办难民证，走得越快越好。王说，下午我和你一起去。去乡公所办难民证的人很多。难民证像当时军人的胸章，布的，四方形，上有姓名。

回家时刚走到村边，看见有兵，有三十几个人，一个小分队的样子。村上好多人围着看。我说：看什么？这是日本人。大家一哄而散。

村民散了以后，鬼子分散站岗放哨，四处路口走不出去。那时（下午）五点多钟，天已经黑了。村上人熟悉本村地形，也有几个人从桑园溜出了村。

夜里九十点钟，棒槌山上有电灯亮光，是国民党军来了，向日本兵打枪，日本兵不还枪。

天亮后，日本兵端着帽子，吃从村里抢来的花生米，还打鸡吃，锯树烤火。七点多钟，把我家兄弟三个：我、戴志本、戴志钊，抓去锯树。我一看四边没人，赶紧叫志本、志钊走（上山），叮嘱他们弯着走，鬼子打了好几枪（没打着）。看见兄弟走了，我也溜了。

山上国民党军也打枪，但是不下来。

冬月初五，鬼子在村上杀人。早上七点左右，第一个打的是苏昌福（小兔子），有40多岁，当时昌福往村西桑树园跑，日本人开枪打中他。

戴兴亚，此人还在，在西冈，现在近70岁。他外婆托夏全富的母亲夏赵氏（50多岁），把还是小孩的他背到高庄去。夏赵氏背着戴兴亚向高庄跑，出了湖山村北，在水沟那儿被日本人开枪打死。这些都是我跑到篱笆山（小山）上看见的。

冬月初五晚上，我父亲戴昌淇（当时59虚岁）和大伯、大妈在家。当时鬼子已经把我家房柱烧得好高，我父亲不让鬼子放火，他身体强壮，把两个纵火的鬼子赶跑了。过了一会，来了几个鬼子。我父亲在家，被鬼子用刺刀在颈子喉咙上捅了一刀。后来，我大伯拿铡驴草的刀把鬼子赶跑了。当时我不在家，母亲跑反到了北圩。初十我回来，见父亲已死了。家中用大伯的寿材，父亲穿着血衣入殓的。村上的人跑反走了，是白水桥张小庄的朋友帮忙，抬了埋了，先埋在菜地里，第二年清明才正式下葬，（将父亲）埋在中国水泥厂（运原料）的铁路边（该小铁路至今仍从村

中穿过)。后劈山造田,移到崆山脚下。

冬月初六,在村东,东边是戴兴云家,西边是戴大林家,两家山墙的滴水沟内,躲着11个人,被日本兵抓出来,在戴氏宗祠前面杀了。这些人是戴昌继(四十几岁)、戴大林(50岁左右)、戴大钧(50岁左右)、陈开荣(30岁不到,如今儿子陈福大还在)、王立荣(40岁左右)、戴大金(50岁左右)、戴兴余(二十七八岁)、戴昌述(不到40岁,女儿已经嫁到安徽),还有一个在此避难的作厂人。王立荣被砍头,其他人是用刺刀捅死的。[①]当时我不在家,几天后我回来,村上人告诉我的。一开始埋在大祠堂前,11个人一个坑,是苏昌生、戴兴和、陈开宝埋的。第二年清明,把坑挖开,各家改葬。没有棺材,昌继、开荣、兴钊就被装进衣柜埋了。清明改葬时我看见的。

还有好几个本村人在外地死的:1937年冬月,戴大如,50多岁,和老婆戴朱氏(应为戴王氏)跑反,被日本兵打死,死在漳桥。[②]

冬月十四,王恒斌、戴兴钊、苏昌禄、苏立道,去东阳西边水沟,抬跑反时被日本人打死在那儿的苏立椿。日本鬼子来了,他们没有走脱,说跑不掉了,去迎他们吧,被日本兵带到许巷杀掉。这几个人的尸首被抬回来,我也晓得。王恒斌埋在黄土冈义冢地,戴兴钊埋在村委会门口东边,苏昌禄家无后人,苏立道的坟也在。

还有一个作厂陈达村人,姓言,是戴兴和的女婿,在炮校当兵,穿着军装,来向老丈人辞行,说:马上要走了。结果当天日本兵来了,没有走掉,冬月初六被日本兵发现杀了。

(冬月)初三鬼子从宝华山坳过来,初四下午从圣村到湖山。日本兵有地图。初六夜里,来了大批鬼子,第二批杀人杀得多。(苏国宝插话:初七、初八打仗,湖山村西财神庙西山墙打了一个洞,炮弹未炸,转了好几圈,是庙山国民党部队打来的炮弹。土地庙栓的牛都挣脱了缰绳跑

---

① 此处戴志善回忆有误,据其他几位村民回忆,在戴氏宗祠前的旧小学操场上遇难的是:王立荣、陈开荣、戴昌继、戴大林和戴兴根父子、戴兴钊、戴昌遗,其余人是在别处遇难的。

② 两人确实遇难,但其遇难原因、地点,戴志善记忆有误。戴王氏寻夫遇难,戴大如被抓夫后遇难。参见其他证词。

了，子弹像下雨一样。）初八，鬼子打到麒麟门，我跑到孟北小湖村岗坡桥，看到国民党军从北面龙王山过来，前面的排长插双枪，口音广东人，问我：老百姓，鬼子离这儿多远？有多少？我回答：三十几个。排长说：娘卖×，不要紧，不要怕，我们大批人来了。鬼子飞机来了。初八，乌龙山炮台连打三炮，鬼子的军舰连退几里，我们（戴志善、苏国宝）亲眼看到的。（苏国宝插话：初八下午，国民党兵撤了，初九、初十，乌龙山炮还打的。）我初十回来，看到广东排长的遗体。那时，战死的当兵的遗体和遇难的老百姓的遗体很多，就在山上挖坑埋几个，再挖再埋；没有埋的，火烧了。老百姓捡到过枪，卖了。

后来，鬼子小分队驻在坟头珠山洞（原国民党军的火药库）。

跑反，我跑到龙潭那边的圩里。

在桦墅，鬼子打死了（孟塘村的）秦汉英。

5. 戎士文、戎士伦口述

戎士文，男，88 周岁；戎士伦，男，80 周岁，戎士文的弟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圣村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2 日、19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

戎士文：

（1937 年）冬月初六，我父亲戎长伯记挂家里有牛、猪，就回家看看。从法汛（村）来了鬼子，我父亲看到鬼子没枪，不买账。他不懂鬼子的话，鬼子就和我父亲打了起来，后来又来了七八个鬼子，用锹砸我父亲太阳穴，把我父亲砸死了。我爷爷看见的。戎长伯死在巴子地，即现在自家楼房的西边。

第二天早上，我母亲哭着到二道坝上告诉了我们这一噩耗。冬月十四，没有棺材，用杜礼才家的木料（做的棺材），（把父亲）埋掉了。劈山造田时，将父亲遗骨从原墓址搬迁到另外的山上。父亲死时 49 虚岁。

冬月初六，我四叔戎长福和杜义发，被日本兵背靠背绑在点路塘。四叔咽喉下面被鬼子刺刀戳进去，杜义发被鬼子用刺刀从腋窝下面刺进

去。我看到了他们的尸体。杜仁清躲在官坟山，被日本人发现，拖出来用刀砍了，头掉下来了。我没看见，看见他死的有戎长荣，我本家伯伯，现在已经死了；村上有人听到鬼子杀他时，他“哎呀哎呀”的叫声。杜仁清的孙子杜礼海还在。戎士贵、戎国仁也被鬼子打死了。戎国仁的妻子，见男人被鬼子杀死了，自己走投无路也投湖死了。（后来苏国宝证实说，戎士贵未成家，是他二公公。）那时到处有鬼子。杜义海、杜仁安死在白果树大塘，打鱼打上来的。有一个汤山人，我们不认识他，逃难逃到我家，也被鬼子杀了，死在我家前面院子里，就埋在村上。

在八分田，埋了 18 个（阵亡的）中央军，坑在（现在的）红庙翻水站（那儿）。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妇女，受到鬼子侮辱。我家三间糖坊也被鬼子烧了。

我原在南京学裁缝。冬月初四，鬼子到圣村。鬼子有汉奸带来的，由句容宝华山东家寨过来的。父母叫我跑了，我躲到红庙塘边挖的地洞藏身。外面枪打得很厉害，地洞里的土掉掉的。天没亮，我从桦墅跑到漳桥。漳桥有中央军，不让走。后来，我躲在龙潭圩里，十几个人躲在那儿的小学里。那时，我丈母娘、舅老爷（妻子的兄弟）住西岗龙王山，我夫妻俩和兄弟住圩里。我到江南（水泥）厂是第二年三月份。鬼子常来，要鸡、要花姑娘，我们不敢回家（到那儿避难）。要种田，白天回家，晚上回江南厂，江南厂离这儿十几里路（约 12 华里以上）。挑米挑柴，起码十几个人从难民区一起回来，回到难民区，家里才放心。在江南厂没住几天。难民区到处是棚子，有汤山、孟塘、孟北、圣村的，江南厂是法国地界（实际是该厂有德国人、丹麦人护厂），不给日本鬼子进去。

大约是鬼子来的第二年（此处时间不准，见其他证词），鬼子来村骚扰，把秦义顺拖差（抓夫）拖走，叫他挑东西，不放他走，秦义顺就跑到芦塘，被鬼子一枪打死。他死后，他母亲领养了娘家的侄子。

戎士伦：

我父亲戎长伯、叔父戎长福、村邻杜义发和杜仁清被日本兵杀害的情况我都知道，与我哥哥的回忆一致。另外有一名汤山逃难的男人，被鬼子杀死在我家院子里磨盘石上；还有秦义顺也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

(2003年9月8日晚十时,苏国宝补充)戎国仁因往蚱蚂山方向跑,被日军枪杀于塘边,倒入塘中死去。

6. 杜礼春口述

杜礼春,男,82周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圣村

调查时间:2003年7月12日

调 查 人:戴袁支

冬月初,鬼子来烧房子,我家中的房子也被烧掉了。作孽啊!我们的父亲杜义海,如果在的话,今年101虚岁。鬼子来后,我们跑反跑到圩区花园乡三宫庙,父亲舍不得家,在家看门。鬼子来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半,湖山的戴兴国,他是我们的表叔(奶奶的娘家人),在白果树大塘打鱼,把我父亲拖上来。那时父亲已经被泡肿了。表叔来报信,我们兄弟三人,把父亲拖了回来。父亲的坟在窑山上,现在还在。死在这个塘里的还有杜仁安。

日本飞机扔炸弹,棒槌山上死的中国军人像劈柴一般。

7. 苏国宝口述

苏国宝,男,76岁,湖山村老年协会会长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

调查时间:2003年7月11日

调 查 人:戴袁支、李川、吴佳莉、罗豪

(1937年)冬月初四下午,日本鬼子到湖山村,是经镇江、宝华山、孟塘到这边,避过了句容从山坳子过来。鬼子在村口站岗,不动声色。到了晚上,我们躲到沟里,盖玉米秸睡觉,鬼子半夜杀人,有一个马群过来姓严的人被杀,穿着灰色衣服,接受过国民党训练,但不是国民党兵,住戴兴仁家里避难。当时我家里住了两个避难的人,把衣服脱了埋了,没有被杀。村里的人惊慌了,躲到岘山,在山的石坳里过夜。天没亮之前,

日本人在湖山大桥桥头向孔(崆)山开枪(机枪),孔山上有国民党炮台,国民党军队还击,周围都是枪声。这时日本人挂着手榴弹从岘山下来。打仗从冬月初五持续到初七下午,老百姓被杀了43名,老少都有。① 我的亲弟弟才3岁,被日本人扔到水里淹死了,小名万久。

冬月初七下午,我姨姑夫王立荣在日本人来抓他的时候打了日本鬼子一拳,被鬼子拖出去绑在学校水塘边的桑树上,后来被砍头,头没掉,皮还挂在脖子上。

日本人还抓了7个人,他们躲在两个房子间的滴水沟里被发现了,被抓到江宁县湖山小学的操场,这7个人跪着被刺刀刺死,无辜被杀。他们的名字是戴昌继(30多岁),陈开荣(30多岁),戴大林、戴兴根父子(父:40岁,子:20岁左右),戴兴钏(30多岁),戴昌遗(30多岁)。② 当时有200多家被烧,15户绝户。

冬月初七,我们下山。东流有庙山,子弹像下雨一样,湖山有7个日本兵向许巷进攻,戴大钧、戴兴余、戴大金三人给抓去抬子弹,被打死了。

我们沿土地庙向北跑,跑到漳桥,住了一夜。冬月初八,沿马路向东阳出发,在逃难中看到前面有车灯,苏昌治、苏立新叫我们不要再往前走,正在说话时,苏立椿被打死,子弹是从东湖南面山上打下来的,然后我们就爬行着前进。途中有两妇女被打伤了腿,一个是我堂婶滕家荣,大腿被打伤;另一个是戴赵氏,伤了踝骨。后来我们跑到了圩区,经竹丝巷到京沪线(今沪宁线),期间有从镇江过来的国民党军,跟我们说东洋人来了,让我们跟他们走。我父亲苏立祥担心被国民党抓夫,就继续向圩区逃,发现前面全是水,无路可走,便向对面大声喊,徐明亮(亲戚)听到后,用大木盆将我们接了过去。我们一直住到冬月十四。这期间我亲眼看到乌龙山上的炮台向日本军舰开炮,日本军舰被迫后退。

回家路上,沿途全是死尸,都是国民党和老百姓的,其中老百姓的居多。回到村里,草房全被烧掉了,瓦房没有被烧。日本鬼子坏得很,把水缸都打破了,还把大便包在衣服里面放在米缸里。

---

① 此系老人根据记忆,后经调查不止43人。

② 经苏国宝老人核实,7个人应为6个人。如包括在附近遇难的王立荣为7人。

还有些日本鬼子住在珠山洞，经常过来打猪，抓鸡，找花姑娘，强奸妇女。回来后我们在山下砍树搭棚子住，那些尸体都由各自家里人和同族人帮着埋了。

之后又往栖霞山方向去，一路上住在上法汛的王义洪家、陈家岗的孙家斌家、桦墅村的秦乾海家，日本人在后面跟着就到了。后来又到了江嵊的王昌洪家，这时已快到农历新年了，日本鬼子又跑到李家岗烧房子，我们就跑到江南水泥厂的难民区。农历二月初八，下雪了，我出了麻疹，身上生了疮，脓水连在衣服上。身上都是虱子，动把抓。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没有衣服穿，没有澡洗。有一次，我家旁边的棚子着火了，一下子烧掉几十家。丹国人和德国人的翻译过来调查登记，我父母为了多得些救济(多得 18 市斤米)，把我报成孤儿，让我过去，到了他们那里，我给他们磕头，他们每人给我一块大洋，还希望我留下读书，我没敢。那个德国人穿灰色的衣服，毛茸茸的，胖胖的，个子不太高，那个丹国人要高些。

从难民区回来后，日子过得很艰苦。“四无”生活：吃菜没有盐，洗衣服没石碱，烧火没火柴，点灯没油。我们过得像原始人的生活，没火就在山上找块黑石头，用铁敲，就着纸捻和干草生火。黄豆秸和稻草灰里含碱，用来洗衣服。当时盐是配给制。(后来)新四军从苏北挑盐到这里卖。

(2003 年 9 月 8 日苏国宝给调查者戴袁支来信补充)

1937 年冬月初七，戴昌述本人是江嵊姓丁户招来，跑反往家去看，在漳桥被打死。

冬月十四晚上，苏昌禄带王恒斌、戴兴钊、苏立道三人去“迎”鬼子，被日本鬼子带到许巷在村东用刺刀刺死了。

戴王氏背棉被胎，冬月初六在村中打死在厕所边。

戴兴仁是戴家兴的父亲，与戴大如、谢“呆子”一起被抓夫，戴大如和谢“呆子”没听日本人的话，被日本人杀死。

薛昌禄和儿子薛小马，父子两个都被日本人杀掉了。①

---

① 据 2004 年 12 月下旬，据苏国宝回忆，薛昌禄患过天花，脸上有麻子，“麻”、“马”谐音，因此曾被误记为“马昌禄”。

夏赵氏，受戴兴亚外婆之托，背着兴亚被日本人打死在塘边，时间冬月初五。

戴春龙是戴厚武的祖父，是戴玉美的老公公，跑反时回家被日本兵打死在门槛上。

夏全良父亲夏家国，从难民区回家，挑草遇日军被打死在老鸦塘（淘米）。

戎士贵是我二外公，和戎国仁被日本人打死在嵊山。

初七下午四点钟左右，张世福从墙里村往小湖村与我同跑被打死，死者背着小女儿叫双红，从背上倒在田中。

8. 苏国君口述

苏国君，男，78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冯斌斌、吴佳莉、李川

夏全富的母亲（夏赵氏），受戴兴亚的外婆所托，背着戴兴亚，出门被日本人一枪打死在塘池垠三亩三分田地里。

苏昌福在高庄吃的饭，回家来拿被子，叫他不要回，他要回，回到大湖山村就被打死了。

戴兴和家里死了七个人，不是他家里人，是外地跑来躲难的人。

在小湖山，薛昌禄、薛小马（薛昌禄儿子的小名）、戴春龙三人被杀。①

9. 王功和口述

王功和，男，77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上法汛村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冯斌斌、吴佳莉、李川

---

① 与苏国宝老人的回忆内容有所不同。

我祖父王义泰是小学的伙夫。冬月初六，他回来找吃的，做好饭拿走的路上遇到了日本兵。他当时穿着伙夫的围裙，日本鬼子就拿刺刀戳了他的耳门，砍了他左手，手筋都掉出来了，日本兵一脚把他踹到了水里，后来就死了。饭打到了地上，都没有狗来吃，村上狗都被鬼子杀光了。

我们等了很久都没看到祖父回来，我父亲就出去找了。在水里看见了我祖父的尸体，把他捞到埂上来，用蓑衣盖在尸体上，没抬回来。

王忠贵（夏老太太的丈夫）给我祖父钉了一个薄皮棺材。现在年年清明我还去给我祖父烧纸。

王忠华一枪没被日本人打死，在地上爬，泥巴都抓烂了，还大声喊。

跑反回来后，（全村）房子有12间被烧掉了，都是瓦房。有9间是王熙甫家的，3间是王忠华家的。

10. 王恒芳口述

王恒芳，女，93周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上法汛村

调查时间：2003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冯斌斌、吴佳莉、李川

冬月，当时我大儿子8岁，小儿子2岁，叫王礼和。鬼子来了，我们先到桦墅湾，再到圩子里找亲戚，后又到了周家营。

鬼子来的头一天，我们躲在蜈蚣塘的地洞里。王忠华被鬼子发现，让他带路。我亲眼看到王忠华被鬼子打死在法汛村西的上四亩地里。（我们）害怕，就跑反了。

王义泰，是我本家叔父，我们不敢回去找吃的，王义泰说他年纪大了，不要紧，就回去找吃的。送饭的时候，在村东的小凼凼里，被鬼子发现，鬼子刀快得不得了，顺手一刀把他的两个膀子砍掉了，一脚把他踹到水里，连疼带呛死了。

王忠华家有三间房子、三间猪圈被烧，王熙甫家有九间房被烧。

（调查时王礼和在场，说这些情况，他也都从父母亲和村里其他长辈

那里听说过。)

11. 夏家礼口述

夏家礼,男,79 周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高庄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冯斌斌、吴佳莉、李川

日本鬼子冬月来的,我那时 14 岁。

夏全富家被杀绝了,母子两口人(母:夏赵氏,子:夏全富)和 16 岁的夏小牛被杀死了。我家三间草房被烧掉了。夏家国,夏全良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打死在老鸦塘。

夏元居当时 60 多岁,冬月里跑反躲鬼子,被鬼子看见,用枪打在肚子上,肠子打出来了,死在乌居山凼,坟现在还在。

夏家桃的外公,被日本鬼子用枪打在肋骨上,尸体是从大新塘里捞出来的。陪同夏家桃的外公一起捞出来的还有他外公的孙女。

我父亲叫夏忠荣。1941 年,捞(逮)了日本鬼子父子俩,老鬼子被打死,小鬼子来报仇。日本鬼子在西岗把我父亲带走了,把他带到孝陵卫,还让我父亲抱了一只羊。后来有人在下埠头看见他,被鬼子带上来,还抱着羊。之后父亲再也没回来过,也没人再见过他。老鬼子本来是绑在夏忠银家门口的,小鬼子过来抓夏忠银的,夏忠银跑掉了,就把我父亲抓走了。

12. 夏全良口述

夏全良,男,76 周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高庄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冯斌斌、吴佳莉、李川

冬月初四下午,鬼子在湖山扎营,怕走漏消息,不让人出去。初六、

初七真打了。我初七走的，炮弹在头顶上“呜呜”地飞。乌龙山上有炮台，炸死的人无数。初八不打了，鬼子走了，到了许巷。房子都烧了，十家房子剩两家没烧。

正月初二，我父亲和苏国宝父亲一起回来挑稻草到江南厂，苏国宝父亲喊我父亲走，我父亲不走，说：“你先走，我歇一下再走。”父亲去淘米，日本鬼子来了，我父亲看见日本鬼子就跑。日本鬼子眼力非常好，百发百中，像打麻雀一样把我父亲打死，我父亲叫夏家国（当时 30 多岁），现在坟还在。

跑反时，从高庄到湖山。日本鬼子要杀夏全富，夏全富反抗，被日本人在喉咙上捅了几刀。我们见到了他的尸体。夏全富的母亲夏赵氏，冬月初五跑反时被日本鬼子用枪打死。正月初十，日本鬼子来要花姑娘，让夏家祯，当时 30 多岁，我邻居，帮他们找，人都跑光了，没找到，鬼子就一枪打死了夏家祯，打到肚肠子。夏小牛（与夏家祯同一天被打死），也是在日本鬼子来找花姑娘时，被日本鬼子打到肚肠子，死在竹园里。现在我在电视上看到日本鬼子，就还一肚子气。

我父亲排行老二，死的时候，连木匠都找不到，就拿两块木板，身下一块，身上盖一块，用土埋了。我兄弟姐妹三个，父亲死了，没的吃，我是老大。过年都没的吃，田也没人种了，全家都哭，我 11 岁就种田了。

老子死了以后，我们就住江南厂了，农历四五月份回来，我家还好，牛没被打死，房没被烧。在江南厂时，太阳下山天黑后，就回来挑柴挑米，家离江南厂有十几华里路。江南厂有丹、德人，门口有铁丝网，日本人来，就有人报告丹、德人，日本人（知道后）就走了。我见过丹、德人，德国人个子很高，丹国人个子也不矮，都是大鼻子。有一次难民棚失火了，烧得惨啊，米都被烧糊了（不能吃了）。江南厂人挨着人，棚子靠着棚子，解手的地方都没有。下几天雨，就烧不了锅了，锅就在外面。下雨天人只好坐在棚子里，地上都长霉了，连牛马生活都不如啊。

村上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老的八十三，小的动手搀。老人和小孩日本鬼子不动的。整个村子像鬼村，人都跑了，进村一股糊巴味。

棒槌山南面，死的兵很多。有的头歪着，有的腿抬着，有的直着，有的弯着，有的仰着，有的翘着。中国兵打仗打死的，在山上人都烂掉了。

我们挖大坑，两米深的，用绳子拖着抬进去，像腌菜一样把人埋了，用薄薄的土填上。

夏家桃的外公，跑反躲在这里，在大新塘被打死在水里。当时还有夏家桃的外公的孙女也死在大新塘，当时十五六岁左右，被日本人糟蹋了，跳塘而死。还有夏元居跑反时被日本人打死在乌居山凼。

戴袁支注：2004年7月10日，湖山村高庄二组的夏全清(58岁，属猪)说，我爸爸夏家桃已经去世，我奶奶大兄弟的儿子潘世国现在南京教书。潘世国(56岁)说，听长辈讲，我亲姐姐，当时十多岁，跑反时在湖山投塘而死，她的坟现在还在湖山。潘世雄(潘世国的堂兄，1939年1月出生)说，我父亲潘华庭，今年4月刚去世。听长辈讲，祖父潘尚信那一辈从苏北泗阳县到南京。祖父最早教书，后来做鞋。南京城沦陷后跑反到湖山，当时我堂姐大约16～18岁的年纪，小名叫爱英，日本兵想侵犯她，她投塘自尽；祖父是上吊死的，他的死与堂姐的死有些关系。查潘华庭生前留下的证词："在江宁县湖山高庄，潘爱英被日军追赶，走投无路，投塘自尽"。"在江宁县湖山高庄，鞋匠潘尚信拒绝为日军带路找妇女，自杀身亡"。(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夏家桃的外公"和"外公的孙女"，即潘尚信和潘爱英。

13. 杨义才口述

杨义才，男，83周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圣村

调查时间：2003年7月14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冯斌斌、吴佳莉、李川

冬月初四下午，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大门口，刺刀亮堂堂的。鬼子从观音岗来，在观音岗杀了孟塘陈家边带路的，怕走漏消息。我们孩子躲在后面竹林里。日本鬼子给了我父亲(杨再兴)一个铜板，让他背枪，带到湖山。到了湖山，日本鬼子只让人进不让人出，我父亲顺着沟坝摸回来的。我们晓得日本人来了，(村上)年轻人都跑了。到了龙潭，有

圩子，有沤沤田，（当地人）挖断大埂子，日本人就过不来了。

杜义海在客心塘被日本人打死（我听说的），农历二月份我才回来，二月十一日湖山戴氏将杜义海的尸体打捞上来，他是一个人死在客心塘的。正常人跑到塘里干什么？杜义海埋的时候我晓得。我家的五间草房被日本人烧得干干净净，五头肥猪也没了。（回来时）草房里有两个被烧死的中央军尸首。

龙王山上驻扎了一个师的人，是中央军，接到报告，到这里打日本鬼子。死了很多中央军，我们挖了几个大坑，用耕田用的绳子，把他们拖进坑里，一个坑埋了几十个中央军，都是打仗死的。

我们（自然）村被日本人杀死的还有杜义发、杜仁清、戎长伯、戎士贵、戎国仁、秦义顺、戎长福。

戎长福、杜义发埋的时候，我也晓得。

秦义顺被日本人打死后，他母亲领养了娘家的侄子做儿子，取名秦义德。

戴袁支注：询问孟塘村陈家边有没有人被日本兵杀害在圣村观音岗，对方回答说不清楚。加之，杨义才所说的这一情节未找到旁证，故在观音岗遇难的这名孟塘村人暂不认定。但在孟塘村柏家庄调查时，不止一个村民说，日本兵入侵时，抓了该庄的胡先甫、张敬有、李世富，只有张敬有躲到牛粪堆里，从牛房里逃了回来，其他两人再也没有回来。

14. 梅家印口述

梅家印，男，84 周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3 日、19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徐永康、冯斌斌、吴佳莉、罗豪、李川

我原住宣山村梅家棚。解放后担任过乡长等职。鬼子来那年，我 19 虚岁，但是个头比较矮。

冬月初七，日本鬼子来了，是从京杭国道过来的；大家不知道往哪儿

跑。我家跑反跑到涧南村，有几百号难民跑到那儿，这个村在山坳里，后有大山。大批鬼子从侯家塘到神家庄。这个庄上有条小街巷，还有一个小塘。鬼子捞(抓)到人就用枪打，巷口出来一个(难民)打一个。他们让难民下塘，然后开枪，打了十个人左右。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场上的人(难民)很多，我父母和我都在。鬼子指着我喊："小孩！"我对父母讲，这下我没命了。当时，塘埂上站着不少鬼子。鬼子没叫我下塘，递给我一副麻将牌和一袋他们吃的豆沙糖，叫我背着，说："小孩，嗯！"我就替他们背着，(跟他们)向隐静寺方向走。(后来)大批鬼子上了青龙山圩。山坡北面，一堆一堆的老百姓都叫(被)日本兵打死，小孩站在那儿哭着喊妈妈。我心想，你们的妈妈都被打死了，喊也没用了。中央军在山上，中日双方军队打仗。中央兵的子弹"吱吱"地响。"小孩！"鬼子把我摁蹲下来。大概打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中央兵向南京方向撤退了。鬼子跟在后面追，中央军进了南京，鬼子一直追到麒麟门。晚上，鬼子有几千号人住在那儿。麒麟门北有大塘，鬼子大炮都在大塘上。夜晚八点左右，中央军从紫金山上开了大炮，打了六炮，打死一些鬼子，鬼子往后退，炮就没打到。

住到(初八)天亮，鬼子从仙鹤门走，沿路打仗，当天赶到观音门。沿着紫金山，每家都被鬼子打死三四个人，有的四五个。到观音门，部分中央军与他们打起来。鬼子躲在中央军放弃的战壕里，一直打到初九天亮。

冬月初九，我亲眼看到有五个山东人(中央军的)，被鬼子活捉。在两三亩大的小山沟，鬼子把五个中央兵当活靶子，用刺刀捅死了。被鬼子用刺刀一捅，人就蜷成一团。到初九晚上，鬼子住在战壕里。

到初十，鬼子捞到三个广东兵，把他们拉到小山坡，用东洋刀杀的。刀一拐，掉一个(广东兵的)头；一拐，又掉一个头。东洋刀快得很。这也是我亲眼所见。

这时，鬼子打南京了，向下关前进。鬼子到下关，打死的人可观：看到一个打一个，看到老年人打，看到小孩打；看到中年人，鬼子就扔一块小石子让他去捡，然后在背后打一枪。打死的人很多。我看到一个约四亩大的塘，塘被死尸填满了，水变成了血，估计那个塘有头二百号人(有

一两百人)。

(抓我的这批)鬼子是冬月十二日晚从下关挹江门打进南京的。一进门,我看到中央军的轻重机枪还在马路上架得好好的。中央军有的向东跑,有的向西跑,鬼子用枪扫他们。鬼子进了南京不问老人、孩子都杀。有一家人家,一个中年男人打着"太阳巴巴"旗(日本旗)欢迎日本兵。日本兵一枪把他打死,家里的小孩就用刺刀挑上去。另外,我看到南京的路上(死)人都堆满了,汽车从上面走,不好走,就把(死)人拉到人行道上,像堆柴火一样码在人行道上。

在下关,我还看到鬼子捞(抓)到几个南京老百姓,用绳子捆着,甩(摔)到江里。活人咧!

进南京后,鬼子放我回来,我没有肯走。我看到他们拉的夫一出门就被打死,我不肯走,向鬼子求情,跪下磕头。一个鬼子军官开了条子给我,盖的圆章上有"米田"的字样。我拿着这个条子才走,从中山门出城,遇到鬼子,他们拉我推车子,我脚上没有鞋,起了泡。我给他们看了米田的条子,他们放了我。到西村,鬼子在路上站岗,看到我,招手叫我过去,我只好去。他看了米田的条子,放我回来了。

就这样一个过程。我冬月初七被鬼子抓夫,被抓走十天左右,家里人急死了。

附:湖山村死难、失踪者名单(61 人,不含暂未认定的 1 名孟塘村人)

本村人在本村遇难的(32 人,内有 4 名女性)

王忠华、苏昌福、戎士贵、戴昌继、陈开荣、戴大林、戴兴根、戴兴钏、戴昌遗、王立荣、夏赵氏(女)、夏全富、夏元居、苏国久(幼儿)、薛昌禄、薛小马、戴昌淇、戴王氏(女)、王义泰、戎长伯、戎长福、杜义发、戴春龙、戴苏氏(女)、戎国仁、杜仁清、夏家国、夏家祯、夏小牛、杜义海、杜仁安、戎赵氏(女)。

本村人在外遇难、失踪的(15 人)

戴大如、谢"呆子"、秦义顺、戴昌述、张世福、戴大金、戴兴余、戴大

钧、苏立椿、王恒斌、戴兴钊、苏立道、苏昌禄、戎士亚(哑巴)、夏忠荣。

外村(地)人在本村遇难的(14人,内有两名女性)

言克银、潘尚信、潘爱英(女)、许吴氏(女)、马群严老头的儿子、一个汤山的避难者(男)、七八个在戴兴和家避难的外地人。

除夏忠荣于1941年被侵华日军无辜抓走再也未归外,其余60人均于1937年冬至1938年春遇难。

(二)仙鹤门调查

1. 戴永明口述

戴永明,77岁,属兔

调查地点:仙鹤门南街126号

调查时间:2003年7月

调 查 人:唐秀茂、刘凯、汤宇、徐永康

1938年三四月份,一对夫妇和两个小孩一家四口在船上被日本人看到,日本人想捞那妇女,夫妇撑船到水中间,日本人捞不着就用枪打,那个妇女抱着娃在吃奶,日本人一枪打死了她们两个,那个男的抱着另一个小孩跳河自杀。

1938年,日本人从路那边走过来,有个姑娘被日本人看到了,姑娘看到了日本人就躲,日本人找不着,就放火烧房,姑娘从壁橱里逃到屋后的杨柳树上,火太大,憋不住火熏,跳到河里淹死了。

我14岁那年,在仙鹤门有一土匪盖的楼房被日本人占了,屋里有日本人吃的、穿的、盖的东西,我从那走过,被日本看到,就打了我一个耳光。头打晕了两眼冒金光,日本人没管我,我就走了。

在栖霞寺里,看见日本人奸污妇女,那时我还小,不懂就去打稀饭,

之后回来有大人讲，日本人叫那妇女明天还来，说糖白果大大的有。第二天那妇女躲过了。

2. 和广奎口述

和广奎，男，89 岁，属兔

调查地点：仙鹤门北街 72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调 查 人：唐秀茂、汤宇、刘凯、徐永康

民国 26 年(1937 年)，那时我 23 岁跑日本反。我去卖柴在太平门被日本守军打了一个耳光，把我耳朵打坏了(老人现在还耳背)。日本人用刺刀在柴里戳，日本人精得很，怕里面有东西。

有一次日本人抓中央军，叫他们用绑腿绑自己，最后日本人用稻草把他们烧死了。在西岗火车站(现为紫金山火车站)日本人看见妇女就抓，我老太(妻子)有一次差一点被抓，幸亏跑得快，躲在方柜里，盖着一动不动，日本人抓不到，就把房子里陶明善的母亲打了一顿。村里的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那年冬天，死的人多，那些人死得很难看，有躺着的，爬着的，等等，那些死人都发臭了，村里人就把那些死人埋了。防空洞里埋的都是死人，街上都埋过人，小乌龟山也埋过人。国民党打败了，从燕子矶过江，用木板，棺材板，趴在上面过江，当时没有船。

周开鹏曾住我们家，他被活埋，是红旗农牧场李家村的人埋的，日本人走后有人把他救起。

我有个老表，叫阎正席，日本人让他去开会，日本人叫他快快的，老表说快快的，日本人就打他，打了几下。

20 世纪 70 年代，有人把人骨头埋到小乌龟山，到处都是人骨。

3. 衡厚保口述

衡厚保，男，70 岁，属狗

调查地点：仙鹤门北街 24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调 查 人：唐秀茂、汤宇、徐永康、刘凯

亲眼看到日本人把我们村所有的房子全部烧掉。

日本人拆老百姓的房子砌碉堡，他们要拆哪座房子就拆哪座房子，老百姓不敢反抗。

我们跑反时看到街上、房子里都是尸体。1939 年秋，我二叔（小名叫小狗子）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搬运秘密军工产品，在南京珠江路到莲花桥之间的某个地方被日本人用机枪杀死。

赵志强与我二叔一起被抓，亲眼见到我二叔被杀。我哥哥衡志明和我也知道（听说）此事。

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抢花姑娘，五六个女同志被日本人扒光，检查身体。看到妇女脸上涂着锅灰。在淮安北门一个坟场，看到五六个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几个老百姓，说他们是“毛猴子”（土八路被日本人称作毛猴子）。此事发生于 1938 年秋。

4. 金永奎口述

金永奎，86 岁，属马

调查地点：仙林新村 28 栋 1 单元 2 楼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调 查 人：汤宇、刘凯、唐秀茂、徐永康

当时我 20 岁，跑日本人反，日本人来，我们村（东码头村）被打死了很多人。我二伯父金长兴被打死，年轻人一起跑日本反到江北去，留老头看家没走，都被打死。我隔壁金长银和夫人刘氏一家两口躲在防空洞被日本人发现，被日本人打死。二伯父看见两个日本人想躲被打死，我们爷爷金起牛告诉我们的。我们从江北回来看见他们的尸体。

金永福（双目失明）和一儿一女留在家看门，三个人被打死，死在池塘里，我们回来把他们捞起埋葬了。

每天都有日本人到栖霞寺找花姑娘。妇女、小姑娘都用锅灰抹脸。

5. 金正焕口述

金正焕，男，83 岁，属鸡

调查地点：仙林新村 22 栋 3 单元 2 楼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调 查 人：汤宇、唐秀茂、刘凯、徐永康

日本人来，我们南京人看到就害怕。我走到富家桥，去我干爹家，他叫我赶快走。干爹名叫关家于，他告诉我，他看到 13 个国民党警察想过江，被日本人看到，警察因为戴帽子，头上压的有印子，日本人就叫这 13 人全跪下，用枪把他们都打死了。日本人看见年轻人就打，于是我就走到八卦洲。

1939 年，我们挑了一担西瓜与村里人一起进城去卖，养家糊口，遇到守城的日本人向他们行礼时脱帽子没来得及，日本人就打了我两个耳光，把西瓜全戳坏了，我头都打晕了，跟我一起卖西瓜的村里人都看见了，他们有金正林、金正发、金正福、金永寿，这件事发生在太平门。

6. 孙基铧口述

孙基铧，86 岁，属马

调查地点：仙鹤门南街 141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调 查 人：汤宇、唐秀茂、刘凯、徐永康

当时 20 岁，1936 年到江北，1937 年回来，阴历正月十五，日本人叫我和姓周的下塘游泳，日本人用石头砸我们，姓周的不会游泳。我个子高，游得快，姓周的被日本人砸中了。日本人白天不出来，晚上才出来，怕八路军。日本人过来就奸、杀、烧，这些都是日本人，不是朝鲜人。碰到小孩，高兴的时候就玩玩，然后再杀掉。吃饱了，喝足了，他们就不管。看见妇女就了不得了，就奸。国民党抓壮丁，兄弟一个的不要，两个的去一个。日本人来时，(老百姓)老弱病残的不走，有力气的都到江北去了。(听说)吴光如是个地主，有粮食有房子，不肯走。日本人来时，他拿旗子

欢迎他们，结果被日本人砍了两手，一枪打死了。日本人把俘虏两手捆住，推到房子里烧死。看到日本人，中国人腿都软了，走不动了，因为日本人太凶恶了。第二年(1937年)回来看家里(情况)，被日本人抓到了，日本人问我路："离去栖霞还有多远?"日本人不懂，我用手比划，有八公里。日本人指着我说："你是国民党的太君，是太君的秘书。"日本人三个人有一把枪，两个人有一把刀。日本人说我把路指远了，叫老百姓在平地上埋我，土没盖严。一个妇女横穿过去，被日本人看见了，日本人叫同伴一起追过去，女的跑到山上去了，日本人不敢追了。日本人走后，老百姓又把我挖起来了。我躲在江北时，日本人不敢去，日本人晚上不敢出来，怕摸他们的黑(即晚上被偷袭)。日本人叫你，你不听，就用枪打你。我看见一个妇女住在栖霞寺里，长得很壮，被日本人抓去，被六个人轮奸，爬不起来，像喝醉酒了。听栖霞寺的人讲，妇女扎黑包头布，脸上全涂黑。日本人一辈子不会对中国人好的，中国友好，日本不会友好，日本人表面友好，日本地方小，肯定会侵略中国。听说一个上海人来这儿，因为他老伯是这儿的人。在栖霞寺，一个儿子在玩耍时，被日本人打死了。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中国死了多少人！惨死了！抓住中国俘虏和中央军用铁丝捆起来，然后烧死了。在我们这个街死的人很多。朝鲜人凶，打仗全在前面，大胡子，个子大。后来好了，日本人不杀不掠了，矮个子要好些。

7. 张连福口述

张连福，74岁，属马

调查地点：仙林农牧场

调查时间：2003年7月

调 查 人：汤宇、唐秀茂、刘凯、徐永康

农历冬月初七，那天下午打仗(国民党和日本人)，打了两个多小时，在仙林那边，国民党过不去，退到仙鹤门，一个国民党军官躲在青马村亲戚家里，被日本人烧死，是我亲眼看见的，尸体烧焦了。(亲眼见)日本人烧柴火堆，鹅躲在柴火堆里，吴会言(中年男子)去救火，被日本人抓住，

日本人经司令部同意，将他打死了。还有个老太被打死了，我不知道原因。郭果营死人多。日本人把房子烧掉了，许多人都逃到栖霞寺去了。仙鹤门当时死了很多人，沟里的水殷红殷红的，街上躺满了尸体，大部分人都死了。少部分人逃走了。日本人中有许多满脸胡子的朝鲜人，烧房子，抢花姑娘，不拿粮食，抓鸡、鸭、鹅等许多家禽。

8. 周基华口述

周基华，1925 年 10 月 10 日生，属牛

调查地点：仙鹤门南街一生产队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调 查 人：汤宇、唐秀茂、徐永康、刘凯

1938 年 3 月份，我从江北回来找父母，他们住在栖霞寺中学大礼堂，栖霞寺住满了，只好住栖霞寺中学大礼堂。我母亲看见我就哭了。她以为再也见不到我了，我和母亲在那里住了两三天。有日本人来找花姑娘。第一天，有一个 30 多岁的妇女被拖走了。第二天一个日本人晚上打手电筒来找第一天的那个妇女，那个妇女被两个男人用被子盖起来，躲过去了。我们三口（父亲、母亲和我）看到了害怕，逃到江北去了。

9. 周基仁口述

周基仁，76 岁，属龙，周开鹏之子

调查地点：仙鹤门北街 27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调 查 人：汤宇、唐秀茂、徐永康、刘凯

我听我父亲说过以下事情：我父亲识字，日本人问我父亲到栖霞有多远，我父亲怕麻烦，就说不识字（日本人听不懂，只好叫老百姓写字），日本人就问其他老百姓，其他老百姓说我父亲识字，日本人就说我父亲是中国的太君。日本人叫我父亲下塘，还有孙基铧，叫他们浮水。父亲不会浮水，他们就用土泥巴砸我父亲。上塘就说要活埋，当地人叫我父

亲趴着，日本人叫老百姓盖土，父亲咳了一声，日本人就说我父亲还没死，用锹砸了我父亲头一下，父亲头上后来留了大约一寸长的疤。老百姓骗日本人那边有鸡和花姑娘，日本人就去追鸡和花姑娘，老百姓就将我父亲和孙基铧救起。当时我 10 岁。戴永明曾听周开鹏和孙基铧说过此事。周基华曾听老一辈人说过此事

此事发生当年曾听周开鹏和其他人说过。

10. 倪金贵口述

倪金贵，男，89 岁，属兔

调查地点：仙鹤门南街 219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记录整理：汤宇、唐秀茂、刘凯、徐永康

中央军和日本人打仗，每家都有士兵被打死，铁路过去岗子上人都睡满了，死的人都有味道了，老百姓就把死人抬到煤厂那边。（20 世纪）70 年代建煤厂老百姓又把骨头挖出抬到小乌龟山脚，埋了两个坟。

（三）孟 塘 调 查

1. 周永凤口述

周永凤，女，81 岁

调查地点：孟塘 54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冬月初四，一个汉奸带着一队鬼子从东南边（九华山）进了村，在进村前鬼子用大批的飞机轰炸，在一座石桥上，跑反的百姓被炸死了许多。有个人被炸到树上去了，好吓人噢！我们都跑到北边山上去了，在山上

挖个洞，躲在洞里面去。鬼子进村后，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村里满是火。

我姑父彭维新和大老官（绰号）被鬼子杀死了。有些老百姓晚上回来摸东西吃，被鬼子撞到了，被打死了，杀死的人很多。

听我丈夫说，有两个鬼子骑马比赛杀人，从中央门到句容，看谁杀得多，其中有一个杀了108个，另一个杀了105个。

村南山坳里有一个营的国民党，被鬼子包围，都被杀了。

一个叫三胖子的妇女被鬼子糟蹋了。

2. 王贤珍口述

王贤珍，女，86岁，属马

调查地点：张家岗33号

调查时间：2003年7月11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冬月初四，我那年20岁，鬼子从东边过来，我们在山里挖个洞就躲进去了。炸弹炸了两天后，鬼子就进来了，在桥上炸死了不少人。我小阿姨、老公公（44岁）在跑反时被鬼子用枪打死。我亲眼看到一个姓张的五六十岁的老人和他家里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活活被日本人踢死。晚上回来摸粮食的路上，鬼子杀了很多人。

我丈夫被鬼子抓到南京，一起和鬼子做事，不敢随便动，只能听鬼子的，另两个不听，被鬼子打死。我丈夫装佯害病，18天后被放回来了。鬼子进村后，就要花姑娘。我们村被抓了两三个（姓名不记得了），我当时很害怕。鬼子叫男的找花姑娘，没帮找到的，就被打死。日本鬼子把房子都给烧了。我和老头子、老婆婆以及村里部分人在腊月某一天（具体时间不清楚）逃到难民区，见过白皮肤、大眼睛的外国人，大约住了十多天，难民区挤不下去了，我们三个就住到亲戚家。你们不晓得那时候日子有多苦呀！

有一次，两个村民带着鬼子找到我们躲的洞里来了，我和婆婆被看到了，那两个村民拉着鬼子叫我们赶快跑。老百姓拿钱、粮给外村的花

姑娘，叫他们应付鬼子，好使得鬼子不再找花姑娘了。

房子被烧后，王老太一家重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家园，那种苦和痛隐隐显示在她的谈话期间，她直说日本鬼子坏！

3. 王建刚口述

王建刚，83 岁

调查地点：张家岗 57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鬼子来时，我 17 岁。

鬼子从山里来的，有一个汉奸带路，看见人就打。

冬月里，我们七个人被鬼子抓去给鬼子抬抢来的猪、鸡……去汤山大楼（鬼子住的地方）。回来时我们让鬼子写了一张纸条（通行证）。我们也不知道写的什么。路上听到“叭叭”两枪。四个东阳的就被打死了。我们三个吓得趴在地上，从马路边跑回来了。

还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家子四口被杀，男的挑着一个担子，后面是家什，前面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女的怀里抱着小孩，被日本鬼子用枪打死了。

鬼子看到手上有老茧的，头上有箍的，就以为是拿过枪的就要杀，总共打死八个。

西北区周区长来开会，为扩大根据地，带了两个警卫。二鬼子带鬼子过来了。周区长躲在一个店里，二鬼子进去了，查证，周区长突然拔枪打死了他。两个警卫翻墙逃了出去，（但）店被鬼子包围了，周区长他们被打死了。后来鬼子冲进来，打我们。

听说夏河子（音，某乡乡长）、苏围城（音，某乡乡长）一共四个人，被鬼子抓去，喂了狗。

下巴村，弟兄三个，被鬼子用刀砍了，死了一个，活下了两个。

桦墅村，有二十几个人去偷鬼子东西，被鬼子全杀了。

许巷村，有一个叫艾义阳的，他们三四十个人被鬼子砍了，砍完后，

鬼子又用大洋刀划他们的尸体。艾义阳的脸被划了一刀，艾义阳没被砍死，从死尸堆里爬了出来。

村角山坳里，国民党军一个师的两个团过去了，最后一个团，一千多人，被鬼子包围了，全杀了。

4. 张庆亮口述

张庆亮，男，82 岁

调查地点：张家岗 35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许金刚、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那时我 15 岁，鬼子是在冬月里过来的，他们一来就烧房子、杀人。孟塘村的房子几乎全被烧光了。总共打死了十几个人，这些人有小龙子（音）、张庆风、邓志强、夏永源、雷忠旺、笪东归、伯父张宇民、秦思英、林小兔子，其他人记不得了。日本鬼子真是惨无人道啊！

卖豆腐的哑巴也被鬼子给杀了。林小兔子在桦墅村茶馆里被杀了。雷忠仁（两年前死去）被鬼子抓去帮鬼子抬猪，后来逃走了。

鬼子来的时候，我们都躲到圩子里去了，有些人被鬼子抓去几天后，又被放回来了，部分人跑到江南厂（江南水泥厂），我们村总共被杀了几十个人，飞机炸死了许多人。

鬼子要找花姑娘，我们村的人就花钱和拿粮食请花姑娘来应付鬼子，鬼子在我们村真是惨无人道呀！我听说葛巷的秦汉英被鬼子抓去，被打死了。

家人被杀后，一般要等安民后才敢将他们安葬，真是惨无人道啊！

5. 秦有才口述

秦有才，男，82 岁，属狗

调查地点：葛巷 14 号旁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许金刚、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鬼子是在农历冬月初十过来的，一来就烧房子、杀人，我们都躲到山洞里去了。我亲眼看到一个叫小四子的四岁小娃被打死了，秦义兰跑反时被鬼子在手臂上打了一枪。夏永源和一个妇女在马路上被鬼子撞到了，夏永源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妇女跑掉了。

我们村总共死了三个：秦恩宝、小四子、秦汉英，秦汉英当过乡长，后来他与另三个(林小兔子、一个哑巴、一个名字不晓得)在桦墅被打死了，雷忠仁逃出来了。

鬼子在我们村要鸡、猪、牛，还要花姑娘，抢了百姓的驴子，牵着驴子叫百姓给他们杀。

6. 张凤英口述

张凤英，女，85 岁，属羊

调查地点：孟塘 140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鬼子是在冬月过来的，一来就把我们村的房子烧了。我们都躲到圩子里去了。我们家总共被烧了三间房子，我们被吓死了，很害怕。我那年 19 岁。鬼子要花姑娘，我们听不懂鬼子讲话，鬼子找不到花姑娘就打人。听说有一个姓彭的村里人，鬼子问他新四军在哪里，他不说，鬼子就一枪把他打死了。

7. 马友华口述

马友华，男，72 岁

调查地点：孟塘 109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鬼子来时，我刚 6 岁，在给地主放牛，鬼子一进来就烧房子，总共烧过三次，我们村的房子几乎都被烧光了。听说我们村有一个叫彭维新的

被鬼子叫去烧饭，有一天他帮鬼子做了一条鱼，鬼子不喜欢吃鱼头，叫他吃。后来鬼子觉得彭维新把鱼头吃了，不就是骑到他们头上了吗？就把彭维新带到一个山上的大坑旁，砰的一枪就把他打到坑里去了，子弹正好打在他的头上。

8. 郑本兰口述

郑本兰，女，74 岁

调查地点：孟南零五号电线杆旁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跑反时，我 18 岁。在跑反的路上，鬼子飞机炸死了许多老百姓。鬼子一来，我们就跑到北面圩子里。鬼子一来就烧房子，总共烧了三次。第一次烧了大部分房子。后来有一次，新四军打死了一个 18 岁的小鬼子，鬼子当晚就来村里把房子都烧光了。我们村的吴老三、吴老五晚上回来拿东西，半路上碰到鬼子，被打死了。跑反时，我四叔在家里看家，被鬼子打死了。

听说我们村有一个叫彭维新的，给鬼子烧饭。有一次他给鬼子烧鱼，鬼子怕吃鱼头，就叫他吃，后来就把他拖到一个坑里，把他打死了。

9. 周文法口述

周文法，男，77 岁

调查地点：孟塘 208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日本鬼子从东边过来的。跑反时，日本鬼子用飞机炸死了很多人，有好几十个，还有一个被炸到了树上，肠子都出来了。

农历三月份鬼子不打人了（安民后），我们村的彭维新被鬼子抓去做饭，彭维新做了一条鱼，鬼子不吃鱼头，他就把鱼头吃了，鬼子看到没了

鱼头，非常生气，就说："开路开路的。"然后就把他拉到一个荒山旁边的大坑旁，一枪打死了。

农历三月份，我们村姚老头回家来看看，被鬼子看到，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

我们村（老孟塘）死的人不多，有十几个人吧。

10. 郑本凤口述

郑本凤，女，83 岁，属鸡

调查地点：孟塘 132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鬼子来时，我们家就躲到龙潭那边去了，我们村的房子全部被烧光了。我们家两间房子也被烧了，我奶奶和公公没得（地方）住，就搭了个小棚子。

有一次一个新四军叫我回家，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鬼子，他把鬼子打死了。我吓得赶紧跑回家，又和一个村的妇女一起躲到山洞里，鬼子搜山，有个鬼子踩到我脚上，我吓得动都不敢动，幸好鬼子没看见我。

我们村有几个姑娘被鬼子找到了，其中有一个叫三胖子的在一个山上被鬼子给糟蹋了。

姚老头晚上回家看看，撞到鬼子，被鬼子枪杀了。

11. 邹志家口述

邹志家，男，80 岁，属鼠

调查地点：安基山西 44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日本鬼子是冬月十三进村的，从东面过来的。鬼子一进村就要花姑娘，烧房子。我们村的房子大部分都被烧掉了。我家有三间草屋被烧。

村里有十几个人被杀，他们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们跑反回来看到路边杀了很多人，还有的扔在水塘里。

听说孟塘有个叫彭维新跟日本鬼子做饭，最后被鬼子杀了。

我们当时很怕日本鬼子。只要鬼子一来我们就躲进山里，挖地洞，躲在里面，外面盖些树枝。

12. 雷忠荣口述

雷忠荣，男，80 岁

调查地点：张家岗 10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鬼子大约是冬月初十过来的。我那时 13 岁，鬼子一来就把村里房子全烧光了，村里大约被打死了八九个人。这几个人的名字我记得的有我哥哥雷忠旺，他当年 21 岁，还有邓志强、夏永源、小龙子、张宇民。其他的不晓得了。在桦墅总共被抓了七个，七个共被打死了六个。

鬼子在西边有个仓库，叫我们村的雷忠旺、夏永源、笪东归、张庆风、邓志强把东西从西边搬到孟塘，孟塘住有鬼子。后来东西被旁人拿走了，鬼子以为是他们拿的，就把他们打死了，其中我哥雷忠旺、夏永源、笪东归三个是在我们村被打死的，张庆风、邓志强在孟塘被打死。

我们村的小龙子被鬼子用皮鞋踢到肚子上，死掉了。

林小兔子因为手上有疤，被鬼子以为是中央军，被鬼子在桦墅打死了，死的时候大概 20 岁左右。

13. 秦义兰口述

秦义兰，女，73 岁

调查地点：葛巷 60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有一天秦义法、小四子和我三人被鬼子在一条马路上撞到，我的手臂上被鬼子打了一枪，子弹穿过手臂，疼死了。我那时才6岁，疼得直想大哭，又不敢哭，我妈拖着我赶紧躲到洞子里去。手臂上的伤现在还很疼，平时都无法干重活。

我有一个妹妹在窑洞里被鬼子用刺刀戳死了，还有个妹妹肚子疼死掉了，当时没得医生看。

14. 秦义法口述

秦义法，男，77岁

调查地点：葛巷24号

调查时间：2003年7月16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冯斌斌

那时我10岁，秦义兰在跑反时，手臂被打了一枪，小四子被打死，还有另外一个人跑了。没被打死，有一个小孩被鬼子顶在刀上被戳死了。

秦思宝被鬼子一枪打死了，他当时在床上不能动，那时他大概50多岁。

15. 王道圣口述

王道圣，男，83岁，属鸡

调查地点：葛巷99号

调查时间：2003年7月16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鬼子是冬月十四过来的，一来就烧房子，房子烧得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都躲到圩里去了。听说难民区内有个丹国人保护着。

鬼子一来就要鸡蛋、牛，要花姑娘。

当时我们村二十几岁妇女脸上都抹灰了，怕被鬼子抓去当花姑娘。村里被打死了许多人。听说鬼子在门口用刺刀把一个小孩子挑起来，还有一个被打死在我们家马路旁。

听说陈家边有个叫小四子的被鬼子打死了，人都埋在春山那边。

秦义兰的弟弟被鬼子打死了，叫秦义阻。

秦汉英在桦墅被打死了。

16. 秦友兆口述

秦友兆，男，89 岁，属兔

调查地点：陈家边 58 号对门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我那时 20 多岁，鬼子一来就烧房子，糟蹋妇女，打人。我们在家里隔了一堵墙躲起来了。听说隔壁有一妇女被鬼子抓去了，很可怜。我们那时好可怜，总共搬了五次家，我们后来躲到圩子里去了。我们半夜偷溜回来拿东西吃。孟塘房子是被烧得最多的，全被烧光了。

17. 陈秀英口述

陈秀英，女，72 岁

调查地点：张家岗 13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黄瑞金、程晓林

鬼子一来，就把房子烧光了，炸弹扔在鸡窝里炸死了许多鸡。我母亲陈仁美被鬼子打死在柏家庄。

18. 赵广义、赵广明口述

赵广义，男，76 岁，属龙；赵广明，男，77 岁，属兔

调查地点：安基山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7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黄瑞金

赵广义：

日本鬼子是腊月二十几进村的，我们村很多人都跑反到龙潭那边的圩子里去了。

鬼子进村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我们村当时有四五十户人家，除了两三间房子烧不着以外，其他的都被烧光了。鬼子来时，我们跑得像兔子一样快。

鬼子进村的第一天打死了五个人：孙佳陇的奶奶、李德华、刘家的小孩，还有两个记不得了，是外地人。第二天鬼子把我们村的木炭从窑窝里掏出来，带走去取暖。日本鬼子还糟蹋了两三个妇女。有个叫赵王氏的妇女因生病在家，被日本鬼子活活烧死了。我们村袁老四回家拿草喂牛，被鬼子看到，一枪打死。

有一沿村的外乡人，叫李国柱，40 岁左右，跑反到我们这边，被日本鬼子看到，一枪打死。

赵广明：

我还听说日本鬼子用枪打死过十几个青壮年。他们从圩区回来摸粮食，被日本鬼子发现，围住了他们，全打死了，这是最惨的，一下子就打死十几个。

19. 胡正宽口述

胡正宽，男，79 岁，属牛

调查地点：柏家庄 66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7 日

调 查 人：戴袁支、黄瑞金

冬月初四，四个日本侦察兵逮了我们村李登云带路。日本侦察兵带了地图。听李登云说上面有龙潭、东阳。路上碰到六个中央军（败兵），李登云趁机跑了，后来发现六个中央军被日本侦察兵戳死了。李登云回村告诉全村（一二十户人家）日本鬼子来了。很多人就跑到山上去了。在这之前日本飞机扔过两颗炸弹，炸死了七个难民，好像是汤山的。

日本鬼子一进村就烧房子，我村一二十户人家的房子都被烧了，见人就打。日本鬼子好像是初八初九占山的，我们村很多人都跑反了，只有少数人在家。我们村有三个人被抓走了，他们叫胡先甫、张敬有（张若忠的父亲）、李世富，其中张敬有躲在牛粪堆里，从牛房里逃了回来，其他两人再也没回来。

当时我们藏在叶庵里，里面有老人、妇女、青年和小孩。白天躲在里面，晚上回家烧点粮食。快过年时，腊月十几，中午，有十个鬼子来到庵里，青年和妇女都跑到山下去了，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几个鬼子在庵里搜了一遍，叫了我、卞生元、三个龙潭的，其中一个叫王师傅的，还有一个北方人到庵外排成一排。大人们知道要干什么了，都拼命地跑。小孩不懂事跟着跑。因为我当时脚上有冻疮，跑了几米就跑不动了，我趴下。我看到他们有跑到路上的，就砰的一声打倒了。卞生元吓得脸色惨白，最后跑掉了。我听到日本鬼子拉枪栓的声音，接着砰的一枪，子弹从我右后背肩侧关节底下穿出来，前面一个大洞，淌了很多血，最后鬼子放火烧了叶庵，哗啦哗啦地响。我最后爬了回去。我母亲带了我们三个兄弟到宝华山北面。母亲用野菊花煎水洗了伤口。我躺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后脑皮也被睡破了，直到第二年阴历三四月才好，当时夜里疼得睡不着。后来（右手）用不上力气了。

日本人住汤山大楼，汤山二处西边大楼。

冬月十几，我村刘德富和他母亲被打伤，他母亲是个瞎子，他当时8岁，他母亲背着他跑反，日本鬼子看见了，砰的一枪，子弹从他母亲腿肚子穿过去，再穿过他自己的脚踝。他们一边淌血一边跑了。

我村有一个不晓得是哪里的人，是个要饭的叫熊老四，被鬼子活活戳死，戳了三刀，大腿上和背心上都有刀伤，大腿肉都翻出来了。

冬月十五左右，在张家岗、春山一带。中央军和日本鬼子打过仗。一个带路的给中央军带错了路。本来要到句容的张家岗，结果到了孟塘的张家岗。好像是中央军的一个师，全都被日本鬼子用机枪扫死了。

（张若浩插话）我还记得两个日本鬼子的名字：一个叫福岛龟，一个叫曹筒井。

在句容下鲍亭下巴地方，当时有十个百姓被抓，都跪在池塘边，日本

鬼子用东洋刀沾了点水，一刀一个砍了八个。最后两人头一缩，砍在脖子上，还冒血，趴在地上，最后没有死爬回去了，但是头抬不起来了，他们是刘长春和蒋士如，看了真的很恶心。

还有野狗吃人肉，把眼睛都吃红了。

20. 秦素英口述

秦素英，女，80 岁

调查地点：裴墅 6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7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程晓林

鬼子大概是冬月过来的，鬼子来时，我们就躲到刺山上，挖个洞躲在里面。鬼子一来，就要米、鸡、鸡蛋，要花姑娘，我们村的许多房子被烧掉了。

听说我们村的高老头子在划水时被打死了。刚开始鬼子打了一枪，没死，他就游动，鬼子又打了一枪，把他打死了。谢老头当时和他在一起划水，也被鬼子打了一枪，没死，他吓得不敢动，后来就逃走了。

21. 韩朝宣口述

韩朝宣，男，70 岁，属狗

调查地点：裴墅 3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7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程晓林

鬼子是冬天过来的，鬼子叫百姓给他们修马路，我们村的房子被烧了一些。我听说高赵德的父亲在卢塘桥被鬼子打死了。跑反时，我、我母亲和我父亲跑到江南水泥厂去了。

22. 彭明兴口述

彭明兴，男，78 岁

调查地点：安基山水库旁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7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程晓林

鬼子大概是在冬月初几过来的，那时天还下着雪，老百姓见了鬼子就害怕。鬼子一来就要鸡、猪、鸡蛋，要花姑娘。

我们村的彭维新、大老官（生发强）和我父亲彭维经[1]被鬼子叫去做饭。有一天彭维新给鬼子烧鱼吃，鬼子不吃鱼头，彭维新就把鱼头吃了，鬼子生气了，就凶猛地打他，他受不了，就闹着要回家，鬼子就说："开路开路。"把他带到一个山上，一枪把他打死了，最后挖了个坑，把他埋了。大老官听到枪声，害怕得不得了。后来，他就找了个借口，和鬼子说他要去山上挖茨菰，跑了 1 里多路，见鬼子没有跟过来，就蹦到山上，一口气跑了 15 里路，逃到孟塘华山去了。

由于新四军打死了一个鬼子，鬼子一怒，就把村上所有的房子都烧光了。鬼子一进村就杀人放火，看见人就打。

23. 韩庆英口述

韩庆英，女，82 岁，属狗

调查地点：螺丝冲 31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黄瑞金、程晓林

跑反时，我 16 岁，我们逃到圩子里去了。鬼子来的时候，我们吓得要命，我没逃得掉，就躲在床底下，藏不下，就躲到稻仓里，用箩筐罩住了自己，鬼子看不到就走了。鬼子烧掉了几户人家的房子，我家房子也被烧掉了。

听说陈曹雷（音）被打死了。

有一次来了 14 个鬼子进村找花姑娘。鬼子经常来找花姑娘。

---

① 彭维新和彭维经是叔伯关系。

我见鬼子就跑，一直躲着鬼子。

24. 马素珍口述

马素珍，女，82 岁，属狗

调查地点：安基山西 51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黄瑞金、程晓林

冬月下大雪的时候，鬼子进了村。日本鬼子把我家的小草房都烧掉了，村里几户人家房子也都烧掉了。我和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一起跑反，跑到叶庵，叶庵里跑反的人很多。后来鬼子来了，我们又跑到大庵，看到叶庵被烧了。我大哥马仁贵被抓走了，干了几天活，又被鬼子放了回来。我还记得鬼子打伤了刘德贵的脚踝。

25. 周德英口述

周德英，女，84 岁，属猴

调查地点：安基山西（原住螺丝冲）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黄瑞金、程晓林

鬼子大约是冬月初四进村的，我们村有四个妇女跑反，被鬼子抓住，糟蹋了。这四个妇女有安基山的，有孟塘的。

我父亲（公公）陈曹富（音）听不懂鬼子的话，坐在门槛上，被鬼子杀了。

26. 茆庆富口述

茆庆富，男，81 岁

调查地点：陈家边一队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陀扬桦

鬼子是冬月初四从宝华山那边过来的，鬼子一来，就烧了孟塘、张家岗、陈家边、葛巷、裴墅五个村的房子。房子烧掉后，我们家就搬到桦墅去。

在桦墅一个大茶馆里，住着100多号人。鬼子看到手臂上有牛痘疤痕的年轻人，就以为是中央军。当时总共被挑了六个人，有个哑巴不走，被鬼子从屁股后刺了一刀，后被一枪打死了。秦汉英在一个山上被打死了，我三哥茆庆强和林小兔子在山东坳被打死了。当时我也在桦墅茶馆里，我吓得逃跑了。还有个抬猪的，年纪已经大了，鬼子当时离他有几十米，到山东坳又把他打死了。挑豆腐的雷忠仁把豆腐送到坟头，鬼子叫他“开路”，雷忠仁说我不走，鬼子就给他一张纸条（相当于通行证），后来没有被打死。

陈家边有个煤井，有一天晚上我们村的人回来找东西吃，后被鬼子撞到，被鬼子包围了，总共有二十几个人被打死。

我公公在家看牛，被打死了。我们村有个小孩被鬼子用刺刀戳死了。

有一个妇女在山上砍柴，被鬼子给糟蹋了。

在龙潭圩子里，鬼子把一个三四十岁的妇女给糟蹋了。

27. 高怀玉口述

高怀玉，女，80岁

调查地点：裴墅

调查时间：2003年7月18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陀扬桦

鬼子过来时，我14岁，我们村的草房全被烧掉了。鬼子一来，我们就挖地洞躲起来，后来又躲到北圩去了。

鬼子来的第三年，我父亲参加游击队，身上有章，被鬼子看到了，被鬼子戳了13刀，死了。我姑姑被鬼子刺了一刀，后来不久就病死了。

安民之后，有一天我在家做饭，一个鬼子进来，我吓得躲到床帐后面去了，我当时被吓死了。

鬼子在我们村烧杀抢奸无所不做，打中国人就像打小鸡一样。

28. 胡大金口述

胡大金，男，78 岁

调查地点：裴墅 28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陀扬桦

我们村当时房子全被烧了，只剩下三间瓦房，我们躲到龙潭北圩去了。

我们村的高长怀和孟常生、谢友军三个在卢塘划水被鬼子看到了，高长怀个头大，被鬼子打了一枪，后又动了一下，又被鬼子打了一枪，死掉了。另两个趴在塘边不动，没被打死。

胡许氏在陈家边被鬼子打死了。

一个姓茆的女的在陈家边煤井边被打死了。

余正春的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鬼子叫他背包，他说背不动，鬼子就一刀把他戳死了。我亲眼看到。

安民之后，我们才回来种田、搭房子。

29. 祁选兰口述

祁选兰，女，82 岁

调查地点：裴墅 30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18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冯斌斌

鬼子来时，我 16 岁，有一天八个鬼子进来要东西吃，我当时吓死了，就叫他们自己拿东西吃。

我们村的余老头，鬼子叫他背包，他说背不动，鬼子就把他戳死了。

男的不敢在家，怕给鬼子抓过去。有一次，我在家碰到鬼子，鬼子叫我站起来，用枪往我胸前划过去，我当时吓死了。后来（国民党）大部队

过来了，我赶紧跑了，在山那边我不敢哭，后来我吓得跑到山另一边来，在那边使劲地哭。

我父亲被鬼子打了一枪，没打中，没死掉。

胡许氏老太在陈家边被鬼子打死了。

一个姓茆的女的在陈家边被鬼子打死了。

我父亲和我、我老头子（丈夫）一起躲到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内。

当时年轻妇女全部把锅灰抹在脸上，害怕被鬼子抓过去，有的用头布把脸裹起来，像老太一样。

30. 赵家生口述

赵家生，男，75 岁

调查地点：雪浪庵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20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冯斌斌

鬼子是在 1937 年冬月过来的，我们村和孟塘大队的房子全被烧光了。那时穷，盖的草房多，全被烧了。只剩下瓦房。

我看到我们村高华的爷爷（高麻子）被鬼子打死在卢塘里，他总共被打了三枪，第一枪没死，后又连开两枪，被打死了。孟常生和谢老头当时两个也在卢塘边，没被打死。其中谢老头被鬼子打了一枪，从背心打过，子弹在里面，拔不出来，后来用棉花裹住，才把子弹给拔出来。孟常生被鬼子从下巴打了一枪，没死。

我亲眼看到蒋文虎的老头子、媳妇、南面一个来这边干活的小伙子被鬼子打死了，周文兴的大大（伯父）也被鬼子打死了。西边余老头在古云岗被打死。有一个外地人在和尚桥被打死。

陈家边煤井边被打死了许多人，我记得的只有笪东龟。

我们跑反时，跑到桦墅去，当时里面有 100 多号人，死了二十几个人。

有个哑巴第一个被打死，死时最可怜，被鬼子用刺刀刺在屁股上，流了很多血，鬼子基本上是走一路，打一个，打死许多人。

第二个被打死的是秦汉英，他在一个山上被打死的。

林小兔子在坟头被打死，一个卖豆腐的也被打死了。后来鬼子就叫雷忠仁挑豆腐，他因此没被打死。

秦金强弟弟三宝（也叫小四子）被打死了。

秦义兰的手臂被打了一枪，没死。

31. 秦正礼口述

秦正礼，男，76 岁

调查地点：孟塘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20 日

调 查 人：程晓林、唐秀茂

民国 26 年（1937 年）冬月初四来了鬼子，南京来了一个师，日本扔炸弹炸死了几千人。第二年三月初几，我们回来种田。这时鬼子不打人了，只逮猪、牛，房子都烧光了。

后巷村一户姓毛的，八个人躲在洞里，被逮住，杀死了七个人，只有一个小男孩逃了，其中有一个是孕妇，小男孩是被别人挡住才躲起来的。大马过了村，裁缝李发挺（音）认得鬼子服装，告诉老百姓。百姓跑到山上。晚上鬼子大部队开了进来，到句容去。隔两天，这里打了一仗。后来鬼子进村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房子大部分都被烧光了。我家九间房子，只有一间没有被烧掉。后来鬼子又来烧了几次。后来几天，我和我父亲回家摸粮食，在家过了一夜。第二天，鬼子来得早，我们没有来得及跑。我父亲被抓走，我是小孩，鬼子没有理我。后来我父亲干了几天活，鬼子就把我父亲放了。我父亲不敢走，后来又慢慢向前走，不敢回头，过了一里的路程，才敢回头，看见鬼子没跟来，才敢跑回来。刚跑反时，我妹妹太小，我父亲就在后山搭了一个小棚子，找了本家一个老太，让她们在一起。后来被鬼子发现，老太太被活活烧死了。

一家姓兰的共七口人，被鬼子杀了六口，只剩下一个很小的小女孩。

一个跑反的妇女被鬼子打了一枪，肠子都流出来了。

一个外村人，挑担子向山上跑反，被鬼子发现一枪打死。我们在旁

边的山洞里很害怕。

我家隔壁孙佳陇(音)的奶奶,六七十岁,被鬼子用锄头砸死了。

我们村有个赵宏胜(音)的老婆,被杀死了。还有三四个妇女被糟蹋了。

我十四五岁时,被鬼子抓去干活,烧木炭。有一次,抬头看一个骑马的鬼子,被他用鞭子打了一顿。

32. 秦进云、秦义荣口述

秦进云,男,73 岁;秦义荣,男,72 岁,属猴

调查地点:葛巷

调查时间:2003 年 7 月 20 日

调 查 人:杨月兰、冯斌斌

秦进云:

秦汉英和他妈妈当时在桦墅坝上,他有枪,百姓叫他不要开枪,否则鬼子就会烧房子。当时有四个鬼子在茶馆里,茶馆里共住着 100 多号跑反的人。

第一个被打死的是一个哑巴,被打死在山东坳。

第二个被打死的是秦汉英,被打死在麻山口。

第三个被打死的是林小兔子。

鬼子几乎是走一路,打一个。

秦义荣:

我大大(秦恩宝)当时病在床上,不能走,被鬼子打死了,鬼子从桦墅到响水坝,打死了两个。

我父亲(秦汉英)被打死在桦墅一个山上。

附:孟塘行政村各自然村部分死伤人员名单

柏家庄
- 死:胡先甫、李世富、熊老四及一个未知名
- 伤:胡正宽、刘德富、刘德富的母亲

陈家边
- 死：茆三、茆庆富的爷爷、一个小孩(戳死)，及另外二十几个村民
- 侮辱一个妇女

安基山
- 死：孙佳陇(音)的奶奶、李德华、刘家小孩及另外两个人，赵王氏(烧死)、袁老四及十几个青年
- 侮辱三个妇女

葛　巷
- 死：小四子、秦义兰妹妹(戳死)、秦恩宝、一个小孩(戳死)、秦汉英、哑巴

张家岗
- 死：雷中旺、邓志强、夏永源、小龙子(踢死)、张宇民、林小兔子、张庆风、戴东贵(音)、秦恩英、张姓老人和一个五六岁小孩、王贤珍的小二姨和她的公公、陈仁美

孟　塘
- 死：彭维新(音)、姚老头、吴老三、吴老五、邓本兰四叔、彭姓男人
- 侮辱三胖子

螺丝冲　死：陈曹雷

后　巷
- 死：兰姓一家六口、孙佳陇(音)奶奶、一刘姓老太(烧死)、赵洪胜的妻子
- 侮辱刘老乐妻子等三四个人

裴　墅
- 死：高老头(高照德父亲)、胡许氏、茆姓妇女、高怀玉姑姑及父亲、高长怀
- 伤：谢老头、祁选兰父亲

雪浪庵
- 死：高华、蒋文虎的父亲和妻子、周文兴的大伯
- 伤：孟常生、余老头

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调查[1]

(一)淳化调查

1. 任秀兰口述

任秀兰,女,1912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新庄村下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7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那时候惨了,房屋都被烧光了,一下子烧掉三四十间,没得地方躲啊。我躲到炮台的后头吃饭、睡觉。

日本人用机枪对着中国人扫,那真惨了,处处都是血啊。

有一天日本人要杀我家太爷爷的儿子,太爷爷抱着中堂朝日本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不能杀啊!"他们就是不讲理啊,拔出刀就杀人。

我长这么大跑过三次反,吃过三次苦,最后一次就是日本人来了跑的啊。

---

① 戴袁支(中国青年报社江苏记者站站长)、刘虎(教师、共青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张海波、曹运星、姚静、于雨、杨丰、石君华、刘彦杰、唐玉花、顾锐、朱东宇、俞姗姗、马俊岭、李英等参与。

日本人杀了100多人，新庄的岳春材，姓蒋的跟姓窦的那两家人家就是在大连山被杀掉的。

有几十个人被日本人在大连山用机枪扫死了，那个声音噼噼啪啪的，我们都不敢出去。

上庄的人死得多，下庄的人死得少。

日本人还用刺刀把小孩的屁股挑起来，没得什么东西，他们就觉得好玩。

有一次在大连山上的一个塘里头（现在被平了，在一围墙内），他们把几十个人赶到塘里头用机枪扫。

日本人过来了，大姑娘就把脸上涂上煤灰，就躲起来了，怕被日本人抓起来啊！

2. 箪有生口述

箪有生，男，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索墅镇东139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1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当时我八九岁，那年的冬月初三，日本人刚来时，我就跑反了。

鬼子就住在淳化小学，来了后就前后一包，人们就跑，鬼子就把机枪架在镇东的开阔地上，一下子打死了四个人（箪有庵、粮连生、一个姓耿的和一个来这边打工的，还有一个人那时候肚子被打穿了，没死得掉，现在住在插花）。

我10～12岁时跑反回来。

新四军那时候就在这周围活动，日本人就说这一带是匪区。

鬼子到了清风镇，刚到大塘埂上，有个叫王义庆的人，他就用个白手帕中间有个红的就像太阳旗来欢迎日本人。他手上有老茧，头上带着礼帽，头上有个箍，他是推车的，日本人说他是中央兵，就在三观塘把他一枪打趴在地上，打死了。他是回来看自己的粮食的，就是看稻子，正好遇到日本人，当时大概20多岁。

日本人一来就包围镇东村，老百姓就开始跑了。新四军把桥炸掉了，不让日本人车子开过去，日本人就说这一带是匪区。我的父亲就带着我们躲到了稻田里。日本人过来，把我的母亲带走了，带到街上，另外还带走了两个老太。他们用个留声机唱那个片子给三个老太看。事情一长日本人走了，老百姓也走了。放那个给老太看是为了引他们的家人出来，为了抓那个壮丁，因为老百姓都很怕，没人敢出来，后来也没有抓到。

郑老四家中有条狗，狗咬了日本人，日本人不高兴了，就一枪把他给打死了。

焦四在家看粮食，给日本人打死了，老百姓害怕没有人敢去给他收尸，在地上躺了一个多月。那是日本人刚来的时候，那个人大概30多岁。

3. 佘正玉口述

佘正玉，女，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新庄村下庄(原住上坊镇佘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7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我14岁的那年冬天开始跑反的。

日本人是从青龙山过来的到了佘村。

有一个叫绝地的人。他的爷爷在日本，他的爷爷叫他来保护佘村的这些人，绝地就保护着老百姓跑反跑到龙都，后来被日本人抓住了，就把绝地在龙都桥那儿杀掉了。

上坊门的人跑到佘村躲难，后来都被日本人杀掉了。

有一个男的大概二十几岁是个铁匠，日本人问他做什么的，他长得像白面书生，他说他是打铁的，就被日本人把他围起来，当着全村人的面用刀把他的头砍下来了。当时惨了。

14岁跑反，背着3岁的姑老太(丈夫的妹妹)跑反。

那些日本人望见鸡啊就抢，望见猪啊、牛啊就抢。

15 岁时丈夫和老祖母留在家中，其他的人都跑反跑掉了。

日本人来到村上，见到老头老太就问有没有花姑娘，要是没得就要挨打。

我有一天就看见村上有三个老太：磨奶奶、王奶奶、苏老太在门口照太阳，被日本人一枪一个打死了。

后来日本人安民了，不杀人了，我们就回来了。

4. 李明玉口述

李明玉，男，1921 年 1 月 10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青龙村徐村 14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李航

16 岁，来到我们这儿，刚来时不打人，后来驻下来了，天天来了就打死人了。

16 岁，跑反。跑反跑到杨柳。后来晚上来家。因为没得吃，没得烧，来家搞点吃的。我那时候还不大，只有 16 岁，来家后，看见打死两人，就在村西头。他们是回来搞吃的的。回来搞点黄豆炒炒，米就到高庙搞，那是中国兵的仓库。他们来的时候没晚，大概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就被日本人发现了，就被打了。

第二趟回家，大概是九点，一下子烧掉 18 家，从这儿一直烧到西头。后来我来了，蹲不住了，就蹲到大白山里。

我小时候是要饭的，后来回家瞧瞧。我的大舅叫徐西明，搞韭菜，头上扎着手巾，鬼子来了，就往山里面跑，说他是新四军，就一枪把他打死了。

我的村上人家林似的老婆，有点漂亮，有二十五六岁，鬼子来找姑娘，她就跑了，就在村前头被鬼子打死了，不到我们这边半里路。

5. 马家顺口述

马家顺，男，1929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索墅镇东109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日本人来了，那时候我9岁，他们是阴历冬月二十二来的。

有一次在西头铁丝塘，用机枪扫死了二三十人。日本人在街上看见年轻的男的，就捞来让他们跪在那里，用机枪扫，扫不死的就用刺刀戳。那时候我十一二岁。

一年不到，在8月份的时候，日本鬼子把机枪架在围墙上，也打死了十几个。他们看见人跑就扫。扫死的有焦老四，还有一个当时18岁没扫死，现在还活着。

我16岁的时候，在西头有个关帝庙，日本人杀了不少，说他们是通新四军的，是用刀杀的，杀了就往坑里推。其中一个是小放牛的。

我是冬月跑反的。

6. 吕守祥口述

吕守祥，男，1925年4月2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青龙村徐村164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5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李航

日本人是冬月初三还是十三，大概是初三来的。我13岁，在戴马墅有个村，12个鬼子把中国人当靶子打。有个老太拄个拐杖到漏塘，就被当靶子打死了。我个子矮，他们不打小孩。这是日本人刚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看到的是打死两个，两个都姓胡，是堂兄弟。一个是胡老六的儿子，一个是胡老二的儿子，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还有一个哑巴，（日本人）一刀砍下去，头没砍下来，哑巴还没死，他有50多岁。日本人跟他讲话他不懂，只会“哦哦哦”叫，日本人就砍他。这也是日本人刚来时候的事。

孙家边有个姓烟的，他儿子跟我同年的，是共产党，在街上跟日本人

打仗打死的。他父亲躲在稻草堆里，日本鬼子去拖稻草的。他长得人高马大，所以一拖就出来了，就被一枪打死了。

在云聚寺有个大庙，我去那边山上砍柴。那时候我 13 岁，南京已经给鬼子夺了。有四个中央兵从山上下来了，我叫他们别下去，那边有鬼子。他们穿着灰衣服，没有枪。但他们估计是饿狠了，还是要下去，结果下去枪就响了，第二年三月才有人埋他们。

7. 马官珍口述

马官珍，女，1918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索墅镇东 6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李航

日本人是十月初三来的，我是 10 月 27 日跑反的（阳历），日本人杀大人，不杀小孩。

王义开的兄弟，外号三猴子，他手上有做木工的老茧，日本人说他是抓枪抓出来的，就在三锅塘巷子里用枪把他打死了。他死的时候 30 多岁吧。

8. 王义开口述

王义开，男，1927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索墅镇东 16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日本人是腊月初三来的。

我叔叔王义信，跑回来望他的稻，他有 150 担稻，被日本人看到了。他头上有戴帽子的印子，手上有老皮，（日本人）说他是当兵的，就用枪把他打死了。他死的时候可能四十出头。

9. 骆兴龙口述

骆兴龙，男，1923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索墅镇南街头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14 岁跑反的，日本人是在冬月初三来的，我们向围渠跑了，日本人一路上杀人放火。

涧边村的马胜昌就是被日本人杀掉的。日本人刚来的时候就把街上的老百姓全都抓起，赶到铁丝塘的那个广场上，把机枪架在那儿，看见谁跑就用枪把他们打死。

马胜昌在日本人捉人的时候，躲在一个旮旯里，没有被捉住，后来想从另一个巷子里逃跑时，被日本人看见了，就一枪把他打死了。

10. 苏祖福口述

苏祖福，男，1925 年 1 月 26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青龙村徐村 107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李航

我 13 岁那年日本人来了，日本人一来我们就跑反了，日本人见猪就杀，见牛就逮。

我跑反跑到南湖沙子围，跑到谁套子（音）去，一共有一百来个人，鬼子看见了，就叫妇女下来强奸，还有我父亲，跑回家一看时，日本人看见了，他说你跑你是坏人，小鬼他不打，肩头都打坏了，没死，但窝了两三个月都没医生治，死了。

11. 刘传富口述

刘传富，男，1920 年 1 月 2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青龙村徐村 166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在上庄，鬼子来住在淳化镇学校里。鬼子盖了炮楼。戴德诚做生日叫我去挑水，我没敢去。因坏人报告，淳化镇的鬼子去了不少人包围了戴家。走云居寺、孙家边包围，越收越小，捞（抓）了 19 个老百姓，到淳化镇车站后面活埋了。

徐正深在清凉庵被活埋了。鬼子知道他当新四军的，晚上太阳将落山的时候捞到他，后来弄死了他。

12. 祁世昌口述

祁世昌，男，1935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吴墅村洪墅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张海波、马俊岭、余姗姗

1937 年日本鬼子进到中国来那时候，这个我是记得住的。那个时候我 3 岁。有一个姓贾的，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他跟我伯父躲在一起的。他咳嗽。我伯父说："日本鬼子来了，你快跑！"出门就被一枪打死了。

还烧了西边陈永财的父母亲。当时是草房，日本人进了村嘛，我们村里头丢失了很多东西。他们是无恶不作的。来的时候腊月里了，没有住在我们这里，路过的，抢着走的。大概就死了三个人。他们那个枪法准得不得了，打到就死。

13. 詹光荣口述

詹光荣，男，80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新庄八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9 日

调 查 人：石君华、刘彦杰、唐玉花

日本人来的那一年，是日本人的一个忌日，他就要杀人，一共要的是当地的老百姓30多人，有十二三岁的，也有年老的，中年的、40多岁、30多岁。大冬天，下着雪的时候，塘里冻冰了。懂吗？冻冰了。（日本人）叫他们下去捞鱼，他们（老百姓）冻得直抖，要起来，吃不消了，日本人对着他们用机枪扫，用手榴弹炸，不准他们上来。塘里的水都红了，塘不大，有两间房子大。

姓名嘛，有姓周的，叫周继梅，穷人呢，赵天明、赵天兴弟兄。还有吴恒江，有一个姓殷的，名字搞忘了，是本队的人，也有淳化的，也有祁边（祁家边）的。

是日本鬼子才来的那一年冬天，在大连山，现在的停汽车的地方，就是当年的那个塘。

当年杀的时候，我在新庄八队，见到日本人就害怕，就躲在大连山，现在的采石厂的山上。有些年纪大，不愿离家，就留在家里，许多都被杀。有钱的都跑了。没钱的呢？都舍不得家里的东西呢，所以被日本人抓了（杀了）。

大概过了一两年，许家的小孩子满年，要办喜酒的，（听说）也有新四军在里面，吃酒的时候把手榴弹丢在桌子上，特务就报告了日本人，客人大都跑掉了，没跑掉的呢，用绳子一个连着一个捆起来运到淳化镇小学校后面杀了。

（问有没有看见其他人被杀）看见过。那时候是冬天，（我们在）晒太阳呢，看见日本人就跑，日本人把跑的人打死了。安民后不杀人了。日本人非常恶劣，惨无人道，什么都干得出来。

14. 巫云珍口述

巫云珍，女，81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淳化村新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7日

调 查 人：石君华、刘彦杰、唐玉花

我原来是南京人，对淳化这边不知道。

在南京城里遭受过日本人的炸弹，邻居一家七人全死了，陈大爷他家十七八岁、二十七八岁、五六十岁的人，全死了。有个小孩叫大福，还有个叫小东，兄妹二人。

我们家是把被窝放在台子上面，再躲在下面，房子塌了也没死。我们七月底(农历)从城里出来的。在土桥，躲在一个地洞里，里面大概有三十几人，都是外乡里人，都不认识，大家都挺好的，躲在洞里好几个月。

后来鬼子走了，就平安了，就出来了。

15. 王崇厚口述

王崇厚，男，1926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田园村苏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石君华、刘彦杰、唐玉花

日本人来时，是冬月吧，天很冷。日本人来时，我还小，躲在山上的地洞里。地洞是打仗前就挖好的，鬼子来时，干的坏事多呢。我对日本人的仇恨大得很呢，恨不得杀他几个。(鬼子)见人就杀，特别是小伙子，见房子就烧，哪个村没有人被杀的！

刚开始时，日本人来就放枪，后来就不放枪了。老人们说日本人不杀孩子，就叫我时时去看看日本人来没有。(有一次)我刚出去，就见日本人来了，说话我听不懂，又写字。我装做不认识。因为我心想，要是说识字，那就是受过国民党教育的，是抗日，可能被杀。(当时)有两个农民带他们进村的，是两个日本人，两个农民帮他们抬猪，猪是日本人打死洗好的。

我被日本人带到郝墅、吴墅，再到了石子涧。日本人就驻在石子涧。现在我还想到石子涧看看。一个日本人戴眼镜，好像比较有文化，送饭给我吃，做手势让我和他一块睡，我就哭。哭了半个小时，有眼镜的日本人就与其他的鬼子咕噜，然后让我走，带我到石子涧外面，挥手让我走。我走一走，回头看一看，害怕他拿枪在后面打我。待下了坡，我就跑，跑回家，家里人急的不得了，正四处找。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家以后不久就

搬走了。

那时我们村上的房子都比较好，一进一进的，(日本人)烧了那边一排的五进。在跟日本人走的时候，也亲眼看见他们烧了一栋房子。

我们村上被强奸的也有，名字就不好讲了。反正后来嫁到上王墅，带到上海去了。打死的人也有，打死的是个哑巴，姓杨。当时新四军把公路边上的电线夹掉了。日本人来查是否有新四军。哑巴当时准备到塘里去捞鱼，走在路上，被打死了。日本人喊他不准跑，他又听不到，就被打死了。

1940年我们家就搬到上海去了。

其他村上，咸田有个人叫王文龙，在前厢，在脸上被扎了一刀，后来没死，以后脸上有很长一条刀疤(从耳边到嘴)，看着很害怕。他是日本人刚来的时候被砍的，有40多岁了，就在他们村上。

16. 李昌福口述

李昌福，男，84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双岗大队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5日

调 查 人：唐玉花、刘彦杰、石君华

17岁时，日本鬼子打来了，就跑反。鬼子杀人放火。(时间)是冬月下半年了。

日本人抓夫，拉了六七人，让他们挑子弹，送到南京。他们回头(从南京回来)到上坊，遇到日本人放哨站岗的。日本人就开枪，打死了两个人，跑掉了两个。另外两个一个是东边的，是大刀会的，打了三枪没放倒，打了过后，鬼子用脚踢了三脚，他没哼一声。日本鬼子以为打死了，就走了。这人是东边索墅土焦的人。

还有一个被砍了头，叫焦忠仁，一刀下去，就连着几根气管，(这件事)是在上坊镇一个小桥，边上还有个庙，现在庙没了，是在出上坊半里路，东南方的样子。当时太阳下山了。

其他杀的人多呢，在淳化小学校后头有一个杀人坑，是18个人，叫

他们自己打坑，鬼子一刀一个戳死的，再用土埋起来，说他们是新四军。当时是汉奸报告，在许家村抓来的。

在东山头上的一个炮台，有从云南那边来的兵，用重机枪把公路上的鬼子打了好多好多，后来鬼子从青龙山包围过来，云南兵就从战壕走掉了。

村前头有一个奶奶，跑反是没跑，被鬼子活活戳死了。

是在索墅那边吧，叫一个老头下塘去捞鱼，那是冬天，岂不是开玩笑，再随手一枪打死了，七十几岁了，叫老钱章。

17. 朱斯友口述

朱斯友，男，82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二十二生产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 查 人：刘彦杰、唐玉花、石君华

日本人干了些什么？来杀人呗，杀得中国人都呆了，日本鬼子从上海过来的，经过秣陵湾，我那时 13 岁吧，中国人过江逃命，鬼子对地图比中国人还要清楚。

杀掉两个人，一个是西厢人，另一个是溧水人。一行三人，还有一个也是西厢人，因为年纪大，没有被杀害。他们两人穿着中央军衣服，可他们不是中央军，是中央军“改装”（训练）的。两个人被绑在树上，用刀捅死的，后来我们村上的人埋的。溧水人家具体在哪边也不知道，后来也没人找（这个溧水人）。西厢人尸体被抬回去了。

鬼子安民了，就不再打人了。

（鬼子）找了三十几个人去做担夫，结果（累）死了三个人（身份不明）。

我们跑反跑到外地，到南边，靠近张王庙，鬼子走不过去，因为路不好走，一般他们走大路，不走小路。张王庙里有十几二十个倪家边人，还有扎当人（溧水人）。我父亲带了几十斤米送我、母亲、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四个人（到张王庙）去的，父亲呆在家了。鬼子没来的时候就送过去

了，带着牛、养。

鬼子来了没吃的，把牛、鸡、鸭全用来吃了。鬼子不高兴就打死你，村村都有人被杀，欢迎的就没杀。上王墅有二十几个年轻人没有举旗迎接，全被打死了，家人自个埋的。

跑反回来，房子没了，被中央军烧的，鬼子专烧好房子。房子没了，就盖草屋。日子苦，慢慢买家伙，家伙都被烧掉了。本村是挡火线，房子都没了，种山芋、稻子为生。鬼子来的第二年平静了，不乱打人了。正式的日军镇上有，湖熟有，秣陵、东山镇都有。驻多少就不晓得了，没人敢去驻地。

我们村上有五个中央军，其他的撤走了。（他们）有两把步枪、一架机枪，把鬼子杀了八个，在草堂四姑山。我父亲叫了几个人把中央军埋了，因为山上有狼。

后来新四军来了，打游击，他们晚上走，白天在村上，只准进不准出，因为隔不远就有日军，在淳化镇上。

18. 贾心远口述

贾心远，男，81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双岗大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5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在我 13 岁时，日本鬼子来的，是冬天过来的。

强奸的也有，在周旺村就有一个，被带到淳化镇，晚上送去，早上送回，鬼子到村上就是找姑娘。

在我们村上八个老人，叫他们下塘摸鱼，淹死一个，姓张，叫恒强，其他老人上岸跑了，是才来的那一年。村上人都跑反了，跑到龙都，龙都日本人不敢去。

在焦村，鬼子叫老人烘火，再丢了颗手榴弹，把房子都炸掉了。

鬼子在淳化的八年，天天提心吊胆，（鬼子）晚上来喊门，（叫保长）带他们找姑娘，后来有新四军，鬼子就不敢出来了。

在淳化打了(杀了)八个,都是新四军,被特务带去的。

(鬼子)刚来的时候,打人放火那是常事,干的坏事多呢。

19. 祁士干口述

祁士干,男,79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淳化村东街 6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鬼子是十月二十几(阴历)来的,我跑到红缨(音)桥。

杀的人多呢,最多的是在四队的山头上杀的,叫大拐当,首先是三个,然后是五个,再过后在大拐当又杀了一个,有一个是解溪的。

在小学校后头一起杀的是 24 个,许家村过来的,坏人报告讲的是有新四军,捆着过来的,时间是六七月的事,(鬼子)来的半年后干的事。

新庄后头,才打仗的时候,(杀了)一帮老人,多少个记不得了,反正是一群老人,不少啊,有几个村的,有新庄的,有淳化的。

跑反的时候,见到人就杀,家里的房子、东西都烧了,在四队那里杀的人是给人看的,过后就不给人看了,都是男人(被杀),头三个用刀杀的,后四个是用刺刀刺的。

20. 许大庆口述

许大庆,男,86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淳化村东街福音巷 4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鬼子来的时候我 19 岁,当时这里全都是草房,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就毁了。鬼子在这里打了三天就进城了,以后南京就沦陷了,有一天,西厢人跑到这里抢东西,抢当铺,敲锣吓日本人,然后就走了,也怕日本人,跑了。第二天,日本人就火了,当时他们住在小学里,他们就跑出来查,说

这个地方有大大的坏人，抓老人，包括我的父亲、我的大伯父(66岁)许正明，年纪最大的是七十几岁的宋大春，共捞了26个人，大都是老头。

后来太君要喝水，要我父亲跑去弄水，没有水，要烧水，父亲就在那里烧水给太君喝，突然从窗子里望见二十几个老人跪在那里，当时有一20个日本人围着，用刺刀戳，用机枪扫。我父亲吓死了，想还烧什么水呢？跑吧，然后就逃跑了，就没有死。卢凯华，宋大春，还有我伯父许正明等25个人被杀了，地点在新庄的小池塘。

日本兵和国民党打了三天，国民党打败仗了，日本兵攻陷南京城。

在上海路阴阳营的难民区，汉奸报告说这里有国民党，然后把老百姓招集到大教堂(地点尚待考证)。日本军对老百姓说："国民党给你们十块钱，皇军给你们三十。"然后，让男的站成一队，女的站成一队。然后，让老婆认丈夫，娘认儿子，剩下没有人认的就是国民党，皇军把他们运到下关杀了(时间不详)。

许家做生日，有人报告说有中国新四军，日本鬼子就把人从许家拖出来了，新四军知道都跑了，抓了100多人，后来剩下二十几个人。第二天，在小学的后面，教他们自己挖坑，然后用刀绞死了。有一个人的肠子被拖出来了，我女儿的老公公(丈夫的父亲)看到了，那个人跑回家死了。

21. 严祖文口述

严祖文，男，85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淳化村东街福音巷7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日本鬼子)杀人就在小学后面，淳化小学的后面，一共杀了二十七八个。那时呢，下大雨，我们在后面(看)。

一个姓戴的，过生日，大家过去祝寿，大家就赌钱，有个汉奸就去报告(鬼子)。鬼子就把人抓起来，在路上逃了几个，带到小学后面，一个姓宏的鬼子杀的，一个刺刀一个，一次推一个，不管死不死，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

日本鬼子二三十个人，在周围围着，带上刺刀呢，没开枪，（我）当时就看热闹嘛，那时小没觉得什么，只觉得呢，很惨。

逃出一个，跑到六亩桥，晕倒了，后来又爬回去了的。他是在坑里没死，那时下着雨，没埋好，一个坑杀了27，加上那个逃的28。

为什么杀呢？过去不是有过青红帮，他们大概是红帮的。一个拜把子兄弟，大家过去拜寿，汉奸就讲他们是新四军。

杀他们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后面的高台上，下着雨嘛，戴着斗篷（斗笠）。

我那时候可能有六十多年了，我不过二十一二岁。可能是夏天，很热，下雷暴雨。鬼子过来后大概三四年，我们这驻鬼子。

我17岁时跑反的嘛，日本人来的，杀他们是在二十一二岁嘛。

跑反呢？我们到外苇，他们不敢来。

都是难民，有什么好不好的呢？

吃的？大米饭呢，当时没亲戚的、朋友的，就住在难民区。

在高庙，很多人搞米，当时国民党遗留的盐库，胆大的就来搞米，日本人没管，高庙没日本人呢？

可能管，也要管的。焦本军的大儿子，一刀砍在脖子上，气管没砍到，砍了一半，当时没死，后死的。他们家还有后人，姓焦的还有人在，还在。因为去搞米嘛，这个我们没有亲眼见，是后来他指着脖子上的刀疤说的。

他们家嘛，在佘村。

那时是我17岁，冬天。

大都在外面，跑反的人没吃的，没穿的，偷偷摸摸地回来，住在许垓村，躲的是南边的苇区。

我原来是淳化的，跑到许垓村的，几个月，几个月就回来了。

我有个本家在周巷，那个时候，我大伯的儿子带出去的，我们的哥哥好一点，经常挑米。

姓朱的，都叫他“山猴子”，开棺材店的，听说被日本杀了，当时是日本人叫他停，他不停。

（问小学杀人一事）周围没什么标志（现在），没碑。

（问是什么人埋的）是日本人埋的，挖坑是老百姓挖的，埋的是日本人。用铁锹埋的，看的时候嘛，很多人，现在嘛，大多没在了。

22. 冯继才口述

冯继才，男，76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淳化村东街 2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孙家坪人家过生日，日本人听到汉奸报告赶过去的，有十几个吧，枪打的，也用刀戳的（在小学校后头杀的）。

坑是老百姓挖的，下着雨，让小孩子看，大人不准（看）。是 1938 年 8 月份左右，杀了十几个。

有一个没死的，用刺刀杀的，没死，后来死在家里的。

报告是地头蛇报告的。

23. 梁正英口述

梁正英，女，78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淳化村东街 6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那次是在我跑反的时候（1937 或 1938 年，具体时间不详），抓了不少人，有新庄的，也有街上人，把他们赶到一个塘（新庄），全部赶进塘里去。我公公叫宋大春，被杀死了，晚上就悄悄地挖出来，在旁边挖个坑埋了。后来盖房子就把坟移了。

那天，我看见电视上放南京大屠杀，我都吓死了。

24. 金长顺口述

金长顺，男，77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淳化村西街一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日本鬼子刚来的时候，晚上有人敲锣子，鬼子晚上就不出来。第二天就到处抓人，用杀人的手段来压人，被抓的人有七队、八队、新庄的、淳化的，年龄有二十几岁的、五十几岁的、六十几岁的，大都是老人，还没跑反掉的，共有 40 多个人，其中一个叫周继梅，被带到新庄（大连山，背后的）小池塘，死的、没死的都埋了，用枪扫，用刀戳，是冬月初九。

日本鬼子来了四五天后，余村的焦本君的二儿子被抓去当挑夫，天黑了，他不肯走了，日本鬼子就把他杀了，在上坊镇被杀害的。

我 14 岁左右的时候，许家做生日，日本鬼子抓了三十几个，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在里面打牌，喝酒。汤山、句容、湖熟、淳化四处的鬼子包围了他们，跑了不少，有百把人左右被抓。他们是在小学后面被杀的，日本清水小队长有 22 岁，用刀把蒙着眼睛的人一个推一个砍过去，砍到最后，刀没劲了，砍不了了，就改用刺刀戳，最后一个人被戳得肠子都流出来，没死，被抬回家了。家在邓家庄，已经医不起来，后来就死了。当时日本兵围住了，中间跪的是被抓的人，埋他们的坑是他们自己挖的，当时是觉悟不高，也没家伙，没有反抗。后来，日本鬼子喊家里人来抬，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被抬走了。

国民党叛变以后，鬼子杀了人，把人头先在淳化挂在村头挂了三天，再弄到下王墅挂了几天，挂在过路房子上面。

25. 刘正付口述

刘正付，男，79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淳化村西街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我11岁日本鬼子来的，那时晚上日本鬼子不敢出来。当地一个狗腿子被枪毙了。日本鬼子住在小学里面，(由于捣乱)第二天，老百姓倒霉，(小学)学校后面杀了不少人。共产党好人，(鬼子)来了一年多两年不到，共产党人、土匪、地下党来了。抓住以后，把衣服扒下来，用刀戳，在小学后面的杀人坑。

杀的尽是好人，我们当地一个人被杀害。日本来的时候，一年多，日本人喊着中国人，你不要跑，不跑是好人。在余村杀了一个小伙子。原因？跑的，因为枪里面没有子弹，喊他回来，他就回来了。日本人先打，让他跪，就用刀砍掉他的头了。我从山上跑反到龙都，日本人有好有坏。日本人从上海打过来，从淳化跑反到余村外，从后面山上到龙都，回来拿米、拿稻。晚上来，白天(我们)不敢来。日本鬼子在淳化后，我回来了，杀人时(我们)在周围看，在学校后面杀了好几次。

26. 孔金文口述

孔金文，女，75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周旺村五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在月村呢，打了个坑，比人头还要高，一个坑杀了七个人。七个人靠在墙上，鬼子用刀(拦腰)一扫，划去杀了七个人，是鬼子才来的时候杀的，那时我才八岁呢，跑反了呗。

鬼子来杀人放火，在我们周旺村上烧的房子多呢。

不晓得什么兵应该是鬼子吧，把老人赶下塘去，再从塘里喊上来。喊：一起上来，一起上来。上来后(叫他们)烘火，烧一坑火叫他们的呢，再丢颗炸弹把他们炸死了。我是听我老婆婆讲的。

27. 吕贤贵口述

吕贤贵，男，82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插花村八二生产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日本人是阴历冬月来的，住在小行庄的高头，“死那死那”地要杀人。

在上峰有一个山洼子叫龙口的，两个老百姓给日本人送菜，遇到两个日本鬼子，有一个鬼子走了，另一个鬼子就被这两个老百姓杀了。那个鬼子回来找不到他的同伴，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就倒霉了。那个日本人到南京通风报信，那个地方的村子被烧了，见人就杀。

日本人来了后，大太君拿着他的大刀，你动都不敢动，不听他的话就杀。

我家在新宁的七间房子被烧了。

28. 周成英口述

周成英，女，91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周旺村二队 3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鬼子来了就抓妇女，放火烧房子，祠堂也烧了。

鬼子一来就杀了三个人，一个叫周邦禄的，还有一个姓窦，还有一个不知道名字。

鬼子第一年来的，我丈夫的妹子小虎妈被打死了。日本鬼子来了，小虎妈兜着小虎跑，鬼子用枪扫，打到了小虎妈，小虎没被打着。后来，大人、小孩都弄回来了，大人死了，肚子打出了个洞，小虎没有伤到。

其母亲被打死时他才六个月。

鬼子把老人推到塘里，然后喊他们上来后（叫他们）烘火，（鬼子）往火里扔了颗手榴弹，炸死了两个人，一个叫牛小二，还有一个不知道名字。

29. 马维经口述

马维经，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淳化村85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我在10岁左右，父亲带我去跑反，就到江宁县东善桥的前圣大队耿间村我奶奶家暂住。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日本兵，手拿大枪，上面有刀，那时候，我10岁，我老表9岁。日本兵强奸一位妇女，大概40多岁。一个日本兵在站岗，一个在强奸，二人轮流。

日本人两三天来一次，抢猪，用枪戳鸡，经常来，八九点钟就来了，把车停在路上，是从新丰大队来的，两三个人。（日本人）就是找姑娘，喊："花姑娘，花姑娘。"妇女经常把脸用锅灰涂黑。

这边（淳化东边一带），被打死一个太君，还立了碑，木头的，四四方方，后来就被挖掉了。太君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掉了。

你要去新庄，有个塘，前头有个姓宋的，就是在塘里被杀害的。

（问知否小学校杀人一事）大概是（想了一会），那时我有十五六岁了吧。说他们是新四军，老百姓挖的坑。（日本人）就下命令："刺了刺了。"

我看见一个（鬼子）用刀在背后戳了。

跑反时，我兄弟2岁，我大我兄弟12岁。

30. 王义福口述

王义福，男，82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田园村苏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我15岁的时候，鬼子从溧水那边过来的，来的鬼子不多。鬼子冬月初四来的。我们就躲，跑反跑到龙都，晚上跑回来挑米，挑粮。阴历十二月，跑反跑了二三十天后，在我家园子里，有一个姓李的靠近40岁的男子被鬼子用刀戳，门口都是血（冬天冷，戴帽子，头上有帽檐印子，鬼子说他是国民党兵）。没戳死，后来鬼子又来了，我就用稻草把他盖起来了，

后来到了晚上，鬼子不出来了，我叫他侄子把他带走了。后来，他还是被鬼子打死了。

日本人住在索墅，鬼子来的时候哪个村都有打死人。鬼子牵走我家的牛，上坡的时候，鬼子要骑它，骑一次摔一次，鬼子气了，就把它打死了。

第二年下半年鬼子驻在淳化，我没有安民就回来了，鬼子把良民证给老百姓，没有良民证的就给杀了。

我村上烧了六七间房子，抓过花姑娘。

31. 王瑞芳口述

王瑞芳，男，1919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田园村苏庄 15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鬼子在 1937 年 12 月到了这里，那时我 19 岁，基本上人都跑了，年轻人跑的多。日本人到这里来，年纪大的旧社会的人指望日本人帮他们维持治安，就迎接他们（鬼子），也不了解情况。日本人有个“烧杀队”，见到不论什么人就打，日本人和我们本民族的人战争情况不同。鬼子晚上来找妇女，有的时候大部队来找妇女，日本政府有时候还从日本送一大批妇女过来慰劳士兵。

70 岁左右的老人李石荣迎接日本鬼子，他也不了解什么情况，被日本鬼子前头的“烧杀队”给杀了。日本人把中国人当“靶”打，打死中国人无所谓。

有的妇女被人强奸，有时候整个一个班。

有一个人叫李金波（音），在马路上开店（路 1931 年就开通了），他和他儿子都被打死了，他家至少被打死三个人，战争下来就没得人了。（问原因）他高兴打死你，就打死你，没得为什么。

日本人过来的时候，我姨祖母家一个表妹被鬼子看见了，表妹就跑，到了一个塘边，跳到塘里去了，被日本人打死了。她哥哥（小名“和尚”）在夫子庙被抓，在南京大屠杀时被鬼子打死了。我表妹姓佘。

我当时(鬼子来了以后)跑反到了圩区,晚上回来搞点东西(粮食、盐等),被鬼子抓到了,他们跟我要花姑娘,还好,只用枪把子、手打我,没戳我,找不到女的就走了,大概是鬼子来了一两个礼拜的时候。

周旺村的老头、老太被鬼子往塘里推,冬月里天很冷,他们的衣服湿了,鬼子把他们喊上来,到家里烤火(烧桌子、凳子的火),让他们围起来烤,烤得差不多了,鬼子就扔了一个手榴弹,把门关起来,老头、老太都被炸死了,其中一个叫周邦禄,他儿子和我在一起工作,讲给我听的。

32. 马德云口述

马德云,男,75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二十三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冬月十三,下着大雨,我八九岁,还小呢。冬天,鬼子叫人下河摸鱼,一下杀了 28 个新庄的。有个人叫殷泰章,30 多岁,有赵天兴、赵天明两兄弟,都 30 多岁,还有周启梅,是老头,50 多岁,(被杀的)有的是淳化的,有的是新庄的,塘里的水都红了。

那是冬天,日本鬼子第一次来的时候,周启梅是我的邻居。

大概四年后,不是第一年了,在小学后面,(日本人)把(抓来的)人捆住膀子,连起来,把眼睛蒙上,用枪打死的。(被杀的)是从其他地方抓来的。

在中学也是那么杀的,也用刀砍,前面挖了个小坑,日本鬼子在后面砍头,是从解溪抓来的,讲是新四军。

跑反是跑到新连村,大连山的采石场(现在),当时叫青龙山。

东边有个杀人坑,一次杀了 28 人,来的两年后杀的,其他就不知道了。

33. 洪克勤口述

洪克勤,男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南街三条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马俊岭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 12 岁，当时是 1937 年冬月初六到了淳化。

1939 年冬天，日本人在淳化小学后面，杀死了 40 个人。他们有的是在打小牌赌钱，还有一个余村的是贩牛的，日本人说他们是新四军，就把他们一个拴一个，押到小学里面，用刀砍，用刀戳，把他们都杀了，日本人把他们埋了。还有一个小花子（中国人），当时五六岁，也去埋的，他给日本人挖坑，还负责搞情报。

我 13 岁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一个人（据说是新四军）后，让杨小虎（住在西街）背着装着这个被杀人的头的笼子跑到湖熟的华家边，把笼子挂了起来给全村人看，我在路上看到杨小虎背着这个笼子。

34. 冯克志口述

冯克志，男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南街 3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日本人在淳化镇杀了四五个人，我当时 15 岁，他们是要姑娘，没要到就打杀。

隔壁（离的不远）张德才，50 多岁，被日本人用枪打死了，我们回来时他就倒在家门口。

有个到了日本的中国人叫绝地，他当了鬼子之后，就服侍鬼子。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他后来在龙都找了个老婆（中国人），龙都新四军多，日本人说他和新四军联系，卖国，就把他杀了。给绝地吃的还有姑娘，他就保护我们。

我 17 岁的时候，日本人在淳化小学后面杀了 32 人。那时候是三四月，那些人赌钱，人很多，日本人就说他们是新四军，把他们抓往淳化小学，用刀戳死了。还把他们埋在一个大坑里，叫中国人来埋。

35. 王纪如口述

王纪如，女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南街1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我弟媳妇的老子叫王义方，他在上村的时候，日本人把手榴弹扔到塘里，鱼被炸死，日本人就叫他下去捞，他不肯，日本人就把他推下去了，他要往上爬，日本人就给了他一枪，把他打死了。

36. 李贤春口述

李贤春，男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南街126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民国28年(1939年)冬天，日本人打到了淳化，在淳化小学，日本人让被逮到的反抗的国民党跪在那里，用刀砍他们的头，一刀一个，杀了二三十个。杀他们的时候日本人来了有18天。

37. 王传根口述

王传根，男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南街94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日本人来时我13岁，年纪轻的都奔了，我年纪小所以他们不管，和剩下的老头、老太一起坐在家里。在西焦村门前塘，日本人打死了11个。因为这些老头、老太听不懂日本人说话，日本人就把他们推下塘，再用枪打。有个叫焦东喜的50多岁的，一枪打在腿上没有死，他把粪桶套

在头上，躲在门前塘里，后来日本人走了，被人救上来。

还有一个叫焦东发的，日本人叫他来捞鱼，他没来，日本人就把他捆起来用黄豆秸子烧死了。这是在阴历腊月份。

38. 黄湘斌口述

黄湘斌，男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小学巷15号对门

调查时间：2004年7月9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那个时候我顶多六七岁，当时天气还不太暖。日本人从东边逮来一批人，用绳子连环捆着，手都被捆到衣身后，一起跪到淳化小学的一个坑边，日本鬼子一刀一个，砍了31个。砍到第32个的时候，刀都砍不动了，旁边的一个小兵用刺刀把他捅死了。这些人的眼睛都用中间有个红圆巴巴的白手帕蒙起来。因为东边的新四军多，说他们私通新四军。

39. 于文金口述

于文金，男，1934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索墅镇西化工厂传达室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1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有一个日本人叫什么太君，骑马走到街后头，一个女的是青龙的，这个女的是母女俩一起走路的，被日本人看见了，那个日本人就想强奸那个女的，就把马绳拴在脚上，他怕一会儿马跑。那个姑娘的妈没得办法，要活命啊。那个时候是封建思想，女的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会遭天谴，就把随身带的一把黑洋伞打开了，伞本来很小的，一下子变大了就把马吓到了，马就跑，就把太君拖了100多米，掉到河里。那个日本人后来就追母女俩，母女俩没办法就在巷子村的红花塘跳河自杀了，后来就被老百姓埋在了塘边。

40. 窦义德口述

窦义德，男，80 岁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周旺村三队 14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

当时我 13 岁，鬼子是 1937 年冬月初四下午三四点到的。鬼子走这条路，不在路边上就没事。刚来的那天晚上杀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叔叔（四叔），一个是我大伯的儿子、我的堂兄窦义容。我四叔叫窦人清。那边只有一棵槐树，我四叔被绑在树上被戳死了。我堂兄没绑在树上，被戳了不少刀，幸好气管没通，没有死。我堂兄当时才 20 岁，刚结过婚。（问原因）他们跑到前边的村，晚上回来看看，鬼子出来了，碰到他们了，就把他们抓了起来。我们当时躲在地洞里，第二天就到南边去了。还有一个老头，鬼子要烧他家，他不准鬼子烧，鬼子就把他戳死了。他叫周邦六。鬼子来了一二十天后，他们住在淳化，还往村里跑。他们把老头、老太赶下塘摸鱼。棉衣湿了，然后叫老头、老太上来烘。后来在火里扔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一个女的，烧伤了好几个人，没死。（问原因）不把你当人，叫你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

41. 宋大生口述

宋大生，男，1918 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淳化村南街三条巷 2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日本人来过的时候是阴历冬月初三。那年我 20 岁。

日本人到了淳化镇就坐到药店里，那时候我们都跑反了，要吃饭，就到家里来挑粮食，就被日本人抓走了，就让我挑水，烧饭。带我的日本人讲他“良心好得很”。一天，他带我到老百姓家里抢家具来烧，路上碰上个老头儿跟老太太，老头儿叫周三是个卖猪肉的，有七八十岁了，当时下

着小雪，日本人把他们脱得光光的，用小棍子打。

腊月十几号，在淳化镇（现在的中市街）靠我们对过第一家盖了三层楼房。日本人用绳子拴在我的腰上要我爬，我就要爬到顶了，他们把绳子一拉，要不是绳子粗我就摔死了，他们就是拿我开玩笑。

他们用枪打人是经常有的事情了，淳化镇有的新四军穿得破破烂烂，比老百姓还破烂。有个日本人在酒店喝酒，喝完不给钱，老板跟他要钱，他要打人，一个穿得不像人的人从篮子里拿出一把很小的枪，一枪把那个日本人打死了，后来那个人就走了。

日本人来的第二年的阴历三四月份，有家人过生日，很多人给他过生日，日本人知道了，就说他们是新四军，把他们赶到淳化小学的东坡上挖了一个大坑就杀了埋了，大概 29 个，还是 39 个不清楚了。

42. 侯殿良口述

侯殿良，男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南街一条巷 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

我 16 岁那年（1937 年）的农历冬月初三，日本人的炮弹打过来了。冬月初五，日本人先头部队打到了这个地方（淳化），国民党挖了战壕，造了多少钢筋混凝土的炮台，也挡不住。

1937 年抗战，我们全家人去跑反，家里只有外祖父刘凤财，因为年纪大了，留在家看门。我们跑反时是初七，当时外祖父住在南街下面中段，他 78 岁了，耳朵不太好。日本人来了以后，见到人就杀，我外祖父就是被拿枪的打死的。邻居就挖坑把他埋了，等我们第二年跑反回来，就看到他的一个坟。

我亲生的叔父，是我的三叔，叫侯长什么的，他跑反跑到美国人搞的集中营，但是中国的难民太多了，美国人保护不了，难民营里头的人在 1938 年被押到下关杀掉了。

在 1938 年六七月的时候，我被抓到淳化小学帮日本人挖坑，挖完我

就偷跑出来，后来就有 28 个人被抓到那边被杀掉了。这 28 人是在做寿，结果有汉奸报告，日本人就把那个村子围起来了，把他们抓到小学校里面。日本人当时是一个加强营，有二三十个人。

我还有一次到小学校后面的山上砍柴，发现了八具尸体，是被日本人杀了后埋了，没埋好露出来了，这是 1938 年下半年的事。

1938 年或是 1939 年的下半年，我在小学后面挖坑，因为我原来是干瓦工的，有两个秣陵人被抓到淳化小学校，我挖完坑要走，日本人就让我留下看他们杀人。我害怕想走，他们就说："你的看看的，我的死拉死拉，没关系。"就用刺刀把那两个人刺死了，那两个人就哼了两声。我一个人把他们埋了。当时还有一人负责挑水，因为土太干挖不动，就要浇点水让土软点。

我听说在公路旁边的小庵，母女两个走那边过去，有个日本人骑了一匹马，看小姑娘十八九岁的，长得又年轻又漂亮，就跳下马喊"姑娘，姑娘"的，还要强奸这个姑娘。小姑娘不肯，就哭。日本人把马绳拴在自己的脚上，就要强奸小姑娘。小姑娘的母亲喊着："作孽。"但又不敢反抗，只好把伞撑开来挡住他们，哪知道伞一撑马一惊就跑了，结果就把那个日本人拖死了，没得逞。

43. 李智(志)荣口述(身份证上名字是李智荣)

李智(志)荣，男，1921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新华行政村前后厢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顾锐、余姗姗、朱东宇

1937 年冬月初四，日本人从湖熟那边过来，把村子占满了，大家早就奔了。日本人走湖熟那边带了 13 个拉夫。拉夫手臂上都绑着白布条。初五早上十点左右，日本人打下王墅，没打下来。打仗的时候，李全帅(音)和另外两个人没有奔，躲在草堆里。他那个时候四五十岁，他人老实，又没有白布条，日本人就一刀戳死了。

过了一天，日本人绕到上王墅继续打，又败了，带下来十几个伤兵。

回来之后就开始烧房子。李明高的父亲李遵寿，家里房子大，舍不得，没有奔，留下来看房子，日本人要把自己的伤兵放在他房子里烧，他跪下来求，日本人戳他，他用手抓住刀，手指被割掉了。日本人又戳他脸，他用手挡，鼻子、耳朵、手都没得了，伤兵也被活活烧死了。

有个叫李圣侠的，被日本人拉夫去，回来的时候遇到日本人，被戳死，老李武跑回来了。

日本人在淳化蹲下来之后，有一回下来清乡，李乐海报信，被日本人打死。

44. 李明高口述

李明高，男，1927 年 4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淳化镇新华行政村前后厢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6 日

调 查 人：顾锐、余姗姗、朱东宇

1937 年阴历十一月初六，日军从上王墅败退到前后厢，这里的村民都逃跑了，我父亲李遵寿为了保护自己的大房子就留了下来。日本人要放火烧房子，并要将十几名伤兵烧死，我父亲跪下来求日本人不要烧房子，但是日本鬼子以为他不是好人，就刺他。他用手抓住刀，结果手被割掉了。然后，日本鬼子在我父亲脸上乱刺，直至死亡。几个没有逃走的村民帮忙把我父亲埋了。

（二）秣陵调查

1. 佘家贵口述

佘家贵，男，1919 年 6 月 22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火炬行政村佘家村 17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十七八岁在上海，22岁回南京，以种田为生，日本人常来，村民只得去龙都避难，村民张小四（乳名）在逃反过程中被鬼子一枪打死，时间在冬月。

日本鬼子没有来时，村里太平，日本鬼子来后，强奸村里的妇女，我们村有两个，我的婶婶就是被日本人强奸的，那个时候，女人都往脸上抹灰，年轻男的都留胡子，像老头，害怕被抓去当苦力。日本人在蒲神庙烧了六间瓦房，这是因为鬼子见不到人，人都去跑反了，日本鬼子在村里看见鸡、鸭都抢。

往龙都跑反是因为有一条河，日本人过不来（河是秦淮河）

有一次，大家都以为太平了，就回来了，（鬼子）把人关到一间庙里，架起了机枪，老百姓请翻译陈登丝（音）向（日本人）求情，就没有扫射。

后来，跑反的人差不多都回来了。

我听说（日本人）把妇女强奸过，就用刺刀捅死。我家门口的魏强全看见日本人强奸一个女的，后来日本人把她用刺刀捅死了。

我亲眼看到几十个人（老百姓）被分成三堆，用汽油倒上，架起来烧，在秣陵镇上；有外地的，都是被一个一个打死的，在陶家巷。进城时，在城门外都要给看良民证，看看对不对，不对关起来，算中国兵。

那时候，我进城，成难民了，进城门，老远要向日本人行礼。几个城门都有日本人。我进城都是一天半天，没见过杀人。

我们（村）不靠马路，（日本鬼子）没有停留，就看到他们走过去。他们人很多，有很多车子装军火，人步行，骑马的少，没有坦克，他们走溧水过来的，中央军一起跑掉了，打不过他们，枪都摔掉了，跑到老百姓家。

日本鬼子跑到这边来（村里）就强奸妇女，抓鸡子、鸭子去吃。他们来了，我们一起躲起来，女孩子都藏起来。

回来后，大概半年之后，（日本鬼子）安民了，发给我们良民证，去那边先行个礼，给他们（日本鬼子）看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鬼子老人、小孩都杀，四五十岁人都留胡子，不留就说你是中国兵。发过良民证后，日本鬼子就不随便杀人，但见到

了还要点头哈腰的，日本人不花钱的，什么东西都（抢去）吃，（我们）见到都慌，日本人很凶，（我们）那时候就像亡国奴一样，见到他们头发竖竖的，他们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我现在吃得好，住得好，共产党领导的，医疗也好，我现在身体才会这么好。

我有一次上街，（日本鬼子）看我戴帽子的，头上有道箍印，以为我是当兵的，把我打在地上，人家都说我不是，才放了我，那时候是第二年春天。有一次，我忘记行礼了，被打了。

东旺村被烧了六间瓦房，（鬼子）把人家的大牛也牵走了。

（对日本人的看法）日本人坏透了，我们中国人受过他们多少罪，蒋介石软弱无能，毛主席要是能早解放几年，我们少受多少罪，农村比现在还要好。

2. 徐仁发口述

徐仁发，男，1922 年 3 月 15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火炬行政村司马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于雨、姚静、杨丰、曹运星

大概是冬天，阴历十一月，我在家中，日本鬼子进来时，什么杀人的都有，他们是从上海过来，见人就打，就杀，当时牛首山没有防住日本人，他们就打进来的。我看到一个大队的别人家的女儿就被强奸，在龙都杀了个把人，杀人没有原因，就是瞎搞。用刺刀杀的人，烧房子。老百姓都跑反。在秦淮河畔上，日本鬼子在渡口架枪，对老百姓的渡船扫射。一个村的人都跑反，跑反的人有的被抓走，去拖车，当苦力，大概我这个村子抓了三个人。日本鬼子在我们这个村只是过一下，没住，就去秣陵。晚上我们乘凉，日本人过来查军人（日本人后来与新四军交锋，出来扫荡）。当时，我们都不敢去南京，（在记忆中）村上有一个人在镇上开木匠店，在店中被日本鬼子打死了，看大门的马元强被打死，店中几个工人也被打死了，在秣陵路（现名）上，我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打死了七八个人。

3. 张玉付口述

张玉付，男，1914 年 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东旺殷家村 3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日本人过来是冬天，我大概 22 岁。

那时候，我们织绸缎，织一匹布要八天，我们送到南京，日本人要通行证，他让你进你就进，不让进就在外面，一等就是一天半天。日本人问我要通行证，我听不懂，他用一根粗棍子一头打过来，我头一让，打到扁担上，这时候汪精卫的警察来了，告诉我鬼子是要看相片。

第二年六月，我进城，五个鬼子围着我捏，把着手看，是不是当兵的，最后让我走了。

我老头(父亲)，被鬼子抓差带走了，带到牛首山快到雨花台时逃回来，逃到郭家桥(音)，巡逻的鬼子迎面骑马过来，什么都没有讲，给他一枪，打死了。我父亲叫张庭华，去世时五十出头吧！

我们村打死的人多呢，有殷承思、陈横前、田老太、陈永安、二老头，是跑反时在家看家被打死的。小德子(姓徐)、小宝弟(姓殷)一道回村，被鬼子打死。

我们当时跑反到夏布塘(音)，隔着一条河，鬼子过不来。

日本人烧的房子多，人不在家就烧，抢东西是家常便饭。强奸的(妇女)太多了，不管白天、晚上，日本人一来，(女人)就奔啊，有的是脚小跑不动。

日本人打死个人就像打死只麻雀一样，日本人枪法很准。

4. 徐庭厚口述

徐庭厚，男，1924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东旺六队 5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日本人过来的时候大概阴历十月，那时我十二三岁。把史陈氏大伯子打死，是因为日本人要捞他家猪，他不让，日本人就把他打死了。他叫陈横钱(音)，住在东旺陈家小圩。那个村上，两个老太、一个老头被日本人戳死了。他们从我们村上过，杀死了好几个人。

日本人到秣陵后的第二天，又到乡下来捞鸡捞鸭，见了妇女不会饶的。后来我们都跑反了，跑了十几天后我们回来。

有些资本家为了财产，他们找翻译，拉拢日本人。

我们那时送绸缎到南京，日本人会抢钱。

5. 张宗和口述

张宗和，男，1926 年 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张宗头 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日本人冬月十几的样子过来的，从溧水过来的。当时开店的老板都跑了，农村的人到镇上好多被打死了，农村人都跑反到龙都。

日本人过来把房子都烧了。我奶奶出去，在外面看见房子被烧了。

草柴都烧了，树都蒸死了。安民后，我们回来没有房子住，在树杈上用茅草搭的房子，日本人住秣陵，他们来我们就跑。

第二年春节安民了，日本人在秣陵四个关口站岗，看见小孩放走，看见壮年你要打招呼，否则用枪打。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小伙子都呆不下去。

在秣陵，我们看到很多埋的尸体露出的脚指头。日本人到村上来打猪，打鸡，不打小孩，十五六岁以上就会打。

有一次茶馆里有一个老头看了一下路过的日本人，日本人说他眼大，瞪他，要杀老头。

日本人把我们村包围起来，把人聚起来，关到菩萨庙里，说他们少了一人，要村里交出来。原来这个日本人牵了一头牛，被人杀了(用锄头打死)，是姓田的人杀的，分成几块，用草包包起来，摔在不同地方，然后跑

了，直到日本人调走了，才回来。

在秣陵有人背洋油回家，日本人打枪把人烧死。

住我家后面有个姓李的被日本鬼子打死在巷子里。

我们村上被杀了两个人。

6. 史陈氏口述

史陈氏，女，1914 年 8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东旺六队 5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3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日本人过来的（冬月里），我大伯子陈横钱（音）被杀，房子被烧了，从南边回来，我们跑反了，日本人不讲理。

7. 艾启儒口述①

艾启儒，男，1917 年 7 月 31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周里村小里艾岗 4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0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1938 年或 1939 年冬月初四的晚上，日本人顺着禄口一直到中华门的一条河，顺着圩埂走过来，他们没有过河，日本人到我面前，我害怕不知道干什么，他们看着我穿长袍、背包，不像当地人，问我前面有没有中国兵，我说没有，他们把我抓走，让我背洋糖，下午三四点钟出发。走到牛首山，天快晚了，日本人要烤火，就烧了一些草房。天黑了，日本人睡了，艾仕余大概有 40 岁，和我说鬼子要打南京，我们今天要逃走。我们出来往菜园逃，他们看见我们，我们拎着裤子装解手，他们跟我们说回去，我们回去，等到月亮下去，我们又逃，从山上逃走，雨花台那边蒋介石

① 艾启儒之妻朱凤英（1921 年 12 月 13 日生），帮助其夫一起回忆。

的部队开枪，我差点被打中，我们四个人只剩两个人，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逃回村里。我们在一家吃了山芋烫饭，坐在地上到天亮，我要老大大(那家的主人)送我到陶吴。天亮了，他儿子给我指了个方向，八九点钟，我们走到高家山，艾仕余要回家，我让他带信，我去丈母娘家，在官塘，我去找丈母娘，在那住了几天。

冬月初四，在八角村，我的姨夫魏祥里看到鬼子来了，跑时被鬼子一枪打死。日本人走到八角村，问秣陵关有没有中国兵，魏祥林说没有，日本人还没走到秣陵镇，中国兵打枪，日本人撤回，用刺刀杀死了魏祥林。日本鬼子刚来时，艾仕仙在地洞里，日本人看见一枪打死了。冬月二十八，高奶奶在屿埂上看见日本人，吓得一跪，被日本人一枪打死。

第二年，我去了高淳，当印刷工，当了一年回来。

日本人来时，村里没有中国兵，秣陵关有。

8. 周绣英、贡保民口述

周绣英，女，1924 年 7 月 10 日生；贡保民，男，1921 年 2 月 23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周里杨家桥 4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日本鬼子是冬月里来的，贡九河(贡保民父亲)屁股上被日本鬼子戳一刀。因为当时日本人要烤火，贡九河不给日本人烤，日本鬼子用小板凳烧，取火。

9. 彭永林口述

彭永林，男，1922 年 10 月 23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小里彭家村 2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1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1937 年我们到芜湖，我们去做印刷，大概是十一月，看到报纸，日本

鬼子到秣陵。当时,我们在芜湖过江时就很乱了。

我伯父彭正孝、彭大容被抓,估计抓到牛首山就被杀了,在村里被杀的没有,抓走杀的多,邵邦令也被抓走,就没回来了。

第二年回来,(情况)比较好,日本鬼子有时也会开枪打人。我在南京,学徒刻字,(日本鬼子)来刻字,师傅刻的,日本鬼子觉得不好,师傅不在,日本鬼子就打了我两个耳光。

在农村,我挑米在令桥,日本兵在那里驻的部队,见了他们就要鞠躬,拿刺刀对着你,日本人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当时在令桥,一个人在抽烟袋,日本鬼子把烟袋抢过来,灌装上泥浆,对过路人吹。

小农民去上坟,日本鬼子一枪打死,我看到尸体的。

10. 陆广珍口述

陆广珍,女,1916 年 12 月 12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桥南行政村埠里 72 号

调查日期: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

日本人来是阴历十月里,我们都跑了,日本人把我们的房子都烧了,我现在住的就是后来盖的。我们跑反到河那边(东河、西河),鬼子过不去,亲眼看到,有人逃命,日本人叫他停下来,他没有停,被打死,30 岁不到。

我们村上都被烧了,日本人看见女人就捞,有一个姑娘姓蒋爬墙逃跑,没来得及,被日本人糟蹋了。

当时,我房子被烧时,我在河埂上,回来看到被烧了,哭得很。王道华(音)被烧了六间,两个厢房。王昌炳(音)也被烧了三四间。我家被烧了六间房子,三间厨房。王昌有被烧了四间瓦房。

11. 陈庭如口述

陈庭如,男,1922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桥南行政村章茅草 17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

日本人是冬天来的，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亲眼看到在埠里日本人用刀戳人。过路的、跑反的，我看到好几个人被日本人杀了。在我家旁边的尸体被狗吃了，就剩个头，(死者的)老婆用布把头包起来，挂在树上，这样狗吃不到。死者叫陈庭焕。

日本人烧了很多房子，陈庭焕的三间楼房、三间草房被烧了，全村就剩下三四家没被烧。

日本人找到人就打，不讲理，人都跑光了。

12. 梁华英口述

梁华英，女，1922 年 11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桥南行政村小刘组 1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

我娘家是秣陵建农的，17 岁时跑反到这边，后来住在这边，那时候是春天，我跑反跑到禄口。

日本人在大里那边放火，小里也放的。

杀人(我)没看见过，(听说)小里那边，日本人用刀戳人，周里靠马路，日本人就在那杀人放火。

我的亲戚、朋友都跑反了，在街上，不听他(日本人)调度，他就杀你。

要是小姑娘给日本人看到，他就强奸，有个姓王的，这个村的，给日本鬼子强奸过，日本人不讲理，见到姑娘就追。

那时候，不听日本人的，他就打你，他叫你干什么活，你就得干，不然，打得七死八活的。

13. 姚景国口述

姚景国，男，1919 年 10 月 17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桥南小山姚21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

烧了好几间房子，有姚怀春家。当时我们跑反到陶吴镇，住在当地人家，自己带米带饭。日本鬼子从溧水过来的。回来后，听说桥南集镇上有人被汽车撞死。我亲眼看见在桥南粮管所那里有两三个被枪打死的尸体，被车子压烂了。

当时是过年的时候，我们村上没有人，全跑反了。到了第二年三月份才回来。日本鬼子只要看到烟囱冒烟，就进屋杀人。我们回来后，日本人就安民了，不杀人了。我上街的时候看到日本人站岗在路边上，国民党死的兵多，老百姓不愿跑反的也被杀了。

14. 顾德华口述

顾德华，男，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桥南社区大体巷2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日本人是1937年过来的，冬天来的。那时我住建农。日本人住在秣陵街上。日本人来了，我们跑反到横溪。跑反跑了两三年才回来。我上的私塾，跑反也上不成学了。

日本人抢人家东西，见人就杀，见人就打。

我们一知道日本人来了，都跑反了。

15. 俞秀华口述

俞秀华，女，1923年5月22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桥南社区埠里2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日本人来时，我十四五岁，是冬天的时候。村里人都跑反，没人归家。那时我还是姑娘。在龙都，我有一个哥哥给日本人抓去当差，到牛首山那边，没有音讯。他叫俞德相(音)，比我大8岁。

听说过日本人杀人，看到过日本人在龙都镇河东村把我妈妈的好几间草房给烧了，一个村都给烧了，这是第二年六月里的事了。打死了五六个人，因为说那几个人是新四军。

日本人一来，我们就跑，根本不敢看日本人。

16. 武兆全口述

武兆全，男，1922年4月26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桥南大体巷3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3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冬天，日本人来了，把我拉去拉车，还让我舀水煮饭。后来我跑了，我问他(日本人)往哪走，然后瞎奔了。

在路上走，死的人多呢。杀人我没亲眼见过，日本人带着我们夜里走，白天不走。

日本人看见人就用枪打，那时候挖地洞，日本人在地洞里打枪。

那时候，我小呢，帮人家看牛。

日本人到哪块就烧火，为记号。我跟他们走到东善桥远山，街上火烧得旺旺的，我就是从那里逃走的。

日本人那时候住在现在的秣陵新跃机站处。那里盖了很多房子。

日本人把我带走，看我小，没有打我，给我两块糖，叫我不要哭。

日本人是夜里头来的，我不在家，在帮人看牛，人家(老板)都走了，我在看门。晚上火烧得吓人，那时候在高塘埂。

17. 张德奎口述

张德奎，男，1920年5月19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火炬牌坊39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民国 26 年(1937 年)，我 17 岁时，日本人经过张家渡，打死几个人。懂日本话的就让他活，不懂的就杀死。烧了很多房子。我听说，在秣中(现)一间房子里关三四个人，被活活烧死。

有个人把日本人牛牵走，日本人下来扫荡，杀了很多人。

在龙都有个日本人被杀，日本人后来也杀了很多人。

日本鬼子从龙都、溧水过来，攻打牛首山。我才十几岁，在家里不敢出来。日本人会放火，放火后就走了。我们村子不在路上，所以烧得比较少。我们跑反到龙都，日本人走了，我们就回来。

日本人经过看到年轻女人就强奸，有人带路，有地图，他都晓得。

日本鬼子在路过时，有时看到路边的年轻人就抓去卖力气，我父亲就被抓了，一直到牛首山，晚上让回来了。让人背子弹，你要说背不动，日本人不说什么就给一枪。日本鬼子进了村，见了女人是不给过关的。

牛首山是南京的大门，所以打得很凶。

十几岁我去过秣陵关，日本人就住在那里(秣中)。

南京城里人跑反到我们这里，哪个地方有熟人就跑到哪里。

有安民证后，到我们这里的人比较少。有一个日本人到龙都，扛小旗子，找了个赵大姑娘。

日本人有时来得比较多，有时来得比较少。

在秣陵镇上听说日本人不留伤兵，残废军人抓住就杀了。从镇上离开时，没有一个伤兵。

18. 蔡家银口述

蔡家银，男，1921 年 8 月 4 日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秣陵镇火炬行政村涵头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姚静、于雨、曹运星、杨丰

当时我17岁，住在秣陵镇上。(日军)冬月初九到秣陵。有大炮、大车，大部分兵是走的。跑反到龙都，待了一年，秣陵很多房子被烧，很多人被杀死。一个村上(涵头村)打死6个，有小麻子(姓陈)、小呆子(姓王)、小八子(姓陈)。小麻子18岁左右，小呆子28岁左右，小八子二十七八岁，小狗子(姓陈)十八九岁，这些人看到日本鬼子就跑，我爬到树上，所以没被打死。

第二年二三月份，有个老人看门被打死。韦家湾被打死两个人(原因是跑反)。

我们跑反回来鬼子还在。王家庄一个叫小四子的被打死了。在佘家村，日本人抢了牛。佘常安(音)牵了这头牛。日本人发现后，用铁丝把手心串起来，绕在牛车上，浇上洋油活活烧死。当时大概有50个人被拴起来，浇上洋油活活烧死。全是老百姓。没有烧之前，有我(被拴起来)，没让我死，让我背尸体。

在秣陵，安民后，见日本人要行礼，否则就打。

后来，我被日本鬼子拉去做苦力，一直到溧水才放了我。抓我原因是，我跑反时，没吃没喝，到秣陵光服(音，意为买东西)，就被抓起来了。

在菩萨庙，打死3个人。大概是阴历二月份。这3个人是被绑在树上活活剐死的。原因还是(为前面)牵的那头牛。日本人想用这头牛运弹药的。牵回来牛，牛身上的弹药卸下来后，把牛牵到龙都卖了30多块，回来就被杀了。

从秣陵到溧水一路上，我亲眼看到被杀了7个人，日本人把我拉过去看，说跑就杀了我。

涵头村邹老四被砍了头，和我一起被抓了当苦力。还是因为牛的事情。因为这头牛(前后)死了100多人。

还是二三月份，日本鬼子还到庄上强奸妇女，很多。捞鸡，捞猪。安民之后，也会跑到村上来强奸妇女，有一次，五六个日本人强奸了七个妇女。

安民后也死了很多人。

第二年下半年，有四个日本人从龙都过来，过来三个，还剩下一个没有过来。在龙都捞的鸡、鸭，身上无武器只有一把刺刀，在浦家庄牵了一头牛。还来过张家渡，被老百姓杀了。日本人在秣陵晚上点人，到龙都

找，把几百人关到庙里要用机枪扫，有翻译求情，才未打死。

把人集中在（现在的秣中）广场上，要打死的。就为了找那个日本人。

（三）湖熟、上坊、上峰等地调查

1. 石秀兰口述

石秀兰，女，1921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 查 人：余姗姗

我当时 17 岁，家住在湖子岗，1937 年阴历十一月初三，来了好多日本人和朝鲜人。他们来了以后就到处找东西，找不到东西就打人，还烧房子，都是牛皮搭的棚子。

当时有个 15 岁的女的，在湖子岗一个沟里被五个鬼子轮奸。

有个陶聋子，是新四军青龙区区长，官挺大的，跟他的四老婆住在湖塘旁搭的一个棚子里。结果被人告密，后来跟他老婆两个人都被鬼子用枪给打死了。

还有一个女的，去田里挑马兰头（一种野菜的名称），男的去逗鸟，两个人去游玩，结果被鬼子看到，女的被鬼子开枪打死了，男的没死，跑掉了。

2. 崔玉洪口述

崔玉洪，男，1928 年 6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4 日

调 查 人：顾锐、余姗姗、朱东宇

鬼子来的时候我8岁，鬼子扎在梁台，叫伪保长下来抓新四军，每次就是一两个日本人带着兵下来，说你是坏人，就把你抓到梁台杀头。

南京有个人来卖香烟，做生意的，好好的，日本人讲他是暗探，就给他灌水、打，最后杀头了。

鬼子杀人厉害得不得了，叫你自己挖个塘，跪在塘边，一刀砍死，头就掉在塘里。鬼子杀人还要老百姓在旁边拍手。鬼子天天要抓花姑娘去玩。

原来那个陶区长和他老婆一起被抓到梁台杀掉了。有个小孩，十二三岁，他偷枪，日本人看见了，抓了去杀头。

我们拿家里的米出去卖，日本人看见了要打，你求他他就继续打。

3. 杜良英口述

杜良英，女，1921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顾锐、余姗姗、朱东宇

日本人来，大家都跑反了，不敢蹲在家里，鬼子就扎在梁台上，鬼子养狗，有个人被绑在树上，放狗咬，人脸上的皮都被撕了。

鬼子杀的有的是新四军，有的是老百姓，他要杀就杀。

日本人看见女人就拖，有几个女的被拖到龙王庙玩。

我男人被日本人拉夫拉去，没回来。

4. 吴忠寿口述

吴忠寿，男，1917年1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湖熟镇吴家台16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4日

调 查 人：顾锐、余姗姗、朱东宇

当时我11岁，鬼子来了，来了两年之后驻在梁台。他们叫我们这里

的工匠给他修炮楼子，还让3个老百姓给他们做饭。

鬼子在炮楼子里有13个人，死了就补，一直是13个。有一次特务队联络新四军偷炮楼，打死12个日本人，第二天就来了一大卡车的人，抓住我们，都要杀，最后没杀。

下面各个村都有伪保长，有一回，保长开会，日本人叫他们说谁是新四军，有个保长讲不出，被一枪打死了。

区长陶聋子和他的四老婆被抓到台上杀了，经常下来抓人来梁台杀头，有新四军也有老百姓，一杀两三个。

有个土匪被抓到，绑在树上，鬼子放大狼狗咬他，咬死了。一共杀了有十几二十个。

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时候，还拉夫，帮他们送东西。

鬼子一来就杀人，许大庆的父亲许老四看见日本人要来，跑，被打死。马五保被日本人抓去抬东西抬不动，走不动，就被用枪打死。

5. 周兴保口述

周兴保，男，1925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2日

调 查 人：顾锐

1937年十一月初八，我13岁，鬼子来了，有很多坦克车，看见老百姓他们就打。杀人放火，干了很多坏事。

有许多中国老百姓和中国兵被打死，扔到一个塘里（现在上坊镇敬老院附近）。有一个瞎老太太被打死后，推到一个茅坑里，一个茅坑里推了六个人。

我们村上有个叫韦明发的老太太，躲在五神庙里，鬼子路过的时候，她正好跑出来，看见鬼子就跑，被鬼子打死。

村里还来了好多朝鲜人、满洲人，杀人放火，烧了几十间草房。

6. 张大树口述

张大树，女，1916年7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朱东宇

1937 年鬼子进村的时候，我 22 岁，1938 年春天，在这里杀了很多人。

鬼子叫人带路，不带就杀。我两个爷爷和强爷爷也被鬼子抓去带路了。两个爷爷不走真路，结果就被鬼子打死了。

日本人还到村子上去烧房子，走到哪烧到哪，还抓花姑娘。

记得有一个姓张的女人，被鬼子抓过去玩之后，就放了回来。

鬼子枪法准，有个爷爷搀着小孩走。日本鬼子在后面放枪，爷爷和孩子被打死了。各村都有人被打死。

7. 芦正兴口述

芦正兴，男，1927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坊镇敬老院（原住上坊镇芦家桥）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余姗姗

1937 年，我 10 岁，我爷爷当时是保长，家里有三间大瓦房子，鬼子来后，放火把我们家房子都给烧掉了，在村上一共烧了六间房子，有三间是瓦房，三间是草房。

当时村上有一个姓向的人，十几岁左右，他穿的衣服有领子，被认为是中国兵，被鬼子杀掉。

村上还有个叫芦义顺的人，当时二十几岁，无缘无故被鬼子杀掉。

8. 王明成口述

王明成，男，1928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插花村十三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马俊岭、李英、石君华、唐玉花、刘彦杰

冬月十三，我 9 岁时，日本到插花，战线就在这里，到龙潭 50 里的战线。

杀人放火不稀奇啊，草房都烧了，瓦屋烧了大半。

插花那边的庙，叫插花庙，过去杀了十几个人呢！在大义塘，是那边的老百姓，尸体是别人埋的，埋在一个坑，(其中)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还有一条沟里有几十个人，杀了一个，是用刀，东洋刀杀的。后来有个太君一喊，没杀了。日本人哩，见到人高兴就杀，没啥理由。是(鬼子来后)半年后的事情。

我们村上有两个人给日本人送东西没回来。一个年纪大的叫王光钱，40 多岁。另一个叫王志兵，刚刚结婚的，是国民党败后给拉去给日本人送东西，年纪大的十二队的，另一个十三队的。

在龙王庙，在晚上被拖出来一个人。日本鬼子有四个，两个专门拖人，两个专门杀人。从背后一刀，杀在脊梁骨上，再一脚踹出去的。那个人趴在地上就没动。日本人走后就爬起来了，是我们村上的。估计有 20 多岁，是鬼子来的第二年，那人叫罗银奇。

我家叔的妈妈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他们一家人姓罗，鬼子来的时候，老太太就喊快跑，被鬼子一枪打了，没死，流了很多血，想爬到塘边喝水，结果掉进去淹死了。

9. 胡忠友口述

胡忠友，男，1920 年 7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上峰镇插花村塘基 7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2 日

调 查 人：唐玉花、石君华、刘彦杰、李英、马俊岭

我 19 岁时，日本鬼子来的。

(我)上街卖草呢，草卖掉了，(当时)日本鬼子从淳化到索墅，讲我们是新四军，开枪打我们。早上去的，下午四点钟到的家。当天没有去看

(医生),第二天才推去的,(当时)以为自己死掉了,(第二天)结果没死。

(我被打)是在民国27年(1928年),日本人来的第二年,是第二年的八月初七,在索墅街上菜场边上。和我一起,打死了五个,就我没死,打死五个,是第二年,我19岁时打的。(被打的人)都是过路人,(我)不认识,是用机枪打的,索墅街上开店的也被打死一个。

日本人讲跑的人是新四军,街上的人跑,我也跑,保长在那里求呢,可能(否则)还会打死更多的人,保长拍着胸膛保证的,他们不是新四军,是良民。

鬼子是冬天来的,冬月初五(到插花的)。打仗嘛,蒋介石的队伍头天晚上打的,第二天就败掉了。

日本人(到村上)打黄牛,打猪,我爷爷的猪也被日本人用刀戳死了。

我是被两个兄弟抬回来的,一个叫胡忠财,一个叫胡忠贵,村那边也有一个柏富忠,也被日本人打过(没死的)。

10. 李德胜口述

李德胜,男,1930年11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方山镇卫生院宿舍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 查 人:顾锐、余姗姗、朱东宇

1937年,当时我才8岁,家住在江宁区淳化镇新华行政村里。我父亲名叫李圣侠,当时30岁,他和一个叫李武的人,李武当时40多岁,他们俩被鬼子抓去背子弹。背子弹回来后,他们经过一个庙,进去找水喝,遇到两个溧水的国民党兵也在找水喝。他们一行四人被七个鬼子发现,由于我父亲以前练过武,手上有老茧,鬼子就硬说他也是国民党兵,就把我父亲和那两个国民党兵都给杀了,没有杀李武。李武就把我父亲的尸体抬回了家。

还有一个叫李东海的人,他在家里剥豆子喂牛的时候就被鬼子给杀了。

11. 葛福成口述

葛福成，男，1925 年 10 月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东山镇敬老院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7 日

调 查 人：顾锐、余姗姗、朱东宇

鬼子是 1937 年来的，来了以后就烧房子，抓女人，拉夫。房子烧掉了，我们没地方住，牛铁一（音）搬自己的被子住在山洞里，日本人看到了，就烧他的被子，他拿水浇，日本人就打死他。他孙女牛顺兰当时在场。

日本人拉夫给他们扛东西，有一个坦克车是打仗的时候国民党弄过来的，机器被拆掉了，日本人就抓了好多人，我们一共有五六十个，叫我们把坦克从芳山拉到机场。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㉖幸存者调查口述（中）

ISBN 7-214-04234-7

9 787214 042347 >